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三冊目次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宋）真德秀撰 元刻本 〇〇一
東宮備覽六卷 （宋）陳模撰 清鈔本 三三五
大明仁孝皇后内訓一卷 （明）仁孝皇后徐氏撰 明刻本 三六六
聖諭廣訓一卷 （清）聖祖玄燁撰 世宗胤禛廣訓 清雍正内府刻本 三九二
陸桴亭思辨録輯要三十五卷 （清）陸世儀撰 張伯行重訂 清康熙四十八年張氏正誼堂刻本 四二一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宋）真德秀撰

元刻本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有四書集編，已著錄。是書因大學之義而推衍之，首曰帝王為治之序，帝王為學之本。次以四大綱，曰格物致知，曰正心誠意，曰修身，曰齊家，各繫以目。格物致知之目四，曰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正心誠意之目二，曰崇敬畏、戒逸欲。修身之目二，曰謹言行、正威儀。齊家之目四，曰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中惟修身一門無子目，其餘分子目四十有四，皆徵引經訓，參證史事，旁採先儒之論，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發明之。大旨在於正君心，肅宮闈，抑權倖。蓋理宗雖浮慕道學之名，而內實多欲，權臣外戚，交煽為姦，卒之元氣凋弊，閱五十餘年而宋以亡。德秀此書成於紹定二年，而進於端平元年，皆陰切時事以立言，先去其有妨於治平者，以為治平之基。故大學八條目僅舉其六，然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實亦不外於此。若夫宰馭百職，綜理萬端，常變經權，因機而應，利弊情偽，隨事而求，其理雖相貫通，而為之有節次，行之有實際，非空談心性即可坐而致者。故邱濬又續補其闕也。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不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抵也況其他乎臣常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

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帝王為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帝王為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

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姦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脩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警箴誡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二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頼規警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監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鑒炳然可觀昔者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屛居無事乃得䌷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臣德秀謹

進大學衍義表

臣德秀言伏惟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爲臣具奏乞投
進所撰大學衍義奉
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汗竹雖厘何補聖經之奥食芹
欲獻誤蒙
天語之温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臣德秀惶
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
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齊家治
國見脩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
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
知趣謂淵源遠矣實秉嘗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甚詳
面臨民之要道義切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嘉謨家獻之時
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
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於
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効編摩逮罹二至
之譴徙結
九重之戀既投閒而致歡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
惓惓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硯以窮年首劉聖賢性命
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
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詮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
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期効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乾旋坤運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宥隆
於成片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于商宗方將切磋琢磨
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
貫於精粗適辭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
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臣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并目錄共成二十三帙用黄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進以
聞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尚書省劄子

中奉大夫新除權戶部尚書真德秀劄子奏臣聞聖人之
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
王之為治六經孔孟之為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
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為學
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脩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
人主之學必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
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
即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劘道義自昔
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
龍飛之初獲陪講讀之末嘗欲因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
史纂集為書以備
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
君憂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居閒無事則取前所欲
為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為
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心身始也次
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
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
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
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
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
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
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
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
無取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
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為卷四十有三為帙一十有
二輒因召對冒昧以
聞伏望
聖慈察臣一念愛
君之篤
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
睿旨許臣投進而
陛下於機政之暇講讀之餘
賜以
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
進止玖月拾肆日三省同奉
聖旨疾速投進

右劄送

新除權戶部真尚書

端平元年玖月拾伍日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申狀

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真德秀照對德秀九月十三日蒙
恩內引奏事乞將所撰大學衍義一書投進面奉
王音賜允繼準省劄備奉
聖旨疾速投進遂於十月初二日具表於通進司進入次日後殿聚講恭祇
聖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
朕朝夕觀覽德秀下殿拜謝而退又於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大學章句既畢忽蒙
聖訓卿所進衍義之書便合就今日進讀德秀私謂前所進本已納禁中必須令講筵所別寫然後可以進讀遂以未辦為對
聖訓云已在此矣即見內侍捧元進第一第二帙在前德秀奏云臣所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見豈足以上裨
聖學兼臣初志正欲備燕閒之暇今乃誤蒙
睿恩令與進讀臣不勝感懼之至再拜祇謝訖因將衍義序文進讀畢奏云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俟時而獻者蓋待
陛下親政而後獻也若權臣尚在
陛下未親大政臣雖欲進獻何由徹
乙夜之覽乃今何幸獲備進讀蒙
天顏欣然嘉納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申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
中書門下後省
樞密院掌
聖語時政記房伏乞
照會謹狀

端平元年拾月　日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真德秀狀

西山先生經進大學衍義目録

第一卷
帝王爲治之序
帝王爲學之本
第二卷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第三卷
帝王爲學之本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漢高文武宣之學
第四卷
帝王爲學之本
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第五卷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理人心之善
第六卷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第七卷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第八卷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第九卷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第十卷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第十一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第十二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第十三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異端學術之害
第十四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王道霸術之異
第十五卷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第十六卷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帝王知人之事

第十七卷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姦雄竊國之術

第十八卷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第十九卷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第二十卷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第二十一卷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第二十二卷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檢邪罔上之情

第二十三卷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檢邪罔上之情

第二十四卷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檢邪罔上之情

第二十五卷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第二十六卷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義利重輕之別

第二十七卷

格物致知之要四

察民情

生靈嚮背之由

田里戚休之實

第二十八卷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畏

修己之敬　事天之敬

第二十九卷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遇災之敬　臨民之敬
治事之敬　操存省察之功
第三十卷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規警箴戒之助
第三十一卷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總論逸欲之戒
第三十二卷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沉湎之戒
第三十三卷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荒淫之戒
第三十四卷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盤遊之戒
奢侈之戒
第三十五卷
脩身之要一
謹言行

正威儀

第三十六卷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謹選立之道

第三十七卷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賴規警之益

明嫡媵之辨

懲廢奪之失

第三十八卷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宮闈內外之分

宮闈預政之戒

第三十九卷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內臣忠謹之福

內臣預政之禍

第四十卷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內臣預政之禍

第四十一卷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諭教之法宜豫

第四十二卷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嫡庶之分宜辨
豫教之失宜監
第四十三卷
齊家之要四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外家驕溢之禍

西山先生經進大學衍義目録

大學衍義卷第一

帝王爲治之序

堯典(虞書篇名典者常也)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發語辭曰字與粵越通用稽考也言考古之帝堯其事云云也)曰放勳(放至也勳功也亦廣大之意放勳功也)欽明文思安安(欽敬也明通也文著見也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顯也被及也四表四外也格至也上天下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明明之也俊大也九族以用也九族高祖至元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睦親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之民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也黎黑也變化也時是也雍和也)

臣按此章紀堯之功德與其爲治之次序也自鴻荒以來羲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勳亦猶孔子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欽明文思堯之德也欽謂無不敬明謂無不照文謂英華之發見思謂意慮之深遠安安無所勉強之意言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謂性之者也允恭克遜堯之行也恭非飾貌故曰允恭遜非強爲故曰克遜所謂安而行之者也積諸中者深厚則發乎外者光明故能覆冒四表而昭格兩閒此所謂帝者之德也克明俊德言能明其大德也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則其摠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

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明曰昭明明之至也和曰協和和之極也曰於變則無民之不化無俗之不美雍雍乎如成周之春此所謂帝者之治也先言克明俊德謂克能自明其德次言百姓昭明謂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德者人之所同得本無智愚之間先民局於氣稟蔽於私欲故其德不能自明必賴神聖之君明德爲天下倡然後各有以復其初民德之明由君德之先明也夫五帝之治莫盛於堯而其本則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學以明明德爲新民之端然則堯典者其大學之宗祖歟

皋陶謨（虞書篇名皋陶舜之臣謨其所陳之謀也）曰慎厥身修思永（慎其身修思爲久遠之計）惇敘九族（惇厚也敘次序也）庶明勵翼（庶明衆賢也勵勉翼輔也）邇可遠在茲（邇近也遠謂天下茲此也）

臣按皋陶爲帝舜陳謨未及他事而首以謹修其身爲言蓋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本而謹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爲人君者孰不知身之當修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也常思所以致其謹者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以至無往而不如是夫然後謂之永不然則朝勤而夕怠乍作而遽息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永之義故也謹則常敬而無怠思則常存而不放修身之道備於此矣然後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九族吾之屏翰也必有以篤敘之使均被其恩衆賢吾之羽翼也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爲吾助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焉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歟

伊尹作伊訓（伊訓商書篇名伊尹湯之臣太甲湯之孫也今王謂太甲）曰今王嗣厥德（嗣繼也）罔不在初（初謂即位之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臣按此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成湯蓋躬行之故伊尹舉之以訓太甲也欲繼成湯之德當在嗣位之初初爲不謹未有能終者也德者何愛親敬長是也人君之於天下當無所不愛而立愛則自親始當無所不敬而立敬則自長始二者愛敬之本也本既立則自家而國以及于天下無不在吾愛敬中者苟無其本而泛然施焉則其愛爲浮德其敬爲虛禮豈先王出治之道哉

詩思齊之二章（思齊大雅篇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治也）

臣按此詩之序曰文王所以聖也說者謂文王世有賢妃之助故能成其聖德然后妃之所以賢則又本於文王之躬化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言

文王之德儀乎閨門也閨門正矣次及子兄弟以
治乎家國無不正焉其本皆自文王之身始孟子
舉此詩以告齊王而斷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文王非人人化之也脩吾身於此而其效自形
於彼故當是時內而后妃有躬儉節用之德無險
詖私謁之心公子皆信厚王姬亦肅雝則化行於
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德汝墳婦人勉夫以正則
化行於國矣視堯典之言若出一揆此帝王所以
同道歟

易周易也家人卦名彖曰彖孔子辭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
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嚴尊也君長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
而天下定矣象曰象亦孔子辭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
而行有恆風火上下二體離火也巽風也上九威如吉象曰威如之吉
反身之謂也

臣按家人一卦皆言治家之道二以陰爻居內卦
之中女正位乎內之象也五以陽爻居外卦之中
男正位乎外之象也古者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
外凡相外之事屬焉女子居內凡相內之事屬焉
各有攸主不相侵紊自士庶人以上皆然而人君
之家所繫為尤重故禮有之曰天子聽男教后聽
女順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古者於男女內外之
辨其嚴如此豈私意為之哉天陽為健主生覆於
上地陰而順主形載於下此天地之正理也男以
陽健為德而所職者斷制女以柔順為德而所職
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則合乎天地之理矣一失
其正則悖乎天地之理矣治家以嚴肅為本父母
者一家之君嚴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然所謂
嚴者非猛暴之謂也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推
之兄弟夫婦莫不盡其道上下肅然無或少紊如
此則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於天下無不正者
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卦體內離外巽言風自
火出君子觀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內而
出以家與國言則國之治亂自家而出以身與家
言則家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國在於正家而正
家又在於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謹則無以律其
家矣故言必有物物謂有其實也行必有常常謂
有常度也言行必謹吾身脩矣推之家國無不可
者上九一爻復言治家之道嚴威則吉聖人慮後
世昧其本旨或以猛暴為威不知治身弗嚴以威
加人未有能服之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自反
其身一言一動凜然不苟是則所謂威如也合彖
象而觀則家為天下之本身又為家之本蓋斷斷
乎有不可易者

大學（禮記篇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illegible]）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按先儒謂此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修其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塗與功用矣

中庸（[illegible]）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illegible]）曰修身也尊賢也（[illegible]）親親也（[illegible]）敬大臣也體群臣也（[illegible]）子庶民也（[illegible]）來百工也（[illegible]）柔遠人也（[illegible]）懷諸侯也（[illegible]）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諸父謂伯父叔父也昆弟兄弟也）敬大臣則不眩（眩惑也）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illegible]）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儒呂大臨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群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朱熹曰修身道立以下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賢者所以不勸也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也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餼廩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精者勉而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人皆悅而願出於塗矣無後者續之如周武王立殷之後已滅者封之如鄭虢公封鄭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時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而已敬大臣體群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妒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

位使之始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進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熹又曰一者誠也一不誠則九者皆為虛文矣

臣按九經之說朱熹盡之矣或謂大學先言誠意正心而後脩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脩身始何邪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中矣熹之以一為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脩身不一善惡雜矣尊賢不一邪正雜矣不二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臣按孟子謂天下國家乃世人常常稱道之言而不知國乃天下之本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盡有序也本猶木之根本根固而後枝葉盛為治本末亦猶是也然大學言心而此不言心者蓋誠意正心皆脩身之事言身則心在其中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邇近也）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臣按戰國之時學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遠不知堯舜之道不離於徐行後長之際而仁義之實止在乎尊親敬長之間圖事者不求之易而求之難不知闢土地朝秦楚有甚於緣木求魚而老吾老幼吾幼則天下可運之掌故孟子切切以告時君欲其反求之吾身而不責效於天下蓋人君能親其親則人亦莫不親其親能長其長則人亦莫不長其長舉天下之人而各親親各長長則和順輯睦之風行而爭奪陵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是亦由一家以達天下之意

荀子曰請問為國曰聞脩身矣而未聞脩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臣按荀況之意謂君身正則臣民亦正故多為之喻如此亦有指哉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廣川人武帝初以賢良對策）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

也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

臣按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舉而措之耳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此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嗚呼可不謹歟

揚子名雄字子雲漢成哀間人著法言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臣按道即理也天下雖大同此一理人君所為循理則治悖理則亂故曰治之在道四海雖遠同此一心人君心正則治心不正則亂故曰治之在心一理可以貫萬事治大不在小乎一心可以宰萬物治遠不在邇乎

周端頤端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朝熙寧元豐間以郡官為監司著太極圖說通書得孔孟之[illegible]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則謂法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illegible]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illegible]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家人皆易之卦名也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二女同居不相得故為睽乖之象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嬀汭水名舜所居也釐理也降下也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復反也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无妄復亦二卦名也

臣按端頤之言與前聖賢相符契蓋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掩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閨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群盜而閨門慚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釐二女則能釐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它不善之萌

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眞妄者人爲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端顒之言淵乎旨哉

大學衍義卷第一

大學衍義卷第一

帝王爲學之本

大禹謨（虞書篇名禹所陳之謨也）帝曰來禹（此舜命禹之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熹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欲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而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亦學此而已矣先儒訓釋雖衆獨朱熹之說最爲精確夫所謂形氣之私者指聲色臭味之欲而言也性命之正者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也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心也今卽人主一身言之宮室之欲其安膳服之欲其美與夫妃嬪侍御之奉觀逸游田之樂此人心之發也是心爲主而無以裁制則物欲日滋其去桀紂不遠矣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之爲迷心之鴆毒思所以卻之知淫聲美色之爲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之此道心之發也是心爲主而無以汨喪則理義日存其去堯舜不遠矣人心之發如銛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爲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爲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蓋主於中則曰道心形諸用則曰中道本非二事也欲學堯舜者其惟用力於此乎

益稷（亦虞書篇名）禹曰都（都歎美也）帝愼乃在位帝曰俞（俞然辭）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幾微也康安也）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丕大也徯待也）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申重也休美也）

臣按禹旣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爲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爲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逾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般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理人養心之要法也必得其養則能常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內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玩之可也

仲虺之誥（商書篇名仲虺成湯之臣）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懷歸也）（心日新久）志自滿九族乃離（離叛也懋勉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建立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以義制事（制裁也）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illegible]）人莫己若者亡好問

則裕自用則小

臣按此仲虺勉湯之辭欲其於身心用其功也德脩於身者日新而不已則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心之所存者驕盈自足則九族乃離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日新則日進一日堯舜兢業之事也自滿則日怠一日後世人主不克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懋昭大德即所謂日新其德也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之一言乃其機括也大學所引湯之盤銘即其事也懋昭大德者脩身之事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大學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中聖人以一身為民之極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此所謂建中于民也然其道豈有它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准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適當無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焉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矣己之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王者所以為法後世者義與禮而已道備於身而無闕則法垂於後而有餘然必不恃己之善以資夫人之善乃可以興反是則危亡之道也虛心好問則天下之善皆歸於我豈不裕乎矜能自任則一己之善其與幾何豈不小乎成湯聖人也而仲虺勉之以學丁寧切至有如此者後之人主可不深味其言

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商書篇名作此以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躬身也暨及也咸皆也）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協合也）

臣按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又曰湯武身之也則成湯之聖蓋由學入而其所以有一德者伊尹輔佐之力也伊尹至此又舉以告太甲焉一者何純而不雜常而不息之謂也吉凶者善惡之應人之秉德也純善而能常則動無非吉矣不純乎善而人欲參之不常乎善而人欲間之則二三其德而動無非凶矣湯以日新為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勤而終怠始敬而終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德何自而新乎終始之間常一不變則德日以新矣然德無定名有凶有吉將何所擇而師之要當主其善者以為師善者斯德而不善者非德也善無定體將何所擇而主之要當以協于一者為主一者斯善而不一者非善也天下之理凡出於一者無有不善如

乍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興焉此時未有它念之雜一而善也纔有納交要譽之心則不一而非善矣故考德者以善爲主而擇善者又以一爲主太甲悔過遷善之後伊尹猶慮其擇善未精執德不定而轉移於它日故特作一德之書以告之而精要莫切於此數語嗚呼惟精惟一舜將遜位而後以告禹咸有一德伊尹將告歸而後以告太甲付授丁寧之意如此爲人君者可不味斯言乎

周公作立政（周書篇名周公作此以戒成王）文王惟克厥宅心（宅心謂安其心）故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堯舜以來累聖相傳一本乎此成王即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也故作此書以立政爲名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心爲先蓋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夫政事之脩廢由用人之得失爲人君者孰不知之而用舍之間鮮不易位者心無定主而是非邪正得以眩之故也文王惟能安定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而有德者心猶水然撓而濁之不見山嶽淵澄弗動毛髮燭焉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適其當者由其能宅心之故也文王生知之聖若無所事乎學而其所謂克宅心者是乃文王之學也然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者亦猶臯謨不曰愼脩厥身而曰愼厥身脩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哉

洪範（周書篇名洪大也範法也言治天下之大法也）惟十有三祀（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商曰祀）王訪于箕子（[illegible]）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illegible]）相協厥居（相助也協合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illegible]）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illegible]）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illegible]）鯀則殛死（[illegible]）禹乃嗣興（[illegible]）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次三曰農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次四曰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次五曰建用皇極（[illegible]）次六曰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次七曰明用稽疑（[illegible]）次八曰念用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次九曰嚮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illegible]）威用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illegible]）

明康寧之反惡與弱則服好德之反六極之極謂窮極也與皇極之義不同威讀畏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初未皇他事首以彝倫之敘訪于士國之臣訪云者不敢召而就問之也彝倫者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理非人之所為乃天之所設也天之於民既默寓之於善又助合其厥居然君師治教之責則於我乎屬我則未知常理之次敘焉此所以問于箕子也竟憂洪水使鯀治之鯀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既失性火木金土從而汨亂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汨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大法九疇鯀以殛死禹繼而興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負之數惟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為九類即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即所謂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至於嫚言必至於悖以視聽則昏且窒以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既足不可忘本故有司空之祀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司徒之教焉教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遠人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歲月日時星辰曆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之義標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為民之極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建用皇極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因俗之強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於下臣當循法無作威福而僭乎上為治之道無越乎此故曰又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己而後謀之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謀之卜筮以決之於天天人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之驗也天人相應若影響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

庶徵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為萬世著龜也

禮踐阼篇（大戴禮記名）武王踐阼三日（阼者東之階謂人君即位謂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太公望也）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于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於鑑於盥槃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劍弓矛為銘焉

臣按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也又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歟

以上叙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或謂堯舜而下皆生知之聖今以學言何哉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源爾若夫治已治人之法固不能無待於學也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考之論語則信而好古者孔子之所自許也學之不講者孔子之所深憂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生知之聖未有不從事於學者然自商以前未有學之名雖書所載數聖人之心傳面命與君臣之問答訓告告者無非學也顧治之主誠即其全書而熟復之則千載聖學之源流將瞭然於胸中強勉力行二帝三王之盛可以企及也今特撮其大要著之於篇以見學者有本云

大學衍義卷第二

大學衍義卷第三

帝王爲學之本

書說命（商書篇名說傅說也築于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立之爲相作說命三篇）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台我也小子高宗自稱甘盤商賢臣）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illegible]）爾惟訓于朕志（訓教也）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illegible]）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illegible]）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建立也）學于古訓乃有獲（獲得也）事不師古（師法也）以克永世（克能也永長也）匪說攸聞（攸所也）惟學遜志務時敏（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無時而不敏也）厥脩乃來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念也）道積于厥躬（積累也躬身也）惟斆學半（斆教也）念終始典于學（典常也）厥德修罔覺（覺知也）監于先王成憲（成憲先王之法也）其永無愆（愆過也）惟說式克欽承（式用也欽敬也）旁招俊乂（俊乂賢才之稱）列于庶位（[illegible]）

臣按高宗之爲太子也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甘盤遯歸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高宗自失甘盤茫然無所於學既得傅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爾惟訓于朕志者望說以格心之事也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非賢者修輔無以進其德汝交修我而無棄我我能行汝之教言高宗之望於說者如彼其切說其可不盡言乎王人所以求多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於事然後爲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爲哉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若書之典謨是也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若讀非聖之書其何益乎獲者得之於己也學必自得然後爲功不然則道自道我自我猶未嘗學也人君行事當以古人爲師若自任己意不師古昔而能長治久安者無是理也於是又言爲學之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也時敏者進修及時日新而又日新也凡人之害于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修之道自將源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夫人孰不知此然體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篤然後道積于厥躬積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一理明日又造一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持久不替則道積于身身即道道即身渾然無間矣於是又言斆之與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必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然後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曰終始不曰始終者學無止法也上言德之積下言德之修者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說論爲學之方至矣猶慮高宗未知所法則又

勉之以成湯為法成湯既盛矣德猶恐其有愆過必改而不吝儻能視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舉其職招賢能以列庶位說其敢不敬承乎學之一事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

敬之（群臣進戒成王之辭）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就成也將大也）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續也熙廣也）佛時仔肩（佛音弼輔也仔肩任也）示我顯德行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為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期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其道何由惟學而已蓋學則有緝熙光明之功凡人之性本自光明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惟其學力弗繼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昧今當從事於學猶婦功之績接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然輔弼吾使能當此負任則群臣之責也願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知用力之方此成王慮學之難進故望於群臣者如此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以上敘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臣按二君初非聖人之資惟其知學之本故能克己蹈道卒為商周令主後世未有及之者學之有功於人如此哉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帝自稱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先儒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也蓋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故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不疑擬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庶幾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

萬世使陸賈有具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宫有制
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
又安有戚夫人爲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
之皆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審食其乱宮闈之醜而吕
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国有法
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数十縣而伏羲
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及臯陶伊傅周吕之裔得
血食矣則必躰皃大臣蕭相国不繫獄黥布陳豨盧
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
廷之上制礼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
天地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
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蔕固難於傾拔可以正
中国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
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税一近於貊道
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寃苦失所矣則必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
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蓋賈雖有修仁義
法先聖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安能至其
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之所以深惜也

漢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徵召)
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釐福也宣室殿名) 上因感鬼神事而
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前席者 君臣昔席地而坐故坐久相親則前席)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
之今不及也

臣按文帝之問賈誼及於鬼神之本鬼神者何陰
陽造化之謂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
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爲之前席其必深有感於
心矣惜史氏之不載也然鬼神之事至難言也在
孔門惟季路問事鬼神宰我問鬼神其它門人高第
大抵問仁問孝問政而已盖幽明一致而其理一
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尽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
嘗及此否耶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爲之惑是
未甞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
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愧於古吁可惜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
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強勉學問則聞見愽而知益明強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臣按強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強勉行道者力行
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行之也
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者強勉
之謂也仲舒之學盖有見乎此而帝不能用也惜
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智識言光大以事業言古之聖王有聞則必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待知而已也故充其智識則高明見諸事業則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用其言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不徒爲聞道之名要必有得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又曰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侈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萬絕闕庭流血之變哉故劉三策之言尤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知所以學爲可惜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爲樸學弗好既失之矣及聞寬說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弗好如故也然聖經之蘊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於其一篇果若深玩而服膺焉修己治人亦有餘用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初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武帝悅蔡義說詩旣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意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說其果能有得詩人之指邪夫詩三百以關雎爲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之衛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他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蟋蟀之義重賦横斂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爲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材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鬱于大道（鬱不明也大道謂先王之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二人（宣通也究窮也）

孝元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刑謂刑法名謂名家者流考核名實者也繩束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闇於大道蓋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正心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奸陰陽之和故洪範以雨暘燠寒風之時爲肅乂哲謀聖之應五者之不時爲狂僭豫急蒙之應人主之一心與天地相爲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蓋如此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之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先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爲帝用夷考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爲迂闊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枘鑿㫁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竊恐見此指其肯輕爲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爲道若白黑之異色清濁之異流不可雜也雜則黑與濁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爲漢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則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任德教也又嘗受書春秋于學官矣孔子定書紀文武成康之政以爲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學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獨不當求眞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并儒之通世務者棄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以高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屑屑爲政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基後來之禍惜哉

以上敘漢高文武宣之學

大學衍義卷第三

大學衍義卷第四

帝王爲學之本

光武受尚書通大義東觀記云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召亘
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
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
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
此不爲疲也太子顯宗也

臣按光武早爲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
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
其時儒臣作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
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
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直
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其於學未至
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
無可憾者焉聖學弗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明者
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
也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既爲皇太子師事
博士亘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嘗幸太常
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
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
之後三雍成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爲五更更謂耆老而更事者每大
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謂
語而講說也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亘榮授朕尚書
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臣按先儒胡寅以爲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
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亘榮授經專門章句
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指故其君之德業如
是而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
也故先漢名儒康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
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故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
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
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
大者戒於遺忘若顯宗者其亦有所當戒者乎傳稱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
毀近臣尚書至見提曳帝嘗受書於師矣書之稱
堯曰允恭稱舜曰恭稱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
恭爲貴也曰御衆以寬又曰寬綽厥心是又以寬
爲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既無容人之度又失
遇下之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讀是
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爲不善讀
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肅宗孝章帝少寬容好儒術其爲太子也受學於張酺

元和二年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
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
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重師之意不愧前人又能戒顯宗
之苛切事從寬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
元元除去苛法後之議者以長者稱雖其天資之
美亦知學之力也惜其時師臣如張酺者雖質直
守義數有諫正然其所學未過章句之業㢠又以
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輔成德美者如是
而止考之本紀在位僅十有三年而年止三十有
三豈無逸之戒亦或有所忽邪惜哉

唐太宗身屬艱難風櫛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
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
置洪文館悉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
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臣按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
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爲學士以講摩之
此三代以下所無也既即位置洪文館於殿之側
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
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又三代以下之所無也
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
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正觀
之治也

我朝
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
經幄 迩英 崇政延訪從容夜直
禁中不時 召對所以緝熙
聖學開廣
叡聰其與正觀實同一揆夫晝訪足矣又必加以
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
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湊于前則其
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
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故
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於晝訪歟
聖明在上儻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正觀之規摹
與我
祖
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復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
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
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深鑒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堯
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
能無愧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

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指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
有聞其所規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厠
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為希慕前聖而
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
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
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爲賢主偷身寡過則或有之其
知從事於此心懼姦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太宗
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
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而嗜欲又其最
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于家益之所以戒
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
姦佞之防而未能脫嗜欲之穽閨門之内既多慙
德而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異時移鼎祚殲宗支
之禍焉蓋由天資之高有以知夫衆攻之原而學
力之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
守之也近世儒生有爲心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
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
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
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
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
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箴雖常言然
深切於正心之學故録焉
元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
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内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
馬懷素乃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
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别館道遠聽於宫中乘
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
説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
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説曰自古帝王於
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宫室廣聲色今天子獨禮文
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帝聞之重説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
當時得一眞儒在輔導之地日以堯舜三王
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于前必格物以致其知
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
之忠邪不至於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則
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眞之蠱媚
王珙宇文融之聚歛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
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官府之政各盡其道安
得有信讒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禄山瀆亂宫

閑之觀哉奈何張說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已重儒
素亦不過章句儒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講明啓
沃者僅如此是以文墨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
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
亡禍亂得乎故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爲師以
身心爲主未見其有益也

唐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
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元宗撰
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
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
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謹征伐曰重刑法曰
去奢泰曰崇節儉曰獎忠直曰修德政曰諫畋獵曰錄
勳賢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於屏
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既留意經籍採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
然平蔡之後驕侈遂形裴度以忠直見疏李逢吉
以讒諂用皇甫鎛程异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辨
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勳賢未嘗錄也土木
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凡所謂十有
四條無一不悖矣若其故何哉蓋居中而制萬事
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萬
事莫不正憲宗知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
大學之源藩鎮未平猶能勉強策勵一日奏功後
然自肆屏悖雖存志慮已移視之爲虛器矣由其
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群臣獨一裴垍能進正心之
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徒舉其綱而不
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己復禮而不語以
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爲人臣而不知大
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以上敘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
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
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
之業衰焉

臣按人君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此二
者未嘗致意而所好者筆札音律之事縱使極其
精妙不過胥吏之小能工瞽之末技是豈人君之
大道哉昔顏淵問爲邦夫子以放鄭聲語之今帝
之所好者吹洞簫自度曲正所謂鄭聲也先儒謂
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流連怠惰驕淫皆從此出
元帝之資本非剛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則其志氣
頹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起之理宜其牽制文
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家之禍也

魏文帝丕武曹操之子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

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史臣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臣按文帝之為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阮瑀諸人游處建安七子帝及粲等所謂文章至今具在其浮靡華麗則誠有之揆諸風雅典誥則罪人也夫曠大之度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此皆人君所當勉者而帝也為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燕樂不哀傳同氣之恩殺無罪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僇諫官是於所當勉者不知勉矣區區論詩賦文士之末技爾非人君所當務也而乃侈然自從謂莫己若識度如此其為史氏所譏宜哉

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人學之道以致知為首正欲開聰明而發智識也魏珪夷狄之君初未嘗學而有益人神智之問可謂切問矣李先莫知書籍之對亦可謂善對矣然則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則夫之甚也夫古今之書籍雖多其切於君德治道者六經而已爾論孟而已爾六經之大義人主皆所當聞然一日萬機無徧讀博通之理苟觀精其一二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簡命儒臣敷陳歷代之得失則其開聰明而發智識者亦豈少哉惜乎李先九陋之儒知不及此徒使魏王以集書為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卒以無道殞其身是雖圖書山積果何益於萬一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游畋未嘗留意

臣按文宗可謂好學之君矣而卒無救於禍敗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而知此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既剛且明則於威福之權必能別白何至柔懦不立聽用非人使閹寺之勢益張甘心以赧獻自比其於書史了無甚分之得正坐以之自娛故耳夫好書而以之資空談銷永日鮮有不為文宗者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置其間喜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

之位。

臣按詩賦小技，揚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恥為之，況人主乎。賦猶無用，況書傳末藝乎。靈帝名為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主不可輒有所好，所好一形，群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為小人媒進之階，況它乎。惟游心經術，恬淡寡欲，則姦邪無得而窺。靈帝昏亂之君，無足論者，特以為來世之鑒云。

陳後主叔寶以宮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為常。其後隋伐陳，後叔寶以歸，從隋文帝飲，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

臣按陳隋二君號為工於詞藝者，一則因是而君臣相狎，一則因是而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帝王之於詞章，皆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勑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官刑之制，雖非有意於為文，而炳炳琅琅，垂耀千古，此人君所當法也。若大風之安不忘危，猶可見英主之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肖，亦足以昭示子孫，斯又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況於淫褻猥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為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以上叙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大學衍義卷之四

大學衍義卷第五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湯誥 商書篇名成湯作也以告万方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皇大也上帝天也降下也 若有恒性 若順也恒常也 克綏厥猷惟后 克能也綏安也猷道也后君也

臣按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漢儒以衷爲善臣謂衷即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智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衷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而人之受於天者淸濁純駁隨其所稟有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敎六德六行皆其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敎焉是之謂順若其本惡而强敎以善則是逆之而非順之也觀若之一言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即性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知其自然而不可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然後爲安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臣故曰可謂知君師之職也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嗚呼聖哉

詩 烝民 尹吉甫作此以美周宣王 曰天生烝民 烝衆也 有物有則 則法也 民之秉彝 秉執也彝常也 好是懿德 懿美也

臣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離乎物之中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蓋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矩準繩衡爲五則者以其方圓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爲之人但循其則爾如視本明視而不明是失其則也聽本聰聽而不聰是失其則也君當仁君而不仁是失其則也臣當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則也然此一事之則爾若爲人而不能全乎爲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爲人之則而非人矣彝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

不孝所謂懸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觀乎此則
知性之善矣當更合後章孟子之言觀之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臣按劉子之所謂中卽成湯之所謂衷蓋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頤曰陰陽氣也所謂陰陽者道也朱熹亦曰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來往循環終古不息是孰使之然哉理也理之與氣未嘗相離繼繼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哉性善之理雖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
乾（卦名）文言（孔子所作）曰元者善之長也（元大也）亨者嘉之會也（嘉美也會通也）利者義之和也（利宜也）貞者事之幹也（貞正固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乎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在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而立也凡此天德之自然也又曰以仁爲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正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凡此人事之當然也又曰乾四德元最重正次之非元無以生非正無以終非終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循環無窮所謂大明終始也又曰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正
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世之昧於理者皆言天與人二今以此條觀之則人之與天未嘗不一也蓋在天則爲元亨利正而在人則爲仁義禮智元亨利正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有是性則有是情天人之道脗合如此又曷嘗有二邪然天無心而人有欲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正正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illegible]）（[illegible]）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

觸而應無非惻怛即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悅也吾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即天之夏生意暢遂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者皆合於義即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寶得遂其性也吾之所以正固有守者足以根本萬事即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物所由以出也正固所以爲智者惟知之明故守之固智所以然後[illegible]於中也配人之與天其果二乎哉而況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心既溥物還復寂然者正也雖一日之頃一念之微四者無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則不能行夫惟自強不息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間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矣義理之源莫大於此惟

聖明玩心焉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朱熹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之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臣按人之五常本於天之五行五行運於天而人得之以爲性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各有攸本故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熹乃益之以健順何邪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則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則爲義智而土則二氣之沖和信亦兼乎健順故周惇頤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常之外乎

或問中庸首章之義朱熹曰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正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莫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又曰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親亦道也循其理之性則恭敬辭遜之節文

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又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禀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疎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然亦未始外乎人之得乎天者强爲之也

臣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即湯之所謂降衷其言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即湯之所謂克綏厥猷惟后前聖後賢更相發明如出一口而朱熹之論性曰仁義禮智其論道與教亦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之學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之徒以刑名功利爲教者孰眞孰妄孰是孰非可不辨而明矣

滕文公爲世子（滕國名文公者定公之世子也）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道言也）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反還也）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成覸齊人景公齊君）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淵孔子弟子）公明儀（曾子弟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書商書說命之篇瞑眩憒亂也以毒藥攻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也）

程頤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性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朱熹曰性者人所禀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又曰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他說也又曰孟子旣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成覸等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不當復求異說也又曰滕國雖小

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
而爲善爾孟子言性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
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意其所以廣
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臣按性善之說程朱盡之其曰性即理也乃自昔
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準也其謂七篇之
中無非此意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也至
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
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
運於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
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內結也)非所以要譽於鄉
黨朋友也(要求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聲名也)由是觀之無惻
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端緒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
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
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
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熹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渾然一
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
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五者之中所謂信者眞實
無妄之理也仁義禮智皆眞實無妄故信不必言仁
義禮智四者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是溫和
慈愛之理義是斷制裁割之理禮則恭敬撙節之理
智則分別是非之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
理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
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
所謂情也曰端云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
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雖無形而端
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
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
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
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知其有是理
在內而不可誣也仁義禮智既見得界限分明又須
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對立門庭蓋仁仁也而禮則仁
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
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春夏皆陽之屬秋冬皆陰
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則

生生之意實貫通周流乎四者之中故仁者仁之本
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正
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
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自四而
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之理固然
也

臣按朱熹四端之說盡先儒所未發至論不忍人
之心則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
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也至哉言矣盖天地造物無他作爲惟以生物
爲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
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既從天地
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况人爲最靈宜乎
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
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
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
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孟子恐人未能自信也故
指發見之眞切者以覺悟之夫孺子未有所知而
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間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
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
于譽又非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無

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眞心也賦形爲人孰無
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然所謂無者豈其固然
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眞耳孟子始言惻隱之心
至此則兼羞惡辭遜是非而言者盖仁爲衆善之
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
有哉夫四肢人所以有四端亦然而昧者不察自
謂不能是賊其身又謂吾君不能是賊其君賊猶
賊仁賊義之賊言爲禍害之深也然仁義禮智其
分量甚大而端緒甚微苟不推廣其端則何以充
滿其量必也因其發見之微隨加擴拓使人欲無
所障礙而天理得以流行猶始然之火引之而煌
煌始達之泉疏之而浩浩仁義禮智庶幾充滿其
本然之量而不可勝用矣苟惟不然天理方萌人
欲旋窒是乍然者還息而方達者隨堙欲愈蔽而
端愈微雖有不忍人之心必無不忍人之政矣夫
四端在人一也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則不足
以事父母是以帝王之治光宅天下不冒海隅而
後之人主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悅其親之心或
以邇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配殺其子同此四
端也充與不充而已耳此章之要在乎識本心之
正加推廣之功至於保四海則自然之効驗也四
端之論雖首唱於孟子而脩貫統紀則至朱熹而

大明惟

聖明優游玩索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告子曰（告子名不害孟子弟子）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為若桮棬之類）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乎（戕賊殘害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illegible]也）

臣按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吁何其昧於理之甚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容不辯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

可使過顙（顙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臣按告子杞柳之喻既為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與前說專指人性為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顙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熹以為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斯言盡之矣

公都子（孟子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文武謂文王武王）幽厲興則民好暴（幽厲謂幽王厲王）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象舜弟）以瞽瞍為父而有舜（瞽瞍舜父）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微子啟王子比干皆紂叔父）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

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倍一倍也蓰五倍也算數也）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夷與彝同）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又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又曰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明矣

臣按公都子學於告子者也故以性善爲非而設三者之說以闢孟子孟子不與之辯獨以性之發見者言之蓋所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然未發之前無形朕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爲惻隱爲羞惡爲恭敬爲是非然後性之本可識蓋四者情也而其本則性也以其性之善故發而爲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爲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今乃至於爲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義禮智之性故也鑠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至內也性則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爾夫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爲者今乃善惡相去之遠由不能盡其才也曰思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教人用功之至要烝民之詩其說已見前章合而觀之可也

曹交問曰（曹交曹君之弟）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之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勝舉也匹鴨也鴨之雛也）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一百二十斤爲鈞百鈞一萬二千斤）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烏獲古有力人）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illegible]名孟子鄒人也語交是時亦在鄒）曰夫

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

臣按人皆可以爲堯舜或古語或孟子所嘗言曹
交疑而問之孟子曰然者所以明其必然也交乃
以形體之長而材能之短自慊夫聖人之所以聖
者豈形躰之謂哉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爲堯舜
獨患其不爲耳且以負重舉言之能勝烏獲之任是
亦烏獲也苟能爲堯舜之事豈非堯舜乎力之强
弱有限故有不勝之患若性之善則未嘗有限豈
以不勝爲患乎又以行之徐疾明之夫長幼之序
天實爲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禮之當然故謂之弟
疾行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弟矣夫徐行至易也
豈人所不能以其不爲故陷於不弟之罪以是而
忍則凡理之當爲者無不可爲其善不善之分獨
在於爲不爲耳世之言堯舜者往往失之過高故
孟子直以一言斷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於是
也夫幼而愛親長而敬兄人性所同爲堯舜者能
盡此性而已孟子又恐曹交終疑其難也則又告
之以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是堯而已矣言其爲
之無不至也交以受業爲請又告以道者人所共
由猶九軌之塗坦然易見所患者人不求之耳歸
而求之於事親敬長之間本性之眞隨處發露師
在是矣其示人深切如此而世之人猶以性爲不
善而安於暴棄者豈不重可歎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臣按良謂本然之善也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
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觀人之幼而
愛親長而敬兄則可知矣親親之心達之天下即
所謂仁敬長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義然則仁義
豈出於孝弟之外哉斯理也孟子蓋屢言之其爲
天下後世慮者切矣

以上論天性人之善

或謂以此爲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之於道
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焉蓋不知己性之
善則無以知己之可爲堯舜不知人性之善則無
以知人之可爲堯舜故孟子於滕世子之見曹交
之問皆以是告焉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爲堯舜之
君民爲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放紛正理衰熄當
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者未幾而荀卿氏出則爲
性惡之說於是李斯本之以相秦（斯荀卿弟子）剗滅先
王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爲
惡故也片言之誤流禍至此豈不哀哉或謂性固

善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爲善者無幾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非性之罪也先儒張載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值之氣不同或清而純或濁而雜故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則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焉然苟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然則反之之道奈何曰由治己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閑邪存誠克己復禮此治己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己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此治人之教也教之功至則人之善可復矣若夫以己之性爲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人之性爲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故擊其説如此惟

聖明詳玩之

大學衍義卷第五

大學衍義卷第六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大學禮記篇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爲人君爲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爲而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爲人君者内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痒疴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爲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爲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爲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爲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爲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爲敬以從令爲孝以長惡爲慈以小諒爲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臣所敢知也

晏子曰（晏子名嬰字平仲齊景公大夫也）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物猶事也）

臣按君令臣共以下皆禮之當然也然君以出令為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必行否則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未見其能令也臣之事君以恭為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貴否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嫚上之心未見其能恭也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又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不然則義掩於恩其失為徒愛弟能敬兄矣必又有和順之美使情意相親而無間不然則禮勝則離其失為徒敬夫之於婦貴乎和協苟不知義則溺愛而失其剛非夫道也婦之於夫貴乎柔巽苟不由正則狃說而流於淫非妻道也君臣而下皆以二德相濟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聽而婉蓋婦姑相與專主於和柔而無取於剛勁故與前四者不得不異也禮之善物謂八者之禮於事為善也不然則得其偏而無相濟之美其得為善乎晏子之言上下均所當知故錄焉

孟子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聖人謂舜契臣名司徒掌教之官）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臣按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五者之大倫也）汝在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春秋傳亦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所稱即其事也當舜之時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以別於禽獸哉人之有道謂其各有秉彝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道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經傳論人倫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而盡其要未有如孟子者嗚呼旨哉

漢白虎通義（章帝時論五經同異班固作此書）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萬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蓋天下之事衆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焉惟先正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也故三綱正則

六紀正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網者提其綱紀
而衆目畢張也若綱紀不正雖事事而理之猶棼
亂絲其能治乎即三綱而言之君爲臣綱君正則
臣亦正矣父爲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爲妻綱
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爲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
爲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爲人夫者必正身以
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繇古洎今未有三綱正
於上而天下不安者亦未有三綱紊於上而天下
不危者善討天下者亦察乎此而已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一（兼言五者大綱）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
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臣按孝之爲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
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愛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
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矣愛敬盡於事
親非求以律人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下天
下之人無不皆愛敬其親矣其守豈不約乎其施
豈不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
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
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此言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
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此言大夫之孝）夫然故
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災害謂水旱螣蝗之屬）禍亂不作（禍亂謂甲寇戎之屬）兵故明王之以孝治天
下也如此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臣按此章亦推愛親之心以愛人之意能愛人則
人亦愛之故天子則得萬國之懽心諸侯大夫亦
各得其臣民之懽心人心懽悅則親心亦爲之懽
悅以奉養則親安以祭祀則鬼享幽明無二致也
其效至於天下和平而無災禍之臨蓋人和則天
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其終享愛
人之福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也如此後世人君
蓋有暴虐其民結怨稔禍至於危其親以及宗廟
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眞百世之蓍龜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辯）
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illegible]）故雖天
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
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
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一
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
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夫父兮生
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之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它全其所以與我者而已故樂正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人子之孝未有大於此者然則事天地之道亦豈有異是乎夫人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性此天地之所與我者也五常萬善本來全具一毫有虧是壞其所與矣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成湯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者正恐瞬息之不存非所以事天也文王所以陟降在帝左右者正恐跬步之或違非所以事天也即是而觀事父母事天地豈有二道乎天地之道其妙而不可測者謂之神顯而不可欺者謂之明吾之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所以鑒臨在上者昭著而不可揜即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長幼指兄弟而言孔子既言孝又兼言弟故謂雖天子之貴所尊者父而所先者兄然自宗廟致敬以下則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蓋孝弟一心孝既至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亦光乎四海矣此蓋推言孝弟之極切爲人君者所當深體也

易蠱（卦名）卦初六（初爻陰畫）幹父之蠱（蠱事也其字從蟲從皿蟲蝕蠱之食皿致壞之象故以治事爲治蠱也）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臣謂易雖通言人子之道其在王者承祖考之業則幹蠱之尤大者也苟或忘敬畏之心而萌墮易之志其終凶可知矣若唐之元宗憲宗始初清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焉其後志驕以怠浸弗克終則反吉而爲凶矣吉凶之分由敬墮之異其可忽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臣謂人君之事母后尤不可不知此義

孟懿子問孝（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子曰無違樊遲御（樊遲孔子弟子）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按朱熹之說以爲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

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臣嘗推衍其說以爲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凊出告而反面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飲食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謹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此生事之禮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此死葬之禮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此祭之禮也自天子而至於庶人其物之隆殺不同禮文之所得爲者則不容一毫之不盡也故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之名不同而禮所當爲則一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爲人子者少違斯言其可立於天地間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臣按先儒之說謂武伯之爲人必多可憂之事者故夫子以此告之欲其體父母之心知所以自愛也臣謂此雖爲父母俱存者言然不幸而不終養者其可志此蓋父母之生我其望於我者何如也願不能謹身自愛而致疾焉無乃孀父母之遺體而孤父母所以望我之意乎自士庶人以上皆所當知至人主之身宗廟社稷之所託其責尤重而所以戕亂其血氣戕伐其壽命者尤非一端故漢文帝嘗騁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此言足以深儆之矣爲人主者儻能體孔聖之言凡可以致疾者必敬必戒庶其免於不孝之責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臣按父母至重也犬馬至輕也孔子以至輕喻至重所以深警世人之以養爲孝者子游聖門高弟宜不至是然一念之微少以能養爲足則已墮不敬之域矣非必輕忽簡慢而後謂之不敬也故記禮亦曰養可能也敬爲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臣按此言承順父母之顏色爲難至於服勞能養特其末耳蓋父母之顏色有慘有舒爲人子者所當潛觀嘿察其色愉則其心樂固可以自慰若其色少有異焉其可不兢兢焉惕惕焉自省其所自責

乎慶雲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地察之可不謹乎知此而後知色難之義

禮記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臣按此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也蓋孝子之心惟恐纖介之差須臾之失故其潛觀嘿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其能若是乎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臣按愛根於中者深然後發於氣動於色見於容者如此非可以僞爲也嚴威儼恪居上臨下之容施之於親則厲矣故曰非所以事親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臣按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略同先儒張載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嘉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載之論極其精微臣姑舉其槩如此必欲深窮其指自當即全書而熟復之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而已安能爲孝乎

臣謂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逆猶迎也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不能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爲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於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曾子猶難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孰諫孰即熟字之誤父母怒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臣按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孰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而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它念哉豈容一息

志哉是說也聖人已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善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臣按春秋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先儒胡安國以爲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而未達則不敢嘗敬謹其身如此而於君父可忽乎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謹矣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春秋除惡於微之意也然則侍親之疾者其可不以許止爲戒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不爲容飾）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臣按經傳之言喪親惟此爲略備居喪者當深體焉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期周年之服也王公絕期故曰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壹也

滕定公薨（定公滕君）世子謂然友曰（世子定公之子是爲文公然友其傅也）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旣葬乃疏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此文公謂也）吾它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它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冢宰六官之長君薨子不聽政以冢宰攝事）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尚與上通偃伏也）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

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
大悅
臣按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
此禮廢壞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
思作中庸亦謂自甚而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
一而已爾方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
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遣喪而行又以爲知禮何耶
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
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
雖終身之喪未足以紓無窮之悲其所以三年而
止者特聖人立爲中制使不可過焉耳而世降教
失雖以宗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
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恍然而悟天理之在
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爲易月
之制然詳其遺詔蓋爲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
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
晉武欲復古制而尼於群臣之邪說獨後魏孝文
斷以不疑孝文夷狄之主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
而弗若乎臣故備列聖賢之言使後世有考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
臣按先儒之說以爲父在能觀其志而承順之父
沒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然後爲孝夫父之道善者當守之終身不善者當
亟改之何三年之有蓋其所謂三年無改者必在
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於遽改耳若不顧事
理之重輕於哀衛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
無復諱重之心則於事未必有益而於孝則大有
虧矣孔子之言蓋必有爲而發爲人子者處此隨
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
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則不
待三年而改者也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
如厲則孔子之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二十七月之
期迅若奔電人子於此惟不追慕之誠姑泯改爲
之迹不亦善乎臣故推而明之以廣先聖言外之
指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臣按先儒以爲謹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
誠上之所爲既厚而民亦從而歸厚故大學曰一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其機如此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
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臣按孝子無一念不在其親故因霜露之降而感
焉因雨露之濡而感焉若將見之此誠之極孝之

至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僾者微見貌）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臣按此章於人子之思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頤乃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凛然祗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愨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

臣按忌日之名始見於此父母之喪雖久至於忌日則必以居喪之禮處焉終吾身而後已古之聖王能盡此道者其惟文王乎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臣按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凡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之敬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譖不思太后丁寧之言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若二人者皆禮經之罪人也

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臣按論語曾子之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此意也

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盈滿也）洞洞屬屬也（洞屬無它念）（世發二者相續患也）如弗勝如將失之

臣按子之身出於父母本一體而分焉猶枝之出於幹也傷其枝則傷其幹矣持身之不敬寧不傷其親乎故曾子戰戰兢兢以終其身蓋敬奉遺體不敢以少慢也凡爲人子者皆所當然而人主之身爲尤重祖宗之基業於我乎託也廟祏之神靈於我是依也然則一言動一舉措其可忽乎曾子臨淵履冰之言記禮執玉奉盈之喻宜深體之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木不妄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若斷之殺之不以其時則是無復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邪武王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人君享天下之奉苟徇其侈欲之心用物無節是則所謂暴殄也是則所謂不孝也物猶如此況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邪秦二世殊忌同姓七公子死於杜漢武以一馬興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爲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又不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衍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以上敘天理人倫之正一通言人子之孝

大學衍義卷第六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無妻之名在下謂側微也虞氏舜名）父頑（父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母後妻舜繼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象傲（象舜後母弟名傲慢不友也）克諧以孝（諧和）烝烝乂不格姦（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　史記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臣按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蒸浹灌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爲釋其意以謂饋之炊也火然於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帝初于歷山（歷山名舜所耕）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旻閔也）于父母負罪引慝（慝惡也）祗載見瞽瞍（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齋慄（齋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敬懼之貌）瞽亦允若（允信也若順也）

臣按舜以不獲於父母之故號泣于天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慝其誠於孝如此宜其卒能感動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厎致也豫悅也）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臣按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厎豫況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爲孝此所謂天下化也昔豫章羅從彥論此曰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君子弒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烏乎衆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然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恝無愁之貌）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

好色則慕少艾（少艾美好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躁急心熱也）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臣按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蓋舉天下之可欲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丧去來不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為己之大罪而不敢自恕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毁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其親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

禮記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盖二代為諸侯）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謂質也篤厚也）故栽者培之（栽植也培益也）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憲憲當作顯顯顯明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臣按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於宗廟而下延於子孫此所以為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命之非舜有心於得之也孔子以天之報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霜得以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爾又引詩以明之以見大德者必受命知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為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於覆宗絶祀者其為不孝可知

子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王季文王之父也）壹戎衣而有天下（戎衣甲冑之屬言一著戎衣以伐紂而有天下也）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末猶老也武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illegible]）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祖廟天子七）陳其宗器（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之屬）設衣（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薦其時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臣按此章稱武王周公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大抵為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周自大王實始翦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周公追王大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死如生事亡

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考之蓋大舜以瞽瞍為父處人倫之變者也文王以王季為父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心則一使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遇舜之時亦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凡此皆人主所當知臣故推衍其說以廣中庸言外之指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吏直日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膳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說讀與脫同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間猶瘳也

臣按文武二聖人事親之孝如此眞萬世帝王之法也故傳禮者述其事以為世子之記若漢文帝之為代王太后嘗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湯藥非口嘗不進蓋其天資之美故能盡盛王之孝文帝亦賢矣哉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太公高祖父也諸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梁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無賴無利入於家也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仲高帝兄力勤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唐太宗貞觀三年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煙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

臣按漢高帝歸尊於父唐太宗雪父之恥可謂孝矣皆也高帝未央之宴喀然以功業自矜有咨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於虜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恥僅足以贖前過而已父子兄弟之間慚德為多功烈雖盛瑜終不能以

拾瑕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求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蕚樓每歲八月五日名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寖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諂言以逢迎之其得為名臣乎臣謂太宗之思親發於其誠至今讀者猶為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大陳燕樂創立節名後世汎循遂成故典臣子以此為尊其君固已失矣人主亦從而忘其親其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以其尊君者而尊用事之臣饋遺之珍歌頌之侈視人主之生日殆遠過焉又何義也法太宗之誠監開元之失而杜人臣交私黷貨之源其必自聖君始

肅宗上元元年平两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內侍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多輕輔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上皇時大將高力士內侍謀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遂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遂如西內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尪老數十人陳玄禮等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上請罪上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共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

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明年改元寶應建巳月上皇崩

臣按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為五十年太平天子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懽者也豈不盛哉徒以內侍握兵妄為讒間而迫遷之謀出焉其所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故張后輔國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貴而不能庇其父使抑鬱無聊遂以致疾肅宗之罪於是乎通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倘能勵乾純之德絕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之時奮發威斷明諭諸將斥其離間父子之罪執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充塞彼爪牙之士不過為輔國所迫耳人誰無父子之情若告戒明以必將懽然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乃泯然無所開曉但有垂涕而已將士見帝不言未必不謂實已心許而不欲形之於口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賊之臣離人骨肉率以利害惑其主使疑情動於中徊徨顧慮欲為自保之計然後墮其機穽肅宗之不能力卻膚之請者亦以輔國所陳有以動其疑情故也疑情萌則懼心作保身之念勝則愛親之忘哉肅宗之罪正坐於此吁可戒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一帝王事親之孝

大學衍義卷第七

大學衍義卷第八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完治也捐階謂去其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揜蓋也）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以此歸之父母也）干戈朕（干盾也戈戟也）琴朕弤朕（弤彫弓也）二嫂使治朕棲（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忸怩慙色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臣庶謂其百官也舜見其來而喜故云）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孟子語）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此萬章言）曰否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此孟子語）

臣按象欲殺舜之迹明甚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蔕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嫌隙則猜防萬端唯恐發之不蚤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為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變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摃八之言安置）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以下孟子言）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藏匿其怒）不宿怨焉（宿留其怨）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此萬章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此孟子言）

臣按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為於其國以異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詩皇矣之三章（毛詩大雅）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illegible]）則篤其慶（泰伯以國讓王季者也）載錫之光（錫予也）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奄大也大伯見王季生文王知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實大邦）

臣按王季之友太伯也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己而後友之也昆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所為而為之乎使太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過盡其事兄之道耳豈有心於求福哉閨門之內致順休洽固

産祥隤阯之基也故享其慶而錫之光受天之祿而有天下天之報施其亦明矣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彊遜已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已以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則異蓋王季之心無所爲而然者也顯宗明皇之心有所爲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盛與

常棣燕兄弟也（小雅篇名）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管叔蔡叔皆文王子武王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武王封武庚爲殷後使管叔監之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公相成王誅之）其一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今郁李鄂承華者也鄂相承其韡韡光明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一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首尾共應喻兄弟急難也）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很也禦禁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二叔以殷畔公既奉行天討矣使他人處此必且疾視同姓唯恐疏棄之不亟而公作此詩以燕兄弟方綢繆反復謂如常棣華鄂之相依脊令首尾之相應雖忽鬩於門牆之內至有外侮則同力以禦之惓然閔惻之至情溫然篤叙之深恩溢於言外其後有周世賴宗強之助王室之勢安於磐石雖歷變故而根本不搖襄王怒鄭欲以狄師伐之其臣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難嗚呼後世王者欲知兄弟相須之切其於是詩可不深味之乎

行葦忠厚也（大雅篇名）其一章曰敦彼行葦（敦聚貌行道也葦蘆也）牛羊勿踐履（勿戒也）方苞方體（苞甲而未坼也體成形也）維葉泥泥（泥泥柔澤貌）戚戚兄弟（戚戚內相親也）莫遠具爾（具俱也）

臣按先儒呂祖謙曰彼行葦之方苞方體其葉泥泥然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疏遠而不親近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毛氏以戚戚爲內相親（[illegible]）之深者惟能識之臣謂祖謙之說善矣使人主能深體此章之指則雖一草一木且不敢輕於摧折也況骨肉之戚而從發忿乎此詩二三章以下皆言燕樂兄弟之事然必有此心爲之本然後燕樂不爲虛文不然非所知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小雅篇名）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騂騂角弓翩其反矣（騂騂調利也翩反貌）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胥相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令善也綽綽寬也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瘉病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臣按先儒之論以爲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骨肉之親親之則附

踈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也然則兄弟婚姻其可使相踈遠乎夫人君風化之本爾遠其親則民亦皆然矣爾之教如此則民亦皆傚之矣爾指幽王而言也人之性固有篤於善而不爲風化所移者然不移者寡而移之者多故必令善兄弟而後能寬裕而不變若不善之兄弟本自薄惡上又教之則交相爲病當愈甚矣於是民之失其良心者雖細微之故亦相怨懟一方猶一事也專利欲得其受爵者無復推遜之意至爭奪以取亡皆由上之化故也後世人主誠懲角弓之刺則於兄弟之親可不厚其恩意乎

葛藟（詩王風篇名）王族刺平王也（平王周東遷之君）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緜緜長貌葛藟二物生山谷閒今在河滸非其性也）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

杕杜（詩唐風篇名）刺時也（刺晉昭公）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沃曲沃也）有杕之杜（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其葉湑湑（湑湑盛貌）獨行踽踽（踽踽無所親貌）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親也）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佽助也）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其後昭公果爲人所弒而曲沃武公纂晉而爲諸侯）

臣按角弓葛藟杕杜三詩正常棣行葦之反也周幽王不親九族民亦尤而効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是則民將爭奪而致亂亡矣平王踈遠其兄弟而以他人爲父兄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故詩人曉之曰爾踈其所親親其所踈人亦將莫我顧矣晉昭公獨居而無兄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故詩人諷之曰人無兄弟何不與行道之人相親附乎何不求他人相佽助乎以此三詩與常棣行葦參玩則成周之所以興幽平之所以壞晉昭之所以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鄭國名武謚也）娶于申（申國名）曰武姜（武姜武公妻）生莊公及共叔段（共邑名叔段字段名）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寤生難產也以爲名）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制邑名）公曰制巖邑也（巖險也）虢叔死焉（虢叔東虢君也恃制險而亡）佗邑唯命請京（京鄭邑）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古者謂君子弟之邑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不合法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延也）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

自斃(斃踣也)子姑待之既而大叔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言國不可以兩屬[illegible])也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言收叔久不除則國人心也)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邑今皆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言益多也)子封曰厚將得眾(子封公子呂字厚謂土地廣大也)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暱於兄必崩也)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輕行掩其不備也)夫人將啟之(啟開也言內應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京段邑人叛段也)段入于鄢(鄢鄭邑書者孔子書春秋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先儒胡安國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三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將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子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其後公沒未幾而嫡庶交爭立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高帝少子文之弟)自以為最親(帝同[illegible]子[illegible]劉一人在)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廼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郡)嚴道邛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廼遣長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廼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

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
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曰將奈何曰斬
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
發封餽侍者皆弃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
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為侯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
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
昔堯舜放逐骨肉（鯀及共工皆堯同姓）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
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廼追諡為厲王
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
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
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方丞相御史條
奏其罪請論如法復下列侯二千石議又請論如
法於是始不獲已廢勿王且遷之蜀欲其思過自
改而已豈有意於殺之哉及其既死哀矜愍悼既
為誅不發封之吏又以禮葬之置守冢家諡侯其
諸子其後聞布粟之謠雖自知無愧於天下然猶
賜諡置園如諸侯儀帝於是可謂得親親之誼矣
雖然帝於待淮南則不得為無過矣易曰童牛之
牿元吉言牛之童者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為力也
易方長之擅殺列侯也（三年入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固已無驁
難制矣帝於此時當使吏治其國而留之長安選
名儒通經術有行誼者朝夕陪輔道之以先王之
訓典而威之以漢家之明刑幸而有悔則復使之
國否則或徙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又思有
以自復帝既赦而弗誅又不聞有所訓敕即使之
歸國於是益驕且橫是陷長於惡也其後不發賈
生之諫而接王其諸子則又失之蓋長非無罪而
死者也帝誠憐之而侯其子亦足以奉祀矣（漢之國除）
（食其租稅而已其力不能為亂）而乃瓜分淮南之壤悉王其三子
（王則地大民衆其權可以為亂）正賈誼所謂擅仇人以危漢之資
卒啓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於失之中又重失焉
其視舜之於象仁義兩至者為何如耶臣故謂終
世不幸有與親戚之變者唯當以大舜為法
唐太宗正觀十年諸王荊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也）之藩上與
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
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
不能已
臣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昆弟至
情雖不幸迫於利害或有時而忘之然天理之真
終有不可泯者使能因此心之發而知夫天理之
不可昧則見之於事必有充其實者矣惜太宗之
不能也孟子謂有四端者知皆擴而充之太宗殆
幾於諸王之別所謂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之
斯其可憾者歟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
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
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子更處其中謂之五王
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
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宋王成器本明皇之兄先已立爲太子明皇爲臨淄王有大功成器遂力辭儲位睿宗許之立臨淄爲太子）

范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睦于大姒故
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
推此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
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
不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
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
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是以能
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
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開元末明皇以武惠妃之譖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爲庶人尋賜死）爲人夫則以嬖寵黜其
妻（明皇愛武惠妃廢王皇后）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明皇以讒殺周子諒）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爲善皆
不出於利心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三（長幼之序）

大學衍義卷第八

大學衍義卷第九

格物致知之要一（明道術）

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對曰
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
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國君昏禮）大昏既至冕而親迎
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
遺親也弗愛弗親不已重乎（冕祭服也哀公疑其重）孔子愀然作色
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
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夫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
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愼始
也春秋之元（謂書元年元者始也）
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

臣按禮傳數條皆言昏姻之禮凡人皆所當知況
人君處至尊之位其擇配也將以繼先聖之後爲
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不味孔子之言以致謹
重之意乎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
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易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
道也臣道也故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illegible]哉

功而陰佐陽以成歳在人道則夫主一家之事而妻佐之天子主天下之事諸侯主一國之事而后夫人佐之君臣亦然妻之與臣雖有善美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亦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詳玩此指則爲人之妻者其可以擅家之柄爲人之臣者其可以擅國之柄乎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家凶于國其指一也嗚呼可不戒哉

小畜卦名也乾下巽上 九三輿説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臣按程頤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説去輪輻而不可行也陰受制於陽者也而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家室故致反目也臣觀自昔柔闇之主若唐大宗受制於武氏不足怪也隋文剏業之君而亦受制於獨孤何哉由自處之不正故耳自處不正然後妻得制之頤之言可不爲永鑒也已

歸妹卦名妹少女之稱歸嫁也此卦震上兌下震長男兌少女也故曰歸妹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説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乘剛也

臣按歸妹卦體長男在上少女在下若得其正者然震動也兌説也故程頤謂以説而動未有不失正者又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理徇情肆欲惟説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説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無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臣謂乘者陵駕之謂柔乘剛婦乘夫此逆理亂常之事故聖人深以爲戒云

昏義禮記篇名 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猶丈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知音智帥音率

家語孔子書 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臣按婦者坤道也故以柔順爲貴而無專制之義夫者乾道也故以剛健爲貴而有帥人之智帥人者謂其剛明果斷可以統御乎人也士大夫則統制一家諸侯則統御一國天子則統御天下無二道也爲婦而剛彊則婦不婦矣爲夫而柔弱則夫不夫矣夫也者夫也謂其當盡丈夫之道也孟子

謂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至於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富貴貧賤威武所不能移奪者然後謂之大丈夫於此可見夫與婦之分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夫婦之別）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后君也艱難也）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違逆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按大禹言君臣之道皆以克艱一言可謂至矣蓋其爲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爲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者謂未可若是必期其效也然知爲君之難則邦必興唯予言而莫敢違則邦必喪是又必然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議其非此所謂唯予言而莫予違也苟如是未有不亡者嗚呼可不戒與

益稷（虞書篇名）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戒也幾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謂臣元首謂君）百工熙哉（熙廣也）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敬於君大言而疾曰颺）曰念哉率作興事（率總率也）愼乃憲（憲法也）欽哉（欽敬也）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賡續也載成也）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叢脞煩碎也）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廢壞也）

臣按此章繫於命夔典樂之後蓋當是時治定功成禮樂大備和氣浹於天壤之間鳳儀獸舞有不召自至者帝舜則曰天命靡常可戒而不可恃也眞情所發見於歌詠惟時者謂無時而不戒也惟幾者謂無微而不戒也天道難諶理亂安危相爲倚伏斯須敬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釐幾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帝將作歌先言所以歌之意也帝之意責成於臣故謂股肱喜然後元首起而百官之事熙焉喜謂樂於有爲起謂有所作興也皐陶之意則歸重於君謂事雖作於百官而總率作興者君也法度之已定者不可不謹守之事功之已成者不可不數省之守之不謹則定者壞省之不數則成者墮敬哉敬哉不可忽也此亦先言欲歌之意也於是續成其歌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又歌曰元首煩碎則股肱惰而

萬章蘇范祖禹嘗論之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斯言得之然帝之歌本爲勑天命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自克艱以下皆言君臣之道

洪範（周書篇名箕子作也）惟辟作福（辟君也）惟辟作威（威謂刑罰之數）惟辟玉食（玉食謂珍食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福謂慶賞之數）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而汝也）人用側頗僻（人謂有位之人側頗僻皆不平不正也）民用僭忒（僭謂僭上忒差也）

臣按此箕子爲武王陳萬世君臣之大法也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夫君臣上下之分如天冠地履之不可易臣而福威則盜上之柄矣臣而玉食則僭上之奉矣大夫爲此則害于家諸侯爲此則凶于國臣民尤而効之亦將傾邪而妄作僭忒而踰分矣孟子所謂不奪不饜者理固然也或謂吳楚皆僭天子魯之三家皆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耶曰惠迪吉從逆凶順乎道即吉逆乎道則凶也臣而僭上即所謂害即所謂凶也況吳楚之篡殺相尋而季孟之家臣繼叛又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疇箕子受之大禹大禹受之於天片言隻辭莫非天理而可違乎以此坊民猶有竊弄威福如齊田氏遺物上第書歸私室如漢董賢者

詩蘀兮蘀兮（蘀槁也）刺忽也（鄭公）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猶吹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成也）

臣按春秋傳昭公之立祭仲用事所謂臣強者指祭仲而言也君尊臣卑天下之定分卑者宜弱而反強者由尊者當強而反弱也尊者何以弱柔懦而不自立怠惰而不自振此其所以弱也君既弱矣威福之權必有所歸此臣之所以強也君倡臣和天下之常理君既弱不能司出令之權而其臣自相倡和而不稟於君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諸上夫處強臣之中猶蘀之遇風危隱而不能自保也於是叔伯相語自爲倡和自結黨與以爲蔽禍之計蓋知上之不足賴也國勢至此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爲人君者其可不以乾健自勵也哉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如

臣按擇言之刺曰臣強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盡歸祭仲生殺予奪仲得擅之其強又益甚矣夫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若人君能即而圖之其勢猶有可回之理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能與晏嬰圖之田氏未必能遂其篡國之志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羈使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能成其逐君之謀二國之權不可以復收由二臣之言不見於用也此詩蓋當時賢者所作賢者不見遇於君而無自絕之意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憤切至於不能寐不能息焉其心之忠厚何如哉使昭公能與斯人圖之必將有以處此而昭公莫之能也未幾祭仲挾以宋發立之權逐忽迎突使其實如易棋突厲公也忽昭公也其漸非一日矣先儒以目君狡童爲非禮臣以爲此發憤怨罵之辭辭雖不遜而其心則至惓惓也讀者毋以辭害意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臣按是時季氏以大夫而專魯國之政陽虎以家臣而專季氏之政孔子之言蓋有爲也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能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況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況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蓋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舛逆日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必以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世而不失者自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槩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天子而下以至家臣各安其分歷數百年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自秦罷侯置守諸侯不得以禮天子之事宜若海內之勢歸於一尊而內重之執成當國用事之臣又得以竊其柄如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於篡國奪之禍及其身操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司馬氏再傳而諸王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質諸先聖之言

殆若符契乎可戒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三桓者季氏叔孫氏孟氏皆桓公之子故曰三桓）

臣按此章專為魯而言也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赤文公嫡子也宣公庶子也）而君失其政至此歷五公矣自季孫宿專國政歷四世至威子而為陽虎所執夫祿去公室而政歸大夫大夫之勢宜益強也而三家之子孫乃反微弱而不振何邪蓋以臣僭君者逆理亂常之事其能久乎善乎先儒胡氏之說曰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嗚呼其亦可為後世人臣竊國者之戒歟

以上言君臣之分分雖懸絕而上下之交不可無禮故以君使臣之禮繼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按君以敬待其臣是之謂禮臣以誠事其君是謂之忠二者皆職分所當然非相為報也然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理之必然也意者定公之於使臣容有未能盡禮者故孔子以是告之而辭意渾然又若非有為而發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視猶待也）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謂拘繫之不容去也）又極之於其所往（極謂窮之於其所往之國使無所歸也）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利若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按諸前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晝齊邑名）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己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

自與則不然也

以上摠言君臣交際之禮

鹿鳴(詩小雅之篇名周文武時詩)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其一章曰呦呦鹿鳴(呦呦和聲也)食野之苹(苹今藾蕭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瑟笙簧樂也)吹笙鼓簧(吹笙之時鼓笙中之簧)承筐是將(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承以贈之筐以將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大道也)

臣按詩之所謂嘉賓指群臣之與燕者也於朝則曰君臣於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如此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夫君之資於臣主之資於賓果為何事哉欲聞道義而已故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燕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夫賢者豈以幣帛飲食為悅哉婚姻不備則正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與故必如是然後示我以道焉此詩凡三章皆敘燕樂嘉賓之意今姑摘首章以見先王之待其臣如此士之死職宜矣中庸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詎不信夫

禮記曰君子式黃髮(君子謂人君也人君乘車有所敬則憑其軾故武王式商容之閭黃髮老人也)下卿位(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

臣按式黃髮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古者深不卑其臣也如此漢世待宰相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或其遺意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上卿也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媵也)

臣按國君之貴卿老世婦皆其臣妾而不名之所以示敬也漢世待大臣之有勳德者贊拜不名意本如此

五官之長曰伯(謂為三公者)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擯相之辭)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臣按古者天子待公侯之禮親之尊之至於如此其眡後世有間矣

禮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言無數也)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比及也卒哭葬後之祭殯斂也)

儀禮坐撫當心要節而踊(此君臨臣喪之儀撫其尸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臣按古者君視臣如手足故其疾也憂之至焉其死也卹之至焉禮記而下三條可見其略而鄉黨亦有君視臣疾之又曰東首加朝服拖紳則疾而見君之禮也衞有太史柳莊社稷之臣也獻公聞之死釋祭而弔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則屠蒯

以爲譏世降春秋之閒愛且敬猶若此三代之盛從可知矣古道旣淪斯禮埽地然唐太宗之於房杜魏三臣其疾也憂惻之其亡也隱悼之撫君臣終始之遇（杜如晦疾篤上自臨視及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嘗賜其家以之法又如晦又亦卑毀忽夢如晦若平生歡所爲往弔房元齡疾篤上令肩輿入殿至御坐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中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臣疾篤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後數日上夢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而於張公謹之殁雖辰日不爲之輟哭視古蓋庶幾焉太宗之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廉恥不行大臣無延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又曰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頑頓（音鈍）無恥𡘋詬無節（[illegible]志分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音疲）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

臣按皋陶賡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

公獻卜而成王拜之古者聖帝明王以禮遇其臣者蓋若此自秦而後尊君卑臣之禮日以益甚於是君之於臣直謂名位足以牢籠之祿利足以鼓舞之臣不能無求於我而我可以無藉於臣君亢然自尊於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於下如僕隸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以乖隔而亂亡之禍至易之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者也故因孔子使臣以禮之言上引周詩下及賈誼之論以見君之待臣不可不以禮云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君使臣之禮）

大學衍義卷第九

大學衍義卷第十

格物致知之要一（明道術）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將猶承也）匡救其惡（匡正也）故上下能相親

臣按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銷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為仇者吁可歎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者犯顔之謂非陵犯之犯也）

臣按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直戒其欺君之偽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略同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按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愛君之意乎曰此所以為愛君也君臣之交蓋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焉徇利之志是使君

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爲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臣故謂不合而去是乃所以愛君也

孟子將朝王（王齊宣王也）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東郭氏齊大夫家）（故孟子弔之）公孫丑（孟子弟子）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有疾自謙曰不能采薪謙辭也）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丑氏齊大夫）景子曰（景子卽景丑）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孟子言）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臣按孟子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之禮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亦託疾而不往也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爲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乃敬之大者也僕隸之臣

無

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齊人之敬君以貌孟子之敬君以心故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仲淹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其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者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適音謫過也）政不足間也（間去聲非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臣按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有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而故（[illegible]）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

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臣謂顥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旨故略著于此云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臣按孟子此言臣事君者不在用兵廣地而在於善其君之身心當道謂其動合於理也志仁謂心在於仁也君之所行皆合乎理而其心常在於仁則雖土地之狹不害於興湯文所以由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也君之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在於仁則雖土地之廣不能保其有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也然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孟子告齊梁諸君一曰仁二曰仁正欲其志於此也心有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事君者其可不知此

春秋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晏子名嬰字平仲子猶之賢大夫子猶馳而至造焉[illegible]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亨與烹同言用火物煮魚肉以爲食也燀之以薪燀音戰炊也宰夫和之和去聲調也以洩其[illegible]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嘏無言鬷總也嘏大也時靡有爭[illegible]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illegible]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illegible]同之不可也如是

臣按古者盛時明良會聚不惟都俞而有吁咈焉曰都曰俞者相可之謂也曰吁曰咈者相否之謂也惟其可否相濟所以爲唐虞之治衛侯言事自以爲是而群臣和之若出一口所以致亂亡也後之人主有所欲爲惡人之已異曰此沮吾之事也不知以否濟可乃所以成吾事而何沮之云惟酬酢劑量於可否之間如和羹然期於適口而已則其異也乃所以爲同而其忤也適以爲順吁人主於晏子之言可不深味也哉

漢汲黯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其諫犯主之顏色上方招文學儒者[illegible]上曰吾欲云云[illegible]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illegible]群臣或數黯數責也[illegible]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病嚴助爲請告[illegible]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illegible]然至其

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

臣按人臣之義以忠直為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忠言極論者乃所以為尊君為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以為欺君為蔑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武帝以為近於古社稷臣而卒不能用公孫弘輩乃寵任始終焉蓋帝之心以佞邪為適己而不知其益己之疾也以忠直為拂己而不知其成己之德也臣故著此以為來者之戒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臣事君之忠)

伐木(亦小雅篇名周文武時作燕朋友故舊之樂歌)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須待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其一章曰伐木丁丁(伐木相應之聲)鳥鳴嚶嚶(鳥鳴相和之聲)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相視也)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臣按鹿鳴之詩曰燕群臣嘉賓是以臣為賓也伐木之詩曰燕朋友故舊是以臣為友也以臣為賓敬已至矣以臣為友敬益至焉故序者謂雖天子必須友以成得其指矣伐木非獨力而成故曰丁丁以其聲之相應也鳥非獨鳴而和故曰嚶嚶以其聲之相求也伐木微事且猶相應人其可無友乎鳥鳴微類且猶相求人其可無友乎友之相須其重如此故賢之神明欲其有和平而無爭矣也玩其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故也詩凡三章皆言燕樂之義二章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諸父者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三章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兄弟者朋友之同儕者也夫以天子之貴而尊其友曰父曰舅親其友曰弟曰兄此其為尊德樂道之至也夫此其所以為有周之盛也夫

萬章問曰(萬章孟子弟子)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長年長也)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百乘之家謂大夫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二人名)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費小國惠謚也)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孔伋之字)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顏般王順長息皆賢人)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亥唐晉賢臣)入云則入坐

云則坐食云則食（此言平公造亥唐言入公乃入餘以此）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唐設食而公飽之也）然終於此而已矣（終於此謂其正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尚上也）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臣按孟子謂自天子至于大夫皆有友賢之義然知友賢而未知用賢則猶未也蓋位者天位所以處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祿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必如堯之於舜然後爲盡友賢之道矣夫貴貴尊賢其理本一然戰國之世人但知貴貴而不復知尊賢故孟子歷叙友賢之事而終欲以堯爲法焉則堯之聖猶賴友以自輔而尊之如此則伐木求友之義信雖天子不可忘也

萬章問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繆公魯君亟數也）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臣按孟子此章又明賢者以道自重諸侯不得而友之義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桓公齊君管仲其相）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醜類也尚過也）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所教謂聽從於己者）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者孟子自謂）（管仲猶不可召孟子學王道者也其何可召乎）

學記（學記禮記篇名）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祭主見尸前出）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詔告也北面臣禮師弗臣故不北面）

臣按此二條又明王者有師臣之義不特友之而

巳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成王之於周公皆師之者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別焉後世之君其能友臣者巳不多得惟漢高帝之於子房光武之於嚴子陵昭烈之於孔明庶幾近之若漢明章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至於僕隷之臣諾諾唯唯則無世不有君日以驕臣日以諂此所以多亂而鮮治也歟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五 朋友之交

大學衍義卷第十

大學衍義卷第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湯建中于民

孟子曰湯執中

臣按堯舜禹湯數聖相傳惟一中道中者何其命出於天地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事物物之間莫不有當然一定之則不可過不可不及是所謂中也聖人迭興以此爲制治之準的曰執者操之以務事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則極天理之正是名大中其用則(隨時)措之宜是名時中聖賢傳授道統此其見於經者然必於危微精一用其功然後有以爲執中之本惟

聖明參玩焉(臣[illegible])

此章書言中

洪範(周書名)五皇極([illegible])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illegible])用敷錫厥庶民([illegible])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illegible])人無有比德([illegible])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illegible])有為([illegible])有守([illegible])汝則念之不協于極([illegible])不罹于咎([illegible])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illegible])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羞進也)而邦其昌凡厥(有位之尊顯者)

正人既富方穀(穀善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辜罪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咎過也)無偏無陂(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黨不公也)王道蕩蕩(蕩蕩廣遠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平易也)無反無側(反反常也側不平也)王道正直(正直不偏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合而至也歸來而至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敷衍也)于帝其訓(帝天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宋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自漢孔氏訓皇極為大中諸儒皆祖其說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謂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謂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謂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言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言君既立極於上而下

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謂人之有能革而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謂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謂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於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至于歸其有極云者則謂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

黨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令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謂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謂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而覆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容寬大之言因復誤中為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

務爲至寛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
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
非顚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
望哉

臣按洪範之書自漢儒以皇極爲大中後人因之
不敢輙議而箕子之本指於是湮晦者數千載矣
朱熹以其深造自得之學始以人君立至極之標
準爲言使有天下者知其身在民上凡脩身立政
必極其至然後有以稱其至尊至極之位雖箕子
復生不易斯言矣以其關乎聖學之正傳君道之
大體故備其文而不敢投焉以備
觀覽云

此章盡言仁極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
請問其目目條件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程頤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
克盡己私皆歸於礼方始是仁

又曰克己復礼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謝良佐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朱熹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己謂身之私欲禮者天理
之節文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
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
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
矣

又曰顔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
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
欲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
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無
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顔子默
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
疑也

程子曰顔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
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事斯語所以進
於聖人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
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禮久而誠
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
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靜專矧是樞
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
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

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此章問荅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朱熹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本心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爲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鼻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

又曰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所得與辭哉

又曰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並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其可不謹其所擇哉

又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爲害夫仁人而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欲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

物之不被其發矣
臣按朱熹之於此章發明剖析無復餘蘊今具其文如右夫所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古之於香臭通名之曰臭非如今人專以穢者爲臭也）四肢之於安佚是也四者之欲未克則欲勝而理泯安得有仁此所以貴乎克也克者戰勝攻取之謂私欲害人甚於寇賊故必勇往力行克而去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伐怨欲四者皆私意也（原憲之所謂克欲以勝人而非克己之謂）原憲但欲制之而不行使以爲仁夫子所以不許之若克己則奮然决去之辭而非抑遏不行之謂如去惡木不但剪其枝條而必發掘其本根非顏子之大勇聖人肯輕許之哉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所謂仁而未有仁之名至商書而名始著然其所言大抵皆仁之用顏子之問孔子之答乃仁之躰也二帝三王雖無己之可克然舜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禮制心其用功初無異於顏子也蓋必有顏子之仁而後有二帝三王之仁此成己成物之相爲終始也有天下者曷嘗無好仁之心而爲仁之難反甚於學者以物欲之爲害者衆也詞人作賦乃以是許漢光武焉曰克己復礼允恭乎孝文自今觀之光武則誠賢矣然廢正后易太子皆私欲之爲也其得以是稱乎若唐太宗之濟世安民不可謂無仁之用者原其所本亦以其從諫改過粗知所以自克者故其效亦不可揜惟其自克之功少而自縱之失多故僅能爲太宗之仁而不能爲二帝三王之仁惟聖明之君立志務學以帝王爲的而不以漢唐自安則於孔門克復之功正當俛焉以用其力必至於天理全而人欲泯則天下歸仁有日矣臣不勝惓惓（此章）

書言仁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貫通也）曾子曰唯（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尽而无餘之辭）
朱熹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尒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黙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又曰尽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乎此

也

而難言之姑借斈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躰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

程顥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以違道不遠是也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又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又掠下教人

朱熹又曰忠是根本恕是枝葉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又曰天地則無心之忠恕聖人是無為之忠恕斈者則有為之忠恕或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然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然在斈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又曰忠一本恕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又曰忠恕一貫之注脚也

臣按一貫之指朱熹盡之矣是專為斈者所當知哉夫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洪纖小大各正性命焉人君以一身應天下之務苟不知道之大原而欲隨事隨物以應之各當其理難矣故忠恕者人君應萬務之本也

聖明在上誠能即先儒之說深窮其指而力行之則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貫萬事而聖門之功用在我矣

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

程顥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庸平常也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過不及為說二說固不同矣子乃合而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躰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躰固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偏倚

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
樂在其中而吕氏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
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変無往而非中矣
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於
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
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
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
殊其致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

朱熹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
謂之中發而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
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
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又曰致
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
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
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
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
天地萬物本同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
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學問
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非有所待於外也

或問中和之義朱熹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
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
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
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
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
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
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
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
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
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
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
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
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
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
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
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而推致之以極其至之謂
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
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之
心亦正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
氣亦順故充塞無間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
然則中和果二事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
不二察其一躰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

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亦初非有二也

臣按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敬而已蓋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已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謹者亦敬也靜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為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百物莫不畢至皆是此理惟聖主深體力行之毋憚其難而不為則天下之幸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有反字朱熹從之

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又曰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程頤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禹也閉戶不出顏子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

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廳之中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義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若喪祭則不如此矣

揚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知一尺之物約五寸之中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而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為權也

臣按程頤之論時中至矣楊時因其說而推明亦有補焉易之道以時義為主如乾之六爻當潛而

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它卦亦然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剛而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人君撫世應物之大權然必以致知爲本惟聖明深體焉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

大學衍義卷第十

大學衍義卷第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朱熹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此誠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以下則勇之事也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之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至於愚而明則擇善之效柔而强則固執之效也

呂大臨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欲其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或問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得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事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則大小雖曰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實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柰何曰聖人固已言之矣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以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

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

又曰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由也 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誠則明矣

朱熹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朱熹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形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至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初不異於聖人也

又曰盡己之性如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義在兄弟則愛之類己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做像也

又曰人在天地中間雖止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所能爲者天有所不能爲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必用人爲非贊助而何

呂大臨曰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若民之析因夷隩爲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贊者行其所無可順以養之而已天地之化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

臣按贊化育參天地乃至誠之極功而其本則盡己之性而已此聖人所以可斈而至也其次致曲即斈之事臣謂曲猶曲禮之曲蓋聖人生知安行

不待致曲自能盡性自大賢以下則必於纖微委
曲而用其功即前章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之
意顔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皆致曲之事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朱熹曰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中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之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文意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猶未免於間斷則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之後以至于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不異於無有矣故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也

臣按此章之義上下皆所當知自人君言之必有修德之實心然後有修德之實事有愛民之實心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之實而能有其事之實者也以是推之餘莫不然是故君子實之爲貴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臣按君臣父子以至朋友之交此五者天下共由之路也故曰達道知仁勇三者人所同得也故曰達德道雖人之所共由然其知足以及之則君之當仁臣之當敬子之當孝父之當慈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雖及之而仁不能守仁雖能守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而敗人紀者多矣故曰所以行之者三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強焉或矯飾焉則知出於數術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

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眞實而無妄是之謂誠德至於誠則以之爲君必盡君道以之爲臣必盡臣道與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無不盡其道若漢高帝溺嬖寵而兆人彘之禍以私欲蔽其知也晉武帝違親命而虧介弟之恩以讒賊害其仁也唐太宗於廢承乾立子治之際幾不能決以愛牽其勇也然則人君之於三德其可使有一之闕哉其可有一之不出於誠哉以上皆言誠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臣按前章旣言三達德此又敎人以入德之路也夫智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爲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矣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矣以不若人爲恥則亦近乎勇矣蓋好學所以明理也力行所以進道也知恥所以立志也能於是三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知斯三者則脩身治人之道不外乎此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特推之而已爾此章言知仁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臣按孟子七篇以仁義爲首此造端託始之深意也程頤有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於聖門矣梁惠一章臣已著之義利篇故不悉錄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臣按仁者心之德心存於仁則安反是則危義者心之制身由於義則正反是則邪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心於自弃焉是虛至安之宅而託曠蕩之野背至正之路而趍荊棘之塗此聖賢之所深哀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臣按人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爲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耳若大舜之聖則明乎物之所以爲物察乎人之所以爲人不待於存而自存蓋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所謂生知安行從容中道者是也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仁義則身與理二然未至於舜則所以行仁義者正所當勉也行而久久而熟熟而安則与

由而行者亦豈異哉此湯武反之之事有志於學
聖人者不可以不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
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
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臣按王子墊者必當時國君之子天子諸侯之子
其未命者皆曰士觀其所問與孟子所告則其人
必有志者也殺一無罪則非仁非其有取之則非
義方是時天下之戰國七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
城以戰殺人盈城其殺及無罪者衆矣此不仁之
甚也侵人土疆奪人寶貨非其有而取之者衆矣
此不義之甚也然當時之君忍於爲此未必知其
爲不仁不義也故孟子斥而言之使以不仁爲戒
而所居常在乎仁以不義爲戒而所由常在於義
如此則大人之事備孟子此言所以救橫流之禍
全生民之命者其功豈少哉爲人君者當味斯言
以自警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
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
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臣按孟子此章教人以善推其所爲也夫有所不
忍有所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
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即義也
如無欲害人此所謂不忍也私欲一動則不忍者
有時而忍矣無欲穿窬此所謂不爲也私欲一動
則不爲者有時而爲矣惟能即是心而充之害人
之事固所不欲其未至於害人者亦皆不欲仁其
可勝用乎穿窬之事固所不爲其未至於穿窬者
亦皆不爲義其可勝用乎爾汝人所輕賤之稱知
恥者之所不肯受此所謂羞惡之心也能自此充
之則無所往而非義也大抵人之本心無不善者
由其以利欲汩之而失其本心故侵尋蹉跌遂流
不善如百里之走則知恥之而五十里則不以爲
恥焉若併五十里而無之乎月攘一雞則知恥歲
攘其一則不以爲恥焉若併歲攘而不爲乎知此
而後知孟子充之之說 以上兼言仁義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
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惡可已也則不知足
之蹈之手之舞之
臣按此孟子指言仁義知禮樂之實使人知所以
用力之地也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
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
爲

發見欲爲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否則悠悠然
汎汎然非可據之實地矣眞知斯二者守之而不
去則智之實節文斯二者適隆殺之宜則禮之實
於斯二者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意無勉強矯
拂之爲則樂之實蓋天下之善未有出於事親從
兄之外苟苟至於樂則方寸之間油然自有生意
敷暢條達自不可已足之所蹈手之所舞亦將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然非深玩而實体之其能知
此味乎 此章兼言仁義智礼樂

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
禦止 是不智也

朱熹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
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
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
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故曰安宅

臣按仁者我所自有苟欲爲之誰能止者乃甘心
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
斯不智矣不智斯不仁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
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物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臣按天下之理一而分則殊凡生於天壤之間者
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
親者吾之同体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
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仁無不徧以其分
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若以親親之道施於民則
混然無以異矣是乃薄其親以仁民之道施於物
則貴賤无以異矣是乃薄其民故於親則親之於
民則仁之而於物則愛之合而言之則皆仁分而
言之則有序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異於楊墨也
此章言仁之施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
而居下也

張栻曰仁者非有意於榮仁者固榮也在身則心和
而氣平德性尊而暴慢遠在家則父子親兄弟睦夫
妻義長幼序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
平無往而不榮也若夫不仁之人拂理而徇欲一身
且不自保況其它乎夫人之情孰不避辱之患而自
處於不仁則以私欲蔽之而昧夫榮辱之幾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
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
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臣按孟子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
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

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十萬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言爲周之諸侯）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助行事也）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臣按此大雅文王之詩也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侯以殷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商之孫子其數以十萬計可謂衆矣而不能存商者以周之仁雖衆無所用也孟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能敵者殆當時之不然也前後三章而三取喻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強酒也執熱而不以濯也其警世主也深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臣按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君不之聽者盡其心既不仁故顚倒迷繆以危爲安以菑爲利以取亡之道爲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武帝垂耄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於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於亡信乎不仁而可與言猶可以存其國也雖然亦僅免於亡而已若仁人在上雖居治安之世而樂聞危亂之言是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吁此豈武帝德宗所及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壙廣野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獺食魚者）爲叢敺爵者鸇也（鸇鷙鳥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臣按此章之要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父母於子心誠求之所欲者無不與所惡者無不去君之於民何獨不然當戰國時禽獸其民往往施之以所惡故孟子激切而言之夫仁者豈有心於天下之歸已哉水就下獸走壙理之自然非有爲而爲之也故張栻有言循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者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

道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爲漢敺者也隋爲唐敺者也爲人上者其可不鑒于茲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謂使太子申與齊戰爲齊所虜也）

臣按人之情孰不愛其所親而梁惠王乃倒置若是者以貪得之心勝故天理熄滅人欲橫流而至於斯極也朱熹謂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自疏及親斯言盡之矣嗚呼梁惠以土地之故驅子弟以殉之故孟子譏其不仁後世之君有以信讒殺子如漢武帝唐明皇者其事雖異其心則同蓋梁惠貪得故驅之以戰而不卹二君惑失故因讒殺之而不復辨皆由私欲之蔽而喪其本心故也孟子之言仁於君道爲尤切故備著于篇云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

大學衍義卷第十三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專治也如攻木之攻）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當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此言必有爲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閑衛也）距楊墨（距猶拒也）放淫辭（放驅而遠之也）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臣按孔子旣沒異端遂作至孟子時盛矣以司馬遷所記自騶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者不可勝數若申不害商鞅輩其學尤甚焉而孟子所深距者惟楊墨二氏何哉程頤嘗論之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而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夫爲我之疑於義何也義者任理而無情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其迹似乎義兼愛之疑於仁何也仁者尚恩而主愛墨翟於親疏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爲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夫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大抵正道異端相爲消長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明則姦言邪說得以誣罔民聽塞絕正理正理絕滅不惟禽獸食人人亦將相食此孟子之所以懼而不容不辯也閑者防閑之義距楊墨放淫辭闢邪說者卽所以閑先聖之道也天下之治亂其源實出於人心邪說一溺於其心則發於心而害於事發於事而害於政蓋必然之勢也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一念差則一事壞一事壞則大綱亦從而隳此邪說所以不可不闢人心所以不可不正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孟子之心亦三聖之心也言旣終復謂能言距楊墨者卽聖人之徒蓋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 何言乎王正月[illegible]）（蓋[illegible]此而言以[illegible] [illegible]道[illegible]當觀于一[illegible]）公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此武帝卽位之初也是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之言皆爲

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爲縱横之學者也鞅之相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而襲破其師刀鋸斧鉞之刑横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其慘覈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舌捭闔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蠹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往徼一時富貴故後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游說之士若蒯通朱建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鼂錯亦皆明申韓先王之道闇鬱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沒溺於異學當是時也不有仲舒昌言排之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詎不信然惜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實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横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晩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爲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吁有天下者可不深監乎此

司馬遷曰[illegible]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

臣按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談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一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爲天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之莊周也以荒唐繆悠之辭譁于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徒至劉伶阮籍而甚[illegible]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illegible]晉人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illegible]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内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

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所以斁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類儒術何爲焉臣不得以不辯

漢郊祀志自齊威宣(燕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秦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到沙丘崩

漢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嘗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善爲巧發奇中言上祠竈皆可致物(鬼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廼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而事化丹砂諸藥爲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言神事矣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爲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方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不至廼作畫雲氣車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廼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書謂所書事跡)於是誅文成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欒大者故與文成同師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多方略敢爲大言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廼拜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以衛長公主妻之大見數月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掔(掔古腕字搤掔與扼腕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齊人公孫卿又言黃帝鑄鼎荊山成有龍垂胡顉下迎黃帝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五利使不敢入海而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讎不驗也)上廼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迹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廼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後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廼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絕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公孫卿言仙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

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依其制度）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二館名）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廼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後五年一祠泰山十三歲徧於五嶽四瀆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解天子羈縻不絕幾遇其眞（鑑与實同）太始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臣按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為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為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為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臣按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誑之情矣使武帝時有為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晝不能常晝而有莫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為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仙者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殁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畢文王所葬地名）孔子魯城之北（孔子葬處）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

而不悟哀哉

漢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議郎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圖書謂讖緯符命之類）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帝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嘿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乃解

臣按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赤伏符乃圖讖之名）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斷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閒蓋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因以行其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謬妄爲甚後之爲正義者從祖焉故先朝名臣歐陽脩乞詔儒臣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聖明之君有志於扶持正道者誠取脩言施行之則所益多矣

初明帝（劉莊也）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臣按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爲齋戒祭祀而已未嘗以衆誘不以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浸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苻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魏正始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正始魏主曹芳年號當是時司馬懿曹爽

景元中（常道鄉公年號）中散大夫嵇康好言老莊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居喪飲酒無異平日當時士大夫爭慕效之謂之放達（未幾魏禪于晉）

晉武帝太康中王戎為司徒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澄及阮咸謝鯤畢卓等皆以任放為達醉狂裸體不以為非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衍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永嘉末[illegible]晉室大[illegible]石勒[illegible]中原）

元帝渡江初王導為政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敗者正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今宜改張然後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庾亮領武昌辟殷浩為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

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遊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梁簡文帝為太子時講老子於華林園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清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為戎乎（未幾侯景作亂武帝餓死臺城）

臣按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亦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為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為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為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性空聽無心不為事物染着者乃為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而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邪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為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為主修身以實踐為貴講學以實見為是行事以實用為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王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

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illegible]
營三窟洛達空函畢撰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
其以名寵權利爲有邪爲無邪夫既酷嗜而深求
之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
乃眞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
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如何耶
此所謂欲爲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
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宜湛以爲神州
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illegible]）
而陶淵明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illegible]）夷甫坐談
空不語昭陽殿化作單于宮而何敬容亦有江南
爲戎之歎（[illegible]）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
莊氏而失之罪雖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
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
之道爲師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
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錄眞經使之輔佐北方
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
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崔浩魏大臣也）上書
證明其事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
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
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宣布天下
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
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
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
安用之必不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爲功差易魏
主不從（未幾崔浩以事坐誅魏主燾亦爲其臣所弒）

臣按魏（[illegible]）夷狄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
浩名爲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怵於一道士之
言以謬妄爲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
寅（[illegible]）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
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
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粲然辭旨深妙此
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無象有爲其能書
邪至於信謙之之說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爲愚誕
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
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若明
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
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
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
息而不可測也或者致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
音旨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臣
謂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
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凛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覩儀觀受符契而游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乃還內

上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多造塔公私費損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明年侯景以是年向南來歸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憂殂

臣按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為佛之厮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朘民膏血以營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麵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為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嘗論之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夷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邪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至位如弊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為真學佛者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入山學佛而帝也既以篡弒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亦如此又豈真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禽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曾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

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武帝未生子太子統時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為子及統生正德還本封西豐侯怏怏奔魏已逃歸復其封爵後進封臨賀王侯景反正德首以內應景以正德為帝既克臺城又廢之及太子綱也）若綸若繹或擁雄師或鎮上流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邵陵王綸湘東王繹皆擁兵不力救臺城繹在江陵不赴難）方其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武陵王紀與繹相攻繹殺之岳陽王詧引魏兵陷江陵殺繹）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為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埽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為師而不雜於方寸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唐代宗始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上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政刑日紊矣

臣按代宗以報應為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主凜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強於脩德載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為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慙德焉繼世之君克己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為治之道不在脩德而在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真蠱於內楊李賊於外醞釀而成之也而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宗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弒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固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為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髮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直幸而已爾其後

我朝舉兵南伐，偽主李煜亦祖是教，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為千載之戒哉。史

唐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詳元和五年）

元和十三年，以山人柳泌為台州刺史。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皇甫鎛薦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命泌，諫官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等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潾為江陵令。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十五年正月，暴崩。人謂內侍陳弘志弒逆。

臣按：李藩之對，裴潾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為藥所誤者多矣，臣獨舉憲宗者，又三君敬宗昏童無足識者。武宣皆英主，亦復為之，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毋乃惑之甚歟之甚乎。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至禹湯文武，皆饗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禍本。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臣按：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為之者也。故韓愈之諫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

餌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耶臣故併著之以爲人主溺意仙佛者之戒

愈又嘗著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爲民者四（士農工賈）今之爲民者六（四民之外加釋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爲夷也又曰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神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臣按韓愈之書深排釋老可謂有功於儒道者故劉其略著于篇然愈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至于孟子沒而不得其傳者亦言其槩而所以相傳者則未之詳也然則所以相傳者果何道耶曰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子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傳之正則彼異端之失可不辯而明矣然此數者之中曰中曰仁曰誠皆道之全體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臣嘗論之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所偏倚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不蔽於私欲也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不雜以僞妄也雖欲從言者不同而其道則一而已爾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彼高而溺於空虛卑而陷於功利者焉有所謂中慘覈刻薄者焉有所謂仁欺詭譎誕者焉有所謂誠以此揆彼所謂夷夏之分霄壤之隔也人主於二者之辯其可不明也哉

以上論異端學術之差

卷第十三

格物致知之要（明道術）

齊宣王（齊國名宣謚也[illegible]）問曰齊桓晉文之事（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春秋時霸者）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illegible]）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禦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觳觫恐懼貌）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愛猶吝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牛大羊小）彼惡知之（[illegible]）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illegible]）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illegible]）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小雅[illegible]忖度也）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心動貌）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三十斤爲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illegible]）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illegible]）不爲也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illegible]）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illegible]）皆欲赴愬於王（[illegible]）其若是孰能禦之

臣按五霸威文爲盛（[illegible]）故宣王欲聞其事也孟子（[illegible]）謂仲尼之徒無道之者所以深沮宣王慕霸功之志而欲其進於王道也世之王道爲甚高而難（[illegible]）孟子斷之以一言曰保民而王保云者若愛護育養之意書所謂若保赤子是也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卽宣王愛牛不忍殺之心知其可以保民無難也或者見宣王以羊易牛謂其出於貪吝而

孟子獨曰是心足以王矣所以發覺宣王使知只此一心便足以王天下其所指示亦精切矣而宣王猶不悟本心之所以然也於是孟子復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又譬覺宣王使知之曰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術術謂法之巧者蓋事有不可兩法雖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朱熹謂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宣王聞此乃始悅孟子之知其心而亦未知王道之不外乎是也孟子復為一羽輿薪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宣王既能為其所難乃不能為其所易何哉善乎張栻之說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斯言也足以中宣王之病矣老老幼幼而下則告宣王以行仁之序也聖人之視天下矣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敬吾父兄慈吾子弟所謂親親也推之以及人之父兄子弟所謂仁民也由是達之於天下雖昆蟲草木無不被其澤者不過舉此之心加諸彼而已推恩足以保四海此心流行無遠必暨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心壅遏近不周也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發政施仁而下則告宣王以保民之實也其目不過於任賢使士樂仕於朝薄其賦斂使農樂耕于野寬其征稅使商賈樂藏於市行旅樂出於塗所謂王道者蓋如此豈有甚高難行者哉惜宣王之終不悟也

公孫丑（孟子弟子）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對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不安貌）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

臣按齊宣王既慕威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孟子引曾西之言以折之蓋子路雖不及有為而其所學固聖賢之大學也若管仲之已試則威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

不過國富兵彊而已此孔氏之門所羞稱者故雖曾西不屑為之況孟子以承三聖自任其肯與之匹乎先儒楊時有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使孟子當路於齊則必行王者之道其以齊王猶反掌之易也或謂孟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於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曰孔子之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之譏不知禮之譏固亦嘗略[illegible]使孟子而不復識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矣波流滔滔孰從而返之邪以此防民尚執中不害之流猶以詐力彊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按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著明也蓋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彊之謂初無心於為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為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之所以異也夫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無疑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以春秋攷之齊威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illegible]）其省難於魯君邾鄰也而心則在於覬國（[illegible]）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衞之舉（[illegible]）首止葵丘之盟（[illegible]）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已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滅譚（莊十年）滅遂（十三年）降鄣（[illegible]）遷陽（[illegible]）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illegible]）則人之不心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

於楚也雖仗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於召陵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黄又從而滅之黄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僖十一年楚人伐黄十二年楚人滅黄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救徐楚人敗徐其於晉也未嘗能使之一與會盟蓋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僖五年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僖五年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僖九年蓋其力之所至則以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城鄫而不果僖十六年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欲侵衛又侵鄭僖二十四年侵鄭而不能遏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乃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僖十七年爲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晉衛邾之師已見伐矣僖十七年十二月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若晉文之譎其視齊威之正又不遠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夸衆也故一朝之頃而遽請隧焉僖二十五年王子帶作亂天子出居于鄭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遂殺太叔定襄王請隧弗許是名爲勤王而實竊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威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爲何如哉臣故略敘其事以信孟子之說

荀子曰粹而王粹謂全也駁而霸駁雜也

臣按荀卿以粹駁二字而爲王霸之分亦可謂知言者也蓋粹然出於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不仁義而雜以不義者霸也王者純乎道德而霸者雜以功利此其所以異也荀卿之論王霸非一獨此爲當於理他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之別敬日敬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伯讀曰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爲然蓋仁義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

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天下通行之路其賛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䘏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至本朝程顥又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顥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故錄云

以上論王道霸術之異

大學衍義卷第十四

大學衍義卷第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也咨訪問也若順也時是也庸用也）放齊曰胤子朱啓明（放齊臣名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明通也言其世嫡可升用也）帝曰吁嚚訟可乎（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可乎言不可也）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驩兜臣名都歎美之辭共工官名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鳩聚而見其功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言庸違謂無事則能言及用之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帝曰咨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之事也）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割害也）蕩蕩懷山襄陵（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滔天（浩浩大貌若漫天也）下民其咨（咨嗟怨也）有能俾乂（俾使乂治也）僉曰於鯀哉（僉眾共之辭鯀崇伯名）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咈者甚不然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圮敗族類也言鯀性狠戾自用不從上令而毀敗其同類也）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异已廢而復強舉之辭言試其可而已）帝曰往欽哉（欽敬也）九載績用弗成（載年也九載三考績功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以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遜也）岳曰否德忝帝位（否不也忝辱也）曰明明揚側陋（明明謂明顯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師錫帝曰（師眾錫與也）有鰥在下曰虞舜（無妻曰鰥虞氏舜名也）帝曰俞予聞如何（俞然也言我亦聞此人也如何者問其德之詳也）岳曰瞽子（言舜乃瞽者之子）父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母舜後母也）

象敖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臣按帝堯始聞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胤子朱對又聞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聞可以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工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聞可以巽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朱知其嚚訟於共工知其靜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圮族而於舜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聞其為人又妻以二女方放齊驩兜之舉何異後世昏闇之朝姦邪小人自相汲引若非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為聖歟然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一者輔相之任所當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很戾可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堯聽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德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以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之然猶考諸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為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身為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若知人之本也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臣按皐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爲要禹謂二者雖帝堯且猶難之蓋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者仁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合智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奸邪小人不足畏矣凡奸邪之所以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爲奸邪也苟誠知之雖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彼安能肆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也皐陶則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爲君子無德則爲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知何者德者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爲虛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寬而栗而下其目凡九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寬至強皆所稟之性自栗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不變若勉於暫而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故孔子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甄用有常之士則爲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常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爲君子不能常者爲小人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全或有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德者曰宣達之無使沈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之職矣有六德者曰尊嚴而祇敬之無或慢忽則其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天下未嘗無才上之人有以淬勵興起之則下亦澡雪精神以應其求不然則頹靡昏惰安得有浚明亮采之氣象邪然三德之爲大夫六德之爲諸侯亦言其大法爾非必以數拘也夫天子者一世人才之宗主也九德之中苟有其一皆當兼收並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先其時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夫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久之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爲難惟衆賢畢用百職具修則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皐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之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之主或以材能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敗事者幾希皐陶之言眞萬世知人之法也

子曰視其所以（以所爲也）觀其所由（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安所樂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隱也）

臣按此聖門觀人之法也凡人所爲皆有偶合於善者必觀其所從來其爲義邪爲利邪若其本心實主於義則其善出於誠可以爲善矣若其本心

實主於利則其善也非出於誠又安得爲善乎然有所從雖善而非其心之所安者苟未能安焉則富貴可以淫貧賤可以移威武可以屈不能保其常不變也然則若之何爲安曰猶水之寒猶火之熱自然而不可易猶飢之食猶渴之飲必然而不可已夫然後謂之安夫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以視爲未足而復觀之以觀爲未足而復察之然後人之情僞不得而隱況聖未如孔子者可以知人爲易乎雖然視也觀也察也出於我者也苟我之心未能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惑其於人之情僞焉能有見乎以人君言之一身而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雖然吾前豈易辨哉必也清其天君如鑑之明如水之止以爲臨下燭物之本然後於人之所由所安庶乎其得之矣此又人君所當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黨類也）觀過斯知人矣（過謂失也仁者本心之德也）

臣按此亦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爲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以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若夫爲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掩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臣按此因宰予晝寢而言蓋宰予之爲人爲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謂始也聽人之言即信其行今也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蓋因予而改此失也家語亦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以孔子之於門人高弟朝夕與處其正邪賢否安能逃聖鑒哉猶必觀其行而後誠僞可見況人君之尊其與臣下接固有時矣而欲以一應對之頃察知其心術不亦難哉故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此自堯舜以來不易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悅嗇夫之對拜爲上林令而張釋之爭之以爲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其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當是時將相大臣皆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忠厚恥言人之過失迄成醇厚之俗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鄭注皆以應對敏捷悅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

至亡國臣故因宰予之事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訓爲不可易也

子游爲武城宰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武城魯邑名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澹臺姓滅明名行不由徑徑路之小而捷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臣按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臣按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莫不然夫人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于衆者之所爲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爲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鉤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勳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毁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諱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爲人君者將柰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好惡善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毁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康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爾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責其避兄離母之罪曰此烏能廉哉是是非非之大致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以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自人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即墨然後爲能察是非之實不然則未有不以毁譽而亂真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也令善也鮮少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者堅強也毅者果毅也木者質樸也訥者遲鈍也）

臣按巧言令色之人以虛偽勝故鮮仁剛毅木訥之人以質實勝故近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必致知必力行然後能造乎其域豈剛果樸鈍所能遽得哉然誠而不偽質而不華則其本心未失於仁爲不遠矣故曰近仁若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求以悅人則其偽而不誠華而不實去本心也遠矣其能爲仁者幾希兩章之言實相表裏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乃椎鈍木強之周勃而令色誕言如董賢者卒以禍漢室焉勃未得爲仁人也而忠誠徇國惟一無二其質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於是焉若賢則不仁之尤者也然樸忠之臣難合而巧佞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亡常必由此嗚呼人主其亦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之大傳曰將畔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爲人君者尤當知之蓋人之將爲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慙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離而多端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苟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愧故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奪於利害故其辭困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掩也故不知言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敷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其其不同然後爲真知言者矣大傳之言與此章同出於孔子故併論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

臣按君子之心與物爲公故周而不比小人之心惟已是私故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懷思念也）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臣按君子所好者善故懷德小人所志者利故懷土君子所畏者法故懷刑小人所徇者利故懷惠懷者常存於心之謂

子曰君子坦蕩蕩（坦平也蕩蕩寬廣貌）小人長戚戚

臣按君子安於義理故常坦然有自得之意小人役於物欲故常戚然懷不足之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臣按君子之心好善故惟恐人之不爲善善則沮而敗之成人之善則不成人之惡矣成人之惡則

不成人之善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臣按君子之於人以可否相濟故和而不同小人之於人以朋比相親故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惟其平恕故使人各因其所長小人之心刻覈故難事其情偏私故易說惟其刻覈故用人必責其全備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臣按君子循禮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矜肆而不安舒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盈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臣按君子以窮理為事故日進乎高明小人以徇欲為事故日究於汙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臣按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而不自責故求諸人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臣按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臣按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君子之心惟知有義故於義見得分明小人之心惟知有利故於利無不通曉自比周而下凡十有一章皆言君子小人所為之相反而其大端不越於公私義利而已孔子本指欲學者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審夫取舍之幾臣今於此欲人主知君子小人之辨而致謹於用捨之際聖人之言蓋無適而不宜也嗚呼自昔姦邪小人之所以為天下禍者雖非一端然未有不以私與利為之者利即私也私即利也苟利其身雖君父之安危弗顧也苟利其家雖社稷之存亡弗恤也然則聖人主於平時用舍之際其可不察諸此乎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illegible]）

臣按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為人可知觀其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為人可知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目瞳子也）眸子不能掩

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臣按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為非義之事雖貧匱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為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為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

以上論聖賢觀人之法臣按朱熹有言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倐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臣謂熹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故附著焉

大學衍義卷第十五

大學衍義卷第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illegible]之少者又少發譔 戇愚而直也言陵之為人猶[illegible]百世）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臣按此以參代何之驗

五年曹參薨明年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尉（此盡用高帝[illegible]之語也）十一年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議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平勃平勃對曰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王呂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下陳[illegible]爭辯國[illegible]君臣相[illegible]亦曰君臣）陵無以應之太后以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

臣按陵之爭王諸呂忠也平不爭而許之智也

七年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臣按平非勃不能獨成大事此難獨任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產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紿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呂立文帝

臣按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若蓋帝之性既明達而又更事後變之久其於羣臣之材行皆嘗斟酌而剸量之故所以為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論者以知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若高帝之明達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苟能躬覽萬機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群臣以察人材之長短若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奏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勤燕閒寡言於人未嘗有叩擊之素含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孝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爲將軍次霸上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彀張也）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漢兵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孝景帝二年吳楚等七國皆反初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及七國反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凡三月皆破滅

三年以亞夫爲丞相其後上廢栗太子亞夫爭之不能得上由此疏之

竇太后言皇后兄信可侯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能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死

後元年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俄以事下吏獄吏以反誣之亞夫不食死

臣按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方亞夫之軍細柳也持軍之嚴雖人主無所屈文帝乃以是知之曰緩急眞可將也其後作相因事數諫積忤上心景帝以是疑之曰鞅鞅非少主臣也細柳之事倘在孝景時則亞夫必以傲上誅尚何兵之可將使其得相文帝盡忠論諫則必以社稷臣目之二帝之度量相去不同如此其所以然者文帝不以拂己爲忤景帝專以適己爲悅故也故人君欲其知臣下之賢否其必自去私意始

漢武帝末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爲昭帝又以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又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通謀旦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肄習也羽林宿衛之士言大閱也）道上稱趯（趯止行人也天子出稱趯言光僭也）又擅調益幕府校尉（調選也益增置也幕府將軍之府也）光專權自[illegible]

當臣旦顯入宿衛察姦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師古曰沐謂休沐也）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廣明地名都郎即前都肄郎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言燕去京師遠）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為非不須校尉）時帝方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謂不須竟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慚德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有狐疑之心來讒說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臣按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桀桑弘羊是知人之明有媿於高帝也桀等皆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內結貴主非昭帝天性夙成能知光為忠臣而保持之使桀等得志其禍可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武也（謂武帝）不立燕廣陵（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董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而又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弘羊以利合故也傳曰播糠眯目天地為之易位故人君必先正其心不為讒惑不為利動然後可以辨羣臣之邪正矣

唐明皇之在蜀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為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明皇之為人也異哉以為闇邪則其評房琯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為明邪則其評宋璟抑何言之妄也璟之忠誠端亮為開元輔相第一帝乃以賣直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苟合林甫苟合故也然則人主一有好同惡異之心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闇繆之失如明皇者豈可不戒也哉

唐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其從事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擢秘書郎（藩後事憲宗元和間為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爲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勳陸贄之忠則疎斥之擯㞞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牟之躁妄則親信之寄任之以佞爲忠以直爲狂求其故焉者也顧能於擧目之頃而識李齊喜當是時未有私見之汨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故識鑒之昏明若是其異也傳曰公生明偏生闇使德宗持心之平無所適莫常如見李齊之時則於諸臣之邪正必不至易位矣後之人主可不戒諸

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利幸進帝嘗諭臣等宜勉爲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似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上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异鎛所讒出爲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邪說以建中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後心浸衰於是正邪始易位矣由异鎛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用故也傳曰利令智昏信哉不然則以裴度之勳業忠節視异鎛輩之瑣瑣女奴隸雖不辨白黑者亦能知其爲正邪之分也夫貪如憲宗猶以利欲掩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學

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爲宰相而德裕卒爲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其邪正也及相武宗首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柏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直道自將雖於人主猶無所苟悅況肯它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卑鄙猥賤無所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爲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求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

譬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羣臣之邪正惟以德裕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指爲朋黨獨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乎我以朋黨疑我矣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爲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也

以上論帝王知人之事

大學衍義卷第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

左傳晉魏絳曰（晉臣名魏絳晉大夫）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后羿夏諸侯鉏窮皆地名）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太康淫故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原野之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之以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信浞）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家衆寒浞之私黨也亨煮也殺羿而烹食之也）浞因羿室（就羿室生澆及豷）

臣按自古姦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爲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爲使羿無從覺之矣則盜心未熾猶有時而覺也故又娛羿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汨亂其精神顛倒其志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篡盜如寒浞者況後世哉是以虞周君臣更相敎戒曰無逸遊無耽樂以此爲防後世猶有湛（音耽）于酒色而舉國授人如漢成帝者

史記（漢司馬遷所作）齊世家（齊世家紀齊國之事也）田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晏子數諫公弗聽景公有寵姬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立荼是為晏孺子田乞不說遂立景公他子陽生而殺晏孺子專齊政乞卒（乞諡釐）子常立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執其君簡公而弒之立簡公弟是為平公田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鮑晏監止皆齊大家）二氏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安平琅邪皆邑名）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常卒子（諡成）子盤立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盤之孫田和乃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立為齊侯

臣按左氏傳載晏子對景公略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田氏本出於陳故又曰陳氏）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於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者此也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布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措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則厚斂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景公既沒於是田乞因主少國疑之際得以擅廢立之權而國之大柄在其掌握矣及田乞死而常代立既專惠施以作福又專刑罰以作威於是弒君而人莫敢討世臣公族以次翦滅而人莫敢問越再世卒有齊國亦云晚矣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田氏之禍在景公世猶可為也及其既久則不可為矣蓋其漸之不圖而早之不辨至於寖勢之已成孰得而遏之哉漢人有言權臣易世則危蓋言謀國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勢不可制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以代齊季宿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季武子名宿其子[illegible]名意如[illegible]）至於鳳莽操丕之於漢（王鳳專政[illegible]王莽[illegible]曹操[illegible]曹丕[illegible]）懿師昭炎之於魏（司馬懿[illegible]是為武帝）皆以其漸取之推原本末由其不早辨故爾然則人主其可一日失其操柄也哉

秦昭王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其愛

姬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爲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以爲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而請呂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諸姬絶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爲子楚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昭王薨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秦王立三日薨謚孝文王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三年薨太子政爲王尊不韋爲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竊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已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倍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它姬以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僞而非情也苞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抑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趙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呂氏有矣蓋自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以謂始皇既立伯翳之祀已絶史氏紀録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强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其後楚相黃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爲太子遂以黃代芊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臣今列此於姦臣之篇者欲人君知姦臣用智之可畏謹毋以色而傾其國也噫

漢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群兄弟皆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折節爲恭儉成帝封莽爲新

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恧愧也）後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鳳商音根四人皆爲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即位以爭傅太后稱尊號事遣就國

臣按此莽飾僞釣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有簒志哉履霜之不戒則其漸必至於堅冰是以聖人畏諸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召莽拜爲大司馬迎中山王爲後是爲平帝時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傅讀曰附附莽而致之令入於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莽色厲而言方（外爲剛嚴之色而假爲方直之言）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衆庶

臣按此莽得權用事之始也故其情狀浸與昔異其推尊孔光以其有重名而易制也名重則可以欺天下易制則不妨己之權而可以行己之志前則霍光之於蔡義後則伍文之於杜佑其術略同自色厲言方以下史氏所以狀莽之情態也孔子以色厲內荏爲穿窬之盜蓋外爲剛勁之色而中實陰柔所以欺世盜名也莽之竊國蓋用此術欲有所爲微示風指及其得請則涕泣固辭姦僞至此雖明君未能遽察況易欺之母后與易惑之衆庶乎其潛移漢鼎宜矣

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號安漢公莽上書讓不聽又固辭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太后下詔太封莽二萬八千戶爲太傅號安漢公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又讓還益封爵邑

臣按此莽居攝之漸也安漢之稱用周公故事也既以爲周公之稱公亦可如周公之居攝矣

莽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今封爵乃以聞它事安漢公四輔平決權與人主侔矣

臣按此莽奪國之漸也凡姦臣之欲奪國必先攝國顓則惟吾之所欲爲雖奪人之國莫與爭者矣

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幣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慕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旁側長御謂太后宮中常侍御也）

臣按莽於元后為近親自足以得其意矣而猶必事旁側長御者此寒浞行媚于內之故智也姦賊之心所以彌縫上下者其密如此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宮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在多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如此今當立后柰何廢公女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為后後又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為宰衡位上公

臣按莽既顓國柄又求為后父則其尊莫與匹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偽之態若不得已而後受焉自是身為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宮省之權一出於已於莽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篡漢亦殺伏后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天下大抵類此

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臣按莽將篡漢故為此以要譽於天下之士非真有意育材致賢為國家計也

群臣奏言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遂加九命之錫（九錫者車馬衣服樂器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

臣按九錫者天子之禮也齊威晉文有功於周室所錫者二三而已今莽備之是乃居攝即真之漸也其後人臣將篡者必先加此蓋皆用莽故事云

莽先所白遣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泉陵侯劉慶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平帝崩（莽酖之也）莽選宣帝玄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莽使群公以白太后曰莽非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後又稱符命即真天子位

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間勤勞國家動見稱述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絶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竊之禍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爲黃虞復出也廼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矣然嘗論之莽之姦爲固足以欺天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而元后不私外家以權則莽雖挾材任數方且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爲故莽之至此者成帝元后之罪也雖然豈獨莽哉前而田常後而操懿姦則姦矣使人主能謹履霜之戒而不失馭臣之柄則皆當時之能臣也嗚呼有天下者其可不防其漸

以上論姦雄竊國之術臣按古今篡臣多矣而獨載此四人者以其姦謀詭計最巧且密故也若曹操之篡漢則因討賊而顓兵柄司馬懿之篡魏則因受遺而盜國柄其後劉裕之篡晉也似操楊堅之篡周也似懿是數人者皆以虎豹之暴劫取神器其情狀爲易知而此四人者其狡如兎其媚如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間如二孺子能使人主陰授以國而不知其情狀爲難察臣故畧其易知者而著其難察者欲有天下者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魑魅罔兩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兆庶乎竊國之姦不得而逞矣嗚呼艱哉

大學衍義卷第十七

大學衍義卷第十八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

秦二世立以趙高爲郎中令高宦者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召高謀曰人之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皆怏怏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舊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爲侯王叛秦

臣按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淫樂蠱其君之心術然後已之志得行趙高之於二世欲有以蠱之久矣一聞恣耳目窮心志之問即深贊之曰此明主之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也夫兢兢業業無遊無逸者堯舜之行也荒湛于色淫酗于酒者桀紂之行也高言悖道反易皆明本不難照蓋高之心欲二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已故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翦滅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己之所便故高言一進如石投水卒之刑戮蕃而怨畔起二世之身且岌岌然猶欲恣其安枕之樂果何在哉二世既以此敗亡世之人遂以高言爲鈎吻烏喙必殺人之物然佞邪之臣以此蠱其君昏亂之主以此覆其國者相踵也是明知其爲鈎吻烏喙必殺人之物而甘心嗜之不厭也嗚呼悲夫

李斯數欲請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斯曰彼賢人之有天下享用天下適已而已矣吾欲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柰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盜略地過去莫能禁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裁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

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人間於側（閒去声）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虞娛同）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故身尊而勢重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良吏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

臣按二世之問李斯即前之所以問趙高者也而斯所進說更甚於高排堯禹而進申商於是督責之法行而人無容足之地矣舉天下之人無所容足而爲人君者欲偃然自尊於上有是理哉臣謂斯高之言皆斵喪秦室之斧斤後世人主不可以不察

趙高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事皆決於高

臣按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儆爲幾日臨群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已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昔姦臣欲其君之愚且闇者必勸之以深居宮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之得失一無所覩然後已得以肆其姦慝而擅天下於亡忠臣姦臣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斯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上不坐朝廷深宮欲見無閒（閒去声）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是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欲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子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二世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

是二世以斯屬郎中令高案治斯與子由謀反狀捞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侍中更往覆訊斯斯以實對輙復搒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二年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輙決於高

臣按此趙高誘斯而陷之也斯之姦詐豈下於高者且墮高術中而不悟況二世之庸闇何恠其玩弄於股掌間如嬰兒乎高之所忌者斯也斯死則哉高之爲田常也不難矣高乃反而言之吁可畏斯死而高代之且創爲中丞相之名内而宫禁外而軍國無不在其掌握中者二世之末爲齊簡直須時耳

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後群臣皆畏高

臣按此高將爲篡奪之事故以此嘗試群臣而卜其從已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群下不敢言則其爲亂也孰禦事勢至此縱二世覺之亦無能爲矣聖人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有國者必防其漸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章邯等數却[illegible]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已屠武關（漢高帝時沛公起兵）以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使其壻咸陽令閻樂等引兵入望夷宫高入告曰山東群盜兵大至因劫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召子嬰立之子嬰即位以計殺高夷三族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嬰降項羽至殺之秦亡

臣按趙高之工爲諛說二世必以爲愛己也孰知其睥睨璽绂欲取而代己哉斯高之事具著遷史臣今剟取其略欲人主知姦邪情狀之若此而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爲永鑑乎高本閹人臣今不列于内臣之篇而叙於姦臣之首者以其姦凶絶黠不可以閹臣視之故也恭顯之屬放此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illegible]自宣帝時久與樞機之要[illegible]明習文法元帝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賊[illegible]持詭辯以中傷人[illegible]忤恨睚眦[illegible]輙被以危灋[illegible]

臣按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以非諳觀密測得其指意則無以爲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秦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爲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昭侯大悅姦言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也石顯之見信於漢元蓋用此術

時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宣帝遺詔輔政望之堪以師傅舊恩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爲給事中（漢制給事中爲加官得加此則入朝大射故曰給事中亦分兩省官比也）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拾遺謂人君言行或有遺失則收拾而正救之也故後世以爲諫官之名）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誼多欲所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言但備位無所建明）由此與望之有隙石顯亦與高相表裏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臣按小人欲擠君子必固結有力者以爲黨援然後君子不得以自容史高外屬尊重而與望之有隙故石顯與高相表裏以擠之望之之見絀也宜矣

望之疾恭顯擅權建白宜罷中書宦官由是大與恭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驗謂考驗其罪也）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臣按先朝名臣歐陽脩有言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觀恭顯奏望之等一則曰朋黨二則曰擅權以其實考之望之等同心謀國古誼正君安有朋黨擅權之事而恭顯史高交相朋比專執政機是乃所謂朋黨擅權者恭顯等有其實而誣望之等以此名姦邪小人貿亂黑白大抵如此史稱顯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謂此類也而元帝懵然曾不之察其請召致廷尉則許之既知其無罪而出之矣及請免爲庶人又許之由君德不明故小

人得以售其計吁可歎哉

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後欲以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許史皆外戚也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封詔以付謁者令召望之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執金吾掌宮官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太官方上晝食太官主上御膳上卻食為之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臣按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正故不以為善而以為惡不以為忠而以為欺以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自殺也而望之果自殺彼知元帝之易於欺罔也故始以召致廷尉為辭而實則繫獄後以少屈牢獄為辭而實則迫其自殺使顯所事纔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元帝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為之而帝果不能治揣度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同此心於為忠為善其益可勝既邪故曰小人挾材以為惡惡亦無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擅殺師傅罪之大者也免冠權謝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為驚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故為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為姦臣之所玩者幾希

東郡京房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房時石顯顓權時弘恭已死顯為中書令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

日益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彼謂幽厲也）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及五鹿充宗（五鹿姓充宗名為顯之黨也）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去月餘坐事徵下獄棄市

臣按京房之言於元帝者可以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諭則是知顯之為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之臣始則媚君以徼寵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苟幸入明夷之左腹（[illegible]）之謀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大權既出其手（[illegible]）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穴牖之狐不可灌也又如（[illegible]）之疾藥之不能達傅附咽之癭近而不可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術去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決裂亦亡夫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殺矣以外屬則史高為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為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為之黨權勢隆而黨援衆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贊易於遘之初六曰勿用取女蓋於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illegible]）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使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

臣按顥之姦慝矣人而知之獨元帝未之知亦恐一朝敗露而無所自容也於是設爲此謀以固上意而塞人言其亦巧也已矣昔有仕于州郡而爭覔牽者甲有過乙輒白之居一日甲墨其臂若嘗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而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閭巷相傾之小數而顥用之以䀌其君元帝莫之察也吁可歎哉

初顥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顥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顥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

臣按顥之此舉又以聞已過而彌縫言後王鳳既殺王章杜欽亦救之以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使天下知不以言罪下姦邪之臣巧於緣飾大抵如此賊莽宗之遂以竊國然則顥之用志豈淺淺哉

吳主孫休即位（休權之子）左將軍張布與丞相濮陽興皆貴寵用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主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講論布以昭沖切直恐其入侍發言已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群書畧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恐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廢講業不復使昭等入

臣按賈誼有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則德智長而治道得董仲舒亦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夫使人主德日長而智日明此天下國家之福而臣子之大願也故忠臣之心惟欲其君之務學傅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教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以爲此術自士良始（士良事見後）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矣險邪用心不謀而合大抵若此然後之姦臣又有反其機而用之者經帷雖設而所引多巧佞之徒儒臣雖接而所陳多故家之說與布異術而心則同人主皆不可以不察也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文帝相司馬昭也昭封晉王後追尊爲帝賈充爲昭謀弒魏帝髦以成晉業）武帝爲太子充頗有力（武帝司馬昭之子炎）故益有寵於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荀顗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紞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泰始中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

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尒宜引天下賢人共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畧者以鎮撫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遂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軍事充將之任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行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去吾輩失勢矣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瓘晉二公）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荀顗等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臣按賈充自司馬昭相魏時（昭魏二公充昭之黨）輔成篡弒之事在晉室則爲元功其實天下之大賊也用事日久奸邪小人如荀勗輩朋而翼之惟充一出外而失其所恃也故秦涼之行且赴領矣而荀勗爲畫結婚之謀且力稱充女之才德於是充遂留而婚以成帝嘗謂其五不可矣（見後馮紞篇）然內則楊后受郭槐之賂以主之外則荀勗諸人更相從臾以助之雖帝初心之明至此亦眩惑不能自决矣蓋姦臣用事未有不內結宮闈外交羣小而後能遂其所欲者妃立而晉室之亂萌先儒邵雍以爲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豈不然哉

賈充與任愷皆爲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埶而忌愷乃薦愷爲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与荀勗等承間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臣按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未得爲賢君然非庸闇者比又愷亦爲帝寵任而充欲傾之則亦難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東宮是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也計既不行又薦之爲吏部尚書夫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其計既行遂以事譖之而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已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爲趙王如意擇貴彊相而因薦昌公孫洪嫉董仲舒欲黜之于外則言於武帝使爲膠西相蓋高帝孝武皆明君也而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於二帝使二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故雖二帝之明有弗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得幸於上

异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
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
每休下車馬塡門
臣按此梁史臣形容朱异之語也文華敏給則人
主悅之矣曲營世譽則衆論悅之矣又能伺候上
意而爲阿諛此恩寵之所以益固也惟明主之觀
人也不以文華而以德行不以虛譽而以功實不
以承迎己意爲善而以規弼己過爲忠如此則雖
百朱异不能惑矣夫入則睢盱於前卑伏如鼠出
則橫恣於外貪噬如虎此姦臣之常態也故朱异
旣以阿諛得幸於上則以威福取賂於下矣人主
不察但見柔而可喜又豈知其情態之眞也哉
太子侍讀徐摛見上應對明敏寵遇日隆朱异不悅乘
間白上摛年老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上謂摛眞欲之
遂出爲新安太守
臣按婦欲顓其夫故入宮者必見妬臣欲顓其君
故入朝者必見嫉使婦之用心如樛木如螽斯則
不肯專其夫矣臣之用心如秦誓之一介臣其心
休休然如有容則不肯專其君矣方是時异以姦
諛得幸於帝惟恐才能之出己右者得進而分其
寵故雖區區一徐摛且不見容而必以計去之然
其言曰摛年老愛泉石欲求一郡自養使帝以异
言而賚之摛則其姦固立見矣然异敢於爲此者
蓋揣帝之意惟己是信必不加質問故也後之姦
臣欲顓國擅政不欲人主它有親任者大率以術去
之如异者蓋其一也
東魏侯景與高澄有隙（澄高歡之子歡專魏政）內不自安據河南
叛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羣臣廷議皆謂非宜是歲正
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
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景使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
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
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
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寓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
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
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
納景東魏高澄數遣書求復通好許正陽侯淵明還
（[illegible]）淵明亦遣人奏啓上得啓流涕與朝官議之
朱异又言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
事須和必是設閒故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
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固執宜和上
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以金三百兩餉异异受金不爲
通啓景於是始爲反計鄱陽王範密以啓聞上以邊事
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自是範啓异
不復爲通景反於壽陽以誅异及少府朱驎太子右衛

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亂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及景濟江圍臺城朝野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卒上痛惜之特贈尚書右僕射（時太清三年正月也三月城陷五月武帝殂簡文立爲景所弑）

臣按朱异以善伺上意爲阿諛取寵倖至謀國大事不論是非可否亦惟上意是狥侯景之降納之非策也异專帝意在於得中原之土故勸而成之正月乙卯之夢帝嘗以語异异既爲諂語以媚帝矣及景侯之來果云來降之謀訣於乙卯盡景教之使言以符合上意也帝不察而神之豈天奪其鑒使懵焉若是邪夫景之叛雖由其與高澄有隙也既納景之降則不當通澄之好雖三尺之童猶能知之而异復揣帝意在於徙正陽之還故又勸而成之適澄之和是趣景之反也异本儒生貴盛然無識者其爲此也特欲保富貴耳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田園第館姬妾玩好甲於一時惴惴焉唯恐其失故一切惟主意是奉而不暇爲國忠謀梁武昵其佞樂其諛侯景之禍朝野皆歸罪异而帝獨不知之方其哀憐於既死之餘而寵贈以非常之典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殆謂此邪夫人君欲觀其臣之邪正大畧有二端爲謀議徇國不狥己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處身循義不徇利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异爲大臣而導諛黷貨兼有二罪梁武一弗之察其致禍亂也宜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第十八

大學衍義卷第十九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煬帝以啓民可汗將來朝〔啓民可汗突厥之君〕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拍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且言諸國並因商人密送誠款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渾厥可滅〔渾吐谷渾厥突厥〕戎夏可壹帝大悅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音并〕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御史大夫裴蘊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蘊有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煬帝即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悅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大雅篇名刺幽王思武王〕將置之罪會議新令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熲者文帝[illegible]〕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材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天下冤之

帝稱裴矩之能謂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皆取則焉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爲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多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後又問伐遼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

抑賊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多姦（老革謂世基）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人誣奏威罪公案驗獄成除名為民

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州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以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虞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煬帝既幸江都以其子越王侗為東都留守（東都洛陽也）李密帥衆逼東都（李密字玄邃）隋兵拒之敗走密移檄數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群臣表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德彝所為也

臣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蘊矩世基諸臣則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眩惑其君者初亡它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於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致之使入朝覲而萬歡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為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趨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諫有欲刑之意則組織其罪曰原其情意實為悖逆帝果從之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以其能先知所惡也知帝之倦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己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許多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惑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

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為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所何寵祿之可保耶即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首佞之魁也故程頤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己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己者祇以禍己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拂意而當從姦言邪說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illegible]）大臣切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illegible]）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illegible]）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闥俄拜侍中進中書令（[illegible]）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位以久己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illegible]）長孫無忌上官儀（[illegible]）朝廷重足事之威儀熾灼當時莫與比

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顧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宗沈之命以為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為周太宗子孫屠戮殆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為悅而敬宗逢迎之也田舍之語鄙陋甚矣而高宗乃以是定議者由其合意故也意有所偏則姦邪得乘之而入可不戒哉

高宗之為太子李義府為太子舍人（[illegible]）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又詔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

臣按姦邪小人其品非一有言行俱邪者有以正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若其惡易見以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難知義府以（[illegible]）詔事太子而獻箴（[illegible]）言乃近於正此姦邪之尤者若徒以言取之豈不誤哉故聽言觀行者聖人垂世之大法也

（[illegible]）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illegible]）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illegible]）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為福也義府即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斛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illegible]）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擅取威柄天

子歙往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著陟略反謂其蓄惡於心也）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名也）後又主選事無品鑒才（[illegible]）之欲惟賄是利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賣唐家之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見夫柔媚之人天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爲善而佞則忍於爲惡惟人主以孔門之法爲取人之方庶乎免於佞柔之惑矣

元宗時李林甫爲吏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瑁）盛王（琦皆妃所生）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會韓休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爲助即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臣按女子小人其類同者也故外廷姦臣多倚宮掖以自固而宮掖亦或結交於外廷以自助此林甫所以願自効於惠妃而惠妃之所以薦林甫也

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元宗子三人）皆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九齡時爲中書令）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

臣按天子以四海爲家凡中外事莫非家事者而大臣天子之家老凡中外事亦無不當與者焉自李勣以此言替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効之又以此言替明皇廢三子而自結於惠妃（事見後[illegible]）[illegible]姦臣用心欲逢其君之惡而杜絕諫者之言故進斯語自是事關宮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主必怫然曰此吾家事爾外朝臣何與焉於是宮官妾始得以擅其斷制之權而外廷無敢爭者其開端自勣與林甫始蓋萬世之罪人歟

開元中元宗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耀卿[illegible]）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帝後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

臣按天子之行千乘萬騎其所經歷豈無所[illegible]耀卿等請俟農[illegible]是也而林甫覘知帝意亟欲還都對同列而言爲其所折於是陽蹇在後而獨進迎合之說其所以爲是者欲謟元宗而排耀卿爾元宗果爲之大悅耀卿亦以是罷去姦人情態著在史册至今猶在人耳目吁可鄙哉

妬張九齡由文學進（九齡[illegible]）守正持重而林甫爲人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妬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

上最可遽議　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
齡極論而林甫抑默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
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
何不可者帝閒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
耀卿俱罷政事

臣按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洪背
之黯斥其懷詐面謾林甫之背九齡亦猶洪之背
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洪與林甫皆得志而
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亦猶前所謂天
子家事外人何與凡皆導人主以自專而勿卹人
言也夫用人得失治亂所關不幸而失大臣所當
正救而謂惟其所用即無不可況前古帝王何不
每事自用而乃置諫爭輔弼之臣以自繩約邪自
昔小人順承其主則曰天子所爲何所不可激怒
其主則曰貴爲天子不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佞臣
之戈矛而迷主之酖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
罷九齡罷而治亂分其效蓋可覩矣

後九齡罷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
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
不敢棲今刑部斷死刑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戶幾
至刑措群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

臣按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
皇一日殺三子此何景也而群臣乃以幾致刑措
賀在昔成康之世曷嘗有此邪是直以帝爲盲聾
罔之以非其道也明皇誠反而思之吾有子不能
自保使臣下得譖而殺之彼烏鵲乃安其巢是以
天子之子欲爲烏鵲不可得也則必赫然震怒罪
群臣之欺罔者矣然林甫之輩敢於爲此者度帝
之聰明已衰方愛悅佞諛必不能察其欺罔故也
明皇果喜而賞之林甫於是時必自喜其謀之中
而竊笑帝之易欺安祿家敢愈無所忌矣臣前論
石顯之料元帝無一不中林甫之於明皇亦然故
爲人君者必有以保養其聰明使佞邪小人不敢
有所侮而動不然未有不爲其所玩者

初帝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
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
陽善韋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東宮
東宮又因柳勣上杜良娣父有鄰變事以及太
不果未幾使濟陽別駕魏林誣河西節度使王忠
嗣欲擁兵佐太子林甫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
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
孝聞內外無甚間故飛語不得入
時楊國忠爲監察御史林甫與善擢擢欲危太子以
國忠怙寵擅權爲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

鍛連公誣茂致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
意陷之皆中所欲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賴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後傾忠王凡皆爲壽王地也幸明皇之意堅定不移然猶三興大獄必欲動搖而後已蓋肅宗之立出於上意已不得撓以爲功壽王立則己與惠妃中外相倚官爵可以長保林甫之賊心如此幸肅宗無過可指而東宮之位不搖異時中興帝室卒有賴焉殆天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弗售乎此也不爾殆哉

林甫善刺上意（刺猜察也）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饍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臣按林甫善刺上意即石顯之能探人主微指也善養君欲即趙高之勸二世肆意淫樂也餉遺左右即寒浞之行媚于內王莽之事旁側畏御也昔者姦臣各工其一而林甫獨兼焉是合石顯趙高寒浞王莽爲一人也唐室由是幾顛于亡推原其始由明皇之心先蕩故林甫得以入之也人主誠能虛懷無我虛靜少欲嚴內外之防杜私謁之求雖有姦臣豈能售其姦哉禮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惟一正可以御衆邪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詔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

臣按明君在上必廣至正之路以招賢能闢四達之途以采忠讜則上無壅蔽之患而下無遺逸之嘆此國家之利而非姦邪之便也蓋賢能進則己無所容言路開則姦無所隱故林甫於此曲爲之沮抑旣以尚書長官試問之又以中丞監總之雖有忠賢何由獲進宜其無一中程者而林甫方以野無遺才賀其敢於欺罔豈不甚哉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以妖言抵死

臣按姦臣之誤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彈擊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爲御史者必皆其黨與也故趙奉璋欲言其罪則林甫諷御史劾而殺之姦臣之權至於能箝言者則無所不可若矣故明君在上既擇天下英賢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爲耳目之官二者參舉其職而無所

黨朋比之私則綱紀張治道立矣

林甫爲相凡才望由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按轡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語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望上欲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選也絢懼以賓詹爲請又嘗問嚴挺之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之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咤久之以爲詹事

臣按書稱四凶之罪曰象恭滔天而已曰巧言令色孔壬而已堯能知之而舜能去之所以爲聖也林甫於數者之惡蓋兼之而明皇不能察者欲汩之也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言之甘故人蒙其害而不知也所以爲盜也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劍所以爲國之大賊乎傳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使明皇能知苦言之爲藥甘言之爲疾九齡不去林甫不相則雖有祿山能爲亂乎故内有衣冠之盜然後外有干戈之盜然則衣冠之盜將何以察之曰眡其言之甘苦而已矣蓋未有正人而甘其言亦未有邪人而能苦其言者也林甫既以此誤其君又以此誤其同列盧絢之賓詹嚴挺之之散秩皆以甘言誤之而實加擯斥焉亦猶以甘言誤明皇陷之於禍變之辱也吁可畏哉

林甫居相位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邽令因以語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臣按姦臣顓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惸然孤立於上而盲然無所聞然後得以恣其所欲爲大而冀國之不亂殆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趙高肆王章戮而王鳳恣杜璡斥而林甫橫爲人主者可不監哉

[illegible]亂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杜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著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illegible]若薛訥郭元振張說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其權即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

彼生而雄豪為上長行陳天然性也若陛下感而用之必先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喪邦若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不文乎同月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蓋自祿山反唐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為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藩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嚮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所膽盡矣至于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于一自天寶末迄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門以久己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自昔姦臣之禍天下未有若是其酷者也

上驕奢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

臣按此唐舊史論林甫之語也林甫心迹盡於此矣

楊國忠者太真妃之從祖兄也其妹號國夫人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為能

臣按女子小人表裏交煽首危國亡家之本前蓋屢言之矣若國忠者身既用事於外其妹又用事于中宜其能深探動息阿意迎合帝以為能也

國忠為宰相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知帝雖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挾成其手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之操術略同大抵徇帝之欲而已知帝有意於邊事也則身調兵食任惡吏以掌文簿苟取集事亡不追卹也雖然使明皇無縱欲之念雖姦臣其能窺所欲而徇之乎故曰人君之心正則朝廷百官無敢不正者

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

劍南節度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

臣按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明皇末年委政國忠雲南喪師至二十萬而國忠反以捷聞明皇至是猥然尸位猶土木偶人矣姦臣敢於蒙蔽如此爲人主者其可不以天下爲視聽哉

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蓋人主畏天災必求己過必更弊政必去小人此忠臣之所欲而姦臣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同如此近世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吁莫大於天莫尊於天而猶不足畏則尊居人上復何所憚邪嗚呼欺君其罪不在國忠下可勝誅哉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發所部兵十五萬衆以討國忠爲名上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

臣按祿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發之也國忠身爲大臣而激賊使反者果何爲哉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祿故也蓋姦臣之心苟可以爲己之利者雖危國家覆宗社而不顧吁可畏哉方是時祿山長驅向闕聲震河洛而國忠猶進諂言以惑上聽其志亦以取悅爾而馬嵬之變身首殊分家族殄滅寵祿果可保邪抑亦爲姦臣之戒而已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姦臣

大學衍義卷第十九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元載在肅宗朝因李輔國薦擢平章事（李輔國宦官之用事者事見後）後肅宗潛誅輔國載頗預其謀代宗即位載權益盛又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臣按元載之承意探微即李林甫之善刺帝意也先結輔國後結董秀即李林甫之賂上左右也姦慝相師不謀而合蓋如此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來諸司奏事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門司式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群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司馬

臣按元載之杜塞人言亦林甫故智也顏真卿之論可謂盡其情狀矣後之顓政諱言者往往爲蒙蔽計言官論事必令以稾草先白有去焉有取焉是又祖元載之故智也惟其姦慝之相師是以危亂之相尋嗚呼悲夫

元載專權既久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會有告載陰圖爲不軌者上命收載賜自盡有司籍其家胡椒八百石它物稱是

臣按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諸葛亮盡忠於蜀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爲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人主以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臣之分矣

順宗爲太子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帝即位有疾常深居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以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

依伾伾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
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
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
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
葛僴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
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臣按伾文居中用事內則有宦官李忠言為之表裏外則有士大夫之好進者為之謀議此其所以能專制朝權也然推其本則由順宗深居簾帷不與羣臣接故此輩得以售其姦故為人君者必辨明出地上之象赫然臨下則魑魅罔兩影滅迹絕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慎孫也貌陋色如藍有口辯德宗悅之擢為御史大夫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家無類矣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陋無文學楊炎與同在相位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譖炎罷政事

臣按姦邪之臣將盜有國柄必先引同已者為之黨而去異已者使不得沮吾事則威權悉出吾手矣盧杞之引延齡罷楊炎蓋以此也

初楊炎為相惡京兆尹嚴郢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郢為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為官廨郢按之以為有羨利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為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以乞取論當奪官杞怒貶晉衡州司馬更召它吏議法以為監主自盜罪當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杞因譖炎曰茲地有王氣玄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廟炎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縊殺之惠伯貶多田尉亦殺之

臣按姦臣將盜國柄必以殺僇立威杞惡楊炎既譖殺之趙惠伯何罪亦殺之蓋不如是無以張已之權而使士大夫攝服之也是時德宗在位未久而杞已得以私意殺大臣異時失國奔播之禍於此可占矣

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按姦臣欲盜國柄必覘人君意嚮而迎合之杞知德宗性多忌克故惑之以疑似而導之以嚴刻德宗喜其能合已意於是信之篤任之專而群臣莫能間矣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朱泚鎮之杞忌張鎰

[illegible]爲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揔朝政乃
泚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
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
親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
文武望重中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
因再拜受命鎰至鳳翔未幾爲泚將李楚琳所殺

臣按姦臣顛國必先以術去同列之異意者故杞
先逐楊炎繼黜張鎰炎不足道也鎰累忠王室魁
然有宰相器杞以其爲帝所親愛思所以間之會
隴右用兵即自請行德宗不可然後屬鎰夫所以
先自請行者欲以嘗帝意也儻德宗即從其請則
其術窮矣然杞揣帝以其親寢不足以威服諸將
必不使之往也當是時雖鎰與巳並相既不遣杞
則遣鎰無疑矣此杞之狡謀德宗墮其中而不
知者也吁姦邪情狀每每如此人主其深察之

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間爲吏部侍
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與宰相論事播意有
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
足下端愨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柰何發口欲言邪播
自是不敢復言

臣按姦臣顛國必求士大夫柔懦緘默易制者爲
已之貳然後權一出於已而莫與爭雖光之用楊
收李林甫之用陳希烈是也彼其人品素卑何敢
以廊廟自期一旦爲權臣引拔至此方銜恩思報
之不暇其敢有所同異乎杞之用關播意蓋在此
近世蔡京秦檜韓侂冑之徒亦倣此術故能久顓
國柄人主不可以不察

李希烈反上問計於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
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
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
人也上以爲然命眞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
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眞卿至許州爲希烈所留
眞卿叱責之竟爲所殺

禮部尚書李揆有才望杞惡之以爲入蕃會盟使揆言
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爲之惻然杞
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
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卒於路

臣按眞卿忠鯁老臣著節累朝揆之名望亦爲當
時所重杞皆以術排之遣眞卿使希烈卒爲所殺
遣揆使吐蕃亦死于行蓋皆用陽與之陰擠之之謀而
德宗不能察也然惟德宗自無愛惜忠賢之心是
以盧杞得行其排陷忠良之計豈獨杞之罪哉

涇師亂（涇原兵亂杞與白志貞趙贊皆從）朱泚帝出奉天（奉天杞從）李懷

光白可此遂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翃趙贊翃爲京兆尹贊判度支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斂重而京兆刻深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請帝曰懷光勳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收整殘餘爲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爲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讙沸皆指目杞帝始悟貶爲新州司馬

臣按蘇軾嘗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恐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幸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臣謂懷光千里勤王克勘大難乃不得一見天子蓋事理之必不可者而德宗惑於杞言不使入朝益以乘勝滅賊之說中帝之欲故也於是懷光變忠心爲逆與泚交通乘輿復有蜀道之幸矣姦邪誤國一至於此由德宗不明之罪也

正元中帝從容與李泌時泌爲相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按盧杞之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於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鎰顏眞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而德宗獨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爲姦邪而人主覺之則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墮其術中而不知則其誤家敗國必有甚工且密者然求其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而已夫言無不從者姦臣鉤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餌之甘無忘其鉤之害則亦必亡而已矣

穆宗時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守澄宦官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宜在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寤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兵部侍郎敬宗立逢吉又誣紳將不利於上貶端州司馬

臣按逢吉之薦李紳亦猶賈充之薦任愷也蓋學士在唐最爲親近有內相之名中丞雖風憲之長

而非密近之地夫內廷而任外司則其遂之也易矣又紳與韓愈皆有門直名以一事中二人逢吉之術蓋甚巧也而穆宗之昏庸乃能察之廷問本末而二人復留問之爲益蓋如此近世言事官之忤宰相者多以美職遷之若中丞之於六曹尚書諫議侍御之於侍郎司諫正言之於起居郎舍人殿中監察之於列寺卿少其位則遷而其權則服名曰優之而實抑之一去言職或黜或逐無不可者故爲言職者往往自結於宰相以取要官人主不可不察也

李訓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鄭注佐昭義府訓往見相得甚歡注介之謁王守澄守澄中人用事數用守澄善遇之并薦訓注于帝訓持詭辯激切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嚮凡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寖與比進翰林學士居中侍重實行宰相事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己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可無不如所欲被注相朋比務報恩復雖不踰月同平章事每進見從容相避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惴懼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寵貴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鄭注以方技遊江湖間多藝詭譎陰狡憸深人爲陰李愬療之王守澄守澄薦注召入對浴堂門賜賚亡涯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遷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天資貪沓既藉權寵專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險人躁夫有所干請日走其門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俄擢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姦謀約中官可謂功在晷刻帝感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抗侃朝法擿策其必亂未幾訓等矯稱甘露降金吾左仗樹命中尉仇士良往視因欲誅之事敗皆族誅 史臣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激幸天功寧不殆哉文宗與宰相鄭覃稱訓寬五常性服人倫之徽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李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廈之顛天下爲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閹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漢高帝稱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訓注以陰狡之資濟之以瀾翻之辯文宗不察目爲奇材倚之以就大事其與高帝之任周勃異矣宜其敗也是以沾沾自喜之徒喋喋多言之輩明主深諱

武宗立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暇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

前代興亡心知處權則吾事蹶斥矣其黨羣譟而去
范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
動而不靜爲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然皆獨斧
弊之娛耳目足以蕩君心哉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
開邊境隨其君之所好皆以竊權寵也
臣按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則
未然也夫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
皆得所况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乎人主德不修
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草木亦皆失所况左右之
臣其有得其所乎故秦室危而斯高僇漢室壞而
張趙誅（張讓趙忠）士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爲策而
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良既
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禍卒貽於子孫曷若
爲存公室不負權而盜寵爲能保其身哉然士良
之言自古姦臣之所未道爲人主者宜寫此一段
置之坐側以近儒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不能蠱惑
佞不能蔽矣否則未有不爲士良輩所愚者
崔胤喜陰計附離權強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
畏昭宗用爲平章事素厚朱全忠（全忠即朱温本黃巢將後降以爲宣武節度使）
使委心結之陰爲全忠地俾擁兵四討數爲全忠畫覇
計先是全忠雖據河南制禦諸侯相持未敢移國及胤
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天下胤亦身
磔家滅時有崔昭緯者亦相昭宗密結中人外連彊藩
挾制天子以固其權後誅死又有柳璨者爲相挾全忠
爲重會彗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
殺以塞天變璨乃手疏所恨媢者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
作詐死天下以爲冤後全忠急於九錫疑璨沮已殺之
唐史姦臣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
故三宰嘯凶牝奪晨（三宰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林甫將
蓋黃屋奔鬼錄殿許與元慶（元慶盧杞也）崔柳倒持李宗覆
翻翔也嗚呼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臣按姦賊之臣大抵有所挾然後得肆其惡若許
敬宗李義府則挾武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
移國權嗣柳璨則挾賊臣以脅其君而朱温因之
以篡位嗚呼可畏也哉近世有挾邪自售者而主和
戎之議者則挾虜書明言毋得擅易宰相此又挾
賊虜以要其
君也倘時清明能專政而不能竊國然其情狀實
聖朝之姦賊故併著焉
以上論險邪罔上之情一（姦臣上）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

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辜亦罪也）讒口囂囂（囂囂衆多貌）下民之孼匪降自天（孼災也言災害非天降也）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噂聚也沓重複也言多也職主也競力也）

臣按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湧山頹之變詩人推原其故以讒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勞而無罪無辜橫遭讒口是非顛倒邪正混淆此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害之降人自爲之豈天也哉讒邪小人面則多言以相悅背則相憎以相毀賊此紛競者豈非人乎其人爲誰曰前章所謂皇父也家伯也仲允也番也棸也蹶也楀也此七子者皆王朝之卿大夫士而競爲讒口而又有豔妻處中以爲之主女子小人表裏交煽此讒口之所以得行君子之所以受屈也噂沓背憎四字耳而於讒人之情態纖悉畢盡人主其可以不三復哉

小弁大夫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大子幽王之大子宜咎也）其七章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酬謂醻也言受而即行之也）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舒緩也究察也）

臣按傳稱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故太子之傅爲此詩以刺王也父子天性之恩太子天下之本幽王一聽褒姒之讒如受獻酬之爵得則飲之曾不少拒夫讒者之言驟而聽之則不能無惑徐而察之則可得其情幽王惟無愛子之心故一聞讒言不復舒緩以究其實而遽加放逐焉此太子所以不能自明也雖然褒姒亦豈能自爲讒哉國語謂褒姒有寵於是乎與虢石父比而逐宜咎虢石父者讒諂面從之人也幽王立之以爲卿士聘后棄而內妾立庶孽寵而嫡長危皆石父實爲之也卒使申侯銜怨以召戎幽王死褒姒虜宜咎雖立而周東遷矣讒人之害至於如此可不監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其二章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始不信之端涵容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速沮止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猶喜也已亦止也）

臣按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矣僭始之僭義與譖同譖者讒之初讒者譖之極方譖之始涵容之而不辨則亂生及讒之進又信之而不辨則亂成必也聞讒而怒聞善而喜好惡明白斷決不疑則亂爲之止矣故人君杜絕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又按此詩凡六章皆斥

讒人之害而三章有曰盜言孔甘（孔甚也）亂用是餤（餤進也）五章有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蓋讒夫小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惟其言之甘故聽者嗜之而不厭此亂之所由以進也惟巧之言悅可人意如笙簧然使其知媿而不為矣惟其顏之厚是以為之而不恥也人君之於聽言知其為盜則謹防之知其為巧則深遠之夫然後讒夫不得而售君子得以自立此詩人垂戒之指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蘇皆畿內國名）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其卒章曰為鬼為蜮（蜮短狐也所謂含沙射影者）則不可得有靦面目（靦面目之貌）視人罔極

臣按此深嫉讒者之辭也鬼蜮害人而不可見讒者藏形匿迹使人受禍而不知猶鬼蜮也然我雖不汝見汝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窮極獨能安之而不媿乎夫小人之為讒豈復有媿於面目而詩人猶以此望之厚之至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寺人內臣巷伯寺人之長）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侈皆張大之貌南箕箕星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好好喜也）勞人草草（草草憂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矜憫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此二句衍文）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投棄也畀與也）豺虎不受投畀有北（北方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寺人字孟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臣按幽王之時讒說盛行自太子之親大臣之重下至於閹寺之微無不被讒者故小弁以下諸詩皆為此作夫為譖者巷伯也而寺人乃以刺王蓋君德不明而後讒者得售受此責者非王而誰首章以貝錦為比蓋讒者織組人罪如錦工之為錦也錦成而文采可玩猶讒成而文理可聽也彼譖人者無乃太甚乎二章以南箕為比箕星在南其形如箕踵狹舌廣喻讒者之張其口如南箕之廣其舌彼誰與其謀而為是乎三章四章則皆形容讒者情態緝緝捷捷者口舌急疾之聲翩翩幡幡者往來經營之狀詩人雖疾之而猶戒之曰汝不謹其言人亦將不汝信矣汝譖人而人受之人亦將譖汝而還自及矣五章則以驕人譖行而自喜勞人遇譖而深憂叫天而愬曰其察彼驕人乎其憫此勞人乎情之哀辭之切至今誦之猶使人涕泗也六章欲取譖人者而棄之豺虎焉豺虎不食則又欲致之北方極寒之地若北方不受則又欲委之

於天而制其罪焉蓋讒人爲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屛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人之情亦若是也末章又言楊園下地而其道可至于高丘以喻寺人卑者而譖言先及焉且將馴至于高位也小弁以下諸詩皆爲讒而作而疾惡之甚莫如此篇故悉載其全以爲來者之鑒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豈弟樂易也）營營青蠅止于棘（棘所以爲藩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極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榛所以爲藩也）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構合也猶交亂也）

臣按青蠅之爲物出於汙穢之中而貪嗜飮食常讙飮杯案間以敗人之酒醪羹胾世之小人行汙而逐利以傷人害物者實似之營營者既倖其欲又象其聲也蠅之飛或往或來若有所營而營又營營不已以喻讒邪之人朝夕經營欲陷害人而言出於口亦營營然不息也詩人妙體物情故形容如此止于藩止于棘止于榛者欲其稍泊於外毋入人堂室以汙物亦猶讒邪之人宜屛之外毋在朝廷以傷善良也自昔不惟狂暴之君信讒害政雖慈祥樂易之君一惟讒言是信亦能移心志如成王疑周公是也成王豈非樂易之資哉始爲管蔡流言所入幾至猜阻賴天動威而後悔故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也讒人之情志在傷善無有窮也故家有讒則家亂國有讒則國亂管蔡流言而四國不靖乃其驗也故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末章又指實事而言二人者當時被讒之人也讒人之爲讒皆架虛造端如匠者湊合材木以成室二人本無罪而讒者巧成其罪故曰讒言罔極構我二人痛其爲害之無已也巷伯青蠅二詩摹寫讒人之情狀纖悉備盡爲人君者其三復之

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梁姓也五名也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晉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蒲今蒲邑二屈北屈名）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俱謂同詞）狄之廣莫於晉爲都（廣莫狄地不毛也二五言狄地廣漠晉若開之可以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之子在絳（絳晉國都）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言二人共一耦如犁之有耦）（左傳）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驪姬問曰吾欲爲

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殺三公子也始先也)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小心精潔精潔易辱甚精必愚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仁而彊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彊謂申生恐以故殺君)(之故君以彊加我以亂也)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於民而不惠於父乎驪姬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乃釋君公曰不可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翟之苛我邊鄙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說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皋落氏也)申生敗翟而反讒言益起驪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吾讀如魚魚者自得之意)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苑音鬱木茂也)已獨集於枯(枯比申生里克不能擇所依不如鳥烏之吾吾自得也)

苑矣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此謂驪姬子奚齊)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此謂申生母齊姜死)里克曰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君命以殺太子吾不忍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親太子也)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附太子不附奚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以中大夫里克也)(之其)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田獵也)驪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寘毒酒肉六日待公之至)公祭之地地墳(墳起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辯自明也)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若辭則姬必有罪)曰子其行矣(行出奔也)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臣按驪姬之譖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閒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譖愬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之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故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諂之且為之辭發諸歌詠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

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點汙故曰易辱以節自礪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其精潔也故一辱以弑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臣前論石顯之傾蕭望之其情亦然夫必頑鈍無恥況勢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淮陰少年嘗辱韓信矣信卒甘俛出跨下之恥不死也諸葛亮嘗辱司馬懿矣懿卒得畏蜀如虎之誚不戰也若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之忍可以術激之而使死故優施欲先陷焉然恐獻公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為設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甘猛人也能滅霍魏虢虞諸國以大其封雖齊威公主夏盟未嘗一為之屈而肯為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猶慮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使優施往飲里克而諷其為附麗之計烏烏之歌亦猶二五晉都之歌也詩歌於人最為易動故二五姦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讒故歸胙之詐最為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三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二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號石父猶能合謀以遂宜咎況驪姬有二五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結者危国亡家之本也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二跡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其氏伊戾名太子佐平公子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享楚客也公使往使太子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女音汝對曰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臣請往也至則欿用牲加書徵欿坎也詐作盟處加書為太子反徵驗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平公夫人左師向戌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臣按甚矣宋平公之闇也初伊戾之請從太子以享客也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陷太子乃信之而不疑夫坎牲加書誰不能為乎公闇之逆折其姦而戮之上也徐究其妄而罪之次也乃遽用其言以因太子使不得自直而死太子君之貳也而輕之若是可乎後雖能烹讒者亦無益矣詩所謂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殆是之類歟

宋寺人柳有寵柳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佐平公太子華合比曰我殺之合比欲為太子殺柳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偽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臣按坎牲埋書伊戾以之誣太子瘞矣寺人柳又用之以誣華合比焉使三尺童子嘗誤聽於前猶必省悟於後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區區小數隨用輒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我朝仁宗時元昊梗邊邊臣有欲間其驍將者乃陳牲酹於野若聞其將之死而祭之者祝辭具述交通之由而悼其不遂元昊邏者至則奪而去之是亦坎牲加書之類其術至淺也元昊黠虜且墮吾邊臣之計疑其將而殺之況平公乎臣固併著之以明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略同人主皆不可以弗察也

楚子之在蔡也楚子平王也為太子時在蔡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員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娶妻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逆迎也無極勸平王自娶秦女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城父楚邑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明年無極又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問伍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謂娶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太子建奔宋

臣按費無極以無寵之故而譖太子其始則勸平

王為納室焉既娶秦女矣又勸王自納焉父子之嫌隙既開又勸王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焉此即驪姬二五出申生居曲沃之故智也父子之勢隔而情不通且其居近北方可以交通齊晉於是以叛譖之而併及伍奢焉其搖之有漸其發之有機平王之心往往以為忠於已而不知奪子之室曾鳥獸之不如无罪殺子又虎狼之弗若皆無極實陷之也伍奢既死子胥奔吳卒啓異時入郢之禍昭王出走楚国幾亡又无極實基之也嗚呼讒人之志一至此哉

楚郤宛直而和国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二人相比而惡郤宛也）令尹子常賄而信讒无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字）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无以酬之若何无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其可以進子常也）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享日帷諸門左（帷幕）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陳甲兵中）子惡將為子不利（設言害令尹也）甲在門矣子必无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自殺尽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楚郤宛之難国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者祭畢歸胙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沈尹戌楚大夫）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未止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子建殺連尹奢（連尹伍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屏蔽也）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楚成王莊王）無不及者所以不獲諸侯迩無極也（迩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光新立）疆埸日駭楚国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尾之罪（尾子常名）敢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尽滅其族以說于国謗言乃止

臣按費無極之陷郤宛也豈不冤哉郤宛未嘗欲飲子常子常未嘗欲就郤氏以飲也無極造端然構禍既勸以甲兵獻子常又從而讒之帷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二族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酷哉善乎沈尹戌之言也曰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夫人君之耳目本自聰明讒人翳之於是耳不得聞天下之利害目不得覩天下之是非塊然孤立若聾瞽然斯語也豈獨為無極設哉古今讒人之害此一語足以蔽之矣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

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闔閭死子夫差立習戰射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爲人能辛苦嚭音[illegible]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吳王夫差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有越腹心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吳王又將伐齊越王勾踐乃率衆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嚭既數受越賂日夜爲言於吳王信嚭之計伍子胥諫願釋齊而先越吳王不聽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告其舍人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乃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於鴟夷革囊也浮之江吳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臣按子胥先主之謀臣與國同體故其諫夫差也欲専意於越而後齊藥石之忠蓍龜之智未有加焉者也宰嚭身爲大臣受越重賂而反讒之子胥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嚭讒胥之辭一曰怨望二曰怨望夫爲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罪也故嚭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忠直者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於其君果可誅乎曰怨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誹何邪蓋勞而不怨其常也至於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察則或嗥天以自愬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怨生而存國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孫所以爲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縱使有之亦以爲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嚭之讒而遽誅之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深察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嬖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以讒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臣按大臣重任也卜夢賤工也以大臣之重而爲賤工者私求弗獲假卜夢以傾之足以知衛侯之不明也其後漢孝武時丘子明之屬以卜筮射蠱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門者不可勝數近世亦有郭天信之流受賂薦人至于卿相蓋其託卜筮也若出於無心而不知其實有心也嗚乎戒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illegible]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令秉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公曰諾（然臧倉之說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與（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臣按小人之譏毀君子以先探人主之意而爲說以賍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覘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薄父於禮義爲有愆也平公果惑其言不復往見孟子以臧倉之毀爲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主意類如此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父母有所厚薄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有無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焉正所謂禮也所謂義也烏得謂之踰哉樂正子之辨甚明而終不能回平公之惑者以臧倉之言先入故也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也哉

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悅公孫閈（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君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則無所用也不堪用也）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謂師不直而則漢法有逗撓之誅）鄒忌以爲然乃說王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閈乃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吉否（大事謂反叛也）卜者出因令人捕卜者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臣按公孫閈此謀可謂深矣豈有謀叛其君而卜於市者哉威王明王也儻田忌出而與辨其事必直而鄒忌殆矣何走之遽邪夫讒巧多端惟以理察之則其誣可以坐照不然未有不墮其欺者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閒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與顔聚代將殺牧廢尚後五月王翦擊破趙虜王遷

臣按郭開受秦金而讒李牧卒以亡趙蓋内有讒邪嗜利之臣然後敵間得行兵法之所謂内間者人主不察鮮不墮其機者

屈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嫺習也嫺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

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上官大夫之讒遽怒而疏之何耶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下爭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假手於平而竣其成以爲己出上官大夫窺見此指故讒之於王謂平以此矜衆而伐功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姦人之欲激怒其君者必覘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由上官大夫以王之所忌而激怒之也夫惟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媢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其庶免於讒賊之害乎

漢武帝時顏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御史大夫張湯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非謂非毁也）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比例也）（言自脣謂微動也）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臣按胡寅曰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言觀其言明試以考其功焉幾乎盡之而太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今乃探其心腹之隱

皆

而罪之夫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悖父指忠臣曰爾欲背君指廉士曰爾欲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爲盜賊爾雖未言未爲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耶夫管蔡將叛周公不知而張湯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乎亦異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於宰予曰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然不立逆探臆度之法後之人臣不幸有遭腹誹之譏者明主其尚察之

漢武帝天漢末（年號也）年趙人江充爲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爲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衛后所生）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每行幸以後事付太子有所平決還白其最（最凡要也）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反音幡）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群臣寬厚者皆附太子而

深刻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
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
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
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失輒增
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
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
之微問知其情乃誅融是時方士及神巫多聚京師率
皆左道惑衆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
人祭祀之因妬忌更相告訐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
死者數百人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
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
子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
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使入宮
掘地求蠱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不道
當奏聞少傅石德懼并誅因謂太子曰巫與使者掘地
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
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與家
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
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
得無罪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之甚急太子計不知所
出遂從德計收捕充等斬之使舍人持節入宮白
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
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
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
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
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引兵至長樂西闕下逢
丞相軍合戰太子兵敗出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家
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并遇
害後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
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上大
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
不然此高廟神靈使教我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
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
於湖天下聞而冤之

臣按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
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
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寵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
后太子寵浸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
毀之其卒也江充與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
之為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
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於太子眷意先有所
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蘇文之譖也
帝嘗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譴無則蘇文誅二者必
居一於此顧乃寘焉不問遂增太子宮人以媿之

是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矣自今小人爲讒若
誰復忌憚其失一也太子無它職問安視膳而已
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
子希得進見方常融之譖猶能微察其情僞之誅
融蓋父子之情未盡間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而
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
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
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
使乘馬當馳道而劾奏焉是其仇憾有素帝治巫蠱
之獄不屬之它人而屬之充以傾險之人挾仇憾
之意則其致禍於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察是假
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
事爾而本源實出於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孽
盛而嬖孽蕃愛憎之意既形儲副之位安得而定
惟其多惑也故溺於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意慮久
已昏亂及年老氣衰百邪乘之於是妖言熾於外
妖夢感於內巫蠱之事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
正心之言銘諸盤杅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
讒賊小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以爲來
者有所儆云
漢哀帝時中山王箕子中山國名箕子名有眚病眚病也祖母
太后馮太后中山王祖母即漢制諸王母稱太后自養視數爲禱祠

人言費劇也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謁者官名由素有狂易病
所謂癲風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尚書
官名責其問狀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
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
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治之受傅太后指誣
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
等死者十八人參馮太后弟中山王舅張由以先告封侯　史臣
班固曰詩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宜鄉侯參鞫躬履方
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
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
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臣按張由祝詛之譖特欲以自解其將命擅去之
罪耳使哀帝能遵外朝臣之知大體者訊之則其
誣立見矣而傅太后乃以宿忌諭意指以成其獄
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告者乃有
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而母后以私
意殺諸侯王之祖母與外戚之貴者未幾傅氏一
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斯之謂矣班固
之言至今讀之猶使人隕涕也
漢安帝時楊震爲太尉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伯
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屬託
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起家宅

廣觀役費無數震數上疏切諫帝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憤怨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復上書救之帝不省竟誅騰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帝遣使者收震印綬豐等復譖之詔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卒

臣按樊豐之讒楊震曰怨懟亦猶石顯之讒蕭望之曰怨望也怨在心未形於事未露於言顯與豐曷從知之亦何異張湯之譖顏異曰此腹誹也探腹心之隱而加人以暖昧之辠非遇至明之主其誰能辨之然即其果難辨歟曰特患人主無意耳儻有意焉何患其難辨曰爾之言彼曰怨望以何事知之爾之言彼曰怨懟以何事知之爲之有何迹覩之有何人則有無虛實亦可以坐判矣猶聽訟焉彼曲也以何事而見其曲彼直也以何事而見其直未有指心腹未形者而可以蔽其辭也雖然聽訟不若無訟辨讒不若無讒使爲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並觀信任無所偏則魑魅魍遯於震霆雨雪消於見晛雖有善爲讒者且不敢爲矣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漢質帝即位梁太后臨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烟羈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共作飛章誣奏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罪舋當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冀等害毒以進帝崩固請立長君冀不從策免固殺之

臣按李固陪輔初政斥惡黨清濫官正其宜也而讒者乃以違矯舊政爲言夫婦之道有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論之於前矣必曰斥惡黨清濫官爲違矯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及去而舜去之毋亦違堯之政邪自梁冀之黨以是譖固至

本朝司馬光輔

宣仁更王安石等所剏新法而惇卞小人亦以是譖光其後紹述之論興卒爲

宗社之禍吁可戒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讒臣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二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材)

晉武帝時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華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紞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吳之役華實主之而馮紞荀勗則附賈充以沮其議者也平吳之後紞等不知自媿乃反加讒疾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近理人主聽之安得不為之動其實則誣善之巧辭蔽賢之邪說也詩人之所謂貝錦者殆此類邪人主於此尤不可以不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詔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熹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帝命太常議寵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等七人表稱王不宜出外事過博士祭酒曹志志乃奏當如博士議帝覽之大怒免志官旉等皆付廷尉科罪攸憤怨歐血薨初帝愛攸甚篤為荀馮等所搆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殞殁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臣按武帝之於齊王攸蓋嘗受太后遺命俾友愛之以介弟之親太母之命而搖於荀勗馮紞之一言何也蓋其為說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斯言一入武帝友愛之心

於是轉爲猜忌臣下雖百喙其能解乎又其說曰陛下試詔琊王之國以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而詔命既出舉朝果爭是乃益帝之疑而實二人之說也讒邪之徒巧爲鈕鏈以固主意豫設機穽以待人言大抵如此原晉之亡由惠帝以昏庸主器賈后以凶險作配故也而二人實主之親賢莫如齊王攸忠勳莫如張華而二人實傾之故史臣譏其援朱均以貳極瀉褒閻而偶震𢃄之力也蹤攸安賈[illegible]交勉蹐張心沿婁費[illegible]遥踰晉伍[illegible]統之罪焉可謂略盡二人之情實矣故并著云

晉惠帝愍懷太子遹[illegible]非賈后所生[illegible]后母郭氏常勸后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與賈午等謀害之又侍中賈謐驕貴[illegible]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謐譖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也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太子長子病太子爲禱祀求福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宮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不能[illegible]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illegible]太子醉迷不[illegible]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既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尋殺之

臣按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爲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邪抑它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宜[illegible]裴頠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究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爲介書既成則僞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
仁祖之聖其得免乎
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者曰
仁宗選
上爲皇嗣襄嘗沮之也

上頗怒襄大臣歐陽脩爲言
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
先朝有僞爲臣疏請沙汰官官者欲以激怒左右
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僞況傳聞乎
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僞爲諫書以陷
鄒浩世降俗末情僞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易所
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爲之況讒人之工於謗者
乎故因悉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爲讒雖有可
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之不然將有
不獲自明如悉懷者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之
見必遥罵珽聞而怨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常求
穀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性節[illegible]
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illegible]
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入幕身不[illegible]
介冑常爲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illegible]
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
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摧自崩高斛律姓也槲木不扶自舉令
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
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
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
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
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
厥謠言甚可畏也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
不滅周主聞光死爲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之與齊實爲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律
光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謂武帝賢能效職齊
君昏暴謂高緯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於內祖
珽以憸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
裏交煽肆爲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奮實深疾之
於是珽與提婆皆切齒之矣韋孝寬之謠所以傾
光也傾光所以傾齊也敵國相傾末世常態而珽
等又從而傾之是自傾其國也光死而周爲之大
赦蓋曰莫予毒也已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
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可勝歎哉光之死財六年
而周滅齊非周能滅之高緯君臣實自滅也臣前
嘗論讒臣之結敵國之間用智略同不可不察此
一事而二者俱故錄之以爲千載之戒

唐太宗即位以魏徵爲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盡
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
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
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
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謂令彥博責讓徵也徵見帝
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

其由茲路邪之興廢未可知也

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之所使也故設為飛謗以間深之使太宗蓄之胸中不為辨白則疑情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以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徵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益大矣然徵之枉雖直而左右之為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為盡善也即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二其失有一人主可不鑒之哉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臣按太宗之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所薦之人適抵罪誅帝遂以阿黨疑之疑情一生讒者遂乘之而入謂其錄諫稾以示史官有賣直彰君過之意雖帝之明不能不為之惑於是停婚仆碑而眷寵衰矣原讒言之所以得入者由帝心先疑故也使帝聞讒者之言召遂良而質之使誠有邪遂良固不敢隱若其無邪遂良亦豈肯厚誣言者之虛實於是乎不可揜矣帝乃蓄疑於中泯嘿不問視昔者命溫彥博按驗之時何其異也使無它日征遼之悔其尚得為明主乎帝十九年征遼不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其妻子

唐元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未幾璟罷相

臣按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綱紀抑僥倖蓋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俳優輩作魃戲以傾之詼諧笑謔似出無心而元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楊思勗以內侍貴幸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舊勳寵昵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實過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為之帝雖始初清明已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年置教坊倡優雜伎得在左右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覘上之

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
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洪簡將引元稹而譖
其詩於宮中（唐穆宗時洪簡以此[illegible]）是不薦之薦
也若優人之戲戲是不毀之毀也撥弄之深計數
之巧孰此為甚然此不獨近侍為
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大臣入侍禁中每因譴
浪中人無不售者姦讒之技千古一律人主其可
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illegible]）𠩄黎父習卿往年攝政有不臣
之言（[illegible]）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
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譖愬之
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
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
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
意實矯誣傷善受姦莫斯為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蓋其為言大抵非實
若人主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揜者故但
陰肆中傷使人主自加譴怒則為讒者無罪而被
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喑嗚受禍者此其由也（[illegible]）
媢在肅代朝乞無可紀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時
雖因山陵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己出安敢[illegible]
出不臣之言諸子命名與帝王同殆亦偶然非必

有意頡頏堯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
襲名於前代而讒者以此誣之可謂冤矣使無陸
贄之辨庸得免乎然姦孝雖幸獲全而德宗之疑
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為闇主也
我朝
仁皇時朱郊以名儒進用有讒之者曰姓符國號
名應郊天郊不 自安易名曰庠然
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為
聖君與後之欲即讒者其必以
仁皇為法
唐敬宗初（敬宗穆宗子也）裴度自開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
毀之先是民間謡云緋衣小兒坦其腹（緋衣裴字也俗以腹為肚）天
上有口被驅逐（俗以口天為吳字）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
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
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
待度益厚未幾以度為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謡必時人美其平吳元濟之功以俚
語歌之亦猶薛仁貴之定天山而有三箭之謡也
逢吉等乃用以為誣蓋度自憲宗時已與逢吉[illegible]
為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銳意討叛則相度而黜逢
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
之不並立也久矣既歷三朝度之勳德愈茂而尋

邪媢嫉甚於仇讎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語而張其
與者又從而詆之逢吉權輿姦險相濟所謂八關
十六子也而因謠言以傾大臣即祖珽之中斛律
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亡敬宗察之相度
而唐以未亂呼來者其尚監茲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二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三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四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

齊桓公末年管仲病公問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諸大夫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臣按姦邪小人欲求寵於君必先有以順適其心使悅而親之然後可肆其惡易牙殺子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私其子必能忠於我也開方背親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私其親必能忠於我也豎刁自宮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愛其身必能忠於我也而不知人之情能愛其所愛而後能推之以及其所不愛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有子而殺之有親而背之有身而自殘之是於所愛者不之愛焉能愛其君於所厚者薄焉能厚其君其為此也特以順適君心而求濟所大欲爾豈其情也哉昔人有因放麑而知其可以託國者夫於一麑且不忍其仁可知是以可託之國也威公不察三子之情遂欲以為相管仲言之而

不聽遂殺以病卒之謀諸大夫而立公所不欲立之子者易牙豎刀也殺孝公之子而立其不當立之弟者開方也齊國大亂垂三十年前日之適君者乃所以為賊君之地與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桀𤞤者[illegible]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illegible]所謂桀𤞤[illegible]者便辟[illegible]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illegible]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枉法於外矣[illegible]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illegible]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臣按此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辟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有蠹則碨磈之狀見於外猶人受病於中而雖發於外也便辟佞幸之徒密近左右蠱惑君心君心惑於內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散灼外著而不可揜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沉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欲既得之於內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外矣蓋大臣之不忠不正若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明而蟾蜍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惡則謹為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者成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為言也類至其引喻也深切為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董賢哀帝時郎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帝召與語拜為黃門郎由是始幸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賢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詔將作為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至僮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又封賢為高安侯後又以為大司馬衛將軍時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冊免賢即日自殺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臣按漢世佞倖之臣雖衆然其寵擅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王嘉以為寵賢之應白虹奸日連陰不雨司隸鮑宣亦以為寵賢之應夫人君寵一嬖幸之臣而天為之示戒如此可不懼哉嘉宣之言宜深[illegible]前世以為鑒

寵全安其命宜亦曰誠欲享賢宜爲淵過天地解
變海內免遭虢國如此父子可以終其性命二臣
之言惓惓懇懇非獨效忠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
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方且擢賢以至
三公棟橈弱寖曾莫之卹原帝之意豈非謂其柔
和巧媚非能爲惡而不知陰忍之資根權握事未
有不爲害者漢業既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
蓋親便發而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亦懋
戒之哉

漢靈帝時將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乞思夏禹卑
宮太宗忠以尉下民之勞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
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五里人以爲大今
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臣按楊賜直臣也引夏禹以諍其君則靈帝未之
信任芝樂松佞臣也引文王以諛其君則信之蓋
苦言難入而甘言易信故也夫文王之囿百里初
不經見而於傳則有之孟子方欲導齊王以與民
同樂故其爲說曰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以
爲小不亦宜乎至若舉文王之事以告時君則曰
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發政施仁必先四者也曰耕
者九一仕者世祿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也文王之
愛民如此故囿雖大而民以爲小此靈帝所問芝
忠賢必將曰文王之仁政陛下能盡行之未耶知
其未也願姑以愛民爲急而緩其所以自奉者若
是則有益於帝矣而芝松二臣乃妄引古義以悅
其君所謂逢君之惡者也以帝之昏而濟之以二
臣之佞其卒致禍敗也宜哉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湛技諂百端寵愛日隆
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
禮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嘗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
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
決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
帝大悅以官爵財用等分委大臣三四月一視朝須臾
復入唯翫聲色朝政日紊

臣按和士開之佞齊主即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
也斯高以此亡秦而士開亦以此亡齊古人以燕
安爲鴆毒飲鴆毒者必死而溺燕安者必亡可不
戒哉

唐太宗嘗折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士
及從旁美歎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
佞人爲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
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
子亦何聊帝意解　史臣曰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
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臣按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
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說順從而已近之必
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
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
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
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
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
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不從其命將以處
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
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它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
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无所
不至終於弒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臣
謂佞臣之害祖禹盡之柳士及之言有深為人君
之鴆毒者夫盛明之世忠讜盈朝言動少差箴戒
隨至若為天子宜若無聊矣而每措身於至安至
榮之地昏亂之世闗從塞耳窮修縱欲下無敢言
貴為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難之
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亡隋之餘孽何
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佞而不知去之爾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佞幸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後
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
市相與爭利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
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
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
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
即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
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民不益賦而
天下用饒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
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
乃雨
臣按洪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
上為天子斂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
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
本朝熙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洪羊故智立市易
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闢
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
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
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
此乃桑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
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
有以言利媚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唐元宗開元中戶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

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寖
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愁苦之及融既敗而楊愼
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
稍稍別置使以領之
天寶初韋堅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
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
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
成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
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而
裼之紅袹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
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
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
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户部郎中王鉷爲户口色役使上主位久用度日侈後
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歲貢
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内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
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
務爲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
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廣
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
辛卯陞八載春三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
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千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爲輕

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
今罕儔故上率群臣觀之賜釗金紫上以國用豐衍故
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釗後更名國忠事見前）
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
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掊
尅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蠹蠱而民之
蟊賊也明皇以其奉己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
民心而蠹國脈也夫千艘齊集萬貨山積可謂一
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感之
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
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户則有調天下之
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
亦有定數户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百億萬
之入以供上之横費乎蓋臣敢於掊克而帝不之
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宮賜外戚者
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肉也
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驕兵府庫之藏悉
爲賊有而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
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
甚於盜臣也吁可戒哉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
於有司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様物三十餘萬緡請

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曩縑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從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虛費吏人簿書而已又明年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宰臣陸贄上書極陳其姦詐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迹其姦蠹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書奏上不悦待延齡益厚竟罷贄相又貶爲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間架陌錢之法以此致亂幾於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信而用之迹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可察之錢爲可索以見在之錢爲羨餘使帝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敗矣左藏雖富安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之雜貨委棄于糞土中至是始出乎使帝亦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又敗矣況是時以職守相關而證其妄者有人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不之省也蓋姦人之術有以蠱惑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于歿身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四之聚斂之臣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四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二(審治體)

舜典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典常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扑之)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眚過災害肆緩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終賊刑(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敬也恤憂也)流共工于幽州(幽州北裔)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羽山東裔)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按此帝舜攝位時事也象以典刑謂揭常刑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刑刑之重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流放竄殛也)鞭扑刑之輕者也過本輕而情又可原則許之以贖贖去赦無幾矣不即赦而猶贖者過雖輕猶欲其知悔也遽赦之則悔無從生矣過誤致災者民之不幸者也故赦之此所謂聖人之仁負恃鬬狡姦民之無良者也故刑之此所謂聖人之義春生秋殺一出無心而欽哉欽哉未嘗不惟刑之恤也曰欽曰恤之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爾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所罪者四人而天下無不服者非舜刑之天下實刑之也流放竄殛隨其輕重以殊誅殺非也(?)果誅之則於市於朝而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今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隸故我太祖皇帝因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竄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世同心者歟

帝曰棄黎民阻飢(阻厄也)汝后稷播時百穀(稷農官名播布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汝作司徒(司徒掌教之官)敬敷五教在寬(敬其事也在寬不迫也)帝曰皋陶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華夏也)寇賊姦宄(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汝作士(士理官也)五刑有服(服從也)五服三就(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宮辟則下蠶室)五流有宅(宅居也)五宅三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惟明其刑乃能使之信服)

臣按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乃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富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干犯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弼輔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協合也)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愆過也)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

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臣按帝舜以民協于中爲皐陶之功皐陶以民之不犯爲帝舜之德君臣之間豈虛相稱美哉舜之制刑也特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而其用刑也本期至於無刑皐陶爲士師之官能體舜此心明其刑以示人使爲臣庶者無復干上之政而民亦遷善遠罪以協于中刑之設至是眞無所用矣此舜所以美之也皐陶則謂此皆帝之德而非臣之功蓋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寛而不迫父罪不及其子惡惡之短也賞其身及延子世善善之長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前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也罪之疑則從輕功之疑則從重忠厚之至也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濫及無辜寧姑宥之而有虧常典聖人之心惟恐殺一不辜以傷吾天地之仁此所謂好生之德也惟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故其民亦自愛其生無復犯有司之法者詳味洽之一辭則其沈涵漸漬入人之深豈一朝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極盛無以加而皐陶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爾然則德未至於舜者其可自滿乎皐陶既誦帝之德帝復稱皐陶之美蓋其襃贊之中未嘗無勉勵之意此所以爲舜之君臣也

子曰道之以政（道即導也）齊之以刑（齊整也）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至也）

臣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於罪而無所媿恥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恥而且至於善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欲者好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按民性本善爲善者以善道之未有不趨於善者何以殺爲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君子之德如風之動物小人之德如草之從風未有風行而草不偃者未有上好善而民不善者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

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
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
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
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
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
以德教者德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
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
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
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
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
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
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
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
天下所共聞也秦王致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
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
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
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
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
以觀之也

臣按商之刑制不見於經獨觀伊尹之稱湯曰代
虐以寬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者
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
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於周官大司徒以八刑
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
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祇以爲
教也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曰刑
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焉平者其常而重
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親有議故
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賓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
灋也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
遺忘者亦宥幼弱者赦老耄者赦惷愚者亦赦未
嘗槩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配有虞成康
之世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
者也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
棄灰於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始皇既并
戎六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
削毋仁恩和義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又用李斯之
言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專任獄吏得
親幸用事凡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之至二世用
趙高謀行誅大臣及諸宗室以罪過連逮近官宿
衛無得免者而六公子戮死於社又用李斯誅行
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爲良吏此所謂置天下於
刑法者也而周之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
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虛言哉漢之本

寬仁之君而又拖行賈誼之渫專務以德化民斷
獄四百幾致刑錯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
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於商周後世
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後世人主可不監
歟

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
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
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
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
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
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
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
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
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
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
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
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按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任刑之
意可謂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功一
也陰雖伏於大冬乃所以爲造化之本蓋非正無
以爲元不闔无以爲闢伏藏於冬而後能發育於
春然則以陰居冬爲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殆未然
也然方武帝即位之初英武明斷仲舒逆慮其有
任刑之失故本天道明王道以啓其好生惡殺之
心則仲舒之言眞武帝之藥石也其後張湯趙禹
之徒進而見知故縱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海內
仲舒其知言哉

宣帝時路温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
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
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
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
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
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
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
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
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
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
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
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
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
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

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上深愍焉遂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未央前正室齋則居）獄刑號爲平矣

臣按溫舒之論雖專爲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毆以刻爲明則下之爲此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邪排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爲吏期於不對此十餘言者其於酷吏慘刻之情獄奸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爲獄猶不可入況眞獄乎刻木爲吏猶不可對況眞吏乎溫舒之言至深悲痛於是宣帝爲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爲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爲世所譏而史臣書之曰獄刑號爲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

臣按隋文制刑以戢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能戢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其失其得可以鑒矣

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雖云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臣按隋文謂六月必有雷霆不知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於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擊之也隋文徒欲以辯口折人而文其暴怒之私不知昧於

天道亦已甚矣及唐正觀改定律令自春及秋禁行死刑然後得古者刑以秋冬之意惟其有仁暴之異所以爲治亂之分歟

唐太宗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鍼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

臣按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忍箠其背此煬之惡所以得於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於湯武與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爲好德病狂瞀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此。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用刑之寬如此隋再傳而失天下唐之享國幾三百年天於仁暴之私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臣今亦以隋唐併論庶足爲方來之鑑乎

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以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暴亂之世乃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憲宗能從李絳之言亦由太宗能納魏徵之說也是以元和之治庶幾正觀厥後小人用意刻薄每每以嚴刑峻法導人主斯高之於二世是也憲宗察于頔之姦其欲使以失人心其可謂明也矣

以上論德刑先後之分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爲問蓋自春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爲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而不可以利爲心若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爭相求利國安得不危蓋以仁義爲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爲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簒弑之事與其害有不勝計者可畏哉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非強之使然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莫先於尊君舉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爲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曰國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推言求利之弊至於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前聖後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口爲國者其察諸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臣按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弒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荀子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

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彝之善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謂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蟊賊不可有也聖賢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善其化民也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為治曾謂堯舜之民而猶有利心邪卿以人性為惡故其論若此臣不得以不辯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閉利門而民猶為非况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為之衰新

穀熟者售穀爲之糴自天地不能以兩贏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秦日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厖有胔肉國有飢民廄有肥馬路有餓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illegible]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臣按漢武之世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析秋豪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爲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爲言而沮於弘羊扼於千秋正論竟不獲伸僅能罷酒榷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別義利其言有可爲後世法者故剟其略著于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臣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贄時爲翰林學士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也是以務鳩斂而厚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施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今之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當各區分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今天衢尚梗師旅方殷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竊揣軍情或生觖望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爲人上者當灑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

率於是用刑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也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寳而固大寳也

臣按德宗事利自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贄爭焉今刪其畧以爲世戒

以上論義利重輕之别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四 察民情

泰誓 周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士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 后君也 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臣按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 武王封康叔於衛作此書告戒之 曰天畏棐忱 棐輔也忱誠也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懋勉也

臣按此成王勉康叔之辭康叔就封有君人之責故告之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然則小民曷爲難保邪曰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以難保也然康叔往治其國豈有它哉盡汝之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乂民也昔之人或以小失而致怨者故不在大亦或以大過而致怨者故不在小怨之來也非一端其弭怨也無他術惟順所不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忽者一不敢忽焉庶幾其無怨乎始以天與民並言而終獨歸之民者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則能保天命矣

春秋傳穀梁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臣按此亦言民之常情故聖賢之君輕賦斂而不盡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矣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按為民上者知有宮室之樂為民者亦欲有居處之安因己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敢恣己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者鮮矣故為人君者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乎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大王妃聿來胥宇胥相宇居也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臣按此亦前章之意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孟子以為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故文王先為以恩被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自堯舜已然矣文王治岐之心即堯舜治天下之心也宣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謂不能行者以有好貨好色之累而孟子則以公劉大王之事為言以為人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推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推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時之民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飢餓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大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大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

世人主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宿昔之糧後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𢌿御而民多鰥孤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敗安得而不作惟仁聖之君卑宮菲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藜藿衣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豈其無矣乎

漢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

臣按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夫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拂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錯之論大抵本此而其事陳尤詳且盡焉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爲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此於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寛仁安靜蓋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邪武帝一切反之幾至危亂臣故於錯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朱泚反上幸奉天）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常遠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眞僞雜糅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臣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匹夫片善採録不遺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上無施行贄又言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

失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按德宗專己欲而咈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日衰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以上論生靈嚮背之由

詩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天子紂也)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首章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晚也)靡室靡家(無室家也)玁狁之故不遑啓居(啓跪也)玁狁之故其次章曰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柔始生也)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三章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陽十月也)王事靡盬(盬不堅固也)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其末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臣按此商之末造紂爲無道昆夷交侵文王時爲西伯以天子之命遣戍役以衛中國非可已而弗已也而遣行之詩丁寧惻怛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之期也薇之生戍者始行薇之柔戍者在行薇之剛戍者將歸歷時久而歸期緩也曰靡室靡家念戍者之離其配耦也曰不遑啓居念戍者之不得安其起居也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念戍者以歸期尚遠爲憂而又重之以飢渴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念戍者之行役未定無與歸問其家之安否也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念戍者之勤勞王事不得安其居處也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念戍者之決於死敵憂心雖甚病而此行無歸期也末章又言昔我之往楊柳依依春之中也今我之來雨雪霏霏冬之末也征行之久飢渴之害心傷悲而人莫我知凡此皆戍者之情鬱結于中不能以自愬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苦之如其身之疾疢焉敬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豈不然哉出車勞還杕杜勤歸大抵放此不悉錄云

東山周公東征也(征三監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女婦也)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我徂東山(徂往)慆慆不歸(慆慆言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銜之所以止語聲)蜎蜎者蠋烝在桑野(烝發聲)敦彼獨宿(敦獨處貌也)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果臝栝樓也)亦施于宇(施延也)伊威

在室伊威委黍也蠨蛸在戶蠨蛸小蜘蛛也町疃鹿場町疃舍旁隙地鹿之場也熠
燿宵行熠燿宵行火也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
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鸛水鳥將雨則鳴垤蟻冢也婦歎
于室洒埽穹窒穹窒穴也窒塞也我征聿至有敦瓜苦敦團貌瓜苦匏也
瓜苦也烝在栗薪栗謂木之上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
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
羽倉庚鸝熠燿鮮明也之子于歸歸嫁也皇駁其馬黃白曰皇騮白曰駁親結
其縭縭婦人之褘也九十其儀儀言多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臣按此詩凡四章章首必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者序其久戍思歸之情閔其
歸塗陰雨之苦也我之在東未嘗不曰歸而未可
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今既歸矣製衣之服制而
新之願今以往勿復從事於行陳之間可也彼蜎
蜎者蠋則在桑野而敦然獨宿者亦在車下此因
道塗所見而興士之獨處也次章言果臝之施于
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蓋未
歸之時暇想其室空無人荒涼寂寞而蕃生之實
延焉小蟲緣焉野鹿游焉因眾可畏之物不能不
動其懷歸之情也三章言天之欲雨也鸛則鳴于
垤婦則歎于室蓋以夫之在行遇雨念之而歎憂
之至也洒埽穹窒以我之征人行且遂至潔除以
待望之切也顧見苦瓜繫于薪上因感其夫匏繫

於外我之不見今三年矣觸物興懷無一念之不
在也四章言倉庚于飛鮮明其羽此嫁娶之時也
之子于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母為結縭送其行
也九十其儀儀之多也新婚之喜固可嘉矣舊有
室家者相見而喜又何如耶蓋男女居室人之至
情故一章言其獨宿三章敘其久別而四章又以
婚之新舊終焉序詩者曰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
閔其勞所以說也可謂得詩之本指矣詩之言我
皆周公述歸士之辭士之蘊於其心而不能言者
周公盡發之於言遐想其時上下交孚歡欣感激
有不能自已者後世征戍頻繁民病于役則有爲
詩以刺者曰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母曰嗟
予季行役夙夜無寐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
母何怙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以父子不相保
而怨也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
旦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此
以夫婦不相保而怨也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
川悠遠維其勞矣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
夫朝夕不暇此將率戍役以勞苦而怨也與采薇
東山之辭大抵略同然采薇東山上序成者之情
也陟岵諸戍者或其家人自成其情也得失之相
去顧不遠哉今之壯其農雖分而並邊之民往往

或從征役或任轉輸饑渴疲勞之狀戚戚嗟愁苦之態往往有甚於古者自將帥守牧未聞有過而問之者況得上徹於

九重之邃乎臣今列之是編者欲

仁聖之君軫文王周公之念

廣宮庭之與如親臨邊鄙之間恤民之憂如己之憂則民亦將以

上之憂為憂矣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庶幾乎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流下也火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九月授衣（霜降授冬衣之備也）一之日觱發（一之日十一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栗烈（二之日十二月也栗烈寒氣也）無衣無褐（褐毛布也）何以卒歲（卒終也）三之日于耜（三之日正月也于往也耜田器）四之日舉趾（四之日二月也舉趾舉足而耕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饁餉也）田畯至喜（田畯田大夫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載始也陽溫也）有鳴倉庚（倉庚黃鸝也）女執懿筐（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微行牆下徑也）爰求柔桑（柔桑穉桑也）春日遲遲（遲遲舒緩也）采蘩祁祁（蘩白蒿也祁祁衆多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公子之早貴者也）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萑葦為曲薄以養蠶）蠶月條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遠揚枝之遠而揚起者）猗彼女桑（女桑小桑也）七月鳴鵙（鵙伯勞也）八月載績（績緝麻也）載玄載黃（玄黑而有赤色也）我朱孔陽（朱赤色陽明也）為公子裳（以上皆言衣）四月秀葽（葽草也）五月鳴蜩（蜩蟬也）八月其穫（穫禾可穫也）十月隕蘀（隕墜蘀落也謂木葉）一之日于貉（于貉往取貉也）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上同）二之日其同（同竭作以狩）載纘武功（纘繼也功事也）言私其豵（豕一歲曰豵）獻豜于公（三歲曰豜大者公之）五月斯螽動股（斯螽蚣蝑也）六月莎雞振羽（莎雞絡緯也）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宇屋簷也）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穹窒熏鼠（穹窒塞其穴也）塞向墐戶（向北出牖也墐塗也以禦寒）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改歲入此室以避寒）六月食鬱及薁（鬱棣屬薁蘡薁也）七月亨葵及菽（葵菜名菽豆也）八月剝棗（剝擊也）十月穫稻（穫刈也）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眉壽老人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壺瓠也）九月叔苴（叔拾也苴麻子）采荼薪樗（荼苦菜樗惡木）食我農夫（以上皆言農夫之食）九月築場圃（場圃同地）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同聚也）上入執宮功（宮功室之役）晝爾于茅宵爾索綯（索綯絞索也）亟其乘屋（乘升也亟急也）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沖沖鑿冰之意）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蚤早也）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滌場場功畢也）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君之堂）稱彼兕觥（兕觥角爵也）萬壽無疆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宮中（此朱熹說）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夫

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傳於秋求桑於春蠶績之勞以為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薁亨葵及菽備果蓏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為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勵之故斯人亦以為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歡動忘其為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為有司者得無擾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勵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豢無所從給遂指收斂之入以為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充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饑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火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為之戾傴僂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栗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為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舂揄簸蹂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懽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蒔蠶績織任勞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況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況六宮嬪御乎近世張栻入侍經筵因講葛覃之詩言於

孝祖以為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農畝之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

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己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軾之論最爲懇至臣愚不佞願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爲歌詩萬幾之暇使人日誦于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市之處里庶幾

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爲勤儉之趨而不狃汰侈之習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横加賦斂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司大寒隆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振贍之歲凶賑卹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

國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惟

仁聖垂意焉

君牙爲書篇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作此以誥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按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於斯時爲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厥惟艱哉非深知民間眞切利疚者不能言也爲有司者當思其艱而爲圖其易者民乃安矣穆王爲周六葉天子生深宮之中而能惆念細民疾苦此孔子所以取於書也然方是時井地之法未壞有廬可居有田可食民之艱已若是而況今乎窮閻敗屋窮山曠墅暑雨淋淫茅茨不足以自覆風雪凝冱褚絮不足以自溫平居終歲勤動曾不得㲉其腹隆寒數疾罔所營求則坐須窮餓而已歲雖大穰猶不免此一遭艱儉則老弱轉乎溝壑彊者起爲攻剽勢所必然民生之艱莫甚今日惟

聖明其深軫之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曰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若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爲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爲誠於憫農也

唐德宗貞元三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

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愁怨於下而君不知至於離畔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橫增賦斂盜匿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篤誠信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納其徭賦乎

臣按趙光奇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日殆有甚焉常賦之誅求粟則展轉增入有輸一石而其費至三石者帛則沮却換易有輸一縑而其費逾三縑者和糴之強取有僅償其半直者有不給一錢者其它橫斂苛征色目如蝟又不與焉是以民雖遭值豐穰曾無伸眉之樂況艱儉乎貪官縣胥交爲蒙蔽監司牧守不復盡聞況朝廷乎民日以瘠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日以脆剝長此不已將有土崩瓦解之憂惟仁聖深念焉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說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焉

臣按聶夷中之詩即臣前所謂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爲耕桑之本迨繭浴於湯禾登於場而責逋者狎至解絲量穀亟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爲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兼倍昔之數百俄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已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縲訟一投追吏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稔而歲稔則督逋尤峻竭其廪之入不容錙銖斂合留故昔人謂豐年不知凶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

嗚呼民生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柰何恥爲富然而弗之恤哉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聶中之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爾故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

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寘于殿庭

臣按世宗於五季爲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爲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云

以上論田里戚休之實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七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八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堯典曰欽明文思 欽敬也 又曰允恭克讓 允信也恭敬也克能也讓遜也

舜典曰温恭允塞 温和粹而恭敬者也塞實也

禹貢曰祗台德先 祗敬也台我也言敬德以先天下也 不距朕行 距違也

詩商頌曰湯降不遲 謂生不遲後期也 聖德日躋 躋升也進也

大雅曰穆穆文王 穆穆深遠之意 於緝熙敬止 於歎美辭也緝續也熙明也止語辭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敘其德必以敬爲首稱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源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即天也君子之敬自強不息由人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若未嘗不用其力者蓋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熙者續續無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也人主而欲師帝王其可不用力於此乎

曲禮 禮記篇名記首 曰毋不敬 毋者禁止之辭 儼若思 儼然端莊如人之坐思貌必儼然 安定辭 辭言也 安民哉

呂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則無所往而不正天下雖大取之脩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

臣按曲禮一篇爲記禮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

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其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脩身治國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

表記禮記篇名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

臣按程頤之說以爲常人之情纔檢束則日就規矩纔放肆則日就曠蕩學者猶爾況於人君處宮闈之邃極貴富之奉儻非以莊敬自持凜然肅然如對神明如臨師保其不流於放蕩者幾希彊與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彊安肆則志惰而日偷彊則毅然以進德脩業自任視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者雖天行之健亦思企及一或偷焉則視蔭苟安惟知燕娛虞樂而已趙武晉卿爾一有偷心事功遂以不競況人君乎臣因推衍其說以爲溺心安肆者之戒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臣按孔子荅子路之問其言雖甚約其理則極至而無餘蓋自堯舜以來世相傳授惟此一敬臣既列之於前矣至若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啓之伐有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數紂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夫堯舜禹湯文王天下之大聖也苗扈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爲大聖大惡之分者敬與弗敬而已君子之爲君子其能外是乎子路未知而復問故孔子再以安人安百姓者言之蓋脩己非求於安百姓而百姓自安理之必然無可疑者然此脩身極至之驗也故雖堯舜猶病其難曾謂子路而易之乎異時子思作中庸亦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程頤推明之曰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聰明叡知皆由此出惟

聖明之主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以上論脩己之敬臣按自漢以來世之諸儒未有深知敬之爲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而朱熹又爲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此言主一無適之義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此[illegible]之[illegible]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訛二
[illegible]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疇亦斁（九疇謂洪範）
（洪範九疇也斁敗也）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
靈臺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
宜熟復之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美珠也七政日月五星也）
臣按璣衡正天文之器今渾天儀是也舜方歷試
之時納于大麓（納入也大麓大山林麓也）而烈風雷雨弗迷矣
（不迷錯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矣逮茲即位猶懼己
之未當天心焉察璿璣以揆日月五星之運其循
軌邪是天之與我也其失度邪是天之警我也正
如人子之事親候司顏色惟恐一毫少咈於親心
此大舜當天之敬也

皐陶謨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敘次也惇厚也）天秩
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秩品秩也庸常也）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善也）
（衷善心也和合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
我民明威達于上下（上謂天下謂民）敬哉有土
臣按帝王居天之位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者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典其別有五天之所敘也
待我而厚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禮其別亦
有五天之所秩也自我而不失其常其可不敬乎
寅與恭皆敬也君臣一心恪奉天職是謂之和衷
有德者天之所命也五服之章則在我有罪者天
之所討也五刑之用則在我其可不敬乎大而命
討之政小而命討之事勉之又勉是亦敬也天之
聰明在民天之明威在民民心所在即天心也天
人一理通達無間有民社者其可不敬乎此皐陶
之告舜者如此隆古君臣之間講論政治無一事
不本於天無一事不主於敬眞後王所當法與

伊尹作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先王湯也顧常目在之也諟是也）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祇亦敬也肅嚴也）天監厥
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惠順也阿衡伊尹官號）故
尹作書以湯之所以敬天者告之夫天之明命至
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視之較然
心目之間故常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惟恐已
之所爲少咈天意則明命去之推此一心於天神
地示社稷宗廟無不祗肅天視成湯之德如此故
大命集焉俾任撫安萬方之責湯惟敬天天亦睠
湯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嗚呼
爲人主者奈何不敬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
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
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配合也) 今王嗣
有令緒尚監茲哉(監視也)

臣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伊尹猶恐其持守
之未篤則儆之以三言使知天道之無私親惟敬
則親民心之無常懷惟仁則懷鬼神之無常享惟
誠則享而終之以敬德之一言蓋敬則仁不敬則
私欲賊之而不仁矣敬則誠不敬則私欲雜之而
不誠矣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夫有德則
必治與治同道則必興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合太
甲其可不與之同道邪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
斯言也豈獨為太甲謀萬世人主皆當取法

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諶信也)命靡常常厥德
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僭差也)
惟天降災祥在德

臣按此伊尹將告歸之時也太甲遷仁遷義伊尹
之責塞矣猶慮其德之未一故以斯言儆之曰天
難諶者謂今日而壽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
必信也曰命靡常者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
之人無定在也吉與祥為類德之吉則祥應之凶
與災為類德之凶則災從之天雖難信然常厥德
者必保厥位乃所以為可信也命雖靡常然有吉
德者必降祥乃所以為有常也

召誥(成王命召公宅洛因作誥)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邦殷
之命(紂為殷王元子也)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休美也) 亦無疆惟恤
(恤憂也) 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又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
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疾速也) 又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所處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監視也) 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
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
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又曰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哲智也) 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乃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祈求也)又曰上下勤恤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替廢也)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臣按召公一誥丁寧反復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
也始則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大邦殷之命蓋紂
元子也殷大邦也其命若未易改而天遂改之豈
不可畏也哉次言今王受命雖有無窮之美亦有
無窮之憂蓋以天命之靡常而去留之難必此其
為可憂也既又舉夏商言之謂其既服受天命矣
其歷年之永不永我皆不敢知所可知者惟不敬

厥德乃早墜厥命此則灼然不誣者也既又以生子喻之凡人之生子其明智其壽考皆定於初生學則明愛身則壽今王受命之始亦猶子之初生況肇小新大邑而居之是又一初也天之命以哲命以吉凶命以歷年皆自今日始其可不謹乎既又曰王惟德之用祈天永命夫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今曰祈天永命何哉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然天命至重必君臣同德然後可保故曰上下勤恤恤即所謂無疆之恤也上下一心勤而愛之則夏商之歷年庶乎其可冀矣末則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命在天於小民乎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為心者也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嗚呼曷其奈何不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言之諄復之切臣故曰此老臣惓惓之心也巽持成王數百年之壽而周家卜世過於夏商然後知召公之言真有補於周室

文王大雅篇名文王受命作周也其一章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不顯顯也帝命不時不時時也文王陟降陟升也降下也在帝左右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假大也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十萬為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又曰無念爾祖無念念也聿修厥德聿述也永言配命配合也自求多福又曰殷之未喪師師眾也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駿大也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遏止也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虞度也上天之載載事也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儀刑法也萬邦作孚孚信也

臣按此詩周公所作舉文王之事以戒成王也首章言文王在上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之為一周之有邦自后稷公劉以來歷千載可謂舊矣惟文王與天同德故天錫以維新之命焉有周不顯蓋言其甚顯也帝命不時蓋言其甚時也詩人之辭類如此德既顯矣命既時矣然文王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而未嘗少間此所謂之德之純也四章言穆穆哉文王緝熙其敬純亦不已故大命集焉夫以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天命既歸于周商之孫子亦皆侯服于周周固皆臣商矣今乃反臣於周可見天命之靡常也故五章之首申言之又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心者忠誠篤至之臣周公言之欲其申戒于王也六章又言欲念文王惟在述脩其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謂自求禍自求福天何容心其間哉方有商未失眾之時蓋嘗克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至於是宜以為監而自

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末章又謂命之難保毋使僅及爾躬而止周至成王再世爾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而欲成王布昭善問而度商之所以失天命者蓋博詢衆言然後知商之所以亡知商之所以亡則知周之所以興矣毋遏爾躬之一語至今猶使人凜然震懼況周公親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也以後世言之必且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亡也篇將終乃斷之曰凡欲配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惟法文王則合乎天而萬邦所以信服也文王之詩七章蓋周公親筆後之王者欲保天命所宜列之屏幃書之簡牘晝讀而夜思之則將若上帝之實臨其上雖欲斯須之自放有不可得惟

聖明其深念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忱信不易惟王天位殷適紂殷之適俾不挾四方挾有也其二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翼翼恭敬貌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懷來也厥德不回回違也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臣按明明在下指君德而言赫赫在上指天命而言君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矣觀赫赫在上之言則其威明可畏曾不違咫尺之間此天之所以爲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以商紂言之所居之尊則天位所傳之正則殷適一旦失道雖欲挾四方而有之有所不能此與召誥皇天改厥元子之命同意皆所以深警成王也既言商紂之失又言文王之得謂其小心恭順以昭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由其德不違於天故天使膺受四方之國此又所以深勉成王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言武王以諸侯伐紂衆寡不侔所恃者上帝之臨而已汝者武王自謂也商紂無道大命討之其可以貳其心乎此一言也雖爲伐商而發然玩其辭則若上帝實臨其上人主而能時時誦味則非心邪念自當消弭於冥冥之中矣小毖哉

敬之周頌篇名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事也日監在茲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天爲言蓋帝王所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故首言以求其聽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推艱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於事爲之間天之監視未嘗一日不在此也豈可忽哉當時羣臣之學以格心爲主故

其言純粹如此人主宜深味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臣按此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此頌作於成康之時古人謂受福曰嘏夫既受福於文王而享吉之矜矣然豈敢自滿哉必也夙興夜寐歷覃怵惕畏天之威於是以保其天命爾後世人主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類皆欣然有矜大之心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板（大雅篇名）凡伯刺厲王也（厲王周無道之君凡伯其臣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王往也出入往來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旦亦明也游衍寬縱之意也）

臣按迅雷烈風之震天之怒也日食星變之類天之渝也人君為天所子其事天如事親然親之容色少有不懌人子當痛自咎責敢有輕忽傲慢之意乎天之變異有少失常人君當深自戒懼敢為戲豫馳驅之失耶易之洊雷震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孔子於迅雷風烈必變而記禮者亦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古之人主於日食星變之類必減膳撤樂或責己求言凡皆所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須儆游暇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失常然後當知警也吁此文王在帝左右之事而凡伯述以刺厲王古之忠臣不敢謂君不能類如此惜厲王之終不悟也

以上論事天之敬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八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九

誠意正心之要一（崇敬畏）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降水，洚水也。降亦作洚）

臣按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其災雖起堯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儆我也聖帝明王之畏天省己類如此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人疾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宮室榮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夫以成湯之聖安得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即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儆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烈歸之於桀弘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儆怨天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伊陟相太戊（太戊，商中宗也。伊陟，伊尹之子）亳有祥（亳，殷都也。祥，妖異也）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臣按咸乂四篇今亡而史記叙之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太戊遇災而聽忠言修闕政亟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律己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雊，鳴也）祖己（賢臣）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格，正也）乃訓于王曰惟天降下民典厥義（典，常也。義，理也）降年有永有不永（永，長也）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孚，信也）乃曰其如台（台，我也）嗚呼王司敬民（司，主也）罔非天胤（胤，嗣也）典祀無豐于昵（豐，厚也。昵，近也，謂禰廟也）

先儒蘇軾曰高宗肜祭之日野雉鳴於鼎耳此為神告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己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己先格而正之夫天之監人有常理而降年有永有不永者非天夭人人或中道自絕於天也人有不順德不服罪者天未即誅絕而以孽祥為符信以正其德人乃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今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夫先王莫非天嗣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

或者謂天災不可以象類求夫書曰越有鳴雉足矣而又記其鳴於耳非以耳為祥乎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為國之害莫大於此

臣按軾所謂以象類求者謂洪範五行之說也嗚

不於它而於鼎耳蓋鼎者祭祀之器耳主聽聽不聰則災孽生焉漢儒之論災異大抵若此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與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内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於賢者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可銷也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儆如此故附著焉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仍叔周大夫 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倬明大也雲漢天河也回轉也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薦重也臻至也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 卒盡也 寧莫我聽其二章曰旱既太甚蘊隆蟲蟲 蘊積也隆盛也蟲蟲旱氣 不殄禋祀 殄絕也 自郊徂宮 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徂往 上下奠瘞 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 靡神不宗 宗謂尊之 后稷不克 克能也 上帝不臨 臨視也 耗斁下土 斁敗也 寧丁我躬三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推 推去也 兢兢業業 兢兢恐也業業危也 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孑然遺失也 四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大命民死生之命 靡瞻靡顧 言無所瞻顧之者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 謂百辟卿士雩祀者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五章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 滌滌山無木川無水也 旱魃爲虐 魃旱神 如惔如焚 惔燎之也 我心憚暑 憚畏也 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臣按此詩美宣王憂旱責躬之詞其首曰雲漢昭然雨未有兆今之民何罪而數罹饑饉之厄乎神之能爲雨者無不禱矣牲牷不敢愛圭璧不敢惜而神不我聽何也二章則言旱已太甚暑威熾然自郊至廟所以祭享者無不至矣莫親於后稷而不能救莫尊於上帝而不見臨其耗斁下土民受其害寧使我躬當之三章又言致旱之由不可推知兢兢危懼殆如雷霆之在上周自厲王板蕩之餘民之僅存者無幾今又重之以旱將無復有孑遺者矣四章則言旱甚而不可止我將無所自容民之大命死亡無日莫有顧視之者羣公先正

之與祀者曾不我助而父母以及先祖亦何忍使
予至此乎五章言旱之已甚雖山川亦爲槁矣使
我心如焚灼羣公先正不我聽聞天既見譴寧使
我遯而去位以謝罪於天不可使民被其毒五章
而下大略申復前意詳味其辭敬天憂民之心惻
身脩行之實至今猶可想見此其所以爲中興之
治與

正月 改正音 大夫刺幽王也其首章曰正月繁霜 正月夏之四月 繁
多也 我心憂傷民之訛言 訛僞也 亦孔之將 將大也 念我獨
兮憂心京京 京京大也 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癙憂幽憂也痒病也

臣按正月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天地長養之時
而多霜爲其異大矣而民言爭爲訛僞其異又大
於繁霜也曰訛言者何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忠
爲佞以佞爲忠此所謂訛言也訛言興則君子小
人易位而邪正混淆所以致繁霜之災也在位之
君子爲之憂爲之病而王莫知爲其致禍敗也宜
哉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一章曰十月之交 十月夏正建亥
之月 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醜惡也 彼月而微此日
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二章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
何不臧 臧善也 三章曰爗爗震電 爗爗電貌震雷也 不寧不令 寧安
也令善也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 冢頂也崒崔嵬之貌 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憯曾也 皇父卿士 皇父字也 番維司徒
番氏也 家伯爲宰 伯字也 仲允膳夫 仲字也 聚子內史 聚氏也
蹶維趣馬 蹶氏也 楀維師氏 楀氏也以下皆官名也 豔妻煽方處 豔妻
褒姒也煽熾也處居也 六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
囂囂 下民之孼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臣按四月繁霜幽王不知戒也於是十月之朔日
有食之考諸先儒之論以爲日月之食雖有常度
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
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焉
若國無政不用善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
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
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正陽之月日有食
之古之深忌也十月純陰而食詩人亦刺之者蓋
純陽而食陽弱之甚純陰而食陰壯之甚故均於
爲異爲亦孔之醜言其甚可醜也月有虧微理之
正也日亦虧微豈不甚可哀乎原日月之吉凶不
用其行者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陽盛
陰也日食陰勝陽也陽尊陰卑陰亢陽而不勝乃
其常也陰勝陽而揜之可以爲常乎曰于何不臧
言何由而有此不善之證也雷發聲于春收聲于
秋今既十月矣而雷電交作山傾川涌陵谷改易

高深易位此為何景而幽王曾莫之懲刺王而曰今之人者不欲斥言也前云不用其良謂善人失職也善人失職由小人之用事也小人用事于外者由婦人主之於中也故至此歷叙其人為卿士司徒而下皆王朝貴近之官而皇父之屬分據其位所以然者有襃姒為之地也女子小人內外交締此災異所以併至也善人君子遭值此時黽勉從事未嘗敢以勞苦自言而無罪無辜横被讒毁以此知山推川沸之變非天為之實噂沓背憎之人為之也蓋上天仁愛非有意於降災乃人自取之耳可不戒哉

齊有彗星（彗星除舊布新之象）齊侯使禳之（景公）晏子（晏嬰）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彗所以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臣按晏子於是知天道矣古之應天者惟有敬德而已禱禳非所恃也後世神怪之説興以為災異可以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此為害之大者也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熒惑火星也心東方宿也）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臣按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景公三言之善而法星為徙三度天人相應其捷如此可不畏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

仲舒又言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元帝時日食地震康衡上疏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靜者地也）陽蔽則明者晻（明者日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哀帝元壽元年日有蝕之孔光對曰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是年息夫躬建言災異數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嘉對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解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

臣按漢儒之言天者衆矣惟仲舒最爲精粹其曰人之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者尤古今之格言也康衡以下其言亦足以警世主故剟其略著于篇云

以上論遇災之敬

五子之歌（夏書篇名詩見後）其一曰皇祖有訓（皇祖大禹也）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臣按君之與民以分言之則若霄壤之不侔以情言之則若心體之相資故可親而近之不可卑而遠之也國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根揺則木拔民離則國危匹夫匹婦若無所知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故大禹自謂天下之愚夫愚婦有能勝我者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加焉故以己之聖爲可恃而民之愚爲可忽乎三失謂失之衆也一失猶不可況至於三乎民情之怨怒其端甚微其極至於不可禦圖於未形則易捄於已著則難六馬者駕車之馬而六轡所以馭之車賴馬馬賴轡猶君之賴民也朽索馭馬必危非道臨民必離故大禹之心常懍乎其不自保也然則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人而肆於民上者視大禹之訓宜知戒矣

召誥（召公作以誥成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丕大也諴和也休美也）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碞險也）

臣按成王幼冲在位召公元老恐其未知民之可畏也則歎息而言王之言雖小而任則重若能大和于小民則善矣蓋小民雖甚微而至爲可畏王其毋或敢後用顧畏于民之嵒險可也夫民若何其險邪曰朽索馭馬前聖言之水能覆舟後賢諭之天下之險孰逾乎此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康誥亦曰迪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周公之啓告其君者如出一口人主其可不深念哉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臣按君者神人之主君爲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

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嫚其民乎

以上論臨民之敬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元氣廣大謂之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人時謂四時農功之時

臣按奉天時以與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以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寅餞納日蓋於日之出入必敬候之也至於咨鯀以治水曰往欽哉釐降二女亦曰欽哉此堯之敬見於事者也其於卹刑於敷教於典禮於咨牧不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此舜之敬見於事者也天下萬事莫不本之一心敬則立嫚則隳雖至細微亦不可忽故堯舜之敬不獨修身爲然至於應事亦莫不然後世人主旣鮮知以敬治身而臨事尤多輕忽此禍敗所由基也臣故摭二典所記以爲後王之法云

以上論治事之敬

詩思齊之三章文王雝雝在宮雝雝和也肅肅在廟肅肅敬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射厭也保守也

臣按此詩言文王之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功未嘗不須臾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未嘗有厭倦之心而嚴於自保常恐燕安怠惰之私萌於中邪僻嫚易之氣設於體也斯其所以爲純亦不已

抑之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和也不遐有愆遐遠也相在爾室相視也尚不愧于屋漏屋漏室西北隅也室之無曰不顯莫予云覯云語辭覯見也神之格思格至也思語辭不可度思度測也矧可射思射厭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祗敬於羣居者易疏畏於獨處者難況人君之尊臨朝廷之上接對士大夫儼如朋友則和柔顏色防遠過失雖庸君猶或知勉至於宮庭屋漏之中蠨蛸之地無法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褻御之旁環而能凜然自持不愧屋漏者雖明主猶或難之故武公自謂毋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度者況可以厭斁之意乎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臣按朱熹之說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尤不敢忽爲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臣觀自昔諸儒之釋此章者皆以戒愼恐懼與謹獨云者通爲一事至熹乃析而二之蓋以爲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

聖明之主熟玩而深體之則天地位萬物育其源實自此出可不勉哉

詩曰（小雅正月之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孔甚也昭明也）故君子內省不疚（疚病）無惡於志（無愧於心）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抑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臣按此亦前章謹獨之意故引詩以明雖潛深隱伏之地而其昭著章灼有不可揜者故君子內省不疚而無愧於心蓋人心至靈有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然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引詩謂處室之時當無愧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敬嘿而常信不待動作語言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平易直正直子慈愛諒誠信也油然新生好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臣按古之君子以禮樂爲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爲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

其不測也生樂以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莊敬莊敬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于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查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云至也於是反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慢易入之善惡之相為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慢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立則易慢入而為之主夫既為主於内非心而何猶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姦樂如鄭衛淫聲之樂慝禮孔卿季晉猥俗之礼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音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按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斯誼也夫人之所當知而於人主為尤切惟聖明留意焉則顏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息長也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濯濯光潔之貌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械也梏之反覆反覆展轉也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熹曰牛山齊之東南山其木固嘗美矣以伐之者衆故失其美然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日夜之間必有所生長非無萌蘖也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至於

濯濯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
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
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
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
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
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
櫱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
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
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
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好惡遂與人遠矣又曰
孟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
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
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
不用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
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
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
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
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
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
熟玩而深省之也
臣按孟子之言以旦晝爲主而朱熹推衍其義謂
當無時而不用力則旦也晝也夜也此皆[illegible]自持

之時其功益精密矣臣不佞又嘗推衍朱熹之說
爲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
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
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自冬至以後爲闢　自夏至以後爲闔）
正者元之本（元於時爲春　正於時爲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
（艮東北之卦）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
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閴窈
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illegible]
物而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
牀笫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
乾靡容一息之間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
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
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
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
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臣謂物欲之害
夜爲最甚故其說以夜爲本若異於孟子朱熹者
然亦未嘗不互相發也愚者一得惟
聖明擇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臣按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爲人心者[illegible]有

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則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汩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故曰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自天子以至庶人其道皆然而人君以一心而受衆攻尤易以放然則其可以不知求乎求之匪它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理即所謂由義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萌謂萌芽）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弈圍棊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秋弈者名）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繳以繩繫矢而射也）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臣按孟子之告齊王也可謂至矣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時常少理義灌溉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說進者至矣猶煖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又以弈比之弈雖小技非專心致志則不能精故其一以專壹而得之其一雜以它念而失之非誨者有勤惰學者有工拙由一與不一而已故程頤爲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熏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頤之言而後可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呂大臨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梏亡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梏亡之患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

而天理滅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熹曰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
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程子曰所欲不必沉
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臣按養心謂涵育其心也存謂不失其本心也多
欲則戕伐其心矣烏乎養以欲戕伐則喪失其心
矣烏乎存昔漢武帝謂汲黯曰吾欲云云汲黯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
財利好神仙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
蕩而欲效堯舜而施仁義得乎周敦頤曰聖可學
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
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
公溥庶矣乎然則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欲充
之以至於無欲而後可若夫多欲而不知所以克
之方將與漢武同科而欲遠肇堯舜非臣之所敢
知也惟
聖主致思焉
以上論操存省察之功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九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

誠意正心之要二 崇敬畏

大學曰湯之盤銘（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曰苟日新（苟誠也）
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說已見大學或問 武王踐阼（[illegible]大戴記）三日受丹書於太公惕若戒
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曰（云云全文見第一卷）
席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
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代謂殷武王自謂明代商也）
臣按安樂則易怠怠則必有悔故孟子曰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當處而安逸欲易作一反一側敬
不可忘淫戲自絕視彼殷商銘席四端為心之防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臣按鑑雖甚明見面而不見背猶吾一心有所明
亦有所蔽患常伏於照察所不及禍常生於意慮
所不周故雖聖人懔乎隱憂
盥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
人不可救也
臣按盥沐之盤朝夕自警因而為銘與湯一轍溺
人溺淵因水生戒蓋溺於淵者猶可浮游而出險
夫壬人所以陷溺其君者千智百能使吾沉迷於
旨酒厚味顛倒於豔色淫聲方恬安而莫覺倏禍

敗之端興斯其爲患詎止於弱淵而已乎

盥銘曰毋曰胡殘（殘害也）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目按斯銘凡三反復蓋人情每忽於微而禍亂常生於隱伏銘之於盥朝夕見之以敬以戒保於未危

杖銘曰於乎危（於音烏一本作嗚音同）於忿疐（疐如字一作躓也）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

目按大易所謂懲忿窒欲遏忿者有危身之憂縱欲者有失道之辱杖之爲物于以自扶操之則安全有賴舍之則顛踣可虞富貴者淫蕩忘荒畏於扶爲銘是或此義

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目按天寶生時地寶生財而君用之敢昧自來祀以報本亦必先時匪物是貴敬以將之齋明盛服對越上帝於牖爲銘朝夕是戒

劒銘曰帶之以爲服動以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倍背同崩壞也）

目按劒之爲服以示威武然德寔威本威匪德輔惟德是行無恩不服一於用威祇取顛覆項籍獨夫所寶者劒終以自燔千古之鑑

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少間須臾之間也）終身之羞余一人所監以戒後世子孫

目按兵者凶器聖人所重苟非拯民其忍輕用一矛之造謹之戒之況於兵端一啓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戕生靈之命奸天地之和者皆斯術不忍實爲之寧王以此戒其子孫爲世人主可違斯言

禮運記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廟（即三公三老）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目按古之所以袞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廟則有三老焉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于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瞽掌樂以吉凶諫王侑贊之史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善有德銷欲斯須自然得乎故王中心宅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褻御近習所說者淫聲美色狐媚蠱惑者千態萬狀雖欲無邪其思得乎此君德之所以不如古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徵角在右宮羽在左）趨以采齊（采齊門外之樂節也）行以肆夏（肆夏登堂之樂節也）周旋中規（周旋反行也）折旋

中矩（[illegible]）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illegible]）
（[illegible]）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illegible]）
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臣按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蓋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功也易後世一切無之而所以蠱惑斷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致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不然非臣之所敢知也

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illegible]）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illegible]）在輿有旅賁之規（[illegible]）位宁有官師之典（[illegible]）倚几有誦訓之諫（[illegible]）居寢有褻御之箴（[illegible]）臨事有瞽史之道（[illegible]）宴居有師工之誦（[illegible]）史不失書（[illegible]）矇不失誦（[illegible]）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illegible]）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臣按衛武公之所以約敕其身者可謂至矣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惟能如此故生有令名沒有美謚後之人主尚其法諸

孔子觀於魯廟有欹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欹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臣按欹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有之所謂宥坐之器也天下之理至于中而止故列聖相傳以中為大法而制器亦象焉虛而欹不及也滿而覆過也過與不及均為非中惟中則正矣斯器曰陳于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也孔子因之以陳持滿之戒使人知挹損之道當哉言乎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豪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傷禍之

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
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
先也故後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誡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
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氷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言既知口過之可憂也
臣按斯文大略與武王諸銘相出入必古之遺言
也孔子因是而發臨深履薄之言人主誠能誦之
於口志之於心而書之宥坐以自警亦進德之一
助云
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玄
宗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夙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
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
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發規諫日日
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臣按無逸一書萬世之蓍龜也宋璟手寫爲圖以
獻可謂有志於正君矣今
經筵所在每設此圖庶幾開元故事然必玩而繹
之如姚公之在前宋璟之在後惕然自省不敢暇
逸然後此圖能爲進德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繪
其與幾何惟
聖明其深念之

以上論規警箴誡之助臣聞程頤有言古之人
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
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
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將自熟敬以直內是涵
養意頤之意蓋欲學者敬以自持而內自直雖
無禮樂銘戒之助可也然以學者言之則今之
所無固未易復以人君言之則亦何所欲而不
可耶誠能內主乎敬而凡古人所以自警之具
如湯武之銘筆之翰墨設之屏幃可也使人諷
誦入耳著心可也燕閒永日毋深居中禁而時
御便朝使儒臣環侍迭陳規益如衛武公之自
警可也魯廟之器倣而爲之設于宥坐以致滿
覆之誡可也不寧惟是宮庭宴樂以古者獻酬
之禮而易今之奉觴命爵以古者房中之樂關
雎召南而代今之樂府歌辭惟所欲爲孰曰不
可內外交養動靜弗違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
之聞也臣敢昧死以爲
聖明之獻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

誠意正心之要二（戒逸欲）

書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虞度也）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熙廣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違道背也干求也）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逆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按此益戒舜之辭也既吁而後戒又申之以儆戒然言治安無虞之世可畏而不可恃也夫治安之世易失者法度易縱者逸樂故首言之若任賢之不可不專去邪之不可不果謀事未合於理之不可成與夫違道以求名咈衆以徇欲此皆[illegible]而告戒之而總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治亂之源在人主之一心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其心正矣然後於人之賢否知所用舍謀之是非知所決擇心志洞然無一蔽惑則於逆理違欲之事自不肯爲又必常存敬常兢畏而不以怠荒間之然後中國尊而四夷服其効有不可揜者益之進戒始於君心而終於君心此自古聖賢傳授之要法也晉武帝混一天下唐元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欲怠荒召戎狄之禍其流禍至於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爲萬世之蓍龜其可忽諸

皐陶曰無教逸欲有邦

臣按此皐陶戒舜之辭逸謂燕安怠惰之私欲謂耆慾荒淫之好人主一身天下之表倡也故當以勤儉而率諸侯不可以逸欲教有邦夫所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嚮也逸欲之念少萌乎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此皐陶所以諄諄也

禹曰無若丹朱傲（丹朱堯子）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頟頟不休息）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殄絶也）予創若時（創懲也）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辛日娶妻至甲日復出治水）啓呱呱而泣（啓禹子）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荒大也）

臣按此大禹戒舜之辭丹朱之不肖其惡多端禹獨以傲之一辭斷之傲者驕怠之謂此衆惡之源也故所好者慢遊所作者傲虐不分晝夜而肆其頟頟之狀無水而强行舟羣淫而亂家所以殄絶其世也禹以敬戒之心懲其若此是以創至而弗遑居有子而不暇愛獨於平土之功不敢後焉朱惟驕怠是以騁欲禹惟敬戒是以忘私其言之於舜亦以戒舜也夫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皐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臣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警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爲法

太康失邦(夏后氏也)昆弟五人須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其
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彫牆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臣按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
亡之釁舉不出此六者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
原乎此意者大禹爲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爲人
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坐隅銘之楹序若古聖人嚴
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仲虺之誥(仲虺作誥以告成湯)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近也殖生也)
德懋懋官(懋勉也)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臣按溺聲色者迷心之鴆毒故湯弗邇之珍貨
厚利者害義之根荄故湯弗殖之人欲消亡天理
昭著是以勉於德者必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必勉
之以賞用人之善由己之善己有不善則改而從
善公平正大卓然明白其原皆自不邇不殖始然
則人亡之心其可使有一毫物欲之累哉
伊尹作伊訓(訓太甲也)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肇始也)從諫弗
咈(咈逆也)先民時若(先民謂前賢也時若言從古人也)居上克明爲下克忠(爲下…)
(咎)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檢約也)以至于有萬邦茲
惟艱哉敷求哲人(敷廣也哲人賢智之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
儆于有位(儆戒也)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
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
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所以匡王也墨者官之刑)具訓于蒙士(蒙童蒙)嗚呼嗣王祗厥身念
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
臣按伊尹先言成湯所以治己者而後述其所以
治人者此身教之義也蓋自夏桀之亂綱常掃地
湯始修而正之惟忠諫是從惟先民是順居上則
能明其德爲民則能盡其心恕以及人故不求其
備嚴以律身故如恐弗及積行累善如此以至于
有天下其惟難哉成湯念得之之難懼保之之不
易也於是廣求賢哲以輔後人又制官刑以儆有
位蓋將維持王業於無窮也巫歌舞以樂神者也
故常舞于宮酣歌于室是爲巫覡之風徇猶殉葬
之殉陷身于貨色之中不知省悟又常于畋獵不
知止息是爲淫泆之風侮慢聖人之言違咈忠直
之士疎遠耆艾之德親比頑嚚之童是爲悖亂之
風三風其綱而十愆其目也卿士有其一家必喪
諸侯有其一國必亡臣下不能諫正者繩以贓官
之罪其刑墨童蒙之士則以此訓之夫自卿士以
至諸侯或蹈其一猶必取喪亡之禍況天子乎故

伊尹以此訓太甲欲其敬厥身而念之不忘也愿
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
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砭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
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
之心冀其必聽眞所謂社稷之臣與

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西戎遠國貢其大犬
也犬高四尺曰獒 太保乃作旅獒太保召公奭也曰嗚呼明王愼
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
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
庸展親實則庸之以展其親人不易物易物輕易之易惟德其物德盛不
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
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人者戲玩物喪志志以道
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
不勤不矜細行矜謹也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八尺曰仞功虧一
簣土籠也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臣按西旅獻獒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古者
大臣之格君心皆於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
後言也夫明王敬謹其德豈欲四夷之我賓哉而
賓貢乃有不求自至者然其所獻不過服食器用
而已無它玩好也王乃以其物錫異姓之諸侯以
示德之所致俾無廢其所職若寶玉則分于同姓
之國以布親親之恩於是人不以物視物而以德
視物受其賜者無敢慢易而各思勉其德焉夫有
德者必敬敬則不狎侮若狎侮君子則君子去之
則無以盡其心狎侮小人則小人怨之無以盡其
力召公先言謹德至此又以狎侮爲戒蓋不敬乃
敗德之源故也物之誘人因視聽而入目悅色耳
悅聲苟非心有所主未有不反爲耳目所役者故
必使耳目聽命於心而後可也心得其職則百度
正猶官得其人而庶事修也玩人喪德即上文所
謂狎侮也玩物喪志即上文所謂役耳目也玩人
則以人爲戲輕薄媟易未有不喪其德者玩物則
以物爲戲荒縱淫泆未有不喪其志者然則何以
寧其志曰道而已道者人心之正理以道養心則
物欲不作而恬愉安平是之謂寧衆多之言交至
吾前何以應之曰道爲權是非當否折之以理雖
詖淫邪遁其能還乎舜以危微精一告禹繼之曰
無稽之言勿聽此內外交養之方也召公之意其
在於是世之人主於有益之事多不肯爲而惟無
益者是爲故心志分而功不成於有用之物多不
知貴而惟無用者是貴故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
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

奢不如布帛之温推類而言莫不然也小駟四馬乘而
晉師以敗非土性也晉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駟出也故敗見僖十五年
傳白狼入而荒服不至好珍奇也周穆公伐犬戎得白狼白鹿以
歸荒服不至事見國語千里馬之却漢文所以有道事見賈捐之傳
鴨之求魏氏所以不長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鬬鴨孫權群臣欲勿與事見三國志
齊不寶徑寸珠而寶檀子敵以畏楚不寶白珩而
寶觀射父國以強凡此皆後世事而召公之言無
一不驗者此其所以爲聖賢與歟篇終又歎息而
言蚤夜無或不勤前言謹德欲其不慢此言勤欲
其不怠謹者慢之反也勤者怠之反也人主能謹
而不慢能勤而不怠其事畢矣行者德之積微者
鉅之積一行不謹全德之累微其少忽鉅者不成
又以爲山譬之九仞之功虧於一簣不可也萬年
之業墮於一旦其可不乎苟能信蹈乎茲則民生安
其居民生安則王業永矣夫以武王之聖而召公
戒之勤勤懇懇至於如此後世人主其可以已德
爲既足而厭規之論乎

周公作無逸作此以戒成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處也先知
稼穡之艱難種曰稼成曰穡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依謂小人所恃以生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艱也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乃諺諺俗語也既誕誕妄言也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
無聞知昔之人父母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大戊也嚴恭寅畏畏者皆勤也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
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
爰暨小人高宗為太子時父小乙使居民間習知民事作其即位作起也乃
或亮陰三年不言亮陰居喪也其惟不言言乃雍雍和也不敢
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
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保安也惠愛也不敢侮鰥寡肆祖
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過樂之謂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
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抑損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徽柔懿恭懷保
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盤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供貢也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
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淫過也以萬民惟正之
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
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按呂祖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者
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作勤作
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
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

林有不可得離者焉或莫而為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躰猶二物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遂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為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猶有時而息矣後世鮮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相厥小人以下蓋引閭里近事明之此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鄙諺嘗誦於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也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自以為賢而反以老成為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為田舍翁乎臣謂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所以誕妄侮厥父母餘則祖謙盡之祖謙又曰此章無逸之君以告成王歎息而謂之我聞蓋其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則謹

重恭則降下寅則勇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者見於祲象內躰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則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国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檢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攝之方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皆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躬敬其功與無逸互相發也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同無異於中宗然言享国五十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万民亦此意也

臣按舊說以祖甲為太甲考諸史記祖甲者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與不義惟王之說叶而以邵雍書參之祖甲享国三十有三年世次又正

在高宗之後故知非太甲也
蘇軾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
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
有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
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彼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漢
武明皇千一而已歟飢食野葛者以死而曹操獨不
死亦可効乎
呂祖謙又曰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
後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
亦云云者所論文王之無逸究言淵源之所自也凡
有血氣毋惑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抑
抑畏者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
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
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
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
蓋舉一端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推也物莫能兩
大厚於奉己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
注不存漠然未嘗留意也則其力果安用哉即於康
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己故
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懿恭之徽美者也懿恭恭之淵
懿者也凡人之柔與謹厚不謂之柔恭不可也其稱
徽柔懿恭意味光輝三字又不同矣於民言小者蓋匹
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
惠鮮者鰥寡窮民每有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鮮
然有生意也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痡四海文王處方
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憂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
道未之見之心勤而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
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立政言罔攸兼於庶
言庶獄庶謹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
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
爲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
勞也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田則以是爲耽樂
固文王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蓋翼翼之
小心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其用之約既無横貢自
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
毫之加也文王爲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
春秋諸侯貢於伯主者班班可見此章論文王之家
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桑恤窮困勤政
事戒佚游損横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
之意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妄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
以啓人主之好逸者
又曰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其守此訓故以
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
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爲人君所不能無也特

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浸入于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於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絶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觀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絶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皆有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于二日自二日至于終身不反也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皇暇曰今日耽樂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可謂有莫大之愆而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爲無傷遂其既嘗此味則寖淫於溺矣

臣按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所以遵又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以戒受之惡無所不有而酗于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者必享國而逸欲者必戕生惟其沉湎于酒心志惛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不能無逸此周公所以專於陳戒與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詩豳風鴟鴞之篇)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牖户(綢繆纏綿補葺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臣按孟子引鴟鴞之詩以爲彼羽毛微類而能於未雨之時豫爲之備如此今國家閒暇不能修明政刑顧乃甚細娛而忘大患可乎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是燕雀之智不如鴟鴞遠矣爲國者必能憂勤兢畏以圖安而不爲盤樂怠傲以以召禍庶幾免於燕雀之譏乎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范臺臺名)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快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南之威美人也)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強臺臺名)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

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白台閭須皆美婦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夾林蘭臺皆臺榭名）強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臣按四者之欲人之所同惟聖賢則能以道勝欲故大禹絕旨酒而不御晉文推南威而遠之楚莊盟強臺而不登晉楚之君雖未可與大禹同年而語其勇於自克亦可尚也齊威雖知厚味之亡國而寵任易牙至于終身卒以召亂是自言之而自蹈之也物欲之伐人主爲可畏惟人主一以大禹爲師推惡酒之心以御羣物而深戒齊威之不勇其庶幾乎

唐太宗時張藴古上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臣按大寶之箴亦冊袠之良規也故剟取其略以備覽觀焉

以上總論逸欲之戒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一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二

誠意正心之要二（戒逸欲）

微子（商書篇名）父師（箕子）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酗以酒爲凶謂沉湎而酗怒）

臣按酗酒者受也而箕子乃歸之於天蓋忠臣不忍斥其君故爲無所歸咎之辭也

泰誓（武王伐紂誓師之辭）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冒亂也）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臣按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沉湎爲首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惛則衆惡所自生未有沉溺于酒而志不惛者志一惛者則無所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無不具焉宜武王以爲問罪之首也夫成湯惟其不邇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其沉湎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惛明之異故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都也）乃穆考文王（穆考文王也）肇國在西土（肇始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告也毖謹也）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元大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行音）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辜罪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有正有官

醉

（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
迪小子（迪訓導也）惟土物愛厥心臧（臧善也）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
子（棐輔也徂往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腆厚也）故我至于今
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哲王謂成湯）
迪畏天顯小民（迪蹈也）經德秉哲（經常也哲智也）自成湯咸至于
帝乙（帝乙殷之賢王）成王畏相（相助也）惟御事厥棐有恭（棐輔也御治事）
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矧況也）越在外服侯甸男
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
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
人祗辟（尹人者群尹也辟君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
（後嗣王謂紂）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易改也）誕惟厥縱
淫泆于非彝（彝法也）用燕喪威儀（燕安也喪亡也）民罔不衋
傷心（衋痛也）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
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罹憂也）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
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臣按商受淫酗臣民化之方文王之在西土已告
教在位者謹戒于酒矣及成王封康叔于衛衛受
之故都也漸染惟舊故作酒誥以訓敕之妹邦即
衛也成王之誥專爲衛而作故云然也朝夕祀茲
酒言文王之告教諸侯而下至于治事之臣朝夕

丁寧惟祀則飲斯酒也天之始生黍稷俾民爲酒
惟用之大祀而已非資其沉酗也及我民以之喪
德諸侯以之喪邦無不自斯酒始酒一也飲之有
度而受福則爲天之降命飲之無度而受禍則爲
天之降威觀小大邦用喪之言則當時以酒亡國
者衆矣惟行以酒爲行也惟辜以酒爲罪也文王
既教羣下勿常于酒又教之德將無醉凡飲酒能
以德自持則無酣醟之過所謂不爲酒困也民蒙
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
故其心臧蓋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
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爲子弟者亦各聰聽祖考
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聰則志于心
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爲小焉
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矣夫有司之不
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商命爲職此之
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酗以致墜失
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既又叙成湯之
謹酒與後王之酣身爲康叔戒蓋湯上畏天下畏
民常其德而不變秉其智而不惑自是至于帝乙
皆以成君德敬輔相爲心而治事之臣亦各盡輔
翼之敬雖自暇自逸且猶不敢況曰崇飲乎崇飲
謂相尚以飲也是時內外大小之臣無敢湎于酒

者不惟稟上之教不敢違亦以職守所在不暇爲不敢猶有勉強不暇則安之矣職守謂何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助大臣之祗辟也一時羣臣以此自勵雖欲不與得乎及受沉酗其身命令不著于民惟作怨之事是守惟淫泆非彝是縱安燕以喪其威儀考之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民所以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紂方且荒腆于酒逸欲不息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罪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觀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很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馨德者穢德之對也紂衷居弗事上帝既無馨香以祀而作怨于民羣酒于酒惟有腥穢上聞于天天之喪商無復眷愛之意者以受自放于逸故也天豈虐商者哉以商人自速其辜耳此書言沉湎之禍至深至切豈惟康叔敬守弗渝萬世人君皆當視爲龜鑑

蕩（召穆公作以刺周厲王召公名虎）其五章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式用也）既愆爾止（止容止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臣按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咨嗟商紂者以諷王言天不使爾沉湎于酒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既愆爾止而下皆譏其飲酒無度之狀天付人君以位豈欲爾如此哉不使爾爲而爲之是逆天也儻厲王聞而知警其庶幾矣乎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齊肅也）飲酒溫克（克勝也）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復也）

臣按此詩言齊聖之人雖飲酒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德將無醉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幽王以酒喪德大夫恐淪胥以敗與其同列自相規戒如此云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媟狎也）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其二章曰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反反言重慎也）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幡幡失威儀也）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僊僊軒舉之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抑抑慎密也）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怭怭媟嫚也）是曰既醉不知其秩（秩常也）四章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號呶讙呼也）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僛僛傾側之貌）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郵過也）側弁之俄（俄傾貌弁冠也）屢舞傞傞（傞傞醉舞不止之狀）既醉而止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孔甚也嘉美也）惟其令儀（令善也）五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毋俾大（大音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

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童羖無角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臣按此詩凡五章前二章言古者禮飲之事至三章以後乃言幽王酣飲之失方其未醉也威儀猶能敬謹猶能周密及其既醉則慉然而輕矣怭怭然而嫚矣舍其坐遷矣載號載呶矣邊豆亂而秩弁俄矣至於屢舞不止始則僊僊然而軒舉次則傲傲然而傾側甚則傞傞然而蹉跌矣君臣燕饗之間所以觀禮而乃媟瀆如此則譏之曰是既醉而失其常也既醉而不知其過也然既醉矣何爲而不出乎醉而出未至於失禮之甚則君臣猶俱受其福也醉而不出是戕伐其德矣焉可勝計耶夫飲酒所以嘉美者以其有令儀也今乃若是儀安在乎末章傳者多異辭而先儒劉彝之説曰幽王飲酒及與羣衆小人男女罔間而立監命史俾臨視怨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而淫亂邪惡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爲娛不醉者反恥而罰之俾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無所不至幽王方以爲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大怠用以爲歡焉匪言勿言者戒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獎而美之用以爲樂謹勿言其非恐懼厥心而弗復肯焉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常治廷紛勿語于外留之以爲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羖羖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謹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頌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身亦爲淫亂故三爵之後昏昏然醉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幽王變宣王中興之後使其不肖不若是之甚夫戎豈能殺之哉嗚呼禽獸之所弗爲而幽王爲之其滅乃自取之也呂祖謙謂發於此章雖多牽強忿激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録之臣今亦有取焉庶以爲方來之監云

抑大雅衛武公自警也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女者武公自謂弗念厥紹紹繼也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刑法也

臣按此武公自言今日之所爲也興猶書所謂方興言爲之未已也汝雖惟耽樂是從曾不念紹續之重廣求先王之道而敬奉其明法乎蓋先王之明法未有不以耽樂爲戒者能敬奉之則不爲荒縱之行矣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

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被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尙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臣按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直哉言乎成帝能咨嗟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卒以沈湎妨政權移外家至於覆國其亦可監也夫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絶

臣按元帝之爲君非能剛果必爲者也其覆杯之舉則於聽言改過爲然剛決無滯此所以粗能自立於江左歟

陳後主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巵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未幾爲宇文化及所弑)

臣按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以上論沈湎之戒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二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三

誠意正心之要二(戒逸欲)

牧誓(武王誓師於牧野)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妲己也)昏棄厥肆祀弗荅(肆陳也荅報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迪道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臣按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既昏于色矣於是神祇當祀者不之祀昆弟當恤者不之恤而惟四方罪逆逋亡之人崇長信使俾之肆毒于民受病之本皆由昏之一字故武王所言之

詩谷風(衛國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作)

静女(邶風)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邶風)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

臣按毛氏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與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

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牆有茨（鄘風篇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通焉君母惠公之母即宣姜也）

君子偕老（同上）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夫人宣姜也）

桑中（同上）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同上）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同上）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蝃蝀（同上）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氓（衛風篇名）刺宣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臣按邶鄘衛詩分為三國其實皆衛也衛宣公奪其子伋之妻而為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靜女之刺相繼而作因讒殺子而二子乘舟之詩作夫婦失道國人化之而俗風桑中氓之詩作宣公卒而公子頑上烝于宣姜而牆有茨偕老鶉奔之詩又作再世而至懿公為狄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中與蝃蝀之詩所由作也始末凡十餘詩而事之次第蓋如此新臺之一章曰燕婉之求蘧篨不鮮二章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蘧篨仰而不俯戚施俯而不仰皆惡疾之不能為人者也燕婉指伋而言謂其（為人）安且順也齊女之來本惟燕婉是求而乃得此惡疾之宣公宣公本無疾也以其行之惡故名之耳自是伋壽死而國俗敗子頑象之上烝君母衛君父子之行皆同於夷狄衛國之俗亦淪於夷狄安得夷狄之禍不乘之以作乎夫夷狄非能滅中國也以中國自為夷狄而後夷狄得以肆為氣類之相感也求之古昔蓋莫不然原宣公之初亦溺於情欲而不能制爾安知其禍若是之烈哉然文公一興以道化民而淫奔之俗隨變信乎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牆有茨一章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二章曰不可詳也三章曰不可讀也蓋淫荒穢褻汙人牙頰言之且不可況可詳之讀之乎夫言猶不可聖人乃著之於經何也善乎先儒楊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故事國風之詩

經筵不講先儒胡安國非之臣今列此於篇者欲明人君一以淫泆導其民則變華而狄一以道化迪其民則變狄而華其幾猶反掌爾若陳株林澤陂等詩皆為淫昏而作其禍敗往往略同不能悉舉也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肴勝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掩也)蔽兆之紀(紀法也)失臣之官有二罪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瘳愈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以女嫁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遂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

別

臣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斯言也古今之至言也然謂妹喜與伊尹比妲己與膠鬲比何邪伊尹相湯伐桀者也妹喜敗桀之德速桀之亡是亦伐之也伊尹伐於外妹喜伐於內故以此言之無妹喜之伐則無伊尹之伐矣妲己之比膠鬲亦然嗚呼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堅甲利兵戰於豕突者邊境之寇也冶容妖色狐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擾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內腹心之災也理膚革之疾易而去腹心之災難臣故曰史蘇之言古今之至言也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曰節之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禦止也)吾是以云

鄭子產如晉問疾子產名僑鄭大夫叔向問之叔向晉大夫子產曰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
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露羸也湫集也底滯也茲心不爽爽明也而昏亂百度百度百事之節今無乃一
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百姓內官嬪御也男女辨
姓禮之大司也司主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姬者晉同姓也其無乃
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四姬有省猶可也無
則必生疾也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肸叔向名

臣按醫和子產之論略相表裏天陰根於陽故女
為陽物人道以夕故曰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
疾以其陽物故生內熱以其晦時故生惑蠱此以
陰陽之類言也要之心者一身之本衆疾之源淫
於色則心為之荒惑其能不生疾乎故子產曰茲
心不爽而昏亂百度其論益精切矣然則醫和之
責大臣何耶大臣之於君所以傳之德義而保其
身體者也求之於古惟周公為能以此自任故無
逸之作丁寧告戒無淫于逸使成王永其天命後
世知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嬖之寵以趙
武而不能救四姬之惑夫二人者非奸非慝徒以
昧於大臣之職不能止君之淫猶不免責況以奸
慝之心導君於淫者其罪可逃誅哉子產之所謂
四時何哉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所以勞之也夕無
所聽修令而已夜無所訪安身而已所以逸之也
動靜有時勞逸有節疾焉從生觀安身之云則夜
氣澄寂之時尤當自養為朝聽晝訪之地其可惑
溺聲色而節乎又況可以一之者乎一云者自蚤至夜
惟欲是從也內官不及同姓若是則異姓固無損
與曰此子產特因晉之有是故以規之爾妲己褒
姒豈同姓耶昔人論色禍者多矣子產醫和所論
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也故併著之

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
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
切限也千結反皆冒其處也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音工
藍田璧明珠翠羽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
卒皆無子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
數成帝素強無疾病暴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雜
治昭儀昭儀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
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
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
倉琅根宮門銅鍰也

臣按昭儀之始入也姿質醲粹見者皆嘖嘖宣帝
時披香博士淖方成披香殿名在帝後唾之
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以火德其事見司馬光通鑑
云褒姒之亂史伯謂其生有龍漦之異檿弧箕服

之祥語雖近誕然驗之婦女其非天地正氣所
生也必矣禍水之說近是故併附焉

唐玄宗貴妃楊氏始爲壽王妃（壽王瑁玄宗子也）武后妃薨後
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納禁
中（后欲此即壽王之妃玄宗不欲顯使人聞也故）異之即爲自出妃意者乞籍
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
舞邃曉音律智筭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
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進冊貴妃三姊皆美劭帝呼
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
下臺省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勑四方獻餉結納
門若市然他日妃以譴還銛第比中昃帝尚不御食笞怒
左右高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由是愈見寵妃每
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冶琢金玉
者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祕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爲怪
珍入貢動駭耳目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
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
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
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
藉于道香聞數十里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
姨約爲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祿山加寶奉妃以祿山爲兒令宮人以錦繡裹祿山之帝聞之賜妃洗兒錢十萬或通夕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帝不疑也）及祿
山反以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
子撫軍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啣塊請
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元禮等以天下計誅
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
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

史臣歐陽脩曰嗚呼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唐自高
祖至于中宗再罹女禍（謂武韋二后也）唐祚既絕而復續中
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爲
鑒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
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
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
悔考其始終之異至於如此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胡寅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
怨之所集禍之所起也明皇眷於楊妃凡十年以王
鉷爲色役使併責二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
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踈族進竊
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釁則毒又
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勑則毒又遍於
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反叛則毒又甚於兩河
矣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常圖其所不見者況怨集
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由單斃其死也自非
陳元禮等勸以速殺則禍必及身矣

臣按後世淫泆之主溺於衽席之愛以召亂者衆

矣而漢飛燕唐太真最其著者焉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成帝明皇當承平富庶之餘而忘持盈守成之戒忘念所懲惟在聲色而尤物出焉妖姿蕩目狡謀欲心二君流連荒縱自謂窮天下之樂而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闈中故燕啄皇孫國嗣絕載胥祿兒反謀安旨未幾時而鼎祚移咸家胡塵暗宮闕矣色之為禍慘於鍖錙而烈於燎原之火太甚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唐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小字亞子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以至於亡莊宗嘗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伶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羣伶亦大驚駭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尚誰呼耶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而不聞其它過惡其敗國亂政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為最是時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公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閒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遇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官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莊宗後因事戲之謂其教王溫反從謙不自安謀亂莊宗以射踣左右皆奔走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脩言莊宗百戰滅梁方其盛也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十數伶人困之而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臣謂倡優之女其同類者也故以附於女寵之後為世戒焉

以上論荒淫之戒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三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四

誠意正心之要二（戒逸欲）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表洛水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有窮國名后君也羿其名）因民弗忍距于河（距其歸路）

臣按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也而又再世太康以盤遊之樂遂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

周辛甲之為大史也（辛甲周武王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夷羿即有窮后羿也）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麀牝鹿也）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恢大也羿因夏衰代之為政）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臣按此魏絳所以規晉侯也（魏絳晉大夫晉侯晉悼公）晉侯好田故絳及之夫民之與獸為生不同而欲安其居則未始不同也故民安於寢廟而獸安於茂草先王之世暨鳥獸魚鼈咸若者以其德之不擾也羿則反之不惟國事是恤而惟麀牡是思田獵雖云習武然亦豈可數哉夫羿因太康之逸豫而篡之已又以逸豫為浞所篡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方武王時辛甲以王命俾百官各因其職箴王之闕故虞人之箴如此以羿戒王亦猶禹以丹朱戒舜也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及于飛潛各安所處此所謂不擾也漢儒作賦鋪陳弋獵之盛至曰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吁物生斯時與靈臺之世為何如邪臣因併著之以為暴殄不仁者之戒

春秋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矢陳也）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臧僖伯公子彄也）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祀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眾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故春蒐（蒐索擇取不孕者）夏苗（苗為苗除害也）秋獮（獮殺也）冬狩（狩圍守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

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之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略謂巡行也）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胡安國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游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晏嬰）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二山名）遵海而南放于琅琊（放至也琅琊齊東南境上邑名）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陳其所受之職）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休息）吾王不豫（豫樂）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睊睊側目貌）民乃作慝（慝惡也）方命虐民（方逆也命王命）飲食若流（如水之流無厭也）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無厭謂之荒（田獵）樂酒無厭謂之亡（以飲酒為樂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發倉廩也）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二者樂之名）其詩曰畜君何尤（畜止也）畜君者好君也（好愛也）

臣按景公之本志不過為游觀計爾而晏子乃迪之以古訓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孟子因宣王好貨好色之問而告以与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然則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夫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人主其可以不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爭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

臣按馬以千里名世之所不常有也使人主小有馳騖之志未有不樂受其獻者穆王荒于八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世所不常有之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所以能卻其獻也厥後武帝以一馬之故至於興師動衆疲弊中國以求之蓋文帝幾於無欲而武帝則多欲矣此得失之所以異與

武帝時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自好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烏獲古之有力者）捷言慶忌（慶忌王子慶忌古之捷疾者）勇期賁育（孟賁夏育古之勇者）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殆危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銜馬銜橜車鉤心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鄙諺曰家絫千金（絫積也）坐不垂堂（垂堂謂近堂邊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臣按相如諫獵之辭拳拳忠篤其曰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云者尤足以警動人主之聽故錄之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宮名）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宮名）微行常用飲酎已（以酎祭宗廟畢）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上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乃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太后宮也）上大驩樂之

臣按自昔人君雖至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趙武靈王僞為使者馳入秦覘秦昭王之為人雖云跌蕩猶有英偉之氣漢武之微行也特以快從禽之樂爾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爭乃私置更衣為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欲矣自武帝開端於是成帝效之常自稱富平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於武帝者淫荒失道漢日以衰其作俑則自武帝始吁可戒哉

王吉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

蓋傷之也今大王幸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勞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撙挫也）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箠馬策）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直銜橛之間哉（[illegible]）休則俛仰詘信（音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illegible]）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illegible]）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賜牛酒其後復放從（放從放縱）自若

臣按王吉可謂愛君之篤矣其論田獵馳騁之害學問優游之適言切至使其還若聽之猶知感悟故雖王賀之狂不以為忤且賞之也夫物欲之樂有限而理義之悅無窮從禽雖可喜然車馳馬驟頓躓撼四體俱疲觸風日犯霧露豈若乎在性介之談就若從容帷幄儒紳環侍講論道義涵泳經術日與聖賢為徒足以開廣聰明安固氣體其為可樂詎有極邪惜王賀以不移之愚雖加賞賚旋復放縱入繼大統卒不克終然吉之言既可為人君進德之助又可以為養生之法故著于篇惟聖明詳味焉

以上論盤游之戒

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永長也圖謀也）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若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疎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為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為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臣按大禹於奉己也薄而於奉祖宗敬天地救生民則甚致其厚此大禹所以稱其勤邦儉家而孔子亦以為無間然也夫飲食衣服宮室此人心也致孝致敬勤民者道心也二者常相消長禹之心以道為主故人心退聽所欲不存其後文王亦以卑服即康功田功聖人用心大抵若此茲非後王所當法與

春秋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郿大無麥禾二十九年春新延廐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所謂時詘舉贏者也詘謂力不足贏謂力有餘以不足之時作有餘之事故故穀梁氏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郿大無麥禾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郎魯邑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之妖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之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臣按春秋重民力謹土功故新一廐築一臺必書之一示人君不可縱欲以病民也臣姑舉一事著于篇它不悉錄云

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晉大夫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叔向晉大夫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臣按晉平公伯主也役一宮室而上天為之示異諸侯為之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不戒夫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章華臺名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臣按伍舉之對言旨近理而所謂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尤古今之名論也夫私欲者人心之發而德義者道心之正二者常相水火焉水勝則火滅欲勝則理微靈王惟其溺於私欲也是以德義之存者幾希及其敗也仲尼聞之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而能自克豈其辱於乾谿靈王敗死于此嗚呼此非後王之炯監與

秦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

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臣按阿房之侈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賈山之言既足為來世戒而唐人杜牧又為之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又曰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又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謂項羽焚秦宮三月不絕也）詞人之賦不無浮誇然其窮奢極侈之狀播諸賦詠深宮閒燕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足以戒故以次于賈山之後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為天下先

臣按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念細民為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為矣凡繼世之君多縱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財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力故也臣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以為後世法矣

漢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東方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

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臣按東方朔可謂知化民之本矣文帝之儉如彼風俗安得而不厚武帝之侈如此風俗安得而不薄哉能聽朔之言去奢從儉而民不為風者未之聞也朔雖平時詼笑不根若其近述孝文時事則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而武帝一不之聽卒以奢靡敝其國惜哉

揚雄曰逮至聖文垂意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illegible]）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illegible]反）憎聞鄭衛幼眇之聲（眇音[illegible]一[illegible]反）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玉衡北斗杓星太階三台也）

臣按人主一修儉德則玉衡正而太階平格天之功若是其速然則崇侈靡欲者其獲罪於天也必矣可不懼哉

隋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武王之數紂曰暴殄天物（[illegible]）凡物皆天產也暴而殄之則獲罪於天矣漢武以土木被文繡（[illegible]）者已深譏之況於苑囿之廣卉木之多以人為而奪造化不知歲之所耗者幾百千萬匹而虛杼柚之力者幾百千萬工雨淋日炙不能旬月而又易之矣當是時天民之窮而衣不蔽體者何可勝數而煬帝乃以有用之繒帛委之蕭草莽中一不之惜暴殄甚矣上帝安得而不震怒下民安得而不離畔乎其致江都之禍宜也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

利己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
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
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
洽

四年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
曰臣見隋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數百人
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戞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
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
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數十萬功餘可知矣陛下初
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
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
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習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
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
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即爲之罷役
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按太宗監亡隋之侈故一殿之營爲費無幾而亟
已之然未及數年遽有洛宮之役由儉入奢其易
若此此張玄素之所以諫也惟其喜聞忠言不恬
己過雖比之於隋煬亦以桀紂冒不少忤而亟
從之此其所以致正觀之治也

唐玄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
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
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
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臣按人主以實心爲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
人自化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未必中心之實然
而近名之意則有不可揜者故曾未三年已遣御
史訪珍異於南方矣（四年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上命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上遂引咎罷之）
之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樸素爲天下先
如漢文帝之不言躬行何患澂俗之不革推其出
於矯枉急於人知而忠信誠慤有所不足是以本
心之後旋即發露不待在位之久而後形也然則
人君之爲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
實德

以上論奢侈之戒臣按沉湎而下至于奢侈皆
所謂逸欲也臣既備論之然先儒有言欲者不
必沉溺意有所向即爲欲矣盖意之所向不知
自反即沉溺之漸也程頤告
神宗皇帝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頤之言真格
心之要惟
聖明深味之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五

脩身之要一 謹言行

易大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門樞機弩牙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臣按孔子因中孚鳴鶴之文而發明應感之理謂人君雖處宮庭而其言不可以不謹又推而廣之言行皆不可以不謹蓋鶴鳴子和由氣之相感上倡下應亦理之自然故言之善否出於一室之間而人之從違見於千里之外一言之出則爲號令而百姓被之一行之著則爲儀表而四方見之身之有言行猶戶有樞弩有機樞發闔張弛由此而出言行之發榮辱隨之其取喻也明矣猶懼人之易忽也則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蓋天地之大不可測識然一言一行之善感格之效捷於影響其可不謹乎或謂居室出言人誰聞者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吁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懫恚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無人私語密約無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者此所以爲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與爲人主者其深戒之

抑衛武公所作之詩名之五章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玷缺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六章曰無易由言易輕易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持也言不可逝矣逝往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曰爾者皆自斥之辭話言之謹威儀之敬皆人主脩身之至要柔者欲其順而非巧言以爲柔也嘉者欲其善而非令色以爲嘉也白圭之寶苟有玷缺猶可磨而平之斯言之出一有玷缺則不可復爲矣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故又曰無易由言欲其不輕易也無曰苟矣欲其不苟且也言出於口誰能持吾之舌者既形之言則不可追之於往此武公所以嚴於自飭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稱之又嘗告其門人曰駟不及舌嗚呼可不戒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臣按言欲其謹於出故曰訥行欲其勇於爲故曰敏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臣按行先於言則其言有實未行而先言則其言難踐故聖人戒之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臣按言欲其不浮於行而行欲其有餘於言此雖戒學者之辭然自人君言之則漢之文帝退然淵默而寛仁恭儉之德爲三代以後賢主之最行勝其言也武帝雄辯駿發見於制詔者煒然可觀然以多欲之故卒不能施仁義是言浮於行也後之人主宜知所法戒云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臣按子張問行者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孔子則曰言苟忠信行苟篤敬雖蠻貊可以行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亦不可行忠信合而言之即誠也篤敬者誠於敬也蓋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華夷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心服者也未有不誠不敬而能使人心服者也故言之與行必誠必敬無一念之舍無一息之違立則見其參列於前在車則見其依倚於衡涵養操存之熟心與理一故其形見如此若是將何往而不行子張欲行之天下而孔子教以反之一身是雖爲學者言然人君之道亦不外乎此古昔帝王能使四夷咸賓者其誠敬有以感之也後世人君道不行於妻子者以其不誠不敬故也聖人之言上下俱通大抵若此豈獨學者所宜書紳佩服之哉

玉藻記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按古者建官皆所以約飭人君之身使之心正意誠而無言動之失也故一動則左史書之一言則右史書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其來尚矣今郎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直前論奏以正救於未形之先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也必擇其人以舉厥職使於人主言動無不得書則庶乎其有儆矣

表記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臣按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道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已而後可責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已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已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救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爲不善者也老莊非不善言乎其終爲浮虛之害申韓

非善行乎其難有臨不恭之失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庶幾稽弊之言尤人主所宜知故錄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全文見帝王之學）

臣按爲善之道未有不自細微始其不善亦未有不自細微積故舜禹君臣一則曰幾二則曰幾後世人主或昧乎此是以滔天之禍或萌於片言累世之患或推輪於跬步可不戒哉

以上論謹言行

成王命召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其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釗康王名冒犯也貢進也非幾是非之幾幾微也）

臣按呂祖謙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群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自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其威儀迎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惟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之間即非天命已有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語之嚴密可見其精之察也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從事斯語乎臣謂威儀者內心之表也內心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正此善之幾也內心不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不正此惡之幾也非之幾猶言惡之幾也祖謙以爲告語之嚴密豈不然哉

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抑抑密也隅廉角也）二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法也）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柔安也嘉善也）八章曰淑慎爾止（止容止也）不愆于儀（愆過也）不僭不賊（僭差也賊害也）鮮不爲則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十有二章之中言及威儀者凡五六抑抑云者密而又密也觀威儀之嚴密則可知其德之嚴密猶見隅角之方正可知其宮庭之方正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其可揜也哉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者也上能敬謹其威儀則可以爲民之法矣上能淑謹其容止不愆于儀形無僭差無暴亂則民鮮不以爲法矣溫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爲固修身者以敬爲先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曰德之隅此章曰

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衛大夫）見令尹圍之威儀（圍楚公子）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富而閑習之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按自古之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者有威而可畏之謂威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圍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偪于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賢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玉惰內史過曰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而成子果卒于行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慢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覘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禍福也自在位有威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於中安能有此為人君者其亦勉諸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臣按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強為也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者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它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信實也）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鄙倍謂辭氣之鄙野倍戾也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臣按此曾子垂沒之言也道無精粗之間然君子必以躬行爲本故所貴者三動容貌斯遠暴嫚者持敬之有素也正顏色斯近信者存誠之有素也出辭氣斯遠鄙倍者涵養之有素也此曾子平生積學之效故於此以告孟敬子焉三者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君子之所當貴若籩豆禮文之事則有司存此教人以當務本之意也

玉藻足容重舉欲遲 手容恭高且正 目容端不睇視 口容止不妄動 聲容靜不噦咳 頭容直不傾顧 氣容肅似不息 立容德如有予也

朱熹曰自頭容直以下皆敬之目也

漢成帝即位丞相匡衡上書曰聖主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甘泉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謹始願陛下留意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臣按衡之所以告成帝者善矣帝亦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于酒色不知主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者亦徒矯飾於外而已非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然衡之言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錄焉

以上論正威儀

大學衍義第二十五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六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關雎(詩三百篇之首)后妃之德也關關雎鳩(關關和聲雎鳩王雎鳥摯而有別之鳥)在河之洲(洲水中可居之處)窈窕淑女(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君子好逑(好逑善匹也)參差荇菜(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左右流之(左右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猶懷也)悠哉悠哉(悠長也)輾轉反側(輾轉反側皆卧不安之意)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采取而擇之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熟而薦之也)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大上謂君上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无以奉神靈之統而理万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正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无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移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端也

詩大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朱熹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正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二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无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无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末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又如此云

呂祖謙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詠歎其與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万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而勿憂既得之矣如之何而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无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臣按關雎之義諸儒盡之唯
聖明參玩焉則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灼然无疑矣

大明之二章曰摯仲氏任（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摯殷之諸侯故言自殷來嬪于周京周之都也）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身重也）生此文王四章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洽水名）國五章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磬也）文定厥祥（祥吉也）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纘繼也莘國名）長子維行（長子長女也行嫁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燮和也）

按此詩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天子以賢聖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功也始則大任由摯國而來配王季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文王繼則大姒自莘國而來配文王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武王其曰天監在下一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者天監于下命既集于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也俔天之妹者大姒之德可以繼天也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者卜而得吉則行聘禮以定之既聘矣則又親迎以成之舟梁之制於是乎始其禮盛故其光顯也有命自天生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者有文王以興周室有莘女以繼大任天實命之非人能為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者言周家而生武王順天命而伐天商天實右之亦非人能為出於周之成伐功者以其有聖子為周之生聖子者以其有聖后而聖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修德格天之故則周家之興豈偶然哉

思齊（思齊大任）文王所以聖也其一章曰思齊大任（思語辭齊莊）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也）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徽美也）則百斯男

朱熹曰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至于大姒又能繼大任美德之音而子孫眾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而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宮奉承陰后（光烈皇后也）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所居）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

不加緣飾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為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眾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馬防后之兄也侍顯宗疾）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武帝時人）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景帝母）欲封王皇后（景帝后）之兄丞相條侯（周亞夫）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陰郭皆光武后）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永平明帝年號）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

臣按明德馬后之所以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其所生而盡心撫育志己私也憂皇嗣未廣而薦達左右如恐弗及不妒忌也帝每出遊幸輒以風邪霧露為戒楚獄之興乘間開陳以致感悟多所原宥能輔佐也躬衣大練宗節儉也裁抑馬氏封爵

不私外家也有此五者故為兩都賢后之最後世未有及焉者推本言之又以知學問詩書之故

然則后之於學其可不講哉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晟以女太宗時隱太子釁鬩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隙俄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帝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帝怒詔縶治佯意解徐為開理終不令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嬪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呂后也霍光上官氏事見[illegible]）可以為戒帝不聽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閒太子承乾乳媼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為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與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為惡使為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陛下布衣舊非大故不可弃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為之慟示羣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耳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illegible]）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息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其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且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臣按文德長孫后之賢其行事皆可為後世法方

太宗之怒魏徵也非后從容開救則諸不得免矣其爲君德之累可勝計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將死之際立太宗於无過之地雖古之賢后何以逾此吁可仰哉吁可仰哉

漢武帝衛后字子夫生微也爲平陽主謳者平陽公主帝之姊也武帝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得幸主因送入宮後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後色衰遭巫蠱事自殺

成帝趙后本長安宮人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封倢伃父爲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書以爲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後月餘立倢伃爲皇后寵少衰而弟昭儀絕幸後以殘滅繼嗣危宗廟貶爲孝成皇后又廢爲庶人自殺

臣按二后一以謳者進一以歌者進始進不正其能終乎古今以色選者非一姑錄二事爲方來之鑑它不悉紀云又按漢之選后色進之外有以親進者孝惠張后宣平侯敖女敖尚帝姊魯元公主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后欲使生子万方終无子遂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後呂氏誅后廢處北宮武帝陳后長公主嫖女初武帝爲太子長主有力取長主女爲妃及帝即位擅寵驕貴十餘年无子後以媚道著廢處長門宮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成帝即位立爲后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久之寵益衰後以媚道祝詛廢處昭臺宮二后憑舊姻以進本欲隆戚里之恩而驕恣怙寵祗速禍敗由其以親而不以德故也後漢則桓帝梁后亦然梁氏自順烈后顯帝至此凡二后矣后順烈女弟也時太后秉政而梁冀顓朝后獨得寵幸藉姊兄勢恣極奢靡及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无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與誅追廢爲貴人及晉之楊氏兩爲帝后其禍

尤烈見後外屬事中親進之外又有以妃嬪進者
文帝元年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
立太子母爲皇后即竇氏也竇孝景帝古者天子
諸侯皆娶大國其國以娣姪從正妃死次妃攝行
內事而無有嗣升后夫人之位者故齊桓公葵丘
之盟毋以妾爲妻魯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爲
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
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
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
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
之世犯葵丘之盟者多矣獨宗人釁夏能守其禮
自漢文以後人主惟意所向不復議矣若魏文帝
將立郭貴嬪爲后而中郎棧潛爭之唐明皇將立
武惠妃爲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千數百年之間
能守此禮者又獨二臣爲然餘則惟主意所欲且
習以爲常無復議之者矣嗚呼禮之失久矣誠欲
重帝王之四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
以上論謹選立之道臣按元祐中給事中兼侍
讀范祖禹言於
宣仁聖烈皇后曰臣伏奉　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
舍與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乃國

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
王重之今
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謹也臣謹稽之上
古參之後世爲
陛下悉數而詳陳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
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
與爲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
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
其福祚盛大子孫繁昌昔黃帝娶於西陵之女
是爲嫘祖爲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
王皆黃帝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嬀
汭遂有天下大禹娶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
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
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
世有賢妃大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
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
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
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
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
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
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

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嬖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求監者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出於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

本朝

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

本朝家法也

皇帝聖德明茂睿智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　皇家惟

陛下遠覩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

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于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則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文帝為漢之賢王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蓋深非之也臣今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損

陛下勿以為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切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親迎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至於[illegible]之禮或雜戎

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
涉於此者願
陛下一切屛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
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
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
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
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
上宰之數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
茶商陳氏女亦嘗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繼
有言者遂罷陳氏
仁宗所以爲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
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
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
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豈
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爲天下之望況
立
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
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
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
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詔六臣若聖
志斷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宗祏神其依天
人之意無不同矣敢識大一言[illegible]

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
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
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
宗社之福也臣謂自昔論擇后者未有若
祖禹之詳備故著于篇以爲後法云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六

齊家之要 重妃匹四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礼不言行非礼不動宣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欲窮欲者乱之所興也原乱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

臣按宣王所以能復文武之業者由姜后之賢成幾乎任姒也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雞初鳴太師奏雞鳴于陛下太師樂官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應門擊柝告辟也辟吉開宮也然則古之夙興莫不以雞鳴爲節宣王當興衰撥乱之際乃早卧而晏起此姜后所以規之也宣王自是勤於政事周以復興内助之益胡可少哉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言會朝者已滿也匪雞則鳴蒼蠅之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昌盛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虫飛薨薨薨薨衆也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臣按此詩蓋思古之賢妃正女所以警戒其君如此也曰雞既鳴矣會朝者盈矣靜而聽之蓋蠅声而非雞鳴也東方明矣會朝者亦盛矣審而視之蓋月出之光而非東方之明也賢妃正女心存乎敬其在君所唯恐夙興之不時以致其君視朝之或晩故因其疑似而作爲虫飛薨薨此將明之時也豈不欲与子卧而同夢乎顧羣臣之會于朝者亦將歸而治其家事庶幾及時而退无憎乎与子也知人之情而不徇己之欲非賢且正其能若是乎范祖禹有言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万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是以虫飛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脩身不以有事而蚤无事而晏其與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斯言得之矣

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

齊衛姬者桓公夫人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

漢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崐丘士馬罷耗漕饟漂没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欲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爲易亂之符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臣按婕妤而下或諸侯之配或嬪御之列而能知古者賢妃正女儆戒其君之道其可尚者故附著焉宮掖之中誠得如是之人日陳規益庶其有補乎不然鮮不以佞媚蕩其君心者

以上論賴規諫之益

春秋傳辛有（周大夫）諗周公（名黑肩）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

臣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故妾不可以並后庶不可以匹嫡臣不可以儗君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也辛有以四者併言而並后爲之首故敘于此

綠衣（邶風篇名）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其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二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臣按莊姜者莊公之正配也莊公惑於嬖妾而夫人失位故莊姜作此詩爲不以刺公而以傷已忠厚之意也綠間色黃正色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妾不宜尊寵也正色之黃乃爲裏猶夫人見疏而微也至於綠反爲衣而在上黃反爲裳而處下則其尊卑失序又益甚矣莊姜之憂蓋爲宗國而非爲已也蓋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勝言者曰曷維其已曷維其亡蓋知微志憂而不可得也其後嬖妾之子州吁果以篡立而衛爲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有國者其可不鑒于玆

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卻愼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人彘事見戚夫人本篇）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臣按漢制士大夫猶得出入禁中故高祖擁戚姬周昌見之因陳桀紂之諫夫人與后同席袁盎見之而引卻其坐以外臣而敢卻夫人之席毋乃非禮乎然其言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此當禮之言也故文帝始怒而遄悟不惟赦之又有以賞賚之盎之直固可尚文帝亦賢矣哉

以上論明嫡媵之辨

詩白華大夫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申后申國之女姜姓）又得褒姒而黜申后（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孽支庶也宗嫡子也）而王不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之子斥幽王也）俾我獨兮（我申后也）英英白雲（英英輕明之貌）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碩人謂王）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我也煁竈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懆懆憂貌）視我邁邁（邁邁不顧之貌）有鶖在梁（鶖禿鶖也梁魚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扁卑貌）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疧病也）

臣按此詩舊說以爲周人作朱熹謂申后作也味其辭指熹說得之白華之爲物視茅爲美故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包束物之美惡用各有所猶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使我窮獨失所此首章之義也英英輕明之白雲降而爲露菅之與茅俱被其潤滮池之水其流雖微而禾稻之田蒙其灌溉今時運艱難反不如白雲之能潤王之尊大反不如滮流之能溉所以嘯歌傷懷也此二章三章之義也桑薪所以供耳爨而用之以烘物失其所以喻嫡后之見棄此四章之義也夫鼓鐘於宮中而其聲徹聞於外如幽王心寵褒姒而形之聲容也何以知之我念王則懆懆不能釋王視我則邁邁不相親此五章之義也鶖之與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與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王之棄后而親褒亦猶養鶖而棄鶴此六章之義也鴛鴦能好其匹雌雄相從不失其性幽王無良不一其德殆鴛鴦之不如此七章之義也乘石履之以登車用之卑者也譬妾下人其用猶此今乃進彼而遠我焉使我病也此八章之義也申后雖見棄而其辭氣和平如此信乎其爲先王之澤與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三章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知也城猶國也）懿厥哲婦（懿美也）爲梟爲鴟（梟鴟惡聲之鳥）婦有長舌（長舌能多言）維厲之階（階梯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婦寺二人）

臣按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職亡無所成惟居中主飲食而已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不可以有非亦不可以有能（惟當）酒食是議亦猶易之意也然則夕焉用智乎夫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智則能立國婦人正位乎內爲饋祀之主有智則適以覆國故此詠美之婦

而反為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
則亂豈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
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惟婦人與寺人耳上文但言
婦人之禍此乃兼以寺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以
為姦不可不併戒也

正月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歐陽脩曰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
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
不能復興矣其曰滅之者甚疾之之辭也

臣按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王也大夫史伯曰虢
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
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
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非物
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
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
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王王遂
之使至於為后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
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
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
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
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
史記其後果如史伯言王被殺而褒姒虜周東遷
于洛不復振嗚呼悲夫

漢孝宣許后父廣漢以罪輸掖庭後為暴室嗇夫
小吏也宣帝養掖庭號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廣漢以
女妻曾孫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時霍將軍光有小
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音宜）霍將軍女上
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霍光
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顯屬
女醫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
少夫（少夫衍字）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
生今皇后當免身可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
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
天下誰敢言者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
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
頃遂加煩懣崩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
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
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奏上署衍勿論顯遂勸光
納成君果立為皇后初許后從微賤登至尊從官車服
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
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
姊子故常竦體敬禮之皇后輿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

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立三歲光
薨後一歲立許后男爲太子顯怒恚不食曰此乃民間
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
皇后召太子食保阿輙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
事泄顯遂與諸婿謀反竟后廢處昭臺宮後徙雲林館
乃自殺

臣按顯之敢爲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無術
徒以重厚受知武帝膺末命之託其始猶有敬忌
之心及孝宣既立功益盛權益尊平時去操於是
盡變陰妻邪謀害天下之母光知而既不聞匿侍
醫之罪又成其納女之謀漢有長史宜書曰霍光
弒皇后許氏上女爲皇后則當其罪矣然光之爲
此本以冒熾其家而不知赤族之禍乃自是始其
不可戒也夫

唐高宗皇后武氏士彠女太宗聞其美召爲才人賜號
武媚及帝晏駕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
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
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引納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
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爲昭
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
下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
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輙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
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
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
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媢今又爾邪后無以
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
韓瑗中書令來濟言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厭勝帝挾
前揻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濟瀕
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
險側狙勢即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進昭儀
爲皇后於是逐無忌遂良踵死徙寵煽赫然王后并蕭
良娣廢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
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否二人同辭曰
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邪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
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
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
甕中曰令二人骨醉數日死殊其尸武后頻見二人被
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
多駐東都云

臣按武氏之傾王后也可謂極天下之憸巧既奪
其位置之死地又極天下之慘虐自有載籍未之
聞也始太宗命無忌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
悉以付卿高宗懦庸惟色是殉方其見才人於太
宗之側已有欲炙之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顧

之矣至是縱賊嬪而害嫡后不復以未命爲意也是敢移房闥拱手受制而鼎祚以移原其本皆自疇昔一念始禍淫之監豈不昭灼也哉

以上論懲廢奪之失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七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八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適與謫同見音現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臣按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臣按此嚴中外杜請謁之法也自士大夫之家猶然況帝室乎

以上論宮闈內外之分

春秋傳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與國事

臣按春秋之世婦人擅寵於內者多矣而未聞預

政於外者也葵丘之盟可爲萬世之戒者三曰毋易樹子適子也毋以妾爲妻而此其一也及戰國時秦羋太后齊君王后始預國事見於史

漢高祖呂皇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爲皇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決事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

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

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四年太后封女弟嬃爲臨光侯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變太后聞之幽永巷中廢殺之立恒山王爲帝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六年立肅王弟產爲呂王

七年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餓死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往

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太后立兄子呂祿爲趙王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以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太尉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急入宮

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産廷中遂擊産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産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産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

臣按呂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爲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朝稱制專國大權既從己出於是尊諸呂抑劉氏之意生矣垂没屬禍令祿産分據兵權而私外家擅神器之謀決矣非内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强則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産庸駑易紿肯去兩軍則雖内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亡者天也使后能以安劉全呂爲心當惠帝之没迎立代邸文帝也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祏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爲而貪八年稱制之權鬻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志以萌致使宗族殲夷嬰孺莫保昔之自私者乃還以自禍也豈不哀哉

孝元王皇后成帝立尊爲皇太后哀帝立尊爲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爲大司馬莽太后之姪也與共徵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嬰年二歲立爲孺子令莽踐阼居攝如周公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illegible]見

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後漢皇后紀序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羋太后昭王母也穰侯太后弟也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illegible]臨朝者六后[illegible]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孝和帝即位年十六和帝章帝子也尊皇后竇氏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兄憲弟篤等皆在親要之地至永元四年竇氏奢盛逆圖殺害和帝誅之事在[illegible]中

和帝崩殤帝生始百日鄧后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

范曄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直生懷憤懣書於象魏臣按東漢母后之臨朝者惟和熹爲最賢然貪權不釋杜根上書請還政爲后所誅故史氏譏之

安帝閻皇后自帝時寵盛兄弟顯與朝權譖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帝崩尊爲皇太后臨朝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兄弟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立之立二百餘日而疾篤及懿薨后徵濟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黄門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遷太后於離宮顯等皆伏誅

沖帝立尊梁后爲皇太后臨朝沖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廢海內肅然而兄大將軍冀鴆殺質帝遂立桓帝以此天下失望

桓帝無嗣竇后爲皇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中常侍曹節等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

靈帝崩皇子辯即位尊何后爲皇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爲所害後董卓專政遷太后於永安宮爲所弑

臣按此所謂臨朝者六后也六后之中若鄧與梁本以賢稱而桓帝竇后亦志存社稷然鄧以終身稱制爲天下後世所非梁竇亦不免於禍敗由其以中壼而預國政外家而擅朝權非先王之令典故也可不監哉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羣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按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足以矯漢世之失故録焉

唐武后城府深痛柔忍不恥以就大事高宗謂能奉己故拔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久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然猶意其恚且曰是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搆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大臣褚遂良拂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帝崩中宗即位尊爲皇太后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未幾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立

睿宗為帝實因之而諸武擅命武承嗣偽鑿洛水石號為寶圖太后乃郊上帝謝况自號聖母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不克元嘉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幾嬰孺亦投嶺南太后身拜洛受圖令薛懷義與羣浮圖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又有詭言周書武成為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班示天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附乃陰忍鷙害肆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為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户家不能自保太后保偷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為武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立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柬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易之昌宗后嬖也）迫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

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奧裏謁不忓于朝外言不納諸閫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為內助若夫艷嬖之興常在中主第裯既接則情與愛遷顏辭媚孰則事為私奪專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憸壬甚之役謀斜其悟先哀擊擬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活不自耆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喪王室也韋（中宗后弑帝）

臣按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為人絕類王莽莽初飾偽以釣名既得志而後肆其威虐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行焉莽之篡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遂為真矣后放而依之无一不然至其才術權數則十倍於莽故雖以无道行之而材能為之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之所不及也吁天生尤物以斲喪有唐之家國會高宗懦庸牝晨之鳴得以潛移神器化唐為周然考其僭位財二十年而宗族屠剪殆无譙類向之黄其屋者乃所以為赤族之地又焉若為任為姒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支百世永享无疆之福哉韋氏瑣瑣愚庸妄意踵武曾不旋踵身僇族夷不足錄云

以上論宮闈預政之戒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八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文公重耳），呂郤（呂甥郤芮惠公之臣）畏偪（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寺人內官披其名也），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音汝）即至（君謂晉獻公也重耳在蒲城披斬其袪）。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袪衣袂也披斬其袪），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言文公在蒲則蒲人在狄則狄人於我何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若反齊桓之所為己將自去不煩辱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言一失人心則去者多也披自謂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以呂郤之謀）。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潛出以避呂郤之難）。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即呂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臣按：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為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重耳，豈得為忠？丁公為項羽將而私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為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信。披惟知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為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非賢而能之乎？此不惟內臣所當法，凡為人臣皆所當法也。

漢元帝時，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臣按：漢藝文志，游有所著急就篇行於世。方是時，石顯以中人竊執樞機，肆為姦慝，而游乃勤心納忠，有所裨益，可謂賢矣。顯雖叨據寵榮，卒不免竄流以死，千載之下，讀其傳者猶唾罵之；而游所著書，從之服膺，鈔錄誦習，為小學之書，有補世用，身保寵祿，名垂方來，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臣按：晉文公得原，歸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鞮，以畀趙衰。夫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勃鞮亦賢也。後之議者猶以為譏，蓋中官之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良賀能以景監薦商鞅為非，自謂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賢矣哉。後之中官，盍有援引小人，宦竪擅政，相與表裏以成其姦者，皆賀之罪人也。

呂強少以宦官爲小黄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並爲列侯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疾妒忠良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由茲又後宮綵女以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民有飢色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豈無憂怨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費不可單言喪葬逾制奢麗過禮競相放効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有飢色此之謂也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容其言至令宦豎譖邪胥讒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曲受讒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爲司隸校尉楊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正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稸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強上疏諫不省黄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家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搆強云欲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黄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臣按呂強雖處内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挈綱維肅清宮省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爲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略無懾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或謂強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譊譊不已毋乃侵官乎是不然古者宮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況内侍乎巷伯刺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招權挾政然後爲侵官爾強雖坐直言以死而十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蕢齊弄福威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大僇者鳳皇鴟鴞相去遠矣

唐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父改焉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瘖病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

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即憲宗也）帝納其奏貞亮乃與學士衛次公鄭絪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伾文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无所寵假

臣按劉貞亮之忠不減呂強至其排去姦邪之黨請立英明之嗣有功於唐之社稷又非強所及矣自昔人臣凡与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勲自詭怙權徼寵雖以霍光之賢有不免焉貞亮内臣也旣居近密又著勲勞而乃退然自処委政廟堂无秋毫侵柔豈不賢哉帝之立貞亮有功而終身无所寵假憲宗豈少恩者邪霍氏之誅正以寵過而驕之故憲宗於貞亮無所假者乃所以全之歟君臣之道於是乎爲得之矣

馬存亮元和時知内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无罷士（罷當作疲）都无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吾嘗爲子卜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无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弗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載者韶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嘗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勝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伏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等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皆死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延明門見天子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

大和中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它相議其事守澄乃止後致仕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謹訓士惠世中人以忠謹稱者惟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唐史臣曰楚鄭公宰不敢僭君而志父寃（事見左傳）寶曆之世（昭愍敬宗諡）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爲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棄不用者多矣存亮其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義明甚不尸大勞畏權如火又愈賢矣

臣按存亮以一身扞人主之難可謂忠矣又以一言全宋申錫闔門之命不幾於仁乎嗚呼賢哉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黄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甚疾時中官

肆檮云後從昭帝還鳳翔求致仕後從為兩軍中尉遵
美曰一軍尚不可為況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年
八十餘卒

臣按嚴遵美之為人知分義明去就盍賢者也方
其時為樞密使為中尉者鮮不以怙權寵致覆敗
獨遵美抗其鴻之志拔替欲隱山林以壽考終非
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之

以上論內臣忠謹之福臣按歐陽脩作五代史
記叙後唐張承業本末謂其事甚偉及後稱道
之迹其本末如脩言不謬顧其時與事有不可
為後法者故略之

蕭本

春秋左氏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
杜預曰寺人內奄官竪貂也齊威多嬖寵內則如夫
人者六人外則寺孺貂易牙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
於此始擅貴寵漏泄威公軍事為齊亂張本（[illegible]）

臣按內臣之預軍政自此始方其時管仲相威公
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之本已潛伏於閨闥中
曾莫之察故聖人作易以勿用取女為戒其有旨
哉

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
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
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
即位趙高説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
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餘事已見[illegible]）

漢宦官傳序（范曄）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
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
寺人掌王宮之戒其來尚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
亦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
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
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
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
人不復雜調它士永平中始置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
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
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
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
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
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不得不委用刑
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
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
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其公正恩固主心故
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
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
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

亂臣人者蓋以千數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不可單書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嚬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騰養子嵩嵩子操也）又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和帝永元中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臣按此東漢内臣預政之始也鄭衆之爲人雖賢於其族然開端作俑終爲漢世大患豈非孝和之罪哉

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司空尹勤以雨水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正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内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怨氣並作陰陽失和此戚官之臣所致然也反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可謂噭號泣血者矣昔文帝之鄧通可謂寵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見任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近世戚官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哉

二年太尉楊震數論中常侍樊豐等罪爲所譖罷歸人飲酖卒

臣按是時宦官能譖殺大臣其權又盛於永元矣

安帝崩閻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迎北鄉侯懿爲嗣濟陰王（安帝子爲閻顯等譖廢爲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悲號不食未幾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程等殺江京迎濟陰王即位收閻顯等誅之封孫程等皆爲列侯程食邑萬戶是爲十九侯（濟陰王立是爲順帝）

臣按宦官至是以立君之功封侯者十九人則其權又盛於永初矣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

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事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其對以李固為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宦官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久乃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漢中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臣按宦官權寵至此愈盛李固言之而獲辠張綱言之而不省其漸將有不可制者矣

桓帝延熹元年帝召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冀事見後姦臣篇）詔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侯超食二万戶璜等各万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為中常侍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諦審）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詔版一尺）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

臣按桓帝因宦侍而殺直臣又併殺其論救者於是亡國之兆見矣

三年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

數因事稱訟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臣按桓帝寵宦官而抑忠良李雲杜衆以此死於前朱穆又以是死於後亡國之政日促矣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寢而不召郡中中人莫不怨之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晊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小黃門趙津貪暴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太傅陳蕃等共請瑨瓆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蕃乃獨上疏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瑨瓆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

切託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
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
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
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
之失復尋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
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
尉李膺等逮考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
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
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
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如此咎徵可消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
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
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
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
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
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
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
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
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杜密御史
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
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

切託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
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
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
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
之失復尋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
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
尉李膺等逮考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
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
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
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如此咎徵可消

大疵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
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
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辯詰曰卿等更相
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
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
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
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
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
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
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
錮終身

臣按黨議之興本由成瑨殺張汎劉瓆殺趙津爾姦豪驕恣爲民蠹賊二千石奉職奉法按而誅之亦何罪之有威帝以嬖近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使非宦官自爲身謀力請宜赦則二百餘人者皆爲東市之鬼矣然則帝非宥宦人乃宥宦官也然猶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靈帝建寧元年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録尚書事巳亥解瀆亭侯宏至即皇帝位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无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徴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内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武於是列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日有食之蕃謂武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門戸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内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冘豫未忍宦官反誣蕃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歃血共盟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宫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臣按宦官之禍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毋乃已甚乎太后以爲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譴權綱勿使内臣預朝政則宫省穆然無事矣不此之爲而欲舉其黨盡殺使逆豎得反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爲謀弗臧也嗚呼惜夫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穢汙朝廷希之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以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八及八厨之目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

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臣按易之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爲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無邦亡國之謂也今黨人之死者皆忠良志義之士而靈帝所與共国者不過十數姦倖之人雖欲不亡不可得已郭泰之慟不亦宜乎

六年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中平元年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遂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封侯貴寵帝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爲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臣按靈帝平時以閹寺爲父母以忠賢爲仇讎故

雖知中常侍之與賊通而不能誅知黨人之爲國
用而不能湔祓任之也昏亂之君无足議者特以
爲將來之監云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改元光熹大將軍何進
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大后未從進用紹計多召
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時并
州牧董卓亦在召中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强忍志欲
无厭若借之朝命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尚書
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卓聞召即時就道進謀
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
省戶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於是斬進紹引兵闕下捕
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无少長殺之
凡二千餘人或有无須而誤死者張讓等困迫將帝涉
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公卿无得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
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
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臣按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等之有功夫人臣
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蓋婦寺
之職均在中闈婉嫕淑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
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
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横雖欲无禍得乎故安
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爲害愈深爲

害深則被禍愈烈至於陳蕃竇武圖之而不勝漢
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
張讓之徒專其兇狂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
而驕驕而横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爲寺者史游良
賀之徒謙慤終始無所玷者之爲得邪吁來者其
尚鑒諸
以上論內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九

大學衍義卷第四十

齊家之要二嚴內治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上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迁崩憲敬以弒隕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迁黠則無上怖則生死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幾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盡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複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高力士者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侍者頗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帝幸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從上皇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爲而然力士曰

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荅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閽寺失君道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斯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詳其細哉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勗討安南蠻始禍本遂為後世無窮之患惜哉

李輔國以閹奴為閑廐小兒肅宗為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天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腹脊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與敕詔署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時為浮屠詭行人以為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撊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妄言於帝因劫遷上皇於西內已視[illegible]父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既得志又求宰相諷裴冕等使薦己帝密諭蕭華使止冕張皇后疾其顓權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更召越王系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二王因之而殺后於它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矍然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司空兼中書令未幾以彭體盈代為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大第於外又詔進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從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

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非龍馬家阜隸之流肅宗苟能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斁没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臣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恥矣代宗誅之而不顯其僇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爲可醜不亦甚哉夫明皇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殂謝乃出於中人之手爲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顯恣兩朝卒不免於肢體殊分投首厠溷之慘其亦何利耶臣故書之以爲人君溺姦者之戒又以爲小人怙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少以宦人直内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大將軍葢棲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請屬不應誣殺瑱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瑱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既誅斥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内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黄出居陝京師陷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刼宫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顔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内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屛嬪妃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跣闈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行至江陵死

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攄二帝之憤遂程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眡肅宗之姑息葢少瘉焉方二人之怙寵也自謂無能孰何之者及兵權既奪官職既削孤雛腐鼠坐待誅斥亦何能爲以此觀之姦夫憸人苟非人主借以聲

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長其欲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爲得哉

魚朝恩者給事黃門至德初知内侍省事乾元二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肅宗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于相州

范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夙沙衛齊之閹人事見左氏傳云）殖綽郭最（二人齊大夫）曰子殿齊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爲之主帥乎是舉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寇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迎扈陝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從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媢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毁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内慙乃勸帝從洛陽欲遠夷狄爲近臣所折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徼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勝爽表爲佛祠爲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壞曲江華清諸宮舘及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毁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神策都虞候劉希暹悍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昵信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産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尚幼爲内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散騎常侍崔昭判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太后朝恩稍惕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後因寒食宴禁中縊殺之還尸其家

臣按朝恩之跋扈亦代宗養成之也既而圖之布置張設如待敵國僅能勝之此可以爲戒不可以爲法也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臣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遂志貞幷左右軍付文場主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夷門下丐援影者足相躡藩鎭賂遺累百鉅萬略士妻女無所憚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

臣按宦官掌主兵柄自德宗始然開其端又自明皇肅代始四君者皆太宗之罪人與

憲宗時吐突承璀爲神策左軍中尉王承宗反以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等使以討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度使卽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卽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上不聽後果無功還給事中段平仲等乞斬之上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慶

臣按以宦官掌征伐此明皇肅代之大失也憲宗中興亦踵其覆轍後世子孫謂憲宗之英武猶以中人爲制帥我其可違其後楊復恭田令孜皆主軍旅權居於亡由祖宗貽謀之失也

憲宗末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共立太子殺承璀澧王惲太子卽位是爲穆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自此始憲宗英主也不知春秋書閽弑吳子餘祭之義而昵近刑人以殞其身其失一又不知顧命呂伋等逆子釗之事而使嗣子必立出宦者之手其失二以是觀之人主其可以不學哉

敬宗卽位遊戲無度狎暱群小喜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晝夜不離側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内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

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
討賊黨盡斬之江王立是爲文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於是再見矣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
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大和二年上親策制舉人賢良
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
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
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
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
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
生於今日又曰忠良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
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
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
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
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
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
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
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
中灋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
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
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
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
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又
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
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賢良
方正裴休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
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
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胡寅曰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二公累
朝舊德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
舍諫官御史并蕡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
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
謀納兵之請因而勸之以禮則不出中與大計定矣
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其所繫豈小哉蕡所陳但欲
復之于門戶掃除非有草薙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
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
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横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
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沈厚
忠謹可倚以事擢尚書右丞同平章事五年上與申錫
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
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
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
王守澄奏之上大怒遣中使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

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亡命三月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晏敬則等誣服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玄亮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屢遣之出不退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亦言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請正行貶黜宋申錫開州司馬湊巢縣公

臣按文宗可謂不明矣方與宰相謀以去宦官宦官未去乃用其讒以貶宰相蓋挾惑而誣之其情有不難察者文宗乃一不之察人君之明可輿忠謀也哉

初宋申錫得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翰林侍講學士李訓太僕卿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煊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路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實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以士良為左神策中尉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八月以鄭注為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為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訓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已巳以舒元輿李訓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自中尉樞密近侍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冬十月訓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十一月以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其斧以為親兵是月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

官者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者与舒元輿謀之餘人不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宰相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与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郗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官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逢人輒殺李訓奔鳳翔未至爲人所禽斬其首以來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皆斬獨柳下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士良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斬注滅其家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開成元年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

四年十一月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宿直夜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雖死不承命士良等

默然久之趍後戸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
過失帝俛首旣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
乃送愼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愼由誌其事藏箱枕
閒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脩故脩惡中官終討除之
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臣按唐世宦官之禍至大和中已成沈痾之疾而
訓注又以毒藥發之秖足以速禍亡而已事至於
此明皇德宗安得不任其咎
僖宗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使知
樞密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
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
緋紫皆不關白於上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
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寳
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
莫能言
是年寃句人黃巢反聚衆爲盜攻州縣橫行山東民之
困於重斂者爭歸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
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
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
死
黃巢入長安上幸興元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至成都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
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夫天
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
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
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
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令孜屏不
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
而不敢言
臣按是時巨盜方據國都而僖宗踈遠大臣惟宦
者與處諫官言之職也而侯昌業旣死於前孟昭
圖復死於後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卽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
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等勸上尊大
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揔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
爲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天下權
勢皆歸其門其養子李順節旣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
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
肯行稱疾求致仕以復恭爲上將軍致仕或告復恭與
假子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李順節等將
兵攻其第不能克復恭挈其族走興元與楊守亮等同
舉兵拒朝廷復爲華州韓建兵所獲獻闕下斬于獨柳
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吾於荊榛中

立壽王傑（昭宗也）纔得尊位啟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按復恭以援立之功恣為不法至其畔也稟數鎮之兵以攻之僅而能勝以家奴之賤敢於拒捍如敵國然自視為定策國老而目天子曰負心門生自古中人之橫未有甚於此者然卒不免獨柳之誅豈不足為後人之戒哉

昭宗光化二年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致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摶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摶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復召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摶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荊南軍務脩監青州軍又貶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户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道弼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胤畏死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檛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使人將兵圍守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季述等欲誅崔胤而憚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而已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反正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上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德昭謝曰荀相公

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胥胥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彦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毁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彦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崔胤進位司徒上寵待胤益厚以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彦弼爲寧遠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爲不可胤不從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翰林學士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樞

密使韓全誨等泣涕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遽歸大梁發兵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彦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冬十月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等勒兵劫上幸鳳翔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李彦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庭無羣臣旁無侍者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崔胤裴樞罷二年四月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奉迎勢不可緩於是全忠再舉兵至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以詭計誘致之於是茂貞悉衆攻全忠

營全忠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踐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誅諸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丁酉上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三年春正月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等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曏來脅留車駕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李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眾憤時鳳翔所誅宦官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及還長安全忠與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以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衞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

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歐陽脩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以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臣按漢唐之宦侍其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其驕恣預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能全其國國全則家亦全矣内臣而知此則能全其身身全則國亦全矣故具著之云

以上論内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卷第四十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譬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臣按賈誼之書有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爭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所以謹而書之也

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武孟）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臣按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正天下而身歿未幾五公子爭立國內大亂垂二十年以不蚤定之故也其所以不蚤定者溺愛於少子故也蓋威公君臣知以富國彊兵為急而不知脩身齊家之本故其禍卒兆於此可不戒諸

史記齊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羣公子畏誅皆出亡晏孺子元年田乞（齊大夫）攻高昭子殺之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之家十月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發橐出之曰此齊君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臣按景公之失亦由嗣子不蚤定之故其所以不

蚤定者以私欲立奚之故也雖高国二臣曲從其亂命而適以啓田乞之姦心殺奚而立陽生齊国之政遂歸田氏不再傳而田氏代齊矣吁可戒哉

魏武侯卒子罃与公中緩爭為太子韓懿侯与趙成侯并兵以伐魏（乘其国内而爭之）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国可破也

臣按適嗣之不蚤立敵国之資也故書之以為戒云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嗛音慊）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国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餘載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為其国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太子立是為景帝）

臣按文帝以謙力辭而有司以誼固請然後文帝屈而從之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

以上論建立之計宜蚤或曰国本之宜蚤建固也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之何曰

本朝則有故事矣

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

聖嗣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遴擇宗親才而

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

聖心有所屬（皇祐五年）其後范鎮以諫官言之（嘉祐元年）

趙抃以御史言之（同上）司馬光以并州通判亦言之（同上）自是文彥博歐陽脩王堯臣吳奎諸臣莫不言者迄賴韓琦而後定焉

太山磐石之基於是乎壯吁此我

祖
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來之所未有者也因傳
著于此云臣伏見
高宗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雨
乞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子以
係四海之望是時
高宗年甫二十有三耳不以太蚤為忤也迨紹
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
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越五年
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
高宗以二十五而定議二十九而錫 命也其
為 宗社之計尤蚤於
仁祖於乎盛哉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
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
也懌悅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
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
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翊入奉持
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出入謂燕居時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
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謂安擁之者記曰虞夏商
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

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
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
伯禽伯禽周公長子所謂魯公者也所以善成王也是故知為人子然
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
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位阼阼階人君之位言成王幼未能蒞君位也以為
世子則無為也言既為王矣又不可用世子之禮是故抗世子法於伯
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孝此事欲成王學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
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
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
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
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
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
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
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
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
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臣按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
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
心生則忿心消矣其熏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

此者然樂雖脩內由內以達外禮雖脩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醲醲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恍懌而已恭敬温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温則不暴文則不野此皆教之以禮樂之功也然禮樂者教之之具而師傅者教之之人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它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詞脩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諭言詞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師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躰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盡如此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爲君矣不可不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然周公之所以教者亦不過爲人子爲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它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于學而世子與之齒讓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爲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爲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爲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爲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與賈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保傅篇賈誼作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躰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

入故太子廼生（廼始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illegible]）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與慣同）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斥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瞽無目者也）工誦箴諫（工樂人也瞽官長誦箴以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illegible]）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為中道若自然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在衡和在軾）步中采齊（采齊詩名字或作薺）趣中肆夏（肆夏亦詩名趣讀曰趨）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illegible]）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艾讀曰刈菅茅也）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illegible]）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亟急也轍車迹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諭曉也與讀曰豫）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言習俗之使然）（[illegible]）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臣按保傅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也欲知教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其首而此篇次之其餘緼矣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按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此可以為萬世法矣

漢晁錯學申商刑名孝文時詔太常遣錯授尚書伏生所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万世之後者以

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授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説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説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絶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

臣按錯與賈誼皆所謂明申韓者也誼之論教太子一出於孝仁禮義而錯則專以術數爲言其辯駁之異如此誼可同日語哉文帝擇東宮之傳卒舍誼而用錯蓋亦以帝之學出於黄老故於錯之言有以深契其心歟且是時錯方受書伏生所伊傳周召之言固嘗聞之矣而此疏所陳無一語與之合者豈所受者唯訓詁章句而於義理初未嘗玩而繹之故邪其後錯輔景帝建爲削地之議遂召七國之變其原蓋兆於此然則世之任輔導之責者不開之以理義而誘之以術數未有不誤事而基禍者也

武帝爲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據敗事已見前[illegible]篇）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端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太子是爲明帝）

臣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邪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潘謂潘岳陸謂陸機皆以文章出世）而無園綺之實（園綺謂四皓中園公綺里季也）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自言於帝帝將用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卒以總爲詹事頃之總與太子爲長夜之飲太子由是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臣按孔奐之言可謂忠矣叔寶資雖闇劣然使得

端良忠信之士輔而翼之亦未必無補乃如叔寶之請竟用江總其後即位以總等為狎客酬嘗流連竟以亡國蓋文士多浮華而少實以之居輔導之職其有損無益也宜哉

憲宗元和初右拾遺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瞶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有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搢紳皆恥由之就使得僻儒老生疏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傅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敬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

臣按元稹欲為太子諸王簡賓僚其論當矣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為儲貳未聞妙選一時之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聲色無所不有卒隳元和已成之業吁可惜哉

以上論諭教之法宜豫

齊家之要三 (校閱)

春秋左氏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桓王太子莊王也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宜周公之及難也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葵丘齊地)瓜時而往(以瓜時往)曰及瓜而代(明年瓜熟則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年夷仲字)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子)襄公絀之(降其禮秩)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因無知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言事成則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弑君立無知

臣按兄弟之子猶子也愛之之一則可而衣服禮秩皆與適同則不可僖公之寵無知宜若厚於兄弟之子者而不知古人崇其世適之禮非以自私所以明尊卑之分杜僭忒之源也其召後日之禍

宜哉

漢成帝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昭儀之寵尚次於皇后定陶王之寵過於太子丞相臣衡上疏曰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謂嫡長謂禮之於內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

臣按康衡援古人之冠禮以明適子之重衆子不得而並焉旨哉斯言人君不可以不知也

三國吳大帝赤烏五年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傅是儀諫曰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宜出鎭四方為國藩輔且使二宮有所降殺以正上下之序不聽八年春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群臣多以為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霸曲意交結名士於是仇黨疑貳牽國中分太子寵日衰霸當從而毁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太常顧譚上疏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琮亦惡之相與譖之吳主徙譚於交州權以魯王霸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憤恚而卒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霸死立子亮為太子

臣按吳主不監匹嫡之戒既立太子又寵魯王禮秩如一陸遜積譁力諫不聽卒以基禍至於兩廢焉此人主所宜戒也

唐武德九年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貞觀七年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絹五百匹

十四年太子久不出見官屬右庶子張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万一不聽

十五年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于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又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遣刺客殺之二人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勖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礼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与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礼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全安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秋八月上曰當今国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无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今羣臣忠直无踰魏徵我遣傅太子以絶天下之疑九月徵為太子太師徵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嬖姬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定我今賴公即其義也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覦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求聲譽上命黄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為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為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為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陰養刺客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其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駙馬都尉杜荷為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曰我宮西牆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夏四月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等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

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府漢王元昌賜自盡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爲皇太子長孫無忌請立晉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徒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立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說遂立晉王治爲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

臣按太宗不世出之主也而於太子承乾魏王之事其失與孫權氏本末一同皆幾至於危國方褚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論帝固是之矣使其因此大正嫡庶之分車服禮秩咸立等差約敕魏王峻其交通賓客之禁則太子之志安而不軌之謀塞矣不是之思而乃於魏王之寵終不之損由是承乾日以疑忌而泰日以窺覦雖欲禍亂之不生不可得已原其本皆太宗溺於私愛不能自克之故也然承乾雖廢泰亦不立且因是著爲後世之法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於失之中而有得焉雖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無失於初故人君正家之道不可以不謹也

以上論嫡庶之分宜辨

史記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

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之子宜臼是爲平王

臣按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故錄以爲本篇之首云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大子鄭也不名不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

傳會于首止謀寧周也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

胡安國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晉獻公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其君姬姓其爵男也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爲耦耜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共耦以害晉室如此

閔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爲公御右也趙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將下軍不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閔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專行謀師者必專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爲帥必不威也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臨民謂為君）教之以軍旅（下軍將）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玦如環而缺）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僖四年公將立奚齊（立為太子）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里克也）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餘）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於新城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臣按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其子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徒以滋晉之亂蓋歷五君二十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其可以輕搖哉

漢高祖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

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從破布歸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是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乃召趙王至長安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言自通明之則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告之求信則易也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威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當有此其良爲子結黨以拒父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桓一正天下之美也

隋文帝受周禪以太子勇爲皇太子開皇二十年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止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

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子儼等數人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賀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過於杯以后忿然自是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

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勇小字與阿雲雲昭訓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𪊲廣小字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使素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

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
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
上遂疏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
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
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
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晉
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
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
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
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
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
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
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
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
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
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豈非爾輩欲害我家國邪於
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
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云云上曰此兒不
堪承嗣久矣皇后常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
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
付不肖子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
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

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云云上泫然曰誰
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
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
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
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
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
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為恠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
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
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
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
以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
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
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
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
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為庶人勇再拜言
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
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初雲昭訓
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
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唐令則為勇所暱狎每令以絃
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
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慚而不能改勇嘗得
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

子欲令輔導殿下不令爲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又
勇敗二人巳卒上歎曰向使裴正劉行本在勇不至此
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媚娘洗馬李綱起
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
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
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
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
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
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
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嚮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
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
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
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
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
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
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
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
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
上不悅 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帝
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
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
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乱爲癲鬼所著
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廣立是爲煬帝以上隋紀）
臣按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禄制群下亦以術數
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
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
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爲令
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爲奪
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弥
工而傾擠者弥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
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布置
一如戰國縱橫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
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
立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闢闔之口也而
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聾如瞶不復能自辨是非
而一廢一立舉以爲楊素等掌握之地耳不知乎
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邪廣既弑備文以勇付於
其手治其垂没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
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事見隋書文帝親稱年）吁後之人主
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唐玄宗開元末武惠妃譖太子瑛於上曰太子陰結黨
與（瑤琚）將害妾母子（妃子壽王瑁）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
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
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乱漢武帝信江充之

誣罪廢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惠妃密使宫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言太子廢則壽王聖必爲太子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无動九齡既罷又有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異謀者上召宰相問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决使宦者宣制於宫中廢瑛瑤琚爲庶人尋賜死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决自以春秋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問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豈非以郎君未定邪但推長而立誰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立璵爲太子寶巳亮崩蕃臣觀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不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㦸於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大曆十四年代宗年號德宗即位立宣王誦爲皇太子

貞元三年初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公主不謹詹事李昪等出入主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温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宫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状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状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内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蜂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

誹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嚮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閒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詔李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太子後立是爲順宗

臣按自古輕廢儲貳未有不由宰相之非人者故里克成謀申生縊楊素懷姦子勇囚林甫搆利瑛死戮而子瑛之得未廢者以九齡舒王之不得奪嫡者以李泌然則爲國者其可無忠賢之相哉

泌告德宗之言忠誠懇篤且其卒能感悟也後之爲相者不幸而遇此事當以泌爲法

以上論廢奪之失宜監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二

齊家之要四嚴戚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后言帝乃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恐其後握權大臣當被其戮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與倣同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

臣按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居富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臣如絳灌者乃能為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於是二人卒為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廣國等為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為後世法哉

史丹以父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當時知音者匡衡元帝相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景帝廢太子榮為臨江王立膠東王為太子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

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丹爲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蕩不備（儻蕩謂踈放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於上

傅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黄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禄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国内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爲国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哀帝以定陶王子入繼成帝後而傅太后定陶共王之母也故事藩國太后不得稱帝太后今傅太后欲稱之）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言不當稱帝太后也）傅太后大怒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遣喜就国後欲免喜侯上不聽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国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国以壽終

班固贊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内推至誠犯顔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彫之賞

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傅喜之所立尤難喜於傅太后爲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爭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傅之家皆罹患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宏世祖之舅（世祖光武也）世祖即位拜光禄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勅騶騎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黄泉願還壽張食小鄉

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賜錢千萬布萬匹諡為恭侯帝悼宋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

子馮謹約有以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馮外戚爭遣致之而馮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馮以不豫得免其後弟鮪為子嘗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馮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楚王英以謀反誅鮪宗追念馮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為盈溢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疾甚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群臣能否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宗即位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慶弟博為強陽侯博弟員丹並為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国識常留鎮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国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勑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臣按樊陰二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皆可爲後世戚里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唐吳溆章敬皇后弟也（章敬肅宗后）德宗時爲金吾大將軍朱泚反據長安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溆獨請行上說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擧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决陽受命館溆客省尋殺之

臣按吳溆可謂知君臣之義矣自昔外戚未聞以死徇其国君而溆能之賢矣哉

穆宗疾大漸命太子監国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后憲宗正妃）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太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国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兄

臣按以房闈而干大政以戚里而豫朝權非国家令典也故懿安太后不肯徇內臣之欲以臨朝而郭釗亦有納官爵歸田里之請其賢於人遠矣哉

以上論外家謙謹之福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元帝初元元年立太子驁爲皇太子竟寧元年五月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領尚書事今之宰相職也）

臣按此王氏用事之始也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

許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雖寖盛而權未專也故諸舅
無功而侯楊興猶能言之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
進侯就朝位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
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
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
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
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
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
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
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
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
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爲光祿大夫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浸專故已有諂自附託如谷
永者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
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
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
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
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
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
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臣按王氏權位至此極盛雖劉向言之天子亦知
之而終不能翦其權者不可奪也易曰履霜堅冰
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之始凝猶可爲
也至於堅冰則不可爲矣建始之初王氏六人無
功而封天爲見異於是時也王氏之權未專猶可
奪也至是則雖欲奪之有不能矣然則人主其可
輕以權假人哉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
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
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
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
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
可乃止

臣按一中常侍之拜天子不得專於是祿去王室
矣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杜欽
以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
之威魏冉放武安之欲田蚡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鳳不
聽

臣按范雎之說秦昭王曰臣之入關也人知有穰

侯而不知有王漢室是人知有王氏不知有天子
矣故杜欽以此戒之
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其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躰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臣按成帝本道章使言既不忍退鳳乃使尚書劾章是誘而陷之於罪也又何其不忍於乘權之臣

而忍於為國忠言之士也忠言之士為誰計而略無愛惜之心邪

二年夏四月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極諫曰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萌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此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臣按劉向所言王氏專權之咎可謂切至矣至今讀者猶為流涕況當日乎而成帝徒歎息悲傷而不用其言是樂以祖宗天下與人而不之惜也異哉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

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鳳薨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臣按劉向之有言成帝未能退鳳猶有可諉者既幸而自覺矣收還威柄者謹輔翊罷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之職而歸之朝廷此一機也乃復用其所鍾者付以政事是國家大柄無時而可收而使漢業終移於王氏而後已也吁

鴻嘉元年封王音為安陽侯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帝微行出過曲陽侯根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槁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臣按成帝既知外家奢僭之過度縱未即誅亦當奪其職任名遣就國乃所以警飭而全安之也曾是不能而威怒徒發祗足以取其侮玩而已果何益哉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五月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无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臣按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二年春正月安陽侯王音薨三月以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臣按鳳死而音繼之音死而商繼之是漢家將相之任為王氏世襲之私矣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臣按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後劉向以宗室遺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也非所謂樂其所以亡者耶吁可歎哉

元延元年十二月王商爲大將軍薨薦第光祿勳曲陽侯根以根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殿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

臣按張禹爲帝師傅而附下罔上如此其可謂不忠也矣宜朱雲之廷斥也

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乃攝提太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十月王根病免根薦莽自代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

遂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死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即位七月莽罷就第

哀帝建平二年莽就國

元壽元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宫收取璽綬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即位年九歲

臣按何武公孫祿之言忠言也使太后聽而用之選外臣以當大司馬之任而迎宗室之賢且長者以繼哀帝之後則一舉而劉氏安矣后乃私其所親付莽以政迎立幼君莽於是顓秉國柄百官總已以聽之越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策命以九錫明年而居攝又爲假皇帝又明年而即真矣及是劉向梅福之言云一弗驗者漢四百年之統緒於是中絶原其始由成帝假諸舅以權而元后私外家以政長其羽翼成篡盜之謀然居位幾何天怒人畔義兵四起僇死漸臺肢體殊分宗族剪滅後之人主觀此當以漢成爲戒而居戚里者亦以莽爲戒則臣主俱全之道也莽事已見篡臣福復略著于此云

漢章帝建初二年帝納竇勲女爲貴人有寵三年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黄門侍郎竝侍宫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太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願陛下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臣按是時竇氏之勢未大盛也而第五倫已爲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此人君不可以不察也

憲侍宮掖，聲埶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司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臣按：成帝知五侯之罪而不能討，而王氏益肆；孝章知憲之罪而不能討，而竇氏益橫，故姑息長惡者，人主之大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埶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臣按：鄭弘垂歿而陳竇氏之患，有昔人尸諫之風矣。章帝乃不之察，悲夫！

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慠。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臣按：崔駰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王后武帝生）宣帝許皇后、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嘗致之田蚡之驕橫，蓋權而獲免，（蚡者王后之異母兄）而丁氏之禍亦見於身後，（丁子明擅持招家）其獲全而無患者，平恩（許后父廣）

漢也卬成王石父卬成侯封二家而已然則居戚里蒙上恩
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
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
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
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
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
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請獨奏案
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
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求擊匈奴以自
贖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
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
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敢復署
議諸卿稍自引止唯任安袁隗固爭前後且十上曰群
僚百姓皆言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
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
臣按竇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橫興師旅以挑邊釁
公卿言之一切不聽徒欲憲之有功以贖罪而不
知適以重其罪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
單于於稽落山

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
尤甚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
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
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
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
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尚書何敞上封
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
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
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
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
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
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宿衛之權而虐用百姓
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讻讻咸謂叔
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
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
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
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
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
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
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
違失敞輒諫爭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

臣按何敞之言非獨忠於漢室是亦忠於竇氏也
而乃祖公孫弘去汲黯之故知黯之以相諸侯王
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三年春二月竇憲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竇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臣按竇氏之勢至此益橫使無袁安任隗以直道
爲朝廷重少折其姦萌則憲之包藏未可知也然
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亦輕故
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四年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勅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臣按竇氏手握大權又布悍士刺客於都城以脅
異已者其志果何爲也臣故曰其包藏未可知也

夏四月竇憲還至京師

臣按憲既破匈奴奏凱其歸則其勢燄愈熾不可
復制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壽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爲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

緩更封爲冠軍侯与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
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
河南尹張酺數以正義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
方憲等寵貴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
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
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
存忠善前与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
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
欲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
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
爲官者皆免歸故郡

臣按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
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以自贖功成而益驕以橫
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勒兵屯
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況不誅之公卿
近臣而謀之閹寺憲雖就僇而閹寺之權遂由此
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爲此章帝与竇后
之罪也

順帝陽嘉元年立梁氏爲皇后后父梁商加位特進頃
之拜執金吾二年三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爲襄邑侯
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
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從之

夏六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爲政
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
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
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
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
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
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
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臣按梁氏貴盛未及幾年不過榮顯兼加而已方
雄既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抑止其寵忠臣之心慮
於未形大抵如此使順帝能早從其言則國家寧
時無弑逆之禍梁氏亦免赤族之誅豈不休哉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
恣居職多縱暴非法
六年梁商薨以河南尹冀爲大將軍冀弟不疑爲河南
尹

司馬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
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
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
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益甚焉

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欒
巴張綱郭遵劉班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

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濟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位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遏冀銜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以書喻嬰面縛歸降

臣按是時后寵方盛而姻族滿朝其勢驕横不可制者故帝雖知綱言直而不能用也傳曰禁微者易抑末者難臣以是惜李固之言不行於陽嘉之際也後之人主宜深戒之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后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郡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横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禄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臣按皇甫規舟檝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國全家為心諮諏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厄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檝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怒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沖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冀持節以青蓋車迎纘入南宮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

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

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擧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遂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不爲禮宦官由此疾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臣按梁冀利沖帝之幼弱而立之既又惡其聰慧而弒之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廢置一出其手矣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冀頗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濟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臣按朱穆之言美矣然謹選師傅閑導人主者忠臣愛君者之所爲也冀之心方利人主之愚且闇然後已得以自專其肯進忠賢以輔君德哉宜其不能用也

桓帝建和元年光祿勳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臣皆倚望焉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爲潁陽侯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書奏不省

臣按威帝之立梁冀之力也而杜喬以爲不當賞何哉蓋人君之得天位天之命也命出於天而人臣竊之以爲己功人君舉其功以歸之臣下是皆

不知有天命者也杜喬之言不亦正乎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
不聽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
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清河劉
文與南郡妖賊劉鮪謀立清河王蒜事覺伏誅冀因誣
李固杜喬云與文鮪交通收固喬皆死獄中
臣按是時公卿大臣能與冀為同異者李固杜喬
而已二人既以非罪而死則餘皆媮合苟容莫敢
有正言其罪者矣宜梁氏之益橫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太
后梁氏崩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
孫壽為襄城君壽善為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
與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
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
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多從
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
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兔
苑於河南城西經亙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
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
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為侍
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
屬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考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
至於死徙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
使人復乘埶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
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
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
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冀不納冀雖專
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州郡
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
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臣按梁氏之罪至是已滔天矣朱穆猶惓惓欲上
其末流忠賢之心固如此也然不幾於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者乎吁冀有如是之故吏苟能聽其忠
言幡然改過縱未得為善人或庶幾免於喪元覆
族之禍而迷不自悟其可謂下愚不移也夫
元嘉元年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
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
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
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賞錫金錢
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
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
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臣按自昔權臣用事必有佞諛之士張大其功德以惑人主欺天下然後權臣之燄愈熾而不可遏故在王莽時則有如孔光者以周公比莽莽緣此以居攝而篡埶成梁冀之凶悍是亦一莽也則有如胡廣者以周公比冀是將使冀以居攝篡奪之事也賴黃瓊獨持正議少殺其禮然合鄉侯高密博陸三功臣之寵以加之亦可謂過矣冀曾不自揆而猶以爲薄是必欲如周公而後已也吁其可謂至愚也哉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臣按冀嘗弒君矣而帝不怒也又嘗弒大臣矣而帝亦不怒也迨陳授之死而後怒者授因黃門而陳日食之變是必與中常侍素善者也授之死中常侍必有爲之言者故帝於是始怒冀然則帝非爲陳授而怒直爲黃門而怒耳臣嘗謂桓靈之爲君非天下之君黃門之君也此亦其一端云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蔭埶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妒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漸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秋七月崩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請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荆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

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

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

臣按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冀既嘗犯之矣則其擅殺士大夫特細故末節耳而臣於邊恢之死陳龜之死吳樹之死袁著崔琦之死不之略者於以見光武明章崇奬節誼成一代之風俗雖權彊之臣殺生在手士大夫未嘗少有畏懾之心昌言勁論直指其惡死者相屬於前而來者復奮於後漢祚雖微而姦臣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動者其此之故與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廄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為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世謂之五侯

臣按桓帝昏庸之主也然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為私恩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冀雖誅而五侯復橫卒以稱漢於亡吁可歎哉

晉武帝泰始十年皇后楊氏殂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許之咸寧二

年冬十月立皇后楊氏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

太康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内外時人謂之三楊

臣按楊珧知一門二后之未有能全其宗矣盍亦戒懼脩省以求自免可也而乃預權用事交通請謁致有三楊之目它日之禍是自取之也尚何尤焉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

永熙元年（惠帝年號）春三月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夏四月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是爲惠帝）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賈充女）

臣按楊駿獨受顧命而以私意改易要近植其所私楊氏之禍始乎此矣

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宫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臣按太極天子之路寢非人臣所得居虎賁天子之爪牙非人臣所得以自衛駿至是不容誅矣

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駿弟濟勸駿留亮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謂亮）退身避之門户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而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

臣按宗室外戚共輔朝政雖非先王之令典然以外戚獨專其任又曷若與宗室共之爲公邪駿欲大政一出於己故觝排汝南王亮不使居内其心本欲擅寵也而不知禍亂之階乃由此起吁可戒哉

五月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黄鉞録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既畢明公當思進退之宜駿不從

臣按傅咸之言可謂忠於駿者也而駿不從是自甘禍敗也

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

臣按惟至公能服天下之心駿躬秉大政又以甥相之任付之二甥其能服賈后之心乎是其布置

之周容適足以召禍而已

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柰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臣按晉室之亂王彰數言足以蔽之矣蓋惠帝之昏庸既不足以嗣大業而楊駿之愚愎又不足以任大政以愚臣而輔昏主雖欲不亂得乎此武帝貽謀之罪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遹[illegible]爲皇太子拜太子母謝氏爲淑媛

賈后嘗幽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元康元年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勖馮紞楊珧共營救之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勲於社稷[illegible]妃親其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返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后父駿所抑遂誣誅駿廢太后殺駿于馬廄收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送太后于永寧宮廢爲庶人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

臣按外戚之禍未有若楊氏之烈者原於駿受遺之初人顓恣而自用也駿之受禍猶所自貽至於母后亦罹廢辱毋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是掃滅此識者所以知其大亂之將作也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賈模從舅右衛將軍郭彰女弟之子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望塵而拜

臣按楊氏前日之榮寵今移之賈郭氏則楊氏前日之賓客亦移之賈郭之門矣是其可懼而非可喜者豈謐之驕豪所能知哉

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賈后患二公執政己不得專政使帝作手詔賜楚王瑋使誅之二公死又以專殺罪瑋誅之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以張華爲侍中中書監裴頠爲侍中並管機要

九年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日夕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廣城君郭槐賈后之母也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爲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爲毀己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臣按賈氏之門唯模爲可語模以憂憤而死則后家無復有賢者矣

帝為人戇騃常在華林園聞蝦蟇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横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无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臣按是時君德庸闇外戚擅權貨賂上流刑政日紊如此欲不亂得乎魯褒之論雖同俳諧然可為來者戒故録焉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无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无礼於太子廣城君常切責之及廣城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忠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与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黄門輩誘之為奢靡威虐由是名誉浸減驕慢益彰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為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謐后所親昵一旦交構則事危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城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為有娠内藁物産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欲以代太子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篤太子為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以帝命賜酒三升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黄門郎潘岳作書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illegible]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之廢為庶人幽于金墉城殺其母謝淑妃

臣按賈謐以后戚而讒廢太子是動揺国家之本也其能免乎

永康元年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与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以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説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与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国无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与賈郎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事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

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
後廢賈后為太子復讎豈徒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秀
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
甚懼倫秀因遣謐等早除太子以絕民望后使太醫令
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黄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不
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
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謐於西鍾下收賈后
廢為庶人幽之於建始殿詔尚書捕賈氏親黨斬之未
幾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
墉城謚故太子曰愍懷

臣按晉氏以不仁得天下立國之基本固也而外
戚相繼用事皆凶殘不道趣國於亡蓋愍懷廢而
賈后死賈后死而趙王篡由是諸王舉兵迭相攻
討劉淵石勒乘時而起遂據中原由晉氏骨肉相
殘先為戎狄之行故戎狄得以滅之也然則兆斯
亂者非楊賈而誰哉

唐外戚傳序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
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責侍裁賞賜貞觀時內里
无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庭乱朝廷武韋諸族煮嬰
頸血一日同汙鈇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稟表脩救天
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喋類
不遺無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虛實无赦同
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廢後官雖多无赫
赫顯門亦无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若得禍皆取名少者
家之賢理所固然云

唐武后既稱制改唐為周立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
餘爲郡王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又為宰相又求為
太子賴狄仁傑言而止諸武各任事恣橫張柬之等
奉太子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迎太子復位改周為唐
改神龍元年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
雖除產祿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
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
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
輩終无葬地若不早圖噬臍无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
在武后時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
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
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illegible]而
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柬之曰革命之際宗室
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
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耶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
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
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

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
數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
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
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以武
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天授革命之際宗室
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
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
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不許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
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
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以敬暉爲
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己爲
南陽王崔玄暐爲博陵王並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復
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
權盡歸三思矣
張柬之請歸襄州養疾
是年十一月則天崩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二
年春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
之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皆坐貶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

怒命斬之黄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
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邪璟曰人言中宮
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
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
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斬之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逆謀貶暉崖州彥範瀧州柬
之新州恕己竇州玄暐白州並司馬員外置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
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其事承嘉奏敬暉等使人
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上以暉等嘗賜鐵
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等於瓊瀼諸州
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
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
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命攝
右臺侍御史以往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殺之
極其慘毒殺暉恕己亦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謂
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
者則爲惡人耳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
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

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崇訓又教
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已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
秋七月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
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重俊又
欲誅婕妤不克為衛兵所殺
二年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
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
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三年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將為逆亂后白上杖殺之
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
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
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
飛騎撲殺之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
其黨始憂懼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合謀於餅餤進
毒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祕不發喪自總庶政徵諸府
兵五萬人使韋捷韋璿韋錡韋播等分領之皇后臨朝
攝政武延秀等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
軍臺閣要官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徒衆中外連結
深忌相王睿宗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玄宗先罷
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韋播等
數榜捶萬騎兵發軍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

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
効於是勒兵入斬韋璿等以徇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
延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諸韋
親黨及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
宗屬誅死流竄殆盡睿宗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為太子
追削武三思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追復故太
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等
罪復其官爵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臣按武曌以后反易天常僭竊宸極方其時諸武蹤
王爵綰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嗣三思其
最為至求為太子規取神器賴忠賢反復開寤中
宗得復辟位未幾五王奮忠入誅二孽迎帝返正
當斯時也列武曌移唐社稷滅宗枝之罪著于九
廟廢処別宮而刑其族宜也諸賢失機顧以中宗
為英主留三思輩弗誅使之藉手未幾因嬪御以
進自媚於賊后因復用事屠揃忠勳濁亂宮掖以
成韋庶人弑逆之禍蓋自武曌革命以來三辰翳
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皇奮自諸王討除內難於
是武韋二氏殄僇殆盡人神之憤乃始蘇快垂之
千古永為后黨之戒焉臣是以剟著于篇云
以上論外家驕恣之禍臣按西漢之戚屬其以
擅寵致敗者十有六家而臣所著者唯呂氏王

氏呂氏事見此前篇後漢至唐戚里之不克終者甚衆而臣於東都獨著梁竇氏於晉獨著楊賈氏於唐則著武韋氏蓋其尤章章者也人主能鑒觀於斯必思所以全外族外族而能戒懼於斯必思所以自全者固不待盡述往事而後足以垂永鑑也

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三終

東宮備覽六卷

（宋）陳模撰

清鈔本

東宮備覽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陳模撰。模字中行，泉州永春人。慶元二年進士。嘉泰二年除祕書省正字，三年兼國史院編修官。開禧三年又兼實錄院檢討官，嘉定二年除校書郎，仍兼檢討。其歷官始末見於館閣續錄中。是書乃其爲正字時所上，取經史舊文有關於訓儲者，彙成一編，凡分二十條：曰始生，曰入學，曰立教，曰師傅，曰講讀，曰宮僚，曰擇術，曰廣誨，曰謹習，曰主器，曰正本，曰問安，曰友悌，曰戒逸，曰崇儉，曰辨分，曰正家，曰規諫，曰幾諫，曰監國。支分縷析，節次詳明。前有進書表一篇，敘一篇。又有上宰相劄子，中言二十餘條中擇妃嬪、飭宮僚、謹遊習三條，尤爲切務。又冠以改官省劄及誥詞，以溫嶠侍臣箴比之，蓋當時甚重其書也。案宋史藝文志載陳模東宮備覽一卷，然校進表及序，皆稱分爲六卷，則宋史字誤矣。其第二卷講讀條闕一頁，宮僚條闕一頁，第六卷監國條闕一頁，今無別本可校，亦姑仍其舊錄之焉。

改官

勘會秘書監正字陳模經行俱優久在館閣近進東宮備覽有補儲德正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

省劄

告詞

勑具官模朕盛四庫之藏以儲四方之彥俾讀未見之書以殖有用之學匪徒以是正文字為功也尔經明行修藹宿才壯久和鈆而寓直第仰屋以著書會粹成編以廣儲學奏篇來上朕甚嘉之昔溫嶠獻侍臣箴于晉太子當時歸為洪益今尔所作非特嶠比也更秩之寵庸旌尔勤往服殊恩毋替厥業可特改承事郎依前守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

經進東宮備覽表

迪功郎守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臣陳模進

恭言安宗社定人心度儲闈之蚤建道問學尊德性徃古訓之旁求宣惟海岳之高深不棄涓埃之微細輙殫一得期補萬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如日照臨法天剛健改絃易轍將圖千歲之安主鬯承祧廣正萬邦之本錄政事紀綱之復振見賢聖仁孝之益彰八柄詔王有左禹右皋之佐四海仰德無南蠻北狄之憂凡偃武修文寧謐之功皆問安侍膳從容之助天下既陰受其賜邦家其永孚于休惟得人之為難宜愛子之愈篤教尊官正己嚴擇傳以隆師見博智明亦必驗今而考古臣迂愚末學朴直孤忠濫陪渠觀之下陳莫報乾坤之大造愛君憂國不勝畎畝之情記事纂言未免螢窓之習凡歷代遺編之所載暨聖朝累葉之相傳舉其宏綱加以聽說少贊進修之益仰塵閒燕之觀左右前後皆正人固何資于愚慮詩書禮樂崇四術願多識於

前言臣今所纂集名曰東宮備覽共六卷釐為二策謹奉表投進以聞冒瀆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備覽後上宰相劄子

某至愚極陋比者不揆庸妄編類東宮備覽冒昧投進政恐猥冗不擇上勤乙覽故撮其綱要僅為二十條且疏其義于左今又于二十條之中取其最切于今日者有三敢申言之一曰擇妃嬪二曰簡宮僚三曰謹游習某於正家三條謂擇妃嬪乃正家之始因援本朝韓持國侍郎乞為穎王擇妃事謂宜歷選勲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庶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時哲宗納其言擇故相向敏中孫女為婦即欽聖憲肅皇后是也則持國之言驗矣又于宮僚一條謂見師傅講讀之時少親小臣下吏之時多乃援太宗之言謂雖與臺皂隸皆朕親擇司馬文正公之言謂雖前後僕從亦必孝悌端良之士則凡百宮寮皆不可以不擇又於謹習一條歷言游習之易移乃援真宗之詔皇子雖一戲笑亦在所戒韓持國之侍穎王雖一靴之微亦必致察則凡所習尚皆不可以不謹是三者皆所以養成儲德而擇妃一事尤為至要主張綱維則師傅賓客之責也今皇太子賢明仁孝

夫豈不知所選擇知所警戒相公於輔導開陳之際
又豈不及此而非外庭所知其所以罄竭其愚惟略
其僭瀆之罪而加意焉其豈勝區區之望

進東宮倫覽序

臣嘗讀易觀乾之潛龍有儲君之義二爻之既潛而見則必存學聚問辨之誠三爻居潛見飛躍之間則必有進德居業之志今儲位既正矣學問德業其可已乎雖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學不可以凌節而施也臣之愚慮竊謂世子之生天命之攸屬也天命不可以不重故首之以始生生既長則必學故繼之以入學學不可以無教故繼之以立教教不可以不資諸人則曰師傅曰講讀曰宮僚次之然不能日資諸人也而術不可以不擇誨不可以不廣習不可以不謹則擇乃術廣乃誨謹乃習又次之夫如是學成而德修則可以承宗祧立國本矣則又以主器正本次之本既正矣尤當以奉親為心以廣愛為念故次以問安又次以友悌欲體其親之心者當盡乎己之心則逸在所當戒儉在所當崇分在所當辨故必次以戒逸次以崇儉又次以辨分分既辨矣然後有男女然後有君臣家不可以不正也故正家次之凡是數者猶恐其未能無過也過則必諫故規諫又次之惟

能去其己之過然後可以納其規予無過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故幾諫又次之至於撫軍監國衰世之事而後世以為當然故以是為戒焉錄始生以至監國析為二十條釐為六卷目以東宮備覽僭越投進伏惟陛下聽政之餘賜以乙覽宣示儲闈以見微臣區區之誠庶幾為學日益厥德日新以副君父教育之意以貽宗祏綿延之休寔臣之至願臣不勝惓惓臣謹序

東宮備覽目錄

一卷
始生一　入學二　立教三
二卷
師傅四　講讀五　宮僚六
三卷
擇術七　廣詢八　謹習九
四卷
主器十　正本十一　問安十二　友悌十三
五卷
戒逸十四　崇儉十五　辨分十六　正家十七
六卷
規諫十八　幾諫十九　監國二十

東宮備覽卷第一

始生

禮記內則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士卜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謹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西漢賈誼傳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本朝太祖皇帝紀曰後唐天成二年上生於洛陽夾馬營昭憲皇后嘗夢日入懷而娠降誕之夕室中光耀如晝異香經宿不散　幼時從學不為嬉戲暮歸必令羣兒前導上徐步中衢容色莊毅行者往往避之

臣某曰重始生所以重天命也曷言乎重天命異日之繼承國家者在是也或曰聖哲之生寔出天意必有以異乎人也重其始生豈以其異於人乎曰不然昔者后稷之生也克岐克嶷無菑無害文王之生也在母不憂在傅不勤彼后稷文王之異乎人與藝祖始生之祥亦無以異而天命之眷顧所以基有周基我宋者固在是也然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后稷文王與夫藝祖豈常見哉孟子曰天與子則與子則凡可以繼承吾國者皆天意也皆天意則凡所以重其始生者皆重天命也是故古者雖國君世子生而猶接以太牢負以卜士齋宿擇日之儀桑弧蓬矢之射且擇諸母以為之師保蓋無所不致其敬也況于王者之太子乎此賈誼所謂自為赤子而教已行而其初必謹於郊見者亦曰天命在所重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而春秋子同生之書傳者猶曰以太子之禮舉之注亦曰重始生也則夫承祧主器上應天心下符人望者又當如之何其謹重也哉

入學

西漢賈誼傳曰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

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也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

又曰三代之禮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

本朝乾道八年宰執進呈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上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宰臣梁克家奏曰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此宰臣虞允文奏曰此事惟於禮經後罕有舉行者上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

臣某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自遜志時敏積而至于德修罔覺之餘自日就月將極而至於緝熙光明之盛其功用甚大而太子之始入學則特使之知有君臣父子之倫尊卑長幼之序而已然堯舜之道本諸孝悌孝悌之道在于徐行疾行之間夫苟以先長後長之義充之雖堯舜之道不外是也况入學以齒國之秀選俊造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在焉以國之儲貳而下與多士伍則驕吝矜侈之習固已潛消陰化其中且坐國老使執醬而親饋之周旋揖遜于簠簋俎豆之間磬折登降於步趨律度之內日熟體喻而孝悌恭敬之心油然而生然後承師問道增益其所未能則異日光明盛大之學固無所不至非若後世尊師重傅而徒曰講讀訓論而已也然則乾道間宰執乞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而上可其奏其知所本者歟

立教

禮記王制篇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皆造焉

文王世子篇曰凡學世子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

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又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於外

又曰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君之于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謹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

本朝至道元年立壽王為皇太子詔太子賓客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擇正人輔之以道詩書禮樂之道可稗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也

臣某曰典樂之教始于舜之命夔而詳于周官之大司樂嘗攷其故然後知胄子與夫合國之子弟誠非樂不可以教也何者此教之本也人之情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侈期而侈自生彼生長乎富貴則所以轉移其氣質者蓋不一也於是教之以樂使之弦歌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氣習聞乎鏗鏘節奏之音熟識乎綴兆舒疾之文浹洽其心志蕩滌其思慮優游而自求之饜飫而自趨之躍如以發而一歸中和然則教之入人也深無切於樂者胄子且然而況於教王太子者乎樂正所掌之四教雖合禮樂詩書言之而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交相養而無二理也故曰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惜哉後世以禮樂為虛文有司具其器而不識其意而典樂之教蕩然無復存漢元帝善鼓琴瑟吹洞簫分列節度窮極幼眇特以為玩好之習此臣所以動惓惓思古之心也無已則日以詩書禮樂之道以訓導之如太宗皇帝所以告李至者庶乎可矣

東宮備覽卷第一

東宮備覽卷第二

師傅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西漢賈誼傳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大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仁孝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

唐順宗本紀曰立為皇太子喜學藝禮重師傅見輒先拜

本朝慶歷七年講筵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上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師也

紹興五年建國公出閤范冲除翊善朱震除贊讀上曰朕命建國公至資善堂見范冲朱震當設拜盡尊師重傅不得下如此

臣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雖夫人猶當知之況於教太子乎記禮者所載三王世子之師傅至於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其所係甚大賈誼所陳教太子之說謂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齊楚之異

其訛愈明矣嘗觀春秋時晉悼公以羊舌肹習於春秋使教太子楚共王之為太子也朝于嬰齊而夕于側師傅固未始不擇而事之亦必以禮也晉侯問鍾儀以君王何如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晉使與魯襄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然則春秋列國猶皆以太子為重師傅左右朝夕講究知晉公卒然所問皆得以平時所講學者而對況有道之長如三代者乎漢如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方高帝愛一偏廢立未定通力諫之可謂無忝厥職者矣文帝有一賈誼不用以輔太子乃出以傅長沙又傅梁王而使刑名之晁錯得以長景帝刻薄之資景帝又以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而啟佑後人則畀之竇嬰田蚡輩賴武帝英偉猶未能轉移其習汲黯嘗以父任為太子洗馬武帝不終用之而江充乃得以投其隙然則漢猶不足以望春秋諸國況三代乎國朝東宮多用老成既已嚴師傅之擇見輒設拜又必重尊崇之禮則固宜仁廟孝廟皆為聖天子也

講讀

唐百官志太子侍讀無常員掌講導經學

陳夷行傳曰夷行充翰林學士兼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入長生院侍太子讀經

常袞傳曰袞充太子諸王侍讀時穆宗在東宮方幼袞以人間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憲宗不悅謂侍臣曰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袞乃罷

本朝政和五年左庶子李詩言臣兼侍讀職當讀史竊惟史之所書善惡兼列治忽並載其間固有不足為皇太子讀者欲望許臣於所讀史每甄別遇有不足知者姑置勿讀庶幾皇太子為學日益而是闕一歸于正是日詔曰經以載道史以紀事皇太子始學當先稽古明道以趨先王之正而史之所載治亂紛錯是非雜才智不足以勝之則汩亂其聰明非所先也可令東宮講讀官罷讀史書一導以經術廸其初心開其正路庶達王之道而不牽于流俗焉

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聖旨令侍讀耿南仲講孟

子今已講畢合續講大經臣竊以孔子之言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臣于鳥獸草木之名固願多識以益淺陋況事父事君忠孝之道其在于詩尤臣務學所當先者伏望特降睿旨令耿南仲講詩從之

靖康元年侍御史胡舜陟言中書舍人朝說之乞令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臣竊謂孔氏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軻氏而止耳說之何人乃以為百家而黜之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義以開發智慧願詔東宮官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詔從之

臣某曰學不貴乎博而貴乎精誦習不貴乎多而貴乎擇揚雄氏有曰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精且擇其卓約之謂乎東宮侍讀官始建于唐而必專導以經學本朝因之侍講設官始于元祐侍讀說書始于嘉祐然則東宮講讀之官莫備於本朝而其所講讀亦未有不先經而後史也真宗皇帝嘗作元良述以示太子其略曰欲全其德在修其身欲修其身在勤於學所以勤於學者必首及於讀易誦書閱詩觀禮而遍編舊史則次之至作勸學吟卒章之意持

位天下太平漢興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術保訓東宮成就德器今皇太子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官屬

唐劉洎傳曰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存亡在焉今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臣以為授以良書娛以嘉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于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相日直東宮

元稹傳曰始叔文等蒙幸太子宮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太宗為太子時選知道者十八人與之遊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

本朝太宗皇帝嘗謂宰臣曰見今寮屬悉令良善之士以輔翼之至於輿臺皂隸之輩並是朕自選擇不欲令姦險巧佞之人在左右

司馬光言三代令王之教太子至於左右前後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無得在側使之目見正事耳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

臣某曰東宮官屬蓋不獨師傅務在得人凡為宫禁下至趨走小吏朝夕在太子之側者尤不可非其人也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雖文王之聰明而猶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成王之幼冲而周召為之師保則立政一書雖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必致其意然則凡百官

其為慮益遠矣若夫疏廣　謂儲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此尤足為萬世之戒漢至成帝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而異時王氏因以篡漢廣之言驗矣可不謹哉

東宮備覽卷第二

東宮備覽卷第三

擇術

西漢賈誼傳曰秦俗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

晁錯傳曰錯為人陗直刻深因上書詔以為太子舍人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臣竊為皇太子急之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以為不然上古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于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上善之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家號曰智囊

戾太子傳曰立為皇太子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

本朝乾道八年宰臣梁克家奏曰昔元稹上書憲宗

論教太子之道在謹游習可為國遠慮秦漢以來不知謹擇其人為儲君師友或以刑獄教或以術數進或以外戚護家事其卒兆釁稔禍皆符其初之所習然則擇人安可不謹哉

臣某曰有學術有心術太子國之儲君異日將以一心運天下而學術所以養吾心術者也其可以不謹乎嘗攷晁錯江充二事未始不為漢文武二君惜也何者二君賢君也不能擇賢師傅以輔成太子之德而使譎詐行險之人皆得以投其姦不明甚矣文帝寬厚仁柔所尚者非刑名謙恭樸厚所喜者非術數賈誼教太子之說又明言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亦帝所嘉納者而卒惟刑名術數之用武帝聰明之君若深於知人者而江充之姦帝乃惑之初充與趙太子丹忤亡西入關告以陰事竟敗趙太子後充從上甘泉嘗奏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竟以屬吏皆帝所知者彼與太子忤陷之罪矣今劾太子家使豈非忤太子者又安能全之邪帝乃命之為使縱之掘蠱于皇后太子之宮其不免於禍宜矣然則通賓客進異端固立博望苑之咎而帝不悟江充前日之事而墮其姦豈得為智耶異時漢殺大臣之禍自景帝始而武帝之賊恩傷義莫此為甚術之不可不謹也如此國朝之教太子俾之日聞正言日見正事固已下視先漢而乾道宰臣獨以謹擇術為言以外戚護家事為戒可謂知所遠慮者矣

廣誨

通鑑唐本紀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太宗又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修身治國備在其中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

本朝藝祖皇帝嘗問王宮侍讀曰秦王學業何如對曰近日所作甚好文辭藝祖曰帝王家兒何必要會文章但令通曉經義知古今治亂爾

大中祥符九年以張士遜崔遵度充壽春郡王友士遜嘗謁王旦稱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爲王友職止於是耶士遜媿謝

臣某曰觀解牛而知養生觀舞劍而喻筆法牧羊存治民之旨斲輪寓讀書之意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存乎其間而通倫之學若難其人也今唐太宗之于太子遇物誨之豈亦以倫類之學以開其智慮乎使太子于事事物物知有警戒之意則過日改而德日新矣帝範十二篇之作則中庸九經之遺意也中庸以修身尊賢親親爲先帝範以君體建親求賢爲急此治道之權輿而其他皆可以類推也雖然太宗之誨太子則善矣而溺其所愛忘其可戒太子既立復寵魏王泰而使兄弟相傾疑不能決至欲引刀自刺其自反則甚媿今觀其語太子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其自知則甚明也若夫文辭乃學業之餘書特六藝之一而後世疲神玩意其中藝祖皇帝謂王宮侍講但令通曉經義王旦謂張士遜王友之職非止於學書宜矣

謹習

西漢宣帝本紀曰皇曾孫高　好學然亦喜游俠鬭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

元帝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列節度窮極幼眇及即位寖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本朝大中祥符九年詔皇子就學新堂宜以贊善爲名仍面戒堂中無得戲笑及陳玩弄之具

神宗皇帝初封潁王性謙虛眷遇宮寮遇忝卑韓維特厚一日維侍王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有媿色亟令毀去

乾道九年上謂宰執曰皇太子少時禀性甚剛比年更事稍多愈覺練達凡少年所爲無益事若悉皆屏絕宰臣梁克家奏曰皇太子天資高明而日親聖訓

涵養益以光大宗社甚幸

臣某曰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此猶以凡人易移於習為言至賈誼有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之說則獨于教太子言之然則習之移人雖夫人猶所當慮而況於生長富貴者乎世率以雜霸祭宣帝而不知游俠乃戰國策士之習而帝固嘗喜之豈復知有詩書禮樂之教異時推是習而施諸政則雜以霸道乃帝所甘心者又率以優游不斷祭元帝而不知鼓瑟吹簫度曲被歌聲乃樂工瞽史鄙下之習而帝固嘗善之豈復知以剛為德以制命為義異時推是習而施諸政則牽制優游亦帝所宜然者習之不可不謹也如此則欲養成太子之德者惟日以詩書禮樂之教帝王治心修身之法啟廸其志慮樽節其言動勿容有一習之或移可也然則祥符天子詔宮中無得戲笑及陳玩具之具韓維之于頴王雖一靴之微亦必致戒知所以為教矣

東宮備覽卷第三

東宮備覽卷第四

主器

易震卦曰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繫辭曰震為雷為龍為長子

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本朝至道元年寇準自青州召還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宦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上遂以壽王立為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曰真社稷之主也準曰陛下擇所以付神器者顧得社稷之主乃萬世之福

臣某曰聖人作易無非憂世為立教也況於國之儲貳所以為宗廟社稷之主者又當如之何其致戒哉故潛龍之象取諸乾繼明之義取諸離皆有儲君之義而獨於東方之震則以長子主器明言

之然恐懼修省之意則不獨於震然也震之為義曰震驚所以恐懼恐懼所以致福惟兢兢故能啞啞惟驚懼故能不喪匕鬯大家乃以君子恐懼修省言之此帝王之兢兢業業嚴恭寅畏克自抑畏之心也然則為長子為祭主之不可慢忽也益如此雖然乾於潛龍以勿用言見龍以利見言獨九三一爻居潛見飛躍之間則必明夫夕惕无咎之義離於初爻言辟咎之敬三爻言日昃之嗟五爻言戚嗟之吉乾離二卦皆莫非恐懼修省之意而况明言長子之卦者乎後之主器者當知戒謹祗懼以無媿乎聖賢憂世之心斯可也本朝茂建元良誕揚顯册皆以承祧主鬯為重有如主道天子擇人以付神器至使京師之人欣欣有喜以為真社稷主以見得人主器必有以厭人心而寇準為天下擇君之說可以為萬世之訓矣

正本

西漢叔孫通傳曰帝欲易太子通諫曰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立少臣願先伏誅帝曰吾將戲爾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

唐燕王忠傳許敬宗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

宋務光傳曰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主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

魏元忠傳袁楚客以書規之曰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木無本則枝葉零悴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皇子既長未定嫡副是天下無本願君侯以清安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

本朝嘉祐三年御史中丞包拯乞立皇太子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天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願采詩人盤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

乾道八年宰臣梁克家奏曰太子天下本本正則天下正不可不於其早而教導之也

臣某曰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主者天下之儀表故以一身為天下本太子者國之儲貳天命之所屬人心之所歸宜漢諸臣亦以為天下之本也是本正則國以安不正則國以危蓋有賢而不立則莫之正有既立而非賢則莫之正或既賢且立矣而不能安其位則莫之正人主牽溺於意愛貿亂於廢立者比比也寔其正之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寔先撥誠不可不謹也漢高帝不學義不足以兢愛不知根本所繫而以天下戲通之言誠足取也然四皓既至羽翼以成未免私植黨與以遂其謀異時博望苑之私通賓客而太子卒亦不免有以任作俑之咎者矣昔者明王擇師傅以教太子太子親師傅以養德義而國本以固則名正而言順漢事奚足多道下至嬖后亂唐諸武用事國本所係莫之適從欽宗帝旨建言既立者廢中宗嗣立後亦罹禍務光元忠之徒義不足以立事忠不足以許國空言亦奚益哉國朝流慶所鍾建儲立本乃列聖所深念者而包括根本之言兼克家教導之說尤為至要蓋根本未立則欲其立既立則欲其正非喻以根本則莫知立之在所急非早於教導又烏乎而能正哉後之以國本為念者其尚鑒于茲

問安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臣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臣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臣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自有二日乃間

本朝紹興三十二年立建王為皇太子制有曰問安而至寢門每謹三朝之禮論學而在東序務崇四術之規

臣某曰禮曰凡為人子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又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然則人子之事親雖頃刻不敢忘也又曰父母有疾行不翔言不惰飲食不知味則凡人子於其親之疾其不遑寧處也如此況於世子之孝異日將以儀刑天下者乎此文王之于王季朝日三而不以為煩有疾不正履而不以為過武王之于文王亦然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無食息敢置也亦曰子職所當盡焉爾豈惟文武雖舜事頑嚚之親可謂處人子之至難者而猶夔夔齋慄允諧以孝故孟子以五十而慕稱之自未央為壽漢高帝逆有德色而五日一朝之制後世以為當然鶴厲通宵龍樓問寢形諸篇什若劉見而佳有者人子之於親當如是耶國朝孝宗之在建邸必惓惓乎三朝之禮異時繼統之後每日一朝之請尤切如意而卒之一月四朝見則亦勉遵高宗聖訓恐廢萬幾而已而非其初心也廟號曰孝宜哉

友悌

論語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唐睿宗諸子傳曰元宗為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為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

本朝至道九年皇太子上言舊與越王元份等同便朝於崇德門西幕次入則同班起居今蒙冊命即移於崇德門東幕臣慎次與元份等別班起居雖恩榮益增忝冒伏望明恩俾從舊貫庶因辨色之會時接同氣之歡惓惓之誠實在於此帝覽奏謂宰相曰皇太子孝悌之性出于自然誠可嘉也乃詔仍舊

臣某曰孝悌人心之固有也而世道既衰則是心之本然者或失斗粟尺布之謠煮豆燃萁之詩而忍聞之哉然孝悌閨門之事也而夫子論友于兄弟必繼以施于有政者亦是心之所推焉耳故此言惟孝友于兄弟蓋惟能孝于親者然後能友于

兄他日於孝經又曰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則又推吾友悌之心以敬長睦族無往而不順矣其施於政固宜翊國之儲貳異時將以立愛立敬始家邦而終四海者而不知友悌可乎然唐元宗之友悌似足稱者而溺於意愛之偏至一日而廢三子雖父子之天性其不復存他可知矣嘗攷唐之一代自太宗至于末年卒無家法其所由來者漸益不獨元宗為然可以為萬世之戒矣國朝自藝祖之友愛太宗付以神器聖明相繼一以友悌先天下真宗之為太子至欲因辨色之會接同氣之歡特其事之細者列聖親睦宗族至使瓜瓞綿綿本支百世則皆友悌之推也猗歟休哉

東宮備覽卷第四

東宮備覽卷第五

戒逸

書益稷篇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西漢成帝本紀曰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重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

本朝淳化五年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嘆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租上下相急剝戮皆血流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

大中祥符六年榮王請石保吉伶人新隸教坊者作戲及赴北園御筵有伶人少不中意榮王遽叱之將加棰撻宮寮莫敢諫既而對上復請此伶人作戲上不悅他日以語王旦等曰朕昔與諸王侍宴何敢如

此弟兄相接亦無游談惟是讀書著文交相質問即位以來每歲錫宴不過再三政應宴喜之次言辭或至差矣今當警戒之也

臣某曰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則逸乃有德者之事而冥戒之爲蓋惟有德者然後能逸則爲津渙優游爲心廣體胖否則曰遊逸曰逸豫凡其盤樂怠傲流連荒亡者皆逸之爲也奈何其不戒故雖伯益之告舜亦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雖文武之聖而亦必始於憂勤然後終於逸樂況未能如舜文武者當何如哉嘗觀周公作無逸一書而必以立王生則逸爲言蓋其沖幼之始一流於逸則異時難以訓導故欲於其始而謹之也然周公不惟以無逸爲戒又必言享國之永短以起其敬畏之念嗣王而無所畏則已夫苟知畏豈不畏天命者而乃甘於逸而罔或克壽哉後世如漢成帝弱不克君而紀乃言爲太子時幸酒樂燕樂贊言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其所由來若漸則又必以湛于酒色可爲於邑考之無逸享國之說至是而愈信矣國朝東宮師傅每擇正人凡一玩戲一宴遊必欲其諄切致戒其以是歟

崇儉

唐太宗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其崇儉篇大略曰聖代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舟車不飾衣服無文土階不崇大羹不和非憎榮惡味乃循薄而奉儉故風俗淳朴比屋可封此節儉之德

本朝嘉祐元年英宗幼養于宮中上及皇后鞠視如子七年立爲太子及入內良賤不滿三百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之相賀

政和五年皇太子言臣竊覩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有所擬慕爲虛名徒費廩食書曰謹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宮官吏不必具備諸司庶局願令兼攝至於閽扶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得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學問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從之

乾道七年皇太子言已降旨揮臣合破人從比親王加倍臣竊惟徒御猥衆必致請給過多雖事號為增加于財用豈無耗蠹況今趨走前後之人不為之少更益以倍其敢奉承今止乞添置指使直省官各二人客司四人親事輦官步軍司宣效各一十人所差取人數並依已降旨揮施行其餘合破人數並行蠲免詔依

臣某曰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生長於富室則易於奢而難於儉也況於國之儲貳東富貴而有之者乎嘗攷周官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至於歲終則惟王及后之服不會雖世子亦會矣此所以樽節其用度惟恐其儉德之或虧而侈習之易長也豈惟世子雖帝與王猶必示儉然後天下足以后妃之賢則詩人以躬節儉服澣濯稱之然則王與后雖不會而所以躬履夫儉德者亦不容自懈也矧世子者衆望之攸屬一言一動之必謹則天下樂誦而願戴之否則有竊議之者矣其何以保天下之心而善天下之俗耶古

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南郊儀仗使錢惟演言正陽門習儀皇太子立樓上御坐之西左右以天氣暄持繖障日太子不許復進以素扇太子又手卻之文武在列莫不瞻視及十三日至太廟有司設馬臺于廟內太子乘馬至門命移臺出屏外下馬步進十四日至郊壇前驅者解青繩將入外壝太子亟止之逮望壝外即下馬伏以太子英睿之德既自天資謙恭之志寔遵聖訓昔桓榮以儲宮專精博學謂之國家福祐書于史冊今太子持謙秉禮發自至誠士民傳說充溢都邑伏乞宣付史館詔獎皇太子仍以詔答惟演從其請

政和五年皇太子言伏蒙睿恩誕揚典冊俾正儲闈擇日朝謁太廟有司依至道天禧故事合乘輅用鹵簿雖以雷文一角螭代龍飾在臣不敢尤不敢當此盛儀聞命悚惧義當自陳欲望特詔有司不用金輅鹵簿許令止依常儀乘馬至太廟幕次易朝服行禮以安私分詔從之

臣某曰嘗讀西漢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

人之適子孫必以清白而所以示之者猶欲其師吾儉况為世子者乎本朝列聖一以儉為家法固宜英廟而下其在東宮日亦皆以質儉為德稱節為請也

辨分

西漢成帝紀曰帝為太子寬博謹審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

唐肅宗紀曰初立為皇太子有司行此禮其儀有中嚴外辨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蕭嵩等請改外辨為外備絳紗為朱明服乃從之

本朝至道元年皇太子上言受命以來每見僚屬皆稱臣况至尊無二上之文事主有比肩之義接見之際啟處不遑望仍舊稱名庶安懇悃從之仍付史館時百官自称姓名宮官即称臣其東宮官者自左右庶子而下並依宮官例參見

天僖二年禮儀院言皇太子宮僚請如至道中故事名而不臣臨軒冊命舊奏正安之曲今請改為明安從之

馬門公車令張釋之追止而劾奏之文帝雖繇是奇釋之而景帝亦以是恨釋之故史曰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過又江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後恐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掘蠱而太子卒不免釋之之事固非充比而不下司馬門與乘馬行馳道中均之為不知尊天子也粵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典叙禮秩而上下立君臣之分斷斷乎不可易也名一不正分一不明則異時召釁啟禍將有不勝其憂者孰若動必以禮遇時損抑而必以正名辨分為念者乎蓋太子者天下之所仰望者也使天下心知其有尊君卑臣正名辨分之德固已聳動而知所歸戴矣異日事之為君寧敢有干名犯分之事哉漢成帝唐肅宗與本朝列聖之厚德可以為鑒而戾太子之事可以為戒矣

正家

易家人卦曰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

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彖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本朝治平元年韓維上疏曰臣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為潁王擇妃臣竊以為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祀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兢兢者謹之至也臣愚以為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今陛下為元子求婦而姑出苟簡殆非所以示潁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三年英宗皇帝始納故相向敏中孫女為皇子潁王婦即欽聖憲肅皇后

元祐七年范祖禹進家人卦解義其略曰家人之道以內為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六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於此

臣恭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男女之別蓋不可不謹也知所謂別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不知所謂別則內外相瀆男女易位道且不行於妻子而況於正人乎知禮之所以為教則知易之所以為教矣故易以男女正為天地之大義而極其道至於正家而天下定嗚呼盡之矣昔者虞舜之始堯自刑于二女始文王之御家邦自刑于寡妻始天作之合詩人則以美太姒之賢宗周之滅詩人則以刺褒姒之亂蓋不可不謹也西都呂氏之變厥鑒不遠下至成帝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而王氏因以篡位武后亂唐幾覆宗社元宗不鑒乃復敗以女子防

微杜漸之君凡所以使女謁不行外戚不得以用事者皆此其慮也聖人作易於家人之彖不泛言利正必曰利女正亦曰女難乎其正也故於初爻曰閑有家悔亡謂處家人之初乃治家之始必防閑之然後悔可亡至二爻則又明言之曰无攸遂在中饋正吉夫女以順為正者也豈容有所專遂者哉惟六二之爻以陰應陽無所專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正吉然則牝雞之晨古人所戒非所以為正家矣又至上九以家人之終懼其儀刑之道無以相孚而威無以克愛也則又曰有孚威如言後之欲求正家之道者惟女以順為職男以威克愛防之於初謹之於終俾不失其正焉斯可矣國朝如韓維有擇妃之請蓋正家之始而欲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在今日尤不可不加意者微臣敢以是為獻

東宮備覽卷第五

東宮備覽卷第六

規諫

西漢賈誼傳曰太子既　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本朝淳化五年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疾踰月不朝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爾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固欲輔佐王為善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汝輩為之謀爾因命捽至後苑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

至道元年以壽王為皇太子上謂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為儲貳以固國本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

成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
臣某曰人不可使一日無畏心也畏心消則慢心生矣一言之不擇若未害也自是心之無所畏則他日或至於無一之非過言一行之不謹若未害也自是心之無所畏則他日或至於無一之非過行是故古之人於太子既　則有記過之史使之戒謹恐懼之心常動乎中而慙惕愧恥之容常形於外惟恐一過之記而終身之羞則庶乎改過遷善以日新厥德況於徹膳有宰進善有旌誹謗有木敢諫有鼓常若有心臨乎左右前後而不敢以纖頃自安者則怠荒慢忽之心自無一之敢萌而況見諸行事者乎後世輔導之官未嘗無人而記過之史與夫謗木諫鼓獨有所闕彼安所畏而去其不善又安所恥而勉於為善也哉昔成湯聖君也而猶曰改過不吝曰從諫弗咈傅說之相高宗則惓惓焉以無恥過作非后從諫則聖告之矧夫國之儲貳實衆望之所屬當以賢聖仁孝聞於天下者而猶有過之未改有諫之不聽可乎然則欲養成太子之德者當如賈誼所陳斯可矣否則如太宗皇帝所以用姚坦與坦所以檢束益王者庶乎其寡過也

幾諫

西漢元帝紀曰八歲立為太子壯仁柔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俗儒何足委任廼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東漢光武紀曰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唐順宗紀曰順宗為皇太子侍宴魚藻宮德宗懽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對及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卒不得用本紀贊曰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

本朝開寶九年上以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李符李懷忠皆言其不便上不從晉王從容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未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曰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善今姑從之

太宗朝以契丹犯邊將大舉遣使往河北諸州科鄉民為兵昭成太子元僖論其不便時趙普亦言其事

太宗納之普為朋邪所疾元僖又上表言普開國忠臣也願復以為相太宗從之

臣某曰父子之間與君臣異難乎其為諫也故夫子以幾諫為言夫臣之事君諫不從言不聽則納履而去雖犯顏逆耳汗車折檻殫吾之忠直可也子之事親則不然溫凊定省蚤無須臾敢離者而可以去乎父母過而不諫則若寘之於有過之地諫之甚則傷恩豈人子所安者若夫幾諫則於其事之幾微言之於其幾微而諫則親易於聽子易於言矣曾子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夫諫而不至於逆且怡悅其色柔順其聲可謂善矣然猶待其有過而諫夫豈若過之未見而諫於幾微而先者乎蓋嘗以幾諫之說而攷漢唐之事則順宗為上元帝明帝次之順宗於裴韋未相之前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此所謂幾諫者宜韓愈以為在東宮二十年而天下陰受其賜也宣帝持刑太深蓋刑名之學而元帝則以宜用儒生為言光武日昃夜分蓋過於勤者而明帝則以黃老養性之福為言彼知用儒術則必不至深於持刑矣彼知養性之福則必不至過於勤勞矣此皆善於諫者然非其事未見之先則非所謂幾諫故曰次之若夫晉王叩頭而切諫似過於直者然太祖方有欲遷之謀而晉王之言已入昭成重興兵之諫則見於將大舉之始安故相之言又形於朋邪方入之初皆其事之發者故

太祖太宗皆易於聽亦庶乎幾諫者矣

監國

春秋閔公二年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西漢高帝紀曰帝征黥布良因說上令太子監關中兵又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百人為太子衛軍於霸上

東漢光武紀曰帝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此非爾所及

唐杜正倫傳曰正倫為左庶子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今太子年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誡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正慤能執正道故投卿於朕以輔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

本朝太祖皇帝紀曰晉王性仁孝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

乾道九年上謂宰執曰皇太子前日奉領臨安府二年幸而諳歷民事欲乞罷免庶得專意講學教隊甚有條理已降詔不允而懇請益堅從之

臣某曰國之儲貳自親禮師傅強勉學問之外皆非其所當為也而自春秋以來乃以撫軍監國為太子之事不思遠矣然時方春秋固宜有此雖天王之尊而猶以世子下與諸侯之會盟況列國之干戈日尋則撫軍監國固非太子不可也春秋書公至自伐某傳者曰危之也然則雖國君猶舍社稷人民冒危履險而不自愛況知愛世子乎合二者而論

昔人洞簫釋奠之有頌龍樓侍臣之有箴翼善有
記賛道有賦凡所以為風諫君設也然大率病於
詞華勝而紀載略亦有上五百篇之書號摘山玉
彩以資青宮之觀覽者矣殆不過採摘古今文章
之富而亡補於國家之理亂是則著書箴言豈不
戛乎其難哉祕書國史陳公比職兼宮諫是編之
選啓沃帝心宏益儲德其條列為二十且拳拳以
擇嬪妃簡宮寮謹游習三者為當今之急務嗚呼
大哉言乎真通今博古之學爱君憂國之忠發露

而不能自閟者也其事豈直漢晉唐諸臣之比哉
是書實之東宮藏之祕府天下學士可聞而不可
見益幸於公有先世舊且辱公之知近出别藁以
示予因再拜請得授木以行其傳斯文一出學者
因知公之所以為潛龍進德居業之地者深矣我
朝英宗之居貳也吳公充亦以宫教進宗室六箴
今攷其條目不過視聽好學進德崇儉數事而已
當時書于御屏且以為監劄公所作賦吳公尤為
加詳異時儲學之緝熙宗祏之長久公之勳德詎
可量哉予因是略記 寘于卷左若夫會粹之精
勤編次之本末亦既見於一札之褒嘉與公之自
序云爾

東宮備覽六卷宋建功郎守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模進模字中行泉州永春人慶元二年鄧應龍榜進士嘉泰二年八月除正字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開禧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嘉定二年三月除校書郎仍兼實錄院檢討模之歷官倫序見于中興館閣續錄者如此今觀告詞進表乃合先後銜具書之又兼莊文府教授或疑莊文太子薨于乾道三年模至慶元初始釋褐歷嘉泰開禧嘉定不應尚設教授以予考李心傳朝野雜記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設于紹興三十年時孝宗為建王光宗與莊文太子魏惠憲王皆就傳矣先是十四年春建宗學于臨安學生以百名為額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置教授以館職兼不在宗子之列故魏惠憲王卒于淳熙七年有子柄存設有府教授而莊文太子有二子挺楷府亦得設教授模以館職遂兼之爾宋史志職官未詳因書于此

秀水朱彝尊跋

大明仁孝皇后内訓一卷

（明）仁孝皇后徐氏撰

明刻本

內訓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仁孝文皇后撰。案成祖以篡逆取國，淫刑肆暴，無善可稱。后乃特以賢著。是書凡二十篇。曰德性，曰修身，曰慎言，曰謹行，曰勤勵，曰警戒，曰節儉，曰積善，曰遷善，曰崇聖訓，曰景賢範，曰事父母，曰事君，曰事舅姑，曰奉祭祀，曰母儀，曰睦親，曰慈幼，曰逮下，曰待外戚。前有永樂三年正月望日自序，內有廁事今皇上三十餘年之語。考明史后妃傳，后以洪武九年冊爲燕王妃，至永樂三年正月，甫及三十年。云三十餘年，蓋約略大數耳。又考本傳，載后撰此書，頒行天下，在永樂三年。而明朝典彙載五年十一月，以仁孝皇后內訓頒羣臣，俾敎於家。若五年以前已頒行天下，不應至五年之末始賜羣臣。又考名山藏坤則記，載后初爲此書，不過示皇太子諸王而已。至永樂五年七月以後，成祖乃出后內訓勸善二書，頒賜臣民，與典彙相合。此本爲明初刊本，首標大明仁孝皇后。考后於永樂五年七月乙卯崩，甲午謚曰仁孝，則此本刊於五年七月以後無疑。至十一月特賜臣民，正屬刊行之始。明史本傳偶未及檢耳。各章之下，繫以小註，多涉頌揚，當爲儒臣所加。明史藝文志不著其名。又藝文志載內訓一卷，高皇后撰，勸善書一卷，文皇后撰，與本傳所載不同，亦偶未檢點耳。

內訓序
吾幼承父母之教誦詩書之典職謹
女事蒙先人積善餘慶夙被妃庭之
選事我
孝慈高皇后朝夕侍朝
高皇后教諸子婦禮法唯謹吾恭奉
儀範日聆教言祗敬佩服不敢有違
肅事今
皇上三十餘年一遵
先志以行政教吾思備位中宮愧德
弗似歉於率下無以佐
皇上內治之美以忝

高皇后之訓常觀史傳求古賢婦貞
女雖稱德性之懿亦未有不由於教
而成者然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歲
而入小學女子十年而聽姆教小學
之書無傳晦菴朱子爰編緝成書為
小學之教者始有所入獨女教未有
全書世惟取范曄後漢書曹大家女
戒為訓恒病其略有所謂女憲女則
皆徒有其名耳近世始有女教之書
盛行大要撮曲禮內則之言與周南
召南詩之小序及傳記而為之者仰
惟我

高皇后教訓之言。卓越往昔。足以垂法萬世。吾耳熟而心藏之。乃於永樂二年冬。用述

高皇后之教以廣之。爲內訓二十篇。以教宮壼。夫人之所以克聖者。莫嚴於養其德性以脩其身。故首之以德性。而次之以脩身。而脩身莫切於謹言行。故次之以愼言謹行。推而至於勤勵警戒。而又次之以節儉。人之所以獲久長之慶者。莫加於積善。所以無過者。莫加於遷善。又次之以積善遷善之數者。皆身之要。而所以取法者。則必守我

高皇后之敎也。故繼之以崇聖訓。遠而取法於古。故次之以景賢範。上而至於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又推而至於母儀睦親慈幼逮下。而終之於待外戚。顧以言辭淺陋。不足以發揚深旨。而其條目亦粗備矣。觀者於此。不必泥於言。而但取于意。其於治內之道。或有裨於萬一云。

永樂三年正月望日序

大明仁孝皇后內訓

德性章第一

貞靜幽閒，端莊誠一，女子之德性也。孝敬仁明，慈和柔順，德性備矣。夫德性原於所稟，而化成於習。匪由外至，實本於身。貞靜者，正固而不妄動也。幽閒者，幽深閒雅之謂。端莊者，齊肅正直之謂。誠一者，真實無妄之謂。善事父母為孝。主一無適為敬。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明，謂聰明。慈者，無不愛。和者，無所乖。柔順者，坤之德也。言是數者，女子之德性也。必全是數者而後德性備。夫德性者，天之所命，而成於所稟。無有不善。而氣習變化，始有善惡之異。然非由外鑠我者也。實本於吾之身而已。○鑠，商入聲。

古之貞女，理性情，治心術，崇道德，故能配君子以成其教。言古之貞女，理其性情，治其心術，崇其道德，以成教於內也。

是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智以燭之，信以守之，禮以體之。匪禮勿履，匪義勿由。動必由道，言必由信。匪言而言，則厲階成焉；匪禮而動，則邪僻形焉。閾以限言，玉以節動，禮以制心，道以制欲。養其德性，所以飭身，可不慎歟。閾音域。此理性情，治心術，崇道德之事也。燭，照也。體，以身體之也。履，踐也。勿者，禁止之辭。道則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厲，禍。階，梯也。閾，門限也。言居仁由義，智以照私，言不失實，身體乎禮，以全五常之德。非禮勿踐，非義勿由。舉動必循乎道，發言必本於信。非禮之言而言之，則禍亂之階梯成焉。非禮之事而為之，則己之邪僻見焉。古者言不踰閾，是閾以限之言也。行則鳴佩玉，是玉以節動也。禮以裁其心。道以勝其欲。如此則可以養其德性以修飭其身。不可不謹。以致丁寧告戒之意。

無損於性者，乃可以養德；無累於德者，乃可以成性。積過由小，害德為大。故大廈傾頹，基址弗固也；己身不飭，德性有虧也。七情之過，皆足以損性。惟存於中者，諦然而無所偏，則其德日新矣。一事之微，皆可以累德。惟人之在於己者，至公而無私，則其性渾然矣。夫積過雖甚小，而其害德則甚大。猶大廈傾危，其基址不堅固。身不修飭，其德性有所虧損。

有美璞無瑕，可為至寶；貞女純德，可配京室。撿身制度，足為母儀；勤儉不妬，足法閨閫。璞音朴。瑕音遐。○璞，未琢之玉也。瑕，玼也。配，匹也。京室，京師之室。詩所謂京室之婦是也。言美玉無有瑕玼，則可以為至寶。貞女柔純之德，則可以為京室之匹。能以法度撿束其身，則可以表儀於下。能勤儉而不妬忌，則可以示法於中。○玼音此。

若夫驕盈嫉忌，肆

意適情以病其德性斯亦無所取矣古語云處身造宅犕身建德詩云俾尔彌尔性純嘏尔常矣嘏音假驕矜盈滿害賢曰嫉惰惡曰忌四者女之醜德而又加之以忿肆其心意便適於情欲是則所以害其德性也何足取哉古語先民之言也犕鏑斧於案也建立也犕身之道德猶揚雄所謂斧藻其德也詩大雅卷阿之篇彌終也性猶命也嘏福也引詩以言有是德性則可以常享福祿也

修身章第二

或曰太任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若是者修身之道乎曰然古之道也夫目視惡色則中眩焉耳聽淫聲則內穢焉口出傲言則驕心侈焉是皆身之害也眩音縣穢音池侈音耻或人問文王母太任之事為修身之道故然其言也蓋非特太任也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淫聲非禮之聲傲言非禮之言眩者目無常主也穢垢也侈泰也夫淫聲惡色皆足以感人人有觸于外必動其中故必以是為戒夫言者心之發也矜慢在心故其發於言也傲言之微則其驕心侈泰可知身之不修此為害矣蹕音必

故婦人居必以正所以防慝也行必無陂所以成德也慝音忒陂音祕慝織也邪也隱惡也陂傾也此承上文而言婦人所居必以正所以防禁邪慝行無傾邪所以成其德行者也是故五綵盛服不足以為身華貞順率道乃可以進婦德不修其身以爽厥德斯為邪矣諺有之曰治穢養苗無使莠驕剗荆剪棘無使塗塞是以修身所以成其德者也莠音酉剗音鏟華光華也率循也爽差也諺俗語也穢蕪也一曰田中雜草也一曰汙也莠害苗草也驕盛貌剗削也棘木叢生多刺塗路也以五綵繡而為衣服非不盛也以人視之則可以為光華此特飾其外者耳必也秉貞順之操以循乎道然後可以進婦德婦德建而後可以光華於身則修身之効著矣夫推飾其外而於其內者有所差爽則不得其正矣故引諺語以明之以言乎必在於修身乃可以成其德也夫身不修則德不立德不立而能成化於家者蓋寡焉而況於天下乎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不修則己之德有所不立不能成教化於一家而況助君子以行教化於天下乎言必不能也是故婦人者從人者也夫婦之道剛柔之義也昔

者明王之所以謹婚姻之始者重似續之道也家之隆替國之廢興於斯係焉於乎閨門之內修身之教其勗慎之哉替音涕勗音旭○似嗣也續相連也隆豐大也替滅也勗勉也婦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故曰婦人從人者也剛柔者陰陽之義也天地合而後萬物興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曰剛柔之義也夫昏禮萬世之始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關於家國者匪輕故君子重之然則處於閨門之內者其可不加勉於修身之教哉

慎言章第三

婦教有四言居其一心應萬事匪言曷宣言而中節可以免悔發不當理禍必隨之諺曰誾誾謇謇匪石可轉訛訛諜諜烈火燎原又曰口如扃言有恒口如注言無據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中去聲宣去聲誾音銀謇有上聲訛音鵝諜音牒燎音料○四教者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曷何也宣通也悔恨也誾誾和悅而諍也謇謇直言貌訛訛謗毀也諜諜多言也烈火狂也燎放火也高平曰原扃關也恒常也注灌也據依也以甚戒婦言之不可不謹也○先去聲況婦人德性幽

閑言非所尚多言多失不如寡言故書斥牝雞之晨詩有厲階之刺禮嚴出梱之戒善於自持者必於此而加慎焉庶乎其可也斥音尺牝賓上聲刺音次梱坤上聲○寡少斥指斥也牝母梱門限也庶近也言婦人不尚多言多言則必數多失不如言之少也書牧誓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瞻卬篇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禮記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是皆多言之戒也婦人善持其身者苟能視此以為警焉則庶幾可以無多言之失也○卬音仰然則慎之有道乎曰有學南宮縚可也縚音叨○南宮縚孔子弟子南容也居南宮又名适字子容大雅抑之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蓋深致謹於言也此承上文言慎言者有道乎故曰有學南容之謹言可也

夫緘口內修重諾無尤寧其心定其志和其氣守之以仁厚持之以莊敬質之以信義一語一默從容中道以合乎坤靜之體則讒慝不作家道雍穆矣緘音監諾衆入聲讒音饞○緘封諾應尤過也寧安也言緘口以修其德於內雖一諾不敢以輕則可以無過夫心守則言不躁志定則言不剽氣和則言不暴仁厚則言溫純莊敬則言恪重信義則言惇實一語一默之間從

容不迫宮合乎坤靜之體則說邪之言無自而興則家道極其和矣剩賦去聲咍文上聲

故女不矜色其行在德無鹽雖陋言用於齊而國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矜驕矜也無鹽齊之醜女以言諷宣王宣王用其言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聯琢開公門招直言延側陋立無鹽為后齊國大安事見新序此所謂女不矜色而所行惟在於德也故引孔子之言以美之以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則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漸平聲

謹行章第四

甚哉婦人之行不可以不謹也自是者其行專自矜者其行危自欺者其行矯以汙行專則綱常廢行危則嫉戾興行矯以汙則人道絕有一于此鮮克終也

甚哉者嗟歎之深也專專制也危隤也自欺云者知其行之當謹而不能謹也矯詐行處也綱謂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常謂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嫉戾忌很也人道絕則綱常蕩滅矣克能也是數者婦人之行所當謹者也然或有一於此則其能有終者少也故篇首深致嗟歎之辭其所以警發者至矣叢織同隤頹同

夫干霄之木本之深也凌雲之

臺基之厚也婦有令譽行之純也本深在乎栽培基厚在乎積累行純在乎自力不為純行則戚疏離焉長幼紊焉貴賤殽焉是故欲成其大當謹其微縱於毫末本大不伐昧於冥冥神鑒孔明百行一虧終累全德

素音霄霄也本根也凌越也令譽善猶也純不雜也培壅也基址也積累者聚積而增累之也猶力猶之力用力勉強之義戚親也疏遠也齊氣也殽雜錯也大者德行是也微者一舉動之微也伐矜伐也昧晦冥冥幽暗也鑒照孔甚也虧缺也全德即純行也以木與臺之

高大必本於栽培積累之所致以喻乎女子之行亦必在於其積力久而後純夫不能自立以要其行則親戚之爲相去而不附長幼之序紊亂而無別貴賤之等殽雜而無經欲成其大者則於甚加謹之事尤當致謹其能或急於毫末之微而不加謹則終大而莫伐猶傳所謂毫末不扎將尋斧柯是也蓋冥冥之中有昭昭者存苟謂幽暗之處而無所見則神之鑒照甚明豈可忽哉然或百行之中有一虧焉則終有累於全德也。猶音色

體柔順率貞潔服三從之訓謹內外之別勉之敬之終始惟一由是可以修家政可以和上下可以睦姻戚而動無不協矣易曰恒其德

貞婦人吉此之謂也協音叶。三從說見前篇。協和也。自體柔順至終始惟一。此皆謹行之本也。下極言其效。故引易恒卦之言以結之。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也。

勤勵章第五

怠惰恣肆。身之殃也。勤勵不息。身之德也。是故農勤於耕。士勤於學。女勤於工。農惰則五穀不獲。士惰則學問不成。女惰則機杼空乏恣資去聲。殃音央。勵音例。獲黃入聲。空去聲。乏凡入聲。怠，懈倦也。惰，不敬也。恣，縱也。肆，放也。殃，禍也。勤，勞也。勵，勉力也。不息，無已也。五穀，黍稷粟麥豆也。刈穀曰獲。杼，織具也。空窮乏匱也。天下之事，未有怠惰而能有成也。此特舉士農而為言者，所以切婉於人也。以見婦人內助其君子。其可須臾而怠勤勵哉。

古者后妃親蠶。躬以率下。庶人之妻。皆衣其夫。効績有制。愆則有辟。夫治絲執麻以供衣服。冪酒漿。具葅醢以供祭祀。女之職也。不勤其事以廢其功。何以辭辟衣去聲。辟音僻。冪音覓。葅莊魚切。醢音海。○祭統曰：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蓋后妃親蠶其來尚矣。躬以率下者，以身先之也。庶吉衆士也。衣服之也。績功。愆過也。辟法也。冪覆也。葅，酢菜也。醢，肉醬也。此引禮記。國語之言，互相發明，以見女職之不可懈也。苟為怠其事以廢其功，則亦何以免於先王之法哉。○葅音鋤。酢音昨。又音措。

夫早作晚休。可以無憂。縷積不息。可以成匹。戒之哉。毋荒寧。荒寧者。劌身之廉刃也。雖不見其鋒。陰為其所戕矣。詩云。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此怠惰之慝也縷音呂。劌姑衛切。戕音墻。○休，息止也。縷，綫也。四丈為匹。劌，割也。廉刃，廉銛之刃也。鋒，兵器也。戕者，害然而傷之也。詩，大雅瞻卬之篇。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夙興而夜息，則用力勤而可以無怠惰之憂。一縷而積，久則可以成匹。然則豈可不勤哉。甚哉荒寧之不可也。荒寧之戕身，雖不可見其鋒刃，然陰為其所傷矣。故引詩言。婦人本無公事，豈可舍其織業而成怠惰之慝哉。警戒之意深矣。○蜆線同鋁音織為端。同閒瞻同

於乎。貧賤不怠惰者易。富貴不怠惰者難。當勉其難。毋忽其易於乎歎辭也。人之處富貴，則必安於驕逸。其能不怠惰者鮮矣。蓋貧賤而不怠惰，則順而易。富貴而不怠惰，則逆而難。然亦有處貧賤而惰者。故又警之曰：當勉其難，毋忽其易。

警戒章第六

婦人之德莫大乎端己。端己之要莫重乎警

戒。居富貴也。而恒懼乎驕盈。居貧賤也。而恒懼乎放失。居安寧也。而恒懼乎患難。奉卮于手。若將傾焉。擇地而旋。若將陷焉卮音支。陷咸去聲。檢己。正身也。要。約也。警。言之戒也。放失。肆縱也。卮。酒器。旋。周旋。陷。傾沒也。人之平居。鮮有無事而預為警戒者。其心怠忽。則百弊乘隙而生。及心有所蔽而欲戒焉。恍然莫追矣。故言婦人之德。莫大乎檢己。檢己之要。莫重乎警戒也。苟能常存乎敬。長奉卮于手。若將傾覆焉。擇地而旋。若將陷焉。兢兢業業。惟顛而畫之。不忘乎警戒。則必無所失矣。夫卮。器之小者。奉之且甚易。宜無所傾覆。而常若傾焉。擇地而旋。則舉動之間。詳審周密。宜無所

隕陷。而常若陷焉。警戒之道至矣。故一念之微。獨處之際。不可不慎。謂無有見乎。能隱於天乎。謂無有知乎。不欺於心乎。一念之微。人所不知也。獨處之際。人所不見也。故易生怠忽。不可不謹。然人雖不知不見。其能隱於天而欺於心乎。天即理也。不違於理。無歉於心。故可與言警戒矣。○歉苦簟切故肅然警惕。恒存乎矩度。湛然純一。不干于非僻。舉動之際。如對舅姑。閨房之間。如臨師保。湛讀去聲。惕他歷切。肅。敬也。戒也。惕。憂懼也。矩。為方之器。度。法制也。度有五。分。寸。尺。丈。引也。湛然。澄澈也。純一。不雜不二也。言心體之明而無所汩撓也。干。犯也。僻。邪也。不干于非僻。言不犯于非禮也。舅姑。夫之父母也。尊親同於己之父母。不敢不敬。一舉動之際。若對于舅姑。則毋敢有忽也。師。女師。保。保其身體者也。閨房。主深密之處。常若師保臨之在傍。自不容於惰慢。而益有所警畏矣。○汩音骨。撓文巧切不惰於冥冥。不矯於昭昭。行之以誠。持之以久。隱顯不貳。由是德宜於家族。行通於神明。而百福咸臻矣。隱。暗處也。顯。明也。宜者。和順之意。家。一家。族。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臻。至也。常人之情。怠於幽暗而欲矯飾於白日。隱顯一致。非至誠無息者不能。婦人能以誠自守。仰不愧。俯不怍。則德非但宜於一家。又宜於三族。行通於神明。而

百順之福自然至矣。○作音昨夫念慮有常。動則無過。思患預防。所以遠禍。不然。一息不戒。災害攸萃。累德終身。悔何追矣。預音豫。○攸。所。萃。聚也。警戒常存乎念慮。是以動無過失。未患而先思所以防之。禍焉從生。苟一息之頃而不戒。則災害所萃。終身有累于德。雖欲改悔。無所及矣。是故鑒古之失。吾則得焉。惕厲未形。吾何尤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禮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此之謂也。覩。都上聲。○厲。危也。形。現也。尤。罪也。鑒視古人之失而省己之失。則吾身

之德日修是吾之所得焉事雖未形而常兢惕若處危地則吾身何有於罪焉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南隅也言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亦後引禮記中庸篇之言以結之言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示警戒之意深矣

節儉章第七

戒奢者必先於節儉也。夫澹素養性，奢靡伐德，人率知之，而取舍不決焉，何也？志不能帥氣，理不足御情，是以覆敗者多矣。節撙節也易所謂節

以制度是也儉約也澹素澹泊而質素也奢靡奢豪也伐敗也率皆也決斷也志者氣之將帥理者情之權勤言人皆知儉素可以養性奢侈足以敗德而不能斷決於取舍之間由其志無所守而私勝於公所以頹覆敗亡者多矣○撙尊上聲

傳曰：儉者聖人之寶也。又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若夫一縷之帛，出工女之勤；一粒之食，出農夫之勞。致之非易，而用之不節，暴殄天物，無所顧惜，上率下承，靡然一軌，孰勝其敝哉！殄田上聲軌音詭勝平聲○傳謂古書子華子曰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止之具也言聖人

不寶金玉而寶節儉也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刻桓宮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恭也一說共同也謂與天下共行此德也侈奢侈也暴疾也殄絕也率行也承奉也靡順也軌車轍也勝堪也敝敗壞也言天下之物皆出於農夫工女之勤勞用之無節暴殄天物奢侈相承上行下効隨順一律則亦何以勝其敝哉

夫錦繡華麗，不如布帛之溫也；奇羞美味，不若糲粢之飽也。且五色壞目，五味昏智，飲清茹淡，祛疾延齡，得失損益，判然懸絕矣。糲音辣粢音資茹如去聲祛去平聲齡音零○華麗之美者也脫粟曰糲粢黍稷之麤者也五色亂目則目不明

五味亂口則智昏茹食也祛却之也齡年也言飲淡之有益於人也判然斷然也懸絕謂相去遼遠也

古之賢妃哲后，深戒乎此，故絺綌無斁見美於周詩，大練、麤疏垂光於漢史，敦廉儉之風，絕侈靡之費，天下從化，是以海內殷富，閭閻足給焉。絺音笞綌音隙斁音亦○絺綌葛布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周南葛覃之詩曰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言文王后妃躬浣葛為布而服之無有厭斁也大練麤繒也後漢明德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疏麤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是以節儉之化

行。而四海之內富庶。閭里之間豈足。僭忒度切。綠去聲。斂音斛 盖上以導下。內以表外。故后必敦節儉以率六宮諸侯之夫人。以至士庶人之妻皆敦節儉以率其家。然後民無凍餒。禮義可興。風化可紀矣。餒奴罪切。導猶引導。謂先之也。表。猶明也。聲辱也。率先也。餒飢也。紀理也。極也。言上下之間各敦乎節儉。則治化之勤必臻其極矣 或有問者曰。節儉有禮乎。曰禮與其奢也寧儉。然有可約者焉。有可腆者焉。是故處已不可不儉。事親不可不豐。腆他典切。約。儉也。腆。厚也。此引孔子之言以答或人之問。又恐其一於儉而無等差。故繼之曰。處已宜儉。事親必豐。

積善章第八

吉凶災祥。匪由天作。善惡之應。各以其類。善德攸積。天降陰騭。昔者成周之先。世累忠厚。暨于文武。伐暴救民。又有聖母賢妃。善德內助。故上天陰騭。福慶悠長。騭音質。騭。定也。暨。及也。言爲善而獲吉祥。爲惡而召凶災。匪天之降。是於人也。而實各以類應。人惟行善。而所積既久。則天命降鑒。陰定于上。周自后稷始封于邰。歷世而至太王。十二世而大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至武王。伐紂救民。遂爲天子。聖母賢妃。盖指太任。太姒。邑姜也。聖賢之君繼作。而又有聖母賢妃以善德而助於內。故上天陰騭。俾周家福慶悠久而綿遠也

我國家世積厚德。天命攸集。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除殘削暴。救民水火。孝慈高皇后。好生大德。助勤於內。故上天陰騭。奄有天下。生民用乂。天之陰騭不爽于德。昭若明鑑。夫享福祿之報者。由積善之慶。婦人內助於國家。豈可以不積善哉。夫音扶。乂安也。言天之所以陰騭于上者。由人之德之所感也。君故天無所差爽。天之鑒照甚明。而享福祿之慶者。皆由於積善之所致也。此序國家受命隆興與成周同一積善之慶也

古語云。積德成王。積怨成亡。荀子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自后妃至于士庶人之妻。其必勉於積善。以成內助之美。此引古語與荀卿之言。以見積善之不可

已也如此婦人善德柔順貞靜溫良莊敬樂乎和平無乖戾也存乎寬弘無忌嫉也敦乎仁慈無殘害也執禮秉義無縱越也祗率先訓無愆違也不厲人適己不以欲戕物以是而內助焉積而不已福祿萃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此之謂也祗音支愆丘虔切○柔順貞靜者柔順利貞以合乎坤靜之德○溫和厚也良易直也莊敬誠一之至也婦人善德無過於此矣乖戾背違也弘大也秉執也○縱越度也○祗敬率遵先訓先代之訓言也○愆過○違背也○厲害也○適便也○欲私欲也○戕物殘傷於物也○萃聚也○言婦人能全是數者之善而行之無所違則積善之福必源源而至矣故引易書之言以終之以見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畏丁寧申戒之意切矣

遷善章第九

人非上智其孰無過過而能知可以為明知而能改可以跂聖小過不改大惡形焉小善能遷大善成焉跂與企同去聲○孰誰也跂舉足也言人非上智之資其

誰無過乎然能知其過則謂之明知過而能改則可以跂望於聖人然人每吝於改小過小過不改終成大惡苟能知小善之可為而徙遷以從善則夫大善由茲而立矣蓋積小可以成大也夫婦人之過無他惰慢也嫉妒也邪僻也惰慢則驕孝敬衰焉嫉妒則刻薄害興焉邪僻則佚節義頹焉是數者皆德之弊而身之殃或有一焉必去之如蟊螣遠之如蜂蠆蜂蠆不遠則螫身蟊螣不去則傷稼已過不改則累德蟊音矛螣音特蠆丑去聲螫音釋稼音嫁佚音逸頹徒回切○惰慢者無所敬畏也嫉妒者專於忌娼也邪僻者邪侈放辟也驕者矜高刻者慘毅降於人者曰菑作於人者曰害佚蕩佚也頹墜也蟊螣害苗蟲也食根曰蟊食葉曰螣蜂蠆毒蟲也其芒在尾螫毒也禾之秀實曰稼言婦人於是數者之過或有一焉皆足以喪德而敗身必當速去之毋使累其德也○累音枝若夫以惡小而為之無恤則必敗以善小而忽之不為則必覆虧行小善大善攸基戒於小惡終無大戾故諺有之曰屋漏遷居路紆改途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恤憂也覆傾覆也居處也紆縈曲也言人以一事之

惡為小而為之無所憂怛雖未即至于敗然有敗之道存焉何則今日為一小惡明日又為一小惡積之之久則小者成大焉有不敗人以一事之善為小而不為雖未便至於獲然有獲之理係焉何則今日舍一小善而不為明日又舍一小善而不為則是終無一善為得不獲故曰能行小善大善攸基戒於小惡終無大戾又引俗語以明人有過則當改猶屋之敝漏則必遷其處路之紆枉則必由其直也春秋晉靈公殺宰夫士會諫之公曰吾知過矣士會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事見宣公二年

崇聖訓章第十

自古國家肇基皆有內助之德垂範後世夏

商之初塗山有莘皆明教訓之功成周之興

文王后妃克廣關雎之化

莘音兆範音范肇始也範法也關雎國風周南詩之首篇也禹娶塗山氏長女為妃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湯娶有莘氏之女為妃亦明教訓而致其功焉文王娶聖女姒氏為妃則關雎之化行而仁厚之德廣是皆內助而肇興國家者也

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而興

孝慈高皇后內助之功至隆至盛蓋以明聖

之資秉貞仁之德博古今之務艱難之初則

同勤開創平治之際則弘基風化表壼範於

六宮著母儀於天下驗之往哲允莫與京譬

之日月天下仰其高明譬之滄海江河趍其

浩博然史傳所載什裁一二而微言奧義若

南金焉銖兩可寶也若穀粟焉一日不可無

也貫徹上下包括鉅細誠道德之至要而福

慶之大本矣

壼音閫○博普徧也壼範宮中模範也往哲往古明哲之后也允信也京大也趍歸往也浩博廣大也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裁之為言僅也奧深奧

也南金荊揚之金也銖兩者十黍為絫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也貫徹通達也包括包羅而無遺也○此序

太祖高皇帝龍興而

孝慈高皇后備如是高明廣大之德而成內助而往古賢后誠莫能同其廣大也嘉撲聖訓精微深奧至貴至重切於日用語其指要則貫徹乎上下語其浩博則包括乎鉅細誠為道德之極至而福慶之本源成由於斯矣○絫音累

后遵之則可以配

至尊奉宗廟化天下衍慶源諸侯大夫之夫

人與士庶人之妻遵之則可以內佐君子長

保富貴利安家室而垂慶後人矣詩云太姒

嗣徽音，則百斯男。敬之哉，敬之哉。徽音聲聞。○遵，循也。對也。至尊者，君也。奉，承也。衍，延也。慶源，福慶之本源也。佐，助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太姒文王之妃也。嗣，續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言高皇后大德懿訓，后能循而行之，則可以配于天子，奉承宗廟，教化天下，以廣延其福慶之源。下至於士庶人之妻，莫不皆然。又引詩言太姒能繼太任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也。重言敬之哉者，以明聖訓之不可以忘，故致丁寧之意也。

景賢範章第十一

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德懿行備，師表後世，皆可法也。夫女無姆教，則婉娩何從？不親書史，則往行奚考？稽往行，質前言，模而則之，則德行成焉。姆音茂。婉音宛。娩音晚。○懿，美也。備，具也。姆，女師也。婉謂言語，娩謂容貌。司馬溫公云：柔順貌。從，由也。奚，何也。稽，考也。往行，往哲所行之行也。質，證也。前言，前代所訓之言也。模，規模。則，法也。詩首關雎，書美覽今觀古昔所稱頌者，皆由其德行純美，故可以爲天下後世法。言女子必有姆教，然後能成婉娩之德；必觀書史，然後知古人行事之實。否則無以成其德，以考其業也。故必求法於古，則己之德行乃可以成焉。夫明

鏡可以鑑妍媸，權衡可以擬輕重，尺度可以測長短，往轍可以軌新跡，希聖者昌，踵賢者上。妍音言。媸音笞。擬音徹。○妍，美也。媸，醜也。權，稱錘也。衡，平也。擬，準擬也。尺度說見前。測，度也。轍，車輪所輾之跡也。軌，法也。希，望也。踵，躡也。○錘音推。度入聲。輾音碾。踵音腫。躡音聶。是故修恭儉莫盛於皇英，求貞順莫備於太姜，效誠莊莫隆於太任，行孝敬莫純於太姒。儀式刑之，齊之則聖，下之則賢，否亦不失於從善。皇英，堯之二女娥皇女英也。以天子之女而事舜於畎畝之中，謙恭儉思盡婦道。太姜者，太王之妃也，貞順率道而靡有過失。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太姒仁明有德，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數妃者，聖德全備，特各舉其一二言之，可以互見，非爲有於此而不足於彼也。儀式刑，皆法也。言能取法於此，齊之則可以至於聖，下之則可以及於賢，有所不至，亦不失於爲善。夫珠玉非寶，淵聖爲寶；令德不虧，室家是宜。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謂是歟。淵深。聖，通明也。令亦善也。詩小雅車舝之篇。仰，望也。景行，大道也。言婦人不以珠玉爲寶，而以淵聖爲寶，苟令善之德無所虧缺，則可以宜其室家矣。故引詩以結之，以言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然則內助於國家者，其可以忘景仰前人之法也哉。○舝音轄。

事父母章第十二

孝敬者事親之本也。養非難也。敬爲難。以飲食供奉爲孝。斯末矣。孔子曰。孝者人道之至德。夫通于神明。感于四海。孝之致也。善事父母之謂孝。洞洞屬屬之謂敬。言婦人之事親。以孝敬爲本。不以飲食供奉爲難也。論語曰。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正此意也。此引孔子之言。事見亢倉子。所謂人道之主德。無以復加於孝乎。通達于神明。感動于四海。孝之所致也。然則孝敬行於一身。而感通之大也如此。其可忽乎。○亢音庚。

昔者虞舜善事其親。終身而慕。

文王善事其親。色憂滿容。或曰。此聖人之孝也。非婦人之所宜也。是不然。孝弟天性也。豈有間於男女乎。事親者以聖人爲至。虞氏舜名。書稱舜其克諧以孝。又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此舉二聖人之孝。以爲訓。或者以爲非婦人之所宜。蓋孝弟本乎天性。故無間於男女。事親者必以聖人之道而爲極至。○豎音樹。

若夫以聲音笑貌爲樂者。不善事其親者也。誠孝愛敬無所違者。斯善事其親者也。縣衾斂簟。節文之末。紉箴補綴。飾事之微。必也恪勤朝夕。無怠逆於所命。祗敬尤嚴於杖屨。旨甘必謹於餕餘。而況大於此者乎。是故不辱其身。不違其親。斯事親之大者也。縣音懸。衾音欽。簟添去聲。紉音銀。箴與針同。綴音拙。一音惴。飾音率。恪康入聲。屨音句。餕音俊。○衾被也。簟竹席也。紉。鄒爽云。以綫貫箴也。綴。聯綴也。飾與率同。猶也。恪。敬也。屨。履也。食餘曰餕。禮曰。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殁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滑。孺子餕。夫聲音笑貌。皆可以僞爲之。而以爲足以事其親。則未可也。惟誠孝愛敬之發。于心無所背於理者。則可謂善事其親矣。若夫謹於事爲之末。飾以此而爲孝。亦未也。必也盡其誠敬。無怠逆於父母之命。斯可矣。雖杖屨與飲食之餕餘。尤加敬謹。則有大於此者而可以不敬乎。夫身者。親之遺體也。不辱其身。是不辱其親也。豈非事親之大者乎。

夫自幼而笄。既笄而有室家之望焉。推事父母之道。於舅姑。無以復加損矣。故仁人之事親也。不以既貴而移其孝。不以既富而改其心。故曰。事親如事天。又曰。孝

莫大於寧親可不敬乎詩云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此后妃之謂也○并音鮮害音曷澣音浣并替也女子十年姆教十五而笄既笄則許嫁而有室家之責推事父母之道以事舅姑同一道矣惟仁人之事其親終始如一不以富貴而有所改移也家語云事親如事天天者至尊無對惟親可飲揚子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者安其親之心也心有所不安是貽其親之憂也其可忽乎詩周南葛覃之篇害何也澣濯其衣也寧安也言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于父母矣此文王后妃既富貴而孝不衰於父母也如此故以是然焉○替縉孝切貽音怡

事君章第十三

婦人之事君比昵左右難制而易惑難抑而易驕然則有道乎曰有忠誠以為本禮義以為防勤儉以率下慈和以處衆誦詩讀書不忘規諫寢興夙夜惟職愛君昵尼入聲○比褻也昵日相近也正君曰規分别善惡以陳於君曰諫寢息也興起夙早也職主也言婦人日切近於君之左右難禁制而易狃戚難道抑而易驕縱婦人事君之道以忠誠而為根本以禮義而為隄防躬行勤儉以表率於下慈仁溫和以安處于衆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誦詩書之言不違規諫寢興夙夜之間惟主於愛君而已不可頃刻而忘乎正也居處有常服食有節言語有章戒謹讒慝中饋是專外事不涉謹辨內外教令不出遠離邪僻威儀是力毋擅寵而怙恩毋干政而撓法擅寵則驕怙恩則妬干政則乖撓法則亂諺云汨水淖泥破家妬妻撓音腦淖音鬧○不為安進逸樂則居處有常矣不窮奢欲華靡則服食有節矣不道非禮之言則言語有章矣讒譖也慝邪也饋食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外事

不涉者言不預外事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是也謹辨內外者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教令不出者言教令不出於閫門也遠離邪僻者不犯乎非禮也威儀者德之見乎外者也力用力以修其威儀也擅事也寵愛也怙恃也干預也撓擾也乖戾也汨溺也淖亦泥也言水之溺也淖泥汨之家之破也妬妻敗之夫婦人之事君能逆守禮法遵是數者而行之則未有不善也夫不驕不妬身之福也詩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夫安命守分僭黷不生詩云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是故姜后脫珥載籍攸賢班姬辭輦

古今稱譽

綏音雖。僭子念切。陝音狹。珥音耳。輦連上聲。○詩周南樛木之篇。履

祿也。綏安也。此詩美后妃無嫉妬之心。故樂其德而願其安享福祿也。命者天所賦之分

也。僭侵也。蹟蹟侵也。言安其命而守其分則僭侵之事不生矣。詩召南小星之篇。此詩南

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嫉妬。若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

夕。逮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厚不同於貴者。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無敢歎

怨於往來之勤也。此兩引詩以言事君者無嫉妬之行。則必獲福祿。安其命分。則必無尤

思。姜后。周宣王之后姜氏。珥。耳瑱也。宣王事晏起。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傅母言於王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怠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

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

事。卒成中興之業。君子謂姜后爲能事君也。班姬者。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成帝遊後庭。

嘗欲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將

無似之乎。帝善其言而止。又引姜后班姬之事。以為事君之法也。○樛居尤切

我

國家隆盛

孝慈高皇后事我

太祖高皇帝。輔成鴻業。居富貴而不驕。職內

道而益謹。兢兢業業。不忘夙夜。德蓋前古。無

訓萬世。化行天下。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

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之謂也。媚明祕切。○詩大雅思齊

之篇。思語辭。齊莊。媚愛也。此序孝慈高皇后之盡道以事

太祖高皇帝。亘萬古而莫並。是以垂法於天下萬世而無窮。復引詩以咏歎之。其旨深矣。

○亘居鄧切

緬觀往古。國家興廢。未有不由於婦

之賢否也。事君者不可不慎。詩云。夙夜匪解。

以事一人。詩大雅烝民之篇。解怠也。一人謂君也。歷觀古昔成敗。其原皆本於

婦人。夏之興也以塗山。而其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莘。而其滅也以妲己。周之興也

以太任太姒。而其衰也以褒姒。以此而言。事君者不可不慎。故引詩以結之。丁寧告戒之

意切矣。○妹音末。妲音怛。

苟不能胥匡以道。則必自荒厥

德。若網之無綱。衆目難舉。上無所毗。下無所

法。則淪胥之漸矣。夫木瘁者。內蠹攻之。政荒

者。內嬖蠱之。女寵之戒。甚於防敵。詩云。赫赫

宗周。褒姒烕之。可不鑒哉。毗音毘。瘁音萃。蠹都故切。嬖音臂。烕

呼決切。○胥相。匡正也。荒荒迷也。毗輔。淪陷也。浸也。瘁病也。蠹木中蟲也。攻伐也。嬖便嬖。

左右近習者也。蠱腹中蟲。亦曰惑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

國女嬖姑也。戚亦戚也。言婦人之事君。苟不能相正以道。必自荒逆其德。猶網無綱。則衆目不舉。是以在上者無以為之輔。在下者無所以取法。是則漸至於淪淡矣。夫木之朋瘁者。蠹以蝕其內。敗事之萬失者。變以敵其中。故曰女寵之戒。甚於防敵。蓋作之欲堅。而守之欲固也。又引詩以見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深以為鑒矣。○鎬音昊。

夫上下之分。尊卑之等也。夫婦之道。陰陽之義也。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之妻。能推是道以事其君子。則家道鮮有不盛矣。在上者尊。君之謂也。在下者卑。妻婦之謂也。上下有一定之分。尊卑有不易之等。不敢有一毫之陵越也。夫易始乾坤。則男女之道著。故曰夫婦之道。陰陽之義也。婦人之事君者。能盡其道。則國家之隆盛不言可知。若夫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之妻。能推是道以事其君子。則家道有不盛者。未之有也。

事舅姑章第十四

婦人既嫁。致孝於舅姑。舅姑者。親同於父母。尊儗於天地。善事者在致敬。致敬則嚴。在致愛。致愛則順。專心竭誠。毋敢有怠。此孝之大節也。衣服飲食。其次矣。儗擬同。○在家則孝于父母。既嫁則孝于舅姑。舅姑之親。同於父母也。舅姑之尊。比於天地也。孝之之道。在於善事之而已。善事者。在於致敬而已。敬則嚴。嚴則不苟。在於致愛而已。愛則順。順則不逆。專一其心。竭盡其誠。禁止其怠慢。此孝之大目也。若夫以衣服飲食奉養為孝。抑又其次矣。

故極甘旨之奉。而毫髮有不盡焉。猶未嘗養也。盡勞勩之力。而頃刻有不恭焉。猶未嘗事也。舅姑所愛。婦亦愛之。舅姑所敬。婦亦敬之。樂其心。順其志。有所行。不敢專。有所命。不敢緩。此孝事舅姑之要也。勩音異。○旨。美也。勩。勞也。言極其甘美之奉。而毫髮之事有不盡于心。則與未養同。竭其勤勞之力。而頃刻之際有所不敬。則與未事同。故舅姑之所敬愛者。亦當敬愛之。娛樂其心。毋使憂悒也。順從其志。毋有逆違也。已有所行。則必稟命於舅姑。毋敢自擅也。舅姑有命。則必奉承而行。毋敢稽緩也。此孝事舅姑之要道。

昔太姒思媚。周基益隆。長孫盡孝。唐祚以固。甚哉。孝事舅姑之大也。夫不得於舅姑。則不可以事君子。而況於動天地。通神明。集嘉禎乎。故自后妃下至卿大夫及士庶人之妻。壹是皆以孝事舅姑為重。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生於存歿切○太姒思媚從見前唐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有賢行事高祖盡孝謹承姑妃消釋嫌猜太宗有天下歎基於之隆后與有力甚矣孝事男姑其道之大也知此苟惟不得於男姑是犯七去之一則不足以事其君子況於動天地通神明集禎祥者乎故自后妃以至庶人之妻一切皆以孝事男姑為重也詩小雅小宛之篇忝辱也引此詩而言事男姑者當夙興夜寐以盡其道以求無辱於父母而已○嫌賢兼切猜倉才切

奉祭祀章第十五

人道重夫婚禮者以其承先祖共祭祀而已

故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母送女命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國君取夫人之辭曰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分雖不同求助一也醮祭去聲○醮冠取之祭名也相助也宗事者宗廟之事也女家婦人內夫家故曰女家也言婦人之職奉宗廟祭祀以助其君子上下之分雖有不同其求助於內則一也

蓋夫婦親祭所以備外內之官若夫后妃奉神靈之統為邦家之基蠲潔烝嘗以佐其事必本之以仁孝將之以誠敬躬蘋蘩以為玄紞備儀物以共豆籩夙夜在公不以為勞

詩云君婦莫莫為豆孔庶蠲音涓紞都感切○蠲言齊戒滌濯之潔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躬以身親之也蓋所以為祿而奉所以養紫紞緣絲為之用縣瑱以塞耳者魯語云王后親織玄紞儀物禮儀之物也共具也本曰豆竹曰籩所以成禮儀者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蓋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滌音狄濯音濁禴音藥瑱音鎮夫相禮罔愆威儀孔時宗廟饗之子孫順之故曰祭者教之本也苟不盡道而忘孝敬神斯弗享矣神弗享而能保躬裕後者未之有也凡內助於君子者其尚勗之言助於祭祀禮周悉遠而成儀既得其宜宗廟饗其歆而子孫順其孝祭統曰祭者教之本也言聖人立教其本在此苟不盡其誠敬之道則神且弗享其祀矣神之弗享而能保其躬以貽裕其後者未之有也凡有內助之責者可不知勉於是哉

母儀章第十六

孔子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所以為教不出閨門以訓其子者也教誨不倦曰教理義理也言女子但順從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亦

惟在於從人，無專制者也。然其所以教，不出於閨門之內，以訓誨其子女而已，無閫外之事也。

教之者導之以德義，養之以廉遜，率之以勤儉，本之以慈愛，臨之以嚴恪，以立其身，以成其德。廉，儉也。遜，謙也。嚴，敬也。恪，敬也。言教其子女者，須引導之以德義，則不入於邪僻；涵養之以廉遜，則不至於貪鄙；先之以勤儉，則不至於奢靡；以慈愛存於心，以嚴恪臨其上，乃可以立其身而成其德者也。母儀之要，斯為至切矣。

慈愛不至於姑息，嚴恪不至於傷恩。傷恩則離，姑息則縱，而教不行矣。詩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姑息，苟安也。言慈愛者，必當愛之以道，以姑息而為慈愛，則不知所以愛其子矣。嚴恪者，不至於暴戾，使在下者畏而愛之。苟惟一之以嚴毅，而無優裕之容，則必至於傷恩。傷恩則其心離，姑息則其心縱，而教訓有所不行矣。詩，魯頌泮水之篇。色，和顏色也。引詩而言，又亦於和其顏色以教之也。○戾音暴。

夫教之有道矣，而在己者亦不可不慎。是故女德有常，不踰貞信；婦德有常，不踰孝敬。貞信孝敬，而人則之。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忒音惑。○言所以教其子者，既有其道矣，而在我之母儀者，亦不可不慎。夫女有常德，不過貞信而已；婦有常德，不過孝敬而

已。此亦互文也。言在己者有是貞信孝敬之實，則人必取以為法。詩，曹風鳲鳩篇。言其儀度不差忒，則足以正四國矣。○鳲音尸。

睦親章第十七

仁者無不愛也。親疏內外，有本末焉。一家之親，近之為兄弟，遠之為宗族，同乎一源矣。仁者之人，無所不愛也。由親以及疏，由內以及外，皆致其愛焉。夫內親而外疏，內本而外末，親疏之分，等差殊有不同，推其和睦之道則一而已。兄弟者，親之至近者也。宗族者，親之至遠者也。溯其派，則始於一源之所出矣，豈可忘其所本而不加愛哉。○差，叉宜切。推，出唯切。溯音素。派，普卦切。

若夫娣姒姑姊妹，親之至近者也，宜無所不用其情。夫木不榮於幹，不能以達支；火不灼乎中，不能以照外。是以施仁必先睦親。睦親之務，必有內助。娣音弟。姊音子。○娣姒，妯娌相呼之名。姑，父之姊妹也。夫之姊妹亦曰姑。女兄曰姊，女弟曰妹。情，實也。言此皆親之至近，愛之宜盡其情實也。幹，木正出者。支，木旁生者。灼，光明也。言施仁之道，必先睦親。睦親之道，必自近始。然其能行是道，亦必由於內助之所致也。○妯音逐。娌，良士切。

凡一源之出，本無異情。間以異姓，乃生乖別。書曰：

惇敘九族。詩曰。宜其家人。主乎內者。體君子之心。重源本之義。敦頍弁之德。廣行葦之風。仁恕寛厚。敦洽惠施。頍犬蘂切。弁音卞。洽胡夾切。○大抵遠之爲宗族。近之爲兄弟。本出一源而無所異也。惟間以異姓。不相和睦。乃生乖異。尓。書。皐陶謨。惇厚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詩。周南。桃夭之篇。家人。一家之人也。凡主乎內者。宜體其君子仁愛之心。當益重水源木本之義也。頍弁。小雅詩之篇。此詩實兄弟親戚之詩。其辭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又曰。兄弟甥舅。頍弁。說文曰。舉首貌。弁。皮弁也。敦頍弁之德者。言放是詩之厚於親戚也。行葦。大雅詩之篇。此實父兄耆老之詩。其辭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道也。葦。蘆葦也。廣行葦之風者。言廣是詩篤厚之意也。有如是之恩。則其仁厚寛恕之實。見於惠施者。敦布而周洽矣。○洽音遝。不忘小善。不記小過。錄小善則大義明。略小過則讒慝息。讒慝息則親愛全。親愛全則恩義備矣。疏戚之際。藹然和樂。由是推之。內和而外和。一家和而一國和。一國和而天下和矣。可不重歟。夫親親之間。有小善者不可以忘之。錄其小善。則人心益勸而大義益明。有小過者不可以記之。略其小過。則是非不興而讒慝不作。如此。則親愛之情全而恩義之意備矣。則親疏之間。藹然和樂。自一家而推之。至於一國而天下。靡有不和者矣。其可不以是爲重哉。大學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此之謂也。

慈幼章第十八

慈者。上之所以撫下也。上慈而不倦則下順而益親。是故喬木竦而枝不附焉。淵水涸而魚不蔵焉。故甘瓠纍於樛木。庶草繁於深澤。則子婦順於慈仁。理也。竦息勇切。涸音鶴。瓠音護。纍倫追切。○上之撫下者。一本於慈愛而已。慈愛之心有所不倦。則在下者必順承而愈親戴其上矣。借使上之待下者。鮮慈愛之道。譬之喬木上竦而旁枝不相附焉。淵水涸竭。而巨魚不能容蔵。夫樛木下垂。故有甘瓠之纍因結於其上矣。深澤寬廣。故有衆多之草。繁盛於其中矣。居上慈仁。故子婦自順從於下矣。其理固如此也。若夫待之以不慈。而欲責之以孝。則下必不安。下不安則心離。心離則忮。忮則不祥莫大焉。爲人父母者。其慈乎。其慈乎。忮支義切。○夫待下而不以慈。乃欲責之以盡其孝。則在下者有所不安於上矣。下之不安。則其心已離。離則有所忮害。忮害則其爲不祥。莫大於是。故曰。爲人父母者。其慈乎。其慈乎。重言之者。深言慈愛之道不可以忽也。大學傳以慈爲使

家之道。內助於國家者。其可忽乎。

然有姑息以為慈。溺愛以為德。是自敗其下也。故慈者非違理之謂也。必也盡教訓之道乎。亦有不慈者。則下豈可以不孝。必也勇於順令。如伯奇者也。

然亦有不知其子之惡。偏於一己之私。苟且溺愛。以為慈為德。是自敗其子也。故慈者。非若此悖理之謂。必盡教訓之道。則必無非禮違法之事矣。亦有父母待子以不慈。則子豈可以不孝。必盡其在己者矣。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後母譖而逐之。伯奇履霜中野。勇於順令。如伯奇者。言在下者當如伯奇之順令也。○譖側禁切

逮下章第十九

君子為宗廟之主。奉神靈之統。宜蕃衍以續傳序無窮。故夫婦之道。世祀為大。古之哲后賢妃。皆推德逮下。薦達貞淑。不獨任己。是以茂衍來裔。長流慶澤。

衍音演。裔以制切。○言古之人君主宰天下。宜以嗣續為大也。然使子孫蕃盛者。皆由賢妃哲后。能不妒忌。有逮下之德。薦達貞淑。以奉其上。不專於一己而已。是以後嗣延昌。慶澤綿遠矣。漢明德皇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

周之太姒有逮下之德。故樛木形福履之詠。螽斯揚振振之美。終能昌大本支。綿固宗社。三王之隆。莫此為盛矣。

○螽音終。太姒。樛木詩見前。螽斯蝗為一生九十九子。振振盛貌。后妃不妒忌。而子孫眾多。故眾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眾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事見詩周南螽斯篇。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本宗則百世為天子。支庶則百世為諸侯。使宗社綿延鞏固。而夏殷周后妃之盛。莫有過於太姒者也。○鞏音拱。

故婦人之行。貴於寬惠。惡於妬忌。月星並麗。豈掩於末光。松蘭同畝。不嫌於俱秀。

此承上文而言婦人以寬惠為德。而尤惡於妬忌也。夫月與星並麗。則其光自不相掩。松與蘭同秀。則其色自不相妨。以見己與眾妾同處。亦當若此。而無所嫉忌也。

自后妃以至士庶人之妻。誠能貞靜寬和。明大孝之端。廣至仁之意。不專一己之欲。不蔽眾下之美。務廣君子之澤。斯上安下順。和氣蒸融。善慶源源。實肇於此矣。

言凡內助於君子者。誠能有貞靜寬和之德。明大孝繼承之本。廣至仁逮下之意。不專己以蔽下之美。務推廣君子之恩澤。斯則上安其心。下順其義。而上下之間。藹然和氣。薰蒸融液。而積善之慶。源源而來。實始由於此矣。

待外戚章第二十

知幾者見於未萌，禁微者謹於抑末。自昔之待外戚，鮮不由於始縱而終難制也。雖曰外戚之過，亦係乎后德之賢否爾。幾者動之微也。萌芽也。微者細微之事，而末又微之至也。直之者言雖至微之事，當抑遏之。苟忽而不抑，待少至於甚大，甚大而欲抑，則有所不能矣。傳曰：禁微者易，抑末者難。正此意也。自古之待外戚，多因仰恩恃愛，始則縱其所爲，及其後之驕橫強肆而難以裁制。雖云外戚之過，亦係乎妃后之賢否爾。賢者則能戒飭之而長保其安全，不賢者則驕縱之而卒使其殘敗也。○遏阿葛切。飭音勅。

觀之史籍，具有明鑒。漢明德皇后脩飭內政，患外家以驕恣取敗，未嘗加以封爵。唐長孫皇后慮外家以貴富招禍，請無屬以樞柄，故能使之保全。後漢顯宗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援之女也。謙肅節儉，撫抑外家。嘗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肅宗即位，請曰：黃門舅旦夕供奉，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吾豈可上負先帝

之意，下虧先人之德，固不許。帝省詔悲歎，重以爲請。后曰：吾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帝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家，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初大夫人葬，起墳微高，后以爲言，兄廖即時減削。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以溫言賞以財貨；如有纖芥，即加譴責。車服不軌者，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諸家惶恐。四年，帝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就關內侯。后聞之曰：吾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唐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卧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

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爲誠。帝不聽，自用無忌爲尙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許。后喜見顏間。他日謂帝曰：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此皆后之賢者，故能保全外戚也。○挺音閱。驍音澆。晟音盛。射音夜。

其餘若呂、霍、楊氏之流，僭踰奢靡，氣燄熏灼，無所顧忌，遂至傾覆，良由內政偏陂，養成禍根，非一日矣。易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音旬。○漢高祖呂后有佐定天下之功。惠帝即位，尊爲太后。帝崩，臨朝稱制，大赦天下。廼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爲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追

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為因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帝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及后崩祿產顓兵政因謀作亂太尉周勃等共誅之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霍光女為宣帝后宣帝始立立許妃為皇后光妻顯欲以小女為后私使乳醫淳于衍毒殺許后因勸光納女立為后立三歲而光薨子禹嗣為博陸侯顯改光時所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期度又奴與御史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乃去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婿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唐玄宗貴妃楊氏蜀州司戶玄琰女姿色冠代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動移上意姊三人皆有才貌並封國夫人長韓國次虢國次秦國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兄銛鴻臚卿采授三品上柱國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賜甲第連於宮禁封宇國忠亦貴顯與銛皆列第立戟五家甲第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夸尚每搆一堂費踰千萬見勝於己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工晝夜不息頒賜五家中使不絕每有請託府縣承迎峻如詔敕四方賂遺其門如市開元以來豪貴

雄盛無楊氏之比玄宗每幸華清宮五家扈從家各為隊隊各一色五家合隊照映川谷如百花煥發遺鈿墜舃瑟瑟珠翠粲爛芳馥於路每朝賀待漏靚粧盈巷燭炬如晝國忠既居宰執勢益恣橫十載正月望夕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爭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之殺楊氏奴昌裔亦停官貴妃姊妹與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結為兄弟及祿山叛宣檄數國忠罪河北盜起以太子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及諸關失守玄宗西幸陳玄禮客謀太子誅國忠父子既死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禍本尚在指貴妃也帝不獲已與妃訣遂縊死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為亂兵所殺國忠妻自剄死子暄等皆誅滅按呂霍楊氏僭禮踰分驕奢侈靡氣燄熏灼可畏如此而罔知忌避以至傾覆其祀皆因內政不平包藏禍機非一日矣易戒履霜堅冰至言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若是者皆因循而至於堅冰也觀於此足以為鑒矣○悖音背顓音專塋于營切飾音式馮皮冰切輓音晚爛音闌琰以冉切譴音遣虢古伯切銛音纖錡音奇寖與浸同賂音路扈音戶駙音附僕音伏靚音淨撾職瓜切檄形狄切達音臺暄音喧剄古頂切

夫欲保全之者擇師傅以教之隆之以恩而不使撓法優之以祿而不使預政杜私謁之門絕請求之路謹奢侈之戒長驕逸之風則其患自弭

弭毋婢切○優有餘也○預干也○杜塞

也。竭也。請也。絕。斷也。猶。息也。言欲保全外戚者。擇師傅以教之。使其由於道義。陞之以親親之恩。使其不撓於法度。優之以爵祿。使其不干于政事。遏其私謁之門。斷其請求之路。戒之使毋及於奢侈。以長其謙退遜之風。則其驕恣之弊。自然而息矣。

若夫恃恩姑息。非保全之道。恃恩則侈心肆焉。姑息則禍機蓄焉。蓄禍召亂。其患無斷。盈滿招辱。守正獲福。慎之哉。慎之哉。

恃恩者。外戚也。姑息者。后宮也。彼之恃恩。則奢侈恣肆。靡所不至。戚之姑息。則養成其惡。而禍機益蓄于中。蓄禍特必召亂。由我之姑息而始不能斷也。盈滿則必至於招辱。小則失其身家。大則覆宗絕嗣。惟守正者。不驕不侈。循於道義。故能全保富貴。此則可以獲福矣。故重言慎之哉者。警戒之義至深切矣。讀者當詳味之。○蘊於問切

大明仁孝皇后內訓 終

聖諭廣訓一卷

（清）聖祖玄燁撰　世宗胤禛廣訓

清雍正內府刻本

聖諭廣訓一卷

謹案

聖諭十六條

聖祖仁皇帝所頒廣訓一萬餘言則我

世宗憲皇帝推釋

聖謨以垂範奕世者也。粤稽虞代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敎當時必有誥誡之文。今佚不可考。周禮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又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敎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其法今亦不傳。然而

聖帝明王膺作君作師之任其啓迪愚蒙必反覆丁寧申以文告則其制草章可考。故書稱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也。惟是歷代以來如家訓世範之類率儒者私敎於一家。琴堂諭俗編之類亦守令自行於一邑。罕聞九重揮翰爲愚夫愚婦特撰一編。獨明太祖所著資治通訓諸書具載永樂大典中而義或不醇詞或不雅世亦無述焉。

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體

天牖下民之衷

親揮宸翰示億兆以典型。我

世宗憲皇帝復欽承

覺世之旨鄉重申明俾家絃戶誦。

聖有謨訓詞約義宏。括爲十有六語不爲少。演爲一萬餘言不爲多。迄今朔望宣讀士民肅聽人人易知易從而皓首不能罄其蘊誠所謂言而世爲天下則矣。

聖諭廣訓序

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
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
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
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敷
本崇實之道為牖民覺
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
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
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
民六十年來宵衣旰食
祗期薄海內外興仁講

讓革薄從忠共成親遜
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
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
常名教之際以至於耕
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
公私鉅細凡民情之所
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
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
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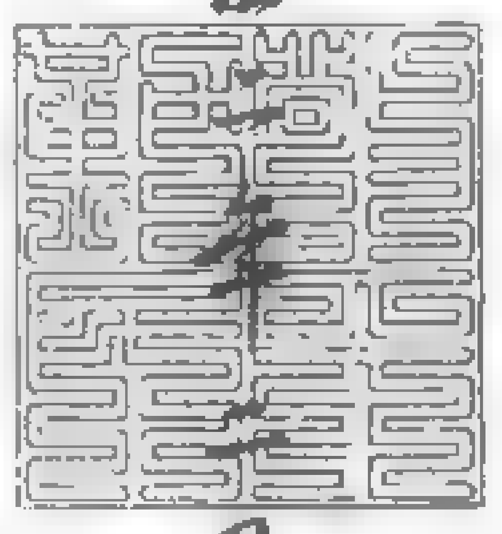
統臨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爲心以
聖祖之政爲政夙夜黽勉率
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
奉行久而或怠用申誥
誡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
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
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
無非奉
先志以啓後人使羣黎百姓

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
民等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
爲條教號令之虛文共
勉爲謹身節用之庶人
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
習則風俗醇厚家室和

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
成爾後嗣子孫並受其
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其理豈或爽哉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



敦孝弟以重人倫

我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法祖尊親孝思不匱欽定孝經衍義一書衍釋經文義理詳貫無非孝治天下之意故聖諭十六條首以孝弟開其端朕丕承鴻業追維往訓推廣立教之思先申孝弟之義用是與爾兵民人等宣示之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人不知孝父母獨不思父母愛子之心乎方其未離懷抱饑不能自哺寒不能自衣爲父母者審音聲察形色笑則爲之喜啼則爲之憂行動則跬步不離疾痛則寢食俱廢以養以教至於成人復爲授家室謀生理百計經營心力俱瘁父母之德實同昊天罔極人子欲報親恩於萬

一自當內盡其心外竭其力謹身節用以勤服勞以隆孝養毋博奕飲酒毋好勇鬬狠毋好貨財私妻子縱使儀文未備而誠慤有餘推而廣之如曾子所謂居處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涖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皆孝子分內之事也至若父有冢子稱曰家督弟有伯兄尊曰家長凡日用出入事無大小衆子弟皆當咨稟焉飲食必讓語言必順步趨必

徐行坐立必居下凡以明弟道也夫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況同氣之人乎故不孝與不弟相因事親與事長並重能爲孝子然後能爲悌弟能爲孝子悌弟然後在田野爲循良之民在行間爲忠勇之士爾兵民亦知爲子當孝爲弟當悌所患習焉不察致自離於人倫之外若能痛自愧悔出於心之至誠竭其力之當盡由一念孝弟積而至於念念皆然勿

尚虛文勿略細行勿沽名而市譽勿勤始而怠終孝弟之道庶克敦矣夫不孝不弟國有常刑然顯然之跡刑所能防隱然之地法所難及設罔知愧悔自陷匪僻朕心深爲不忍故丁寧告誡庶爾兵民咸體朕意感發興起各盡子弟之職於戲聖人之德本於人倫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兵民其毋視爲具文焉

篤宗族以昭雍睦

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是帝堯首以睦族宗教也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明人道必以睦族爲重也夫家之有宗族猶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雖遠近異勢疎密異形要其本源則一故人之待其宗族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體務使血脉相通而痾癢相關周禮本此意以教民著爲六行曰孝曰友而繼曰睦誠古今不易之

常道也我
聖祖仁皇帝既諭爾等以敦孝弟重人倫即繼之曰篤宗族以昭雍睦蓋宗族由人倫而推雍睦未昭即孝弟有所未盡朕爲爾兵民詳訓之大抵宗族所以不篤者或富者多吝而無解推之德或貧者多求而生觖望之思或以貴凌賤而勢利汨其天親或以賤驕人而忿傲施於骨月或貨財相競不念祖免之情或意見偶乖頓失宗親之

義或偏聽妻孥之淺識或誤中讒慝之虛詞因而訐訟傾排無所不至非惟不知雍睦抑且忘爲宗族矣爾兵民獨不思子姓之衆皆出祖宗一人之身奈何以一人之身分爲子姓遂相視爲途人而不顧哉昔張公藝九世同居江州陳氏七百口共食凡屬一家一姓當念乃祖乃宗寧厚毋薄寧親勿疎長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聯喜則相慶以結其綢繆戚則相憐以通其緩急立家廟以薦烝嘗設家塾以課

子弟置義田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疎遠即單姓寒門或有未逮亦各隨其力所能爲以自篤其親屬誠使一姓之中秩然藹然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雍睦昭而孝弟之行愈敦有司表爲仁里君子稱爲義門天下推爲望族豈不美哉若以小故而隳宗支以微嫌而傷親愛以倨慢而違遜讓之風以偷薄

而虧敦睦之誼古道之不存卽爲國典所不恕爾兵民其交相勸勵共體祖宗慈愛之心常切水木本源之念將見親睦之俗成於一鄉一邑雍和之氣達於薄海內外諸福咸臻太平有象胥在是矣可不勗歟

和鄉黨以息爭訟

古者五族爲黨五州爲鄉睦婣任恤之教由來尚矣顧鄉黨中生齒日繁比閭相接睚眦小失狎昵微嫌一或不誠凌競以起遂至屈辱公庭委身法吏負者自覺無顏勝者人皆側目以里巷之近而舉動相猜報復相尋何以爲安生業長子孫之計哉

聖祖仁皇帝憫人心之好競思化理之貴淳特布訓於鄉黨曰和所以息爭訟於未萌也

朕欲咸和萬民用是申告爾等以敦和之道焉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言不和之漸起於細微也易訟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言息訟貴絕其端也是故人有親疏槪接之以溫厚事無大小皆處之以謙沖毋恃富以侮貧毋挾貴以凌賤毋飾智以欺愚毋倚強以凌弱談言可以解紛施德不必望報人有不及當以情恕非意相干當以理遣此旣有包容之度彼必生媿悔

之心一朝能忍鄉里稱爲善良小忿不爭閭黨推其長厚鄉黨之和其益大矣古云非宅是卜惟鄰是卜緩急可恃者莫如鄉黨務使一鄉之中父老子弟聯爲一體安樂憂患視同一家農商相資工賈相讓則民與民和訓練相習汛守相助則兵與兵和兵出力以衛民民務養其力民出財以贍兵兵務恤其財則兵與民交相和由是而簞食豆羹爭端不起鼠牙雀角速訟無

因豈至結怨耗財廢時失業甚且破產流離以身殉法而不悟哉若夫巨室耆年鄉黨之望膠庠髦士鄉黨之英宜以和輯之風爲一方表率而奸頑好事之徒或詭計挑唆或橫行嚇詐或貌爲洽比以煽誘或假託公言而把持有一於此里閈靡寧鄉論不容國法具在爾兵民所當謹凛者也夫天下者鄉黨之積也爾等誠遵

聖祖之懿訓尚親睦之淳風孝弟因此而益敦宗族因此而益篤里仁爲美比戶可封訟息人安延及世世協和遍於萬邦太和烝於宇宙朕與爾兵民永是賴焉

重農桑以足衣食

朕聞養民之本在於衣食農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古者天子親耕后親桑躬爲至尊不憚勤勞爲天下倡凡爲兆姓圖其本也夫衣食之道生於地長於時而聚於力本務所在稍不自力坐受其困故勤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帛不勤則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其理然也彼南北地土雖有

高下燥濕之殊然高燥者宜黍稷下濕者宜秔稻食之所出不同其爲農事一也樹桑養蠶除江浙四川湖北外餘省多不相宜然植麻種棉或績或紡衣之所出不同其事與樹桑一也願吾民盡力農桑勿好逸惡勞勿始勤終惰勿因天時偶歉而輕棄田園勿慕奇贏倍利而輒改故業苟能重本務雖一歲所入公私輸用而外羨餘無幾而日積月累以至身家饒裕子孫世

守則利賴無窮不然而捨本逐末豈能若是之縣遠乎至爾兵隸在戎伍不事農桑試思月有分給之餉倉有支放之米皆百姓輸納以散給爾等各贍身家一絲一粒莫不出自農桑爾等旣享其利當彼此相安多方扞衛使農桑俱得盡力爾輩衣食永遠不匱則亦重有賴焉若地方文武官僚俱有勸課之責勿奪民時勿妨民事浮惰者懲之勤苦者勞之務使野無曠土邑

無游民農無捨其耒耜婦無休其蠶織卽至山澤園圃之利雞豚狗彘之畜亦皆養之有道取之有時以佐農桑之不逮庶幾克勤本業而衣食之源溥矣所慮年穀豐登或忽於儲蓄布帛充贍或侈於費用不儉之弊與不勤等甚且貴金玉而忽菽粟工文繡而廢蠶桑相率爲紛華靡麗之習尤爾兵民所當深戒者也自古盛王之世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享庶富之

盛而致敎化之興其道胥由乎此我
聖祖仁皇帝念切民依嘗刊耕織圖頒行中外所以敎本阜民者甚至朕仰惟
聖諭念民事之至重廣爲詮解勸爾等力於本務余一人衣租食稅願與天下共飽煖也

尚節儉以惜財用

生人不能一日而無用卽不可一日而無財然必留有餘之財而後可供不時之用故節儉尚焉夫財猶水也節儉猶水之蓄也水之流不蓄則一洩無餘而水立涸矣財之流不節則用之無度而財立匱矣我
聖祖仁皇帝躬行節儉爲天下先休養生息海內殷富猶兢兢以惜財用示訓蓋自古民風皆貴乎勤儉然勤而不儉則十夫之力不足供一夫之用積歲所藏不足供一日之需其害爲更甚也夫兵丁錢糧有一定之數乃不知撙節衣好鮮麗食求甘美一月費數月之糧甚至稱貸以遂其欲子母相權日復一日債深累重饑寒不免農民當豐收之年倉箱充實本可積蓄乃酬酢往來率多浮費遂至空虛夫豐年尚至空虛荒歉必至窮困亦其勢然也似此之人
國家未嘗減其一日之糧天地未嘗不與

以自然之利究至啼饑號寒困苦無告者皆不節儉所致更或祖宗勤苦儉約日積月累以致充裕子孫承其遺業不知物力艱難任意奢侈誇耀里黨稍不如人卽以爲恥曾不轉盼遺產立盡無以自存求如貧者之子孫井不可得於是寡廉鮮恥靡所不至弱者餓殍溝壑强者作慝犯刑不儉之害一至於此易曰不節若則嗟若葢言始不節儉必至嗟悔也爾兵民當凜遵

聖訓繹思不忘爲兵者知月糧有定與其至不足而冀格外之賞孰若留有餘以待可繼之糧爲民者知豐歉無常與其但顧朝夕致貧窶之可憂孰若留貯將來爲水旱之有備大抵儉爲美德寧以固陋貽譏禮貴得中勿以驕盈致敗衣服不可過華飲食不可無節冠婚喪祭各安本分房屋器具務取素樸卽歲時伏臘斗酒娛賓從俗從宜歸於約省爲天地惜物力爲朝廷惜恩

膏爲祖宗惜往日之勤勞爲子孫惜後來之福澤自此富者不至於貧貧者可至於富安居樂業含哺鼓腹以副朕阜俗裕民之至意孝經有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爾兵民其身體而力行之

隆學校以端士習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固無人不在所教之中專其督率之地董以師儒之官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合秀頑強懦使之歸於一致也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特隆學校凡所以養士之恩敎士之法無不備至蓋以士爲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士習端而後鄉黨視爲儀型風俗由之表率務令以孝弟爲本材能爲末器識爲先文藝爲後所讀者皆正書所交者皆正士確然於禮義之可守惕然於廉恥之當存唯恐立身一敗致玷宮牆惟恐名譽雖成負慙衾影如是斯可以爲士否或躁競功利干犯名教習乎異端曲學而不知大道騖乎放言高論而不事躬行問其名則是考其實則非矣昔胡瑗爲教授學者濟濟有成文翁治蜀中子弟由

是大化故廣文一官朕特飭吏部悉以孝廉明經補用凡以爲興賢育才化民成俗計也然學校之隆固在司教者有整齊嚴肅之規尤在爲士者有愛惜身名之意士品果端而後發爲文章非空虛之論見之施爲非浮薄之行在野不媿名儒在國即爲良臣所係顧不重哉至於爾兵民恐不知學校之爲重且以爲與爾等無與不思身雖不列於庠序性豈自外於倫常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又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則學校不獨所以教士兼所以教民若黌宮之中文武並列雖經義韜畧所習者不同而入孝出弟人人所當共由也士農不異業力田者悉能敦本務實則農亦士也兵民無異學即戎者皆知敬長愛親則兵亦士也然則庠序者非爾兵民所當隆重者乎端人正士者非爾兵民所當則傚者乎孰不有君臣

父子之倫孰不有仁義禮智之性勿謂學校之設止以爲士各宜以善相勸以過相規向風慕義勉爲良善則氓之蚩蚩亦可以禮義爲耕耘赳赳武夫亦可以詩書爲甲胄一道同風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

黜異端以崇正學

朕惟欲厚風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學術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此倫常日用之道爲智愚之所共由索隱行怪聖賢不取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以之書言無偏無頗無反無側王道以之聖功王道悉本正學至於非聖之書不經之典驚世駭俗紛紛藉藉起而爲民物之蠹者皆爲異端所宜屏絕凡爾兵民愿謹淳朴者固多間或逃於他歧以無知而罹罪戾朕甚憫之

自古三教流傳儒宗而外厥有仙釋朱子曰釋氏之教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老氏之教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此朱子持平之言可知釋道之本指矣自游食無藉之輩陰竊其名以壞其術大率假災祥禍福之事以售其誕幻無稽之談始則誘取貲財以圖肥己漸至男女混淆聚處爲燒香之會農工廢業相逢多語怪

之人又其甚者奸回邪慝竊伏其中樹黨結盟夜聚曉散干名犯義惑世誣民及一旦發覺徵捕株連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主已爲罪魁福緣且爲禍本如白蓮聞香等教皆前車之鑒也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人通曉曆數故國家用之爾等不可不知也夫左道惑衆律所不宥師巫邪術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無非禁民爲非導民爲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

爾兵民以父母之身生太平無事之日衣食有賴俯仰無憂而顧昧恒性而即匪彝犯王章而干國憲不亦愚之甚哉我

聖祖仁皇帝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藝極陳常煌煌大訓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至深遠矣爾兵民等宜仰體

聖心祗遵

聖教擯斥異端直如盜賊水火且水火盜賊害止及身異端之害害及人心心之本體有正無邪苟有主持自然不惑將見品行端方諸邪不能勝正家庭和順遇難可以成祥事親孝事君忠盡人事者卽足以集天休不求非分不作非爲敦本業者卽可以迓神慶爾服爾耕爾講爾武安布帛菽粟之常遵蕩平正直之化則異端不待驅而自息矣

講法律以儆愚頑

法律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也法有深意律本人情明其意達其情則囹圄可空訟獄可息故懲創於已然不若警惕於未然之爲得也周禮州長黨正族師皆於月吉屬其民而讀法大司寇懸象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知所向方今國家酌定律例委曲詳明昭示兵民俾各凛成憲遠於罪戾意甚厚也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洽於兆民而於刑罰尤惓惓致意朕臨御以來體好生之德施欽恤之恩屢頒赦款詳審爰書庶幾大化翔洽刑期無刑又念爾爲民者生長草野習於顓蒙爲兵者身隷戎行易逞強悍每至誤觸王章重干憲典因之特申訓誡警醒愚頑爾等幸際昇平休養生息均宜循分守禮以優游於化日舒長之世乎居將須行法律條分縷析講明意義見法知懼觀律愼刑如知不孝不弟之律自不敢爲蔑倫亂紀之行知鬭毆搶奪之律自不敢逞囂凌強暴之氣知奸淫盜竊之律自有以遏其邪僻之心知越訴誣告之律自有以革其健訟之習蓋法律千條萬緒不過準情度理天理人情心所同具心存於情理之中身必不陷於法律之內且爾兵民性縱愚頑或不能通曉理義未必不愛惜身家試思一蹈法網百苦備嘗與其宛轉呼

號思避罪於箠楚之下何如洗心滌慮早悔過於清夜之間與其傾貲蕩產求減毫末而國法究不能逃何如改惡遷善不犯科條而身家可以長保倘不自警省偶罹於法上辱父母下累妻孥鄉黨不我容宗族不我齒即或邀恩倖免而身敗行虧已不足比於人數追悔前非豈不晩哉朕聞居家之道爲善最樂保身之策安分爲先勿以惡小可爲有一惡即有一法以相治

勿以罪輕可玩有一罪卽有一律以相懲惟時時以三尺自凜人人以五刑相規懼法自不犯法畏刑自可免刑匪僻潛消爭競不作愚者盡化爲智頑者悉變爲良民樂田疇兵安營伍用臻刑措之治不難矣

明禮讓以厚風俗

漢儒有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恒隨厥情欲故謂之俗其間淳漓厚薄難以強同奢儉質文不能一致是以聖人制爲禮以齊之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禮爲天地之經萬物之序其體至大其用至廣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尊卑貴賤非禮不定冠婚喪祭非禮不

備郊廟燕饗非禮不行是知禮也者風俗之原也然禮之用貴於和而禮之實存乎讓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使徒習乎繁文縟節而無實意以將之則所謂禮者適足以長其浮僞滋其文飾矣夫禮之節文爾兵民或未盡習禮之實意爾兵民皆所自具卽如事父母則當孝養事長上則當恭順夫婦之有倡隨兄弟之有友愛朋友之有信義

親族之有款洽此卽爾心自有之禮讓不待外求而得者也誠能和以處衆卑以自牧在家庭而父子兄弟底於肅雍在鄕黨而長幼老弱歸於親睦毋犯嚚凌之戒毋蹈縱恣之愆毋肆一念之貪遂成攘奪毋逞一時之忿致啓紛爭毋因貧富異形有蔑視之意毋見強弱異勢起廹脅之心各戒澆漓共歸長厚則循於禮者無悖行敦於讓者無競心藹然有恩秩然有義黨庠

術序相率爲俊良農工商賈不失爲醇樸卽韜鈐介胄之士亦被服乎禮樂詩書以潛消其剽悍桀驁豈非太和之氣大順之徵乎書曰謙受益滿招損古語又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可知禮讓之有得而無失也如此朕願爾兵民等聆

聖祖之訓而返求之於一身爾能和其心以待人則不和者自化爾能平其情以接物則不平者亦孚一人倡之衆人從之一家行之一里效之由近以及於遠由勉以至於安漸仁摩義俗厚風淳庶不負諄諄誥誡之意哉

務本業以定民志

朕惟上天生民必各付一業使爲立身之本故人之生雖智愚不同強弱異等莫不擇一業以自處居此業者皆有本分當爲之事藉以有利於身藉以有用於世幼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此孟子之所謂恒產即

聖祖仁皇帝之所謂本業也維茲本業實爲先務凡爲士農爲工商以及軍伍業雖不同而務所當務則同也夫身之所習爲業心之所向爲志所習既專則所向自定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業與志本相須而成也但恐日久而生厭舍舊而圖新或爲浮言所動或因際遇未通一念游移半途而廢作非分之營求生意外之妄想究之朝夕營營不恒其德貪生寡策歷久無成而志遂以荒而業遂以廢矣夫業毋荒於嬉而必精於勤志貴奮於始而尤勵於終

朕樂觀爾之成不忍見爾之廢也爲士者謹身修行砥礪窮年服習詩書敦崇禮讓退爲有本之學進爲有用之才爲農者春耕秋斂不失其時撙節愛養不愆於度先事以備水旱如期而輸稅糧使地無餘利人無餘力工則審四時飭六材日省而月試居肆而事成商則通有無權貴賤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務體公平勿蹈欺詐若夫身列行陣行陣即其業也弓馬騎射操練之必精步伐止齊演習之必熟屯田則事墾闢守汛則嚴刁斗備邊則險要之宜知防海則風濤之宜悉庶幾無負本業矣夫天下無易成之業而亦無不可成之業各守乃業則業無不成各安其志則志無旁騖毋相侵擾毋敢怠荒寧習於勤劬勿貪夫逸樂寧安於樸守勿事乎紛華熙熙然士食舊德農服先疇工利器用商通貨財兵資捍衛各盡乃職各世其業上以繼祖

宗之傳下以綿子孫之緒富庶豐亨游於
光天化日之下以仰答
聖祖誥誡之殷懷以克副朕休養之至意顧不
共享其福歟

訓子弟以禁非爲

從來敎萬民訓子弟黨正族師月吉讀法
歲時校比師田行役則合卒伍而簡兵器
朝夕告誡人知自愛不敢偶蹈於非休哉
何風之隆歟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弘保赤之仁廣敎
家之治深恩厚澤休養生息以至於今朕
纘承大統仰體
聖祖子惠元元之心無日不以爾百姓爲念尤

無日不以爾百姓之子弟爲念也人生十
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血氣未定知識漸
開訓導懲戒之方莫切於此大凡子弟之
率不謹皆由父兄之敎不先所恃爲父兄
者啓其德性遏其邪心廣其器識謹其嗜
好至於愛親敬長之念人所固有爾父兄
誠能明示其訓俾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端其本
則大倫明而干紀犯分之咎自鮮矣夫士

農工商各有傳業軍士之家世習技勇其人之淑慝邪正必自為子弟之日始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民間非為之事漸漬成風或游手好閒博奕飲酒或結納匪類放辟邪侈往往陷溺而不悟甚者罹法網犯刑章爾為父兄者獨能晏然而已乎與其追悔於事後孰若嚴訓於平時蓋行莫重於孝弟力田心必存於禮義廉恥可模可範以身教之耳提面命以言教之

使子弟見聞日熟循蹈規矩之中久之心地淳良行止端重可以寡過而保家即可以進德而成材也且庭訓素嫻子弟克肖則國家賓興令典自致顯揚既光大爾門閭又垂裕爾後昆父兄俱與有榮焉即使愚魯不敏而服教安化刑辱不及於厥躬鄉黨咸稱為良愿一家之休祥孰大於是況今日之子弟又為將來之父兄積善相承誨迪不倦將見戶興禮讓人敦孝義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僻壤太平之象與國俱長庶不虛朕殷殷期望之至意矣夫好善則閭閻子弟可致尊榮苟不善則公卿子弟流為卑賤義方之教切磋之功可不豫嚴於蒙穉之年乎爾兵民其敬聽之毋忽

息誣告以全善良

國家之立法所以懲不善而儆無良豈反爲奸民開訐告之路而令善良受傾陷之害哉夫人必有切膚之冤非可以理遣情恕者於是鳴於官以求申理此告之所由來也乃有奸宄不法之徒好事舞文陰謀肆毒或揑虛以成實或借徑以生波或設計以報宿嫌或移禍以卸己罪顛倒是非混淆曲直往往飾沉冤負痛之詞逞射影

捕風之術更有教唆詞訟者以刀筆爲生涯視獄訟爲兒戲深文以冀其巧中搆釁而圖其重酬鄉里畏之名曰訟師因而朋比協謀黨惡互證有司或一時受蔽致使善良之輩不能自白桁楊在前箠楚在後鍛煉之下何求不得縱至事明冤雪而拖累困苦小則廢時失業大則蕩產破家善良之被誣可憫而兇頑之誣善良尤可痛恨也

聖祖仁皇帝矜恤下民重懲其弊
頒示訓諭有曰息誣告以全善良夫誣告有反坐之條令甲煌煌乃敢作奸犯科而不畏者利慾薰心詭譎成性方且恣其含沙之毒僥倖於法網之寬殊不知無情之辭一經審察莫可逃避造釁以傾人究之布阱以自陷亦何利之有嘗聞古人或認牛而不辨或奪禾而不爭卒開愧悔之誠翻成禮讓之美若斯之風誠可嘉尚爾兵民所當景效焉且尋繹

聖諭不曰禁而曰息謂與其治之以法不如感之使自化也蓋官吏之見聞或疎疎則猶須揣測鄉鄰之耳目最近近則素所稔知爲之抉其根株窮其黨類出於無心者緩語以曉之成於有意者危言以誡之彼善良之家素行足以質之里閈而無愧而誣告之人言辭既非情實迫於公論則不敢誣援諸本心亦不忍誣凡前此之陰謀秘

計一旦悚然改悔如冰消霧釋兵不誣兵而兵之善良者全民不誣民而民之善良者全兵民不相爲誣而兵民舉全不至赴官終訟兩造俱傷庶幾從風慕義胥天下而歸於無訟豈不休哉尚其咸喻而凜遵焉

誡匿逃以免株連

朕撫臨億兆合四海爲一家聯萬姓爲一體中外旗民本無異視第以國初定制八旗人員在內則拱衛京師在外則駐防各省如有不奉使令潛往他鄉者卽爲逃人例有嚴禁逃人所至之地兵民人等不行覺察擅自容留者罪並及之按匿逃情弊大約不外兩端凡在逃之人意氣言詞必多巧飾爾等或受其欺罔不辨爲逃人而率意容留者有之或利其財物明知爲逃人而通同隱匿者有之夫主僕之間乃大義所在逃人背主蔑義窩逃者黨不義而藐王章逃者恃匿者以爲之藪也法安得恕故順治五年之例窩逃者問擬大辟並籍其家鄰佑十家等皆徙邊遠康熙十五年定例凡窩逃之正犯流徙尚陽堡兩隣十家長罪止杖徒此皆我

聖祖皇帝矜惜愚民罪疑惟輕故改從寬典也

又屢年恩詔將逃人事件概行赦免國家施法外之仁寬督捕之罰無非欲爾兵民革薄從忠遷善改過使蓬門華戶出入優游共享太平無事之福爾兵民等其仰體聖祖誥誡之慈懷與朕諄諭之至意謹身率教循理奉公不交游手無籍之徒不爲行險僥倖之事毋狥私情而干國憲毋貪微利而忘身家如此則井里晏然四隣安堵胥吏不擾雞犬無驚而國家刑期無刑之化亦可以觀厥成矣倘因法網既寬復蹈故轍嘗私受賄藏惡養奸則自取其辜何能曲宥况夫逃竄之人性既冥頑又無生理所行種種不端大而盜賊小而賭博一經發覺皆犯科條容留之家又安能脫然事外不罹罪譴耶周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隣所以避患也可知奸猾浮蕩之流皆足爲善良之累朕願爾等父誡其子兄誡其弟隊長誡其行伍

鄉約誡其比閭祇奉訓詞各遠非義則地方寧謐俗厚風淳又何患株連之偶及哉

完錢糧以省催科

自昔畫野分州任土作貢而賦稅以興凡國之五禮百度輸用出入皆賴焉此君所必需於民下所宜供於上古今通義未之或改且以制官祿所以治我民以給兵餉所以衛我民以備荒歉所以養我民取諸天下還為天下用之人主之倉廩府庫豈厲民而以自養耶我朝自定鼎以來賦額悉準經制且橫征私派一切革除未嘗絲毫多取於民溯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豢養斯民六十餘年時以閭閻豐裕為念所蠲免錢糧何止百千萬億遐邇之霑被固已淪肌浹髓矣夫緩征薄斂加惠元元君之德也以下奉上先公後私民之職也屬在兵民宜喻此意勿惰而嬉荒其本業勿奢而費耗其貲財勿逡巡觀望冀邀賜復之殊恩勿轉委輸將致被豪猾之中飽依限而納毋待追呼然

後以其所餘養父兄畢婚嫁給朝夕供伏臘縣庭有臥治之官村巷無夜呼之吏俯仰無累妻孥晏然其為安樂莫踰於此倘不知國課之當重國法之難寬或有意抗違或任情遲緩有司迫奏銷之限不得不嚴追比胥役受鞭撻之苦不得不肆誅求剝啄叩門多方需索無名之費或反浮於應納之數而究竟所未完者仍不能為爾寬貸不知何樂而為此夫供胥役之侵漁曷若輸朝廷之正供為抗糧之頑戶曷若為守法之良民人雖至愚亦必知之况乎上好仁而下好義情屬一體爾試思廟堂之上所日夜憂勞者在於民事水溢則為隄防旱魃則為虔禱蝗蝻則為撲滅幸不成災則爾享其利不幸成災則又為之蠲租為之賑濟如此而為民者尚忍逋賦以誤國需問之於心亦何以自安譬人子於父母分產授業以後必服勞奉養庶盡厥

職乃父母恩勤顧復不遺餘力而爲子者自私其財缺甘旨而違色養尚得謂之人子乎朕用是諄諄告誡但願爾兵民上念軍國下念身家外有効忠之名內受安享之實官不煩而吏不擾何樂如之爾兵民清夜自思其咸體朕意

聯保甲以弭盜賊

從來安民在於弭盜摘發守禦之法必當先事而爲之備故緝捕有賞疎縱有罰譏盜有禁違限有條而最善者莫如保甲十家爲甲十甲爲保甲有長保有正設立簿冊交察互警此卽井田守望之遺制所以

聖祖仁皇帝上諭曰聯保甲以弭盜賊誠欲使

四海九州閭閻安堵澄本清源

聖慮實爲周切矣第恐遵行既久遂至因循吏則徒稽戶籍民則僅置門牌而於聯比糾察之法未見實心奉行以至勾引窩藏之弊種種而生隣舍失事竟有如秦越之相視富家被刼反指爲悖出之當然甚且假公濟私藉盤詰之虛名滋無厭之苛求汛防因而騷擾胥吏緣以生奸有保甲之名無保甲之實有保甲之累無保甲之益此盜賊之所以難弭也夫良法之有利於民在奉行之必求其實嗣後城市鄉村嚴行

保甲每處各自分保每保各統一甲城以坊分鄉以圖別排隣比戶互相防閑一甲之中巨室大戶僮佃多至數百此內良否本戶自有責任若一壘一舍之散布村落者有業無業或良或否里正保正得以微窺於平素一出一入得以隱察其行踪遇有不務恒業羣飲聚博鬬雞走狗夜集曉散以及履歷不明踪跡可疑者皆立爲糾舉不許暫容甲內其荒原古廟闇肆叢祠

尤易藏奸更宜加緊防察至汛地兵丁務必晝夜巡邏一體查詰毋借端生事毋挾仇陷害毋受賄賂而徇縱毋惜情面而姑容協力同心輪流分派則盜賊無容身之地軍民享安靜之樂矣查昔人禦盜之法村置一樓樓設一鼓一家有失擊鼓爲號羣起而守其要害盜賊將安所逃所謂寓兵法於保甲中也若夫江海出沒之區有未可以保甲行者舟楫往來絡號聯艅彼

此互相稽查匪類亦難藏匿皆在實心奉行先事而爲之備若視爲具文怠忽從事至於被盜者失財連坐者受累不惟負朕息盜安民之至意亦甚非爾等保身保家之良策也

解讐忿以重身命

朕惟人道莫大於守身民之有身所以務本力田養父母而畜妻子兵之有身所以嫻習伎勇奮扞衛以報朝廷身爲有用之身則皆當自愛乃生人氣質之偏不能變化往往血氣用事至一發而不可遏激忿崇朝竟成莫解互相報復兩敗俱傷其起甚微而爲害甚大不念爰書抵罪一定之律雖國家法網甚寛亦不能爲殺人者施法外之仁

聖祖仁皇帝訓諭十六條而終之以重身命誠哀矜悱惻之至意也夫天地以好生爲心而惘惘之倫不自顧惜人君以愛養爲政而蚩蚩之衆每至輕生非釁起於夙昔之讐卽禍生於一朝之忿強者恃膂力之剛殺人亡命弱者希抵償之罪赴水投繯忿以成讐讐而益忿原其致此之由固非一端而兵民所易犯者尤多於縱酒蓋酒之爲物能亂人心志使失其故常或賓主酬酢始以合歡而俱入醉鄉則一言不合至操刀而相向或睚眥之怨本可氷釋及酒酣耳熱則一發難忍若不共之深仇每見刑曹命案相傷於酒後者十有五六噫置身縲絏家破人亡甚或累及妻孥禍延鄉黨而後拊心自悼悔何及矣自今以往皆當敬聆

聖諭時時提醒思讐與身孰重毋追既往之讐而昧將來之患思忿與命孰輕毋快目前之忿而貽事後之悔縱人或以非禮相加似難含忍然一念夫身命攸關則從父兄訓誨聽親友調和無不可情恕理遣至酒之爲害尤宜深戒古之人旣立之監或佐之史蓋唯恐載號載呶亂籩豆而起爭端也其可沉湎荒腆致陷身於刑戮乎語有之忍之斯須乃全爾軀故解去讐忿則全生保家之道胥在於此養其和平消其亢

戾不待排難解紛而淩競之習自然息化何其風之醇也孔子曰忿思難孟子謂橫逆猶是此亦妄人也已矣聖賢之遺訓與

聖祖仁皇帝之明諭固千古同揆也凡爾兵民凜遵毋忽則閭閻相保營伍相安下以承家上以報國優游盛世共躋仁壽之域非解讐忿之明效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三十五卷

（清）陸世儀撰　張伯行重訂

清康熙四十八年張氏正誼堂刻本

思辨錄輯要三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世儀撰。世儀字道威，號桴亭，太倉人。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中。是書乃其劄記師友問答，及平生聞見而成。儀封張伯行為汰其繁冗，分類編次，故題曰輯要，明非世儀之完本也。凡分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天道、人道、諸儒、異學、經子、史籍十四門。世儀之學主於敦守禮法，不虛談誠敬之旨，主於施行實政，不空為心性之功。於近代講學諸家最為篤實。故其言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之間，書院徧天下。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又曰：今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其言皆深切著明，足砭虛憍之病。雖其中如修齊類中必欲行區田，治平類中必欲行井田封建，不免有迂闊之失。而大端既切於日用，不失為有裨之言。惟伯行意主貪多，往往榛楛勿翦。甚至如頭容直一條，王周臣書屋警語一條之類，前後重出，亦失於刊除。儻摘採英華，汰其支蔓，則彌為精善矣。

思辨錄序

余既編輯濂洛關閩之書以示學者而於古今著述之家有一言之幾於道者皆欲表而出之以爲羽翼爰得桴亭陸子思辨錄一編愛翫不釋手乃重訂以行於世而爲之序曰內聖

外王之道燦著於六經折衷於四子而發揮闡繹於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後之著書立說者非淺陋卑近則淪於空虛入於邪異師心自用畔道離經謂之不知而作可也故有志聖賢之學者惟取六經四子與夫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虛心學問俛焉日有孳孳而著書立說不惟不可亦不必也雖然中庸言博學審問而即繼以愼思明辨者蓋思之欲其愼然後體之於身者精切而不浮辨之欲其明然

後措之於事者詳審而不紊斯能收學問之功以爲篤行之地此陸子思辨錄之所爲作也陸子隱居講學無當世之責任而內聖外王之道存之不忘於心談之不離於口其所思辨者不外於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旨

而補苴張皇不遺餘力時可以佐衛
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書之所未及
筆之於書其思精切而不浮也其辨
詳審而不紊也六經四子周程張朱
之書譬則神農本草黃帝內經長沙
河間東垣丹溪諸大家之奧博精深

也得陸子爲之剔其溫涼升降之品
指其臟腑經絡之微釋其處方用藥
君臣佐使之宜而又自出妙心慧眼
審運氣之不齊酌方土之各異務使
用之者可以砭膏肓而起痿痺則陸
子之爲人心世道計者至深遠矣豈

與夫師心自用畔道離經漫欲著書
立說者比哉或以陸子爲朱子後一
人則余不敢知然其於內聖外王之
道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書思之辨
之既已有素不可謂非正學之干城
也且既以思辨名書則即以陸子一

人之思辨發天下後世學者之思辨
亦何不可之有故序而刻之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冬儀封後學
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思辨錄輯要序

君子著書以傳道道不傳而傳書書傳道未傳也夫道何昉乎是太極之所以生天生地生人物而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育萬物起化於一心者也其原至遠其理至微其體用至正而至大千聖百王傳之孔子孔子傳千聖百王之傳後有作者不可及也已然其後賴曾子子思孟子傳之又賴周程張朱四五君子傳之得一傳之之人則聖道明久之而不得一傳之之人則聖道明而復晦故天下不可無傳人也自朱子迄今五百餘年矣其間非無人但傳之而適以叛之者有之傳道而不能盡道之分量者有之吾謂非明睿之資不足以見遠非廣博之學不足以窮微非有折衷諸子百家之識力不足以崇正而闢邪非有損益唐虞三代之才幹不足以抑小而務大今桴亭先生著述甚富而微言奥義尤炳著於思辨錄一書有無遠不屆之聰明無微不究之學力又存之極其正推之盡其大直接危微精一之心傳宏開起弊扶衰之道統其天人性命之際不過諸儒所已言至於純粹透徹使智愚皆暢然各得者非諸儒之所能言也其井田封建等制初非大儒所不能言至於盡一

變通使古今皆可確見施行者即大儒鮮有能言之者矣天生桴亭是曾子以下六七子之靈之所憑依以光大吾孔子之傳者也是書行吾知叛道者有所畏而不敢不能盡道者有所企而思奮矣

晉陵同學弟馬貢圖肇易氏拜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一　太倉　陸世儀　道威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小學類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自是正理然古者人心質樸風俗淳厚孩提至七八歲時知識尚未開今則人心風俗遠不如古人家子弟至五六歲已多知誘物化矣又二年而始入小學即使父教師嚴已費一番手脚況父兄之教又未必盡如古法乎故愚謂今之教子弟入小學者決當自五六歲始

小學之書文公所集備矣然予以爲古人之意小學之設是教人由之大學之教乃使人知之今文公所集多窮理之事則近於大學又所集之語多出四書五經讀者以爲重復且類引多古禮不諧今俗開卷多難字不便童子此小學所以多廢也愚意小兒五六歲時語音未朗未能便讀長句竊欲彷明道之意採擇禮經中之曲禮幼儀參以近禮酙酌古今擇其可通行者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爲韻語務令易曉名曰節韻幼儀俾之即讀即教如頭容直即教之以端正頭項手容恭即教之以整齊手足合下便教他知行並進似於造就人材之法更爲容易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古人教人自幼便教他禮樂所以德性氣質易於成就今人自讀書之外一無所事不知禮樂爲何物身子從幼便驕惰壞了愚意自節韻幼儀外更欲參酌古今之制輯冠婚祭及鄉飲鄉射諸禮爲禮書（其禮不可豫習擬另輯爲書俾學者若長時讀之）文廟樂舞及宴飲升歌諸儀爲樂書俾童子十數歲時仍前四書兼習書數暇日則序於一處教升歌習舞如古人舞勺舞象之類務使之郁郁彬彬則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或可不勞而致

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則多記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後知識既開物欲漸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人凡有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即如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皆有歌訣皆須熟讀若年稍長不惟不肯誦讀且不能誦讀矣今人村塾中開蒙多教子弟念詩句自是無謂

凡子弟學寫倣書不獨教他字好即可兼識字及記誦之功

宋儒教小兒習字先令影寫趙子昂大字千字文稍長習智永千字文行楷影寫一紙俟其後欲讀書一二月以今日之功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如此一二月乃止必如此方能後日寫多運筆如飛不

玉走樣亦足一法

四明程端禮有家塾分年讀書法教童子讀四書五經先令讀正文既畢然後却讀註亦可蓋子弟讀書大約十歲以前有記性以後漸否若令先讀正文雖子弟至鈍未有不於十歲以前完過者此亦讀書之一法况孟子一書分章甚長今子弟讀孟子連帶註讀多不知首尾每每易於胸脫若先讀正文亦可免此弊

文公有言古有小學今無小學須以敬字補之此但可為年長學道者言若童子則可由不可知定須教以循規

陽明先生社學法就好欲教童子歌詩習禮以發其志意

舒其威儀蓋以蒙師惟督句讀則學者苦於簡束而無鼓舞入道之樂也然歌詩既近於鼓舞習禮則便有節束的意在古人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蓋人當少年時雖有道心然父兄在前終有畏懼故法不妨與之以寬寬者所以誘其入道也年力既壯則智計所生矣此時而純用誘掖則將有放蕩不制之患故法又當繩之以嚴嚴者所以禁其或放也二者因其年力各有妙用故古詩成就人多今之社學止以句讀為求童子固失鼓舞之意矣若誤認陽明之意純用鼓舞又將古人之意乎立教者當知所以善其施矣

近日人才之壞皆由子弟早習時文蓋古人之法四十始仕即國初童子試亦必俟二十後方許進學進學者必試經綸養之者深故其出之者大也近日人務捷得聰明者稍稍習數藝便可拾青紫其胸中何嘗一毫道理知覺乃欲責其致君澤民故欲人才之端必先令子弟讀書務實昔人之患在樸今人之患在文文弊治亂因其樸而救之以文也今日之勢正與文弊相反使民能反一分樸則世界受一分惠而反樸之道當自教子弟始有心世道者慎毋於時文更揚其波哉

教小兒不但是出就外傅謂之教凡家庭之教最急每見

人家養子當其知識作開時即故教以打人罵人及玩以聲色玩好之具此等氣習沁入心脾人才何緣得成哉

家庭之教又必原於朝廷之教朝廷之教以道德則家庭之教亦以道德朝廷之教以名利則家庭之教亦以名利嘗有友人問建文時何多忠義予曰此父兄之教嚴耳友人問何以知之曰以朝廷之教知之蓋當時朝廷之教甚嚴其子弟苟或居官而不肖則罪及父母累及宗族故後提之時苟或不肖則其父兄必變色而責之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累既深所以居官之

時雖九死而靡悔也、

洒掃應對進退此真弟子事、自世俗習於侈靡一切付僕隸當之此理不講久矣然應對進退貧士家猶或有之至於洒掃則貧士家亦絕無之矣、偶過友人姚文初家見其門庭蕭然一切洒掃應對進退皆令次公執役猶有古人之風文初現聞先生之後也、其高風如此爲貧士者可以風矣

或問六藝童子十五以内恐未必能習曰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文字則與義字有別又是習其事義是詳其理禮樂雖精微然禮記云十三學樂誦詩又曰十三舞勺

成童舞象則知由粗以及精自有因年而進之法射御雖非童子事然北人與南人不同、皆不與論論文自言八歲即學騎射是射御亦非難事也至於書數尤易爲力

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興蕭何草律令、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則知古人皆以字學爲小學故人皆識字今俗崇尚制科人務捷得爭貴爲公卿而目不識古文奇字且并音韻亦多訛謬者、少此一段工夫也、

人少小時、未有不好歌舞者、蓋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即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或并遏其天機皆不識聖人禮樂之意欲蒙養之端難矣

朱子家訓註曰去其外誘全其真純八字最妙童子時惟外誘最壞事如樗蒲博奕及看搬演故事之類極易使人流蕩忘反善教子者只是形格勢禁不使得視外誘樂記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是也然其要尤在端本清源使父兄不爲非禮之戲則子

弟自無從得接耳目

人家教子弟固是要事教女子尤爲至要蓋子弟失教至長大識古知世事猶有變化氣質之將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大則得罪姑嫜敗壞風俗小則傾壞家事貽譏親黨豈細故哉、

教女子只可使之識字、不可使之知書義蓋識字則可理家政治貨財代夫之勞若書義則無所用之古今以來女子知書義而又閑禮法如曹大家者有幾不然徒以導淫而已李易安朱淑貞使不知書義未必不爲好女子也、

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二語真教女子良法少讀內訓並其多識酒漿籩豆之事由今思之知古人良有深意人家兒女教壞多由乳母婢僕此士夫主母之所不及覺也故古人於乳母必因擇於諸母與可者至於婢僕尤當時時切戒

大學類

古者十五入大學自稍有知識合下便教他為聖為賢故後來成就得大人物今則惟讀書取科第矣大學之義不知何若

玩朱註大人之學四字則知若不如此便是小人之學不知今之學者皆自居於小人之學亦不肯自居於小人之學而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何茫然也

今人見人講學便指為道學不知人自十五入大學時已個個講道學矣習而不察反以為非笑盍反而自思乎

今之學校即古之大學古者入而後學今者學而後入古者之學主於修己治人今則口耳佔嗶而已不知於朝廷何補

今人好學佛學仙而不好學聖人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也未嘗見人立地成佛而欲立地成佛未嘗見人白日升天而欲白日升天明明地放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終不肯明德新民止至善此之謂大惑

西銘不可不讀不讀西銘不識萬物一體氣象學者心胸終不得開拓有語之以大學之道者乃反以為分外也

陸象山人物甚偉其語錄議論甚高氣象甚濶初學者讀之可以開拓心胸

陸象山曰此是大丈夫事么麼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又曰大世界不享却要占个小蹊徑大人不做却要爲小兒態直是可惜又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中須是做得人方不枉讀以上數語皆可令人感發興起志於聖人之道朱子曰人爲學當如築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具此胸襟方可與入道今人自待甚淺何與語此

全仁義禮智之德而不能得位行道是爲天地負我具耳目聰明之覺而不能爲聖爲賢是爲我負天地

此理上際天下際地皆須着人承當非大其心胸堅其骨力却如何承當得

人處天地之間無不學而成其能者農學爲耕工學爲藝商賈學爲轉移貿易無非學也惟士則學爲聖賢所以謂之大學以此思之士而不爲大學與農工商賈何以異乎或問不識字人亦可與言大學之道否子曰大在心性不在語言文字今者讀書之人借徑於語言文字所以復其心性也若不識字之人識得自已心性何不可與言大學之道陸象山有言若我則不識一字亦須堂堂地還我一個人正是此意

學而開章第一便說一學字在上古說這一個字不難在今日便須要認清這一個字蓋三代以上一道同風學由於一三代以下百家爭鳴學散爲百自孔氏沒而或爲楊或爲墨或爲申韓或爲黃老馴至後世而爲詞章爲訓詁爲功名爲禪玄種種不一而學之一字敢壞分岐極矣且不特異學一途有以壞正學即正學一途又有無限分爭樹幟暢順陰逆爲正學之蠹將學之一字至今日而遂不可復問舉世讀聖賢書不知聖賢之學爲何物矣吾黨既讀聖賢書欲學聖賢之爲人豈可不先認清這一個字

莫道做人是一樣看書是一樣作文又是一樣只是一個道理如此做人則人便端正如此看書則書便親切如此作文則文章便有識力有議論都是一貫將去

爲學之弊有五端而好異學攻時文者不與焉讀書則流於傳註鄭玄王弼之類是也尙經濟則趨於權謀管韓申商之類是也看史學則入於泛濫明道議上蔡爲喪志朱子以伯恭爲麤粗是也務古學則好爲奇博楊子雲玄而無當張茂先華而不實是也攻文辭則溺於辭藻盧駱王楊皆名士畢竟稱爲小才韓柳歐蘇爲大家亦不免於夾雜是也要之只不知大道不知大道故胸無主宰到處差錯

問如何爲道學曰道者天地自然之道學者學其所謂道

高林曰學之講
講之老以今
講之孔孟

也
一部中庸止說得一道字一部大學止說得一學字
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
之衰也三代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務躬行各敦
實行庠序之中誦詩書習禮樂而已未嘗以口舌相角
勝也嘉隆之際書院遍天下講學者以多爲貴呼朋引
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至有借以行其私
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天下何賴焉
今人未嘗學道便先要立一個脫換凡一言一動一巾一
服必先要求異於人唯恐人不知爲學道此皆是名心

名心德之賊也道學畏人知固不可必求人知亦不可
畏人知者必至半塗而廢必求人知者必至索隱行怪
近世講學多似晉人清談清談甚害事孔門無一語不教
人就實處做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敏
於事而愼於言又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君
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都是恐人言過其實正嘉之間道
學盛行至於隆萬日甚一日天下靡然成風惟以口舌
相尙意思索然盡矣此卽眞能言聖人之言已謂之徒
言已謂之淸談况於夾雜混亂拾二氏之唾餘乎
道學不可着意着意便是有所爲而爲于丙子冬悶有志

斯道時只是發念要做一個人學字何似要依四書做
初未嘗知所謂道學一向只是如此使知所謂道學反
多一番着意矣
人謂出家修道愚謂只出家便不是道人苟欲出家必所
遭之父母如伋壽申生所値之事變如伯夷叔齊而後
可原於天者謂之道修於人者謂之學貫天人而一之
方可謂之道學此兩字正未易當乃今人動以相戲何
也
道學不可過於畏人知若過於畏人知其流必爲鄕愿蓋
此事原無不可對人言且士稽多口在孔孟皆不免吾

輩豈可過於求全而自餒其氣耶
學道貴能自任蓋既自任則便有一條擔子輕易脫卸不
得若躊躇進退或有或無吾見其終於叛道也
要實見得道爲天地間不可無之道學爲天地間不可無
之學我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然後能擔當自任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無是道則天地且不成天地人於何
有念及此則弘道君子豈可不竭力從事乎
道在天地間原不可見惟學道者能見之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滿腔中俱是道在
人初生時本自天人合一其岐而二之者氣稟物欲害之

也、聖人能贊化育參天地只是全受全歸
天地間只有此個道理人人在內人人要做本無可分別
自宋以來橫為蔡京章惇韓侂胄輩分出個門戶目為
道學甚至讀史者亦因而另立道學傳不知目為何等
日用不知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道之外無學道學之外無人乃世往往嗤且笑不知何故
正昔人所謂少所見多所怪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不必說道學只是做人做得一分是一分做得兩分是兩
分做得八九十分是八九十分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欲為人盡人道

人只是是與不是兩者而已無不是者聖人也全然不是
者盜賊桀戶之屬也其餘俱在是與不是之間
人須是做正經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正經為
本
怕人說道學只是自己力量小不能有恒若果有恒自能
轉世界而不為世界所轉
做道學使乖必入鄉愿做道學退怯必入鄉愿此處直是
一間大家須着力主意
人得力多在少年每見人至五六十往往喜談少時得力
處又喜讀少時所熟一路書其精神在是故也　知[illegible]

道貴早二程十四五時便慨然有學聖人之志故後來
所造甚大若晚年聞道而能自棄所習一依乎正則又
豪傑之士不可以一例論矣
人一刻不進學對草木亦皆可愧館中有隙地種蔬不數
日已長成矣因感記此
人非至誠安能不息惟好學與無息皆近學誠而至於誠
者亦惟好學而已
孔子聖人其自言曰我學不厭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顏子
大賢孔子稱之不過曰好學後世周程大儒亦不過一
好學至於朱子好學尤甚故能集諸儒之大成其關係

有天資絕人者只不好學學術便頗僻矣乃知傳于聖
之正脈者好學而已
聖門自顏子而下好學惟曾子故曾子卒傳道統
不好學最壞事狷者使入於俗狂者使入於禪非特粗淺
已也
勝菴詩有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此勝菴
著述之暇游衍之詩也凡人讀書用工或攷索名物或
精究義理至紛賾難通或思路俱絕處且放下書冊至
空曠處游衍一游衍忽地思致觸發若然中解有不期
然而然者此窮理妙法又或發憤下帷三冬兩夏潛膔

中詩書義理盈溢充足却出來游衍一番自覺得水流花放雲行鳥飛滿空中是活潑潑地景象此孟子所謂樂則生矣境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晦菴之詩之意非此即彼蓋自道其得意之境不覺溢乎情耳後儒不察遂以此詩為晦翁晚年亦厭其學問之支離而思為解脫真是癡人前說不得夢試思若不是書冊埋頭而終日尋春却成個甚麼人物

己卯五月初三日夜夢與人語言讀書窮理甚費精神嘗如磨刀刀日犀利然鏽去而鐵漸減曰然則欲保養精神將廢學乎曰不然不磨則鏽日深刀且斷傾欲求其利胡可得也

臥病而起靜坐調息見日光斜入帳中如二指許因以息候之凡再呼吸而日光盡矣因念逝者之速如此人安可一息不讀書安可一息不進德為之愀然太息

靜坐中意味最長人只忙碌過一生不知掉却多少義理也

學者於靜坐中可識病痛若竟把靜坐作工夫反發病痛

減得一分勢利纔進得一分學問進得一分學問便減得一分勢利所謂義利不容並立也

學者要淡得功名須是力學待學得有些滋味自然功名

心漸漸淡却不然無所事事而欲淡其功名不惟不能亦且未是

有言天下方亂恐無暇為學者予曰天下自亂吾心自治人當喪亂之餘自謂無意於世或悲憤無聊無所事事或猖狂放誕適意詩酒俱非中行之道也世界自是太平只賢者無所事事詩酒自適便做就今日許多喪亂是皆不學問之害賢者處此正當刻意自勵窮極學問或切磋朋友或勸勉後學或教誨子弟使之人人知道理人人知政治一旦天心若回撥亂反正皆出諸胸中素學此便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若賢者人人自廢學問種子斷絕將來喪亂如何底止

學問從致知得者較淺從力行得者較深所謂躬行心得也

古者六藝學者皆當學之今其法不傳吾輩苟欲用心不必泥古須相今時宜及參古遺法酌而行之如五禮六樂今不可考矣然論其切身可行者禮則如大明集禮文公家禮之類所當究心也樂未便論到精微只彈琴一事雖非古調然亦當稍習時時操之使心氣和平射不必五射只如今人射法務求志正體直足矣五御者古人所以御車今法不傳當習御馬使馳驟便捷亦男

子一要事至於書古人亦止辨六書之體而已非若後世所謂羲之獻之之筆法也今人論書動講法帖廢時失事何益於我若真草隸篆四體亦不可不諳斯亦博學之一端也若數學則九章算法今人亦有知之者得其人而從學焉可也要之六藝既非古法亦不必十分究心有妨正業但當時時留心遇可學處便學不至當面放過可也六藝已見小學類但彼為小學者務其事茲以其論近大學故附于此

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

威儀整肅最易使人起敬今禪家叢林所在規矩最肅明道所以有三代威儀之歎不知此即成均法也國初太學每朔望走班行禮周旋折旋之間即步履毫不敢亂府州縣學凡新附生員俱要挨班行禮今皆廢壞殆盡委諸草莽矣所以每遇謁聖陪祭及迎送官府參差喧雜之態不可勝道令人望而厭惡此非細故也昔張子厚教學者必先習禮深得古人之意予輩諸同志及門人子弟自丁丑歲始每歲一祭先儒必爲歲會少則數人多則數十人預定禮儀或參以成均之法至期行禮肅若無人觀者無不起敬起慕惜乎時過何屯未能充廣也

禮樂不相離樂者所以節禮也故古人行禮必聽樂節升車則聞和鸞行路則聞佩玉又曰趨以采薺行以肆夏皆此物此志也知此則禮樂之道思過半矣

琴古音也調非古調矣思賢操之類皆後人妄爲也然聞造絃之家苟且省事即綵法亦湮滅則音亦非古音矣觚不觚觚哉觚哉

琴有浙操有吳操浙操多辭吳操無辭今之論琴者皆左浙而右吳以有辭爲俗非也古者援琴而歌取瑟而歌

古聖賢豈皆俗物耶但今之辭殊非古辭則辭不足取耳至於音調則浙操繁促吳操輕佻俱非大雅之遺音

音律之樂不傳久矣至於琴庶幾猶有知之者然琴家指法最繁吟猱綽注恐古來未必有許多法諺云三月不彈手生荊棘果爾則一藝之微且終身焉又安得工夫讀書應務也愚謂古音必稀古彈必簡古辭必不繁古調必不促知此則琴工之言自不足聽不必屈吾古心勉從今樂也

太常有雅樂部其樂工能爲雅奏禮樂必記其搏拊之法雖未必真爲上古之遺然猶爲近古琴中取聲止用實

聲散聲並不用吟綽泛音之類其指法亦去無名指不用想古法當去此不遠

琴中宮商之理盡於和絃和絃之理既得則遺餘布調直一以貫之耳今之琴工不務盡和絃之理而務盡曲調之巧故琴音益盛而琴理益亡朱子與學者論琴欲作二圖一具琴之形體絃徽尺寸散聲之位一附按聲泛律之位一附泛聲律之位列于宮調圖前真學琴之綱領

調絃法六絃隔一調之皆應於第十徽獨第三絃應于第十一徽世莫得其說朱子謂七絃散聲爲五絃之正而

大絃十二律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故逐絃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絃會於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于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同會於一徽其言最爲明切

宋中興禮樂志論又有黃鍾大呂並用慢角調故于大絃十一徽應三絃散聲太簇夾鍾並用清商調故于二絃十二徽應四絃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于三絃十一徽應五絃散聲林鍾夷則並用慢宮調故于四絃十一徽應六絃散聲南呂無射應鍾並用蕤賓調故于五絃十一徽應七絃散聲以律長短配絃大小各有其序其說亦精因附記于此

朱子曰唐人紀琴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其高下出於臨時非古法也愚按以管定聲固爲古法然必管合黃鍾始得

射者男子之所有事故古者尚射而不能則辭以疾以男子無不習射之禮也今直以爲鄙事矣何怪乎寇益猖

獗卒無一人爲國家分憂也

古者射以觀德是於强有力之中又欲擇其德器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也若徒力而不尚德固非然徒取志正體直而射無濟於實用亦用世者所不取

史稱岳武穆能左右射少時讀之不以爲異及長習射乃知左射或可不必兼左右至於騎射則必不可不兼蓋敵自右來者非左射不能中之也周世宗與契丹戰趙太祖謂張永德曰公麾下士多能左射者請乘高出爲左翼此其證也

古人讀書當先識字自字學不講六書之義舉世茫然竟

為絕學夫六書之義雖非身心切要之學然大而天地細而萬物理無不存要亦儒者格致所不廢也豈可棄置不問吾友王子石隱有說文論正一書多能發前人所未發亦吾黨所當攷究

數為六藝之一似緩而實急凡天文律曆水利兵法農田之類皆須用算學者不知算雖知算而不精未可云用世也宋崇寧中曾立算學假疑設數爲算問是亦一法然至於另設庠序以黃帝爲先師則徒而近於戲矣

泰西善算不如中國珠算之便但珠算易差須精熟斯妙耳

算田不過積步開方自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而算法始繁遂有用二四歸除雙折六歸者若依古法百步爲畝則止用乘法盡人皆可曉矣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立志類

學者欲學聖人須是立志第一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苟志於仁矣孟子曰志氣之帥也二程十四五時便慨然有學聖人之志陸象山亦教學者先辨其志志是入道先鋒先鋒勇後軍方有進步志氣銳學問乃有成功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是說立志能知止然後可用三綱領八條目之功

儀十六歲時先君以書訓之曰汝今年十六當思先聖志學何年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又曰讀書中進士今人之學讀書成聖賢古人之學儀於是始知志之當立然浮沉進退未能自樹至二十七而始知奉此語迄今不自暴棄亦先君之教有以啟之也

人多以銳志功名爲有志非也此只是貪慕富貴人若從此處認差便終身不得長進須有個千乘敝屣三公不易的意思方可與之言志

人有志無志只三五歲時便見得大抵氣禀清剛之人便有志濁者弱者便志氣似是已爲氣質拘蔽了也

人志氣少只要能知恥亦妖有志近乎狂知恥近乎狷狂
便是好仁者狷便是惡不仁者
人少時好仙好佛好俠好勇俱不如只要得其正明師訓
正便可入道此亦志之一端也若只好富貴貨財其人
便不可救藥
有極頑劣人而其人却有志者有極忠厚人而其人却無
志者畢竟是有志者可與入道
人不學聖賢即富貴功名受用至老死終不成一箇人物
念及此豈可不奮然立志
人不可無志無志即無恥無恥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爲古

今來大奸大惡極卑極賤之輩皆無志人爲之
古今來極奸惡卑賤之人苟自爲奸惡卑賤則未有不怒
者此一點羞惡之心即志也苟能充之轉眼即是聖賢
乃世竟有目爲奸惡而喜目爲卑賤而甘者亦可哀也
哉
今人謂仕途進取輒曰功名習而不察凡貪祿苟且之事
皆不以爲恥且吾爲功名耳不知功名二字固有辨矣
夫能建功故謂之功能立名故謂之名功名之所以有
聞於道德者以其志在功名於聖賢大學之道或有所
未明進退出處之故或有所未盡也其視今之所謂功
名蓋不啻天壤矣許昌靳裁之言曰志於功名者富貴
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胡
氏以爲志於富貴者即孔子之所謂鄙夫今之仕途進
取其功名乎抑富貴乎如曰功名則吾未見其有所建
立也如曰富貴則亦鄙夫而已矣上安可不自知所處
志乎富貴者得富貴則其心欣然而樂失富貴則其心戚
然而憂志乎功名者亦然得之則手舞足蹈一失則嗟
然若喪矣惟志乎道德者不然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莫
無入不自得其所處非與人異也然而所以處之者則
有間矣此無他內重則外輕也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一箇志故曰有志者事竟成今
人不能立志并自暴即自棄也如何成得箇人物
人不學道都是怕道理拘束甚有疑畏學道之人以爲徒
自苦者此未知學道之樂也然非從斯道中實下一番
苦功亦不知此道之樂
只一晏安便終身不得成箇人品此偃棄之失也須以剛
字克之
有友人共論考德課業日某雖無善然亦無惡似不必屑
屑記錄予曰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人若無善
便是惡未有於善過之間中立者友人猶未肯予曰

凡人行事能合天心方謂之善試思天生烝民時不知於幾十百人之中方始得一小賢又不知於幾千萬人之中方始得一大賢此大賢小賢者大之有君師之責小之有贊導之任故才過百人者鼓舞百人便能使百人爲善才過千萬人者鼓舞千萬人便能使千萬人爲善者此大賢小賢只平平常常度日不肯勉勵自已又不肯勉勵他人小小因循便不知擔誤了幾千萬人工夫埋沒了幾千萬人心性豈不是大惡友人乃大有省

學不論天資敏鈍氣質粗細只有真氣剛氣者便可入道惟容氣世俗氣重者斷不可入道

人無志於爲聖賢則已苟有志於爲聖賢則必求當世之能爲聖賢者而師之蓋讀書致古雖師資中一事然初學之人胸中尚無把握恐未知所決擇朱子訓學字謂效先覺之所爲前輩能爲聖賢之人即先覺也其學問中功夫次第既身歷過一番必有一番親切處從而師之師之則彼之親切處即我之親切處矣學記云善學者師逸而功倍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我亦曰善師者學逸而功倍不善師者學勞而功半

不由師傳默契道妙者生知安行之人也外此則無不由學學無不由師三代以前無論矣有宋諸儒惟濂溪爲不由師傳餘如程朱諸大儒皆由師傳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孟子謂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愚謂遇文王而能興亦豪傑矣後世即使明明有一文王在前亦震之不醒扶之不起甚且有并惡其震之扶之者此豈獨在下愚一等人哉聰明才智爲尤甚耳

人欲學道必先虛心能虛心然後能求師韓文公曰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先乎吾吾亦從而師之師之所在以道不以齒孔門七十子之中顏路少孔子六歲伊川遊太學呂希哲與伊川齒敵而以師禮事焉從吾道人董蘿石長於陽明

不惜北面必如是而後謂之學道學道求師而猶論及年齒貴賤則是一片世俗心矣何由得道

今世師浮屠氏更不論年齒貴賤獨於吾儒則介介然終不肯渾化有一二渾化者則詫以爲盛事亦見理未明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者苟能虛心豈特三人即一言一事之接亦必有我師知此則學道之事思過半矣

今世俗之所謂師大抵皆舉業之師也然不惜降心相從而師之尊之曰我功名在是也且不特舉業即一技一能亦不惜降心相從而師之尊之曰我衣食在是也至

於道德之師則身心性命之所係而置之若罔聞知夫衣食功名與身心性命孰緩孰急而世且急其所緩緩其所急蓋直以身心性命為迂而不切故并不知學問不講則雖有衣食功名而不能享即能享之而塊然無異於木石試一切屏去物欲清夜自思果孰緩孰急哉

師道之賤自不講學始蓋不講學則人品不立人品不立則自知不足以為人師凡事苟且人亦從而苟且之師道自此大壞矣師道壞則無賢子弟無賢子弟則後來師道愈壞敝敝相承吾不知其何所流極也

今之所謂鄉先生即古鄉大夫也鄉大夫進則治事王朝

退則主教一鄉故鄉先生即一鄉之師長也古者事鄉先生即當以事師長之禮事之然事之者亦事其道德耳非樂其勢分也乃世俗狷介之士往往視鄉先生若浼而樂於親近者則又多諂媚之流為兩失之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又曰事其大夫之賢者誠吾儕所當奉為法則者乎

或曰取友甚難近時士風日薄博奕飲酒所在皆然安所得良友而取之予曰不然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能為端人則取友必端是友以類合者也今天下博奕飲酒之友比比皆是而不至於予之門者是予未嘗好博奕飲酒也天下道德仁義之友亦甚不乏而不至於予之門是予未嘗好道德仁義也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未有無朋者然小人之朋必無可終即或一時膠漆意氣如雲然見利必爭見害必避凶終隙末比比有之矣必同學聖賢之人其相與在性情不在意氣故可樂

吾友江虞九曰人在母腹中是一箇胞胎至十五六讀書遇師友時又是一箇胞胎若此處少差便另換却一個人物不可不慎此言誠然愚以為師之力雖大然嚴而不親今人家從師多不過二三年師善固不能大為轉

移師不善亦不至終身為累惟友則親暱狎近氣習易為漸染苟一相得遂至終身膠漆初非門牆最不可不慎

天下皆朋友一鄉最親不得於此則得於彼不得於一鄉則得於一國不得於一國則得於天下不得於天下則得於古人惟吾所取之耳

立志與取友相表裏能立志然後能取友能取友益見其能立志故其人而無畏友者吾悲其志矣

少無共學共硯之朋則老必無同心同德之友平居無講道論德之契則臨難必無託妻寄子之人

古人稱求友求字最妙非有一番欲慕愛樂之意雖有良朋恐未必至門至亦未必可得而交也

人患不求友不求友則真友不至而吾之學問不日益矣又患過求友過求友則偽友至而吾之學問且日損矣分過分不及識其真辨其偽是則存乎學問哉

友不必才全德備者然後與之友即其人有一長可取者亦當與之友所謂節取是也益者三友一章便是榜樣識得三人皆我師之意亦何人不可友但初學非所及爾

居敬類

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

敬如日月在胸萬物無不畢照

敬字是從前千聖千賢道過語舉示學者正如看積年舊物塵垢滿面誰肯當真理會須要看得此字簇新方有進步然不是實實用工實有一番見地此箇字又安得簇新也

問程子主一爲敬之謂偏一心在好色一心在好貨亦可謂之敬耶曰須知主一一字即精一一字

程子以主一無適爲敬朱子曰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着衣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其義精矣或有非之曰假如好色一心好色好貨一心好貨成甚主敬只是主一箇理夫朱子之言亦謂讀書着衣之時宜讀書着衣之理耳不然則好貨好色不可言主一即讀書而讀非聖之書着衣而着奇衺之服又可言主一乎然朱子之言雖主於理而言下未曾說出恐初學者認差此特爲拈出於朱子之言亦不爲無助但當申明朱子之說而不當闢朱子之說耳

主一無適有一義猶止至善之必至不遷

持敬須是頭容直若頭容一直則四體自入規矩

持敬須有從容不廹的氣象

問冗雜匆忙之時持敬工夫如何曰事雖冗然而吾心不雜外雖匆忙而吾心不忙勿以煩劇雜理而起厭倦之思勿以應務有餘而有矜喜之色如此庶可以言敬矣

全齋 羅整菴曰主敬持敬爲初學之士言之可也若論細密工夫着一主持一守便心有所繫欲其周流無滯良亦難矣此真確有體認之言予初做工夫時用力於敬或坐或臥或行路或應接雖覺得有把握然常如有一物在胸中或一向應接一向仍持一敬字或貪持一敬字應接之際反或疎脫此正整菴所謂心有所繫也久之漸

得工夫兩岐只此便非主一無適乃任所遇之自然只時時提掇此心認清天理一邊做去覺得不期敬而自敬與整菴之說正合予自丁丑記考德錄即日書敬不敬於冊以考驗進退卯辰間以所考猶疎乃更爲一法大約一日之中以十分爲率敬一則怠九怠一則敬九時刻點檢頗少滲漏

人心多邪思妄想只是忘一敬字敬字一到正如太陽當頭羣妖自然遁散無蹤

人當拘檢之極不適意然心却安當放縱時極適意然心却不安只此便是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之訣

用敬字工夫最忌板腐板則易苦腐則易厭聖賢工夫當是活潑潑地所謂恭而安也

先儒論敬謂主一無適主一無適中須是虛明四映乃得因董右春米偶會及此

主敬須從畏處做到樂處畏者禮之質也樂者樂之情也立於禮成於樂不過始終教人成一敬字

誠意敬也勿自欺畏也自慊樂也

人須是時時把此心對越上帝

毋念及上帝臨汝無二爾心便覺得百骸之中自然震竦更無一事一念可以縱逸

天即理心即天要知得心與天與理無一處方是真敬不然猶只是惴惴恐動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識得此意不特闇室屋漏即閨門床第之際俱有個天在

能敬天方能與天合德

人心中過不去處即不可對天處可以對天處即人心中過得去處只此便是天人一理

人能無念不可對天覺得鬼神惴惴之念不惟不生恐動且覺自有親切處蓋與天地合德者即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大抵間無一事一物非理即無一事一物非天

先儒有言天即理也予曰理即天也識得此意敬字工夫方透

能讀西銘方識得敬天分量能踐西銘方識得敬天分量

人能有所畏便是敬天根脚小人只是不畏天命不畏天命便無忌憚便終身無入道之望

讀四書五經古人無時無事不言天孔子言知我其天天生德於予獲罪於天孟子言知天事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春秋言天命天討稱天則王於易詩書三經則言天甚多又有不可枚舉者皆說得鄭重親切使人有震動恪恭之意故古人之學不期敬而自敬今人多不識天字只說敬字學者許多昏憒偷惰之心如何得震醒

孫允玥問敬字工夫未進予曰汝看頭上是甚麼前後左右是甚麼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處可容箇不敬

古人言敬多兼天說如敬天之怒敬天之威予提上帝不敢不敬之類臨之以天故人不期敬而自敬工夫直是警策今人不然天自天敬自敬又以天即理也是把天字亦說得平常矣此為上等人說則可為中下人說便無忌憚不能作其恭敬之氣予聽所以欲打破敬字也若如古人說敬天予聽能打破天字否

予自幼習聞心法二字從未理會以為心有何法自丁丑春用力於隨時精察覺得心思細密或行路或閒坐或飲食或就寢四書五經如人從耳邊說者隨舉隨應滾滾不絕一日偶想到曾子學問似亦有得曾子平日只是做日省工夫後來悟者一貫亦只是日省工夫做到透處曰省工夫即所謂隨事精察也即所謂格物致知也日省而至於一貫即格致而豁然貫通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要之徹始徹終總只一敬字由是上追堯舜下逮程朱皆以敬字按之無不同條共貫更按之愚夫愚婦此心此理無不同惜乎有其心而無其法也乃知心法二字洵非虛語

居敬窮理四字是學者學聖人第一功夫徹上徹下徹首徹尾總只此四字

四箇字是居敬窮理一箇字是敬

居敬窮理四字十分分析不得當敬時固要窮理窮理時亦要敬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只玩一志字便想見居敬的意思玩一學字便想見窮理的意思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即大居敬而貴窮理。

虞廷十六字心傳，此居敬窮理之祖。

居敬是了學，窮理是進步處。程子亦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古人以居敬爲力行，窮理爲致知者，畢竟敬字該得行字，行字當不得敬字。須把居敬作上下通，却致知力行一齊並進，方有頭腦。文公本傳云：文公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本。此方是千聖千賢入門正法。

或問格致工夫。顧居敬窮理否？曰：致知工夫只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箇字。心爲嚴師，即居敬；隨事精察，即窮理。

心從靜裏得，功向動中求。

居敬工夫，子得力一天字；窮理工夫，子得力理一分殊四字。

或問儀以宗旨。儀應之曰：實無宗旨。昔朱子人問以宗旨，朱子曰：某無宗旨，但只教人隨分讀書。愚亦曰：儀無宗旨，但只教人真心做學問。

入門工夫，更無別法，只真心學聖賢便是。果能真心學聖賢，則古人書冊中言語，句句可以入門；眼前言默動靜，事事可以入門。不能真心學聖賢，則似蛾婦人乞人乞針綫，雖乞得，亦無用處。

有友人問儀以入門工夫者，儀曰：凡日十五入大學，昧孔孟程朱已日日向兄說工夫矣。兄不信孔孟程朱，却向這裏尋討，儀亦無可對兄說。

友人問入門工夫。儀曰：只在這所存先所候做去。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孔子入門工夫；博文約禮，是顏子入門工夫；日省，是曾子入門工夫；戒懼慎獨，是子思入門工夫；集義，是孟子入門工夫。他如周子之主靜，張子之爲物一體，程朱之居敬窮理，胡安定之經義治事，象山之立志辨義利，有明薛文清、胡敬齋之主敬，湛甘

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陳白沙之自然養氣，王陽明之致良知，若所謂入門工夫，皆可以至於道。學者不向自心上取，而輒欲問之他人，是所謂實下工夫者乎。

道是人所共由，入門則其所獨喻而獨得者，故先輩往往秘不肯以示人。譬如飲食，人所共嗜，而其間又有性之所獨好者，曾皙嗜羊棗，屈到嗜芰可也。舉以示人，人未必知，而必欲舍其所嗜而問人之嗜，亦未爲知味者矣。

入門道路雖殊，總之只在這裏。問在何處？曰：只大學便是。問如何？曰：孔子志學，志於大學也；顏之博文約禮，曾之日省，思之戒懼慎獨，孟之集義，不過是格致誠正修工

夫其他宋明諸儒亦是如此然要之緊要處又只在此二字問何如曰格致二字若非格致則仁不著將不然安知此語之可以入門安知此語之可以爲宗旨故從來諸儒紛紛以入門談宗旨而不知格致二字爲總貫入門宗旨也會及此可不必以入門宗旨亦可不問入門宗旨

或問居敬窮理四字是吾子宗旨否予曰儀亦不敢以此四字爲宗旨但做來做去覺得此四字爲貫串周匝有根脚有進步千聖千賢道理總不出此然亦是下手做工夫得力後方始覺得非著意以此四字爲入門也入

門之法只在心學聖賢耳

窮理格致之征驗也居敬格致之本原也總之不出此四字也

予初起手得力一仁字後來又得力敬字天字理一分殊人心道心與夫周子太極人極諸如此類皆可立宗旨然不欲立者恐舉一而廢百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格致類

問如何爲格致曰隨事精察無事時如何曰隨時精察

格致只在八條目天下國家身心意皆物也思所以平之治之齊之修之正之誠之皆格物行其理而歸處則然則致知也

有一事一物之格致有徹首徹尾之格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一事一物之格致也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此徹首徹尾之格致也一

事一物之格致即隨事精察工夫徹首徹尾之格致即一貫工夫

格致只是論天理人欲天理人欲只是是非兩字是便是天理非便是人欲

凡格物須從身心性命上細究日用飲食切近的格去格之既久其餘萬事萬物自然貫通不可先於一草一木上理會

天下之理皆吾心之理故格天下之物所以致吾心之知非求之於外也

凡格物看道理不可好出己見亦不可專倚古人成見須

虛心定氣公公平平。循天理推去自然有得
凡事物到面前只看外一層便是玩物喪志能看裏一層
便是格物致知
古語有玩物喪志玩物適情玩心高明二語玩物喪志其最下者矣玩物適情其賢者之事乎至於玩心高明則非大賢以上不能知此者其庶幾乎
玩心高明與格物窮理不同格物窮理是徹上徹下語自下學以至聖人起首究竟工夫總在裏面玩心高明是格物窮理之極功非大賢以上未易語此也
格事理易格物理難然欲格物理卻只在事理上磋下工夫事理透則物理亦透矣先儒有做格物工夫卻先於一草一木上用力者只起念便與身心照破安能入聖賢堂奧此陽明庭前竹樹之說予所以謂其認錯
非玩心高明之人不能格物理予思鳶飛魚躍周子盆魚張子驢鳴此便是格物理榜樣
物理亦有易格者事理亦有難格者若論其大槩如從事理入則切乎身心從物理觀則察乎天地要之物理既得則事理益精其功實交相養互相發不得強分難易先後也
能觀物理便見得處處充塞都無空隙處

問知在吾心如何卻求之物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羅整菴曰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其言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且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於此精思而有得則凡備於我者皆可得而盡通其言誠是然愚以為格物之法必由近以及遠由粗以及精由身心以及家國天下由日用飲食以至天地萬物漸造漸進乃至豁然夫然後天人物我內外本末幽明死生鬼神晝夜皆可一以貫之而無疑不然未能切身理會而遽欲求之鳶魚犬牛之際吾恐學者不入學究一途卻又入禪宗看話頭參竹篦子一路
予自丙子冬作格致編丁丑春初用力於斯道甚銳忽夜發與一僧論儒釋僧曰我所格者心汝所格者物也予應曰若格了便不是物覺後念此言似可驚余今識整菴語亦有物格則無物之論可謂妙合
長孫兄言知人之明不可學予曰大學格物二字是如何解曰註訓事物曰固然然物字該得廣須合事物器物人物看知人之明卽在格物中如何不可學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卽理也明乎知人卽在窮理

盛聖傳問窮理集義俱屬學者積累工夫二者孰先彼此
分別又何如曰窮理是求道工夫集義是據德工夫窮
理然後能集義
人欲中天理易見天理中人欲難知問天理中如何有人
欲曰善勞是天理伐與施是天理中人欲也
許舜光問格致之說朱註似屬支離不若陽明直截曰朱
註說格物只是窮理二字陽明說格物便多端今傳習
錄所載有以格其非心爲說者有仍朱子之舊者至於
致知則增一良字以爲一貫之道盡在是矣緣陽明把
致知二字竟作明明德三字看不知明明德工夫合格

致誠正修俱在裏面致知只是明德一端如何可混且
說個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該括不知窮理程傳問何
爲凡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
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
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玫圖然後明
白純粹良知致得去否故窮理二字該得致良知致良
知三字該不得窮理
陽明有言少與友人爲朱子格物之學指庭前竹樹同格
深思至病卒不能格因歎聖人決不可學格物決不可
爲予曰此禪家參竹篦子之法非文公格物之說也陽
明自錯乃以尤朱子何耶
純男問張華博物一種學問亦可稱格物否曰格物是格
其理博物是識其物內外之別截然不同若夫觀河圖
而畫卦觀洛書而演疇則直於一物之中識天地之全
理斯真格物之極功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斯
余嘗言洛書理數格物理雖河圖洛書亦格物理也然亦
無難者只要識得天地陰陽奇偶之數分明透徹則盡
天地間之物皆可演疇畫卦不必河圖洛書也
滿天地間之物皆可演疇畫卦恐未必然天地間只有此
理理無形見之於象有象則有數有數則聖人皆可因

之以求理矣聞昔共狀元作烈帝神籤訣無從着想每
日出門遇一人見一物則作一訣後來無不奇驗豈非
凡物俱可演疇畫卦乎
或問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隨事討論則精神
易敝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如何曰隨事討論
亦是心去討論登曰心明則無不照所照者何物亦即
隨事精察也先儒論道雖各持一論要之實相通貫其
彼此交譏者未免有勝心也問程子一草一木亦皆有
理之說如何曰草木陰陽五行之所生陰陽五行不可
見而草木則可見故察其色嗅其味究其開落死生之

所由。則草木之理皆可得。本草所載。月令所記。皆聖人窮理之一端也。要之此皆聖人心體潔淨。知識通明。觸處洞然。故能如此。今人爲私欲耗利所汨没。心體窒塞。即萬物當前。往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何能格物。

亦史問。温公扞禦外物之說。朱子非之。以爲外物而可禦則是絶父子而後可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知仁敬。又必閉口枵腹。然後可得飲食之正。絶滅種類。然後可全夫婦之別。是否。曰温公扞禦外物之說。固非文公駁之亦過。温公之意。不過謂扞禦物欲。物欲既去。則知見自

能通明耳。此言於學者亦大有益。但格物二字是大學入門最初工夫。古者十五入大學。十五之時尚屬幼小。於物欲未必深染。且知識尚未開。不教之以如何爲理。如何爲欲。彼安知所謂物欲者而去之。況物欲既去則直可謂之修身矣。如何纔能致知。故扞禦之訓。與耽染物欲之人言。未必不爲無補。而實非大學格物之正訓。故不可據以爲說耳。若文公之言。則温公不惟得罪聖門。且毫無義理矣。其言行無太過

問王心齋語錄以格物爲格股之格。如何。曰凡人論理切不可好奇。一好奇則入於異端矣。

異微。問知是天良。如何却用人力去致。曰知者天與。致者學問。天與先天之事。學問後天之事。總之皆天也。致以天不致以人看。一致字便有尋向上去的意思。所謂上達也。上達便是天道。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蓋知覺運動。初無少異。其所以異者。人能致。禽獸不能致耳。學者豈可輕看一致字。

問人與禽獸之知。初無少異乎。曰此亦不同。禽獸止有血氣之知。無義理之知。人之所欲致者。正致其義理之知耳。若不致其義理之知。則此知全向血氣上去。與禽獸

又何分別。

東亭問人性皆善。則知亦皆善。此何用致。曰人性皆善。其不善者。氣稟物欲也。人知皆善。其不善者。亦氣稟物欲也。致則將其氣稟之偏。去其物欲之蔽。

蘇來問人能致知。則皆可至於聖人歟。曰知不同。致亦不同。知有生知。有學知。有困知。則致亦有此三等。生知之爲聖人無疑也。學知至於聖人亦不難。爲困知則氣稟拘蔽。非百倍其功。不能至聖人地位。

問古來聖賢。恐未有從困知入者。曰如曾子之類是也。夫子嘗言參也魯。則曾子之氣稟可知矣。而竟以魯得之。

此卽是從困知入又我朝羅整菴四十聞道自謂困知作困知記亦是一証

問世俗有極愚濁之人亦屬困知此等可入道否曰知有等級則道亦有淺深苟有一隙之明亦道也然氣稟旣雜終是爲天所限譬如貨銅鏡而大加刮摩之功畢竟與青銅古銅不同但不可謂之無明耳

見道之資與世俗聰明之資絕是不同每見有等極會讀書極會作文者語之以道則茫然不應而甚者負販反有點頭會意者則知入道別有根氣非世俗聰明之人所能彷彿也

聰明中天資有近道不近道愚魯中天資亦有近道不近道

人知識自十五以後日開一日古人知其然故令人十五入大學使之知識一歸於正若此時不聞大學之道使有邪知識入於胸中如油入麵不可復療矣今人不知自己爲邪知識所壞一聞大學之道反群起而爲怪嘲誚何由入聖賢之域哉

問孟子言不學不慮爲良知良能何用窮理始能致知曰不學不慮此言孝弟爲最初之心也究竟只孝弟二字便不可不窮理卽如曾子之受杖申生之殺身豈非發於不學不慮之良然畢竟少箇學慮在

致知須連上文誠意看欲誠其意而致知則所致者皆本然之良知矣不然便是聖人教人使乖

知是心上一點靈只要識個端緒擴充推廣正如火然泉達可以彌於六合

人心之靈不可泯孰爲善孰爲惡豈不自知只瞞却本心便一向胡行亂做致知只不昧本心而已

王新建於致知之中增一良字極有功於後學蓋恐人以世俗乖巧爲知也然亦是要單提此語作話頭故耳若連上文誠意讀下知豈有不良者乎

或問帝王格致之學何如曰帝王格致以知人爲大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是也又問卿大夫格致之學何如曰卿大夫格致亦以知人爲大女得人焉爾乎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是也蓋士庶人之學無所借資須自銖積寸累又所及者小故不妨隨事精察若帝王卿大夫則天下國家之事皆其事矣若必獨斷獨行身親細務則是始皇之衡石程書王安石之制置三司條例也豈所謂帝王卿大夫之格致乎

石隱兄謂卿大夫之學在知人不必言矣若帝王生於深

凡從此起至大
書不入于支
離者此條
並換寫之

宮之中未嘗爲學何由遂能知人曰欲知人亦須早豫
敎御經筵尊師重傳敬天法祖是亦從小學大學立志
始敬中來至敬天二字尤爲吃緊並能敬天則時時有
上帝臨汝之念理欲之界截然分明接見羣臣之時自
能別其忠佞矣
茂寶問格致工夫若從人倫日用上體認天理人欲此亦
易辨卽如此鼎是亦物也却何處辨他天理人欲曰此
鼎耳中足正上可安物下可置地上此天理也不然是
反居上耳反居下則非天理矣曰雖非天理亦未見得
是人欲曰人欲只是與天理相反須活看不循天理而

從己之意見是卽人欲也
或源兄問格致之義必以讀書窮理爲主則愚夫愚婦不
能讀書者此道遂不可臻耶然則中庸所謂與知與能
者又作何解曰格致之義原爲十五入大學者說也故
以讀書窮理爲主況讀書二字或不能概之愚夫愚婦
若夫此心此理雖愚夫愚婦亦無不同窮理二字何不
可說
予少讀朱註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竊疑格訓
至物訓事則格物當爲至事乃於至字上又轉出窮字
事字上又轉出理字似爲支離及後讀隨事精察之言

不勝恍然乃知格卽精察也物卽隨事也知所以精察
之爲格物則窮至事物之言不嫌其爲支離矣
問禪家最喜言悟理學家多不喜言悟閒有喜言悟者如
宋時陸象山楊慈湖我明陳白沙王陽明儒者又詆爲
禪學畢竟悟字境界是有是無曰悟字境界安可謂無
凡體驗有得處皆是悟只是古人不喚作悟喚做物格
知至今人把此箇境界看得平常禪家却於此換箇悟
字悟者如醉方醒如夢方覺字義儘是警策但儒者悟
後只自平常禪家便把悟作希奇道路又儒之所悟者
實禪之所悟者虛所以儒者不同其實悟之境界則未

嘗無也象山諸公學術近禪只爲矜道一箇悟字
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斷悟頭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
敲擊不已火光始現然得火不難得火之後須承之以
艾繼之以油然後火可以不滅得悟亦不難得悟之後
須繼之以躬行深之以學問然後悟可以常繼不然而
動稱忽然有悟言下不省此正如擊石見火旋見旋滅
耳安足尚乎
悟到時心體最妙最樂覺得眼前天地分外分明另是一
種境界眞有不知手舞足蹈者予丙子始悟得仁字時
正在困窮拂鬱之極處清夜獨立呼天自明此時人境

俱絕忽覺得天心一點獨與吾心相照因念人心
即天理天理即人心只此便是仁字求仁得仁吾又何
憾乎生時憂悲憤懣困苦不平之氣不知何往是後只
認着仁字做去不論人知與不知諒與不諒此心無刻
不泰然自適無向時不平之意又丁丑悟得敬字爲心
法貯正行到州治西邊土墻缺處時敬字工夫下手已
二月餘但未得親切透徹忽此際豁然貫通覺得上至
天下至地前至古後至今大至陰陽鬼神細則一物一
事無一不是敬字通貫千聖心法一時俱見不覺手舞
足蹈躍躍欲舞如撤藩籬天地間更有甚快樂處則

知釋家言悟未嘗錯此境界但虛實邪正有不同耳
予悟得敬字爲心法時見得滿街人都只是這箇心這箇
心都可以做聖人却人人不能做聖人只爲少這箇心
法在此時何止手舞足蹈舉止動作眞如在春風中也
未悟時窮理與既悟時觀理煞是不同未悟時窮理如初
來走路東西南北俱要仔細尋問既悟時觀理只是信
步行去山川風月俱入胸懷自是十分自在也
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
可思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故孔子曰學
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古

來聖賢未有不重思者思只是窮理二字
或曰思便是強探力索曰所以惡夫強探力索者謂其嫉
探穿鑿也若從理精思久之自然有得正古人所謂思
之思之鬼神通之者豈得以爲強探力索而不思乎其
有不得者仰而思之又如何解
思如炊火然到時如火候炊火可以着力火候着力不得
只久久純熟待其自至然炊火亦有法火力斷續則難
於熟此孟子之所謂忘也火力太猛則易至焦敗此孟
子之所謂助長也勿助勿忘此中自有箇妙處在
惟上智與下愚無悟上智非無悟不用悟也誠者天之道

也堯舜性之也下愚亦非無悟不欲悟也自暴自棄也
梏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也
今人之悟與古人之悟不同古人有教有養從幼自天理
中養出偶然違背不久反正正如離家未久之人還家
固其常耳今人教養俱無從幼便失落父母忽地望見
家鄉如何不教人手舞足蹈
聖賢悟後只與人說其悟與天下共之故其樂也不過吟
風弄月手舞足蹈而已禪家悟後不肯與人說其悟則
一己秘之故其樂也至於猖狂跳躍怖喝訶罵無所不
至自明眼觀之總謂之惚恍要之即果然大悟亦何至

如此然禪家亦有不得不然者他所悟自不可對人說所謂我說與汝汝却罵我也

五經四書皆無悟字非聖賢無悟亦非聖賢不用悟凡言覺者皆悟也又言知言喻亦皆悟類也但言覺言知言喻理甚平常禪家換箇悟字使有飾智驚愚的意思

問濂溪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豈亦所謂悟耶曰豈特周子程朱之學無日不教人窮理窮理有得即是悟也其實只是箇物格知至

朱子補格致傳有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說這箇境界

有友人問儒門有悟法否予曰安得無悟曰何謂悟曰予能一旦覺其前日之非而豁然就今日之是即謂之悟矣曰悟若是易乎曰悟安得易予試思前日非處何在今日是處何在友人不悟予曰未也知其非矣何以行其非知其是矣何以去其是能如此則悟不能如此則不悟友人復不語予曰然則悟終不易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格致類

學字雖兼知行然畢竟知一邊多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及仕而優則學何可見陽明良知之說勝至有訓學爲覺者良可歎也

讀書不費精神且能長精神凡言費精神者皆不善學者也程子則老而衰斯言人有味在

讀書當思致遠若不知致遠便爲一二項書所縛假如史書一項若欲廿一史俱淹貫則一生頭白矣詩文之類俱然豈不可惜但智小謀大力小任重則又往往博而無成當如胡文定教學之法經義之外視己才力所近專習一事似爲易造其有才力者自當務爲全學

求放心然後可以讀書讀書正所以求放心蓋交相養互相發

凡看書須句句就自己身心上體貼又要就做書上說話做去待做得有些滋味便覺得書上說話句句親切看書愈加明白矣即如學而一節如何是學如何是時習如何是時習便說體貼之後便把來一一躬行自然書與身一聖賢言語句句不錯不然只就今日看去讀書

是最苦事了如何聖人反說時習而悅

凡讀書能開闊只是信得過

問朱子有言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四字請下註腳曰徧布周滿只是無滲漏曰如何便無滲漏曰學問思辨行步步着力便無滲漏

凡發頭必不可無古人書如言行錄伊洛淵源之類使心目常常與古人相接自然意思不同如止看詩文恐溺於世俗

人有以講學為苦者予曰講學未有所得是最苦事既有所得則講學之樂其味無窮人不肯做下手何由得樂處

讀書不絕于臧念頭終無得處亦終無樂處

凡讀書須識貨方不錯用工夫如四書五經性理綱目此所當終身誦讀者也水利農政天文兵法諸書亦要一一尋究得其要領其於子史百家不過觀其大意而已如欲一一記誦便是玩物喪志

謝上蔡見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以為玩物喪志及明道看史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有悟却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愚謂上蔡不服固非即以此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亦非也凡人讀書皆不可稍有忽易之心亦不可徒存記誦之念有忽易之心則掩卷茫然事理俱無所得有記誦之念則隨人可否事雖察而理或遺故上蔡記誦而明道以為玩物喪志者懼其詳於事而畧於理也明道看史却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者求詳其事將以深察其理也凡讀書之人皆當以此為法奈何獨以接引博學之士哉

玩物喪志四字今人最易犯假如一部通鑑只平平看去依傍舊斷是曰是非曰非矮人觀場隨人笑罵絕無一些心得雖有多少大事被前人斷殺如此雖記得一部廿一史只是死書有何益處

讀書不能窮理俱是玩物喪志若能窮理即記誦亦不妨愈熟愈妙

記誦之功讀史不必用若五經四書太極西銘之類必不可不成誦不成誦則義理不出也

古之學聖賢易今之學聖賢難只如讀書一節書籍之多千倍於古學者苟欲學為聖賢非博學不可然苟欲博學則此汗牛充棟者將何如耶偶思得一讀書法欲將所讀之書分為三節自五歲至十五為一節十年誦讀自十五歲至二十五為一節十年講貫自二十五至三十五為一節十年涉獵使學有漸次書分緩急則庶幾

學者可由此而程功朝廷亦可因之而試士矣所當讀之書約畧開後

十年誦讀

小學 文公小學頗繁愚欲另編節約幼儀語見前卷

四書 先讀正文後讀註

五經 先讀正文

周禮 柯尚遷者佳

太極通書西銘

綱目 先讀綱又有歷世紀讀秋槃錄等書載古今興亡大槩俱編有歌括宜先諷讀

古文 宜先讀左傳國策史漢八大家文理易曉易於記誦俟十五歲後可也予近有書鈔一編

取古文中之有關於興亡治亂者後各爲論使學者讀之可知古今似可備覽

古詩 離騷經陶詩宜先讀予近有詩鈔一編專取漢唐以後詩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論似可備覽

各家歌訣 凡天文地理水利算學諸家俱有歌訣取其切於日用者暇時記誦

十年講貫

四書 宜看大全

五經 宜看大全

周禮 有柯尚遷註近有集說亦好

性理 尚宜重輯內如洪範皇極律呂新書易學啓蒙皇極經世等書俱宜各自爲書不必又集

綱目 宜與資治通鑑紀事本末一書同看仍以綱目爲主

本朝事實

本朝典禮

本朝律令 按此二書最爲知今之要而今之學者至有終其身未之聞者蓋國家旣不以入功令而又無欽定之成書無怪乎學者之不讀也

文獻通考 此書與綱目相表裏不可不講

大學衍義 衍義補 理學經濟類書之簡明者不可不講

天文書 宜專學曆數

地理書 宜詳險要

水利農田書 有新刊水利全書農政全書

兵法書 孫子吳子司馬法武備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俱宜講究按以上四家皆

非全才或專習一家亦可

古文 左國史漢八大家

古詩 李杜宜全閱

十年涉獵

四書

五經

周禮 以上參看註疏及諸家之說

諸儒語錄

二十一史 或旁及野史

本朝實錄及典禮律令諸書

諸家經濟類書

諸家天文

諸家地理各省輿地志或方及堪輿家

諸家水利農田書

諸家兵法

諸家古文

諸家詩

已上諸書力能兼者兼之力不能兼則畧其浮濫而專其講貫又不然則去其詩文其於經濟中或專習一家其餘則斷斷在所必讀庶乎者俱爲有體有用之士今天下之精神皆耗於帖括矣誰肯爲真讀書人而國家又安得收讀書之益哉

自漢唐以來皆以五經爲聖人所定尊經之士幸取五經而表章之或添註疏或增論辯無慮數千百家五經而外則以爲非聖人所定而忽之其有擬經續經者咸共非笑詆排以爲得罪聖人莫此爲甚此世儒尊經之過而不知經之所以爲經也惟易其天人之理究完全全無少欠闕爲不可擬亦不必擬其若書與春秋即後世之史也春秋專記事實書則兼載文章亦即後世古文之類詩即後世之詩也禮則紀三代之典禮後世帝王

代起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禮未嘗無也故愚以爲五經之中唯易在所不必續其如詩書禮春秋皆在所必續今惟綱目一書爲繼春秋而作其餘三經則皆無敢繼者一則怵於王通擬經之譏一則泥於孔子删後無詩之言也世儒之言曰後世之詩文豈能如三代之詩文後世之禮豈能如三代之禮此言誠然然即三代之典禮文章亦非盡皆可爲法則者如書之呂刑文侯之命詩之鄭衛諸篇禮則三代亦有得失此世運升降使然三代自不如唐虞漢唐宋自不如三代聖人删定不過亦但取其文字之有關係者存之以待後世讀者自辨其得失耳豈以爲此五書者自經聖人删定筆削而外遂無一字一句可復續五書而起乎王通續經之謬在續之而不得其正傳非經不當續也余不自揣有詩鑑書鑑二集書鑑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詩鑑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論以竊附於孔氏詩書之義雖識見淺陋意識膚而所不免於君子之譏然其心其志則尚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未識後世其能諒我否

太玄潛虛洪範皇極此皆擬易之書其精微既不能如前聖而又無補於後學殊爲無謂學者不必不敢議之又

從而尊之乃專罪王道不惟有耳無目亦可謂勢利矣
禮者天理之節文故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皆有意義
不必是古而非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則雖百代之後者其
禮必將損益百代乃秦漢以來其制作禮樂者多非明
理之儒而明理之儒則又多是古非今動輒有礙其原
多由誤認非天子不議禮之語蓋中庸所謂不議禮者
謂不敢輕議而改時王之制也若私居議論考訂折衷
此正儒者之事亦何罪之有焉孔子答爲邦之問是一
證也朱子儀禮經傳集解亦是此意而此書成於門人
未及折衷亦且多泥古禮而不能揆之於今使後世無
所適從愚意欲一依朱子集解所分之目如家禮國禮
王朝禮之類自三代以至近代一一類載其禮而後以
已意爲文以折衷之名曰典禮折衷庶幾議禮之家有
所攷據

議禮在朝廷甚難蓋既有拘忌又有掣肘意見分爭私心
角立從來議禮之家每稱聚訟良有故也即如近代與
獻皇帝之事張桂始議遂啟楊石齋諸君子然諸君子
之心無私而張桂之心則有私設以身處其時欲從諸
君子則於禮不可欲從張桂則跡類乎私而必爲諸君
子所枯擊遂一無可置喙矣時禮臣所書者陽明之高
足也以大禮事質之陽明陽明不答爲詩曰無端禮樂
紛紛議誰與青天掃俗塵蓋深見諸君子爭禮之非而
又不敢倡議隨張桂之後也故愚謂此等大禮儒者皆
當於平居無事時攷訂折衷著爲定說則後人可引以
爲斷不至有臨事分爭之患矣

禮記中如曾子問檀弓最好所謂儒者平居議禮而考訂
折衷也不如此不足以盡禮之變吾欲於典禮折衷之
後更爲或問以發明之

議禮中格致工夫最多今人久不講此亦爲學問欠事

致知工夫莫備於六書蓋天地間一物必有一字而聖賢
制字一字必具一理能即字以觀理則格物之道存焉
矣許氏說文雖畧存古人之意而理有未備吾友王子
石隱作六書正論每字必據理精思直窮原本其精確
處竟可作爾雅讀爲格致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讀史當以朱子綱目爲主參之資治通鑑以觀其得失益
之紀事本末以求其淹貫廣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記覽
然約禮之功一綱目足矣資治通鑑紀事本末猶不可
不讀二十一史雖不讀可也備查足矣

二十一史列傳甚冗亂其諸志却不可不讀蓋一代之禮

欒州殷存焉未可忽也予嘗欲去二十一史紀傳別取諸志合爲一書天文地理各從其類是誠大觀文獻通考亦彷彿其意但終不若獨觀一代爲覩一代之全耳

讀史有必不可少諸書如歷代地理建置沿革歷代官制建置沿革年號攷甲子攷帝王世系帝王授受建都攷歷代統譜核實錄等書俱不可少愚欲彙爲一集名曰讀史要覽亦是便學者之事

讀書頓工夫最難人一歲中每多事務擾亂能讀書時不過三之二耳綱目一書合前編及宋元不下萬餘紙應務之暇日讀五十餘紙亦須得二百日況又有考試雜書間之是一歲工夫止足讀一部綱目何以卒事愚意學者有意讀書決當離家入山謝絕試事分年讀書每一項書作一年讀如通鑑綱目紀事三書便可作一年讀過亦快事也

讀史須一氣看過一氣看過則前後事連貫易於記憶

讀書連早起夜坐辦日之力性敏者可得二百葉評點攷索之功俱在內更多則不能精察矣綱目通鑑紀事三書不下四萬餘紙值二百日其餘日以當反覆玩味優游涵泳之功是三書者亦可以無憾矣

看二十一史只當在長夏不用評點只約畧翻過其志書另作一項看

時文靖云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讀深考愚謂孔子動稱周家法度雖周公制作之美亦從周故也予每笑後儒學孔子亦動稱周家法度而於昭代之制則廢而不講亦不善學孔子者矣

居官而讀律令所謂入國問禁也昔陸文量公嘗言國家當設宰相及讀律令有以役官員人等有妄言設立宰相者滿朝文武大臣一時執奏將本犯凌遲處死不覺失色因嘆爲官不可不讀律令今學者奈何忽諸

文獻通考與綱目相表裏綱目詳歷代之事實通考詳歷代之典禮皆學問之所在也今綱目頗於學宮載在功令而文獻通考獨否此世所以鮮實學之士也

劉元錫兩史下編朱健治平畧二書宜與通考參看

修己治人之道具備於大學西山衍義瓊山衍義補則旁通而曲暢之者也學者能熟讀深考則於修己治人之道其庶幾乎

能讀衍義衍義補一書則知天下無一書不可入大學其不可入大學者皆無用之書皆無益於修己治人者也

或問天文書係國家禁書不宜看者非也國家所禁在占驗之書恐其妄言禍福耳若曆數則人人當知亦國家

所急賴自立法以來從未聞有以天文曆數犯禁者如
徐光啓邢雲路諸公則又明明以天文曆數建明於時
何可不學也
曆數或可不必學而天文月月五星運行薄蝕之理必不
可不知此儒者之長非一技之可也觀古諸大儒可見
地理書皆詳險要一統志所載多泛記山川人物名勝而
於險要獨畧或亦朝廷秘慎之意然學者必不可不知
也予嘗取二十一史戰爭之下其有關於險要者分省
分郡各以類註頗有關學問以未得其暇屬虞九臣源
聖傳而兩兄亦未暇聖傳竟稍成之大有稗益

水利農田是一事兩書可互相發能知水利則農田思過
半矣
兵法儒者不可不習此雖毒天下之事而實仁天下之事
儒者不習而顧使強武之人習之得以肆行其不義此
天下之所以常亂而不治也
有書不可看重疊書徒費心目如唐荆川左編李卓吾藏
書鄧元錫函史上編不過將史中諸人分門別類不用
更看
凡讀書分類不惟有益且最省心目如綱目等三書所載
大約相同若綱目用心看過則此二書不必更用細閱

但點過使見序如復讀極省工夫然須一齊看去不可
看完一部再看一部久則記憶生疎也其餘若理學書
如先儒語錄之類作一項看經濟書如文獻通考函史
下編治平畧大學衍義有經濟類編之類作一項看天
文兵法地利河渠樂律之類皆然成就自不可量也
則孔子教人先以博文後以約禮朱子亦使人先博而後
求之約故程子為學泛濫於釋老者數年然後反而求
之今吾輩為學如釋老之類亦當博識否曰若論見處
釋老當時程子師朱子未見李延平時亦嘗學禪於開
識王陽明羅整菴少年皆曾學禪只是各人力量不同
有與之出入泛濫而不為之惑者大程子是也有學而
後知其非者朱子與羅整菴是也有始而學焉而棄焉
而終未免稍涉其餘習者陽明是也吾等欲為大儒獨
任斯道之責二氏之書豈得閉而不窺然須各人自審
力量何如若力量不足不如且守先儒淫聲美色之訓
益先儒決不作欺人語決不誤人不可厭常喜新貪多
務博遂至墮坑落塹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格致類

或曰人之有文章猶天地之有花草若文章不藻飾是花草無色也予曰與其為花草毋寧為五穀敎民稼穡古者稱為聖人若種殖花草則塲師而已矣

凡人好作古文辭只是義理不深有得辭章有味故往往技癢昔胡文定公少喜為文後篤志於學乃不復作其辭召試有曰少習藝文不稱論如旣捐華落實取理明旣覺昨非更無餘習可謂勇於割愛矣

人有以文學自矜者予曰須知王楊盧駱之上有韓柳歐蘇韓柳歐蘇之上有韓范富歐陽韓范富歐陽之上尚有周程張朱及孔孟在

古文詩歌人不可不學然亦不可太費心力古文取其暢達詩歌通聲律辨體裁取其足以寫情而已若泛作無益論記小文及窮研詩句不過一文人而已吾人責大任重心力幾何乃竊浪擲善乎吾友郁子儀臣之言曰使先知覺後知乃是聖賢立言本意今人乃以做古文詩歌為立言失其旨矣

凡人自十七八以前古文不可不學至二十四五以後則學道為上無暇及矣須於少年時一氣趕過陽明未遇湛甘泉講道時先與同輩學作詩文故講道之後其往來論學書及奏疏皆明白透快吐言成章動合古文體格雖識見之高學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少年時一番簡練揣摩也學道之儒不重作古文辭只恐人溺於辭章之習若藉以發揮道妙則此一段工夫亦不可少

學古文須學大家大家者韓柳歐蘇曾王是也韓筆力高歐度妍蘇氣妍柳小文佳王識力最如大文字尤不可及雖老泉父子亦退三舍曾少鈍然亦醇正總名為大家以其得孔子辭達而已之旨也

古文中左國班馬筆力非不更高然古今稱為辭旨簡古若有意學之恐反涉艱深然亦各有體裁如碑記自當學韓書序自當學歐論策自當學蘇敘事議論自當學班馬左國至於詔誥册命則又當上法典謨未可一例論也

凡古文皆有體式如詔誥冊命書疏啓檄露布之類各有規矩各有家數學作古文須要曉此各項方是有用文人不然則亦無用之辭章而已矣吳江徐師曾辨文體明辨甚得此意然其意主於博收翦裁頗欠識力愚意

欲節去其無用而煩冗者
及中竅不中竅處病未能也
細爲批評指出中間異同
韓歐之文皆與道相近然而終隔一層者以其志在爲文
欲借道以傳文非借文以發揮吾道也此際主客之分
自有毫釐千里之辨
韓歐之文秘意依傍吾道然終有客氣以其有要好的意
思在故也若聖賢爲文只是隨手寫去祇取理明辭順
而已然人已自不可及
人能識得韓歐文字中客氣處可與語文可與語道矣
人斷不可學子書子書是不上行面不入體裁文字一學
便入小家數
四六文竟不必作唐文所以爲四六者束於功令耳今則
未嘗有功令何苦取青儷白即使能工亦記室之才耳
四六文不必作亦不可不知蓋四六中長短相接俱有法
聲韻平仄俱有粘聯蓋古人四六自見今人動謗四六
而粘法俱未之知可爲一哂
三都兩京是天地間第一種無用文字即古人有用賦以
諷諫者終是隔一層亦無所取
古文濫觴於魏晉如七啓七發連珠之類俱是天地間無
用文字如文選者即不讀亦不妨

文字須看其源頭如原離騷纏綿蔓衍於文辭而意在忠
盡則朱子取之韓子原道特以明道德仁義而意在爲
文則程子以爲倒學立心異也
古人之教莫先於詩謂其可以諷詠觀感得性情之正也
今詩教已廢三百篇雖存其意趣深遠學者未能卒曉
當世所習者唐人詩何而已然亦莫非詩也愚意欲於
古詩中取其性情近正有合於興觀羣怨之道者輯爲
一編批評標識置之案頭時時諷味可爲性情一助
凡欲作詩須當養得心體好心體平善則所言自無偏僻
放蕩昔人論周禮有云此自聖人廣大心中流出予意
作詩亦當從廣大心中流出自然溫厚和平
所謂作詩亦當從廣大心中流出則凡古人之詩涉於哀
怨者俱異耶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此
正從廣大心中流出也不然則好色而淫怨誹而亂者
多矣
詩不當從沈約韻約韻皆吳音人知之而卒從之者人好
學唐詩則韻亦從唐韻矣洪武中既有正韻頒布通行
經數人儒訂正較讐甚精奈何不從耶
古人不重聲韻故曰書同文不曰書同聲以聲有五方不
可強同也觀詩三百篇大都用叶則知聲韻可通而用

之矣不必拘拘其韻某韻也必欲用韻亦當以中州爲
主。
詩不論漢魏六朝唐宋只不失三百篇之意爲妙唐人詩
李杜並稱而詩家尤重杜者杜得三百篇之意爲多也
詩家最低惡品如唐伯虎花月吟及羅文五平五仄之類
次則香奩體李長吉體皆不入格者也今之學詩者往
往喜效諸家夫詩以道性情花月迴文性情何在香奩
長吉則其性情不入於淫必入於鬼矣學之何益
如溺而不改則其人亦不足重
詩家限韻步韻亦是惡套古人賦詩相答只是歸古詩以
見志耳後人以詩相酬答亦是常事然必限韻步韻使
專尚才思有妨性情
做詩須脫今詩人氣得古詩人意花鳥竹石風雲月露今
詩人氣也溫厚和平興觀羣怨古詩人意也
詩言志詩者志之所發也有志而後有詩故或直敘其事
而爲賦或有所感觸而爲興或有所諷刺而爲比皆言
其所志耳今人並無所志而終日矻矻命題賦詩正如
三家村學究埋頭舉業詩意何在
作詩之家能合興觀羣怨者雖人有幾首然求其全部大
旨俱合者雖騷而後惟陶淵明杜子美在明則劉文成

陳白沙其他如李太白白樂天陸放翁亦合格者多皆
由其立心正也作詩者不可不讀
邵康節擊壤集又是一種詩竟可作語錄讀然猶未免有
頭氣至白沙之詩則合道理與風雅爲一矣其所作詩
有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云云蓋欲合子美堯夫爲
一人也
予近輯詩鑑自漢唐迄明取其詩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
後各爲小論頗欲彷河汾之意未知當世之人其許我
否予如陶杜劉陳意欲另批詳其全帖太白樂天放翁
諸人則附之何未及也
康節與白沙之詩終是一家意欲更選其佳者與宋諸儒
理學詩另爲一集以爲學者養心之助亦最樂事
詩餘曲子其辭愈流其詞愈淫愈趨愈下矣然宋以詩餘
元以曲子著其間亦儘有可當諷刺可勵風俗者但
學者既有志於道則詩文且爲末技況詞曲乎且一入
其中則喜爲淫靡者什之九能爲正聲者什之一矣不
作可也
或問作制義法曰祖述孔孟憲章高文上律先賢下襲時
彥曰祖述三言既聞命矣時彥何爲襲之乎曰將以致
用也成弘之觀非嘉隆之渾灝易時而試則皆不售矣

故君子明理以致用長短豐約一因乎題若大字窮何溢以為襞積者不取也

向來謂人但當盡力讀書至於舉業只就臨考時略做一二月工夫便可應試以今觀之止不其然凡事俱要純熟做透如炊沸湯務使百滾待火候既到方可停息其後或温或煖皆可不時取用若火候未到稍斷不可强作大家也要緊處止在少年時一氣趕透

前後場取士分明是經義治事此法過漢唐宋遠甚然於教養之方尚未講所以士人當未達時專意帖括無真實工夫至應舉作為文辭亦只是浮言浮語

制義體裁甚妙然尚有可議者必拘口氣一也聖人之言惟聖人能言之後學之士以我証聖當使其自言所得求合乎聖人之道而觀其不悖與否不宜徒使效顰學為揣摩之語必主排比二也排比之體近於聲偶文東聲偶則難以暢論往往拘忌體格不能發揮旁通此俱制義之弊愚謂制義當作論體凡上下古今百家諸子俱得旁引曲喻從言無忌庶可窺見胸中所學

凡制義出題亦當為論體如顏子所好何學論是也如此方可見人本領學問

童試雖小事然亦是士人進身之始命題必須正大所以端其志趣國初皆是如此慶曆之際始競為小題或枯或空或縮脚窮工極巧務極其醜止取儇慧不顧義理不知祖宗取士之意何在所以慶曆之末人尚虛誇士習人壞亦是世代一大升降處至後而又變為巧搭破壞聖經割裂文義害義傷教莫此為甚後生小子都教壞心術而不知君尤以為巧有司以之衡文督學以之課士習久成俗漫然不知甚可歎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有聖人起必為析言破律之誅無疑不能不追咎慶曆諸公也

或以制科文為不傳者非也唐之詩賦即唐之制科文然俱傳矣況今之制科文又皆闡發聖賢道理者乎傳至後世即為古文矣吾知其必傳

國初如王守溪文真制科文無一語溢於功令之外至荊川則以古文氣行之矣至慶曆則全失制科本意或學為史傳或學彷子書或攙入二氏或戲作世說甚至以聖人之言為優俳小說其侮聖言一至於此積而至於今日豈一朝夕之故哉

文章至黃陶菴真一代之鉅語語是本源中流出古文制義經濟理學一以貫之可與荊川並傳吾友陳子言夏作理學題尤極透亮亦是本原中流出也學者作

文須是本原中流出

文章學墨卷則易於中式然全注意體格則不能發揮胸中所得亦須行以大家氣

或有謂予不宜著述者予曰君子之所以不得不與俗同者衣冠禁令也君子之所以不得不與俗異者讀書著述也衣冠禁令而必欲爲奇異則無以容身讀書著述而必欲爲苟同則無以立德

或有謂予著述不當示人者予曰其人而不可與語者必强而語之吾不敢其人而可與語者必强而秘之吾不能孔子所謂不失人亦不失言吾將志之矣不然而一味秘鑰是謂天下無好人也又何取著述爲哉

聖人作而世與是任大貢重使達而在上則凡井田學校前人已壞之法皆其事也窮而在下則凡理學經濟前賢未備之書皆其職也雖砣砣孳孳夜以繼日猶將不足豈得自托涵養悠悠終日乎

聖賢在下功業只在著書然時未可爲不將行位行道不可望即教育英才亦不可得寂寥數人窮居談道風聲既不足以取信方日耳又不足以及後世雖精有聞道而不能推予之所有以公之天下後世是亦聖賢之所不取也孔子刪述六經無論矣孔子而下得之最者莫如朱子然朱子一生功業亦只在著書試讀其年譜工夫是何等樣精密陸象山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雖明理盡性之人無貴多言然先知不覺後知則恐不肯之人何所取法後世愉惰好高之人尤得藉口而引以自況

又曰身有隱病用文之遂以無病及用服隱念亦淡詩周之中庸可斷也

或云吾論學在人成書在人著書在人若子不必也書何傳之因方琉之後世則君子不必必也聽之天而已或云人何有一段精神天與不肯埋沒是殆不然以爲精神雖大於周孔然周公載籍綴於諸侯孔子之六經燔於秦政雖後世終能裒集而表章之然而殘闕壞亂者亦不少矣思之能無泫然

朋友之功可以配天何者君子能著書不能使之傳世惟天能使之傳世然天亦不能使之傳世讀其書而心好之者能使之傳世故曰朋友之功可以配天子雲太玄當何是云然微桓譚則幾不傳而況不爲子雲者乎乃讀書而心好之者不可得甚至有嫉其書而惟恐其傳者朋友之德又可以配兵火噫亦可畏矣

君子之於天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苟吾書得行吾術用使天下識一分道理享一分太平則君子

之心畢矣凡有功業皆與人共之者也著述者無論矣讀而傳之者居其半表章而尊信之者居其半處而措之行事者居其半苟於斯道有一分之力則於斯道有一分之功不任其功而反欲任過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從世書籍多燬於兵火因念藏書之法庶民無力斷不能藏即學士大夫其力不足以博及亦不足以垂久遠能博及而垂之久遠者其惟天子乎然天子至易代而藏書之力亦窮矣有一法焉藉天子之力而不煩天子之守其法可以傳之百王而不能易垂之萬世而無弊則惟藏之孔氏乎孔子自有周以來其間歷漢唐五代宋遼金元世界無慮百數然一王興則一王尊信一代立則一代表章即盜賊强暴未有不過之而敬去之而不敢犯者誠使王者於此申藏書之法於鄒魯閒擇名山勝地定為藏書之所區別群書分為數種如經史子集志攷圖籍典術百家之類類建一樓樓置一小擇孔氏子孫之賢者為之又擇其最賢者為之長使之任出納收藏晒暴補葺諸事授之以祿爵成則已其書之數於朝二歲則遣行人視之較其書之損益完缺而行其賞罰如是則書有日益無日損雖有水火刀兵盜賊變革易代之事於藏書總無與是誠至妙之法皆予無有行之者

凡天下學士大夫著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上之於朝朝廷使大儒較之而善則必藏其副於孔氏不特此也凡所藏書皆當使大儒較定必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始藏之其餘若雜經叛道者皆斥去勿用不可務多而反使有魚目混珠之弊也

凡書必當多置副本以備朝廷四方或有闕亡援取抄寫翻刻之用

凡五經四書及先賢語錄與夫天文地理樂律兵法宇內所不可少之書固當多置副本更當擇其精要者鏤板勒石必使之不朽且以便於摹印流傳其千古之盛事

凡古來聖賢所造儀象法物如金人欹器沙漏銅壺之類亦當彷式造為其副與書並藏以備後世變革之際或有亡失則取式於彼亦最要事

自三代以來凡經易代則一代之典章文物多致散亡不可得而考究文獻不足自孔子之時已有不勝其慨者矣此宇內無人以為斯文之責故也今既有孔氏使當世世奉之以為斯文之主也文獻何憂不足故愚以為王者倘能藏書於孔氏則凡一代典章制作與夫累朝實錄史館一成即送入副本後世斷無亡失以資求之

民間採之閭巷而有壯漏傳疑之事不待鄒魯之間可用此法藏書凡天下郡邑名山皆當彷此爲藏書之法相擇勝地廣置書籍聘禮先代聖賢之後優其廩餼使典其事相戒雖有鬭爭訟獄兵火盜賊之害不得入其處久之則天下自然習以成風詩書日盛道義日尊矣今吾儒不能而顧使釋氏得其術是以其徒日繁而其書日多其不胥天下而化爲釋氏者幾希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誠正類

誠意是敬字逐條工夫正心是敬字一片工夫正心時之敬比誠意時之敬非有增益只是打成一片耳所謂物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也

誠意之敬如有物在彼而把鏡照之正心之敬如明鏡在此而物來自照

心如田意如田中所生之物誠意者去稂莠而養嘉禾也人初用功時雖知爲善去惡然工夫未能純熟只好嗔做誠意嗔不得心正譬如墾荒初闢田禾未熟雖稂莠已去嘉禾已生却只嗔做好種嗔不得好田心正春耕種已久田腳肥好今人所謂熟田也此可以得心正意誠之辨矣土無有不生物猶人義理之性然土有肥瘠田有高下猶人氣質之性善惡不同有或相倍蓰者矣栽培耕種則學問之功也得於天者有多寡則工夫之難易迥然不同可不勉哉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沙磧不毛之地雖樹之亦不生乃今人資稟未爲下愚者本可樹藝本可爲良田而甘使其心爲沙磧不毛噫可慨也夫

田脚有善有不善此爲氣稟之拘雨暘有時有不時此爲物欲之蔽內除草穢外設溝防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

草有名香附子者田中一生此種則日長月盛田遂不可治非大肇發挑去一二尺則不能斷根嗟乎人心之爲香附子者亦多矣能大肇發而斷根者誰乎

誠意須從篤信好學中來不篤信則不能誠意不好學則意亦不可得而誠

誠意是作聖根基若此處立脚不定到底須塌下來

意本是誠其不誠者後來之私意也讀孟子論四端章可見

大學誠意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朱子註曰誠實也二語合看始甚一是反言以明之一是正言以釋之欺便不實實便不欺

人心之有意如草木之有芽此處須要愛護保養方得發生充長若照顧不到少間便爲私意所餂如萌芽出土爲虫蠹所害雖有嘉種亦復何益

誠意須要識個充字能充則火然泉達極之可以與天地參不然只死煞守這意在終不長進

一意誠意大意要誠小意亦要誠以小誠爲無益而勿爲以小不誠爲無傷而弗去譬猶千尋之木或折於徑寸之蠹萬斛之舟或沉於一線之隙

人有邪妄固是心不正亦由於意不誠蓋邪念發時雖知斬絕而未有如惡惡臭之誠故也日間有些子萌芽夜間便復再發古憂兒亦云好人决不要作賊

如惡惡臭較如好好色更難好善進得十分惡惡只好進得五分予嘗以爲佔狷介之人而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可以觀矣

張九烈來見與予論報應之說謂予曰善惡皆有報而好善之報每薄於惡報何也予曰然他只是爲善之心未必如爲惡之誠

爲善之心有一毫許好的意思便是不誠若决江河方盡得如好好色分量

爲所不爲欲所不欲卽是自欺

不識敬天二字意終不可得而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欲盡正心分量非窮理盡性未易語此工夫至此其庶幾乎

一心偶正便是誠意無意不誠便是正心

到得正心便是一片光明境界

已發未發中和之德一息斷絕便不是心正正心工夫直是渾成無縫

蛟峰方氏看正心一章分兩段看上一節說心不可有所
偏主下一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妙絕若釋氏便說心
不可有亦不可無矣

心體二字最妙謂心之本體也此是未發境界學者須時
時自驗心體方得

心體須常是廣大寬平又須常是光明洞達

舜光問日來用力操心反覺心中擾擾何也曰此正是汝
心清故舜光未達子曰汝向來未嘗操心雖心中終日
擾擾何由知得今汝知得心中不清是汝心清於往時
也

胸中無事聞草木禽鳥之聲覺得分外親切

人當心中無事之時裁度義理鮮不中節至於喜怒一臨
蔽於有我便顛倒謬亂莫知所措人能使其心靜虛雖
遇有事常若無事之時則應事接物無有不當者矣孟
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二者工夫最是要緊

朱子註不動心云心有主則能不動矣竊自驗之心無主
固動即心有主之時亦未必遽能不動譬如一家之中
卒有盜賊事變主人雖有未必皆鎮定舒徐此主人弱
故也要得主人强須是集義工夫透

問夢境恍惚何以定其敬不敬曰只不失其本心便是曰
有一夕之夢而善惡不同如何曰亦是心雜

正心工夫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俱不可有所是矣然又
有不可一例論者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又不可以
有所論矣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方盡得正心分量

與天地相似工夫只在慎獨上

人若於獨中打得過其精神快樂尤勝大庭廣衆中十倍
先儒謂纔有一息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二句須
於幽獨中體認人是得力

又不至處孔以為草長盈尺尊業皆為閒不用則草長之

朱子曰然人心去惡譬如除草草長盈尺未有不知惡
之者方其初生寸許時則以為微而忽之矣須是見草
即除纔動古人所以重慎獨之功也

見草即除猶是第二義使其心為康莊大道自然寸草不
生

王龍溪問求放心曰放心不用多求若求便是已放孟子
說個求放心是為不知放心者言若既知放心則收將
來時便有個拘管之法則如何是拘管之法曰心是活
物不可死拘捉住又不可空空地操存只是不要放
他閑過只有六字必要常惺惺耳也論語弟子

入則孝出則弟一章君子食無求飽一章皆是不要使
人閙過此便是求放心妙處
譬之種田田土亦是活物斷無不生物之理若不去播種
却只從他生草把鋤去鋤把石去磨都不是只是把嘉
種去播種或耘或耔工夫日深則自然成個良田草萊
俱去黍稷日茂矣
若果能靜存動察則心自無所放此一事非兩事
虞九爲予言近日頗用力於收放心予曰收來放在何處
曰放在腔子裏又問腔子裏是甚東西曰天理又問天
理是甚物件虞九未答予曰有事時只論一個是無事
時只論一個敬
問至人無憂孔子何以憂見周公曰至人何嘗無憂只無
妄憂問憂何以多雜曰憂雜只是放心多
人有患放心多者予曰放心多只是天理不熟若天理一
熟心便會到熟處自然不放
問心如何爲放如何爲收曰在欲爲放在理爲收
收放心只是能覺覺則便在這裏又曰覺即是敬
省察是收放心要緊工夫省察既熟自然能覺
心未收要省察既收又須存養始得
問心既放則收從何修之曰無所不爲固是人欲至如閒
思雜慮亦是放心亦可謂之人欲否曰凡放心俱是人
欲如臨祭祀時當思祭祀却思及戰陣臨戰陣時當思
戰陣却思及歌舞俱是閑思雜慮俱是放心俱謂之人
欲問如何因理者理也如木之有紋理如人身之有脈
絡毫不可紊事既在此心乃在彼則非理矣非理便是
欲
收放心是說我軀殼
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僕道天下甚事不因
怒後錯了怒則忙忙則錯氣一動時不可不自時簡點
二十年懲忿工夫今汨如得一用
人不可有勝心一有勝心則爲氣所乘矣要知勝心動時
即是氣
問君子克己而他人或有加無已將奈何曰天下是處不
可讓與別人做天下不是處又何妨讓與別人做
予丁卯初學道時偶有友人相托一事爲某人解紛者其
人恭嘗陰害於予者也予雖殷應之而心不然既而惕
然此豈非所謂己私者乎即克去之後來凡遇此等
事皆不須用力要如古人克己之深不過如此
發便覺一覺便退此是治心妙法
問喜樂在四者之中似未甚害事曰如何不害事凡酒色

之害皆喜樂爲之也
喜樂是順境怒是逆境順境如順風逆境如逆風逆風畏
其覆溺順風畏其飄揚
惡念易去邪念難去邪念易去雜念難去愈微則愈不覺
工夫尤當於微處着力
克除惡念只在絜矩二字
人邪念發時便思鬼神此心便不敢妄動
袁幼白戲問見女子時亦頗動念否予曰美惡貞淫之念
未嘗無之若謂有不肖之心此則不敢幼白請不敢則
猶有根在予曰未敢便謂無根願學焉耳
古人稱遠色遠色則滋味便淡邪念自息
昔人云見利思義見色亦當思義則邪念自息矣四十二
章經數語甚妙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姊少者如妹幼
者如女敬之以禮予少時每樂誦此數句然細味之猶
有解釋降伏之勞若能思義則男有室女有家自不得
一毫亂動何煩解釋降伏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語宛而嚴可爲見色思義之助
色之迷人如水蕩舟當牢着舵自不迷所向
見色思義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人誰無好色之心能
以禮自持則君子矣不可過爲好高之論也

朱子論邪念之發云切莫要防他此真驗後之言蓋人當
無事時欲收束此心起一防制之念則邪念反因之而
起是所謂開門引盜也問之汪陳諸兄皆然故欲遏人
欲只是存天理
予幼學道時每苦雜念多嘗於桌子上寫精明強固以收
放心八字對之後來却漸漸減少
人雜念多只是閒過若時時勤止念便無雜念
人怒多從過處錯哀多從不及處錯抑其過引其不及則
庶幾矣
忌心最害事每見朋儕中雖賢者不免一有忌心則朋友
中後有一團否膈之氣學業因之而不進事功因之而
不立矣可嘆可嘆真心爲學之君子急須克之
忌者己心也己字古文作蛇蛇有毒害之意故人心莫毒
於忌
天下惟才高之人多忌蓋己才高矣而又有人勝己則不
勝其忌之而不克一忌則其才已小也故孔子曰如有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與吝總
是一忌字
吝字訓爲今人見人稱他人才高則自己不覺羞澁此即
吝也此抑忌心也故小有才者對勝己者則吝對不如

已者則驕

身處要津知人之賢而不能與之立乎其位謂之竊位身負時望知人之賢而不能推引延譽謂之竊名竊位竊名俱是一團忌心惟恐人之或勝之也故夫子謂之曰竊自是推見至隱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誠正類

江虞九與予論至誠無息予問虞九向來曾體驗未發否曰未也曰不曾驗未發工夫終有間斷處虞九問何爲予曰且細自體認虞九思久之不得因問予向來用功如何體認未發來予曰儀初時一起手用功只是隨事精察間覺得有事時便用得功無事時便滲漏了遂用個隨時精察久之又思得隨事隨時都是外面者念慮起時不喫緊用功當不枉却乃用力於愼獨一字用力既堅且銳一時間胸中念慮起滅皆能自省如可日覩凡邪念惡念間或竊發正如火然不過寸餘便能斬斷未嘗使之充長也二月之後又思得愼獨是已發工夫若未發時如何處置此時却忘乎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二句聞先儒教人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乃於夜寢時閉目存此心逆萬慮以求其所謂中究之念慮卒不可屏絕一波未盡一波又起如硏如鬼不可名狀間或一時強制得定又思此念亦是已發間或一時略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又以爲此境自何從處而古聖賢教人爲之也且稍一認錯不幾入於今之學佛

者耶體驗久之始悟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概看也所云未發者亦不過念慮轉接罅隙處毫髮之間仍無一時一日之可指也予思知之故於此下個須臾二字又下個戒慎恐懼四字以為吾心之慮念或有息時吾心之敬不可或息能從此存之則守於斷息之間參求之際咸得自在則平於聖人不難矣欲求無息不可不於未發處體認

論友虞九蕃俟偵有所不安因質予曰若論戒慎恐懼亦是已發如何說未發予曰此大說錯戒慎恐懼與慎獨慎字是個主是工夫不睹不聞與隱微之獨是個客是

境界工夫存乎我者也境界因乎外者也有了這工夫纔將當得這境界若認主作客便絕無把柄二者終只已發為疑予曰是不難見試除卻戒慎恐懼看一個未發來二者恐久之不得予曰得非釋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還認本來面目者乎又非玄門所謂不出不入湛然常住者乎此處一差便毫釐千里之隔矣故除卻戒慎恐懼別尋未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虛無寂滅

不明人之未發當觀乎天不明天之未發當觀乎歲冬至夜半為前歲之未發也坤復之間易之未發也人有一日之未發夜半未寢之時也有頃刻之未發念慮轉接之際也天有一歲之未發冬至夜半之前也有時一日之未發四時晝夜之頃草木未萌開落之間也朱子冬讀者樂詩曰木落水盡千崖枯嗒然吾亦見真吾此是詠未發景象

戒慎恐懼與慎獨慎字還是已發敬字不是已發用慎獨工夫未發又用戒慎恐懼工夫如此都是間斷

天不論已發未發只一誠字貫人不論已發未發只一敬字貫

問純坤十月之卦是人之未發時乎曰然曰如此恐非須臾之頃予曰不見有剝之卦乎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

卦然陽氣已生於下矣

未發只是性已發只是情或言小人無未發者非也人豈有無性者乎只是小人未發少君子未發多聖人則無事無時無未發矣

問既云未發是性則豈小人性少君子性多乎曰君子率性小人溺情性非有多少也欲動情勝而本體梏亡也豈得無多少之異乎曰既云梏亡則謂小人無未發亦無不可曰雖云梏亡未必全失全失則亦無復惻隱一霎之下

問如何用功使有未發曰戒慎恐懼便有未發此即致中

工夫也曰此處用功無實落去處初學下手甚難如何
曰初學用功只就有把捉處去做只已發中節便漸有
未發問如何便有未發曰毋意毋必便有未發
戒慎恐懼是未發工夫不睹不聞是未發本體
程伊川曰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時則不
可又曰既思則是已發二語俱精極羅整菴以為未是
定論又以為語意傷重皆未達程子之意蓋未發不可
不體認而又不容體認知不容體認之為未發則知中
矣

先儒以為常人無未發者非也整菴以為人人有之而不
知其多少者亦非也
朱子以思慮未萌知覺不昧釋未發整菴以為恐學者認
從知覺上去亦是一見不如說思慮未萌本體不昧
不說發與不發只說已發未發玩已未二字便有陰根陽
陽根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妙
已發未發是心之境界心自有恰當未發時恰當已發時
不可執着君子只隨時隨境下個戒懼慎獨之功若於
此處一加擬議便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矣
近時有講學者以為人心無未發此不惟背聖人之旨然
亦大誤予謂人心刻刻有未發若無未發只一念糾纏
如何得喜怒哀樂虛明洞應
喜怒哀樂已發也喜怒哀樂中間都是未發
或問如何是未發予問子向我問未發時先有成心相待
否對曰無予曰此處便是未發
問存養省察是一事是兩事予曰雖是一事其實二事此
正如陰陽雖曰一氣其實二氣然學者要看得他是
一事又要看得他是兩事工夫纔有把柄
存養工夫屬陽省察工夫屬陰陽無迹陰有迹
從存養起手是於源頭上用工順行下來從省察起手是
於支流上用工逆推上去順行則近乎性之之事逆推

則全是反之之功
省察最要着力存養最忌着力
玩朱註不敢忽三字則知存養最忌着力玩朱註尤加謹
三字則知省察最要着力
從省察上用力凡善念惡念之起未有不知至於閒思雜
慮似無關善惡者便不自覺從存養上用力則雖有幾
微雜念皆自知之正如一泓止水略有微波動處便自
覺得說個存養省察猶自有意在若到了誠無息地位
便一片光明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更無存養省察之名
可立

俗諺有云欲求真受用須下死工夫學者若不向存養省察實實尋討一番而妄希自然恐終身無着落處也

存養淨原省察精明

人當無事之時恐此心入於人欲必求一個天理來頓放着此存養工夫欠缺故也存養既得胸中淨蕩蕩地無非天理却無天理之迹可着

欲下存養工夫須是於省察上用力使充積既久天理日多方寸中自有虛明粹白景象然後可以存養不然滿腔子無非人欲何處得天理何由得存養來

人能於一日中識得善惡念頭起滅幾次可與言省察矣

能於一日中識得敬守工夫斷續幾次可與言存養矣

王範先問靜存動察曰動靜是境存與察是工夫人一日之間非動即靜應事應物是動無事時是靜念慮時是動無念時是靜動靜無常不可拘拘惟聖賢則有工夫以主持之當其靜時則用存養存養者所以存天理也當其動時則用省察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中庸戒慎恐懼一節是靜存故註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慎獨一節是動察故曰所以遏人欲於將萌然存養省察亦非二事只是一個敬存養是靜時之敬省察是動時之敬惟其能敬故當其靜時則能存養當其動時則能省察要之只是一個敬一貫將去

周子主靜之說非專於靜也只是宜靜處便靜是謂主靜大抵人生失處多在動處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故人有不宜動而動者斷無有不宜靜而靜者周子特於靜字上下一個主字是教人於易放失處牢着把柄

心靜始能知白日眼明方許看青天能知此義方可語敬

（執箇靜）

牟傳問先儒言靜中須有物如何是甚物曰只是敬又問靜中有敬則不謂之靜乎曰此際正有毫釐千里之辨當細論之

又問先儒云只用敬不用靜如何曰言靜則不可無敬言敬則靜該矣

邵子言天地動靜無端人心動靜亦無端

周子通書有言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予昔丁丑與陳言夏論動靜言夏主靜中求靜予作書言即動求靜語見論學酬答即周子此篇之旨

物來順應故動而無動靜中有物故靜而無靜

形而下者為物形而上者為神

人能靜坐則心地自然開明

靜中看天地萬物另是一種境界

元輔冀王陸子曰靜中另一境界則動中又另有一境界是分動靜爲二矣予曰動則着物着物則心王於一自是另一境界然於本體則未嘗有二

靜者心之體動者心之用故靜則見天地萬物之體動則見天地萬物之用究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

友人有言人須是一念不生爲妙予曰此言誤矣人心如天念慮猶天之生物也宜春而春宜夏而夏宜秋而秋宜冬而冬自有個恰好的時節若云一念不生則天地生物之心或幾乎息矣

心屬火火無時不動搖故心亦無一刻停息聖賢治心亦如治火但使其中烹調飪之用而不使其燎原則得之矣若滅息其無是理也

一念不生語極高妙然決無此理正朱子所謂此等議論只好隔壁聽者試思一部四書中何嘗有一語道及

或問陽明心有無念時否陽明曰實無無念時是見到道個境界

勿忘勿助四字與涵養要訣

人工夫不是忘便是助便是過忘便是不及要之只是不能有恆

陳白沙最善涵養故其言曰工夫在勿忘勿助間讀白沙詩最好涵養身心如云雪消爐燄水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又云好春剛到融融處細雨初開淡淡花又曰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化萬家春又云花木勸飲誰禁得天不能獃人代之眞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使讀者如坐羲皇以上

人能屏除俗冗則於涵養之道亦得半矣然於涵養既得則雖俗累亦不妨

問倥傯之時涵養工夫如何曰倥傯時可驗涵養邪下工夫不得然陽明征宸濠時軍務稍閒便與門人講學此便是涵養

凡遇倥傯時須把心放一放靜看道理勿爲倉卒所使則自然有益此亦涵養一法也

涵養只如靜看道理看道理明則雖倥傯時亦自不亂不可以優游度日爲涵養也

古人云心要在腔子裏腔子二字須要看得好道理應該所在即爲腔子論語不踰矩矩字是也如以血肉之腔子爲腔子則大而天壤矣

薛文清云應事纔應得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愚謂發皆中節自然無留滯不然未能中節而止求無滯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矣此處須要識得

周匡兄云孟中書警語一右日事無了期丟過去了日抛看是甚麼事左日心有動處放下來了日也看是甚麼心釋家一切放下儒家一切不放下放下甚輕快不放下甚煩難放一切不放下中而實無一毫沾滯此要道之所為不可及也

問如何是一切不放下曰民吾同胞物吾與問如何是不放下而實無沾滯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修齊類

修身工夫博言之則貌言視聽思五者約言之只是一個敬

問亦有心正而身未修者否曰有之只是內外不能合一志不能帥氣孟子集義一節最好參看

顏子不遷怒則正心之功盡不貳過則修身之功盡非禮勿視聽言動聖人正教顏子以修身之功也

切莫要做識得破忍不過的事

論語九思章全是說修身修身全是一思字蓋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二語孟子修身要訣

持身之法太矜莊則有矯切之失太疏略則有蕩佚之失學者須是嚴整中見渾厚簡易處着精明

禮經如執玉如捧盈二句極可為持身之法全是一個敬字

持身之大則曲禮中所載固已詳悉然細節品節如鄉黨一篇及燕居　夫子溫而厲與夫持志養氣睟面盎背處皆氣象精微當深玩尤可想見聖賢氣象持身者所當細

細體認

問張子學恭而安不成莫是恭而安原不可學否曰如何不可學恭字是箇禮安字是箇樂聖人德性中和體備禮樂故能恭而安若不學禮樂都空空去學個恭而安便無箇入德之門成德之方人苟能立於禮成於樂自然有得恭而安出來

家語中其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二語最妙今人之於威儀每每任性而失於過邪僻者以狎爲主狎之過至於放僻邪侈而無所不爲固非君子威重之學然方正者以莊爲主莊之過至於稜角陗厲而使人難近亦

非聖人中正之道也聖人何嘗不近人情觀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與夫申申夭夭前言戲之耳聖人威儀動止亦猶夫人只是處處恰好明道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又學者識明道云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待人接物則渾是一團和氣知此可以語莊狎之旨矣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儳焉如不終日此三言者誠然誠然予幼質素弱坐立若不自勝丑以道以來遂自扶植亦不覺甚勞此亦收斂之驗也

近來覺得涵養意勝無武毅嚴密之意不可不知

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人須是要做到這所在有浩然之氣則自能睟面盎背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讀孟子亦可養吾浩然之氣

不爲愧怍之表則四體自爾泰然

問居移氣養移體在富貴者則然若居廣居者何能有此且寒素而爲舒泰之狀不殘傲物凌人耶曰不然此所謂心廣體胖也睟面盎背也泰而不驕何傲物凌人之有

只頭容一正四體自入規矩

跛坐交勝雖細事然習慣則體終不莊終非有道氣象

凡人語言之間多帶笑者其人必不正

笑有近於陽者有近於陰者近於陽者多君子近於陰者必小人

笑最害事有事當認眞者一笑則認眞遂懈有事當愧耻者一笑則愧耻俱無

人視須平正上視者傲下視者險偷視者姦邪視者淫惟聖賢則正聽平視所謂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也

人相生於天然語有之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知上視之非則去其傲知下視之非則去其弱

知偷視之非則去其奸知邪視之非則去其淫心旣平
正則視瞻不期平正而自無不正矣此之謂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
眼如日月須照耀萬物勿爲豐蔀所蔽
語有之五色令人目盲五色皆我之豐蔀也
讀書不能窮理亦是豐蔀
予姊丈許允三嘗述其祖午汀先生之言曰人見女子第
一看原是道心第二看就是人心了予曰不然第一看
是人心第二看是人欲又曰第一看是人心第二不看
是道心

或云聽較視更難蓋視自內出聽從外感邪色尚不可視
淫聲難於不聽如何予曰總只是心爲主心不在焉則
聽而不聞矣予少時嘗聽蟋蟀凡蟋蟀之鳴無不聞及
長則不復然心不屬故也學者須是使此心有主則不
爲視聽所役矣
視聽只是從心所愛處走若心所不愛雖強之亦不從矣
其能牽引耶
人有爲不妄語之學者問予曰語不可妄信矣然苟事值
不可語欲語則爲不誠欲語則又不可奈何予曰此中
正有理一分殊在苟得其道則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正
是誠不得其道則證父攘羊正是妄
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諱即是誠
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言語最易忽略出之者無心聽之者
有心則指以爲罪端矣予每見今世多以言獲咎之人大
率皆詩書人也予曰此亦不能免如何如何白圭之
詩所當三復
語曰惟吉人能受盡言以今觀之即君子亦惡聞直言矣
故處今之時言尤不可不謹
君子之言寧訥毋巧訥則爲質爲樸巧則爲譎爲佞觀君
子欲訥於言及巧言令色鮮可以悟矣

聖門言語科亦只是取言辭侃侃可聽非取其便給
也然一入言語科便未必語語皆出至誠觀宰我聽言
觀行可見
言之失最難防自古人亦諄諄戒之如君子無易由言莫
捫朕舌言行君子之樞機駟不及舌及金人銘等類古
人尙兢兢如此況吾人乎
古人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守防二字最妙此處須煞下
工夫後人斷不可以言語先人此父兄所當戒
言動之失較視聽之失更甚蓋視聽之失在心在心尙微
可以挽回言動之失在事在事則著不可救療故君子

猶兢兢於言行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兩言最妙樞機者由微而著之漸也著之極則所以動天地者皆在此其機關只在頃刻

語有之一言折盡平生福此蓋指刻薄之人言也乃今之人以能言刻薄之言為能未語先笑恬不知恥殊為可駭此風亦始於近日未知將來何所底止

刻者鋟削之端薄者消亡之漸後生而習於刻薄吾有以識其將來矣

後生以口舌角勝者謂之討便宜吾知其得便宜處失便

宜也

非禮勿動動字甚細較前三句更難論語不莊以涖之註云氣禀小疵則知知及仁守之後氣禀小疵猶未能盡去也蓋氣禀由於天習者終習辟者終辟愚者終愚修者終修學者至能變化氣質纔是學問

凡人氣禀之疵最難即去稍一矜持便須做作便不可久此處須用學問涵養日積月累久而自化矣

凡人骨性輕者學持重甚難然到三四十以後骨肉漸老則亦漸向持重不須急廹也

氣禀之偏須先去其太甚其餘久則自化

凡夜寢好仰臥者多性氣剛強之人好偃臥者亦多性氣柔弱之人寢容端正好側臥者多性氣中和之人學者夜寢須是側臥亦所以養吾性氣使就中和也

禮云衣服在躬而不知謂之妄傳云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巾服雖細事然此觀聽所係不可不慎每見世人趨時好異巾服不移時輒一變只此便是無恒人心世道於此可見論語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欲學道巾服之閒不可不審亦不必古冠古服只隨時適中一以濟素質朴為主則得之矣

或謂巾服隨時適中此為在下者言則可若在上者其觀

瞻須可為法則豈可隨時適中耶曰此言甚善若為人上者須制禮作樂改正朔易服色有斟酌百王之用豈徒隨時耶然要而論之為卿大夫者有時王之制為時王者有前王之法是亦所謂隨時適中也

論語云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今人衣服不如人行往以為耻此未見道故耳見道則內重而外輕矣

衣服雖敝亦須整潔此貧士之常若面垢不洗衣垢不浣亦介甫終非人情也

昔人云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此言誠然然豈特一人咬得

菜根須一家咬得菜根然後百事可做

予居家多蔬食偶有魚肉食之亦甚少家人毋勸餐余曰此不特惜物力亦惜物命也吾儕非不欲蔬食人之一身所係甚大不得不借資於飲食稱其輕重故耳豈可以吾儕不禁殺而貪饕恣食乎

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此不獨養生亦矜恤之仁所寓也予食魚肉不過使羹可加餐若飯食之外不敢輕下一箸宴會則不復拘然亦不敢過也

孟子七十者可以食肉朱子註云未七十者不得食也語近於固然朱子終有深意正教人勿輕食肉也輕於食

肉不特非矜恤之仁老者之失養亦多矣

范文正公每日必念自己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饌能相準否相準則欣然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此可為百人飲食之法

酒之為物古聖賢未嘗不愛之孔子之無量愛而得其正者也陶淵明白樂天愛而得其趣者也邵康節愛而得其養者也如南朝八達則愛而放僻邪侈為無忌憚矣況下此者乎

朱子愛遊山水嘗以一古銀杯自隨每至山水佳處輒滿斟一杯對之飲酒如此亦何可少

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係經綸此康節酒經也予家居飲酒每喜誦此二句然酒不可多得惟於饑勞之時或寒凍之時飲一二盞以當藥餌亦康節之意

孔子言不為酒困何有於我此實語非謙詞也人當親朋雜坐觥籌交錯主賓情洽不覺千醉亦恒情也困是困倦之困非困頓之困若謂孔子每飲必醒然反非人情矣

酒以合歡然每因此而失歡酒以養病然每因此而致病則不如不飲之為愈矣

語云醉之以酒以觀其德此言甚妙人雖有德醉後則不

能自持此亦自覺之瑕也於此自持則無之或失矣

酒醉後亦各有天性有亂不可言者有多笑語者有惟思困睡者有醉則胸懷愈益灑然即倦亦不過少頃片時者此處即有貴賤賢愚之別

色之所在動天地感鬼神學者能察識乎此則不期謹而自謹矣

人能常如此身之貴常念此身之重則自能不淫於色

予于今有潛江昭宅中有以邪干者予此際覺得敬畏之私劍毫邪念邪之氣然無無跡仍二遷以避之大抵此事不難於拒難於邪之無迹使彼不至羞慚得全其廉

下之心且不至別生事端是爲難耳予此事未嘗與同輩言特以後輩不可不知因偶附於此

人有以邪干者應之以不知此孔子待陽貨法也最不犯手予生平多於此得力不作女色凡事皆然彼亦無奈此愚人何矣

偶赴友人宴座中有妓或以予爲道學必畏妓也屬妓送予酒予怡然受之友人笑曰真可謂胸中無妓矣予謝之因爲詩曰明眸皓齒泛金巵無妓胸中總不知翻訝當年修禮樂何緣不去教坊司蓋適與友人談教坊司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修齊類

鏡明王先生曰人處末世功名心須是放淡予問何以能淡曰只是安箇命字曰命字上須再加箇義字

功名亦人所不可無須是實實有個自得處方能淡得所謂內重則外輕也不是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如何說人不知而不慍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非聖賢之所諱也但惡不務實而求名者耳然古之求名與今之求名又異古者言揚行舉故求名者以飾爲言行以冀當世之舉揚若今之名則不過作文作詩即真心務實已與古之務實者相去大遠況并其詩文而又務名乎

予謂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以此爲慨愚謂今之人直喪其天爵以邀人爵矣使孟子在今日感慨更當何如

凡爲善須是尋常做去不可分外尋討一經尋討便屬好名

古人言揚行舉故寡尤寡悔即有得祿之理自制科盛而鄉舉里選之法亡矣然言行豈可不修乎故曰無所爲

所爲之之謂仁。

古人有挫廉逃名挫字最可味漢王君公儈牛自隱避世牆東蓋自汙以免於亂世也人當亂世最忌名高名高之患或致禁小之叢忌或來上人之附和皆於隱有妨深心韜晦者不可不知。

或問君子聞譽亦以爲喜耶曰聞譽而我有其實此非譽也所謂名稱其實也此而不喜非人情但不以此自矜耳若聞譽而我無其實則慚愧之不暇而何敢喜焉

聞人之譽而懼聞人之毀而思可與進德可與遷善矣

晝坐當惜陰夜坐當惜燈遇言當惜口遇事當惜心

閒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

凡處事須視小如大亦須視大如小視小如大見小心處大如小見作用昔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正此之謂也。

或謂與傾險人處甚有害曰甚有益或問故曰正使人言語動作一毫輕易不得豈惟過失可少於敬字工夫上亦甚增益

凡待小人只不使無忌憚足矣不必繩之過急

謙字諂字本天懸絕今人多把謙字看作諂字又把諂字看作謙殊不可解假如有人於此道德深與學問該博

此所當親近而師事者也則曰予奚爲而諂事之至於勢位所在貨財所聚又不覺歆之慕之而趨之恐後也後生於此處看不分明人品安得不壞。

或問士人當變革與已出仕者不同然讀書知禮莫不有普天率土之思當如何而可曰士人未出仕其途較寬或出或處誠限他不得然亦看各人力量何如是有三等隱居抱道守貞不仕討論著述以惠後學以淑萬世上也度其才可以有爲於時度其時必能用我進以禮退以義上則致君下則澤民功及於一時德被於天下次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躬耕田野以禮自守又其次也三者之外雖進而小有補救退而詩酒全高亦云小矣見陽慕高隱之名而倡優博奕敗壞風俗謬託有爲之迹而無恥干進嗜利不休豈足以語士乎

有極似好名而實非好名者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然是也有極不似好名而實好名者鄉愿奄然媚於世是也奄然註云深自閉藏極得鄉愿情狀蓋鄉愿之不止可惑愚不肖不能惑賢知故深自閉藏者恐見賢知而一旦損其名也不見賢知而日與愚不肖爲伍且又求媚以得其歡心則其取名巧而用意深矣

天地間只有一箇義字更無甚利字中庸曰義者宜也朱

子訓元亨利貞亦曰利者宜也乃知天地間惟義爲利不義便不利故大學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之也

利亦訓通通則利不通則不利以義爲利者通於人者也以利爲利者專於已者也通於人者則散則民聚專於已者則聚則民散

易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此言更可味

名利二字是天地間公共之物利惟公故遜名惟公故大自小人以名利爲私而名利二字始目爲獵途矣自聖人觀之必得其名必得其祿名利何嘗是獵物

利與義合則與和同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義反則與害對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或問義利相反而曰陽主義陰主利何也豈陰陽相反故云然乎曰卽此便見天地間只有一氣蓋陰陽雖二氣其實一氣陽倡陰和陽先陰後天氣之所在地氣卽隨之義之所在利卽隨故曰陽主義陰主利正言其相合非必相反也

地道無專成若專便是惡故君子惡專利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只一公溥使不得以利目之其實利莫如陽也

橫逆之來聖凡不免然而所以待橫逆之道則有間矣出乎爾反乎爾此凡庸之所以待橫逆也惡聲至必反之此俠烈之所以待橫逆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此君子之所以待橫逆也禽獸何難此孟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孔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吾人而無志於學聖賢則已吾人苟有志於學聖賢則凡待橫逆之道其於數者之閒可不知所以自處乎

禽獸何難畢竟是泰山巖巖氣象若孔子則并不作此矣抑之者過則揚之者亦爲吾不能禁抑之揚之者無過也惟自守以勿過也惟自守以勿過而已

初讀漢書最惡黨字以爲處士標榜必非聖賢中正之道此世運之所由壞也及閱宋史見洛蜀朔之黨因訝伊川亦何至於此迨身處其境而知伊川未嘗爲黨也人目之爲黨耳二三君子相與講道論德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人已嫉之如仇況於羣數十百人應之安得不震駭而驚怪乎或推之或引之伊川之心未嘗有動分毫而推引之迹已不能禁天下之人之不議其後矣伊川且不免吾又如之何哉

傾軋之惡譬如人從中道行忽爲有力者所擠其人退讓而避於道左則目之爲偏此退讓者之罪乎抑擠之者

之罪乎
日來仔細搜求自己罪過只不宜做道學然此念却退悔不得

問人多爲流言以惑亂是非爲之奈何曰流言之起雖聖如周公亦無奈何定之以人勝之以天而已

人心爲風俗之本風俗又爲氣運之本人心風俗如此將來氣運可知當之者不可不儆省

改過之人如天氣新晴一般自家固自洒然人見之亦分外可喜

儀每念小不檢意處輒如芒棘在心如負重在身必改之而後快

凡已有過而不知改不肯改此自暴自棄無忌憚之小人也設不幸而有過至爲人所激迫而反不能改則彼此當兩任其責王荊公之新法使人人如明道則其改必矣其卒至於不能改者衆賢攻擊太過之病也

古語云改過不吝吝字下得最妙凡人有過遂之不以爲恥至於改則反有羞吝的意思總之勝心習氣不肯自認自家不是也惟君子則真心欲自己成一個人惟恐聞過之不早惟恐改過之不速安得更有吝意

已有過不當諱朋友有過決當爲之諱諱者正所以勸其改玉成其改也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彼以過失相規爲名而亟亟於成人之惡者真刻薄小人耳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

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原攻人之惡在上一等不過傾亂在下一等不過下水拖人總之同謂小人馬援曰聞人之過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此言所當深佩

凡人過有微疾却將閒書小說觀看消遣以之却病者雖賢智往往有此舉動此實非也閒書小說最動心火不能養心乃以之養身可乎愚謂人有微疾最當觀看理學書能平心火心火平則疾自退矣

有爲戲術者以紙熱火置瓶中引瓶向水則水盡吸入瓶蓋火能耗氣氣收則水亦隨氣而入也人自有生以後真水無多心火日灼氣焉得不耗病焉得不作養其水以平其火君子必有其道矣不論君火相火皆能耗氣故惟火疾最易瘦讀書之人多不肥亦用心故也

天地之間無非是氣若天地間有大火雖天地之氣亦當耗滅昔人有劫火燒宇宙之言恐亦非無謂也

無疾之身不可不慎恐致疾也有疾之身尤不可不慎疾不宜再發也然慎疾固自有道儒者言修身不言養身言養身則荊廢正事流於無用言修身則讀書作事無

處無養身之理矣

舜元多疾。且有氣滯之病。蓋以居鄉無賢師良友之衆故也。予時方問陽明如。舜元問予何謂致良知。予謂陽明之學。是居患難時有得。今吾儕居鄉無假便忽忽不樂。他日何以處[illegible]患難耶。大抵心地須要活潑。隨時隨地可做工夫。不可拘執已見。

傾疾之造如御與狄。惟聖人能安內以攘外。患至而發。患去而喜。無益也。

予質最弱。腰細如椽。飲啖甚少。丁丑之歲予勵精學道。工夫晝夜不輟。且兼攻舉業與及門講書。自五經四書以

及子史凡六七種。雖盛夏必正衣冠。工夫無一刻之暇。六月中忽心火上攻。痰中有血。予恐懼甚。自念此身為天地間不可少之身。何得孟浪。因屏絕書史。澄心獨坐。更一意於絕慾。努力加餐。初時飯止一盞。後可至三盞。初腰細兩手可圍。至是忽覺質加倍。後浴於壁上見影。人異乎日。若非我自信。卻保養之功。息思慮。忍嗜欲。加餐飲。二者缺一不可也。

予此心自丁丑以後養得。予此身亦是丁丑以後養得。

予丁丑絕慾止年餘耳。先君殁後。自戊寅冬至辛巳冬凡三年零一個月。丁丑絕慾在病中。甚多變態。戊寅三年則平平無他。然丁丑止年餘。而病立愈。身立強可知數。戊寅三年則身子如故。病亦時發。又不可解。蓋前此有飲食藥餌之奉。制中不然。又前此絕思慮。制中則多憂勞也。

飯後久坐多飲食不化之病。午餘或飲酒數盞以當藥餌。或鋤草數壟以當導引。此現前却病方也。

予十八九歲有志用世。每降冬讀書至四鼓。體極寒不能寐。則起舞劍一再行。體熱如火。然後就臥。衾席俱溫矣。今四體倦怠。漸成老翁。為之志慨。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修齊類

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爲聖賢使其親爲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舜稱大孝亦只是德爲聖人一句

事父母不獨盡敬養於庭闈中方謂之孝凡一笑一顰一舉足動步俱是事父母知此方可與言孝

以身事君不若以人事君以身事父母不若以妻子事父母

孝經言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語最妙吾謂士庶人亦當合一家之歡心以事其父母凡婢妾僕隸之間爲類甚微然亦易生釁骨肉爲孝子者須是無往不敬古人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正識得此意

重遠弟不得於其親坐談之頃甚切發思予因爲講怨慕意且令其細玩父母之不我愛二句當父母之不愛其子與子之不得於其父母其中必有一個緣故但不知爲着那一件惟大孝之子能痛心疾首蚤夜思量畢竟要尋出那一件來盡情改過自然能得親順親不然即孝到大舜地位於父母之怒我責我一槩夷然遇之曰我自盡其子職父母之不我愛聽之而已這便是恝然恝然者終不得謂之孝

孟子於我何哉註云自責不知己有何罪如甚人子不能得親順親只是不知尋討自己過失若識得於我何哉之意將自己不得親心處徹上徹下反覆搜求若有一毫未盡必要將來盡情改換如此久久斷無不得親順親之理舜五十而慕光景簇新此時正底豫之時孺慕之情當分外加勝也

古人養志難於養口體今人養口體難於養志蓋古人家有百畝雞豚狗彘無失其時王者先爲區處停當矣惟

父母之志必待人子知之而人子養之今則不然家無食厚者或供膳不繼若寒素之家而又拘拘於仁粟菽水不供且勿論養志口體非尺寸之膚矣可勝三嘆

養志難於養口體養口體急於養志觀曾子曾皙俱必有酒肉則口體之急可知矣啜菽飲水老人豈堪久餓耶久餓不可而甘旨又不能辦乃知奉檄色喜亦是萬不獲已當此愈令人思王政也

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此語最妙蓋父母雖愛其子之成人而人子必待其親以孺慕若家庭有賢知先人之意爲戾其親矣彩衣之舞老萊豈故爲兒戲耶

事繼母盡敬易盡愛難人子能盡愛則繼母之心無不格
矣
朋友是後來的兄弟兄弟是天然的朋友少同游長同學
若得一心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
兄弟之互相師友也
人家兄弟輯睦多是長子賢長子賢則從幼便能轉移化
誨其弟卽其弟終不可化誨然其分居長處之亦必有
方斷不至決裂若長子不賢則諸弟從幼先被他教壞
及長又被他凡事率先諸弟不賢同羣起而爲紛爭卽
諸弟賢亦無奈長兄何因知長子所係甚重人家父兄

欲兄弟輯睦諸子固不可不教然尤是長子要緊長子
率教而賢則以下諸子便可爲父母分一臂之力
矣故古人語教必曰賢父兄
古人重宗子則知其教長子亦必有道所以能合族衆能
治羣弟今人不重宗子不知教長子之法又長子多是
少年時所生父母氣識尚未定安能教子只是姑息戲
弄所以人家長子尤多驕惰以此知古人三十而娶不
特合於保身之宜亦合於教子之道
陸子靜兄弟學問相師順而得其正者也王覽兄弟患難
相恤變而得其正者也處順能如子壽子靜處變能如

王祥王覽吾無閒然矣
人所最不可解者是兄弟嫉妬彼秦越之人漫不相關尚
或喜其富慕其貴惟於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
則頓起嫉妬之念此勿思之甚者也彼其心以爲勢相
形名相軋耳不加以鬩墻禦侮之詩觀之則貧賤之兄
弟尙於我有益而況其爲富貴者乎若能以父母之心
爲心則何富何貴何貧何賤總之同氣連枝也
兄弟富貴而不念貧賤者其人固不足言若自己貧賤而
嫉妬兄弟之富貴則在賢者亦往往不免蓋起於先分
形迹見得他人富貴不如父母同胞有何形迹一分形

迹早已爲他人覷破一文不值也
齊家之化第一在刑于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
家邦又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詩
首關雎易稱家人從來家道之敗在女德家道之興亦
在女德人能感格得妻子治家之道思過半矣
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身孝父母庸有不盡
之處以妻子孝父母更無不到之處子曰父母其順矣
乎一句煞有意味
家之有妻猶國之有相治天下以擇相爲本治家以刑于
寡妻爲本

刑于之化第一在閨門衽席間於此而無所苟則更無作
苟爲者矣
閨門之中最難是一敬字古人動以夫婦相待如賓又曰
閨門之內肅若朝廷皆言敬也此處能敬便見真工夫
真學問於齊家乎何有朱子有寫閨門衽席之間一息
間斷則天命不行毋念及此亦令人竦悚
聞某和尚爲人說五戒曰在家居士邪淫不可正淫不妨
予曰關雎樂而不淫若說淫便不正
家之不齊多起於妻子父母不順由於妻子兄弟不睦由
於妻子子孫不肖由於妻子婢僕不伏由於妻子奢侈
不節由於妻子妻子不齊而以云齊家吾未之見也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子雖有治家之責然其勢處
皆婦人終日在家若不知禮便多擾亂家政也人欲齊
家只是齊妻子
教子之法第一在齊家第二在擇師若不能齊家則其子
自孩提以來愛惜嬉笑必有不能一軌於正者矣雖有
良師化誨亦難
古人云教子嬰孩謂亦當教嬰孩者所以致子之本也愚見
人家儘有中才子弟因父母不慈打入不孝一邊遂
頑嚚而成敗家者古今自大舜後能有幾人

教子須是以身率先每見人家子弟父兄未嘗有意督率
而規模動定性情好尚輒酷肖其父兄皆身教爲之也念
及此豈可不知自省
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爲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
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
家禮莫先於祭祭者人道之始敬之所由先也孝子之所
以報本而追遠也能報本追遠則源深而流長矣
凡事俱有綱領祭法亦家之綱領
家之有宗猶國之有君鄉長軍之有將帥部落故宗者
統也主也有宗則治無宗則亂

周禮有五宗以族得民宗者所以統一族衆無宗則一族
之人渙散無紀故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一族人
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有法顧惟宗子
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
四合族衆繁重難舉無差等隆殺之別愚意欲彷古族
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爲宗祭之歲始則祭始祖凡五服
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以高祖爲主曾祖
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衆繼高之宗子主之仲
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爲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
曾祖之衆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祖爲主考

妣居傍胎位合同祖之衆繼祖之宗主之仲冬則祭一代以考爲主合同父昆弟繼禰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餘子則獻物以助祭如此不惟愛敬各盡而祖考高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事雖創闢似與古禮初無所倍

或云高曾祖考祭則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減損非也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云上殺傍殺下殺中庸云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況喪禮服祭父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是喪禮已有等殺何獨於祭禮無之此雖創闢恐於禮不爲無補也

予自庚辰即爲陸氏宗祭禮四卷一提綱一疏義一儀節一圖說俱備行前義欲會五服行此禮以世際荒亂族衆剃落未及舉行未知何日得遂此願也

一族之衆凡婚喪慶弔患難周恤皆當有禮必須宗祭舉行後方可次第而施

今人多寶愛骨董鋪張陳設以供玩賞此真所謂玩物喪志殊爲無謂予向惡之近日思得此種器物亦有用處蓋古者宗廟祭器必用貴重華美之物如瑚璉簠簋之類雖有家與有國不同然古人祭器必用重物無疑今世士大夫金玉之器充滿几席而祖宗祭器則僅取充數殊非古人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之意也愚以爲士大夫家凡有家傳重器如古銅爐鼎及哥窰定窰之類當悉以爲祭器貧者則以精潔之器爲之斷不可以濫惡之物進御鬼神也用重器爲祭器有三善爲致尊敬之意一善也赫赫煌煌動人瞻仰二善也滌器進饌之時洗拭之際自有執玉捧盈之心則無往而不可致吾尊敬之意三善也

人家有祖宗所著遺書宜另寫副本其真本下筆當裝訂珍藏如己欲看及子姓借觀俱當用副本真本非致齋之日不得妄啟

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家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霸之辨

今所傳文公家禮冠婚喪祭四事有云出於文公者有云非出於文公者然大槩集今酌古俱可遵行只要行之者實以誠心不必拘拘儀式即如冠禮凡阼階東房三加命詞之類俱是述禮法大槩如此行之者須是融會貫通若照依禮文板板行去便如優人唱戲一再行已嚼蠟無餘味矣愚意阼階東房當一從人家廳事之便至於三加命詞則擇平日執友中之有識見者速之爲賓使之或爲文或爲小詞以戒我子弟禮畢則飲酒

數爵以伸其敬是雖不盡泥禮文而實得禮之精意
子男允純行冠禮請介石先生賓王右隱爲賓俱有訓詞
言愛爲字說 [illegible]
凡男女皆當至十四五然後議聘則無貴賤壽夭之憾
予謂言愛昔人云娶妻必須不若吾家者嫁女必須勝吾
家者若有得理透耳不必然男家只是擇婦女家只是
擇婿
擇婿易擇婦難婿露頭角選擇可憑婦在深閨風聞難據
也
擇婿須觀頭角擇婦須觀庭訓

聖人制服五世而窮煞有深意凡人家祖孫相見大約只
好五世相見便有情有情便有服所謂緣人情而制禮
也無六世相見者故五世而服窮也曰今人家祖孫相
見多不及五世聖人必以五世爲限何也曰此只是立
降爲極聖人制五世服窮之義最妙不惟約之以服亦
且限之以敬蓋恐人丁太衆則有不可禁服之中也今
江南大家有二三世以內卽目不相識者固非然如徽
歙江西聚族而處有多至萬餘丁者亦非也要必如古
人五世之制乃得伊川先生以塑像之故并不取影神
之說以爲毫髮而不似我父母則未免爲他人矣此
言似爲太過夫父母之有影神亦人子思慕音容之一
助也亦何害於義理而必欲去之是使人子之幼喪其
父母者并其彷彿而亦不得一覩也此予所以亦抱終
天之恨也
人子於父母之亡央當依禮立主至於影神則隨其心力
若祖宗有賢德及爲時名臣卽斷不可不傳其影神以
爲後人瞻仰之資是亦立像勒像之意也
凡傳影神於男子則可於婦人則不可蓋畫工傳寫當遠
男女之嫌也若其父母沒時其子尚無知識當於死後
傳之今俗所謂揭白也

葬者送死之大事故古者未葬不除服今世鬪焉不講無
論庶民卽士大夫有終身不葬者矣今宜制爲令典人
子葬親不拘月日凡士大夫必葬親然後起復庶幾無
不葬之親矣
世俗迷惑風水之說於理有之乎曰山水是天地骨血其
列合會聚處自有眞穴所以古人建都必擇吉地然人
子葬親又自有說擇地次也其要處在立心立心欲親
之體魄安不爲水泉螻蟻之患此公心也天理之至
情也如是者得吉地而富貴應之立心欲求富貴或停
柩不葬或欺凌侵奪此私心也人欲之念也如是者

雖得善地而富貴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之善否也風水則土地之肥磽也種子善雖齊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莠而得苗種稗而得穀者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

錢蕃侯兄有妹未嫁喪其翁夫家無人欲乘凶而娶蕃侯家不允而勢不可已時蕃侯兄尚尊翁爲政諫不得行因與儀及聖傳兄議其事且曰是律有明禁夫豈不知但世俗習而不察而彼家時勢不得不娶是亦有善處之法乎儀曰此處决不可通融然士大夫之家猶可庶民之家儘有勢必不能不娶者是亦不可無通融之法

其說有三因問二兄試思之得其說乎蕃侯曰不用鼓樂儀曰得之聖傳曰娶後不同寢儀曰得之其一說未得儀曰嫁之夕以奔喪之禮往交拜哭踊成禮喪畢而就婚禮之正也

人欲省事不如勤事若厭事則事愈煩蓋饑食渴飲公私諸務仍有不可廢者若一生厭棄則委積叢脞將不勝其擾矣若分外之事則一以斷絕爲主又不可託勤事之名也

貨殖本非學道者所爲然許魯齋因學者讀書當先治生凡貨殖之類皆可假乎又無妨學道者乙酉後既棄儒業念無以資生亦畧從事於此始覺得殊廢學業蓋貨殖雖小事然心苟不存則過時失算欲以資生反足以害生矣畏其害生而朝夕計較動問不惟學業放失將此心爲之撓亂以小害大以賤害貴不美孰甚因念聖人受命之言眞是見其大者

魯齋之言與夫子不受命而貨殖之言若出二道然細思之蓋亦時爲之也孔子之時雖非盛世然先王之遺法猶在使有百畝之田則亦足以糊口卒歲矣於此時而貨殖誠不受命也乃魯齋之時士無恒產人口無所養則雖欲不治生而不可得死生又急於禮義矣至於今

有田則憂賦稅貨殖則憂通塞教授則道義不尊而不足以糊口難哉難哉

孔子與釜與庾冉子與五秉自世俗觀之似孔子嗇於用財冉子能輕財然卻是冉子看得財重所謂猶有這箇在明道所云胸中有妓也不但是不能周急繼富

史記稱漢高祖不事家人生産此一句今人多錯讀蓋史以此稱高祖謂其志大而畧於小不事一家而有事於天下也今人多以英雄無賴四字看之使無賴子弟亦每每以此藉口試反而思之若不能有事於天下又不能有事於一家此爲何如人

大抵能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朱子所謂志有在而不暇及也若其志果在一國吾不責備其一家若其志果在天下吾不責備其一國苟一無所成設言欺人不過一無賴子弟而已

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亦爲英雄言之若聖賢則步步踏實地做去盈科而後進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也

治家人生產非必如今人封殖只是條理待停當使一家衣食無缺如許衡治生之謂蓋衣食所以養廉衣食足自不至輕易求人輕爲非禮之事然後可立定脚根向

上做去若忽視治生不問生產每見豪傑之士往往以衣食不足不矜細行而喪其生平者多矣可不戒哉

吾輩治生無別法只一儉字是根本古人所謂咬定菜根百事可做也若不識儉字而反以經營爲治生何啻天壤即治生一節聖在二字只在毫釐分寸間可畏可畏

古人語學問工夫必曰勿忘勿助治生亦然忘則便失之不及助則便失之過此間自有一大中至正之理無過不及之道

切莫爲力量所不能爲之事是亦治生一訣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修齊類

自甲申乙酉以來教授不行養生之道幾廢乙酉冬季學爲賈而此心與賈終不習因念古人隱居多躬耕自給予素孱弱又城居不習田事不能親執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畧一究心廣九江兄向有水田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爲予畧說其槩予有薄田二十畝在廿三都佃甚貧不能具種子乃出工本買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則古人省耕省斂之方一則稍欲洮纖其事以驗農

田水利之學也天時地利人和不特用兵爲然凡事皆有之即農田一事關係尤重水旱天時也肥瘠地利也修治墾闢人和也三者之中亦以人和爲重地利次之天時又次之假如雨暘時若此固人之所望也然天不可必一有不時磽确卑下之地先受其害矣惟良田不然此天時不如地利也田雖上產然或溝洫不修種植不時則雖良田無所用之故諺云買田買佃此地利不如人和也三者之中論其重則莫重於人和而地利次之天時又次之論其要則莫要於天時而地利次之人和又次之故雨暘時若則下地之所獲與上地之獲等

土性肥美則下農之所獲與上農之獲等勞逸頓殊故也然使既得天時既得地利而又能濟之以人和則所獲必更與他人不同所以必貴於人和也

予向讀區田法而異之以為播種之中既有此妙法古人何不悉以之教民又民間何以竟不得此法嘗疑不決及讀元史見元時嘗以此法下之民間教民如法耕種民卒不應又特遣官分督究竟茫無成功未審教督者非人取抑此法終不可行也予嘗欲親試之而未暇今歲既親田事將以此法徧詢之老農且以語陳子言夏亦令試其事庶可得其實也今備錄此法於後

區田說曰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四行長濶相乘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以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六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

又氾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高丘城上皆可為之大麥山藥芋子大小荳俱可如式課種又曰向年壬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餓此已試之明效也若果然似又無不可為者

王禎曰古人區種之法本為濟旱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犁但鍬钁墾劚便於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定為課業各務精勤用省工倍田少收多按此云近家瀕水則丘陵城阪之地必不可種矣又聞常州鎮江田甚高仰而土性受水每農夫轉水一日則可停二三日太倉土性獨不然其高仰之地遇旱日必打水二遍若瞭地則全不受水未可一槩論也

賈思勰曰區田以糞氣為美不必皆良田又不耕旁地庶盡地力蓋區種不先治地即荒地為之也又曰區中生草茇之區間艸以剗劃之若苗長不能用鋤則以鉤鐮比地刈其艸穢又曰兗州刺史劉仁之昔在洛陽於宅田七十步之地試為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矣

徐玄扈曰區收一斗畝六十六石即區田一畝可食二十許人矣蓋古今斗斛絕異周禮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

人之食也孔明每食不過數升而仲達以為食少事煩若如今斗則中人豈能頓盡孔明數升巳自不少龐頗五斗過無太多計今之畝若斗則每畝可收數石可食兩人以下耳見文學張弘言有糞種區法即今常種稻田亦可得穀畝二十餘斛也

按區田之法云田一畝可收穀六十六石許計今穀一石大約得米四斗六十六石穀則當得米二十六石四斗也田法積步二百四十為一畝今得二十六石四斗米是約每步得米一斗一升也今江南種田法每人蒔秧六棵相去八寸則一步之地當得稞六十餘刈穫之日

每人刈稻一行為六棵又一行共十二棵為一鋪收束之日或二鋪三鋪四鋪五鋪為一束不等二鋪為上三鋪為中四五鋪為下今以三鋪言每地一步約可得禾二束每禾一束得米五合二束共得米一升一畝二百四十步當得禾四百八十束米二石四斗其二鋪者每步約得禾兩束半米一升五合一畝該得米三石六斗之數今江南湖廣間膏腴去處溝閘工修者大約如此其餘常田大約三鋪為束者得一石五六二鋪為束者得二石五六此地力薄亦種藝不得法也

蒔秧之法每人蒔一行每行橫蒔六棵每棵相去八寸如此定法也今田家或互相換工或與人代蒔包蒔好人偷力多將秧稞蒔闊每稞相去或至一尺外及尺許不等者則一畝地幾殺秧稞大半收穫亦少半由於此不可不知吾聞婁東鄉舊有富人善種田蒔秧之日酒飯極豐其蒔法每人俱以繩約使不過五寸故其田秧稞密而分行整收穫亦倍則蒔秧法亦宜講也又聞江鄉有秧籌以竹為之以約蒔秧者即此意

予欲以區田語鄉人論其可否恐鄉人以為書本中語駁而不信乃言曰近有自湖廣來者云彼處種田有區種法畝可得米二十石許果否因以其術詳告之鄉人曰

理或有此吾鄉有種芋者其法近此因言種芋法先掘地為區每區深闊各二尺許熟糞壅之每區種芋一株漸鋤土壅芋既成每區得芋若干斤每斤得金若干計每畝約得金四十兩許即此法也則區田似亦可行予又問種芋得利如此今人家何不多種曰工力甚費人不耐煩然則區田之法不行亦工力費而人不耐煩也嗟然當賦役煩重之世苟能躬耕四五畝即可為一家數口之養此豈大之衆又何工力煩費之足憂乎

予聞東鄉有撮穀法種必倍收而人每不肯種又不能多種予問其故云撮穀有二難一則耘鋤難二則用糞不

能耐風潮也蓋撮穀之法先耕地車水浸田然後下種以三指撮穀隨下之約五六寸一撮如蒔秧狀撮畢以足徐退復撮如初足從水中行水微蕩漾則穀種不定多四散不能成科簇故不便耘鋤又根出浮面入土不深稞長大上實下虛故易倒且不耐風雨也以此知區田之法之善隔區分種則下種有地不必足立水中以手按實則無蕩漾之患苗出有稀稠行列則無耘鋤之艱漸耨隴草以壅其根則根深蒂固無倒側之虞而耐風與旱以此徵之區田之倍收必矣人何不畧倣此意而小試之

撮穀區田之倍收有故蓋秧不移種元氣未泄也今田家蒔秧先一日拔秧浸水中或一宿或再宿不等甚者或經三四宿而後始蒔蒔之時拋擲堆積畧不少惜蒔後遇赤日則黃萎數日而後始醒蓋秧之元氣泄盡矣其値陰雨而易醒者則稻必勝旱蒔之勝於晩蒔亦以避小暑則氣漸熱秧難遽醒也由此觀之同一蒔也醒之難易猶係禾之善否而况移種之分乎

看來秧性亦太耐磨折今草木之類必賤種乃易植其費種則移種之頃百方調護猶多萎死秧則不然其拔也信手速拔畧不顧惜拋折堆積累置累日其蒔也兩指夾之稍入水土縱橫敧斜不嘗整齊也及其旣成猶能每畝收三四石使整齊愛惜曲盡其道如區田諸法所獲過倍亦何足疑乃今人習於苟偷惟務欲速終不肯加功加力至語古法以爲必不可用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古人云鹵莽而耕滅裂而穫此言豈欺我哉但野人愚而固未可以言語爭有心者能躬行以率之則庶幾矣

秧苗入土深則難出秧根入土不深則難久故農人於播種之始則撒稉於一處以浮灰輕蓋之旣長則另分而插蒔所以順其淺深之性也是亦可謂得其術矣然孰

若區田之法不用移植而盡淺深之宜爲尤得其術哉

亢倉子曰稼欲產於塵而植於堅淺深之謂也

凡秧行最宜整蒔秧最不宜速速則秧行亂矣亂則疏密失宜難於耘鋤且不通風呂不韋作呂覽言農事甚悉其辨土篇曰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爲泠風正此意也乃知古人之於農事其用心至矣

漢武帝使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用力少而得穀多按代田卽古后稷法一畝三甽歲代其處故

[illegible]

曰代田后稷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平則根深而能耐風與旱故薿薿而盛縵田平田也謂如今之田畝不爲甽漫漫然故曰縵田此大約如區田而簡易過之然曰過縵田每畝一斛以上則亦不過畧勝而已區田數倍之說恐未必也

趙過代田之法其簡易遠過區田蓋區田之法必用鍬钁墾掘有牛犂不能用其勞一必稍木澆灌有車戽不能用其勞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於所種行內隔區種區則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以四之一之田而得粟欲數十倍於縵田雖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今農治田之方而用之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犂治田甽甽深一尺廣二尺長終其畝甽間爲隴隴廣一尺積甽中之土於隴上一畝之地闊十五步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爲甽隴三十道畝之首爲衡溝以通灌輸夫甽隴分則牛犂用矣衡溝通則車戽便矣甽廣於隴則田無棄地矣乃令民治糞糞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時播種播

種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甦平其塊礫乃徐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潤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爲四行行相去五寸開可容鋤生葉以上乃漸耨隴草隤土以附之其患下壅及應閘水復水俱依今農法試之當必有驗

耘苗法呂覽辯土篇最詳其言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孤謂相懸去如孤也相與居則漸近矣相扶則叢立如扎蓋初時耘之使稀則後來長闊方有地步否則積軋而不實矣又曰三以爲族禾乃多粟大約耘苗當存三莖爲一簇其傍相去五寸此爲要法今薅秧者亦大約三四莖一薅

呂覽又曰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謂存其長大而去其弱小者也若弱小者不去則長大者亦因之而多粃矣又曰樹肥無使扶疏樹磽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磽而專生則多死蓋肥磽之地其禾根株易盛故立苗欲稀不然則氣鬱而不展故多粃磽確之地其禾根株難盛[illegible]相援以立不然則氣弱而不能自存故多死呂覽之言亦精矣

予嘗行田間見溝間有禾長茂特盛於他禾顧問之曰此

秧之餘未遑他甫者也予曰長茂如此他日收穫亦必倍他禾鄉人曰不然雖長而軟他日益多秕耳此即呂覽肥而扶疎則多秕之說也使如長兄去弟之法則何至聽其多秕哉

今人不種區田者一則不知其法一則工力費一則江南水田田中冬夏積水不便開溝分畔惟高田可分畔又有不便者高田冬必種麥麥至夏令方收穫若區田則清明穀雨之時已將播種其開溝分畔須於冬春之間做完是因穀而廢麥區田所以終不可行也然予於此又有一說今人欲種早花或早稻則冬間使荒地不

種二麥其言曰雖少卻一熟然地力總在內不敢餘也早稻早花之穫不及區田然農人猶能舍彼就此況區田乎故吾以為農人能分早花早稻之田以種區田亦庶幾兩得矣

種區田又有兩便之法凡農家種稻先於清明時治地為秧田俟小滿前後分蒔其種秧之田亦拔起再耕今何不寄種秧於區田當播種時分其田十之二三開畔如前法俟苗長插蒔之際則分其餘秧以蒔他田在區田則以當耘耔在常田則以當播種是誠兩便

農家種稻最畏耘鋤蓋耘鋤之時正當溽暑又苗禾已長人行其中暑氣蒸鬱大不堪耐故農家耘鋤多在清早日稍中即起或有竟不耘鋤者區田費耘故人尤畏然吾又有說於此常田耘鋤多在暑中者以插蒔故晏也若區田不用插蒔則苗長自速大約常田插蒔之時區田已將耘鋤矣何暑之有至於鋤土壅根則今種棉之家日暴於田不以為苦而不鋤區田壟高足不濡水與鋤棉同亦何憚而不為哉

插田唱歌最妙蓋田眾羣聚人多口雜非閑話即互謔雖嚴禁之不可止惟歌聲一發則羣囂寂然應節赴工力齊事速但歌辭淫褻殊壞風俗擬效吳歈體撰歌辭數

十首一本人情發揮風雅凡田家作苦孝弟力行以及種植宜家常工課與夫較晴量雨賽社祈年之類俱入之詠歌以教農民似亦於風教有裨

稻熟時予往觀刈穫見田傍一禾甚長高眾禾約尺餘顧問之佃曰此予偶遺一粒穀未嘗糞治今秀實如此亦甚奇予因數其穗得二百餘粟時眾禾遍數皆九十餘粟是禾不啻倍之因思此禾蓋未嘗移種元氣未洩故也然偶遺田傍不糞不耘纖毫未加人力其稍壯碩者特以得全於天耳使如前法盡種植之宜其穗之長茂堅好又豈特如斯已倍乎樹藝之法不可不講也

高鄉人稱稻甚勞甚費故諺曰例一囷豈一囷信非誣也
古語云穀賤傷農以甚勞甚費之物而又值賤價則農
誠有傷者有位者當此時豈可不講常平法耶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
深尺謂之畎耜即今鍬頭也然鍬便於除草不便於起
土發土者今謂之鐵搭鐵搭頭廣一尺其功用殆勝耜
矣使爲廣尺之畎則一人可勝若兩人併發則廣二尺
矣
象山先生嘗述其家治田之法用長大钁頭鋤深至二尺
許廣一尺半植一禾大旱時以田肉深猶得不旱穿穗

數至二百粒他處不及百粒故所收常倍古人云深耕
易耨觀此信耕之貴深也但云廣一尺半立一禾又古
有云立苗方二尺者恐太稀與八寸之說太相遠當試
之
劉章耕田歌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此
猶畎畝遺意
允倉呂覽之言皆曰稼容足耨容耰耘容手又曰其種勿
使數亦無使疏則苗立苗方二尺及尺半之說恐太
稀八寸之說是
俗說動稱犁耙今江南農家犁則有之未見用耙耙製見

農政全書有方耙有人字耙其意大約如犁亦用牛爲
但橫闊而多齒犁後用之蓋犁以起土耖渠爲功耙以
破塊耖細爲功耙之後又用耖用耮耖如耙而齒更長
所以耖土沓細耮則條木編之以摩田也今農家便稻
耕犁之後先放水浸田然後集衆用鐵鎝編鎝土塊謂
之曰攤亦謂之耖亦謂之落別江南呼土塊爲□用力頗衆使
有耙耖勞諸器可省工夫大半
中土有耬車製狀如三足犁中置耬斗藏種以牛駕之一
人執耬且行且搖種乃隨下又有用糞耬者用篩過細
糞或蠶沙隨种而下按此器可用以種麥然於起耖之

尾用之爲佳又崔寔論曰漢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
備焉日種一頃即此耬車之謂
蘇文忠序有秧馬之說亦甚奇云予昔遊武昌見農夫皆
騎秧馬以榆棗爲腹欲其滑以楸梧爲背欲其輕腹如
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繫束
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傴僂而作者勞逸相絕
矣按秧馬製甚有理今農家拔秧時宜用之可省足力
兼可載秧供拔蒔者甚似
今耘鋤耘爪江浙間新製也古無此器俯匐水中以手耘

之故農人惟耘田爲尤苦今得此器勞逸不啻天壤乃知何事不可爲便巧推聖哲者能用其心則天下萬世被無窮之利矣可不加之意哉

農人刈穫時最苦傴僂而行手足腰俱痛予甚憫之欲思一便巧之器而無其法農政全書有推鎌以木爲之柄長七尺首岐兩股如叉形貫以橫木兩端各穿小輪圓轉中嵌鐮刃用則就地推去以斷禾莖天用以取蕎麥此亦甚便但恐稻稞甚大未能即斷也記此以俟

吉裏躬耕於蔚村子以區田法告之吉裏有舍傍地七分因掘七區日若得一區一斗子此七區當七分地矣然

法不俱盡善區底不平又下種時不按實苗出聚中央一處又不耘耔又爲惡客蹂壤門區除二區結子時淌亦不實只不如常禾但莖葉頗茂於常禾耳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治平類

治天地人之道一而已天無紀治之以緯度地無紀治之以經界人無紀治之以禮法故緯度也經界也禮法也皆所以爲分數也分數理也理者條理也

有治人無治法此言雖是然後世每每借此爲言廢法不講則非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又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譬有攻木之工於此雖善治木必求規矩斧斤之器規矩斧斤者亦匠人之法也規矩必求

其端斧斤必求其利此必然之理有賤工爲顛倒規矩錯雜斧斤主人不責匠而歸過於規矩斧斤有是理哉

理學須一貫經濟亦須一貫理學不知一貫則爲拳以爲忠申生以爲孝臨大杖而不能走遇管蔡而不能誅經濟不知一貫則勤於事上者不知恤民專於恤民者不知事上哀貧窮則抑富戶杜關節則絕綢繆惠而費勞而怨者多矣故理學不知一貫則害及於身心經濟不知一貫則害及於家國天下

綏來動和方是經濟一貫經濟一貫必從理學一貫中出

治一國與治一事不同治天下與治一國又不同須是把

箇天下大勢完完全全在胸中綱目井然源委畢見然
後左之右之無不宜之

吏戶禮兵刑工講究時是六事若行時止只一事須是聯
絡貫穿始得周禮六官皆設聯事正謂此也

不讀周禮不識治天下規模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具此心胸方能治天下

凡事皆有一貫不識一貫皆有害禹之治水得水之一貫
者也鯀之九載績用弗成由不識一貫故耳

當今治效必六十年三十年敎人三十年出治敎人十年
小成三十年大成出治三十年小成六十年大成

凡學經濟須有路頭若泛泛探取徒勞無益

撥亂不難致治難撥亂如十人之材足矣致治非五人之
德不可三代以下但有能撥亂者未有能致治者

孔子而後有眞學周公以來無善治漢唐宋竭力經營只
做得補偏救弊耳三代規模全未夢見

三代以上立法常使人有爲善之利三代以後立法常恐
人有爲惡之弊使人有爲善之利者是以至誠待人也
故人亦以至誠應之恐人有爲惡之弊者是以不肖疑
人也故人亦以不肖欺之

聖人治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入規矩

收人才去文法二者是當今最要務

古人治天下以禮今人治天下以法法勝則禮亡禮亡則
人心絕法尚不可治天下而况於無法乎

漢唐以下治天下之法最密然實處處疎漏以其意欲一
網收盡天下故也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下
之大豈能一網收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有周禮一部書止辨得王畿千里以內事何等乾圓
潔淨

人一身之中耳目口鼻手足腹心俱不可相無也然必元
首在上股肱在下而後一身順天下之大大賢小賢大
德小德俱不可相無也然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而後天下治不然有一人焉首居下足居上腹心居外
四肢居內則見者皆以爲怪物而羣擊殺之矣乃治天
下者賢奸顚倒大小易位有國者初不以爲怪其不至
於羣起而擊殺者幾希

聖人治天下只是使飲食男女各得其所飲食男女不得
其所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

周禮是治國之書蓋古人封建王者所治止於王畿以內
故書中所計止於一國之事使諸侯各如是以治其國
則天下皆治矣後世治郡縣之天下不然最要在擇守

令明斷陳若守令得人則青苗保甲之法自可行寧而
無弊王荆公不識此意總統政柄便立制置二司條例
可不問守令若何槩以青苗保甲之事施諸天下是以
治國之道治天下也所以不終朝而坡公觀荆公治臨
川時青苗保甲原自有成績則知治國之道貴密治天
下之道貴疎也古今異宜為治者不可不審

天下利而已矣善言利者使天下皆利其利故已亦得利
其利不善言利者欲一己獨利其利故天下亦各利其
利

古之天下體衆盡之今之天下賦役盡之能平賦役治天

下為得半矣

欲兵之精不如省兵而增糧欲官之廉不如省官而增俸
周禮有云祿以馭其富又曰奪以馭其貧蓋古者祿以公
田設于以爵則隨于以祿田故為仕者無懸貧之心而
不營心於財利今則俸祿甚薄而能人仕者各以私計
謀生若守廉安分徒資俸祿則饑餓不給失馭富之道
矣古者祿田之外別無私田設奪其爵則收其祿田則
無所藉以資生故貪墨知畏今則在官者無所限制田
連阡陌雖被削奪而擁貲巨萬無能損其毫毛失馭貧
之道矣然則廉吏何所藉而為廉貪吏何所恢而不為

銓

古者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甘誓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
蓋古之天子皆軍政於六卿居則以守行則以戰文武
未嘗分途也自戰國始有將軍之稱秦乃因之位上卿
金印紫綬而文武乃分途矣夫周官軍政皆寄於司馬
亦未聞有尾大之患何必欲以文武互相制馭豈君臣
相信之道也哉

吏部雖有用人之權然須有議覆之法假如方面大吏及
州縣正官既吏部之所當選擇者至於州縣之佐貳與
夫師儒之職倅貳之官則聽州縣自行辟召可矣今則

一命之微必由銓部總攬既廣人之賢否豈能盡知所
謂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者此也

吏部所以既尚資否難知勢不能不循資格非不欲去資
格也勢不可也故議者不察不清吏部用人之權而欲
去朝廷資格之弊此必無之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
俗即使皋陶伊尹為銓衡亦不過掣籤唱名期於無弊
而已斷不能自展一籌也事權之多出此者益有由矣

用人循資格最足大弊人才不同各有所宜有宜大者有
宜小者有小大無不宜者小大無不宜聖人之才也或
宜大或宜小賢人之才也求才於今之世其為賢人者

寡矣而朝廷用人不問其才之大小與否槩以資格遷除之是以聖人望一切也奚可哉

人才極是難得善用人者必審定其才之所宜授之以職而終身任之務使竭盡其材以唐虞之際而致治止於五人此人才之難得也以五臣之聖而各專一事此才之各有所宜也且各專一事而至於終身不易此任之而竭盡其才也今治不及唐虞而三歲試士多至四百則人才何其多聖不及五臣而吏戶兵刑無所不堪則才何其大歷官如傳舍且至暮去而勳輒奏績又何其才之易竭也

爵祿二字其用不同用人當以爵賞人當以祿爵者量材而授者也其人才堪於兵則授之以兵才堪於戶則授之以戶此如董工役者其人而善木則使之為木工其人而善土則使之為土工用各有所宜也祿者量功而授者也其人而於兵有功則即於兵加俸其人而於戶有功則即於戶加俸此如木工善木則即加以木工之厚餼土工善土則即加以土工之厚餼報各有所稱也今之用人者其人方有功於兵則陞之使戶其人方有功於戶則陞之使吏此如董工役者其人而善土則賞之使為木其人而善木則賞之使為鐵為銀也豈不大可笑哉

孟子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此賞人以祿之一證也

考察之權最忌專一周禮六計弊羣吏皆各屬長官主之而共聽於王宰然其所察者特王畿之內而已故聽覩真而舉措當今則合天下之銓選皆聽之吏部甚至州縣佐貳之微亦屬於銓司欲舉措之當不可得矣

銓司每慮人才壅滯往往設法遷陞即有識者亦欲巧為法以疏通之此以人才用國家而未嘗為國家用人才也古者論定後官量才後祿故三德者為大夫六德者

為諸侯凡用之之法皆求其德與位稱耳由此言之其人而才足卿相即布衣而立授卿相可也其人而才止百里即筮仕而終身郡邑可也以至才堪戶者終于戶才堪兵者終于兵如舜世五臣終身不易何嘗有流轉遷陞如今日也蓋天下事有煩而無謂者此類是矣乃當事者方以人多官少為病以予言方慮其官多而人少也季世之法不主於用賢專主於防不肖夫既知其不肖則去之而已不務去之而務防之不肖者未必受制而賢已不勝其掣肘也安得謂非立法之弊乎

寬收嚴試久任超遷此八字用人之良法

近行薦舉最是良法，然有三弊，一曰行之太拘，蓋薦舉之法所以通科目之窮，破資格之弊也，今必曰某官得薦某官不得薦，某官薦得任某職，某官薦不得任某職，是仍重科目仍拘資格也。一曰任之無法，蓋善惡有類，邪正有黨，君子所薦大抵多君子，小人所薦大抵多小人，今不立法詳試而槩任之，且宜兵而工，宜禮而刑，用違其才者，又不可勝計也，即有真才亦烏能效用乎。一曰繩之太急，連坐之法，所以待小人，非所以待君子，故同是人也，或始終變節，或窮達易操，當其舉之，未可謂非也，舉之而受舉者變節易操，則非舉之者之罪也，且仕

途傾險，詭譎百出，或叢忌舉主，而陰中傷所舉之人，或傾擠所舉之人，而并累及乎舉主，種種殊態，有不可勝道，則雖有賢士在下，舉主亦安能不顧身家，不惜祿位，奮然以舉之，又無怪乎勉強塞責，而以衰濫者對之，徒虛應故事也。

薦舉不可尚虛文，當覈其實，或其人才德兼備，或有德無才，或有才無德，或其才長於某事，短於某事，用可任某職，不可任某職，皆一一疏列，不拘大小臣工，有能薦舉多多益善，天子臨軒親策之，分類而試，試以經義治事，擇其尤者更召對而試之，可者擢用，不可用者散歸，庶

無前弊而收實效。

日者觀匠人得數人與器使之道，凡木之大小枉直皆材也，規矩繩墨皆法也，材有不齊而法無不一，故能使之咸就條理，至於奇瑰之材不可拘以繩墨者，則又隨材而器使之，故天下無不可用之才，而亦無不可成之事，今之時教法廢矣，而器使之道則又棄而不講，使細者爲梁，短者爲柱，大者爲榱，長者爲節，乃謂天下無材，謂天下之事必不可成，豈不冤哉。

科第未得取人之法，雖疎節闊目，不無遺珠之歎，然往往拔十得五，舊制舉進士必分試九卿衙門觀政，每衙門

約二十餘人，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而試之事，會其實以上於天官，天官籍註以定銓選，隨材授職，職必久任，故洪永時得人爲盛，今之觀政則不過隨班作揖而已，名存實亡，可慨也夫。

用人之法，古今不同，三代以上開誠布公，主於用君子，雖或間容小人，然君子易於展布，三代以後禁制束縛，主於防小人，小人終不能防，而君子之進退掣肘爲已極矣，問設有小人如何，曰小人惟有不用法，更無防法。

中庸曰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則知古人治天下，全在懷諸侯，今人治

天下全在擇守令

諺語淸官不出吏人手非官愚而吏智也官不久任而吏多積年故耳誠能一切反之吾知吏必不能出官手也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君有過臣諫之父有過子諫之代不乏人獨爲長吏令一邑未聞闕一言路令羣下得言其過失近爲民父母而驕亢反過於至尊無拒諫之名而有弭謗之實誠所不解也今後吾黨得第爲縣令時必尊禮有道訪聞得失月朔必置一櫃令士民投牘於中言我一月中過差庶無自昧妄行之弊

治天下以求才爲先治一邑亦當以求才爲急今之郡縣

非無才也而有司不知作興鼓舞之道其有留意人才者不過季考月課爲文字相知耳夫文字之中上有督學下有學師何煩有司更爲數數也愚謂有司季考月課當另爲一法分理學經濟二科設爲條問理學如顏子所好何學之類經濟則舉時務之切要者每科數條觀其所答優劣德行優者養之庠序經濟優者措之施行不惟賢才可以立得而聞風興起者吾知且不可勝計矣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三

後學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治平類

設官分職所以爲民極也故官制淸則民志定周制在天下惟公侯伯子男在一國惟卿大夫士而已自秦罷侯置守分爵二十級而漢唐宋因之愈棼愈亂其制有爵有職官有加官又有散階勲階或一官而兼數銜或一事而設數官或古貴而今卑或古卑而今貴名目混淆等第雜亂欲居官者顧名思義難矣於以治民不亦謬哉故愚謂治天下斷自淸官制始

三代以官爲治事之司故其制簡而淸後世以官爲賞人之物故其制繁而亂

勲階之制始於唐歷代因之夫旣有品級又有勲階不繁而益繁乎且古制卿大夫士今勲階一以大夫爲稱而但以榮禄光祿資善資政爲次第亦何所分別甚有大夫與卿同稱者如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之類蓋因循於唐宋之舊而不知取法於三代也

九品之制竟以上卿亞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別之似覺淸楚

三公三孤古所謂論道經邦貳公弘化者也記曰天子無

職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何官之稱蓋非特參職天子直
尊於天子矣故其稱曰師曰傅曰保皆尊於天子之稱
也惟周召之倫足以當之無則寧缺故曰官不必備惟
其人周召之以公孤兼宰相以公孤宰相非周召不可
也後世不務得周召其人而槩以公孤爲兼官馴乎唐
末或以之加武臣或以之加寺宦或以之加親王子弟
名實之乖遂至大壞先王之意荒矣愚謂師傅等官多
屬空名似不必設今之所謂國子監者是誠天子之師
傅而天子所當敬禮者也當慎擇其人即以師傅之禮
尊之北面受教隆之以禮而不煩之以事重之以道而

不授之以權即古公孤之遺意而善用之是亦治古變
通之法也後世公孤既徒設空名不敎實用而國子監
又下夷於九卿胥失之矣
語曰人主之職在論相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
臯陶爲已憂自古及今未有宰相不得其人而天下治
者自國朝不設丞相心竊疑之及歷攷古今周禮無
宰相之官自秦始制丞相堯之於舜舜之於禹伯之專
任之久蓋將相之也家天下以後此任未可專寄漢承
秦制始設丞相旋改三公唐宋以來其名不一或稱尚
書令或稱中書令或稱僕射或稱平章或稱同三品或

稱大學士雖皆宰相之職然大約皆二三並任不獨任
且皆兼官非專官其專官而獨任者在漢則曹操在魏
則司馬師晉又有黃鉞大將軍大丞相諸大將軍之類
皆爲專官獨任未嘗授人惟宋齊梁陳隋諸臣將受禪
則居之此外惟桓溫王敦侯景則知丞相之職其不可
專官獨任亦較然矣按周禮六官之外無官則宰相舍
六官又誰相乎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即六官也
周禮天官謂之冢宰則既以宰與天官矣但專任恐權
太重故使之同於五官後世誠能法周官之意竟以六
官爲六相冢宰提其衡五官襄其事而天子親決萬幾

於上則既無專擅之嫌亦無紛擾之患天下受置相之
利而不受置相之害或者其庶幾乎
國家設五軍都督府其衙門及官銜品級俱尊於部院蓋
以兵柄不可下移寓天子親操之意也然凡衛所武
官一應承替襲職之事皆必蒞於兵部而後行則尤有
失乎相制之意蓋關國之慮深矣
親軍衛之與五軍府即漢之南北軍也其勢互相制馭不
爲不當但五軍府都督多以勲臣爲之錦衣則專以恩
賚大臣子弟[illegible]即周官庶子之意然卒以不知兵之人
充任緩急莫可恃矣愚意二軍之將亦當間用邊將中

之年老者蓋既以示國家優厚之恩而亦可藉其老成
練達之力居中制馭兩得之道也
吏部古大官冢宰之職也然古者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
典以佐王治邦國曰治典曰教典曰禮典曰政典曰刑
典曰事典蓋偏言則專一職統言則包六職猶四德之
仁兼四端統萬善也今則專於選事猶一郎曹之職矣
愚謂宰相可不必設而吏部則不可偏於一事也宜稍
倣古冢宰之職事權雖分寄於六官而權要則獨總於
冢宰庶無專權之虞亦無渙散之弊
天下之官皆選於吏部故凡雜繁亂人才不能周知不得

已而用資格此吏胥之事非官長之事也誠能參用古
法朝廷擇冢宰冢宰擇五官五官各舉其屬外官之長
及外官之僚屬亦如之吏部但總其成則頭緒清而人
才易於器使矣朝廷未知職要之法用人之效未可期
也
周制地官司徒主教養萬民今之戶部但主戶口田賦貢
役經費非古制也蓋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以封諸
侯而千里之內又分采地九賦之斂其入無多故可專
意教養今則海內之田賦皆屬戶部勢不得不以教之
一事聽之學校而全部專心會計矣國初止分四司而
其後又分十三司十三司各分四科誠以庶務之浩繁
也然古者有教有養而今制但問取民世代升降感慨
係之矣
古者成均教士司徒教民三物八刑五禮六樂皆所以齊
民也漢唐以來成均教士之法猶存其名至司徒教民
則名實俱亡矣孟子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
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以此知教民尤急於教士也
爲人上者可不加之意乎
禮部一王禮樂教化之所出也而有僧錄道錄二司何居
且僧錄道錄不已而又有教坊司傷化甚矣有王者起

其一舉而釐正之乎
在昔漢有太尉大司馬大將軍五季有樞密院大約皆主
兵柄而權在宰相之上權臣挾震主之威者率居此任
蓋兵權在握則無所不爲也國初亦設大都督府後以
朱文正坐罪廢不設尋分爲五軍都督府雖品秩如故
而兵部陰移之其權分矣至永樂中盡歸兵部五府都
督不過守空名與虛數防微杜漸莫此爲善有國者所
當法也
伏讀諸司職掌內刑部一條有曰凡籍產不得及其先墳
然此一語真王者之言與文王罪人不孥之意並美千

古矣

宗人不即市宮人不即獄二語亦王政也

工部凡軍器寶裝火器鹵簿衛戰車屬都水名義未正愚謂都水屯田可并也軍器則宜另爲一司

慎刑雖天子美事然愚以爲慎刑莫如簡法簡則寃抑少繁則寃抑愈多欲救之而適以縶之今一刑也既有刑部又有大理又有都察院謂之三法司爲太繁矣而鎮撫司獄又得參其閒欲無寃抑得乎故愚以爲不特鎮撫可廢即大理亦可廢也一刑部足矣

從來帝王之家處宗族最難尊其位重其祿固親親之道然過於優厚不爲限制宗繁費大爲患終窮亦國家莫大之憂也愚謂子孫之親與祖宗等祖宗尚以親盡爲隆殺況於子孫而不爲之差等乎有天下者宜一以古禮爲準上則高曾祖考下則子孫曾玄皆以四代爲次第如天子之庶子則爲皇子皇子之子爲皇孫以下爲皇曾孫爲皇玄孫其祿以漸而降至皇玄孫後則不降不可降也皇子之庶子又爲王子王子之子爲王孫爲王曾孫爲王玄孫其祿亦以漸而降至王玄孫則不降無可降也如此則不至有過重之憂亦不至有失所之患庶幾情義兼至矣今試擬圖如左至於祿之厚薄則有相臨時斟酌可也

宗藩遞降圖

皇子—皇孫—皇曾孫—皇玄孫—五世不降
皇子—王子—王孫—王曾孫—王玄孫—五世不降
皇孫—王孫—王曾孫—王玄孫—五世不降
皇曾孫—王曾孫—王玄孫—五世不降
皇玄孫—王玄孫—五世不降

夏殷周皆有九卿即少師少傅少保及六官外此無卿今制六部都通大謂之大九卿而鴻臚太常光祿寺又謂之小九卿以今觀之殊可併省如鴻臚太常光祿可併

入禮部太僕苑馬可併入兵部翰林尚寶欽天可併入吏部國子監則當格外獨尊而不當儕於諸卿此勢之至便而制之至善者也昔宋初雖有九卿之名皆以爲命官之品秩而無執事元豐正名始行執掌中興初併省冗職衛尉太僕併兵部太府司農併戶部光祿鴻臚併禮部亦思其頭緒之分也立官制而能使頭緒井然則治天下之道思過半矣

周禮不設諫官先儒以爲人人可諫故不設諫官此亦一說然亦可見三代倚大臣之專待大臣之厚此由三代人主皆能正心誠意以身取人故也故愚以爲朝廷設

臺諫不如設師傅師傅教人主以正心誠意之學學進則人主自能辨大臣之賢否也

昔人謂周禮無諫官凡官皆可諫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天官之屬師氏詔王善保氏諫王惡則保氏便是諫官故後世之設諫官非周禮意也其必復師氏保氏之作而在於王所乎翰林院始於唐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醫卜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掌於中書舍人未之及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等草文辭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陸九齡張說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又

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爲天子私人而翰林院始大重然所謂學士皆以親疎遠近爲貴賤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宋始有定制職始貴顯至於今制則直以爲儲相之地士子登高第者竟入翰林不數年可坐致館閣大宰相天子安危之所寄也人主得相當務取周悉國體民情者皆可從政文章華國乎竊謂翰林既爲儲相地當即以相業期之入院之後宜講貫歷朝經制務爲明體適用之學則得之矣

古者太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無所謂東宮官屬也秦漢以下始加詹事中庶子及諸府率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儀謂太子在東宮止有學問無他職事何必另建官屬保傅之任宜擇勳戚老臣爲之至於師則有太學之師在太子當日夕習禮樂政事於太學更妙選太學端方之士與之朝夕周旋更迭進見所謂太子入學則與士齒是也若設專官是狹小其途矣

太常司祭祀禮樂之事宜妙選官屬擇知禮識樂者爲之不宜泛泛升授也

周禮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夫十失四亦醫中之佼佼者矣而考猶爲下則上古之重民命也今制雖亦有三年五年試法而俱爲虛文無怪乎世之無良醫也

馮相保章周禮俱屬春官國朝特設欽天監重之也亦秘之也然其職太卑又其官世傳不選於外止能知數未能明理是以久而廢弛鮮克勝任欽若昊天者當尊其官寬其禁令博求賢者以講明曆理而時修曆法則庶幾乎

洪武初設國子學後十五年改國子監按監本國學孟子云學則三代共之宜正其名稱為妥若以監名則與諸寺監同非古人重學校之意

洪武初祭酒為正四品後改為從四品壽州學訓導劉守颋國子祭酒品位不當在太僕卿下當時頗納其言然卒未改正夫祭酒天下之師也隆重師儒乃治天下第一要義正四品且非況從四品乎

每見前代好釋道者往往稱釋道二家為國師夫祭酒則誠國師也不以國師稱而僅謂之祭酒祭酒者年長之稱耳豈所以崇儒重道乎

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內官品秩內官監凡十一監設太監一人秩四品左右少監一人秩從四品是內官與國子師品秩相並且過之也又其衙門何以監名當時何以無人論正

國初自兩京而外分十三省每省設都布按三司蓋古者方伯之任節度使之職也然則布政之職宜獨尊今三司等級都居上布次之按又次之蓋國初每事右武故以五府居六部之先以都司居布政之先其實非也一省之政聽於布政則都司按察皆布政佐貳之官也今既並列以分其權而布政後有左右二員防制繼於過矣設官當以民事為主布政主民事者也故宜居二司之先若謂恐其權專而莫可制則權莫重於兵顧以都司為可制乎

朝廷設官甚多惟州縣為親民之官昔漢宣帝謂與我共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則共天下者惟良有司而已蓋即古者百里之諸侯也其體貌不可不崇其委任不可不專一邑人才使得自行辟召一邑兵食使得自行調度若徒掣其肘而又欲責其成功難矣或謂制馭之道不可不講儀謂不然蓋權勢太重如一都一省誠

不可不防若州縣則一彈丸地耳正賈誼所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者過防則太弱且不能自振又何能為王家宣力哉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治平類

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為體天無度以日之行為度天無赤道以南北極為準而中分之為赤道天無黃道以日躔之所經為黃道天無十二次以日月所宿之次為十二次

天亦不止以二十八宿為體天只是積氣自地以上皆天一層高一層一層緊一層凡日月五星與二十八宿俱在氣中俱屬天上俱為天體但人要將天與日月五星分別而日月五星有象天無象故以二十八宿為天之體其實日月五星與二十八宿皆為天體天只是氣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皆氣中之物

天氣愈高則愈疾凡在氣中而居下層者其行稍緩氣緩故也再上則稍疾以至層累而上至於極頂則氣愈緊而行愈疾此亦自然之理古人有九重天之說朱子皆取之又謂天際惟勁風搏轉即此意予嘗讀遊華山記謂山頂風急人不得站立行者皆依山附木否則吹倒每日都是如此則氣高而愈疾之說益驗矣

思勁風搏轉之說因念若果如此則天際當惟有東來之

風無西來之風矣乃天際時有貼天之將雲或東或西無定何耶意者風與氣不同氣有左旋而無右旋風則東西南北惟其所之耳

天氣雖愈高愈緊然中間却寬和所以生養得許多萬物惟運旋緊故中間有生氣若不運旋則乾坤毀乾坤毀則萬物或幾乎息矣

晉志載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也此言大非水為有形之物水既載天則載水者又屬何物得無終歸乎天氣也水土皆形也氣能載形形不能載氣

曆家以九百四十分為日法則一度為九百四十分以九百四十分而得四分之一則為二百二十五分此所謂四分之一也大約是三個時辰

天度如爪稜近兩極者狹近中間赤道者闊

大體言之縱橫皆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算

程子謂堯夫立歲差法貫絕古今又謂今人論歲差只隨時則驗惟堯夫有一定法又謂堯夫歲差法只於日月薄蝕處求之予向不得其說由今思之堯夫亦只是隨時測驗益曆家第曰只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常理推筭不便測驗何為不便測驗從日光照耀處所

行處列宿皆隱不能知日之所行某日在某度上將某測日之法只於月之晦朔弦望上求之然晦朔弦望亦未能分毫皆准惟薄蝕之時日月或合併或對望同道同度分毫不差於此時求之則知日行在某度上歲差之法於此可求是亦隨時測驗法非一定法也

中興天文志言歲差自宋距堯差四十餘度循是以往復五千年後所差將半周天得毋寒暑易位此言大非寒暑之來乃因日之遠近故南至則必寒北至則必暑不因所躔之宿而生寒暑也若如志所言則自堯至宋節氣已當大異矣何卒未嘗異也

天文圖蓋天不如渾天人知之矣然渾天舊圖亦漸與天不相似惟西國爲精密不可以其爲異國而忽之也

天文左右旋之說古今聚訟儒者執左旋之說而以七政爲必不能右旋非也夫天猶水也日月五星猶魚也日月五星之行大天猶魚之行水古詩有云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豈以日月五星之靈曾不若水族之微而僅僅比於敗木亂草隨波上下且在日月則有薄蝕變怪在五星則有遲留順逆在恒星則有飛隕流墜變動不測豈一右旋之說能學者但虛心觀理不可過泥前人成說

天文家有二一曰曆一占驗即古所謂馮相保章也儒者欲識天道必合二家而會通之其理不相齟齬始可據以爲斷左旋之說於曆學家頗無所礙但於算稍繁耳若占驗家則殊不然占驗家談五星以東行爲進爲順西行爲退爲逆古今之占皆有明驗若主左旋則凡五星東行反謂之退與逆西行反謂之進與順與古今占驗但大相反此不可之甚者儒者豈可執揣摩之虛理違占驗之實事故愚以爲天文家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此說較長

天積氣日月五星積精精行氣中各一其性

七政行天是精乘氣非氣轉精

月光借日此沈括之言朱子極取之予以爲未必然月雖陰質然亦精氣所爲非塊然一物天下之物惟銅鐵瓦石能受光不能通光若水晶琉璃一遇太陽亦表裏洞徹矣月雖陰類然以擬於物必非銅鐵瓦石豈反不如水晶琉璃愚謂月之光月自有之其盈其虧皆月所自爲不借日光尚書生明死魄亦一証也

問月光非借日何以晦朔弦望毫無差忒曰此所謂應日非借日也應日以理言借日以形言

日月薄蝕之說亦氣感也何以必於朔望日氣至此而後

相感也天之有道度猶人身之有脉絡日月之有薄蝕
猶肢體之有疾痛日月必同道度而後生薄蝕肢體必
中脉絡而後見疾痛腎虛而齒搖肝盛而目赤腎之與
齒肝之與目其形未嘗相見也然而很依於此皆見於
彼者其脉絡同也世未有腎虛而目亦肝盛而齒搖者
則非朔望日月又安得蝕哉

西學言日月蝕爲地影所隂似亦有理然以地影之説
求之恐未必然日之體猶火月之體猶水火外景水內
景內景者受景於內也故月中之景古今相傳爲山河
大抵近以西洋望遠鏡窺之良然今爲地景之説者曰

日之體大於地地之體大於月故日之光能及於月而
月之光每障乎地其所以或隂或不隂者以其去地遠
中間空處多故也大內景之物其體常虛其照常廣愈
遠則被照之物愈少而所照愈廣今大地雖大於月然
月去地遠則地小而月中之景當亦小矣地之週圍空
處甚多則月之照地宜四邊俱作圓形而中心一點獨
黑嘗如高廣大厦懸鏡高梁中懸一球球體雖大而自
高梁之鏡照之則球形自小而球之外圓俱見此常理
也乃今月中之景不爲圓形而作散亂或白或黑其體
不一又其黑處有自然月之邊者則知地之形未必爲

球而地之大未必僅大於月地球間隔之説猶有可議
也

月抗日而食蓋隂以抗陽而得罪也望而盈似乎亢矣然
不蝕者蓋兩度不同道雖盈而不抗也至於同道同度
則亢矣此如后妃然正位中宮與人主爲敵體此盈也
非亢也如呂如武則亢矣

即日月食亦可識天地間陽貴隂賤之義隂雖與陽匹敵
然一至於亢則其體自戕湯雖爲隂所掩而真體常存
不少損壞然則爲隂類者固不宜自盈而至於亢爲陽
類者亦愼毋自怨而至爲物所敝也哉

古今言曆者無慮數十家其稱善者惟漢司馬遷太初曆
唐一行大衍曆元郭守敬授時曆然三家之中又惟授
時曆最善蓋三家定曆之數太初則以鍾律大衍則以
蓍策授時則以晷景以理揆之雖云六律爲萬事根本
又云易能彌綸天地之道然探其成數以爲曆本終爲
牽合不若晷影之法以天測天尤爲精切所以延今三
百餘年交食之法猶未甚爽也

欲驗曆法合否只在交食然交食只定時刻分數便難假
如二人言曆其一人定某日午時一刻日食一分又一
人定某日午時二刻日食二分欲辨正之須先定晷刻

其定晷刻之法或以沙漏或以水漏或以晷影晷影或陰雲不現沙水二漏則互相參差者有之益漏本人爲非天造地設也此時刻之難也至於分數則三分已上便易識認其一二分之間日光晃耀誰能確然分別即用油盆用樣板終不能不差分杪也此分數之難也即此二者孰能定其優劣以此知定曆之難天本動物占天者亦定能毫髮不爽但時勤測驗務使密合於授時不悞足矣

歲差者歲歲有差假如今歲冬至日在箕三度至明年冬至日仍在箕三度其間已差杪忽矣所以然者天行與

日行各自不同其間自不能無過與不及但所差甚微須乂乂積筭乃見所以古曆有以四十年差一度者失之過有以百年差一度者失之不及惟大衍曆以八十三年紀元曆以七十八年爲近而又不若近時西學歲約一分五十杪不筭約六十六年八個月而差一度者之爲密也蓋謳羅巴人君臣盡心於天終歲測驗故其精如此

歲差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今在箕四度上距堯時約差五十度自堯至今不過四千年耳其所差已如此自堯以前不知幾千萬年自今以後又不知幾千萬年若約以四千年差五十度論之周天度數不過三百六十七只二萬八九千年周天度數盡矣堯夫元會運世以一元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則歲差亦須在周天打三四轉

有蛛網可悟天文圖其縱布處卽周天二十八宿分度法也其衡布處蛛網較密舊圖止赤道一圈今西圖亦有三百六十度矣

漢儒談天家多謬乎於升降四遊九局可笑考靈曜云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春分時地當正中自此漸下至夏至下游萬五千里秋分地亦當正中自此漸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立春後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而極春末

復正立夏後南游夏至而極夏末復正立秋後東游秋分而極秋末復正立冬後北游冬至而極冬末復正此皆揣摩晝之長短日之遠近以爲言不知地之上下星辰之東西有南北極可攷而謬妄若此載之史冊足徵知天者之鮮

宋中興天文志採近世諸儒之論其間固多可採然最舛謬者莫如客星一段其言曰大有客星三曰老子曰國星曰溫星老子非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之人溫星者溫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三人之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

錯出之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常此無論古今史
傳未嘗載二星之名即其立言之荒誕謬妄亦有大可
笑者而史官採之者傳引之難矣哉
天官惟占候家最多謬妄此不可不知
漢儒之占天失之鑿晉唐宋諸儒之占天失之略
甚哉占天之難也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為正統權對曰
以天文則魏為正然攷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
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晉天文志
又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只
載記攷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彗尾掃太微而符堅

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梁武帝時熒惑入南斗武帝
被髮跣足下殿禳之而北魏有孝靜帝之變晉與異與
見宋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兆而季龍頻年閉關此
後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證也以此言之天道遠人道
邇占驗之家豈能一一盡中有術數之士毋妄言其
亦過矣
西學絕不言占驗其說以為日月之食五緯之行皆有常
道常度豈可據以為吉凶此亦通理但七政之行雖有
常道常度然當其時而交食凌犯亦關氣運國家與百
姓皆在氣運中則不能無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
星之恩仇五星之行與人無與然值之者亦不無小有
徵驗況國命之大乎或以為西學有所慎而不言則得
之矣
占天之書國家例有明禁其所以禁之者正以術數之家
多因聯妄言易於惑人作亂也若夫天道之運行日月
五星之躔蝕盈縮星野氣候之變見則性理綱目載之
二十一史全書之矣國家亦何嘗禁而博學之士固可
以束書而不讀哉
術數難而易占驗易而難曆數所爭常在分杪之間非理
明心細者不能窺其門戶然有成法可按而知占驗則

占書具在然以二十一史觀之或同一災變而事應各
異或災變甚大而絕無事應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語此
矣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治平類

建都之地自古爲關中洛陽近則有北平其餘如汴如金陵地勢偏坦俱不可用三者之中議者以關中爲第一北平次之洛陽爲下愚竊謂不然自古建都當以漕貢便利爲第一巖險次之北平背倚雄關東環滄海誠天府之國然漕貢之道元人全仰海運兼取給會通河我朝則專恃會通河一路一旦海波有警河道路塞京師便成枵腹此不可之大者又其勢偏在東北内阻黃河設邊警卒臨中原阻塞則更無退步是京師爲孤注也

關中沃野千里三面阻險一面東制諸侯地勢之險天下莫與匹然吾以爲此霸國非王國據之以取天下則有餘臨之以守天下則不足轉天下粟給關中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一也自周及漢唐世有戎狄之禍二也有事出走居洛陽則地勢益坦居蜀則險阻難出三也惟洛邑居天下之中地勢適均河漕便利昔周公旣作鎬京而猶營都洛邑非僅謂有德易興無德易亡也知鎬京之地形勢雖固後必有以貢賦爲艱者讀詩之大東小東可知也故欲以洛邑爲堂奥以關中爲家當無事則坐鎮洛邑享天下之便安有事則退保關中據天下之形勢建都之善無過於此自成王不及居洛僅以爲朝貢之地幽王失鎬而後平王始遷之是猶家當已失而兀坐堂奥其不至衰弱而遂亡者幾希此非其地之不善所以居之者未得其道故也

建都長久之策必當如成周之制以洛陽爲堂奥關中爲家當至於王畿之地尤當較成周爲倍廣北枕太行則可以收胡狢代馬之用西控潼關夔峽則可以通秦隴往來之路絕川蜀覬覦之萌南引江淮漢沔則可以盡粟米百物之利制東南上游之勢所當備者惟東北一

路誠能彷古封建之意參以賈誼衆建諸侯之法使之棊置星羅人自爲守而又於燕雲青徐要害之區各設重鎮統以京師重臣戍以京營銳卒更練土兵以輔之即有不虞力能自衛況以京師之力西收秦晉川蜀之甲南漕江廣三吳之粟勢又甚便其誰能窺之萬一不支上則入關次則入蜀可以圖恢復最下則汎舟江南猶可爲晉宋六朝之續所謂狡兎三窟是也況乎有國家者以得民心爲第一漕貢便則民心不至遽失周平于漢光武雖處末季而猶享國長久者正謂此也有天下者可不加之意乎

或云子房有言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此子房就當日時勢言耳是時天下未定羣雄猶有窺伺之念況尚帝經營草昧未暇營築京師不若因天地自然之險故以關中爲第一至於天下既定則斷當以洛陽爲都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不必皆天險人力固可設也洛陽即無險若環王畿千里之地皆多築城堡關聯絡盜賊亦自不可卒入況乎前江淮而後太行左成皋而右殽函又何可因之險乎故天下未定則當都關中如經營洛陽天下已定則當都洛陽而經營關中洛陽雖無險然一都洛陽設兵控制潼關夔峽吳會燕雲能令天下皆失其險此所謂大險也

都洛陽有十便居天地之中風雨會陰陽和一也朝貢便利二也以秦蜀吳會爲家當進退有據三也所防止東北一面爲力易辦四也襄鄧之間多閒田區處耕墾可以處四方輻輳之衆五也背河向洛江漢朝宗中龍靈氣所聚風氣中和歷代帝王聖賢多產於此六也歲省漕輓之費數十萬可以佐大農金錢七也從來盜賊之亂多起于徐泗多藏于鄖襄今使之屬在畿輔則盜賊不至易熾八也淵廣地饒一歲再穫京師可當足九也民俗剽悍善鬭可養爲兵十也

都洛陽亦忌河患可于荆襄之間亦得但無人都可因耳王畿之制必南際江北抵太行孟門西控潼關夔峽東連吳會爲妙如今省制則地勢太狹不可用

讀禹貢一篇知建都之要全在漕運便利

人欲知地利須是熟看通鑑將古今來許多戰爭攻守去處一一按圖細閱天下雖大其大形勢所在亦不過數項如秦蜀爲首中原爲脊東南爲尾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關劍閣夔門爲險守東南者必以長江上流荆襄爲險此等處俱有古人說過做過只要用心理會其或因事遠遊經過山川險易則又留心審視默以証吾平

日書傳中之所得久之貫通胸中自然有個成局其他瑣碎小利害去處俟身到彼處或按閱圖籍或詢問土人當自知之無庸屑屑也

地利只是險阻二字山爲險水爲阻秦以一面東制諸侯山爲之也長江天限南北水爲之也推此以往可以知地利矣

看地理風水書亦有益於地利之學以其言山水頗有條貫便於記憶也

地勢險夷古今亦有變更不可盡據書傳昔當秦漢時函谷至潼關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傍山道逶險隘敵來

犯闕常在千里之外故曰秦得百二今關河流漸北中饒平陸寬坦無阻失其險矣天下之古今易勢若豈特一潼關哉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流散農傷則國貧其說旨名詩非數之開阡陌比也但其意主於富國故朱子以之與商鞅同稱耳

亢倉子曰人舍本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國家有災患皆生遠志無有居心農則其產稜其產稜則重徙散又曰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此皆知本之論有天下者不可不知

只永不起科四字不勞不費爲西北足食之本田成而守望相助則四字又爲足兵之本但國家須守此勿失民信爲急耳

開中軍屯宜互相表裏腹裏莫如開中邊塞莫如軍屯

元時最重區田法詔書數下令民間學種區田民卒不應蓋區田不便反不如漫田欺抑小民難與慮始也予嘗彷其意一爲之未盡其妙然大約亦可倍收一畝六十

六斛穀則未必也

治水只是要識水平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水無有不下此便是說水平法治水者得其法雖洪水猶可治況江湖溪澗之水乎

治水不識水平則一溝澮不可治予家庭前地窪每雨後必潴水予命老僕開溝通滌外大河僕固善土功謂予曰牆外地高不可開予不之信强命之已而遇雨外水果大至宅反浸得吳中水利書讀之胸中浩然夏夜雨集坐廳事中觀庭前潴水狀高卑坎坷皆成山川之形覺得自然有個條理處以此知不可無學問也

欲識水平必須有法蓋地形高卑在咫尺猶易辨若一里二里以至數十百里非有法何由辨乎武經總要載水平法先爲水平池置本處吏以一人持度竿照板向彼處照之所可辨高下遞移遞進無遠不可識詳載本書但其圖未詳予嘗與發善兄論之然未若勾股算法爲便也

西學有幾何用法崇禎曆書中有之蓋詳論勾股之法也勾股法九章算中有之然未若西學之精嘉定孫中丞火東更爲詳訂推演極其精密惜此書未刊世無從究其學耳

水利與農田相表裏故善治水者以水爲利不善治水者以水爲害江南澤國而土田日闢以水爲利也西北高地而每受河患以水爲害也故普言水利者必言農田

水利只是蓄洩二字高田用蓄水田用洩旱年用蓄水年用洩其所以蓄洩之法只在壩閘知此數語水利之道思過半矣

西北水利不修只壞在運河一事運河地形本難通流藉水設爲無數壩閘勉强關住常虞水淺不敷運道艱阻故凡北方諸水泉悉引爲運河之用民間不得占塘濼爲田者爲此故也習久不講北人但知水害不知水利其爲棄地也多矣西北棄地多不得不取足東南東南竭則西北亦困之以壞建都不講西北水利不修運河不廢民生之病未有已也

河流湍悍自古難治其要訣不過順水之性而已然今人治河比大禹時更難大禹時去洪荒未遠普天多空地不過相地形之高下去下流之壅塞導之入江入海而已今則處處民居田地城郭村落風洒又有唛疑皆强河流以就地勢非就地勢以安河流也雖欲順水之性其可得乎賈讓治河上策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正所謂順水之性也然卒格不行豈非徙民爲難歟

賈讓謂放河北入海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此亦非也河流遷徙不常是其本性蓋河水一石其泥五斗日流日積河身日高河身高則旁地卑舍高就卑忽然而決自然之理也久之則彼處亦然總是舍高就卑故遷徙不常所謂河流已棄之道千古難復正謂此也豈有千載無患之理乎今之治河者亦惟有循河之情備其衝激多爲遙堤以寬束之使不大縱其勢不可遏抑則權利害之重輕而徙民以避之如是而已欲其一定而不復決無是理也

會通河全是人力做成使水節節就制而爲我用功亦偉矣然當時臣工何不發此心力共成西北水利而顧爲此以困東南大巧反爲大拙

江淮河漢四大水而河水獨難治者三水清而河水濁三水行於兩山之間皆有拘束河水行於土疏之地而無拘束也是故清者易治濁者難治有拘束者易治無拘束者難治

西北治水其大要在黄河漳河入海則西北之水患息矣東南治水其大要在震澤導震澤入海則東南之水患息矣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

凡諸水之泛溢皆從山水來山水之暴發皆從霪雨來蓋雨下諸山水悉入太湖倉卒不能歸海則泛溢田間而爲大害治之者不過欲其安流入海而已安流入海大是難事鄭曾之說欲合江南七郡同心并力開河築堤置壩建閘必使江高於海浦高於江水由地中節節有制此眞治水良法暗合井田溝洫之制

婁江之塞自己卯庚寅已然時張儀部受先每以爲憂倩例三江之開必令蘇松常杭嘉湖六郡議同築舍予與受先商欲於六郡會計中每畝加升合代太倉漕糧而免太倉一歲之漕令其開河蓋此說行在六郡止毫釐

之費而仍收水利之功在太倉雖一時之務而亦有免漕之樂在朝廷則正賦不損錙銖而已收百年之利計無便此者時受先以余議達州守上議已得允已而中止

開河之法莫詳於耿常熟水利書彼蓋據古人之成法又酌以今人之時宜修水利者按冊而稽舉其成法則思過半矣然其要處全在算土派土算土莫善於徐玄扈先生送上海縣公條例派工莫善於坐圩起人圩長督工田主給米此亦耿常熟之法而昔年陳確菴試之於蔚村顧殷中試之於朱涇者也

今作方一丈深一尺積一百尺一寸

算土之弊在欺隱丈尺假如河一千丈彼則僞云一千二百丈將此虛河賣與業戶名爲開河而實不開若十丈爲一節兩節一樁處處可覆則虛河之弊絕派工之弊在欺隱田畝假如某都田一萬畝只作八千畝其二千畝得業戶銀錢則不註冊若竟照魚鱗圖冊實在田數而止令公正算總數不開業戶主名則派工之弊絕

開河莫要於算方蓋起土方一丈謂之一方該土一千尺古法一罾二挑該十五人一日之力卽遠近高深少有不齊以此爲準但算之之法必開立方用勾股須善算者方知儒生蒞官目不識算能不爲吏胥所欺乎海剛峯算田有細算法令人以灰畫地而數其眼能使盡人

皆曉今亮此法以算開河土方儒生蒞官可以不下堂而知開河幾丈應起土若干也法具下

先以漆板畫朱紅方界於其上如棋盤格量河應開面若干丈底若干丈深若干丈卽數漆板上方界上面若干底若干深若干以界方斜畫之卽數得若干土方矣如今有零丈尺卽於方界內更爲十小方便如尺數大約算河以一丈爲準則餘可類推其爲難段易段亦可由此而推也附開立方算法先以河面河底丈尺併算而折半之然後以深乘之更以長乘之卽得

凡開河若從平陸施功或地方乾硬處可用牛犂起土以便車運土殊省工力昔人有於開河處得古犂頭大於尋常之犂數倍乃知昔人用犂起土以四五牛駕之一往即成一小河也思亦奇矣

量河須用三管一分兩旁之長一定中心之淵用一管非法也至轉灣處便有零餘難以派算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治平類

禹貢一篇是田賦最妙法

凡田賦之法最要簡明直截賦額一定上下遵守六世不易故貪縣不敢那移作弊今之會計或增或減歲各不同授之以作弊之柄所謂教猱升木也官吏安得不日貪百姓安得不日困哉

偶行田野思漢文賜民田租是亦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也何如即以此修溝洫復古法

舊制定賦役有二冊一曰黃冊以人戸為母以田為子凡定徭役征賦稅則用之一曰魚鱗圖冊以田為母以人戸為子凡分派數稽四至則用之向來通行無弊法久玩生弊且百出若欲釐整法宜從簡莫若廢黃冊專用魚鱗圖冊凡賦稅徭役一以魚鱗圖冊為主所謂坐圖還糧也其說用黃冊有六不便用魚鱗冊有六便何謂六不便凡州縣田糧都圖其若干數俱有定額斗則俱有定數壬者一覽而知自用黃冊即有推收田既混淆數難稽核破奸人飛酒之弊一也有推收即有簿書紙筆之費書寫計算之勞廢朝廷之工食役長吏之心

且一也。荒區熟區本有半落自推收一亂荒熟混淆豪強者得輕糧貧弱者累重稅倘遇水旱蠲減盡歸強有力者貧弱毫無沾恩二也。開河築圩有或得利或不得利皆當以坐區爲準若依賦役册則彼此催亂隔區利病終不關心四也。國初立里以一百一十戶爲里皆取居之相近如今一家牌法里長催辦不出里巷今推收任意里長終日奔走亦不暇及又僉點繇役十年一次●既點之後人戶消長不齊產去役存被累無限五也。所收之田既非同區人戶多不識向遇有水旱逃亡則拼年累賠動至傾覆六也。何謂六便若專用魚鱗册則田

一歸坐落頃畝斗則向成定額不可增減或加減錢糧或比較賦稅一覽易曉奸胥不得上下其手便一。去推收之繁省無限紙筆之費計算之苦吏得休息民省亦多暇便二。荒熟區不混水旱蠲減易於分派便三。開河築圩悉聽本都者正以本地方之人爲本地方之事事半功倍其有利病關一邑者則通計公費民助役而官任之不偏累圩長便四。推僉點徭役戶頭分散則役富難稽徵收賦稅人戶田多則零星不便然用此法則可以化有役爲無役何者今所謂役大則南北二運小則糧塘里老而已南北二運可以官收官解也十排年

則可以不用而專用者正凡爲耆正者必愼擇其人不特丁產優厚必其人公平正直爲一鄉之所信服者免其稅糧優其體貌凡一鄉之事皆以責之一應徵收稅糧開濬河道皆耆正董其事而縣官視其成仍辨其可否而爲之賞罰或終身任之或三年一易惟一鄉之欲則南北運與十排年皆可不用也何必僉點且一區稅糧即本邑耆正收納若田主窵遠則於佃戶處收取給票與田主算明有何難納不便便五。其若逃亡累賠則田排年不識田下所管之田所管之人也今既任耆正則田坐本區其主之奸頑良善與田之肥瘠荒熟皆

先知之可預爲計不至束手代賠便六。有此六便而人不之行未知其利故也昔元末靖江朱本思嘗悉其利著論名衛練風聞中諸郡曾彷行之法甚稱便嘉靖中海忠介公亦欲以此法行於吾吳去任不果則知此法先賢固有行之者矣爲民牧者不可不知

凡治財賦只要才大治天下更易於治一國只一轉移間便有無窮之妙不必拘拘然增科加賦也洪武設開中法不煩轉輸邊備自足自葉淇反之而國計大絀以此知國家掌財賦最須得人不特聚斂小人不可用即庸才亦壞事不淺

劉晏治財賦古今稱爲第一只是轉移妙
轉移是商賈之術然於國計有益於國體無損古人重農
抑末此亦抑末之遺意也若陸贄所行又純乎王道之
微權不可與劉晏同日語矣
江南歲漕五百萬石若無良法救療此萬世之病也嘗思
得一策苟能循而行之則二十年後歲漕可已其法莫
若用湛若水開中法凡畿輔之地及山東西九邊各塞或
募商或召土著或遷謫貪汚官吏給與閒田永不起
科聽其以意經召鄉人有能墾至百頃者或復其官或
榮其身數年之間邊鄙充足三十年間漕運可已此非

落落難合之言蓋江南歲漕五百萬石其實以四倍運
一倍而到京之糧又復拖欠則朝廷所得無幾且又歲
濟運河淸江廠歲造運船又設漕運各官其費無算使
有如劉晏者通盤打算以國與民之得失計必大加惋
惜也計漕糧五百萬石費民間之力不啻什倍若以墾
田論之畝出米一石止須田五百萬畝今畿輔及各邊
可擧之田豈止五百萬畝已哉若如前法十年之後畿
輔米價必賤假如價在一兩以內則將天下應解漕糧
地方其米貴處先行折色一半每石連耗及脚價止令
輸銀一兩以上約賦畿輔米價贏三之一順帶至京則

此條已見另

江南之民照平日兌價使費每石已減三之一矣又
二十年北米益多價益賤乃令天下漕糧悉行改折每
石連耗及脚價止令輸銀一兩其江廣米價不賤之處
更爲量減務使民間有三分減一之便而朝廷則以民
間所納折色銀兩每年仍糴米五百萬石實各倉米不
缺額且更可贏羨百餘萬金蓋米益賤則銀益有餘也
迨三十年後米粟充溢足支數年則所糴漸少羨金益
多而又歲省運河運船運官諸費羨金又無算此後或
減民折或捐民租凡有善政皆可擧行惜乎謀國不及
此江南民困未知何時可甦也

開中軍屯宜互相表裏而行殷塞莫如開中遷塞莫如軍
也
國初偶取足於江南數郡因洪武定鼎金陵就近徵輸爾
與民俱便也旣遷北地則白糧自當就王畿近地有水
田者徵取乃隔數千里而累遠民且費國家道里之
資甚矣諸公難辭其責
古者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未有稅其身者漢高帝四
年初爲算賦民年十五以上出一賦人百二十錢爲
算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給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
一人之身役之兼稅之也後世因之計口出財謂之曰

戶口唐租庸調法亦皆論丁一年之間納租之外一丁出銀十四兩出力二十日是不惟稅役兼於一身而稅役之法又視漢爲過重矣今制賦稅一出於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册爲定十年編審以次輪當其法視漢唐爲簡然漢唐之弊在併賦役於丁丁困則多逃亡今時之弊在併賦役於田田困則多地荒均之未得古法也按從丁之法各處不同未可槩論也前說甚是

差役顧役二法王安石司馬公各主一法鄒伯晶以爲吳蜀便顧役秦晉便差役呂公著又謂二法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二法皆可行是皆得其一說而未爲至

當先賢丘文莊有言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後行之不偏斯言殊爲中竅蓋即一縣之中有某役宜用差者有某役宜用顧者一役之中有某地宜於顧者有某地宜於差者是必縣官一一用心經理未可執方用藥也

凡戶口丁田册籍最爲難定非縣官坐於堂上督吏胥奔走於堂下便可爲吾辦事也必須簡求一縣人才縣官親臨講究既得其道則授之以法俾之逐鄉逐里一一踏勘報明無分毫滲漏方爲得法此作邑致治之根本根本一立以行政教以比追胥以請訟獄以簡師徒簡事皆原於此治邑者不可不知於治鄉三約中頗詳其法凡戶口丁田册在州縣斷不可不詳而在朝廷則但當職要不必職詳也每見十年大造黃民間無限冗錢不過置之高閣終未必得實數則何如令州縣竟具總數達部之爲得哉但府與司不可不存副本恐有散亡遺失之患耳

敝說自極以時事者亦有不可盡據者賈似道當國行推排法民間大擾太學生爲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此切時事者也萬曆時江陵相公當國丈量田地吳中詩云

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然是時吳中經界久壞賦役不均得此始正至於今賴之此不可盡據者也總之同是一法用得其人則爲用不得其人則亂君子亦擇人而慎用之耳至於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孔子與子産尚不能免初政之謗況他人乎苟行之有法則一二年間公論自出也

田畝賦重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增田畝者無如輕賦故李翶曰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丁口之徭重則人爭隱漏以避徭欲增丁口者無

如輕徭故馬端臨曰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
也二公之言可謂知本矣
今之鄉長里正即成周之里宰黨正兩漢之三老嗇夫所
以為官役民而非役於官者也後世專用其民為鄉長
里正者不勝誅求之擾各謀免避之意而始命之曰戶
役其亦失周漢之意矣
官田廟系可行井田法長民者不可不留意
剛峯為應天巡撫凡所屬各府州縣正佐首領以及學校
之官皆令置簿先立款目如某利當興某害當除某人
善惡某事可否一有聞見皆援筆記之不時齎借此

以考民情亦即下地方官賢否識長民者所當師法
凡州縣錢糧有多年未完者有已完那借不明者有未解
者有已解者而多年未獲批回者若因頭緒甚多文卷
浩繁官司不及致詳吏胥因而作弊剛峯設格眼冊凡
一應錢糧俱照年分逐年開列某項已解某項未解某
項領否批回某存留給放某項亦俱細細開列凡遇徵
按廷歷不必造冊即將此冊送院此後即官仍日逐收
遇陞遷事故即申撫院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如此可杜
官吏侵漁之弊
錢糧外有均徭一事錢糧正供有額獨均徭官自為政時
時增益吏胥上下其手小民不知無從控訴剛峯設均
徭法凡一縣中料其田地人丁及一歲經費之數約為
通法定制每畝出均徭銀若干不增不減其一縣費用
總縣官於均徭銀中自為伸縮斷不許於均徭溢額使
吏胥不得上下其手誠至妙之法
丈田橫斜卸縮之間最多弊每剛峯令民以灰畫界而數
其眼方六尺為一眼一眼為一步二十四步為一分二
百四十步為一畝謂之算弓使人人皆曉是亦破決弊
不如用棕繩為尤妙棕繩各以棕繩結紐每六尺為
眼遇地之尖斜畸零難算處則以此錐之更捷於用灰

蓋灰算便於民棕繩便於官二法俱不可不知
丈田之弊只在行繩行弓二事官府不及周知小民不能
細察繩或用竹用繩遇雨皆有伸縮惟以棕為之而細
絡以七心為綴心雖其中則陰晴如一其當步處則亦
以鐵管楨纖為號棕黑管白更有分明弓則著一釘於
腳下使行弓之時不致轉動或虛積濺則尤以繩約之
而後行弓尤妙
南丈田畝極為地方美事然往往反為大害不特無法也
有法矣而奉行猶有四難一則縣官無才一則里胥作
弊一則豪強横肆一則小民奸欺人人可以上下其手

故為人上者雖極精明安能分身徧察所以自古迄今一聞清丈則小民如畏兵火誠難之也然其要只在縣官得人辦菴行之於漳泉剛峯行之於與國未聞其擾民也而安石一行方田則天下皆震動奉行不得其人也豈惟安石方田即瓊山丈量一事是時剛峯退休在瓊事事與地方官斟酌而行事事皆剛峯為條例而上司催督無法里胥人人作弊民怨沸騰況其他乎甚矣丈量之害之難居官者不可不知也

清丈田畝莫如行方田方田即張子厚經界法安有知其粗而不知其精知其略而不知其詳無怪乎紛紛擾民

也苟得其法則縣官不必履畝而勘而吏民自不能欺吏民即欲朋比為奸而其勢自不能混其法每千步為大方方立大標竿百步為小方方立小標竿大標竿以石為之如今之華表小標竿以木為之如今之旗竿下立兩石足夾而立之大標竿常立而不仆小標竿或立或仆皆不妨以下有石足可驗也立之之法先須正南北以針盤準之如立一標竿於南則自此以至極北地方皆依針路豎立直如引繩不許一毫參差有參差則罪其司吏東西亦如之如遇山險及江河水道不可立標竿者則竟不必立蓋此處雖不立而有左右前後之標竿可以相準故不立亦無礙張子厚所謂經界則不避山河之險也標竿既立則標竿四至之中其田地自有定數如大標竿之中千步為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當田萬畝小標竿之中百步為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一十六步在古法當田百畝不用量算已有定額其間使有山林川澤不毛磽确凹凸不平之處則令本方業戶里老自行分開細條畫為方帳更不許出一方之外每十方為一小圖大方為一大圖圖各以名號別之一縣一郡又為一總圖自此以至天下皆可攢集湊拍總為一大圖不惟田畝里數可以無差而地形之方圓曲直亦可分毫

不爽此古今以來至妙之法儻如吏胥作弊乃從來通病獨此法不畏吏胥蓋吏胥之所以作弊者以打量田地時田各有業主主有貧有富有強有弱吏胥俱有利害存焉故雖以嚴刑禁之而不能必其無弊今則吏胥惟令監立標竿標竿無分爾我民無所用其賄吏何所行其弊又打量之後吏胥有弊官府覆勘無從指實必更用打量其法繁瑣又收官府多不知算法故敢於作弊今則官府覆勘不過田數止勘標竿之準與不準一望瞭然凡有目者皆能辨至如每方中田畝細數則

不用吏胥打量即於本方之中擇作老公正者為方長
而令各田業戶自請善算者各算本田步凡各若四
至如魚鱗冊法畫圖貼戶撥出步畝總數獻於官府只
有不合或有欺隱者官為查之丈量田不用吏胥無
所容其奸各任業主冊業主各有四至不肯受其欺弊
其有通同作弊者官府不難覆勘此法最簡最明即中
才之縣官不難從事何古今以來從未有知此法者無
怪乎一聞丈量則舉天下皆為驚擾也

立方用千步此安石法然大寥廓百步一小方又太煩密
不如竟用古法三百步為一里里一小方所謂方里而

井井九百畝也三千步為十里十里一大方所謂通十
為成也一成之田為九萬畝立方不簡不繁尤為至妙
此須復古法步百為畝始得

古有三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之三
幣白金錢鈔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皆粟與
械器耳粟與械器推移甚難有所不便則於是乎代之
以金金者所以通粟與械器之窮也所謂大不如小也
物有至微殘毫市易則金又有所不便於是乎又代之
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頓不如零也千里齎
持途賊險阻則金與錢又俱有所不便於是乎又代之

以楮楮者如唐之飛錢金之會子又所以通金與錢之
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識三幣之情則知所以用三幣
之法矣

錢法古今輕重不同惟漢五銖唐開元為得其正前輩孔
亦有言不惜銅不愛工此誠錢法至論蓋銅多工費則
質少者無利質少者無利則盜鑄不興而利權自歸於
上矣

錢之重輕自當以一錢為率錢之價值斷當以每一文準
銀一釐為率若錢大輕則銅不敵銀銅不敵銀則多費
錢太重則銀不敵銅銀不敵銅則難用今之薄小低錢

固非法矣至京師黃錢每六文準銀一分亦未為得也
今朝廷用錢每便於發不便於收每便於下不便於上此
由純用小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也天啟時嘗鑄當十
錢每大錢一當小錢十其重為一兩為率愚謂今後凡
遇官民交易勢當用錢者小錢難於個數竟用當十大
錢出入瞭然無耗損兌折之弊是亦最妙

自古三幣皆用金若銅未有用楮者唐憲宗時令商賈至
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
方合券乃取之號曰飛錢此楮法所由起也然此特以
楮券錢而非即以楮為錢宋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

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四之曰交子高宗時又有會子始以楮爲錢然猶用官錢爲本至金元之鈔則直取料於民不復用官錢爲本所費之值不過三五錢而欲售人千錢之物民雖愚豈爲所欺哉且鈔易昏爛不久仍廢則楮幣之無用可知矣必欲行楮幣之法須如唐飛錢之制然後可今人家多有移重貲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於京師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之遺意宜於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去處設立銀券司朝廷發官本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券合券取銀出入之間量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朝廷有歲收之息似亦甚便

鹽茶與民爭利似非王道所宜然此利自管仲劉晏而後一開不可復塞梁元翼有言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稅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其言似亦有理為政者去後來之弊可也

民運不如軍運軍運不如官運古今善運糧者莫如劉晏是即官運也然有治人無治法亦未可執一論矣

軍運造船官價甚費而船又不耐久宜於各處州縣運糧處所設處糧田募人承運能造糧船一隻來應募者與之田若干俾歲收其值以當打造修理之費有事則運

糧來往無事則聽其裝載取息庶幾運有堅船官無雜耗

社倉不如常平常平倉不如常平田社倉春散冬斂取息什一得先王春秋補助之意然出入之際最須得人不則爲青苗之續常平增價而糴減價而糶出入便捷無追索之擾然此利於市民與農民無涉且二者之粟俱仰官錢以爲工本一遇貪吏官錢耗散二法便成廢棄若買田以爲常平歲收其所入之粟於倉欲賑則賑欲貸則貸欲減價則減價所糶之錢又可糴米爲來年張本源源無窮歲有增益即遇貪吏侵漁倉粟而去任之後一得良吏田腳固在修舉不難視前二法兼之且勝之矣

言夏問常平倉法極當舉行但任滿之後例應陞轉餘此項錢糧當何處置曰即當留爲後官賑貸之本不然或輸入國計代貧戶完官如築城鑿池修塹甃壁無不可者總之錢糧患不足不患有餘無所用之也

社倉不如常平然常平之法有糴而無賑不如子母倉先以千石或數百石為母遇小饑則減價糶之薄收其息以入于倉使歲恒小饑則子母俱減價收息大饑則母倉備糶子倉備賑治國者能使子母常盈則無憂饑矣

一曰爵賞以勸富民二曰平價以賑下民三曰興役以役貧民四曰施捨以活窮民五曰誥姦以戢亂民六曰周急以惠秀民治國之道使富民出粟以養貧民貧民出力以衛富民此其常也然其要在使貧富之心相通貧民食富民之粟而知感則其効力必勤富民藉貧民之力而有用則其出粟必樂

麥地大旱州中渤海郭斯士言未審當時湯旱七年何以都不覺旱處予曰溝洫修蓄積富賦斂輕荒政舉

崇禎中四方多事朝廷議節省之道凡朝覲慶賀寢興貢舉以及鄉飲優免之類悉從儉薄予謂此皆朝廷大體

所關不可廢也必欲節省止多可議即如督學之職三歲一遣得矣而一歲之中既有科考又有歲考不唯府州縣治供給繁費而三歲之中生童奔走道途所費不貲無益學業徒長覬覦不如改為定制三歲之中生童但考一次生員考倒前三等依科考行事後三等照歲考行黜其童子亦不必府州縣取送止令造冊竟送院考而嚴為設之令則為上者既無煩勞送迎之難而為下者又無孤寒用抑之苦無節省之名而有節省之實謀國者何見不及此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古人發政施仁必先施於煢獨

國朝體古人之意設孤老院給孤老糧以養煢獨德可謂至矣歲久法弛縣官視不經意孤老院逝廢殆盡孤老糧為富家包作存留煢獨之被惠者十無其一豈不重負朝廷德意愚謂為縣官者始於任事當即以此事為急身臨其地親為經理凡院屋宜編號稍加修葺并周下其四等窮民中惟寡婦宜獨為一處其餘三等當各因其所親熟聚以伍法使之老稚相依壯者相濟送死養生在為倚賴是亦惠煢獨之一法

佛教無補於天下而猶有益於煢獨是不妨因勢利導凡孤老院中縣官宜擇僧徒之有行者使居其處許之募

化俾朝夕看養煢獨有功則縣官勞之其煢獨之人願為僧者亦聽蓋垂死之人其心別無所樂使其專念西方亦可消遣餘生解其愁苦今僧徒中往往建放生菴開放生池畜養雞魚豕畜而獨無有念及煢獨者觀此真可異也

閹除之人宜為僧此輩既絕生本又無倚賴不得入宮充使聚之京師不為餓莩即為亂民矣宜給度牒使之為僧散遣四方可免冗食且哀矜無後之人亦王政一端也或就其中更擇其壯者為兵亦無不可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治平類

兵陰仁人之事也不仁之人爲民害不得已而殺人以生人此非大仁人不可乃世之論兵者必委之孫吳又曰用兵非天性猛鷙者不可噫失先王之意矣

殺人之中有禮樂焉者莫若於陣陣之中堂堂正正有典有則粲然明備者莫善於八陣

或曰孟子曰我善爲戰我善爲陣大罪也今子以陣爲殺人之中有禮存焉得無非孟子之意乎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兵陣也而仁與不仁異亦觀其用心何如耳

孔子不答衛靈公問陳非眞未學軍旅爲陣是儒者學問中一小支節對大聖人不問道而問陳猶之對工師不問宮室規制而問一瓦一椽也失之遠矣

孫吳司馬法等七書世謂之武經爲談兵之家以之配四書五經矣此大謬不然七書中惟司馬法近正孫子雖權譎然學兵者心術假正之後亦不可不盡兵之變至吳子則淺矣其餘若尉繚甚粗略六韜二畧衛公問答皆僞書亦無足觀而後世功令率以之課武科宜乎武科中無人也

武臣第一不可破壞他心術若心術不正愈有用愈不可用課武臣而以武經七書教壞他心術矣

兵家有體用學兵者必先體而後用故體立而用行知方體也有勇用也用之中又有體用旗鼓步伐用之體也出奇制勝用之用也

兵家所言出奇制勝者多矣言旗鼓步伐者少出奇制勝非學不可猶之名物度數即聖人亦不能生知也孫吳之法庶旗鼓步伐之法錯虛處聰明人自可會得實處不必言即通鑑一書凡古戰攻處皆非出奇制勝之法惟旗鼓步伐所傳甚少唐有李靖兵法此其書也然不得見全書今僅存杜氏通典所載戚南塘紀效新書是從此書中脫出故於旗鼓步伐之法獨詳讀者不知以爲戚公必有異人傳授亦可笑也

予嘗欲輯兵書爲三卷曰道曰法曰術道只是道理凡四書五經中言兵處如教民七年以不教民戰易之師比一旨之步伐詩之車攻吉日以及聖賢古今論兵格言必有合於王者之道者乃取法則法制如司馬法李靖兵法及紀效新書入門發明之類術則智術如孫吳兵法及古今史傳所記攻戰之迹令學兵者先知道次學法次論術庶體用不紊而人才有造

戚少保制陣深合古法然常以五倍勝一倍此用衆用弱之法也正兵也岳少保好野戰無陣法然能以背嵬破拐子此用寡用強之法也奇兵也合二少保之長可以言戰矣

向閱武備志陣法無慮百數不能得其要領心竊輕之及閱戚少保鴛鴦陣始知陣法之妙節制之確絲不可須臾離者也語曰節制之師又曰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夫欲稱節制與堂堂正正非精於陣法未足語此也

鴛鴦陣皆是古法必為方陣八陣之正形也遇敵者為正兵八陣之四頭八尾觸處相生也兩儀五行大三才小

三才大陣包小陣也中軍不動握奇也陣必為伏八陣之遊兵也必為間隊疊迫疊出古之魚麗鵝鸛之類陣也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常山蛇勢也

制陣先制隊制隊先制器鴛鴦陣之妙制隊制器之妙也今之言陣法者多矣而未有得制隊制器之精意者又何貴於浪言乎

戚少保紀效新書所載皆節制之法其將領不必選絕力絕技之士凡中材皆可能所謂勇者不得獨進而怯者不得獨退也然絕力絕技之士軍中正不可少趙括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備遇此地勢奔臨爭險非堂堂正正之陣所能克也必於軍中另選突陷敢死之兵聚為一伍以應猝然之用方妙

戚繼光精於用南兵故紀效新書特勝以其曾經實歷故也若在薊門逼北邊無半未經實戰故所制車兵馬兵之法與夫戰陣之方尚有可商其所着練兵紀實不如紀效新書

陶塘陣法不過萬人之陣而已萬人以外未之詳也故繼光亦嘗言吾才止堪十萬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予謂十萬亦何易言非精於分數未易幾也必如八陣法方謂之能用衆

戚繼光陣法其初亦只是五人為伍五伍為隊後來見得五人力弱不足以敵倭故特倡為鴛鴦隊雖曰五人為伍二五為隊其實是十人為伍也

凡陣法或以三起數或以五起數大要視兵數多寡不拘成格至於隊法必不可變假如戚將軍陣若以三起數則一隊為旗旗三十人三旗為哨哨九十人三哨為總總二百七十人三總為營營八百一十人合家丁雜役之類約成一千人之陣若以五起數則五隊為旗旗五十人五旗為哨哨二百五十人五哨為總總一千二百五十人五總為營營六千二百五十人合家丁哨探遊

兵之類約成一萬人之陣或三或五其數不拘要之隊
法則總是一鴛鴦隊

戚繼光隊法究於十人周禮隊法究於百人周禮五人為
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夫周之兵法旣以五起數矣而至於卒則獨以四為數
何哉蓋周之時皆用車戰每車定用百人四兩正合此
數二為正二為奇增減一人不得矣故名之曰卒卒者
正也言兵法止於此也所以周之兵法亦有一軍二軍
者要之百人為卒之法却是一定不易

戚繼光隊法止於十人步戰法也周禮隊法定於百人車

戰法也

戚繼光車隊法意欲用四十八人以兵少止用四十四人
蓋亦欲法周制二為正二為奇以不可得故減半也然
畢竟四十八人方妙使遇險阻則一半保守車營一半
列步陣出戰方不為敵所困

愚嘗欲創為戰車狀如拒馬下施兩輪欲戰則為拒馬欲
守則以步兵團牌掛搭成車似為輕利（萬曆中中書趙士禎刊神器譜載中制甚妙時不能用）

古者革車一乘馳車一乘馳車者衝車也又曰輕車突騎
車轉小則利於衝車重大則利於守今人講車戰者有
矣然但知革車之制而不知馳車之制卽有用輕車者
但取其便於運動至用以守而不用以衝則猶之乎革
車也八陣發明中頗詳其制

做是陣全是隊法妙陣散而隊不散故能聚散如意今人
動稱散星陣之妙而不知其妙處在隊法一散則竟散
矣何能復聚

騎軍隊法無如連環甲馬如兀朮拐子馬是也今此誰有
隊法然衝時未有不亂者亂則勢分勢分則力減矣

行陣之妙全在隊法步軍結隊以數人之力合為一人也
馬軍馳驟進退惟縱馬力雖有隊法不能如步軍之整

齊若一故古人之制陣必以步兵為正兵馬兵但出奇
耳兀朮拐子馬之制是於馬軍中想出步軍隊法合三
馬之力為一馬安得不所向無敵

馬軍使馬力猶舟師使船力俱難整齊約束昔人以連環
結馬隊亦以連環結舟隊意思大略相同然連環馬畏
鉤鐮麻扎及連環舟畏火攻所忌亦大畧相近在智者
善用之耳

教師先教隊教隊先教器器雖一技之微備者亦不可不
究心而後知其用知其用而後可以教士可以制隊卽
如鴛鴦陣至今稱絕然其妙處全在隊法隊法妙處又

全在制器得當設使猶是營營陣而以他器易其原器則隊壞即仍其原器而或顛倒其次序則隊亦壞原器不易次序不失而不知藝法教習不精則隊雖不壞而無用故隊者一陣之所由始藝者一隊之所由始儲者欲存心兵學慎勿以一技為可忽雖不能行之亦務為知之

昔唐荊川於譙樓自持槍教俞大猷一持以為鎖重然其言謂一圈槍之功至於十年則亦藝師之言非大將之言也蓋藝師之藝雖工不過一人敵耳若大將則須通知各藝之情而善用之蓋藝也在一人則有一人獨

用之法在一隊則有一隊合用之法在一陣則有一陣合用之法若不能通知而徒較精神於一技則亦藝師而已矣

火器之害烈矣歷代之砲不過以機發石然至元人之襄陽砲則已前無堅城若夫近代之火器則始於交趾而備甚於西洋西洋之器其大者能擋數仞之城能擊敵十里之遠當之者無不糜爛自有此器而守者不可為守戰者不可為戰矣自茲以往器之多將彌甚火之毒將彌烈生靈幾何堪此塗炭皆欲思一斷絕之法而不得因念國家既有此器將恐以為長城欲盡去之不可行矣宜制為厲禁凡火器藥物之官皆如天文官世襲此外不許私習設火器營於京師京師而外不得用火器諸邊鎮當用者皆自京師給遣或四方有急者亦然事平仍歸京師庶四方不習其法不至流毒無已

火器不惟難用亦難藏近者王宮廠之變可以鑒矣或者天亦惡此毒物而示之戒歟奈何人有津津而談之者

人有兵間來者言火器大者甚難用人亦不肯輕用行陣之間人欲趨避利害皆嫌其重鈍不肯用惟攻城守城用之又云火器之發皆噴薄向天而來對陣者皆伏地避之則不能傷又將之驍者俟敵陣銃烟方熄即能於

銃烟中疾馳入則殺其點放者而身不傷則知銃亦非全勝必克之物世人亦何苦而必用之況一遇風雨則又不能用或不戰自焚否反為敵所乘凡軍中攻守利器莫如襄陽砲此即孫子之機石也漢曹公亦嘗用之元初最盛皆以之攻襄陽城故名自國初火砲起而石砲遂廢然亦是近時始廢耳今城門下常有三四圓石如斗大者即砲石也武經總要中頗詳其法予初聞之不能久之忽悟大約砲稍如人臂砲嵡如人手指妙在藪尾活索能開張如意耳以之攻守最妙守江用之亦得可以代火器之窮

今之諸葛弩弩上爲匣一發三矢者千步之內不能穿革
縞此兒戲具也漢唐肘弩皆以角爲之諸葛破張郃獲
黑角弩二千是也其牙用銅杜詩正觀銅牙弩是也今
銅弩機舌器肆中尙有之製極精正兩牙上錢如人兩
指中間空二四分可容箭括蓋用角矢則不得不用長
箭用長箭則難以安箭弩身離弦擎發不得不用有杠
之箭以勾弦其製神妙眞有非今人思致所可及者諸
葛損益爲連弩一人可發數十弩如近日耕戈之製也
今之諸葛弩全非諸葛之舊
漢馬隆腰開弩及宋之床子弩神臂弓皆銅牙弩也其製

大同小異然腰間爲尤妙一夫之力能勝八百斤射可
及五百步眞軍中利器也
凡守令欲守城不可不知城操之法蓋人知戰陣中號令
不可不於平日練習然論別項只吃飯終息若無號令
便自紛然何以禦敵況戰陣爲兵守城爲百姓百姓平
日全不知號令豈可不豫習一旦有事驅之臨城孔子
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也
崇禎庚辰間以天下多盜發縣官不知城守乃部頒修練
儲備書令縣官皆習城守州守希聲錢公以問號師川
受先受先以問予予曰是不難大倉一邑地不下百里

田不下百萬但使畝出米三合銀三絲則修練儲備之
法可以畢舉矣受先請壽之予曰兵志守城之法一步
一甲十十步加五人積貯大縣五千小縣一二千今大
倉一邑城不下千垛則千夫不可少矣城中不下數萬
家則五千石不可少矣今使畝出米三合銀三分則一
歲當得米三千石銀三千兩以米千石爲歲給千兵之
用其二千石以備儲蓄積之三年得六千石可以爲常
平其餘銀貯其息可以給草食不必復議餘矣其銀
千兩則以爲修繕城隍置買馬匹造作弓矢衣甲火器
及不時賞賚之用積之三年可九千兩百物克足不必

復議置矣受先曰食廩之費莫甚於兵今營兵日餉三
分且猶不足卽使每人日給米二升亦歲需米七千二
百何云千石也予曰不然守城之兵與出戰之兵不同
養無事時之守兵與有事時之守兵又不同是有權焉
受先問云何時方議官糴予曰卽此可以寓軍令矣江
南之人不知殺盜不願爲兵獨每歲夏秋米價騰湧貧
販之家常苦乏食往往望官糴擬一二錢爲私今誠令
坊部之長集里巷貧民欲糴米而願充守兵者約千人
稍爲什伍諭以每歲五六七月缺米價貴准人給米日
一升三月人共九十餘月不給其守兵雖有籍仍不入

營伍惟於暇日守令率之城操習守禦法或四五次不拘操之日仍人給米二升以爲他日守城之準百姓知其無所苦而有所利必不憚於應命是以百人之食養千人千石之米恰可當一歲之用此其便有三焉凡兵非養之爲難既養而欲去之爲難今惟城操日給米餘日不給則操發在我用之不缺其餉不用卽停一便也每歲官糴費而無益今所費無幾一舉兩得吏胥不能乾沒奸民不得妄食而常平有本又不必歛於民二便也歲時城操百姓聚觀一人學守教成百人百人學守教成千人使民皆習於金鼓旌旗之令分合進退之法三便也受先深以爲然告之錢公錢公悅擬於明年値辛巳歲大祲遂不果行守城之法全在節制須通看一城有幾門有若干臺鋪若干城垛以門統臺鋪以臺鋪統垛然後以城中兵民量數分番配之仍以民爲綱兵爲緯民爲正兵爲副興居有時番遞有節則可以持久而不弊矣至於節目之詳則愚於庚寅歲曾輯城守全書頗爲詳察

有人自兵間來述流寇攻城之法多用大銃攢聚一處擊去城垛一垛旣傾復擊一垛漸漸兩邊分開至擊去十餘垛則城上人不能存立矣然後兩邊仍用銃猛擊中間

却只放空銃令甲士從空銃下匍匐至城足鍬钁斜穿磴道登城城上無人莫能下禦此因城足無羊馬墻故也若有羊馬墻則垛雖碎賊亦不能至城足

銃利仰攻不利下擊故攻城之賊聞銃聲則急蒲伏過則起而疾趨愈近則銃愈不足恃矣善守者必於城足設羊馬墻於墻中用銃則賊不能過

凡都城中必當用重城重城以多爲貴蓋城大則難守一處竊發滿城擾亂畫地而守此八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法也予於甲申時議中曾有畫都城爲九區之說聞者笑之此不讀書耳唐肅宗時武威九姓商胡反時武威大城中有小城七胡據其五二城堅守不下度支判官崔稱以二城兵拒之旬有七日而平非重城之益乎

愚嘗云人習戰鬭法令森嚴之時宜於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之時宜於兵民分此雖一時應説及觀鶴林玉露載韓魏公一段亦言承平時寓兵於民之害則予之所論似不爲迂濶矣營莫善於分莫不善於合昔漢高祖與韓信論將兵信曰臣多多益善則知多多益善非韓信之才不能今京營之弊多只是無善將兵者統之耳然假如十萬人爲一營則必須才堪十萬者將之

使十萬人分爲十營則才堪萬人者皆可以爲將矣此勿拘以文法使得各自爲訓練而以一文臣知兵者總之以時巡閱各營令勝兵精者獎擢將驕令惰者誅之賞罰既公士氣自肅京營積弊自去矣

京營既分當使之分屯城外不可使之聚屯城內須畫地勢每門一軍置二營爲小堡授以閒田使自屯種父母妻子咸往居焉死徙無出其鄉則庶幾心志一而戰守日固矣

京營兵當令天下郡縣妙選材武勇力之士三歲一貢京師立法教練教練既精出戍邊關立功立功既久則歸

耕給田屯守沒世其法選貢材武必年自十六以上三十以下者教練則五年立功則二十年至二十年之後軍人大約已四十餘矣歸休給田止任耕守之事如此則壯不虛其力老不棄其身庶幾得之

京營有分必有合須用八陣法操練始得鄭給諫京營八陣法殊未得孔明遺意

今制武官不丁憂最爲未安古者墨衰臨戎謂當衰絰之中而有軍旅之患不得以常禮拘變故也若此則何但武吏即文吏亦當爾今制文吏丁憂武吏不丁憂立爲定法是使有事之時文吏皆得引故事以謝擔無事之日武吏斷滅天性而不顧也噫嘻忠出於孝者也無事之時而不令武官丁憂則非所以教孝矣安望其能忠乎

練兵之法亂世猶易惟承平時最難宜因勢利導古人蒐苗獮狩即此意也今之爲兵者但知兵之苦而不知兵之利練兵者但知練之難而不知練之易皆不明因勢利導之術也愚謂今之爲陸兵者其營業但當令習拳棒外此則有禁爲水兵者其營業但當令習操舟非此則必革如此則就其私居旦晝之所爲亦無非公家練習之所寓矣

今上官多禁人打鳥禁之是也而不知即此可以寓教兵之法宜令營兵習鳥銃者乃得打鳥其非營兵及爲營兵而非習銃者皆不許則生物之仁與練兵之智俱備矣

昔人遇端陽節作龍舟競渡又令武士射柳爲樂此即默寓教練水陸營兵之意今人不喻此意射柳之戲已亡惟龍舟尚存僅以爲遊觀之資耳今宜復此法於端陽日令水營兵大治龍舟陸營兵大修器械所在官司率通邑縉紳士民傾城觀覽水兵盡出没波濤之巧陸兵盡馳射擊刺之術擇其能者大加賞賚令通邑之衆咸

出經費則兵有所利皆思勸進於技矣推此以往因勢
利導之術豈獨一端陽哉
今上司往來水陸營兵例皆送迎然探信不確行止不爽
紛雜錯亂毫無紀律殊非教兵之道宜令管兵官凡迎
送將其隊五名行哨探止宿悉照紀效新書規矩上司
既到時擇一隊點驗以隊長腰牌點視本隊兵夫觀其
果係同隊與否并驗其器械馬疋行李餱糧之類如此
習熟不惟教練愈精而卒然有警亦可調集無難矣
淮陰侯驅市人不是無法混戰正有深於法者在
凡衛所軍官斷不宜與守土之官共處一城蓋勢分不相

統攝便易生乖戾無事則強弱相淩有事則緩急坐視
此必敗之道也
凡軍丁所屬不當與民丁襍軍田所在不宜與民田襍如
此清軍不難清屯亦易
刑者禮之反也教之以孝禮不孝則有刑教之以弟禮不
弟則有刑是以民知所趨避樂於教而畏於法周禮教
民以孝友睦婣任卹而鄉刑有不孝不友不婣不睦
不任不卹之刑用此道也此謂齊之以禮未嘗廢刑而
不得謂之刑也後世但知責備於民設為刑律勸懲乎
茫然不中明教之之法是孟子所為罔民矣焉有仁人

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古者兵刑皆出於學校明於五刑以弼五教伯夷降典折
民惟刑此刑出於學校也在泮獻馘在泮獻囚此兵出
於學校也惟知學然後可以刑人惟知學然後可以殺
人此皆王道一貫之事自後世分兵刑於學校而兵陣
遂屬之於悍將武夫法律遂屬之於法家酷吏可慨也
五刑目稱墨劓剕宮大辟謂之肉刑以為二帝三王之世
皆用之予竊以為疑墨劓剕宮大辟之名惟見呂刑中
然呂刑之首有曰苗民弗用靈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為
劓刵椓黥劓即五刑之劓黥即五刑之墨也則五肉刑

焉知非即苗民之刑惟其為苗民之刑故穆王易之以
贖孔子删書而存呂刑雖以見用贖之非亦以見肉刑
之非古乎後世乃以肉刑與封建井田並言吾未敢信
也
五刑字典謨中常見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俱未見墨劓剕宮大辟字
恐未可以肉刑訓五刑也又舜誅四凶流放竄殛亦未
見有肉刑意
呂刑言刑罰世輕世重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
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子產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寛此皆

世輕世重之謂也刑書一定不易而用刑之意則可參時世爲輕重宜輕而重固非卽宜重而輕亦非也惠奸宄賊良民此言深可爲戒

問堯舜之世而誅四凶莫有傷於刑措之治否曰使堯舜之世而四凶幸免便有傷於治今四凶旣服其辜則適得其平矣庸何傷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治平類　封建

封建井田學校是孟子一生大學問卽孔子富之敎之之意也必如此然後可以稱三代之治然後可以爲王道張子曰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致治之大綱後世若欲平治道埋總不出此今人聞之輒駭一則泥於迂儒不知通變一則由於俗儒不知師古也噫嘻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有用我執此而往矣古之爲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一而已矣自秦以吏爲師始有所謂吏治漢復以蕭何繼之於是吏治二字至今習以爲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變封建爲郡縣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復也

郡縣掣肘者六佐貳不得自選一不主兵權二上司太多疲於應接三縉紳藩邑謀議多左四子衿數四動輒閧堂不可教諭五遷轉太數六不去六弊而能致治者未之有也

封建得失之辨柳子厚胡五峯俱有論其言皆有可採然其立意皆偏封建郡縣大約皆有得失知封建之得在於

分數明事權、歷年久禮樂刑政易施諸侯賢明可以自立無掣肘之患封建之失在於子孫世守賞罰難行公族蔓延疏遠之賢不得進用郡縣之得在於力小易制無尾大不掉之虞官吏得其人則易治非其人亦易去郡縣之失在於防制太密權位太輕遷轉太數小人得售其奸君子不得行其志故封建之弊謂之太强其末也每壞於强侯之分爭郡縣之弊謂之太弱其末也優柔不支每失天下於盜賊善治天下者當去兩短集兩長循今郡縣之制復古諸侯之節專其事權寬其防制久其祿位有封建之實無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利無封建之害以此語治其庶幾乎

封建是傳子之法古帝王之學問皆推己以及人堯舜官天下故其所舉用皆取之明揚九官十二牧大抵皆薦舉但久其祿位不必世守也三代家天下故分封侯國亦俾之世守示不敢獨私然天下大物惟天得而主之非真能與天爲一如堯舜者不能行禪受之禮傳子可也郡縣小於天下而又有天子爲主若更傳子反滋禍變故吾謂郡邑之爵祿權位當悉如古封建但當易傳子爲傳賢耳

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語最妙今之州縣大者方百里小者不下五十里此古諸侯之地也愚謂今之封建者當循古五等之爵列爲定制凡治一州者爲子爵治一縣爲男爵此則有分土有分民權位爵祿一如古諸侯制至如公侯伯爵其位已尊其勢已重若更受以事權恐有[illegible]跋扈之患宜另爲制伯爵一如今太守有分地無分民雖處大郡而所轄者各州縣之事不得擅一郡以爲私其職專主督察各屬子男合二、四郡之地則建一侯今如古道之職亦有分土無分民坐諸郡中要害之地其職專主督察各屬之伯合二、四方伯則建一公如今布政之職亦有分土無分民坐省城中專

主督察各屬諸侯凡公之賢否則聽於朝廷之黜陟如此則節制有要而不繁庶幾得爲治之條理

班爵之制行於天下者既循古五等之爵則行於國中者亦當如古六等之爵郡縣之長既爲君矣其下則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今之佐貳當使如古之卿今之六房吏郡約長地方保正之屬當使如古之大夫士今之胥役皁隸當使如古之府史胥徒皆令臣服於郡縣之正凡興附予奪皆郡縣主之惟卿則請命於天子如古命卿之制庶幾古治可復郡縣亦可收得人之效也

或謂向如前制得無官多而吏少否曰此非特[illegible]之言也

先正魏莊渠先生嘗言之矣曰古之官府卿大夫士輔相副貳其數居多府吏胥徒其數反少後世吏多於官數倍奔走在官者往往千百爲羣積奸叢弊蠹害生民此古今盛衰之別也古之治也以道卿大夫士同寅協共清心致理後世上下相疑不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一決簿書變成吏胥世界矣按此與予清官不出吏手之說相合則知爲治當患吏多不當患吏少也

天子所與治天下者士人也而士人所習不過帖括制義空疎無用之文限其出身卑其流品使不得齒於士人君子者吏也而吏之所習錢穀簿書皆當世之務士人

共治天下則所當親也而遷轉不常庶官如傳舍吏人不與流品則所當疎也而終身窟穴公庭長子孫而無禁天下何由致治哉

周子曰善治天下者識其重而亟反之今欲復古亦反前弊而已矣凡士人未入官之時當養於學校自學古論道之外凡當世之務俱宜練習其吏胥則惟用識字者取其足備書寫而已仍三年一換已經充役者不得從入如此則官日智而吏日愚可無舞文弄法之弊

古云天子以孝治天下諸侯以孝治一國孝之爲道大學所謂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者也自封建旣廢郡縣無宗廟之制爲有司者例不得以宗廟事其親則所謂孝治一國者其道無由矣安能使國人皆興起於孝乎若苟復封建則當使郡邑仍建立宗廟治邑者始至則載主而居之四時之吉合臣民而行祭一如古禮不特使治邑者孝思得展亦可使通國之人衆諭於孝豈非致治之大本大原乎冠婚喪祭之禮民間久不知學此爲人上者不能以身率之也若封建旣復則冠婚喪祭之禮俱可在任一一舉行所謂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者何愁古法不復乎

問喪禮豈可在任舉行乎曰今制在任遭喪則去任所爲

丁憂此亦郡縣之弊離治家治國之學而貳之也夫在任遭喪正當在任舉行喪禮使臣民有所矜式豈可脫然竟去乎愚謂封建旣復則郡縣有在任而遭喪者皆當一如古人在任舉行喪禮凡國事悉委卿貳治之五月畢葬則親事粗安又君事爲重當素服素冠居後寢以聽政事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不與吉禮不決刑獄以終三年庶幾得禮之中

郡縣之弊在遷轉太速封建之弊在世守不易今苟易郡縣爲封建使仍遠遷則虞弱使仍世守則虞橫其法無如久任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有虞氏法也

三考則九年矣今當定其法爲十年十年之中凡遇考績州縣子男俱赴該省上公處考績其十年則候新官交代造册而入朝覲造册之法凡新官至則方伯監之令其與舊官合同造册如戶口田糧舊幾何今增減幾何倉庫兵馬舊幾何今增減幾何之類俱要一一對勘明白然後入册造一樣二本其一付舊官齎符到部以別功罪其一付新官以爲後次造册張本如此則當局者之功罪卽一交代已自毫不可欺視今之倏忽去來者大不同矣

今世郡縣之弊多在交代之際舊官已去新官未來貪猾

官吏多乘機營謀署印百凡弊竇從此而起若行前法可永絕此害班爵之制在古惟五等六等而已漢唐以下則有無數勳階品級名色混淆官曹錯雜乘有一官而兼數銜核其名實總不相符者愚意欲盡復三代之制而三代之制容有未盡竊欲另分爲六等一曰師凡太學之師鄉學之師皆是二曰賓凡古先聖賢之後古先帝王之後皆是三曰藩同姓宗室四曰勳異姓功臣五曰位公侯伯子男六曰職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師以論道德備訪問賓以陪祭祀通婚姻是二者皆待以不臣之禮藩以厚根本勳以報勤勞是二者皆優以祿

而不授以事位以正南面董率王所以通於天下職以效一長奉上法所以施於國中是二者皆以助宣天子之教化如此設官似頗有頭緒

古人制祿皆給土田凡諸侯封國之內皆有實封謂食邑也唐隋之制官皆給祿田猶有古人之意今制俸皆取於常賦給自朝廷一取一給轉移之間已有無數不便况俸又甚薄無以養廉甚非中庸勸士之道愚謂今之祿制亦當如成周隋唐量其官資頒給祿田且如漢法給祿皆從優厚務使居官者寬然有餘則有人心者自不至剝取於民也

凡搢紳舉監生員優免不如竟給田優免則有貧富不均之患給田則人人受實惠矣周禮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則不特士大夫給田卽商賈與庶人在官者皆給田也

官人當以爵賞人當以祿官人當視其才之大小而爵祿之賞人則優其廩給而已觀周禮有賞田則知凡官之考最者皆當賞以田也欲制祿田當先設處官田官田者任官之田也三代以上田皆在官故爲人上者得以行井田施賞罰三代以下田皆私田富者兼幷貧者無立錐不得已而貧者佃富人田天子稅什一則富人稅

什一天子稅什二則富人稅什七故不復官田耕者終無生望復之之法有二乘大亂之後凡無主之田皆籍於縣官募人佃種一也強豪不法者沒其田而籍之二也庶民無後者無嗣子可繼則亦籍其田而官爲之造冢三也官田漸多則予奪分行或以爲祿田或以爲賞田皆惟上所欲

私田雖輕稅而實重官田雖重稅而猶輕如今江南田富人即樂歲不過收租　石下歲猶有全荒若天子稅之必取盈焉是十稅稅其六七也若爲官田則重稅猶當富人收租之半是官田一法下可足民上亦可足國但所慮者一遇凶歲富人尚有陪糧之賠王者必無蠲租之日是則官田可畏耳欲復官田其亦先講蠲租之法乎

凡郡縣佐貳皆當令郡縣自選如漢法下車辟掾是也否則制爲定例凡辟掾屬俱於隣近鄉科中擇廉幹者爲之請於朝廷爲註其名而不察其賢否其賢否則聽之郡縣

取鄉科爲佐貳最妙人地相宜一無數千里赴鄉之苦二僚屬相得三

六房吏鄉約長等類皆當用士人爲之假如士人自入學以後學校中便當辨其賢者能者使之爲鄉約長爲鄉長有功鄉人頌之然後升之爲吏所謂吏者非今之吏也蓋古之所謂大夫也如此則士人無不屑爲吏之意士人無不屑爲吏之意則在郡縣之側者皆正人而後可與同登於三代矣

三代以上天子之側有諍臣諸侯之側亦有諍臣三代以下天子諍臣則或有之矣郡國諍臣則未之聞以去封建而爲郡縣去卿大夫而爲吏胥故也是以郡邑之長不聞正言雖極貪暴莫或止之若復前制庶幾復聞諍臣乎

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必自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始予嘗作治鄉三約先按地勢分邑爲數鄉然後什伍其民條分縷析令皆歸於約長凡訟獄師徒戶口田數徭役一皆緣此而起頗得治邑貫通之道

今之爲治者動行鄉約社倉保甲社學紛紛錯出此不知爲治之要也鄉約是個綱社倉保甲社學是個目綱約者約一鄉之人而共爲社倉保甲社學也社倉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學是民信事許多條理曲折都在這一日講究不然徒舉行一日說幾句空言有何補益

鄉約中止宜賞善不宜罰惡蓋辱之於大衆之中使人無以自新之路所謂若撻之於市朝也

周禮比閭族黨之法管子軌里連鄉之法同一治約之源管子九極詳密其言曰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長弟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奉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亦如之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其法最善今之行鄉約者宜用之鄭子產齊管仲其所行皆相周禮讀左傳國語可見蓋當時去古未遠猶有周公之遺也子產孔子數稱之管仲雖曰霸術然其霸處在心術至於作用則猶近正

分鄉是小封建法今之為縣官而欲行正道者必自分鄉始

治天下須用得幾個縣令好縣令古諸侯也治州縣須用得幾個鄉長好鄉長古鄉大夫也得其人則治不得其

人則亂

縣令親民之官而章奏不得竟達民隱何由上聞即曰朝廷事煩然朝廷可省之事甚多此乃為治大端不可省也宜每事月一奏附於省臣有大事則竟達庶民隱可以上聞而亦不至為大吏所欺制

凡郡縣地方有大政事大利害大災祲及事關人倫風化者俱宜奏聞兼備在什史館之用庶後世自郡縣之事不上聞而史館所書不過朝廷除授陞遷之事矣無怪乎史文之遠不如前代也

周世列國皆有史官董狐南史左丘明之類皆是也亦所以動人欣慕鑒戒之心後世廢之治之所以不古此亦一端矣愚謂有志復古者凡郡縣俱宜修復古史之職以記政事之得失民俗之善否歲終類上於朝以備史館採擇是亦治道一大關係或恐官多即領於學校之師亦可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治平類井田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以田產予百姓此數語說得最確

井田之法行之春秋戰國而尋其遺跡也易行之後代而更新則拓也難行之於剏造而產無專主也易行之於承平而奪民定產也難行之封建而諸侯各視為已業也易行之郡縣而守令遞轉如傳舍也難行之邊鄙而開荒集衆也易行之內地而欲奪民之世產也難欲行井田必先封建古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與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戶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收貸其所自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無俟乎多設而奸弊自無所容也今不行封建而區區爭井田之可行何哉

凡井田溝洫形體之制不可執一而論古人治地必因山林川澤高卑險夷自然之勢而施功故無有鑿山湮谷以圖就方之形如書所稱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以及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等語皆是大槩以成法言之所謂道其常不道其變也至於形體則何常哉後儒拘拘然執一定之法可謂坐井觀天膠柱鼓瑟者矣

遂人職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註謂萬夫者方三十三里有餘此亦大槩以成法言耳不可泥也

古人治地必因水利而水性趨下河形無常如伊洛澗瀍之類皆川也然不可以方計也即知我吳三江既入震

澤底定三江皆川類也然不可以方計也乃若遂人之法則可因三江以明之三江之水自湖達海長亘百餘里深廣亦數十丈而江之兩旁或十里或五里則有縱浦縱浦者江之支流也故其深廣則稍殺於江縱浦之兩旁或三里或二里則有橫塘橫塘者又浦之支流也故其深廣又稍殺於浦至於塘之兩旁又有港汊港汊之兩旁又有溝渠其深廣以次更殺而凡江浦涇塘之上莫不有岸是可以知遂人之法矣萬夫有川三江也川上之路則江岸也千夫有澮縱浦也澮上之道則浦岸也百夫有洫橫塘也洫上之塗則塘岸也十夫有溝

港汊也、離上有畛則港岸也、夫間有遂溝渠也、遂上之徑則畦圩也、此即遂人之法也、不徵之實地而徇徇求紙上之圖、豈不悖哉、

治地之法與治兵不同、治兵由寡以及衆、治地自大以及小、故善治兵者必先定隊伍、隊伍定而後千夫百夫以至數十萬之衆無不可就約束、善治地者必先籌大川、大川濬而後縱渮橫塘以至港汊溝渠之屬無不可就條理、知隊伍而後可以談八陣、知濬川而後可以論井田、今之談八陣者泥八門之說、而隊伍之闕亦欲以八起數、是由衆以及寡也、論井田者泥溝洫之制、而萬夫之川亦必以爲周三十里、是自小以及大也、何怪乎議論煩多、迄無成功哉、

經界是治地大法、三代以後從無人議經界、泥於以阡陌爲經界也、阡陌有定無虛、經界則有虛有實、阡陌有曲有直、經界則有直無曲、張橫渠有言經界必須正南北、此有直無曲之證也、又曰經界不避山河之險、此有實有虛之證也、

經界如今地圖之計里畫方、計里畫方今人但於紙上約略畫就、古人則實實於地上經畫出來、真所謂經天緯地、

經界之法正東西南北、其形四方、每百里爲大方、十里一里則又爲小方、天下地形雖尖斜屈曲萬有不齊、只用一方格子格去、便纖毫莫能遁、

今天下地圖最難準一、有經界畫地圖亦極妙、

今人欲定經界、不可太泥古人成法、古人治地創阡陌即經界、蓋太古之世地皆草萊、治地分田絕無障礙、凡地之當爲經界者隨吾所欲、惟至大山大川不可阡陌處則或立標竿或設堠墩爲虛勢以通之、且自堯舜禹湯以至文武周公經數千百年歷數十百聖人所行所爲皆出一轍、故可方圓如意、今自開阡陌後古法大壞、凡當爲經界處非室廬即墳墓、必欲改變動搖、勢難卒正、此稱子聰所謂井田成而骨朽之說也、愚謂當今欲復經界、且須如張子橫渠之說、樹立標竿、或以石或以木、各依方之大小刻識其上、先爲遥勢、使地形有準、然後視地之可爲阡陌者即阡陌之、其未可爲阡陌者姑徐徐以俟、後庶不失推行次第、

經界是絕妙算法、今人算田畝只是問方法、隨地形尖斜屈曲皆可推算、不過就其中分作小方耳、有經界畫方法、其中田畝便俱有定準、假如一里一方、方三百步、則知其中爲九百畝、十里一方、方三千步、則知其中爲九

爲畝田畝之數大段瞭然官吏更不得欺匿
步筭田畝惟方無奇零圓斜則有奇零中多不盡法古人
治地必畫方形葢有謂也偶行南渡見田岸皆圓斜因
知是里區作弊
横渠云只看四標竿中間地卻不平饒與民無害此言
方之中或中有山原或邊高中下則中間地畝必多不
止九百畝不知九百畝之說亦止言其常不可執爲定
據此又須每方之中細細步筭隨高逐低自有筭法或
贏或縮絲毫俱見不容不均也
朱子孟子註謂郷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

同井此因周禮遂人有十夫字匠人有九夫字因以爲
郷遂都鄙貢助各異溝洫亦不同其實溝洫何容不同
也凡爲溝洫必相地形度山水高下田皆爲横畝入於
遂遂入於溝溝入於洫洫入於澮澮入於川不論國中
郊外皆然非貢有一法助又有一法但郊外有公田便
於以八起數故以八起數國中無公田便於以十起數
故以十起數葢郊外以方筭國中以直筭也豈得謂有
二法乎
溝洫之制合一不特貢助爲然自三代皆然葢三代以來
自大禹盡力溝洫後殷周相繼不過因利乘便稍加整

頓耳若貢是一番溝洫助又是一番溝洫豈天下
民終身勤動亦決做不就聖賢必無此拙事
宋江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
區七十畝此亦未是果爾則商畫方以六百三十畝周
畫方又以九百畝是溝洫三代有不同也大約溝洫只
是一般五十畝七十畝百畝只如今制屯田將來分作
分數計夫授田耳溝洫之制斷不容有二
溝洫不論大小方圓形勢名何只就當今水道濬令深廣
得法使諸佃有方水旱無患便是古人之意
助法之義在公私截然分定歲有豐凶上下均受無彼此

偏枯之患然以今觀之助法亦有未可遽行者葢人情
古今不同耕者於公田未必盡力則上下有交責之患
反不如貢法三代以後歷代通行似爲便利也但貢法
不兼在較數歲以爲常豐凶不易王者誠能與時損益
則貢法無不可行矣
問井田之制二十授田六十歸田公家得無太勞乎曰否
甚逸井田之法上持其籍下耕其畝授田歸田皆下請
於上而上爲之出納非上之人銖銖兩兩家派而戸給
之也其法大約如今之富家田連萬頃任人佃種但承
佃出入必由主人此一毛籍者之力耳不然上之人政

多寡懸何由知某戶小民爲二十、某戶小民爲六十而紛紛令之授田歸田也哉

後世率用貢法而不用助法謂貢便於助也然助法有二善以公田錫卿大夫而卿大夫不得多取於民一善也地利與民共之不敢宕棄田區不修水利二善也

古者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欲正經界亦循今制而已然二百四十步終不如百步之善蓋古法簡淨簡淨則難混今法畸零畸零則易欺也且畝數狹則民力役耕者務盡地利畝數廣則民力勞耕者易於鹵莽有心經界者亦尚審之哉

或問三代井田之法所以不可久者諸儒皆謂數世而下則人多田少此天地乘除之數莫可如何然否曰此儒者執一不通之論聖人立法率皆舉世可行若井田之制如此則不惟不能數世卽創造之始已立窮矣夫所謂人多田少者以有一民必授田百畝或恐其不足也不知古稱四民農之外尚有士工商賈苟必無隙地可授則或爲士工或爲商賈生路甚寬豈慮人多田少耶今世江南田甚窄然不聞何戶多而田少此亦可證周禮言司空度地居民又曰地與民必參相得所謂狹鄉徙之寬鄉也卽此自無田少人多之患

吾來天地間只是地大人少曾聞之地與家云江廣之間多大山山中饒曠土儘有自天地開闢以來未經墾殖者如此則知井田之法雖至今亦斷無田少之患據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今江南之民多於古數十倍而地日加闢田日益美則知人多則田美斷不患田少也若患田少行區亦甚佳

今時欲行井田須乘大亂之後設法區皆入官定都鄙修水利然後將田分作分數上田四十畝中田六十畝下田八十畝逐都逐鄙編成字號募人佃種力能勝一分者一分不能勝者半分雖富有力者不得佃一分之外

老則授之子無子而不能勝者以田歸官聽人另佃其佃田踰一分之外及無子而授他姓不以田歸官者罪之夫定都鄙經界也修水利溝洫也作分數畫井也上田四十中田六十下田八十一易再易三易也募人佃種二十授田也力能勝者種一分八口之家也不能勝者半分餘夫也雖富有力不得佃一分之外限田也老則授之子無子而不能勝者以田歸官六十歸田也然後斟酌地力輕徭薄賦是即三代之法井田何遂不可行乎

都邑欲行井田須修古鄉大夫之職先分邑爲幾鄉每鄉

是論井田以下
於時宜原始

鄉正一人凡一鄉中受田歸田收銀收糧等事皆鄉正任之縣官總覈其成方可不勞而事集予於治鄉三約中頗詳其法

凡治郊野須先分鄉為幾都都為幾啚啚又分為幾號或幾圩每都立大石碑一但上書幾啚號本都四至地形河道皆刻本都田畝細數每啚立小石碑皆啚細刻都啚每圩每號亦如之使經界號段畝步刻碑畢官為吏自不能作弊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賦出於百姓貢出於諸侯禹貢九州皆有賦貢冀州獨有賦無貢者畿內無

諸侯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每歲因正賦之入各進其土之所產於君以供國用上以盡臣子之職下以寬百姓之力此亦道理之當非貨賄苞苴比也故周禮曰太宰以九貢致國用自封建之制廢因併田賦土賦俱責之民間民力為重困矣有心經世者必從古封建定貢賦之法則民尚可寬十分之三四也

凡入貢俱宜有定額如禹貢金錫竹箭之類皆就各處土產編為定則使入貢者不得減亦不得增方可永行無弊不然則後世進奉之名起矣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此即禹貢之意然考唐初入貢之物不過藥物食用而已至代宗時有因生日貢獻至數千萬者德宗時有日進月進而遷官者則入貢之風又未可遽開也有賢者出亦惟持之可矣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治平類　學校

古者有大學之法所以教人為大學之道後世但有大學之道無所謂大學之法故成就人才較難何謂大學之法詩書禮樂是也詩書雖多殘闕然經先儒補緝發明之功猶十得五六至於禮樂則竟殘缺亡矣非有大聖人起徹天徹地大大制作一番後世終無持循學者終無依據

聖人云述而不作非不可作不必作也當孔子之時去古未遠唐虞三代之法皆存但殘闕失次耳故但用述足矣若今日則古法盡亡必須制作若泥述而不作一語則拘牽顧忌終不能復古治然非聰明睿知極天理人心之正者未易言也

天下古今止是一個道則知天下古今止是一個學凡道術而不出於學校之中者當王道所當禁也今百家雖興其原皆起於學校之壞後世人主莫不思崇學校而聽天下各為異說雜然與學校爭持短長何由致一道同風之盛哉

學校之制自漢唐以下雖代有興緝然皆不過得其大畧未能盡復古初之意惟安定胡學教法伊川看詳學校明道上神宗書及朱子分年讀書科舉之法為詳然三者之中惟安定明道尤得貫通推行之法

昔管仲論處四民凡為士者必欲其羣萃州處暇則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成又曰處士就燕閒此即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之意也今庠序雖設士皆散處四方殊失古人教士之旨愚謂凡建立學宮必當擇一國中勝地學宮之旁廣設屋舍令士人居之似亦於教法有裨

凡學校之師不論鄉學國學太學必當以德行學問為主德行學問高於一鄉者即聘之為鄉學之師德行學問高於一國者即聘之為國學之師德行學問高於天下者即聘之為太學之師師得其人則天下翕然自然人才輩出矣

學校之制其在鄉學不過讀書識字歌詩習禮而已至於國學則當倣安定胡學教法而更損益之如經義則當分為易詩書禮春秋諸科治事則宜分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科各聘請專家名士以為之長為學校之師者則兼總而受其成如此則為師者不勞而造就人才

亦易

漢制凡五經俱設博士即書算之類亦設博士是即學宋名士之意也故漢儒之學雖不精純然尊重師傳淵源有本是以其學尤多近實今世既不重師傳而學校設官如教授訓導之類徒立虛名何怪乎人才之絕少也

或以爲天文兵法皆當禁秘不當設科於學校者非也天文所當秘者在占驗一家耳至於曆數則儒者所必當究心何可秘也兵法後世亦未嘗秘但不以之教士耳然雖不以之教士故今之爲大吏居方面者皆耳未習金鼓目不識旌旗一遇用兵則張皇失措舉軍旅之事

一委諸目不識丁之武夫此天下之事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若設科於學校之中而王教得人不惟儲才有法國家受天文兵法之利抑訓才有道國家亦不受天文兵法之害

唐立武成王之廟以太公爲武成王與孔子文宣王幷後世因之遂設武學此大非武只是吾道中一藝孔子未嘗無武安得特設一學與文對若學校中設兵法一科則武學即在文學中矣

伊川看詳學校中有云凡學校法不宜以考校定高下恐起人爭心此言大妙凡學校中選人不可即聽學校中公舉學師因而察之即後來不無偏黨之弊然亦十得八九矣

凡學校中選人不只是四科德行政事禮儀文學德行中有孝友睦姻任恤諸項政事中有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項禮儀則習於吉凶軍賓嘉之典故者文學則書策詩賦門古博學宏詞之類只此四科天下人才已盡於此矣聖門言語一科即在禮儀中不必獨設

書院之設非古亦非禮也此即是學校在下者豈宜私設但在上者既不重學則在下者不得已而私創一格以存其微意其爲志亦苦矣乃後王既不能留心學校而

又有并書院而禁之者斯文一脈危乎殆哉

大凡書院建立多在郭外名勝之處不獨遠絕塵囂而山水之勝亦足以蕩滌俗情開發道妙學者於此處讀書尤必觀星窮麟誠爲至便深合管子處士[illegible]就燕閒之意州縣上之財不可廢也但當領於學校爲學校之分署不當另爲一家耳

古有鄉學國學而無太學鄉學小學也國學太學也即天子之學亦謂之國學蓋古者建立天子自治王畿千里之地故學亦稱爲國學自後以郡縣爲治天子統而理之則郡縣爲國學而天子稱太學其實太學之所以教

士吏無不可是亦頭上安頭也然愚謂既有鄉學國學太學之名則亦當稍與其制鄉學之中則備治一鄉之法國學之中則備治一國之法太學之中則備治天下之法是亦甚妙

兆民者天子之心士大夫者兆民之心禮樂敎化者士大夫之心而君與師則主持禮樂敎化者也君師能與修禮樂敎化則士大夫之心正士大夫之心正則兆民之心正兆民之心正而天心不應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斯二言誠然尙書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則師尊與君等

又云能自得師者王則師又尊於君非師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師尊今天下之能爲師者寡矣然師道之不立實由舉世不知尊師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講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敎養之法蒙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敎而不知聖賢之道稍提者謂之能事方正者謂之迂闊益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卽欲束修自勵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

天下無一事無師範金陶瓦小伎也非其師則術不傳術不傳則業不售今治天下非特範金陶瓦而使不學無術之人漫然而爲之當其未仕則使之習章句當其既仕則責以簿書而欲望天下有皐陶稷契之臣成堯舜禹湯之治有是理乎故師之一字是天地古今社稷生民治亂安危善惡生死之關也乃自三代以來數千百年有天下者曾不念及此亦獨何哉

今之師傅卽古之公孤天子之師也然不求其實徒存其名而已庶人欲敎其子必擇良師以傅之貴爲天子爲其子慮曾不若庶人豈計之得乎有王者起當制爲定例太子既生卽預爲講求良師或卜之大小臣工或訪

之山林草野必求如周程張朱其人者而聘之既聘卽待以不臣之禮使太子北面受敎講求至道雖卽位終身以師禮事之問之以道而不勞之以政降之以禮而不授之以權則庶乎名實兩得也

古者升秀民於庠序非以寵異之也所以敎之也故曰育德庠序今之弟子員能自力學者鮮矣而上之人又不思所以敎之敎官之職悉以罷老無能者充位爲能勝任而愉快乎愚謂庶人敎子弟必自擇良師今之弟子員亦縣官之子弟也其師亦當令縣官自擇宜者爲令典縣官下車之始卽肯詢民士隣近地方有才德遇衆

可爲師表者不拘縉紳布衣縣官親自造廬敦請請學
庶幾教職得人而德有效
省所以統郡郡所以統縣故郡有專官無專民凡所𨽻
州縣之民無非其民也惟士亦然奈何州有州學縣有
縣學府復有府學割州縣之士以𨽻之別無意義若與
州縣分士而教者恐非祖宗立法之初意也愚謂教職
雖微實造士之大要也除縣邑之師令縣官敦請外其
府學之師尤爲鄭重必道明德立可爲一郡師表者太
守親自敦請俾任府學之職凡一郡生徒皆聽其選擇
教誨倣太學積分之法而以時升之必與府學然後給

廩餼與府學則群居講習有薪米油燭之資道里往還
有舟車跋涉之費故須給廩今之廩生既無負笈之勞
而又無爨薪之費徒耗廩粟胡爲也
洪武初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賜坐
問以分四時以掌燮理之任未幾遂罷此與天子擇
師之說同惜乎其遂廢而不行也
凡官皆當有品級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
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
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
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於冠服亦不

可同於職官之制當另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
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士氣日昌
而聖人之徒出矣
松江府志云洪武初楊孟載爲松江府學教授與臣克莊
全希賢同官當時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
後皆至大官以此觀之教官次當令州縣自聘蓋學校
乃人才風化所自出與不可以猥雜流品當之今世選
舉不行愚謂教官一途似尚可獨行選舉也
歷觀古今以來大抵釋時變革之時賢者不死於忠節則
歸於隱遁其或去而入於空釋者更多有之蓋君臣之

義已定改節易操固無其事而夙有抱負者又不甘與
齊民同老其逃於禪說而更爲主張門庭亦君子不
得志於時之所爲也然而聖道自此日蘇世界自此日
壞矣愚謂有天下者若易代之後而不用勝國之遺黎
故老則賢才可惜若用遺黎故老而遺黎故老竟樂爲
新主所用則又乖不事二君之義於此有兩全之道學
校之職臣也而實師也若能如前不用品級之說則全
乎師而非臣昔武王訪道於箕子而箕子爲之陳洪範
蓋道乃天下後世公共之物不以興廢存亡而有異也
聘遺黎故老爲學校之師於新朝有益而於故老無損

庶幾道法可嘗行於天地之間而改革之際不在賢人盡歸放廢耳

問勝國之老曾爲先朝大臣者亦可爲學校之職乎曰若如今者學校之職則不可爲也若如前議則既謂之師而非職矣不受爵於朝廷不受制於上司縣官以禮聘請講道論德合則留不合則去雖先朝大臣奚不可哉特患爲大臣者原無道德可風而州縣之聘之者亦不以道則此說一倡又爲不肖者長奔競之門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若如前說學校師當議爲定制受聘不受爵受養不受祿居於其國自縣官及縉紳以下皆執弟子禮見藩臬尊官不行拜跪其往來用書策不用文移則勝國之遺黎故老皆可以受之而無愧矣

行鄉飲酒乃縣官養老之禮聘學校師乃縣官尊賢之禮二法不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

取士與養士不同取士不論詩賦詞曲總只此幾箇聰明才辨之士無往不可以自見養士必須道德仁義禮樂詩書所以古之王者只重養士不重取士

聰明才辨之人一總埋沒不得只無以養之便把他天資都弄壞了所以後世名世臣亦多是有才無德

古之人才非多於今今之人才非少於古然而古多君子今多小人者古知養士今人不知養士也養士之法具備於周禮三禮可見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治平類　禮

禮樂之在漢宋諸儒之功因大禮樂之廢漢宋諸儒之失亦不小漢儒不知禮樂而妄述禮樂其失也愚而誣宋儒知禮樂而過尊禮樂其失也拘而腐

見舉大石者前呼邪許後則應之或左或右秩而不亂因舉謂予光曰此處亦有禮樂

禮樂是儒家一箇陣法陣法是兵家一箇禮樂

林兆思禮射圖說大約倣古似亦可行然愚謂古人行禮所爲可貴者非謂其一依圖說確然不移也亦謂古人舉事處處皆有秩序皆有儀文耳儀禮所載不過寫出一規模舉此以爲楷式自君子行之必有本之而稍爲變通者如三加之辭禮有明文而趙文子之冠見於諸卿諸卿皆有勗辭燕射之法禮有定式而孔子矍相之射使子路執弓而請惟不失禮意而不泥禮迹故能行之久遠而無弊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亦是此意今人遇事若不行古禮則喧鬨錯亂畧無威儀一行古禮則又步步循彷依樣葫蘆了無生趣非木偶則俳優矣古禮之不復行者以此予故於此論之

祫禘之說諸家甚淆如公羊鄭康成王肅議論甚駁且無意義惟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又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之言亦然又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紀聞云祫則太祖東鄉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但以祖之所自出者東鄉惟以祖配之此數言爲明爽大抵二代去今已遠禮文殘闕今所據大約皆漢儒之說未能遽別其是非只以義理斷之可耳

南北郊分祀之說非禮也其說起於漢儒不知古禮穿鑿附會後世因之遂多聚訟史記漢武帝郊於雍問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合也由此觀之漢去古未遠當時亦止行祀天之禮漢祠臣寬舒等不能舉祀祀之禮以對乃謂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爲壇分祀之南北郊之說始於此後又引周禮大司樂之文附會其說以爲古者天子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夫圜丘方澤之言此論合樂非論大享也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別無地祇之祀又四書五經中凡言大享大祭只曰郊曰禘並無南北之文此可以知漢儒之謬

凡禮必有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宗廟之祭則以祖

為主所祀以下皆從焉郊社之禮以天為主自天以下皆從焉所以統於一也若尊地與天抗便非統於一之義

洪武中始為分祭繼以風雨不調改為合祭其諭禮部有云極陰之月不宜祭天極陽之月不宜祭地故改從仲春卜吉而祭夫無論陰月陽月只冬至沍寒夏至溽暑露立於郊豈能終禮勢必致倚以臨其不敬非小失也仲春卜祭不惟協古禮亦且合天時人事之宜

古禮王者一歲凡九祭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孟夏雩季秋饗九時迎氣惟至日其禮至大故稱昊天上帝其餘

則稱上帝迎氣則稱五帝要之皆天也古之王者其治無為其禮簡約其靜也敬其動也簡故能無日不與天相通後世每一祭天所費無算無敬天之實而徒增事天之文是又不如歲一祭之之為愈矣

周人以冬至日祭天蓋周人建子冬至常在十一月是以歲首祭天也國朝於仲春祭天亦此意然不如孟春尤為至當不惟歲首又三陽三陰交泰之時也

南北分祀始於漢元鼎四年蓋因寬舒之說立祀汾陰祠之后土其後成帝建始元年因匡衡之言作南北郊廢甘泉汾陰之祠既以風變不旋踵而復平帝元始中王莽疏如匡衡議又分南北郊已而更為合祭天地共牢而食以高帝高后配三十年間天地之祀五徙由此觀之始於漢無疑蓋相周禮大司樂之文也

讀周禮大司樂之文曰若樂六變則天神可得而禮若樂八變則地示可得而出曰若曰可得皆是論合樂非真有是事

古不惟無分祀之禮並無合祭之說蓋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都從祀耳謂之合猶有分之見者也萬物本乎天只一天字百神皆可貫善乎魏莊渠之言曰天陽也君也父也陰不得與陽抗臣不

得與君抗子不得與父抗斯言盡之矣

按漢唐以來千餘年間分祭者絕少即有好議禮者主於分祭而分則輒合亦其勢也蓋祭天主於誠不在禮文之數數人主歲一祭天猶恐其誠之未至況數數乎繁則瀆瀆則不敬不敬則難久此分祭終不可行也

建始中廢甘泉泰畤作南北郊其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拔折畤中大木十圍以上者百餘成帝異之以問劉向向謂不可廢後成帝無嗣乃復其祀按甘泉汾陰之祠本必合禮而變異若此蓋國初所作高祖之精誠在焉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成帝蔑之故天之意全無而漫

作郊祀安得不召此變後光武再建郊兆始敬事爲問
北郊甘泉分陰不復別亦不問彙興以此知開國之初
其精誠爲不可及也謀始豈可不愼

王莽合祭禮未失但至此天地於夫婦共牢而食而又
以高后配地則誠不敬之大者甚且爲春合祭之外
復冬夏分祭而夏至之日獨奉高后以配尤爲可訝

自魯之僭郊可知古無南北郊之禮何以言之蓋當時周
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僭之故春秋特書其失使
當時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魯亦必僭之而春秋亦必
書之矣何竟不一見也書只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

於山川徧於羣神而春秋所書亦云乃不郊猶三望則
知當時周禮大約與唐虞相同祭地總在祭天中矣

祭天以誠爲主自諸儒分合祭之論起而舉世相爭於儀
文度數之末人主幾以祭天爲禮家一套數所以恪致
虔反不如好佛好道者之兢兢矣嘗讀宋寧宗嘉泰五
年禮臣一疏具言郊壇中音樂之雜食臭味之溫惡執
事供役之猥褻奔逃有不可言者雖大禮所在事祭人
衆然必爲之上者先無敬畏昊天之意故爲之下者亦
苟且忽畧至於此極試觀古者祭天不特王者七日戒
三日齋即一國之中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是
何等畏敬此所謂合萬國之誠敬以事昊天故祭則受
福今之儒者不能以誠敬導其君所以誠敬教其下而
徒屑屑焉爭儀文之末吾見其不知量矣

史載南燕主慕容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
壇須臾大風晝晦隋煬帝祀天不齋於次室便行禮是
日大風不能成禮御馬疾驅而歸二人皆不旋踵而亡
天威如此祭何不敬

祭天必配以祖考此古禮也愚謂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謂父生師教君成也若天子則當
以天與親與師三者爲主而均重今專天事親之禮郊
禘備焉事師之禮春秋二丁殊不足以盡之中庸有云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然則孔子不配
天地豈非萬世之闕典耶竊謂後王祭天地而議配隮
當以祖考爲主孔子爲賓是亦禮以義起之事

祭天品物古今以來惟重一太牢故帝牛必在滌三月取
其色取其角又加卜焉敬之至矣然愚以爲此亦無可
致敬姑以生人所享之極品爲祭所謂祭用生者之禄
也若以天視一牢不啻人身一蟣虱雖極其精潔可謂
天之所享在是乎嘗竊論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主
則代天以子民者也人臣又皆寅亮天工者也昔趙清
獻公日間所行之事夜必焚香告天人主以天地之心

為心豈可終歲不一告之上帝乎故愚以爲人主祭天必當齋戒竭誠以終歲用人行政之大畧爲疏告天其餘諸臣吏部則具進退人才之數戶部則具錢糧出入之數禮兵刑工及有職事之人皆然疏尾人君則書奉天子民無敢怠荒之意人臣則書一心爲國爲民無敢欺蔽之意其敬者天降之福其不誠者天降之殃如此則不惟得敬天之道亦可警戒爲君爲臣使無逸豫庶幾不爲無助

祭天品物當以五穀及九州之貢物爲主蓋大地以生物爲心而五穀則又天之所生以生養萬物者也若九州

貢物則王者威德所及以之祭天明能撫有九州之意若一州不服而無所貢則不敢以之祭天亦不敢欺也不然誇多鬪靡於事天之禮何益乎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天子雖七廟其實亦五廟也天子諸侯之分雖不同然親親之殺則同高曾祖考四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故天子七廟其二爲祧實止四親耳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周公制禮在成王之世成王而上由武王而至太王正四親也故追王止於太王由此見四親之於人無貴賤一也

宗廟之祭所以序昭穆非特以別世次也蓋羣昭羣穆昔非祖宗一人之所遺有天下者能保有此羣昭羣穆勿剪勿戕使之歲時共見於宗廟所謂合宗族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今後世祭宗廟止天子主祭而宗族無與者所以待宗族者薄而所以待祖宗者亦薄矣積而至於何所不除離散不盡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也

諸儒之説云古人廟制皆南向主皆東向蓋古人之戶皆從東入以西爲上也然此必時祭及時祫之時若大祫則羣昭羣穆咸在又有異姓諸侯助祭室中豈能容如

許人乎人主向明而治則宗廟之主亦當向南不必泥古也

或問古者祭必立尸於義何如亦可行於今否曰古人用尸取氣感通之義然其禮亦頗有不便禮曰所使爲尸者子行也則是以叔而拜姪矣古人亦微有未安故禮又曰凡爲子者祭祀不爲尸避以父拜子之嫌也然則叔獨可以拜姪乎蓋尸禮必是古人思念音容偶然借此後世遂因而不革非必聖人所制禮也故朱子又曰古人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閉門垂簾是也欲使神安厭飫之也又曰杜佑理道要訣言上古時中

國與四夷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今蠻洞中亦有此但擇美丈夫爲之不問族類則尸無論不可行於今即在古亦非祭禮之至當也

按天子七廟之祭最難周遍陳氏禮書曰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一日而省眡祭之日禮交對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九廟則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不能勝若日享一廟則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彌月之間亦莫旣其事矣因引王制之言以爲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爲天

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皆合享諸侯之禮春犆夏一犆一祫蓋間一年行之秋冬則皆合享犆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蓋古人亦慮犆祭難遍故制爲此禮也然愚謂此禮雖善而犆祭之日周遍終難大禮以義起者也義苟可行則酌而行之何必拘拘於古其法莫若以卑從尊制爲等殺孟春則祭於太祖之廟以高曾祖考合祭仲春則祭於高祖之廟以曾祖考合祭仲夏則祭於曾祖之廟以祖考合祭仲秋則祭於祖廟以考合祭仲冬則專祭考廟而兩世室則併於太祖遇而復始明年亦然爲禮不煩而各廟皆可躬親且其所以制爲等殺者又皆以子孫從祖考各以世次而非有尊卑輕重之嫌也予於宗祭禮中頗言其說未識議禮之家果能不至於聚訟否

程子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其祭皆須四代但疏數之節未有可攷朱子謂程子此說最得祭祀本意則愚所云以卑從尊制爲等殺之說使程朱而在未必有取也

古者郊廟之祭皆人主親行自漢以來禮制隳壞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祀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淸宮太廟次日方有事於南郊

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之禮所謂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又魯人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祫禘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親行祫祭禮一次而已蓋鹵簿鄭重禮節繁多故也書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今以繁重而反致不能親祭爲兩失之矣後世議禮者亦務爲可行愼勿拘泥古禮而反致有廢格之患也

下注通典皆作生之而下侯考

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於祖祝迎四廟之主以入王制曰天子祫嘗祫蒸諸侯嘗祫蒸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大事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此大祭之祫也祫祭二文惟此二條此外無餘祫矣

祫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殷祭亦大祫之稱五年再祫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未有禘祭之文鄭康成因之乃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儒援此以証祫禘相因之說徐邈又謂祫禘相去各三十月祫禘紛

紛然後不可辨矣史載唐睿宗以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秋又當祫祫禘同歲太常議停今太廟祫禘各自數年兩岐俱不通計或此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并為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二殷或乖於禮經頗爲乖失紛錯如此可謂紊亂不經矣

周禮天子祭諸侯必助祭蓋天子與諸侯雖分國而治則其來朝不能數數故制爲禮法當其來朝之時卽天子舉祭之時不惟一舉兩得亦以令見之諸侯皆昔日之功臣子姓故不敢以天子之威靈臨之而亦以祖宗之靈臨之也今天子歲有時祭三年祫五年禘而王制適有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之文則是時祭之時大夫助祭祫祭之時卿助祭禘祭之時諸侯助祭朝聘之與祭法適相表裏也卽使聘無闕文亦可因之以起義况康成旣有其說歷代因之亦何必以不載禮經爲疑乎

按禘禮大傳謂王者宗廟大祭追祭太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太祖之廟而以太祖配之夫旣謂之太祖則其上無可推矣又安得有所自出之帝而配之乎蓋古人最重宗法后稷之於帝嚳必是別子別子爲祖故周人祖

之不及帝嚳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及其旣爲天子之後可以祖天子矣而又以宗法不可亂故仍以后稷爲祖而帝嚳則特於禘祭之時一審禘之此周之精意也不然則周人竟當以帝嚳爲始祖矣奈何別祖后稷而特設一禘祭之文多其曲折乎

按帝紀姜嫄爲帝嚳元妃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慶都生堯簡狄生契常儀生摯今帝嚳不立稷而立摯是廢長而立少也蓋上古荒忽世紀難明此不可據而詩傳又有姜嫄無人道而生子帝嚳棄之故名爲棄夫旣爲元妃矣安有無人道而生子乎其說皆謬書傳不可據也

於禘之辨前儒謂禘為祫其祖之所自出但配以始祖不合羣廟祫則羣廟之主皆合食蓋后稷為別子別子為祖故可以統其所當統之子孫若帝嚳則又有帝摯帝永為大宗不當統后稷之所統此禮甚當然使後王行禘禮時太祖非別子萬國諸侯咸在則亦不妨合羣廟之主不必拘拘於古制也

祫祭有二禘祭亦有二大傳所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此大禘也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礿一犆一祫此時禘也

康成一祫一禘自謂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緯書之說固不足信矣謂出於春秋魯禮而無事實可證其言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影響穿鑿宜為諸儒所鄙

胡致堂謂禘禮即祫禮不當並舉但在天子則謂之禘在諸侯則謂之祫因舉諸儒之言以為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又云魯國當用祫以僭用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而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其言亦是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太祖其文義亦似天子禘諸侯祫大夫士則并祫不敢有事必請而後行故謂之干祫若如此說則國家行禘禮更不必行祫禮自無年月兩岐俱下之弊 [illegible]

愚按經文無祫祭之名祫只是合字之義曾子問曰祫祭於祖是言合祭於祖凡祫禘祫嘗祫蒸之時皆可謂之祫非於禘嘗蒸之外別有所謂祫也春秋有大事於廟但云大事即禘亦未可知而公羊云大事祫也此亦公羊之言於經文無所據且終春秋魯無書祫者即他國亦無書祫者以此知祫只是合祭總名恐未必於常祭之外別所謂祫也

嘉靖議禮時席書黃綰之徒先後以大禮問於陽明陽明皆不答嗚呼此先生之亮識高節為不可及也當時大禮之議惟璁萼之論為得其正然使出自陽明則當時後世又不知生多少議論矣此先生之亮識高節所以為不可及也

禮者理也禮本乎理理為體禮為用故禮雖未有可以義起後世儒者止識得一例宂聚訟之議所由來也陽明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其有見於用修諸儒之非乎

籍田之禮甚盛典也然以觀近代所行則全爲虛文矣愚謂王者既欲知稼穡艱難則籍田之說似不於苑囿中行之時時觀獲如近日豳風亭故事而乃以文具行之先王之意荒矣

問朱子明堂圖說以爲明堂制如井田南爲明堂北爲玄堂東爲青陽西爲總章四隅則逐分爲左右个天子按月令居之隨其時之方位開門中爲太廟太室天子每季十八日居之其說如何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而爲之圖說也愚意恐未必然蓋古人所謂明堂不過取向明而治之義以便於朝諸侯耳若按月令而居則冬之

月宜居玄堂太廟及左右个此時北風方勁天子正北開門恐大非順時保攝之義且天子至止百官皆從而居左右个則偏側不便亦非臨御之體古人恐不如是之迂腐也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若如朱子之說則寒之入甚矣且天子巡狩之制各處皆有明堂其所至皆有常期則其所居皆有常處不應一處明堂便悉備十二月之制也問明堂之制畢竟當如何曰大約自當如朝廷宮殿之制百官皆從皆有食息寢興井竈湢浴之所即今之所謂行殿行宮也但

朝廷宮殿當嚴密此則當宏敞以便朝見故謂之明堂耳何必另一制度穿鑿附會乎

諒陰天子之大事內盡人子之心外係臣民之望即位之首事無事於此乃後世卒廢格不行遂使二代而下俱爲無父之天子予深痛其弊嘗極論三年喪之當復且爲區畫禮制分爲四節始死行受顧命之禮又諭臣民服制以親疎爲等殺語詳春秋討論似可舉行爲人君者而有志復古此爲莫大之舉矣

諒陰之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此古者人君通行之喪禮本非甚難事後世儒者却看得過當以爲

諒陰非古人不能行即冢宰一人非如伊周恐不可托愚謂不然夫古人居喪不言非真閉口不言亦非絕不與聞國中政事也特不受朝賀臨羣臣稱朕稱制行禮讌樂耳至於國家大事一二大臣自當造喪次咨商商定則冢宰致嗣王之命以告於百執事故謂之聽於冢宰蓋小臣微賤不得輒至喪次面君也是人君雖行三年喪其於朝廷事原非廢缺冢宰原非偏任豈得以居喪不言及冢宰難任爲不使而遂廢三年之禮故愚謂古禮之廢泥禮者廢之凡言殆不虛也

人君行三年喪臣下多不欲者又有故焉過泥四海遏密

八音之說恐君行臣從多所未便故晉武帝欲行三年喪傅玄不可曰主上不除而臣下除之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矣謂是亦有說高曾祖考之於人皆一本之親誼至戚也然以世系之遠近則不能無等殺之分況君臣以義合豈得以臣民嗣君槩爲一例愚意亦欲如本宗五服圖例嗣爲一格嗣君爲一等其餘公卿大夫士庶爲一等雖均服斬衰而有三年朞年九月五月三月之別其餘卿大夫之當服者各以其類附庶情與義均理與事愜三年喪或有可復之日也

禮記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義也言以義起如孟子言舊君有服之類是也陳皓訓比字義者非

天下至尊莫尊於君天下之親莫親於父居天下之至尊而先失禮於其宅親本根撥矣其何能國故人君不能行三年喪而欲復三代之治者未之有也

私擬君喪五服圖

斬衰三年	嗣王 勳戚大臣
斬衰朞年	文武臣一品至三品
斬衰九月	文武臣四品至六品
斬衰五月	文武臣七品至九品
斬衰三月	士庶人

右君喪五服圖此姑就今制約畧分爲五等也若王者有志復古當如周室五等之爵因而爲五等之服斟酌變化無所不可至於哭泣衰麻之節與夫飲酒食肉之禁亦當稱情量理議爲定制使天下有所遵守庶君臣之間不至恝然無情而服有等殺不至扞格難行也

聖人之教無所不該者也故就論語所稱則有四科由此而觀後世人才果能於四科之中出類拔萃是卽聖人之徒也後世不知此義孔孟之後槩以伏生申公歐陽高夏侯勝之徒當之夫伏生之徒不過文學中人耳乃陞漢唐以來儼然專兩廡之席而功業彪炳志行卓犖爲古今人所信服者因不得一與從祀之列而嘿擯之門墻之外是豈以吾夫子爲一經生而裒集後世許多無用之老儒其作一堂衣鉢也無怪乎奇偉英雄之士掉臂而去而作史之家必另爲道學傳以載其人而爲道學者亦甘自處於一偏之陋此其失非細故也

愚意聖門從祀自及門七十子及周程張朱具體大儒之外皆當分爲四科妙選古今以來卓犖奇偉第一等人物盡入從祀如黃憲文中子此德行中人物也張良李泌此言語中人物也孔明房杜韓范司馬此政事中人物也屈宋李杜韓柳歐蘇此文學中人物也細細論定擇其中之尤卓偉而無過暗合於聖門躬行之流者舉

天下通祀之其餘則今從祀於其鄉之聖廟似如也從
祀之諸賢亦須辨其行誼學術功業之大小大者從祀
於天下小者祀於其鄉庶幾一洗向來學究之習而成
聖人大無外之教
從祀諸賢如周子朱子其功不在孟子下此尤當在配享
之列者非僅僅從祀已也
凡古來節義名臣如關羽顏眞卿張巡岳飛之儔當在德
行之列小儒不知而二氏之祭者反得竊之以惑衆在
二氏固爲援儒入墨在吾儒未免推而遠之矣
釋氏有佛法金湯一書凡古今人物有一言一事及於佛

或與釋氏一二人相處者則拉入集中惟恐其孤而無
助也在吾儒則斥之不勝斥然其間卓絕者亦不可不
收久久成習天下後世將竟以此種人物爲眞非聖門
人物矣
聖人之道固天下萬世至尊至貴之道然亦必俟時君世
主尊之信之而後行則報本推崇之道儒者亦不可不
講也愚意自堯舜禹湯文武而下如漢之高帝及孝武
孝明宋之理宗皆不可不祀於聖廟前殿凡丁祭則先
展拜於前殿而後入而成禮於孔子益道重則尊信吾
道者亦重此固報本推崇之道亦化導時君世主之一

機也
魯哀衞靈衞孝齊景以及梁惠齊宣滕文魯繆皆能尊信
孔孟但未克耳似亦皆當議祀
凡一邑之中忠臣孝子鄉賢名宦義夫節婦凡得祀於其
鄉者皆得從祀於聖廟者也其不得祀於聖廟者不得
祀於其鄉是亦大道歸一之義
或問諸賢從祀聖廟則聞命矣其節婦奈何曰詩首關雎
易著家人婦德之訓見脩於吾儒矣此義豈可或闕但
祀於廟中無此體照或當別立廟於廟側而遣官祭之
可也

凡爲諸生者禮無不與祭今惟擇事數人爲太吝愚謂
丁祭宜制爲定法凡諸生必要助祭不至者比於歲考
蓋既爲聖人之徒而一年兩次拜祭猶有推阻則其人
品心術亦可知也
吾人終身以聖人爲師則聖人之祭終身當與者也乃世
俗孝廉登科即謂之出學門自此終身不與祭何怪乎
一入仕途即與聖人之道相背而馳也愚謂亦當制爲
定法凡鄉紳在籍者皆隨本處正官助祭於廟庶幾得
終身歸往之義
今制丁祭惟府州縣正官凡上司皆不與此亦未是總之

自爲諸生以上。無一人不當與祭也。洪武中。擇頭孔子。時誠意伯劉基參政馮冕等不陪祀而受胙。帝震怒停基等俸各一月。葉龍泉爲縣祀孔子。羣吏竊飲猪膊酒繫獄。坎坷終身。凡聞闕聖明人有爲之上。無不敬孔子者。享國長久。非無謂也。

古昔謂國初凡城隍之神。皆易塑像而爲木主。固甚然。城隍似不妨塑像。予曰。凡所稱神有三。天神地祇人鬼。人鬼可以塑像。天神地祇不可塑像。人鬼原有是形。故可以象之。天神地祇初無是形。豈可妄爲塑像耶。

升士問。然則孔子亦可塑像耶。予曰。凡塑像者。謂其音容

不遠。則而象之。可以起人愛敬。增人思慕也。如開國功臣及近代名公生祠之類。皆不妨塑像。孔子則功德之盛如天如地。難以形容。且世代久遠。音容難肖。塑像恐瀆。不如木主之妙也。升士曰。予嘗見蘇郡府庠文廟立木主於座。而刻孔子石像於傍。似爲得體。予曰。得之。推此以往。則凡可塑像者。皆當如此。既無褻越之嫌。亦盡想慕之道矣。

十月之朔。與行鄉飲。升歌之次。友人有笑者曰。此種聲容殊無足樂。何益於身心性命。予曰。雖無足樂。故有益於身心性命也。古人鼓腹而歌。擊壤而歌。操牛尾而歌。但有其聲容性無足樂。故爲天下之至樂。古人所以樂而不淫也。若如今之戲劇倡優。使儒者子女觀者且以爲歡樂之極而不知已爲之迷。名損德敗俗亂常。其於身心性命。求其無損且不可得。況於有益乎。

禮敎四面之坐。衆固疑。先儒謂坐有四方。若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故其位賓主不相對。而坐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也。所謂坐主東南者。坐東近南而面西。賓坐西北者。坐北近西而面南。主西向。賓南向。所謂賓主不相對者此也。若如今體賓主偶坐。則仍是相對矣。是禮主於敬主。非尊賢矣。介輔賓者也。坐賓於西北。坐介於

西南。南者賓之南也。坐西而東。非坐西南隅也。僎輔主者也。坐主於東南。坐僎於東北。北者主之北也。坐北而南。非坐東北隅也。君子席不正不坐。行禮之地而有不正之坐。其何觀焉。其三賓衆賓僎屬。俱正向而主賓介僎又各隅向。是八面之坐。非四面以象四時也。嘉靖四年。蘇守胡公改正其位。立坊於學宮。萬曆戊午。仁和令我存守濟門。訂正頖宮鄉飲。亦改正隅坐之謬。刊書流布。益國初會典舊圖。原皆正坐。正德重刊。乃始更之。或然者。一時之誤。而今遂各處相因。莫敢改正。亦可嘆也。

六藝之中禮樂爲急射即次焉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古者男子始生即懸桑弧蓬矢自成童以至於耄老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畜志於射以習禮樂聖人因而教之制爲射禮李我存曰成周之以射教猶唐之詩賦宋之經義今日之制舉皆所以爲取英雄使之效才就法也故庠序以之命名有司以之教士明堂以之正歲稍鄉黨共射器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卿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且將祭祀則射澤發貢則射諸侯來朝則射諸侯相朝則射燕使臣或與羣臣飲酒則射設爲大射賓射燕射三禮而又將大射必行燕禮將鄉射必行鄉飲酒禮有恩有義而後與之射以觀其德行故人樂而趨焉先王之教可謂委曲而多術矣以視數文之暗中摸索孰爲優乎

射禮今與儀制甚畧雖志稍詳然亦未盡其妙將李我存鄉射疏附古今圖說詳盡竟可頒之學宮以爲射禮之式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治平類　樂

天下無必不可知之理天下無必不可能之事天下無必不可作之器天文樂律二者固稱絕學然精天文者代不乏人獨樂律議論愈多去古愈遠此非樂律真不可知不可能不可作皆論樂者不能推見原本精求聲氣之元而徒執今石累黍龠合分寸之說以誤之也欲正五音必先六律欲正六律必先黃鍾欲得黃鍾必先審聲氣之元欲審聲氣之元必先致天地之和欲致天地之和必天子建中和之極後世作樂不先講中和位育而紛紛於斛尺秬黍豈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

候氣者古人所以驗天地之和也王者已致其中和位育矣然未知其果出於中和天地萬物之果登於位育否也於是爲之候以吹之吹以聽之聽之而果得所謂中正和平聲氣之元矣則又爲之被以音絃和以節奏薦之上帝饗之祖考所以告成功於鬼神不敢以私意飾爲符瑞欺祖宗欺上帝也今人不知致中和以位育天地亦不問天地之位育與否而但云候氣不知所候之氣果屬何氣歟

樂有樂章有樂音樂章成於人樂音出於天天人合德故
可以殷薦上帝後世樂章猶謚既無可取而樂音又皆
出於穿鑿豈能諧神人和上下
天地之氣不可强當其和時則候得和氣當其不和時則
候得戾氣此萬萬不爽之理故三代以下無論矣堯舜
禹湯文武之時其候氣之法作樂之法與夫斛尺秬黍
當無彼此之殊也然而孔子於古今之樂獨稱舜樂且
謂韶盡善盡美武盡美未盡善則知作樂根本全在當
時帝王中和位育故當堯之時則有堯之氣當舜之時
則有舜之氣當桀紂幽厲之時則有桀紂幽厲之氣故

堯舜禹湯之時而反候得桀紂幽厲之氣作桀紂幽厲
之樂決無此理則知桀紂幽厲之時乃欲候得堯舜禹
湯之氣作堯舜禹湯之樂有是理哉乃後世胡瑗司馬
諸大儒於皇祐元豐欲復簫韶九成之舊而西山蔡氏
又鑿鑿著書以元聲爲必可得其亦未之思矣
王陽明曰韶是舜一本戲武是武王一本戲二語妙極則
知桀紂幽厲自有桀紂幽厲一本戲人君表也表正則
景直樂無心焉樂無權焉治天下不求君心而求之樂
是猶不立表而求直景有是理乎
樂由天作不特候天地之氣而作者謂之天即非候氣而

凡出於無心者皆謂之天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
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物使之然而實莫知其所以
然而然此其間有天焉故審音可以知樂審樂可以知
政季札觀樂於列國之興亡一一不爽蓋列國之樂皆
成於無心無心則合天是以興亡之後皆先兆於聲而
不可掩所謂惟天不容僞也不然誰不欲爲夏聲者而
獨讓秦之樂爲夏聲耶
有天下之樂有一國之樂有一人之樂咸英韶濩天下之
樂列國之音一國之樂也筑玉高漸其客傭保當食而
嘆無端發而歌一人之樂也而其中之莫知其然而然則

皆天也
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聞其樂聲曰厲而哀非興
國之聲也陳後主作無愁曲曲終樂闋聞者莫不隕涕
隋開皇初新樂既成萬寶常聽之曰樂聲淫厲而哀天
下不久盡矣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聞琵琶新聲曰宮
聲往而不返宮必不令終此數王者其製樂未嘗期於
亡國也而卒至於亡國其聲皆驗此所謂莫知其然而
然也故曰樂由天作
或問子云樂由天作凡樂之成必象人主之德否必兆一
國之興亡然則樂皆以無心作之可矣乃孔子論爲邦

又何必曰樂則節舞也曰前此之論樂言帝王作樂之理也孔子之論樂言帝王用樂之道也蓋樂之爲物感於物而後作故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其既作之後則又足以感人故記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帝王之治天下功成作樂一本乎德與時固不可强若夫前代帝王之樂其聲音節奏傳在樂官者則固可用之以調情淑性化民成俗孔子之論節舞蓋指時之節樂聲音節奏猶有有爲故也今則古樂盡亡而論樂者猶以爲節舞可復是不識作樂之理與夫用樂之道安可與之論樂乎

人聲可悟樂律喉律管也其聲閎者宮音也商亮而雄者商音也確以止者角音也焜揚者徵音也沉細者羽音也然一人之喉又各自具宮商角徵羽所謂十二律旋相爲宮也中央之音宮西方之音商東方之音角南方之音徵北方之音羽律管應五方之氣也

人之生有聲中黃鍾之宮者有聲中某律者古者太子生太史必吹律以聽其聲是也

喉律管也心律本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故心者聲氣之元也喉者所以候氣也故欲調聲者先平其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矣

有天樂有人樂人樂以喉爲律管以心爲聲氣之元天樂以律管爲喉以天地之氣爲心古之天樂實本人樂而起者也故樂以人聲爲主

樂可以知吉凶以其得氣之先也凡人與物皆稟於氣氣不可見惟樂能宣之故善察微者審音以知吉凶識天地之氣也近世有風角鳥占總爲審音之樂則知凡天地之聲皆樂不必五音六律而後謂之樂也

論樂必須定中聲古今聚訟究竟中聲亦不難知只廣大

和平者爲是世有聖人其心廣大和平則自能知廣大和平之聲

黃鍾爲十二律之君故聲如黃鍾中黃鍾之宮者其人必大貴商爲西方之聲者其人必好殺

十二律彷人聲而作非人聲似十二律律音有定人聲無定故律管既成之後卽以之節人聲欲使之得其中也今伶人唱曲多有吹簫管和之其音有入簫管者有不入簫管者此卽中律不中律之謂

黃鍾候氣必正冬至必定土中今曆法既有歲差土中又自不同則黃鍾之長短淸濁古今亦必有不同者世儒

拘執古法皆非也
黃鍾候氣必正土中然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於左地氣微偏於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也故土圭測日景皆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鍼定南北皆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黃鍾之律於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鍾之律於丙午之中然後灰飛始應按此係舊說予謂恐未必然候氣所係在淺深不在偏正也
蔡元定作律呂新書以律管尺寸古今聚訟難以憑準欲多截竹以擬黃鍾此意甚妙但此法止可省爭辨尺寸

之煩至於律管之音與古黃鍾合否則未可必予意樂主於聲則審樂斷以聲為主紛紛論器論數皆後一着事也觀聖人既竭耳力句可見
律管參驗天地之氣斟酌中聲以和人心參三才之道惟聖王者能理三才則律管正矣
樂律必始於候氣然候氣之法最難三代以下未聞有能候氣者隋文帝時牛弘與樂依古法候氣氣或不應或連月灰飛不息文帝詰之牛弘不能對洪武中亦曾候氣而氣終不應後太常官無別法潛為地道通密室之下實以石灰冬至節至則以湯灌之氣升而灰飛率以為常此見世俗欺由此觀之則樂律即候氣一事後世已不得其法而紛紛然欲多截竹以擬黃鍾取羊頭山黍尋河南葭灰辨今尺古尺卒之迄無成效無足惑也
候氣之法擇地尤要地有偏中氣有先後江南早春江北晚春古詩所謂入關良久花落是也地有五方五方各有氣五氣各有聲然惟中央者為中聲故欲求中聲必求中氣必擇土中此候氣者所當知也
凡人心與天意人事與天道往往暗合世人即極意矯揉造作不過適如天意而止堯舜之時其造律非於候氣

之後如後世多截竹以擬黃鍾也所謂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天人適相合耳以此知後世所造之律雖未嘗候氣然愚以為苟以之候氣則亦未有不相合者蓋天人無不暗合也隋文時候氣不應或連月灰飛不息此非不盡善蓋天人之氣亂矣氣亂則其律亦必亂亂與亂天人同自相應觀其建國不過再傳則氣之亂驗矣天人相應契若毫髮不務修德以回氣數以合天心而頼擾擾於候氣之說所欲上合古初豈不為造物所笑耶
天地之氣猶人身之脈脈亂則其人亡氣亂則其國壞

世有識徵之士其於候氣之至或治或亂固應知之即或豐或凶或水或旱亦必先知之蓋天地之氣應於節候必自不爽特世無聖人能識天地之微耳

樂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益一定之理凡琴瑟之絲數鐘磬之銅劑簫管之竅孔皆准於此非是則不能成聲矣此法伶工遞相祖述原未嘗廢特習而不察耳儒者但當審聲若製器則工師之事不必侵官也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論樂如是而已器數非所急也

樂有十二律六爲陽六爲陰其陰者又謂之呂故曰六律六呂律者法也呂者助也十二律皆可爲衆音之法故通謂之律要而論之六律又可爲六呂之法故亦謂之六律五音宮商角徵羽然其端原於人聲之喉舌齒唇牙喉宮音也舌徵音也齒商音也唇羽音也牙角音也中土之人多喉音南方之人多舌音西方多齒北方多唇東方多牙

五音非一定之聲在太簇爲宮者在黃鍾則爲商在姑洗爲宮者在黃鍾則爲角故昔考律者必曰聲中某律之宮若不言其律而泛稱宮商非定論也

凡旋宮皆以隔八相生取之如黃鍾爲宮則林鍾徵太簇商南呂羽姑洗角應鍾變宮蕤賓變徵以下皆然蓋十二律皆有五音故謂之六十調又合二變聲故謂之八十四聲此旋宮法也正聲之止於五變聲之止於二皆有天然一定之理俱於三分損益上得之正聲止五聲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故止於五變聲至二聲以三分之不盡二算故止於二邵康節觀物外篇謂以日出日入爲法非是律呂新書辨之甚詳

黃鍾一聲而已以三分隔八之法遞相差次而有十二律以十二律遞相差次而有六十四調八十四聲蓋天下聲音之變盡於是矣此古者制樂以擬人聲意也

十二律至仲呂而生之道窮矣蓋仲呂隔八卽黃鍾以下與黃鍾所生相亂若以之爲七聲則商角徵羽皆高於宮聲矣故爲變律而其數止用黃鍾之半其不能不爲七聲者不具七聲則一律廢非天地之完音故具七律而仍用黃鍾則不可若不用黃鍾又無從起數故於黃鍾諸律止用其半而其聲出於本律此所以謂之旋宮而見天地之氣相循環而不窮也噫微矣

國語伶州鳩曰律者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註云均謂均鍾大長七尺係之以絃不知其製如何朱子語錄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便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

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適七律自
爲一均益以律管雖可以齊五音而吹有重輕則音難
遽定非神瞽不足以知之故依律而製音一定而易調
也漢京房亦以竹聲難調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
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
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淸濁之準卽古均鍾意也又梁
武帝作四通亦絲聲與準同意
樂之難諧大約學士大夫泥樂理而不知樂音工師伶人
識樂音而不達樂理其實樂者音與理而已其始翕純
皦繹則音正焉廣大和平則理存焉故君子但當審音

察理若夫器數之事如銅斛之厚薄律尺之長短則工
師之事聽之工師而已不能審音奪理而反紛紛於銅
斛律尺究竟不能通曉反爲工師所笑如宋景祐之樂
李照主之然太常歌工病鍾聲高私賂鑄工使減銅齊
聲淸歌協而照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
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請
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後止用指寸不用徑圍
且製器亦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非漢津
之本說而漢津亦不知則知論樂不務審聲而紛紛器
數者大抵皆說夢也蔡元定律呂新書尚不可用況其

他乎
洪武初常論禮部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今之律
呂出人爲知巧之私天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
是以雖用古之詩章古之器數亦皆乖戾而不合凌雜
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
與樂判而爲二而欲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數語盡
古今論樂之弊
問太史公云六律爲萬事根本而於兵械尤所重如何曰
度量衡皆起於律所謂爲萬事根本也兩軍交戰之時
其吉凶必有氣氣與聲相近故吹律則能知之猶之望

氣之學也其於關係尤大故曰尤重
樂不過聲詞二者聲要渺而難尋詞平實而易辨三代而
下求詞之合於雅頌者寡矣聲云乎哉
孔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詩詞
也詩詞得所則樂正矣學士大夫不正樂於詩辭而欲
致力於聲音求之不可依據之矣卽求之聲音又不知
既竭耳力而徒爭於累黍斛尺以較論夫長短容受所
以本末倒置而反爲伶人賤工所笑也
洪武癸丑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生前導遂命翰林儒臣
撰樂章諭之曰古人詩歌樂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

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矣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益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無有所避於是儒臣乃上所撰神降祚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命禮部付歌工肄習之按此真得古人詩樂本旨盖祭祀還宮之日正去敬就弛之日也於此而敬則無不敬矣回鑾歌祭有深意。

祭宗廟詩詞撰述貴誠誠則可貴如思文之頌后稷天作之頌太王維天之頌文王執競之頌武王成王康王其辭皆實而不夸故奏之者不慚聞之者足戒若漢魏而降宗廟詩詞非不極鋪張揚厲然於誠之一字殊有未當君子讀其辭未嘗不慚其德矣

按漢書稱高帝時唐山夫人作房中歌十六章爲房中樂今觀其辭不類房中而四章之中復有乃立祖廟之句且漢高之世不聞別有宗廟樂歌而孝惠之世復更名其樂爲安世樂則知此歌雖名房中實亦宗廟所通用也漢高以馬上得天下禮樂其所不貴齊兩生不赴召而叔孫通以綿蕝繼之樂歌之成於婦人不足復論矣顧詩歌之中不盛稱功伐而以大孝休德爲言且言之重辭之複似乎知所本在但漢高之有天下功差不媿德則遜焉而至於孝之一字則亦奚擁護頗多負疚以是告之宗廟得無有慚德歟

或謂文廟佾數宜從八宜從六言異曰宜從四謂孔子嘗爲大夫也予曰不然孔子雖嘗爲大夫然使今日文廟之主仍稱魯司寇則四佾宜矣今廟主稱至聖先師是已尊爲百世師在帝王之上豈可律以大夫之禮乎愚謂天下之人凡天子公侯大夫士庶皆有定分惟師無定分不可以等級拘也祭禮佾數天子當用八諸侯當用六大夫當用四各以已所應用爲尊師之極致既無僭越之愆亦無貶損之咎隨分致虔各得自盡與禮祭用生者之祿義特相符。斯爲至當。

問今文廟所用乃宋大成樂今佾數既有差等則樂舞之制當何如曰經之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禮樂非必不可與不可作之事有聖人起文廟樂舞可以意創也曰創之之大畧何如曰樂以象成舜之德在揖遜則其樂揖讓周旋武之功在征誅則其樂總干山立聖人道貫百王德備文武而其澤及萬世者尤在詩書六藝則其樂制當兼文武舞而更益以詩書六藝之事斯爲有當審音不難且卽以俗樂論之如琴瑟之與琵琶皆絲音也而琴瑟之聲疏而雅琵琶之音繁而淫此其人所知也。

又如笙簫之與羌笛同一竹音也而笙簫之音和而柔羌笛之音厲而勁此其人所知也其他鐃磬之與鉦鈸堂鼓之與羯鼓往往可審推此則中正和平之音非必不可求者故曰有中德者必知中聲俗樂之音最當審蓋俗樂皆無心而作卒然而興由於人心之好尚人心所在則氣運存焉此其間皆天也當隆間吾州有魏良輔者始爲崑腔其聲舒長而高亮一時人士皆樂好之此後吾地太平幾百年亦音之先驗者歟今則崑腔雖存其音節皆變而淫靡哀促矣又有張三者善彈三絃子其音繁而淫則風俗亦爲之一變又近時音樂橫笛

羯鼓高吹急擂凡八名爲打十番未幾中原戰伐遂起聲音之先驗如此

陽明有言韶武是舜武一本戲此明以今之優戲爲樂也今即以優戲觀如琵琶躍鯉之屬其詞曲猶本於孝義至西廂則導淫矣今則琵琶躍鯉置不觀即西廂亦以爲村朴不知何所底而是一優戲亦有古樂今樂之分況雅樂哉

優戲不但套數有今古之分即音節亦有今古之分凡舊戲即極悠迤時音節亦整新戲雖大團圓時音節亦悲莫知其然而然此謂天人暗合

金華文綻云漢以後以俗樂定雅樂隋以後以胡樂定雅樂故天下後世不知雅樂正音其言甚正然雅與胡俗雖異而聲音之理未嘗不通欲知雅樂未始不可於俗樂胡樂中參求反觀而得者孫應鰲律呂發明載西域蘇祇婆一均七音與華相同又沈氏筆談言今之燕樂與古樂相近但高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所謂合字大約當大呂以此觀之胡俗雅樂雖大相懸而其間旋宮之法則大約相類也即此審之辨其所謂淫濫驕僻而後反求其所謂中正和平則聲音之理於焉在矣豈必盡去今樂而後得雅樂哉

朱子曰古樂亦難遽復且就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攷其律呂令其得正并令詞臣撰製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和平此言殊近裏著已

所謂今樂猶古樂也今之樂猶古之樂談律呂者晦之今之兵猶古之兵談八陣者晦之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絡濂尚友校

天道類

五經中他經皆言人事惟易獨言天道人欲知天道非研窮乎易不可孔子五十知天命又曰五十以學易應是孔子天命之知亦得力於羲經也繫辭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學問必到至命地位方稱極則非天下之至人其孰能與於此

憶昔戊戌歲江陰孔蓼園沙介臣曹頌嘉諸子問向來諸儒言學必有宗旨先生居敬窮理亦是宗旨否曰固是然此四字畢竟是起手工夫上多若論其全則有四語曰尚志居敬以立其本致知力行以勉其功天德王道以會其全盡性至命以要其極能盡此四言方是古今來一大儒者

天人一也然未知天命則天與人猶是岐而二之惟一知天命則此際天人渾是合一天即我我即天心性形骸都無間隔然此非研窮易理太極西銘爛熟胸中實實見得道理現前縱有此微省悟亦是電光石火

朱子初年見李延平將謙開善話頭來說延平曰公於何處懸空會得許多道理朱子憬然乃循序漸進後來漸漸升堂入室究極精微至今讀其註易註太極通書西銘無一語不透露下手一句不平穩切實蓋功夫得其次第也今之學者若天資高妙便要說頂上話下截工夫便不肯做其篤信謹守之士則又死煞按定腔拍不能關展尺寸乃知狂狷猶可尋求中行真正難得

知天命必要本易與太極通書易與太極通書必要本程朱今人亦講天命亦本太極通書然只是打合二氏走入咋瓜囷裏去

昔人謂易經四聖而象者然羲文周俱是作易惟孔子是學易吾人學易學孔子而已楊雄關朗之流皆思作易真是不知分量惟周程朱乃是學易

易者所以明天道正所以全民用學易者當盡人以合天伏羲畫卦示其體也文周繫辭著其用也孔子贊易體用兼明然而四聖人之意則嘗在於用故愚謂學易之道當先從用始繫辭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知學易工夫全在事爲未感時沉潛玩索每閱一卦便當認其卦體詳其卦德象變辭占無不貫洽而後一卦之義出每讀一爻便當定其剛柔考其位次乘承比應靡有遺憾而後一爻之義全于是乃進參以己意設身處地上下古今揆其時勢度

其情理而參決之何以爲吉何以爲凶觀其與古人合否以驗吾心體用力既久心體自純出應萬變沛然莫禦不俟卜筮而知吉凶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也到得至誠便是全體太極大自天地陰陽細自昆蟲草木罔不具於吾心抬頭舉目無非易理故孔子繫辭二傳多言人事至說卦序卦雜卦縱橫開合無不成易此正以明用至則體立人盡則天見也決無用未至而可與言體人未盡而可與言天者故愚意欲學者學易專用力人事而天道則俟其自合庶不失聖人下學上達之旨

靜坐讀易覺得伏羲畫卦時天地萬物森然在前何以見得天地間只是陰陽兩物既見得是陰陽何以見得陽之象必爲奇陰之象必爲偶便決然下此二畫此際便是太極

陰陽對待是先天說出五氣流行是後天說出合二氣五行而云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又是周子說出離道理合下便具而逐層洗發不可不知

伏羲畫卦卦而已未嘗有所謂太極也文周繫辭辭而已亦未有所謂太極也至孔子贊易而曰易有太極始發出一太極之名此是爲萬世特開生面學者須是要認得太極別人說不濟事須是自己與正認得也

太極二字自周朱發明之後後人更不疑惑若自宋以前則老子道生一而後生三莊子道在太極之前列子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漢志函三爲一其說紛紛是否莫辨以此知周朱發明太極之功眞在萬世

中庸一部其句句言人道却句句言天道能如中庸方始是天人合

問博厚高明悠久是單言天道曰此正是言天人合一處言聖人與天地同一博厚高明悠久而末舉文王以爲證會得此意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總是聖人與天地同之也

不是天人合一如何能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

戒懼愼獨盡性也中和位育至命也一部中庸却是此意

周子太極圖全從繫辭出不曾造作一毫不知者誣之謗之或謂得之陳摶种放穆修或謂師事鶴林寺僧壽涯此二氏無稽之言謬欲引爲己重如謂孔子爲釋迦弟子也至朱子序通書亦謂莫知師傳之所自夫繫辭卽師傳也何必舍是而更問哉今觀其首一○卽易有太極也次◎卽是生兩儀也次 卽兩儀生四象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 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也何嘗自出一毫私意而議論叢生是非信口總之不肯細心

觀圖并不肯細心讀易

太極圖甚平易人都看得鶻突其實極易曉中間一圈即易經上太極○旁邊兩抱即易經上兩儀二畫但伏羲在太極上面止畫兩畫濂溪先生便把伏羲二畫轉抱在太極兩傍是恐人把太極兩儀看作二物故創作此圖以明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旨耳

朱子謂周子太極圖當在通書之首先生既手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卒章不復釐正愚謂周子通書本名易通山陽度氏載傅伯成未第時嘗得周子所寄姤說同人說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

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無所謂姤說同人說則知易通之為書六十四卦皆有說特散逸不全耳其開篇論次第當悉依周易非自立體格別為一書也太極圖之在後實以繫辭在六十四卦後故耳朱子取以貫通書於義無不可然太極圖所以為通書之卒章則實因此故特記之

一篇太極圖說止說得天命之謂性三句

從來聖賢學問相傳止是一條線索子思天命之謂性是祖繫辭繼善成性孟子知其性則知天矣是祖中庸天命之謂性周子太極人極則亦祖繼善成性而暗合於子思孟子自周子以後則凡言性與天道者無不祖之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全本太極圖說朱子註中庸天命節亦本太極圖說也

凡讀人制作須是徹首徹尾看他意思所在然後方可立論如周子太極圖說若不看他通篇即以首句為二氏亦不為過今其書具在學者試徹首徹尾讀之有一語涉二氏一字涉二氏否象山以客氣待人遇前人制作不論全篇只摘一二字詆排呵叱此豈聖賢平心之論

朱子論太極圖有統體之太極物物之太極二語甚妙統體即大德之敦化物物即小德之川流二太極似無不

同然而有不同者統體太極是就物物之前而推其所以然朱子所謂必先有是理然後有是氣理先於氣也物物太極是就物物之中而指其所當然朱子所謂既有是氣即有是理理在氣中也二太極煞有不同須要細心體認

粗看太極圖若頂上一圈便是統體之太極陰陽中間一圈便是物物之太極若細看則有數層頂上一圈是生陰生陽之所以然也統體之太極也陰陽中間之一圈是陰陽各有一所當然也物物之太極也若以陰陽對五行而看則陰陽一圈是五行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

也五行各一圈是又五行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下面妙合而凝之一圈是成男成女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也成男成女之一圈是男女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以男女對萬物而觀則男女一圈是人生人物生物萬物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也萬物一圈是既生人既生物而萬物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須要細細認得細細分別得一而二二而一纔妙

識得此意方知周子於陰陽五行妙合而凝男女萬物上各着一圈不是無謂故朱子有五行各一其極男女一太極萬物一太極之語學者不細心未免混混讀過

太極在陰陽之先在陰陽之中只不在陰陽之外在陰陽之先者統體之太極也不雜之太極也必先有是理然後有是氣也所以然之理也在陰陽之中者物物之太極也不離之太極也既有是氣即有是理也所當然之理也若陰陽之外則無太極所謂除却陰陽不是道惟二氏則外陰陽而言太極故老氏曰無名天地之始釋氏曰空劫以前真己

太極在陰陽之先者似乎在陰陽之外然此只是即陰陽而推其所以然如陰陽之一動一靜氣也然必先有動靜之理而後動靜此之謂所以然也所以然只就陰陽上推出原不離陰陽不是另有一個太極在前生出陰陽來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只是恐人外陰陽而求太極

朱子太極圖說註極其精當然其中亦有三處可疑一則解剝圖體既以水為陰盛金為陰稺火為陽盛木為陽稺而分解陽變陰合似又只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夫圖體所定方位亦是就生之序而互異如此故雖篤信如黃勉齋以為疑然陰陽總無定在或初間以圖之左右分陰陽此則就河圖分陰陽亦無不可其二是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句應屬下文蓋太極圖說有五段大意自無極而太極至太極本無極也是說道生天地自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至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是說天地生人語備載庚子太極講義中玩五行之生也句一也字便是起下語氣與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作一串讀以起下文五性二字蓋不先說明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則二五五字與五性五字俱無着落故特地于中間添入此二句乃朱子竟以此二語讀連上文而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極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便是結上文語氣與周子本文語氣不合至於分

解註中解無極之眞一段又以一性字領下而曰性無不在又曰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不但此處不當以性字貫而以性爲主而陰陽五行爲錯綜此語恐亦未安其三則立人之道曰陰與陽佈未句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觀又曰一字是於一句之外又另提此句來識以見死生之說亦不過即此陰陽太極動靜之理而註中重復將陰陽剛柔仁義來說亦欠明爽此三處皆有可疑

文公解圖煞費氣力故其解中亦往往有過費氣力處文公解圖妙于即以通書解圖然其病處亦在於過用通書其解通書妙於即以圖解通書然其病處亦在於過泥圖凡道理只平鋪放着觀之自見

問萬事萬物根本於太極太極卻歸何處曰太極即散見於萬事萬物

顧涇陽先生云異教家往往好言天地未生前父母未生前不如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於此有得則二者皆在其中矣愚謂涇陽亦錄此二語者儒家亦何嘗不言天地未生前太極也父母未生前繼之者善也易經上明明說過人於此處不究心即究心亦不熟見異教拈出便以爲另是一條道路而不知實非另有道路也但異教論天地未生父母未生則又不如此解蓋若如此解則仍是儒教故必詭異其辭秘密其旨以爲不落言詮不入見解切忌說破也要之二語若不如此解便不是故曰吾儒之外無道

一僧問曰儒家說太極之前有無極且道無極之前還作甚麽予曰和尚且道無極是甚麽來僧不能答

不識無極道不得太極字不識太極道不得無極字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人配天地故能盡道只此四句可該太極圖一篇之義

或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太極動靜是陰陽動靜朱子曰是理動靜愚謂不若云動靜是陰陽所以動靜是太極

朱子曰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卻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愚謂如此是仍以動靜分體用了且語意未明疑是門人誤記不若云靜者動之體動者靜之用太極者動靜之主宰似較明白

理氣二者原不可分先儒之說甚多無有出此者朱子獨謂必先有是理而後有是氣予向來體認不得其解近讀蔡虛齋蒙引恍然有會於朱子之言而知虛齋之說有未暢也虛齋之言曰理氣是一亦有殊朱子雖就天

道本體言然天道本體豈容無氣此就天地已生後論矣朱子謂理先於氣是就天地未生前論假如輕清者上浮而爲天是氣也然必有輕清上浮之理而後輕清者浮而爲天重濁者下降而爲地是氣也然必有重濁下降之理而後重濁者降而爲地不然何不問重濁上浮輕清下降乎譬如人着新衣忽生蟣虱此氣之所成也然必有生蟣虱之理而後蟣虱生衣服外面則不生矣無是理故無是氣也豈非理先於氣乎

喜而後喜氣生怒而後怒氣生有是理故有是氣喜而偏怒怒而偏喜則氣不至矣無是理故無是氣也

尊素尋思理先於氣之旨久而未得暗方與蕃侯論集義養氣予呼尊素曰理先於氣尊素大省稱快

羅整庵論理氣以程伯子原來只此是道一語爲定論以伊川所以陰陽者道爲漸有一物之嫌又以朱子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卽是道之語爲直截而以理與氣决是二物氣强理弱與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之語爲未合以予觀之程子朱子之言皆是整庵之見猶有未到也葢氣只是陰陽理只是太極太極不離乎陰陽亦不雜乎陰陽明道原來只此是道之語與朱子陰陽不息卽是道是說不離陰陽之太極伊川所以陰陽者道與朱子理與氣决是二物云云是說不雜陰陽之太極整庵旣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薛文清見亦同此

整庵疑周子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二語以爲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爲二物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予以爲整庵之言理氣亦固矣夫卽氣是理者以爲氣之中卽有理非氣卽是理也旣非氣卽是理則安得不爲二物

理之與氣一而二二而一未知卽氣是理之人若與之析言理氣恐其認作二物若旣知卽氣是理之人雖與之析言理氣終不害其爲合一也周子三言正是指出理

氣渾合無間之妙整庵乃必以合字疑之何也

只一箇理字一箇氣字字義各有不同便是二物矣豈必各有形質而後謂之二物耶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卽中庸註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也

整庵以陰陽太極未合之先二物果各安在予以爲此無難曉卽如此火爐子是氣也上可藏炭下可通風卽所以爲火爐之理也當旣有火爐之時所以爲火爐之理卽在此爐之中未有火爐之時但無此爐之形耳所以爲爐之理固在也所以造爐之木石銅鐵亦在也安得

以爲遂無着落耶
理只是氣的源頭整庵不識伊川所以二字之妙便終身
疑惑到底
整庵最愛程伯子原來只此是道一語予謂即此便可見
理氣是二物蓋只此是道所謂即氣是理也妙在原來
二字煞有深意未嘗言此便是道假如有一器於此指
謂人曰此中有道便說得去若謂此就是道便說不去
矣整庵認眞道即器器即道之說以爲其中更不容着
一語未免反生鶻突
朱子理與氣決是二物一語煞是下得倒斷無本領漢決
說不出

就不離陰陽之太極言理氣是一物就不離太極之陰陽
言理氣亦是二物此處看得明白方是學問
整庵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
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是即就聚散上觀理而不知所
以爲聚散者理也宜其於程朱之言多所未合矣
看來整庵只未會理先於氣之旨便有許多不合處予庚
辰春初偶見到此後來觸處俱無疑礙
胡敬齋氣乃理之所爲及所以爲是太和者道與有理而
後有氣三語皆無可疑至立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爲易

即道之所爲則欠明通矣整菴疑之是也至於余子積
性書則悖謬之甚
蔡虛齋謂理全而氣分似亦未妥夫理有全有分氣亦有
全有分天地氣之全者也萬物氣之分者也統體一太
極理之全者也物物一太極理之分者也
凡事凡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所謂即氣是理也至事物
所以當然之故微乎微乎其明乎理先於氣之說其孰
能知之
知當然之理者可與立知所以然之故者可與權
先儒論理氣既曰理在氣中又曰理先於氣既曰即氣是
理又曰理與氣決是二物凡此等處俱要看得歷歷分

明絶無分毫窒礙方是學問
理先於氣一語明儒中惟崑山魏莊渠見到餘則多有未
曾論及者或有論及而終於格格者乃知此處工夫急
切正未易到
吳康齋見耕耘者曰此亦是贊化育此語非有得者不能
道
陳白沙學問以自然爲宗最近於天然却又是曾點一家
只是天機動盪非性與天道全體太極之天
朱子論理氣之言最精當者有曰必先有是理然後有是

氣既有是氣即有是理又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
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似而理絶不同此四言
皆論理氣之的學者宜將四言參伍錯綜尋求玩味使
其貫串通徹于胸中全無一毫疑惑則天地萬物性命
之理瞭然若揭矣
高景逸先生云若說有生天生地者便不是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原尋不出起頭處此即整菴本無先後之說也
不知太極不離陰陽而亦不倚陰陽動靜陰陽雖無端
始畢竟先有理而後有氣會得此意方可讀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句

必先有是理然後有是氣事事物物皆然然亦有不盡然
者以天下言之或宜治而忽亂宜亂而忽治以一人之
身言之或為惡而崇禍為善而得禍以瞽瞍為父而生
舜以堯舜為父而生朱均皆不可解故朱子曰氣强理
弱然細思之其中畢竟有所以然在
問張子虛空即氣之說如何曰天地間只理氣二字易所
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不必更分虛
空與氣張子知虛空即氣而又曰太虛不能無氣又曰
合虛與氣則仍分虛與氣矣所以正蒙下語雖極精微
終不如周子朱子之剖然也

要知天地間總只陰陽陰陽總只是氣則於何處更討虛
空
問張子云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
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耳何如曰
氣無形而其聚其散皆氣之所為也性無感而有識有
知皆性之所在也本所固有道不得倒客字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要知形下不但
是有形之物即虛空無形其中皆有氣氣亦是形下其
中之所以然則道也故中庸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張子誤認此意以有形者為器無形者為道故有

取乎莊子之野馬絪緼而曰太和所謂道此處一差所
以正蒙中言道往往多錯
道器二字即理氣二字知氣即是器則決不誤以無形者
為道矣
要知形上形下即中庸費隱二字
道不可見惟知道之君子能見之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言其上下察也滿空中都是道在
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如何便是道曰魚飛戾天鳶躍于
淵便不是道曰魚有文鰩鳥有鸕鷀何也曰水有溫泉
火有陰火陰陽互根反其類也

鳶飛魚躍是言虛空劈塞都是道理隨意拈見前一物都
是這個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只緣有此形體便與天隔一層除却
形體渾是天也予謂形體本天所付若能踐形盡性即
此便渾然是天何消除得鄒山烏氏曰與知天自是形
體隔不得此言甚妙
正蒙謂天地之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行山
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蓋天地之風雨霜雪萬
品山川猶聖人之視聽言動善觀天者無非教也此可
與論語予欲無言及無行不與兩章參看
問正蒙太虛太和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周
子無極太極明理之無形張子太虛太和以無形為理
正蒙極言氣之絪緼聚散升降皆是道與易言一陰一陽
之謂道相似而實不同易着意在理上正蒙着意在氣
上不知絪緼聚散皆氣也其所以然處即道只隔些子
便未透
舜光問伊洛淵源問曰周子觀盆魚不除惣草此意可曉
張子聽驢鳴以為此亦是道何取曰此意思都只一般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有勇知方足民禮樂只見得人事暮春童冠風浴詠歸却
見得天事
暮春數語須是先有個道在這裏充足飽滿自然隨時隨
處都是天理發揚流動如孟子之手舞足蹈程子之吟
風弄月傍花隨柳都是滿腔子天機故能發揮出如許
從容瀟灑若胸次有一毫不乾淨只現前便不能領畧
此個道理與別人說不得工夫到後便自能見得也
邵堯夫拉明道伊川看花明道去伊川不去堯夫曰吾輩
看花與別人不同伊川只不肯去是他未見到這所在
然却是伊川妙處若未到此地位而强學作家則反失
之也
與九兄問堯夫前知全憑易數夫理數並稱理尊于數堯
夫明理便能前知如何反資易數曰理無形數有跡無
形者難見有迹者易知也
又問明理之人亦有能如堯夫事事前知者否曰天地間
原無此理既稱明理豈有此事
言夏兄問理在天地之先數在天地之後如何明數之人
能事事前知明理之人却不能事事前知曰理在天地
之先範圍天地之化數在天地之後曲通天地之情明
數之人所以能事事前知者以數合天地非以天地合
數若夫明理之人所見在天地之先以天地隨理不以

理隨天地故明理之人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十日風五日雨皆理也若惠迪有時而凶從逆有時而吉風雨有時而不時則非理矣明理者不能知也明理者之不能知是天地之不能盡理非理之不能盡天地也豈反出明數者下耶

程子善惡皆天理諸儒皆以為疑不知此一語是從太極圖中出來不過是陰陽皆太極

善惡皆天理善惡二字要看得好周子太極圖以善配陽以惡配陰善非必艮善惡非必奸惡即如喜怒哀樂四字喜與樂便屬陽怒與哀便屬陰屬陽便是善屬陰便

是惡又如好與惡好便是善惡便是惡又如生與殺生便是善殺便是惡凡喜怒哀樂好惡生殺無非天理故曰善惡皆天理

周子太極圖說曰善惡男女之分也亦只是以陰陽相配不然豈男為善而女為惡乎

舜光問子欲無言是聖希天否曰聖人無時無事不希天不特此語

天者理而已矣士希賢賢希聖亦是希天也

問伊川易傳中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一語如何解曰即理即象即象即理會得只是中庸費而隱三字

舜光問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言矣何以云不可得聞曰不可得聞猶今人所言聽不出意思蓋夫子雖言而自家未能見到則雖聞而不省也今人每遇此等處往往強作解事豈果勝于子貢耶亦工夫不來自得耳

嘉隆之末有一種學問專一打合三氏將四書代彼註腳如此章書則曰性與天道原不可得聞可聞者非性與天道也心不在焉節則曰心正要他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然後纔是正心此種議論極淺鄙薄劣絕無意義朱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嘉隆末往往刊為

講章流播宇內高頭之學既興以後此種書已絕無然老學究猶記憶一二以此惑人世俗小聰明人見之輒喜不可不知

閒時看醫書亦甚有益于知天之學醫得五藏六府九竅百骸無一不準于天則人不能踐形盡性真是辜負天地

不但為儒當知天為醫亦當知天氣血臟腑在人之陰陽五行也五運六氣在天之陰陽五行也非究到天人合一何以為醫故知學問不合天人不是學問

人身最重陽氣醫書云陽氣者若天與日人之初生只是

一點陽氣即天地初生亦只是一點陽氣太極圖所謂動而生陽也人身能保此一點陽氣何年不可延何病不可却人心能保此一點陽明何善不可長何惡不可去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三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天道類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譬如呼前有吸吸前有呼呼吸亦無端無始也然人自父母初生時落地一聲即為呼吸之端始天地初開闢時亦必有個端始在邵子所謂天開于子也但開之先有闔闔之先又有開終無個起頭住頭故謂之無端始

天地中間之人止識得天地中間之理天地中間之事即聖人說到太極亦只是悟到天地以前天地以後俱有個當然所以然之理至六合之外畢竟如何此譬如魚在水中豈能周知水外之事故聖人只是存而不論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正謂此等然在聖人原無欠闕

從來天地開闢之理自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外更無人說到周子圖說自動而生陽至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是說這個道理邵康節一部皇極經世亦是說這道理然康節是言數此是言理數終出不得這理在

天地間只是陰陽五行易明陰陽之理洪範發五行之蘊周子太極圖說則合而闡之以明五行一陰陽陰陽一

文清此語未穩渾只是氣然各具陰陽但天固是陽也亦何嘗無陰地固是陰亦何嘗無陽

太極故至今自周子而後言陰陽者必言五行言五行者必言陰陽不特談道者爲然即醫師日者星相技術之家非此不驗蓋至理之所範圍莫能過矣康節以四爲數言木火土石而遺金水終欠自然

薛文清云萬物皆二陰陽此語最妙萬物中惟天地爲純陰陽其餘如日陽也而爲離象則有陰在其中月陰也而爲坎象則有陽在其中外至一物之細一塵之微無不各具二陰陽此萬物之所以根本于天地也

天純陽地純陰純陽只是氣純陰只是質萬物則兼有氣質故二陰陽

邵子一元消長圖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之半至禹即位入午年得甲子始入午會至明天啟四年甲子入午會第十二運自開天甲子至此得六萬九千一百八十一年

邵子經世天地始終之數只是將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八相乘以應六十四卦所謂天地之數窮于八八也其相乘之數則以十二三十十二三十者歲月日辰之數也西山所謂以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寸分絲毫之數也以至歲月日時皆推至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故其曆亦用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分

邵子曰火爲陽中之陰水爲陰中之陽蓋萬物自天地而外無純陰陽者觀八卦可見

凡虛處皆天凡實處皆地凡氣皆天凡質皆地假如人物鳥獸其肢體血肉是地質其知覺靈蠢皆天氣也假如草木其枝幹花葉皆地質其生機皆天氣也

康節天依地地依天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語初看極是囫圇語然仔細窮究却是至理任他甚麽議論總不出此四句假如天不依地地不依天則天地還依個甚麽即使天地果有依附然爲天地所依附者又依附個甚麽推而至於百千萬重無不皆然此是無了期話頭

又如動靜陰陽若必要求個端必要求個始則無動無靜無陰無陽還成個甚麽此是個沒巴鼻話頭天依地地依天此所謂以無窮窮之不若以有窮窮之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所謂以有窮窮之不若以無窮窮之也不惟道理如此實際亦必是如此實際總不出道理也

凡陰陽只是一氣陽氣下降便屬陰今以天屬陽地屬陰天屬氣地屬質者氣老則爲質質亦是氣也

氣老爲質如人呵氣著物便成水氣陽也成水則爲陰亦

屬質矣天一生水亦猶是也愈久愈實凡爲火爲土爲金爲木都是這個氣

凡氣皆陽凡質皆陰五行皆質則五行皆陰也然則何以謂水爲陰謂火爲陽謂金爲陰謂木爲陽蓋陰陽初無定者以五行之質對五行之氣而言則五行之氣爲陽五行之質爲陰以五行互相對而言則水爲陰火爲陽金爲陰木爲陽譬之於人以男對女而言則男爲陽女爲陰就男女一身言則氣爲陽血爲陰陰陽總無定者也

天地間只是一陰陽就其流行處看便是一氣就其對待處看便是二氣萬事萬物都如此看

天地化生時人與萬物一齊生下不止是一種卽一種亦不止一個氣所聚處卽化出或以爲止一二人者非也

天地化生至今亦未嘗絕卽如泥土有被火燒過者其中生機已絕草種已斷然日月既久雨露之潤依舊生草此皆所謂化生也但天地初開闢時其氣原故能化生大物今則氣薄僅能化生微物而已由此觀之後來天地日益久氣日益薄卽微物亦化生不得不特微物化生不得天地薄則天地所生之物亦薄卽形生亦漸漸衰少此便是大氣將息之候也

宿處九草堂早起偶見盆水初甚渾既而漸淸渣滓下墜予謂處九曰此卽可悟天地開闢之理處九曰然予亦于此悟天地化生之理蓋春夏時便可化生水蟲之屬秋冬時則不能也

生物繁多則天地之氣質薄猶之產子過多則父母之氣血衰

或問天裂爲陽不足陽既不足乃旋裂而旋合何也曰此猶人之有呵欠氣不續則有呵欠呵欠之後氣仍續矣

或問朱子天殼之說如何曰朱子亦是偶然帶說蓋天形如卵既如卵則似有包裹既有包裹則似有殼想當然

耳然既有殼則須究到何處頭放此邵子所以有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之說也凡此等事皆聖人所存而不論所謂聖人亦有所不知也

昔人言斗柄東而天下皆春以漸而南而西而北爲夏秋冬此以堯時冬至日在虛仲春中星爲朱鳥故也今則冬至日在箕三度春分昏井爲中星則斗柄漸漸且指東北矣將來第二千餘年當轉一宮則指寅者且轉而指丑指丑者又將轉而指子矣二萬餘年而春分之斗柄且將歷指十二宮矣豈可執斗柄東指一語爲春分之定局乎

今立春至雨水後斗柄尚指丑建寅之說已差半月餘
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爲天之四獸分前後左右葢亦以堯時天盤爲定局而朱鳥居午元武居子蒼龍居卯白虎居酉也若斗柄旣移則周天之星俱轉前後左右亦不可拘爲定位
天文圖二分二至曆家向以四孟之中仍堯時義和之舊也西洋今改以四季亦以中星不同之故歟
斗柄逐月順天而左旋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是也日躔逐月逆天而右退如正月太陽過亥二月太陽過戌是也葢日月合朔每在合宮如十一月日月會于丑則斗

柄建子是爲子與丑合以下倣此故曰日月會于上陰陽會于下今斗建漸差則合宮亦漸差
天地間只有陰陽陰陽只有五行釋氏之地水火風邵子之水火土石西教之天地氣火總欠自然
水火皆氣也氣濕則爲水氣燥則爲火故五行惟水火爲最先
五行皆氣水火則氣之穉木則氣之壯金土則氣之老而成渣滓矣故五行之次水火木金土
木無土無以生金無土無以藏水火無土無以附麗而土序于五行之後葢土者五行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正兒問天地生五行次序是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次序又是木火土金水同異如何曰天地生五行是氣化五行相生是形化氣化形化二者不同氣化是一齊生下雖有次序却是齊生形化是一直生下其間次序却是遞生人物之氣化形化亦然
虞九兒問思辨錄云水火木金土爲天地生五行之序木火土金水爲五行自相生之序朱子太極圖釋又云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其不同何也曰此亦無不同但朱子是就氣與質分看五行其曰行之序是指春夏秋冬

而言也故曰氣思則專就質上論五行耳
就質上看五行次序不同其理亦易曉譬如父母生下五子其次序是如此至五子又各生子則其次序又自不同決不能長房生長子次房生次子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
問伏羲畫卦時何不取陰陽五行而取天地雷風水火山澤曰伏羲畫卦時是一直疊起兩兩對待見天地間最大之物自天地外惟有雷風水火山澤故即取以爲象要之八卦自後天看即是五行水火而外天與澤金也雷風木也地與山土也五行一陰陽也

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是本河圖然河圖上但有自一至十之文繫辭但有天一至地十之語而無五行生成之說疑文公此言本于周子太極圖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一語然細玩太極圖水天一所生而成于地六故自左而交系于右火地二所生而成于天七故自右而交系于左此極與河圖相合但苟如此則木又當居右金又當居左而圖不然豈水火之位以成言木金之位又以生言耶且周子言陽變陰合則似五行俱天生而地成陽生而陰成者然如此則又與陰根陽陽根陰之說不合未審如何

九成問五行生成固是因河圖而起然亦有實際可言否曰以實際言之想天地初開闢時其空中一團溫潤之氣全是水然必降于地而後成水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者火藴于石爲出于地然必麗空始明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者凡木之生皆是天氣先透上然後地氣附之而成質今大木鋸開中有紋理層層直上其間皆有細點空處此即天氣也地生芝菌亦木之類此屬化生尤可想見其中間空處是天外實處是地也故曰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者金出于鑛五金皆在地然亦得日月雨露之精華而後成故曰天九成之土則全是地然許多渣滓俱是從清虛中澄積下來是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也

人身五臟配天地五行故即五臟之生亦可想見五行之生養生家曰人之生也先生乎腎其絕也亦先絕乎腎故人在母腹初受胎時止是兩腎兩腎中間一點空處此受氣之初通于母臍受母呼吸道家謂之橐籥次即生心生脾生肺生肝而周身之肉生焉與五行之生次序無二也

即人之絕也先絕乎腎觀之天地消歇亦必是水先竭試觀堯時洪水至今江窄川堙已是漸成滄海桑田矣水竭則火熾前人刼火之說亦未必爲無謂

朱子謂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今看來亦未必然其解曲直曰能旣曲而反申也解從革曰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與蔡氏曲而又直從而又革之說不同此不必論至水火土不得而制夫土可尅木火亦蘊于石何謂不得而制又曰木金爲土之華實木金之性有水火之雜夫謂木金爲土之華實則可謂木金性有水火之雜無乃支離

正見問五行相生如木之生火火之生土土之生金水之生木皆無可疑獨金之生水金何以生水耶謂金得火

[illegible]

則流而爲水耶曰非然也此以五氣之流行言也其說本于後天圖所謂帝出乎震者至秋冬之交則乾與坎遇乾金也坎水也乾之生坎卽天一生水而爲金生水也若以爲金得火而流何啻天壤

日爲至陽之精陽氣能生萬物故日所至之處萬物卽隨之而生南至而爲冬北至而爲夏夏則物生冬則物死在中原皆然惟嶺南四時皆熱而草木亦多不死近日故也北方則多沙漠不毛矣遠日故也

寒暑之往來存乎日潮汐之消長應乎月寒暑氣也陽也故存乎日潮汐水也陰也故應乎月

或問先儒言陰陽之氣皆有六層一層進則一層退似乎寒暑關係陰陽非由乎日者曰日者陽精日之進退正陰陽之所由消長也所云六層者以卦氣言卽十二辟卦如十一月是復十二月是臨之類蓋日自冬至後漸北漸近則漸煖至夏至而暑極自夏至後漸南漸遠則漸寒至冬至而寒極凡十二月所謂進退皆有六層也然冬至之寒未極至大寒而極夏至之暑未極至大暑而極者如日出之滄涼日中之沸湯以漸而至非有他說也若寒暑不由乎日則九州四海之寒暑宜絕無異同乃何以北多寒而南多暑赤道之下其人裸身赤髮鐵勒以北竟至有冰海哉

亦史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如何解曰天地間陰陽消息動靜盈虛之理大自天地細自萬物莫不皆然然其間之可指而易見者莫如晝夜故卽一晝夜之道苟能會心于此則幽明生死鬼神陰陽消息動靜盈虛之理無不一以貫之矣玩一通字一道字卽知晝夜二字所該甚廣邵堯夫一部皇極經世只是將歲月日辰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推而下之得分厘絲毫此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古人悟處大約卽小見大道理只是一貫

熊見問儒者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卽如此草木何處見得他與人一體曰草木不是與人一體如何補氣者食之便補氣補血者食之便補血緣他與我同受這陰陽五行之氣故渾合無間

晝夜只陰陽兩字更不必分外尋討

日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惟春秋分則正在赤道故晝夜適中而寒暑亦適中若冬至則日道晝在極南夜在地中間矣故池有堅冰而井水翻煖夏至則日道晝在頂上而夜在極北故時方溽暑而井泉翻寒總之係乎日也

日之所行爲黃道月之所行爲白道天文家惟月道最雜明洪範謂月行九道此以日之黃道爲主而以月道之出其南者爲朱道出其北者爲黑道出其東者爲青道出其西者爲白道四道各二爲八道並黃道爲九也其實月道不止于九月道之出入日道每年十三次每一次爲一交每一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抄歷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則月道應二百四十九變謂九道者約畧以四正四隅言也

日行一歲一周天故每歲則有日差月行二十七日一周天故每交則有月差日行遲月行疾故也

卷二十四 十二

日與風雨霜露雷霆皆于萬物有損益惟月于萬物無損益其亦后妃不預外事不主生殺之義歟

予向謂月光應日非借日人頗以爲疑今讀袁了凡論以爲日食有南北互異之分若謂月光借日而因人之所見以爲盈虧則安得晦朔弦望處處皆同而無分抄之異此言亦足爲月光應日之証

正見問恒星是何人指點出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人總是一理恒星即庶民庶物之精聖人因其有是象即因而指點之堯時已有星名不必至周甘石而後有星名也嘗憶少年數歲時夏夜仰卧庭中見衆星歷歷

如城郭及今觀之即天市垣也乃知星固可以象測

或問答星尊孛之類既云天所不常有則是本無之星也何以忽然而有曰此亦氣之所爲天與人只是一氣人事一動于下則天象即應乎上氣相通故也如魚鱉在水底稍一動作則水面即有泡沫如吹鼓之響應此極个極實之理

問予以星之至微如塵沙者聚而爲阜堆此言非也凡如星而隕者皆空中之氣有光如星隕爲石亦氣所結非星隕也恒星之體亘古不動非如天文者未易與言

彗光罔飛流隕墜古人皆謂爲星竊而先生獨謂非星何歟曰此非星亦氣之所爲乃氣之聚而有光者也予嘗留意飛流則見有極低如在數十丈已上者趙時有聲過後有烟至于隕墜如雨則曾見兩次然天上恒星仍朗然不動其忽然爆出下墜者于起處止處皆無星故如飛流隕墜爲氣而非星也或曰夏夜見星流極天而高豈亦氣之所爲而不至于天歟曰夏夜小星之流固是高極于天然以理推之亦非在天之星必在低處也何以言之從來遲行之速莫如天恒星附天而動宜何如之速而自下視之若不動然以其高也若夏夜小星之流其疾如箭使非在空中低處則飛流之行其速億

卷二十四 十三

萬倍于天歟。

卽星象之變動下關人事如此乃知人一舉念卽與天通感應之理甚微而著勿謂是老生腐談

霜露只是天地間一氣露是春夏間和氣所成故能生物霜是秋冬間肅氣所成故能殺物要之只是一氣

堯夫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此語似微近戲不若云從陰陽搏擊處起

或問昔賢謂雷爲陰陽搏擊之聲何處見得曰陽氣爲陰氣所掩而陽盛陰不能蔽則噴薄擊射而出轟然有聲如人之有噯然人之有噯亦是內氣爲陰邪所搏其有

噯者則感淺而內氣盛不能噯者則感深而內氣弱也

雷去地近若在高山上山下雷鳴嚶嚶如小兒聲又雷迅一則地亦動故昔人謂雷從地出

又問陰陽和而後雨之說如何曰所謂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也然須是陽氣先蒸動得那陰氣使之騰而上升然後陰復爲陽所逼四散而下如今之煮燒酒取花露者皆火氣蒸濕氣而上爲物所逼不得散故垂而爲水也

五行中天一生水畢竟水是生生之物假如天地間若不得雨露之澤常常沾潤則萬物皆不生矣然雨露須有暖氣蒸之而生此暖氣卽火也火陽也水陰也水火卽陰陽之有迹者故五行中水火之德最大

乘氣而升不獨龍爲然凡物多有能乘氣者如螣蛇游霧文鰩夜飛之類是也

又問冰雹皆隆冬所結今觀雨雹其質有如積雪者有如凝冰者似亦冰雪所爲何以不論冬夏隨時而有曰此陰邪不正之氣故所過必殺物無遺亦有出于龍所爲者蓋乘不正之氣而爲害也

雹之起往往有先徵予戊子三月晝更初見有黑氣自西北起色甚濃直貫東南下覆約里許之濶踰時而散二日後天大雨雹亦自西北至東南其長濶如黑氣之限鄕人亦謂其中有龍

張子曰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此理甚精又云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捨而爲風此言恐未必然風只是陽氣陽氣散而披拂則爲和風陽氣奮起而猛厲則爲疾風如人一身喜則有喜氣怒則有怒氣皆陽之所爲也

亦吏問龍陽物虎陰物雲陰物風陽物何以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曰陽根陰陰根陽

偶與舜光同步見碧天無際忽起一點微雲舜光問天體甚潔此一點浮雲何由而起予曰譬如汝身體甚潔此

一點豬痴何由而起舜光躍然予曰未也汝心體甚潔此一點念頭何由而起舜光恍然有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四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二十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天道類

問西法地在天中四圍俱有生齒海水周流於地其說似不可信然與古渾天所謂天形如卵者正相合地在空中雖是荒唐然云大氣舉之似亦有此理如何曰此說不但我輩難信即傳其學如李之藻者亦疑之蓋天氣輕清地形重濁輕清上浮重濁下降理也即如卵黃在卵中亦必偏居一邊未嘗在正中亦重者下墜耳至四圍生齒其足相對而立尤為不經彼以蟻之倒行為喻夫蟻之倒行身輕而足力能舉之耳試於倒行之時以指擾之必應手墮上下之勢然也人之行豈能如蟻耶若海水附地周流而行尤非水無有不下之理愚意天形如卵積氣甚厚地居天中水土和合如卵黃之居白中而勢偏向下亦如卵黃之下墜日月則行於積氣之中昔人謂水載地天載水庶幾近之

邢雲路曆書闢地影蔽日之說云春秋二分日食於卯酉之正日月相望其平如衡地猶在下烏能蔽之此說可証地平猶在天體平分之下

問地在天中之下則何以日出日入晝夜之分數各半乎

曰、西法卯酉時有朦朧影當爲朦朧影時日已出地上其爲朦朧者、地氣障之也、

予于戊子春與諸及門論天體聞者多不省、適有琉璃明燈因令周生巽徵以空處爲南北極而畫黄赤道及二十八宿於上手轉之、觀者俱豁然因思燈圓雖似天體而人在外觀、猶爲未盡有大力者當爲琉璃圓球如屋大刻畫恒星赤道於上而開其南極爲隙以入人坐其中、設機轉之日月道亦另爲機轉之而設火於外琉璃體明、諸星燦然頫首仰觀便無一不與天合中間大地則刻木作地形以水浮之當天體旋轉時水與木仍居中不動似頗與天地之形相合、

友人問地動曰地是大塊一動則無不動乃每于一處動何也曰天地猶人一身、地動猶人身之肉跳耳、蓋偶於此處不和、故即於此處動也、此皆氣之所爲於此見地中皆天、

又問古今地動惟山陝最爲怪異有崩陷至數十里動搖至數十日者吳越則無之何也曰地之有山水猶人身之有骨血血足之處肉不大顫水足之處地不大動譬如人之中風周身未必大動而頭面則口眼歪斜蓋頭面爲諸陽所聚氣多而血少也山陝之於吳越想亦如是、

或又問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此理如何曰天之載地猶水之載舟雖萬斛奚難所謂大氣舉之也

天地間只有山水夫山有山性水有水性然山水之性又各不同如隴山尖削吳山平衍蜀山高峻浙山奇秀水則涇清渭濁江淮河漢各各不同而濟水則能爲伏流行地中至於海水有綠水洋黑水洋同是一水而中分界限截然不亂真是一物一太極

山性靜水性動此統體之太極也山水性各不同此物物之太極也統體太極即理一物物太極即分殊

予嘗有言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地所以載物而有流沙水所以浮物而有弱水天地間何所不有然而物物之太極自在、

以理一分殊觀天地間萬物真是千奇百怪又都是一理渾然

地理風水不可謂無昔人云人身小天地反觀之則天地即大人身天地之有山水猶人身之有骨血也骨血所聚能生育男女山水所聚能長養萬物故古今大都會處、必是好大風水

地理書最多然惟蔡牧堂發微論最純正精簡學者不可

不觀蓋儒者之書也外此則近於隱怪矣觀者幸無爲所惑

潮汐之論惟余襄公安道之說最得其正其言曰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確不可易朱子極取之然愚以爲襄公之說但能測驗而得其事應耳猶未爲探本之論也夫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據襄公說潮汐始於卯極於午始於酉極於子是始於陽中而極於陽盛始於陰中而極於陰盛也竊謂不然天地之氣無一息之停當其消歇便是息時正如姤復之於乾坤緊緊相隨如環無端海潮亦然當其平於子午是其極盛之時正其極消之時也纔過子午之半海中之潮又生矣是潮汐生於子極於午生於午極於子但初生時甚微又其來甚遠初不之覺至於卯酉而後辟見非生於卯酉也此即一日中之小乾坤一日中之小剝復學者不可不知

問潮汐應月昔人論之詳矣然間番偶有脊潮又不盡應月如何曰此即所謂分殊也即所謂一物一太極也要之理一與統體太極自在

問潮汐分殊與物物太極處亦有實際可言乎曰有譬如人之呼吸一氣也而亦有噫嘆吹呵之不同然其爲氣則一也

邵子曰潮汐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此語最好潮汐是天地間大呼吸呼吸氣也潮汐則氣之見於水者也故如滿乾坤俱有呼吸之氣特人未之見耳

問水皆就下亦有西流之水乎曰水只是就下非必東流也如弱水是西流瀾滄江是南流又海中有落漈海舟入則漂而不返殆昔人所謂尾閭者又一處兩水相背而翻其深不測舟經其上則曳而入必乘快風乃可過海人謂之沕性各不同總之皆就下耳即山東趵突泉噴薄而上高且數尺亦終必歸於就下

問趵突泉之義何居曰氣激之耳如人之津唾便溺皆能激而使高氣爲之也

問海鹹泉甘何也曰海下泄泉上涌下泄故鹹上涌故甘如人之便溺則鹹津液則甘也

問尾閭沃焦之說有之乎曰尾閭之說雖信若果有尾閭則所洩之水歸於何處沃焦山以爲水至此處則如沃焦釜理或有之然一山能耗幾多水愚謂水在天地間滲入土中潤澤萬物猶血在人身中滲入肌肉流通營衛由多漸少由盈漸涸不必尾閭沃焦而後水始洩也

張慕菴有天道
福此此書詳

如人老則精血竭想天地老則海水亦當枯耳昔人海
水桑田云云事雖未必理則有之如禹貢三江此亘古
以來大水今皆成平陸亦一證也
天地間只有幽明死生鬼神六個字最難理會最易惑人
凡異端邪教無不從此處立說以其無可捉摸無可對
證所謂乘人之迷也孔子繫辭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
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與他個實
境界實對証人欲異端惑只是讀此節書未透
二氏之說以為天堂地獄人死之後果報歷歷不爽即實

如者亦然其說果爾是幽勝於明也天地之間陰不能
勝陽夜不能勝晝豈有幽勝於明之理即所云果報只
是惠廸吉從逆凶只在明中非在幽也
或謂果如此言則自古忠孝受殃奸惡倖免者將遂如是
已耶曰此氣之不齊者也自有天地以來氣之不齊者
多矣何獨於此致疑而必沾沾然責其報乎且古之為
忠臣孝子者非以其必有果報而為之也以果報而為
則其為忠孝也亦薄矣夫忠孝而受殃奸惡而倖免者
氣也惠廸必吉從逆必凶者理也氣有時而勝理而理
必勝氣試觀天地之間忠孝獲福者多乎奸惡獲福者

多乎忠孝獲罪者多乎奸惡獲罪者多乎得其正者常
也不得其正者千百中之一二也變也常則人不以為
訝變則人皆怪之故往往以為不平而必快其意於果
報也要之果報非無但皆在明中未必如二氏之說耳
忠孝雖受殃奸惡雖倖免然事定之後或易世之後未有
不表揚忠孝追罰奸惡者是即所謂果報也豈藉於不
可見聞之杳言乎
或曰禮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若子言則幽無鬼神
耶曰何言無鬼神但禮言禮樂鬼神亦只是惠廸吉從
逆凶之意非必如二氏刻畫一一不可見之鬼神以惑人

之惑也
古人動色相戒往往稱天稱鬼神五經中所載甚多四書
中雖罕言然中庸稱鬼神之為德論語稱敬鬼神而遠
之何嘗不言鬼神乃今人不學五經四書之言鬼神而
效二氏之言鬼神亦昧於幽明之故矣
問易言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朱子釋之曰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
以晝上南高為明以夜下北深為幽何如曰此以釋幽
明則得矣然幽明之故故字則如何解故字中須有個
所以然在蓋幽明二字人知之矣而其中所以然則未

必知故往往一言幽明則便有許多異端雜說使人恍
惚疑似而無所主此不讀易之過也惟一讀易則知天
文之所以為天文地理之所以為地理不過是陰陽所
成道理俱有一個來歷俱有一個着落即周子太極圖
說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之謂也此數
語便是此段書故字注腳不然舍太極兩而別求一解
不惟膚淺且全失聖人之意矣

天文不但晝夜上下地理不但南北高深其中無窮無盡
道理總只在一故字中也

二氏好言果報往往綴拾閭閻細事為書其為果報淺矣
予謂廿一史是大果報書試觀多少成敗興亡那一件
不是果報

問釋氏好言生死吾儒獨不言生死何也曰儒家如何不
言生死只是言生死與釋氏不同朝聞夕死全受全歸
此一身之生死也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此天下之生死
也生事以禮死葬以禮此孝子事親之生死也事君有
犯無隱服勤至死此忠臣事君之生死也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志士仁人之生死也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明哲保身之生死
也吾儒之言生死也大矣豈必日日低眉合眼飽食安
坐思所謂無常迅速者而後謂之生死哉

儒者之言生死專在生上用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祇求
盡生前之學問以祈夕死之可佛氏之言生死專在死
上用力故曰但念無常慎勿放逸祇求盡死時之工夫
以冀來生之福緣為僧之人多係鰥寡孤獨現前已無
生路不得不於死路上鬧一生面要之只是世上無全
受全歸之聖人不能行養生喪死之王政故使窮民之
無告者鬱而為此等生死之說所謂如得其情哀矜勿
喜也

友人問生從何來死從何往予曰子未讀太極圖說乎無
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生
之所從來也知生之所從來則知死之所從往矣孔子
曰未知生焉知死此是實話不是機鋒話

問朱子言僧道既死多不散此語有之乎曰有之蓋僧道
平日務於寶嗇精神完養此心又其胸中無窮意願未
曾發舒故其死往往結而不散上有投胎奪舍之事亦
是常理此等事君子非不能為然非天地間中正經常
之道故不肯為

問僧道雖保嗇完養恐必無死而不散之事曰未必人人

如此然此亦不是奇特事嘗如妖狐拜月亦可爲人草
木無情之物久得天地之精氣亦可作怪家語所謂物
老則爲怪酉也凡人爲萬物之靈豈不能結聚精神神
通作弄但此亦是成精作怪之類故君子不之貴耳
問僧徒如何必要打坐坐化豈以此成世乎曰人之精神
豎起則明放倒則昏醫經言肺爲心之華蓋肺豎起則肺
不掩心故明放倒則掩心故昏又睡中以手掩心則多
魘此一証也左傳云木則心覆心覆則圖反亦是此意
僧徒打坐坐化只是要其生前死後不昏散之意
養生家議論如調息守中嚥津叩齒之類皆有益於人予

少嘗爲之亦頗有益然殊費讀書工夫年餘遂決去人
欲思爲聖賢不知有幾多事業在安能垂簾塞兌日日
學深山道士乎
問三魂七魄之說朱子謂魂屬木魄屬金三七只是金木
之數是如何曰此亦不典之論不必究心穿鑿魂只是
氣魄只是精人之悟性屬魂記性屬魄大約即是大氣
地質故人死則魂升魄降復歸於天地也
質附氣而起魄附魂而强今人耽聽衰者魄先衰也大約
由思慮物欲之多故古人恒用收視返聽之功朱子所
謂收名魂魄也

問繫辭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朱子
註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
變鬼之歸也何如曰此似說死生不似說鬼神矣物只
是神物非人物如龍發洪庭化爲黿及神降於莘之類
游魂只是氣魂氣無不之非魂升魄降之意變如伯有
爲厲蜎於梁騖於朐之類情狀二字妙蓋鬼神有情亦
有狀如鬼猶求食及爲立後是其情也神燈鬼火是其
狀也人能明於易道則鬼神雖千態萬狀不過陰陽之
所爲其爲物者精氣也其爲變者游魂也其所以精氣
爲物游魂爲變者陰陽也其爲物爲變者宋想出鬼神許

多情狀則所以安妥鬼神之道即在於此矣
問如此似上論得變怪之鬼神其尋常之鬼神却不曾言
得曰尋常之鬼神不過是天神地祇人鬼然天神地祇
人鬼意已在上文幽明之故死生之說中此只是因鬼
神中有變怪者雖賢智不能無惑故又摘抉言之所謂
鑄鼎以知神姦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之意也細
玩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八字意可見
即兩句中亦可以見尋常鬼神精氣爲物天神地祇也游
魂爲變人鬼也然物字變字終有形迹
問如何是安妥鬼神之道曰龜山楊氏曰可者使人格之

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
之故其鬼不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議論最妙只是有其
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之意言鬼神有無只在
人心也妙處在分別可不可可者正祀也不可者淫祀
也可者使人致生之不可者使人致死之聖人務民義
而敬鬼神之道不過如此故曰推此義也可以制祀典
鬼神氣也氣必有所憑而後久設主以依之血食以養之
皆所以使之有所憑也此古人制祭祀之意也
鬼神二字畢竟與陰陽不同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
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雖說得精

密淵大然畢竟是就陰陽上說所以一向講到春生秋
殺日升月沉花開葉落手持足行竟與陰陽無二至於
伯有爲厲則以爲别是一種道理意在扶持世教防世
人之惑而世人之惑滋甚此主於理而失之過者也愚
謂鬼神二字與陰陽不同以鬼神爲陰陽則可以陰陽
爲鬼神則不可即以四書五經中所稱鬼神証之季路
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把鬼神與人對
說又曰敬鬼神而遠之若是陰陽之鬼神如何可遠中
庸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下面便說使天下之人緊
緊接去明是指祭祀之鬼神易經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亦是把鬼神與人對說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四時是四時鬼神是鬼神繫辭曰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以鬼神根死生言是鬼神二字明明專指祭
祀之鬼神何嘗與陰陽相混惟其不與陰陽相混而又
確然有一定之理不離世俗之所謂鬼神亦不雜世俗
之所謂鬼神此聖人之理所以不同於異端也
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示人之神曰鬼又曰凡天地風雷
山川之屬皆曰神祖考饗於廟曰鬼此是鬼神正訓
鬼神只是天地祖宗五祀天地之屬也厲祖宗之屬也不

過是天神人鬼至於淫祠邪鬼雖非正理然天地間亦
自有此理蓋鬼神由人而生淫祠邪鬼由邪人之所生
也世無邪人則自無淫祠邪鬼矣語云有道之世其鬼
不靈愚亦云有道之人其鬼亦不靈世決無正人爲鬼
祟者
問如何是不離世俗之鬼神亦不雜世俗之鬼神曰世俗
之所謂鬼神天地祖宗也聖人之所謂鬼神亦天地祖
宗也此所謂不離世俗之鬼神也然世俗之所謂天地
則如二氏之所稱梵天帝釋玉皇十地謂必有宮闕殿
宇人物形像聖人則以爲皇天后土栽培傾覆爲萬事

萬物之主宰而已世俗之所謂祖宗則如二氏之所謂追薦超度與夫盂蘭盆會謂必有輪迴必有地獄聖人則以爲祖考精神之所存子孫孝思之所寄致吾孝敬致吾思念而已一以誠一以妄一則惑於事之所本無一則信於理之所必有此所謂不雜世俗之鬼神也

言夏問事鬼神章是事鬼神之理卽在事人中知死之理卽在知生中否曰不知死生須觀晝夜假如人欲夢寐清穩夢寐中却着不得力須全是從日間修身養性然日間修身養性原不是專求夢寐中清穩只是日間所爲原自當如是晝之所爲出於正則夜之所夢亦出於

正耳君子止有事人知生學問更無事鬼知死學問也

言夏見問嘉靖中凡塑像皆易爲木主固為然城隍似不妨塑像乎曰城隍地祇也人鬼可以塑像天神地祇不可以塑像曰然則孔子不妨塑像耶曰可但時代既遠傳寫非眞雖欲貌之無從而貌之則塑像恐涉僞耳非理有不可也江丹士見曰予嘗見蘄州郡學立木主於座而刻孔子石像於後予曰得之推此以往則不惟文廟凡有功德於民之人鬼皆當如此既無褻瀆之嫌亦盡景仰之道　此條已又卷二十一

儒者之斥塑像以其始於釋氏也然天神地祇原無是形故不可妄爲塑像若人鬼則原有是形塑像何妨蜀山楊氏曰致生之故其鬼神塑像亦致生之一事也此猶勝於古人之立尸蓋古人立尸亦是想像之意使當時有塑像法古人必用之矣

伊川先生以塑像之故并不取影神之說以爲苟毫髮而不似我父母則爲他人此言似屬太過夫父母之有影神亦人子思慕音容之一助也亦何害於義理而必欲去之是使人子之幼喪其父母者并其彷彿而不得一覩也此子於先妣亦抱終天之憾也

人子於父母之亡決當依禮立主至於影神則隨其心力

若祖宗有賢德及爲時名臣則斷不可不傳影神爲後人瞻仰之資

問二氏之鬼神如何曰道家之所謂鬼神尊則上帝卑則里社皆本有之鬼神也而稱之以玉皇褻之以齋醮其失在於過卑釋氏之所謂鬼神遠則西域邇則三世皆本無之鬼神也而以爲主持歷劫以爲普度衆生其失在於過高過高過卑卽所謂過不及也無是理卽無是氣何以爲鬼神

人死之有鬼猶木盡之有烟皆氣之餘也橫死者其鬼厲強死者其鬼靈猶今之生柴頭木性未盡而強滅其火

則其烟盛至老病而死者其鬼多衰然無關菸其氣已盡猶之油乾而火盡者燈熄亦無烟也或執以爲必有或執以爲必無皆未知此義

問凡物之有光者皆屬陽神燈鬼火此陰屬也何以有光曰有光者不必皆陽屬也惟天爲純陽然天未嘗有光日陽精而中有闇虛火陽盛而外明內暗皆爲坎象故知陽雖有光必麗陰始明陰雖無光然得陽亦見螢火宵行陰蟲也而有光者鬱蒸之氣爲之也神燈鬼火或氣盛而有光或氣鬱而有光氣盛則陰兼陽氣鬱則陰生陽故有光昔人謂戰場多燐下有戰血也此即是鬱氣所爲

月陰精而有光者得日而明也蚌陰物產珠夜明亦得日月之精也恆星有光者星爲少陽亦非純陽也故陰陽必相兼而有光

問戰場燐火既得聞命矣所謂陰房鬼火則何如曰總之非盛而有光即鬱而有光二語盡之陰房則陰盛而有光也

精氣已成故爲物游魂未散故爲變

問鬼神無形與聲乃或有形有聲何也曰無形無聲常也有形有聲變也然聲或有之矣形則未必蓋必衆人共見者然後謂之形若一人獨見則目眚也所以然者鬼神氣耳聲乃氣之所爲形則非實不成也

問精氣爲物亦有形乎曰此如龍蛇爲魅之類蓋神怪之屬非尋常之鬼神也所以然者氣無質精有質龍蛇精之屬也故有形

問山魈木客之類亦常有形何也曰此則神怪之屬兼精與氣者也

世間多有妄托鬼神者不待巫覡即士君子之中往往有之予初聞雖不之信亦不敢斷以爲欺人徐而詢之率皆欺人也非爲利即爲名甚有爲色者亦大可駭矣其人大率多遭奇疾奇禍此則真鬼神之靈也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彼獨褻鬼神而嬰之恰恰相反安得不遭疾禍

吾鄉有託鬼神言幽冥事者鄉人競往聽之抄傳其說予時方十七八聞其說即指爲僞鄉人皆爲予汗下不半年其人以奇疾死賢者當於此等事深加辨察庶不爲妄人妄書所惑

佛氏輪廻之說所以不可信者以其不通也天地之間有化生然後有形生若以爲輪廻則化生之初未有萬物將爲輪廻形生之後自少而衆自一而萬如何輪廻這

便是矛盾處

世俗投胎之說理亦有之蓋彼處人初死氣猶未滅此處人初生氣方成象兩氣相取忽然相合此如磁之引鍼珀之吸芥亦不足怪往往多出於親譬者蓋所親所譬心嘗不忘則氣嘗相逐故也然此亦巨萬中之一二乃釋氏至以爲人死必投胎遂有輪廻之說儒者不之信似矣然每因偶有所見所聞則又持兩說而不安此不得理一分殊之義也

通庚問投胎之說恐未必止於初死即親譬亦不必盡拘

愚謂親譬予原未嘗拘但謂多出於此耳至於投胎則

初死時容或有之久之必無此理蓋此氣離軀殼既久漸散漸滅安能復與生氣相取其散見於稗說及以夢寐爲言者皆妄也予於投胎之說但謂理亦有之不欲遽斷其無耳至眞正耳目所及則尚未見有一投胎者未可輕信也

凡產不由尸者釋氏以爲世尊轉輪聖王之瑞儒者則以爲未必然偶閱祝枝山所記成化十七年張珍事珍宿州人妻王氏於脇右產一男鼻準中有黑痣一又尹氏瑣綴錄則云成化二十年徐州婦人脇下生瘤瘤破產見有司具聞日給膳米尹曾見之又嘉靖末眞定槁縣婦人右脇生男甚雄壯六歲死前二男至長亦不聞有異天地大矣何所不有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五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綸瀛尚友校

人道類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予謂欲爲人盡人道聖人不過盡人道而已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能盡人道便合天道天人無二也

問如何便能盡人道曰能率性便能盡人道

能見問人道即周子所謂人極否曰人道即人極以其當然而言故謂之人道以其極至而言故謂之人極其實一也

太極二字是伏羲未發之秘而孔子發之人極二字是孔子未發之秘而周子發之要之周子只是孔子底孔子只是伏羲底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此語已逗漏出人極然周子說得分明周匝

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傳至于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穿鑿造作故人能踐形即能盡性能盡性即能達天天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太極圖說一篇主意全在人極上今人讀太極圖說不論人極而止論太極失周子之意矣

不知太極無天地不知人極無人此之謂不誠無物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然而走獸不能爲麒麟飛鳥不能爲鳳凰丘垤不能爲泰山行潦不能爲河海而人可以爲聖人故曰人爲萬物之靈

人極自在天地非聖人指點出來人不能知非聖人以身率先人不能行周子說個立人極立字便見開天聖人有多少功德在昔年劉念臺先生有人譜編立證人社亦是此意

能與天地並立爲三方是立人極

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纔是聖人盡性工夫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性盡物性而與天地參

舜光問如何是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程子有言只用敬不用靜蓋恐人以虛靜爲靜也若中正仁義而主靜便是敬若離中正仁義而主靜便是虛靜

又問主靜是主如何不曰主靜而中正仁義乃曰中正仁

義而主靜曰若先言主靜便是虛靜便易入異端周子之言如此然今人猶以周子主靜爲偏於靜者不知中正仁義故也

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立言甚周匝然主靜之下又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爲靜人欲爲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亦靜動亦靜矣曾有偏靜之弊乎

周子通書聖學篇云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故知無欲二字實兼動靜無欲兼動靜則主靜斷非偏靜矣

舜光問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是聖人自定是定天下

之人曰此與修道之謂教修字意同固是自定亦是定人盡已性亦所以盡人性也

中正仁義句下周子自註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夫周子之學似重主靜然不曰主靜而已矣而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乃知仁義中正之外別無主靜離仁義中正而言主靜者非主靜也所謂五行之外別無陰陽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

天地生萬物妙處只在妙合而凝一點人心應萬事要處只在誠無爲幾善惡二句

問通書多說幾字太極圖中却不見此意何也曰妙合而凝處一圈是何物

妙合而凝一圈在天則合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在人則合義理之性氣質之性

舜光問韓子博愛之謂仁儒者非之而周子通書亦曰愛曰仁儒者又以爲是何也曰仁有體有用周子之言仁則以誠爲體而仁義禮智信五德皆就發用上言之若韓子則竟以愛爲仁而不知其有體用故先儒以爲非是

問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朱註但疏其義未知語何所指曰此言聖人本誠以行五德無方體無窮盡也

舜光問周子誠神幾曰聖人能誠能神亦足矣何必又着幾字曰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誠是體神是用幾是體用之間最着緊處在天則爲陰陽復姤之間在人則爲已發未發之際聖狂之分全在於此作聖者急須着眼

通書之誠則無事矣此語非發於聖人者不能道語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何妨所惡於庸人者謂其作僞耳惟其作僞故機械百出事變日多不惟世界不得太平究竟於自已身心何益愈勞擾愈不安所謂心勞日拙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

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正是說誠則無事

天地之間蓋莫非氣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莫非理理與氣在天則為天之命在人則為人之性性與命兼理與氣而言之者也夫性與命兼理與氣而言而宋儒專言理何也曰兼言理氣道其全也專言理明其主也欲知性知天則不可不知其全欲率性事天則不可不知其主

○人雖至愚皆有四端之發見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見其四端之發見則所得乎天之理在是矣資雖至雜不過剛柔之過不及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辨其剛柔之過不及則所得乎天之氣在是矣既得其所謂理與

氣者是性而又求所以盡性則又反而思之理者人之所同也氣者我之所獨也從乎同則理至而氣從焉而日進以至于天從乎獨則氣勝而理亡焉而日流以汨於人是故君子權理氣之重輕而獨致力於其重於是有窮理居敬之學何謂窮理格致是也何謂居敬誠正是也

虞九言孔子論性以性相近也孟子論性則曰性善二說已自不同至宋儒又言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性豈有二乎曰不然只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句則理氣之說明而性之為性晗然矣蓋太極者理也兩儀者氣也理無不善一入乎氣遂分陰陽分陰陽遂分剛柔分剛柔遂有清濁有清濁遂有善惡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又曰上智下愚不移是兼義理氣質而言性所謂合太極兩儀而統言者也孟子則指其最初者而言以為陰陽之氣雖雜揉偏駁之極而太極則未嘗雜人之氣質雖下愚濁惡之極而性則未嘗不善故專以善為言是獨指太極以發明此理要之立言雖殊旨意則一太極兩儀未嘗二性如何有二

太極圖最好觀性太極不離乎陰陽故有氣質之性而實不雜乎陰陽故有義理之性

周淑文王異公與予同論太極予曰諸兄知周子畫圖文公作解意乎太極之旨最為微妙而二先生亟亟于講明之近思錄中且以為初學入門之始者欲人知性學故也性學不可只作一番閒話講過須是切身體認實實見得自己本然之性又實實見得自己氣質之性用力猛下工夫盡去氣質之私而一復本然之性方是實際

問天地氣質曰天氣有清濁地質有厚薄氣清質厚聖人之徒也氣濁質薄愚不肖之流也氣清質薄則知過於行而為狂為智氣濁質厚則行過於知而為狷為賢

水性寒火性熱木可熱而火不可寒柔剛柔異也柔者易染剛者難變此君子之所以貴爲剛也

凡人性剛者最難自反然其自反也奮然不憚易轍之勢性柔者最易自反然其自反也嗒然若喪而已能改過自强者十不得一二也剛者而善自反柔者而能自强則中行之流聖人之徒矣氣質之性得之於天不可强求學者須是深加省察之功務求變化氣質

或言人性有剛柔剛者只在剛裏邊求個剛中柔者只在柔裏邊求個柔中予曰不然剛中之中即柔中之中柔中之中即剛中之中剛柔者氣質之偏中者義理之正

乾之用九見羣龍無首則剛而能柔見中不見剛矣坤之用六利永貞則柔而能剛見中不見柔矣剛柔有二中無二

男偉問聖人亦有氣質之性否曰聖人安得無氣質之性如伯夷偏於清柳下惠偏于和便是夷惠的氣質孔子中和便是孔子的氣質

孟子七篇只言性善未嘗言氣質之性惟口之於味一章以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對說則知孟子非不知氣質之性但立教之法決當以義理爲主亦以當時性學大壞非專主義理無以障狂瀾於既倒也

有性善有性不善是說氣質之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說習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頭腦

蘇氏胡氏俱以無善無惡爲性蘇氏縱橫之流未嘗留心理學此不足怪五峯先生以眷稱家學淵源者其言尤見紕繆何也五峯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此巳是說性善了又曰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其言自相矛盾真不可解且無適無莫四字亦看錯

馬性健故能使之致遠牛性順故能使之引重人性善故能使之行五達道率其自然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性所本有故也

問馬牛木火亦可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否曰馬性健牛性順木性寒火性熱此義理之性也馬有良駑牛有騂惡火麗油而熾泉因地而溫此氣質之性也

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分斷不得只是一個性就本然而言則謂之有善無惡就氣質而言則謂之有善有惡究竟一落氣質除却聖人便不能渾然天地之正故程子曰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亦是說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分斷不得處

繫辭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言天命之初渾然至善

一落氣質便有善惡便分差等此孔子之論性所以言相近也孟子道性善是指太極之不倚陰陽者言之其實太極却離陰陽不得故程子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人不識性未有不以此言為禪家機鋒話頭者

此中間靈處謂之心心中所秉而一定者謂之性性中之妙而合理者謂之善若分義理氣質而言性猶是意關語滯也

心性善合人與萬物而觀凡物皆有靈處所謂心也凡物皆有所秉而一定者所謂性也若性中之妙而能合理則性人有之故獨以性善歸人

不獨人性中有義理之性即物性中亦有義理之性蜂蟻君臣虎狼父子鷄司晨犬司夜是也即以草木土石言之參蓍之補金玉之堅貞皆義理也但人能通悟物不能通悟故獨以義理之性歸人耳

人性通物性塞人性教則善物性教亦不善

人性善只是一通字聖者通明之極也不教而善者也賢知學而能通者也教而後善者也愚不肖不學而不能通者也教亦不善者也

諸儒中論性莫如周子最明白最純備通書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只就元亨利貞上看出繼善成性處不過一誠字誠字即實理也能全此實理者惟聖人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周子論性首稱聖人以聖人得性之全且正故欲觀性者必觀聖人即孟子言必稱堯舜之意也

周子論性又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也從來論性無如此語之簡而盡顧儒者罕稱之盖以此語為論氣質耳豈知舍氣質之外無性乎故愚謂程張朱論性千言萬語不如周子此一言

舜光問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如此則性善從何處看曰周子本文下面曰惟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從此處看舜光未達曰不是人性本善如何能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中者即性之本善處也人之所同具也

論性只有程朱二處說得全備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二之則不是者謂性只在氣中也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理絕不同者謂人

爲萬物之靈獨能具衆理而稱性善也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人生而上不容說朱子曰性須是個氣質方說得性字若人生而上只說得個天道下性字不得兩夫子不是實實見得性不離氣質如何敢開此口

舜光問如何是本然之性曰本然者謂本是如此也如人性本自善則善是人本然之性火本自炎上則炎上是火本然之性水本自潤下則潤下是水本然之性推之萬物莫不皆然反此便是失其本然

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語甚開闢有功然又謂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如此則天命與氣質之分何在謂之氣質者謂其與天地之性不同故也若水凝爲冰冰釋爲水有何不同緣張子只是就聚散上起見認理氣原不分明故有此語

諸儒謂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予向亦主此論今看來亦未是若未落氣質只可謂之命不可謂之性然此說善只是命善不是性善且若就命上說善則人與萬物同此天命人性善則物性亦善何從分別孟子所云性善全是從天命以後論反覆七篇中可見如乃若其情則故而已形色天性以及犬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之類並未嘗就天命之初未嘗落氣質處說

天命之初未落氣質卽朱子亦有此語蓋以性之之聖堯舜周孔而後不可復得人性之純萬有不齊下不得個善字故須論到天命之初以爲此處渾然至善不知此只是繼之者善與成之者性終有分別質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只就人有生以後看卽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四端卽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卽人人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

渾然至善未嘗有惡語極精微然着意精微便有弊病此處已隱隱逗出無善無惡無善無惡語更精微都已隱隱走入釋氏離一切心卽汝眞性一邊去

論性精微莫若中庸然只是說喜怒哀樂喜怒哀樂未發是性已發是情中與和是善未發無不中已發無不和是聖人之性善未發未能無不中而未嘗無中已發未能無不和而未嘗無和是常人之性善性善二字只如此看

只一盡性便能盡人性盡物性與天地參故只一致中和便能位天地育萬物若說喜怒哀樂處不精微便不是

若舍喜怒哀樂處別求精微更不是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篤恭而天下平此皆喜怒哀樂精微處也然皆從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三達德五達道九經實處做來故其效驗亦實實是敬信民勸民威天下平今人喜談精微者不講平日工夫不論後來效驗只說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篤恭的大話何啻千里
近來論性只是二種一種是遵程朱之言跬步不失說義理說氣質只在文義上依樣葫蘆未見真的其為弊似乎有二性一則離却氣質全說本然極是高明而其下

稍全是打合釋氏離經叛道二者之失惟均然高明之為害更大學者不可不知
舜先問告子陽明論性雖同一無善無惡得無有異否曰不同告子言其混沌陽明狀其虛無然總是只說得氣曰告子以混沌為性固是認氣為性若陽明無善無惡正是言無聲無臭之妙如何却是說氣曰孟子道性善只是說人性中皆有理若曰無善無惡則是人性中無理只虛虛無無豈不是氣
袁紡白問未發是理是氣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是氣之未發也然其時無所偏倚即謂之中則氣即是理予因問紡白已發是理是氣曰是氣予曰已發是氣中節是理紡白恍然曰乃知不中節則純是氣既中節則氣便是理理氣之分如是如是
人性中無所謂善惡只有中與過不及同一喜怒哀樂中便是善過不及便是惡故聖人盡性只是致中和
人性之善只是一中字故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之生不能皆中然以觀乎萬物則惟人受天地之中也能有此中便是善能全此中便是盡性
中是理一過不及是分殊

予嘗有言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如人之性善理一也而楊食我之生叔向之母聞聲而知其滅族火之畏濕就燥理一也而蜀中火井遇物不燃得水益熾且投之以燭則反滅分殊之極真有不可解者然不可以食我之故而遂謂人之性惡不可以火井之火而遂謂火之性就濕而畏燥也此窮理之所以必言恒性也
程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性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朱子曰人多說性方說心看古人制字之義須是先說心後說性合諸儒之說而觀則是必先有氣質而後有性性無氣質無所附麗也然則論性善

者亦必在氣質之性上看出性善方是真切不然總說得天命之前極善只是命善不是性善只是繼之者善不是成之者性

周子太極圖說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

人之氣質萬有不齊如何却謂之善理人只是就恒處看出蓋人性雖萬有不齊然同禀陰陽五行之氣則同具健順五常之德所禀所具之微著不同而同禀同具則

同也即同處便是恒即恒處便是善故書曰厥有恒性中庸稱三達德孟子舉四端皆就人性中指其恒處言之也

氣質二字因張子與天地之性分別後諸儒皆作不好的說以後遞相傳習人但一說着氣質便道是不好的物只要離去他不知氣只是天氣質即是地質除了天更無氣除了地更無質是氣質即天地所命惟天賦以如是之氣質故有如是之理但聖人則能踐形而衆人則不能踐形耳豈可以形色爲非天性乎

氣質二字不可輕看萬物之中惟人頭圓象天而向天是方象地而向地四肢五臟九竅百骸皆準陰陽五行此真天地之靈秀故具天地之義理邵康節所謂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付與未爲貧也若禽獸則雖有具四肢五臟九竅百骸者即間有而皆銜生故鷄知司晨犬知司夜蜂蟻君臣虎狼父子其靈秀只有一隙故義理亦只有一路若草木則全無四肢五臟九竅百骸而又倒生全向地而背天故知識全無只具得寒溫平熱一性是義理之妙全由氣質人豈可輕看氣質

人之聰竅高者性多聰明禽獸中猩猩獼猴有時人立則性亦靈於他獸乃知人之靈妙處全在天氣但無地質

則天氣無所附麗耳

問靈處即義理否曰靈只是知覺知覺之合義理處即義理也雖有兩層却非二物

人之所禀由天地生成者皆謂之性故世俗所稱如悟性作性記性酒性食性之類性各不同總之皆出於氣質悟性作性出於天氣記性酒性食性出于地質若義理之性則兼天氣地質而有之健順五常由於陰陽五行也

論性斷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

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即同於一物

離氣質而論性必至入禪何則父母既生以後落氣質矣則須說父母未生前既而思父母未生前則是天地而天地亦氣質則須說天地未生前既而思天地未生前又有混沌開闢歷刧之說則須是說無始以前空刧以前此必至之勢也去孔子孟子周程張朱之說不覺千里萬里矣學者須要認乎此處乃知性善只在氣質

曹晦言問性不可離氣質之說確不可易但與荀卿楊雄韓愈諸子之說作何分別曰孟子言性善於氣質之中道其常也書所謂恒性也荀卿言性惡於氣質之中

道其變也楊雄韓愈言性善惡混言性有三品不知氣質之有常變而槩言之也若知恒性則雖荀卿楊雄韓愈亦恍然於性之皆善而必不至於多贅矣

孔子曰性相近也相近即書厥有恒性之恒字其中即有善字意在不然便是無本領漢儱統話頭也

朱子中庸註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此即有氣質而後有性之証也

性離不得氣質猶道離不得陰陽氣質之外無性陰陽之外無道

或言子以善歸氣質即告子食色為性之說也曰是大不然告子但知氣質而不知氣質中之善如甘食悅色氣質也物之所同也甘食中有辭讓悅色中有羞惡此氣質中之善也人之所獨也告子知其同不知其獨故不肯以善言性若告子知以善言性則雖以食色為性容何傷食色非性而何

告子生之謂性言氣質也孟子不言生之謂性之非而但與之言人物之辨告子以食色為性亦言氣質也孟子不言食色謂性之非而但與之言義外之說此可以知孟子之言性善不越氣質中矣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六終

按此一條似非善問往中語而附入此書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絡濂尚友校

人道類

儀臣兄謂予云人性善卽在氣質則許多惡人頑放何處去予曰聖人言馬性健牛性順則許多駑駘之馬牴觸之牛頑放何處儀臣仰天拊手失聲而笑

問人心道心卽義理氣質否曰人心卽氣質道心卽義理道心只就人心中合于道者言之非有二心也然則如何云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曰此是說工夫旣知本體之危微如是便須下精一執中工夫猶孟子言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而後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也先言本體使人知危微可畏則不敢忘戒愼恐懼之功繼言工夫使人知精一可憑則可徐收致中致和之效

問如何是道心在人心中曰人心非人欲予思辨錄中已詳言之人心只是食色乃積乃倉無怨無曠便是食色中道心放僻流僭踰東家牆便是人心中人欲

或曰義理之性原于天者也氣質之性出于人者也予謂義理卽在氣質豈可言天卽在人予曰此處分不得天人若分天人便有二性謂之性便是出于天不但性出于天卽四肢百骸何一不出于天强分天人總隨偏見

正兒問人之形氣屬父精母血何以又屬天氣地質曰父精母血亦天氣地質也人之呼吸日受天之氣人之飲食日納地之質其精與血皆氣質所成也惟天地之權常尊于父母而其間有不可知者存故以堯舜爲父而有朱均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不然堯舜只產聖哲瞽瞍只產頑嚚矣

又問父母之氣或有不善者天地之氣則無不善瞽瞍生舜理或有之若堯舜生朱均理在何處曰天地之氣無不善尊天之辭也謂之曰氣則庸有不善之時如所稱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皆是也

又問繼之者善是理是氣曰以周子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觀之則繼善是兼理氣了然則何以謂之善曰此時雖兼理氣然未着于物則猶是渾然全體也如人性在未發之時雖亦有氣然無所偏倚則渾然是中故謂之善也

或言天命之初未着于物渾然至善以此言性極其高明且占地步予何獨言氣質得無爲世所指摘曰予言氣質原未嘗離天命但予言天命是就人言天若云未着于物則離人言天離人言天不但易入虛無卽極高明與人何涉

天命如日月在天人受天命而有性如水照日月而有影
水有清濁則影有不同人稱水影之明者必曰某水之
影明而後可見其不同于衆水如徒指日月而說其光
明則與水何與故離人而言天猶之離水而言日月離
氣質而言性猶之離水而言影

未生以前此理在天既生以後此理在人萬物皆備飽滿
具足不從此中識取性善而仍講未生以前縱極至善
已被禽獸草木分取一半

人喜說人生以上講性善只是容易打合禪和一路然其
弊只在離氣質而言性始

無善無惡之說極易流弊得其說者愚不肖之人便入告
子一邊賢知之人便入陽明一邊告子無論矣王陽明
之說者就此處尋向上去則爲人生而上爲父母未生
前無始以前空劫以前就此處說到下來則爲情亦無
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
原頭一差毫厘千里與告子相較只是過猶不及

論性必要合萬物而觀蓋性字是萬物公共的天下無性
外之物故有一物必有一性須要看得通貫方徹若于
一物之性窺格得不通貫則于本性猶未盡也

高中元駁朱子中庸首章註曰不知草木土石其從順五
常之德若何其當行之路又若何此言悞矣藥性本草
中元豈未讀耶

問物性中之理如蜂蟻君臣虎狼父子之類是矣若夫草
木土石之類則理在何處曰理字甚活草木土石無知
覺其所禀之性卽是理草木如大黃合當寒只寒便是
他理附子合當熱只熱便是他理土石如礦砂性
直者是理也曰然則鳥喙合當毒只毒便是他理乎曰
此亦是理如鷹鸇合當惡只惡便是他理蓋其氣如此
則其理自合如此程子所謂善惡皆天理也理字義虛
只是個當然所以然道德二字亦然故韓昌黎云道與

德爲虛位

問朱子云寒灰腐木有性如何曰如今人製鏡藥必要用
杉木栟木灰別木之灰便不可用蓋杉木鬆易燃栟木
直去遠性如此理亦如此也

問草木土石其從順五常如何曰藥性本草言之矣寒便
是水性水德熱便是火性火德燥便是金性金德溫便
是木性木德不和便是土性土德五氣五味皆然

不但物物具五行之德卽五行又各具五行之德卽如
木也有秉木中之水德者有秉木中之火德者有秉木
中之金德者有秉木中之土德者四行皆然故邵子皐

極經世論走飛草木又于走飛草木之中各以四相乘此氣善類萬物之情者看到此處方是能盡物性能盡物性然後可謂能盡其性

沙介臣曰看到此處方知格物即是盡性之功曰盡性只是格物窮理之極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程子曰性即理也此理字不可作善字看只是作常理看若作善字看則人性上便說得去物性上更說不去豈可謂人有性物無性乎性作常理看故火之理熱木之理寒馬之理健牛之理順人之理善此理字方一貫無礙

講性善須着一人字着一人字則不至離人而言天着一人字則不至離物而言性故孟子曰人無有不善

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應轉一語曰天下無物外之性

孟子論性善如言必稱堯舜則故而已乃若其情形色天性心之同然是不離人而言天如水無有不下是豈山之性異于禽獸白雪之白白玉之白犬之性牛之性是不外物而言性一部孟子論性只是如此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即天地就人而言則謂之氣質離人而言則謂之天地其實離人而言則天地之性性字只是命字所謂繼之者善也張子之意以為人能反乎天則成之者性即繼之者善也其實性之正訓則離不得氣質故張子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張子正蒙虛字作理字看

陳克叡問性善只在氣質然則氣質即性乎曰氣質不是性離氣質亦不是性性者氣質之理也人氣質之理善物氣質之理雜

克叡又問性只在氣質則氣質有惡亦可謂之性乎曰程子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問惡既是性則如何謂之性善曰孟子曰口之于味性也君子不謂性也生之謂性言性只在氣質也孟子未嘗非之而至于昧人

物之分則孟子辨之矣食色性也言性只在氣質也孟子未嘗非之至于為義外之說則孟子辨之矣此可見孟子言性善不離氣質也克叡曰今日方知先生之言直接孟子予曰不但孟子孔子曰性相近也不離氣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朱子註曰氣以成形而理亦付焉不離氣質書曰厥有恒性易曰各正性命成之者性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俱不離氣質古來聖賢言性總是一樣

吳江戴芸野題于性善圖說問先生以氣質論性善則性

中之惡何以處之予曰孟子原止說性中有善不曾說無惡蓋緣當時之人皆以仁義禮智爲聖人緣飾出來强以教人非本來之物如杞柳桮棬等議論故孟子特特指點以爲四端原人性中本有非謂性中止有善而無惡也若止有善而無惡則人人皆聖人矣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如此則似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之說如何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與孔子性相近之說原相似但立意主客不同耳孔子言性相近與書言恆性相似原主善一邊言故曰人之生也直蓋人之所以爲人與禽獸異者只是這個故善是個主惡是個客若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之說則主客無別故語雖相似而旨意相去不啻天淵也如韓子博愛之謂仁周子亦曰愛曰仁語雖一般而識仁不識仁直是迥別

人性中未嘗有善惡只有中和過不及惟其中和故喜怒哀樂中節有仁義禮智惟其過不及故喜怒哀樂中節有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仁義禮智是好處故名之曰善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是不好處故名之曰惡中和本然也人之所以爲人也主也過不及失其本然者也非人之所以爲人也客也

予性善闢說出惟予老友數人皆浩然無疑以爲孔孟之言至此方合其餘則不敢疑不及疑者有之未能浩然也毘陵湯公綸曰先生之言善矣然自此而往辨者將日衆老友顧殿重亦曰恐天下將以此爲標的予曰只恐立論處未是耳若是則以爲標的而往後性學將自此而章明也顧子曰恐亦有不可與辨者予曰惟入異端深及有客氣者不可與辨外此皆不妨

問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何也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論其理也惟至誠能盡性者語其實也論其理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人皆可爲堯舜論其實則湯武不能爲堯舜夷惠不能爲孔子故惟至誠爲能盡性

問如何是能盡人之性曰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如何是盡物性曰穿牛鼻絡馬首種嘉禾去稂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欲盡性者先知性欲盡人物之性者必先知人物之性書曰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胄子之性也知其直與寬故教之溫與栗以盡其性所謂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也豈制半夏童便制附子一部本草皆是知其性故能盡其性

盡性盡字最妙人性中無一不具所謂寬裕溫柔發强剛

毅齋非中正文理密察仁義禮智皆備然惟聰明睿知之至誠能盡之外此則或偏仁或偏義而不能盡矣所謂盡者知其偏而能充之使全也

問中庸言率性之謂道故論性須是言義理精微之性方可率若夾雜氣質安可率曰今人看率性率字大錯朱子曰率循也由也言物各由其性之自然則莫不有道所以明道本在吾性中孟子所謂非由外爍我固有之之意也今人却看作率意率字動稱不學不慮此釋氏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說而學者不察墮爲所惑哀哉孟子言不學不慮是指出性體與不知性之人看非謂率

性當如是也故不學不慮四字即生知安行聖人亦用不着中庸開卷第一義便說個戒懼慎獨戒懼慎獨方是吾人率性之方一部中庸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篤恭天下平都是此意總之只一敬字

時中率性也無時而不敬也無忌憚不敬也不敬則不能率性矣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非不用戒懼慎獨蓋自然戒懼慎獨出于性也堯之欽舜之允執文王之小心皆戒懼慎獨也要之千聖千賢率性之功只是安勉之分無有不本于敬者

或問性之之聖只有本體無工夫如何曰此言大錯即如孔子亦非性之之聖然十五志學三十立四十不惑直至耳順從心何一時一刻非工夫又孔子自言曰不如某之好學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何等樣工夫只是比別人較自然較容易乃三家村不識字愚夫一拾龍溪唾餘便開口乖僻動稱不學不慮真堪發笑

問聖人亦戒慎恐懼否曰聖人明德常明堯兢舜業如何不戒慎恐懼曰聖人不思不勉如何又要戒慎恐懼曰惟其戒慎恐懼故能不思不勉戒慎恐懼即明德常明

至誠無息也惟無息故有弗思思之即得有弗行行之即中一息則不能不思不勉矣君子未能時時戒慎恐懼而勉爲戒慎恐懼所以期至于無息也

問今之學者好言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何如曰此種言語看去極是高明只是古來聖人却不如此說字字句句剖判得分明的確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體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工夫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本體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工夫也性相近本體也習相遠工夫也天命謂性本體也戒懼慎獨工夫也性善本體也察識擴充工夫也細勘古來即堯舜孔子未嘗說一

句現成話未嘗扯一句高苗話乃自嘉隆以後異學流傳即乳臭狂童兎園野叟一拾唾餘便說性譚天直出堯舜周孔之上世道之憂未知所底其病只在無心實得而専欲以口角勝人故甘心陷溺而不悔也

知性知本體盡性盡工夫

本體天之所以厚人工夫人之所以答天

天者理而已矣學者欲知天須是窮理故孟子言盡心知性知性知天繫辭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學者毫不窮理而動輙言天以放曠爲自然以虚無爲高騫天未必天而理全非理矣

工夫二字是聖人參贊化育處多少裁成輔相俱在此中聖人之所以有功于天地萬物有功于天下後世皆此二字也即孟子性善二字亦是要人察識本體好下工夫非謂既識本體當下即是工夫更不須用力也

聖人修道立教問是參贊化育學者開氣禀之拘去物欲之蔽亦是參贊化育

古人多說盡性今人多說復性復性者修爲以復其性從湯武反之上說來全要重在學慮故大學一部書開口命名便是一學字得止工夫到底重在一慮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個字不過只學慮兩字學與慮即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今人說復性只講不學不慮以爲不用思維不須把捉只信口說出信步行去但認得個圓陀陀光爍爍的東西便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試思孔子孟子何曾有此說話

儀于性學工夫不曾數轉起初未學時只是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喜同禪和方外譚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真已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着實研窮始覺得禪和方外固非分性爲二者亦非于是得力于理先于氣一言于理氣之間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于太極人

之氣質本于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劃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庵先生暗合便灑然覺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于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于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于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直至己亥

偶與兩見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以前看不得性字既說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于是曠覽夫天人之原博觀于萬物之際見夫所為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為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于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尚未之能晰也于是又取孟子以前孔子子思之言按之無不同條共貫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言至庚子講學東林而始從發其端至丙

午論性見陋而始畧書其槩然而性與天道難言之矣世之學者尚未見第一二層而遽與之言第七八層安得不駭而欲絕乎予故稍筆于此以誌予三折肱之槩

闢予無錫顧子畊善圖說與予論性終日予曰五圖大旨不過云孟子所稱性善在成之者性不在繼之者善耳成之者性已屬氣質故即就氣質發明之人習聞氣質之惡今見稱其為善不覺駭怪要之不駭怪不肯究心不究心不能透徹

無競又問以人物之靈蠢論性得無有類于知覺否曰性不是知覺若從知覺上論性則人與禽獸有知覺而草木無知覺然則草木遂無性乎性只是物所稟于天以生之理如人所稟于天以生是善的馬所稟于天以生是健的牛所稟于天以生是順的推之草木莫不皆然此所謂性也靈蠢是善不善之所由分處

問知覺亦可見性否曰如何不可見性人之知覺多在仁義禮知故見人之性善馬之知覺多在致遠故見馬之性健牛之知覺多在任重故見牛之性順

又問佛氏如何以知覺為性曰佛氏之言曰在眼觀看在口譚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識則喚作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也不是以知覺運動為性儒者闢之非是他闢

處只在識不識三字上所謂悟不悟也但他所謂悟與吾儒所謂盡心知性不同

子貢言性天不可得聞非秘之而不聞也工夫未至雖言之而終不得聞也須知聞性天有多少工夫在今人粗心浮氣畧看語錄幾則便自謂知性何啻說夢

一

孟子論性只是開眼說如今人論性只是閉眼說

沙介臣問氣質之性既善君子如何又要變化氣質曰謂性善只在氣質者就理一而言也謂氣質須變化者就分殊而言也變化是變化其分殊以就其理一總之不離氣質

又問朱子云性善是超出氣說如何只就氣質說曰但說一理字便超出氣然未嘗離乎氣蓋不雜陰陽之太極即不離陰陽之太極也如今人言理超出氣便要離了氣故不得不發明之

郁東室問氣質之性善先儒變化氣質之說又如何曰孟子言人無有不善原未嘗說至善古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原未嘗說無惡所謂性善者道其常不道其變也論其理一不論其分殊也若變化氣質正所謂參贊化育與氣質善之說原不相悖且不是氣質本善如何有以變化禽獸之氣質何以終不能變化

今人只不識氣質兩字氣天也質地也萬物皆一陰陽故凡物皆有氣質氣質中間所具之理則謂之性理人指其性中之恒理而名之故于物曰某性從某性順某性寒某性熱而于人則曰人性善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七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人道類

熙先問性與命是一物是二物曰在天爲命在物爲性二物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一物也分看亦得合看亦得一而二二而一

在天爲命在物爲性此自是正訓然此但說字義耳孟子口之於味一章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便說到聖賢一服有定一脚踏定實實做工夫處於身心方爲有益性也有命焉是後天而奉天時命也有性焉是先天而天弗違

朱子曰聖賢說性命皆就實事上說如今人只就虛處說如何識得真性命

許舜光問性有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命亦有明命之命氣數之命如何曰只是一個性一個命古人特分別言之耳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予亦曰莫非性也順受其正

又問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而氣數之命君子往往順而受之何也曰氣質之性君子弗性然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是氣質未嘗不輕

也氣數之命君子順受然不立巖墻命也有性是氣數
未嘗看重也總之君子只是循一個理
又問氣數之命一定人亦能衡命否曰不必說衡命只是
說立命孟子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也故曰知
命者不立巖墻又曰命也有性此俱是立命處近日袁
了凡功過格載雲谷禪師一段議論極好此便是衡命
然衡命便夾帶些人欲在裏邊究亦有不可知者
又問古今聖賢所稟多是清明中和之氣宜其富貴壽考
乃往往不然何也曰聖聖所稟是一物一太極而氣運
所至又有偶統體一太極三代以前凡為聖賢者無不

富貴壽考至三代以後見不然此是大氣運所在勝若
命運也故曰天命勝國命國命勝人命
盛世則君子多福而小人多殃衰世則小人多福而君子
多殃此不足怪即易否泰陰陽消長之理也天無心焉
譬之于水清水則宜清水之魚濁水則宜濁水之魚反
是則否水無心焉此可以觀氣運也
黃殿嘉問心者性之郛郭如何是郛郭曰郛郭是外面一
層蓋言心所以包性也心有形性無迹今人心中有個
空處空處也只是氣氣惟虛故靈靈則便有許多好處
如仁義禮智是也此皆天之所賦于萬物得之以成其

為萬物者也然皆包在心中故曰心者性之郛郭
又問靈即是善否曰靈屬心善屬性心惟虛故靈惟靈故
中間有許多仁義禮智也朱子註明德曰人之所得乎
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虛靈不昧言心具
衆理應萬事言性
靈屬氣善則專指氣中之理言理不離乎氣善不離乎靈
故曰性人萬物之靈又曰人無有不善
心是一物然有體有用性體也情用也放之則彌六合卷
之則退藏于密
亦史問心性亦分體用乎曰若以心與性對說則性是體

心是用若以性與情對說則性是體情是用若以心性
情並說則心統性情而以性為體以情為用
程子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此語大可味易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天地以生物為心不過一乾元資始而已
乾元仁也人之心亦仁而已故曰仁人心也
或曰心有善惡性無善惡非也心性俱有善惡但善者其
本然惡則非其本然耳
正見問赤子之心與大人之心有分別否曰大人之心無
私而合天理赤子之心則無私而未必合天理曰然則
何以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此言大人從未有私心

也

又問宋林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朱子謂這般處極難說須就地頭看兩家之說畢竟如何曰林正卿說是心具衆理太極卽理也

又問心屬火如何却具五行之理曰火是光明發動之物故具得五行以五行配五德火原屬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天理則四德皆具

荊豫章問朱子言性爲太極心爲陰陽邵子則謂心爲太極如何分別曰須要看各人立言之意朱子是分別心與性性是理心是氣故曰性爲太極心爲陰陽邵子是

將心對陰陽剛柔動靜說故曰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朱子言心以氣血言邵子言心以神明言其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以人心對天地之中言故謂之爲太極卽皇極經世圖中所謂一動一靜之間也

自天賦我以形卽有此心心形之主也六經不言無心而佛氏言之後之揽和佛學者論學則專以無心爲尚朱子曰若是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有此賛物乎今之謂無心者皆以心爲贅物者也

有以心與理分而言者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也有以心與理合而言者仁人心也是也究之心與理無不一人自不能使之一耳能從心不踰矩則心與理一矣要之必自大居敬始

范淳夫女讀孟子出入無時節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謂此女不識孟子却識心文公亦謂此女必天資高此心常自安定愚謂不然女子無學問安能識心其謂無出入者亦就形骸論耳淳夫喜而述之便以爲眞能識心也伊川或一時奬借之言文公則因伊川之言而姑許之耳

心無出入卽佛氏心無去來道家不出不入湛然常住話頭宋時諸公多好禪學淳夫或未能免此耶

出入無時只是狀心之活出指在外入指在內不是出爲放入爲收觀下無時與莫知其鄕句可見

心是活物或出或入聖賢與庸愚總只一般惟聖賢有操心之學所謂心法也旣有心法則出亦可入亦可無不自知無不在天理中譬之馬然行止無常其天性也旣有羈絡六轡在手則或行或止無不可範我馳驅矣

心之本體要閑心之作用不可閑本體閑是居敬作用不閑是窮理

朱子中庸序講人心道心與精絕自朱子以前未有不以

人心爲人欲者如以人心爲人欲則其流弊必至如温
公抒去外物之説矣
釋氏彌近理而大亂真正是不識人心故惟不識人心故
并道心都無是處也
整菴曰道心寂然不動者也人心感而遂通者也又曰道
心性也人心情也此看道心人心大傑益心一也專指
其義理者而言故謂之道心兼指其氣質者而言故謂
之人心道心則有善無惡人心則善惡俱有皆兼性情
説愚嘗有言道心是不雜陰陽之太極人心是不離陰
陽之太極二語頗似分曉若以道心專屬性人心專屬

情便非
情裏邊亦有道心性裏邊亦有人心若竟以性爲道心便
兼不得氣質之性
許南村爲子述先輩論學云人見美色第一看原是個道
心第二看就是個人心了予曰不然第一看是個人心
第二看便是個人欲又曰第一看是個人心第二不看
便是個道心又曰若有工夫人能以道心常爲之主則
第一看原是道心第二次決然不看
本心二字發之孟子本字妙極此即所謂性善也即所謂
良知良能也即所謂明德也即所謂道心也吾所固有

故謂之本心其他無限機陵變幻不出于氣質之牽拘
即出于物欲之陷溺總之非我之所固有
龔徵問昔魏莊渠與陽明相値陽明呼莊渠曰子才如何
是本心莊渠曰本心是常静的陽明曰我道是常動的
莊渠不憚而罷後莊渠悔不再論畢竟二説如何曰莊
渠説是然常時不憚則非也宜答云常動的是心常静
的是本心
又問動静皆心今以静爲本心然則動非本心乎曰動静
兩字要看得好周子曰動而無静静而無動物也動而
無動静而無静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此雖説陰陽

不測極可觀心心是神明之物豈可以動静拘之當其
静時未嘗不涵動之理當其動時未嘗不涵静之理陽
明所謂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原是寂天寞地
是也此心之全體神明然也莊渠此語又就心之本體
而主乎理以言之心之本體當其静時無非天理若動
時亦無非天理而不失其本體則即謂之常静若動時
一入于人欲而失其本體則不能謂之常静矣周子曰
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静此豈偏於静乎亦以静
爲天理而主乎天理也故自註曰無欲故静
九成問程子謂性無不善情有不善又曰性無不善其有

不善者才也孟子則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如何曰有是性方有是情與才性善則情善才亦善矣豈有性善而情才則惡之理此伊川過於分理氣之故也要之就理一處本然處看則性善情善才亦善就分殊及失其本然處看則才有惡情有惡性亦有惡

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論語曰如得其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情字古人皆未嘗說壞就壞情字自後儒始不知此非情之本然也至於晉人一流又直以情欲之情為情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云云世之不識情字也久矣

得情之正斯能全性之體

方武箴問人有枯海舟卒遇風濤者人皆恐懼失常彼獨言笑無異可謂得性情之正否曰此非人情不可訓也陸雲倚柱讀書震雷破柱衣服為焦而雲神色不變此晉人之矯所謂直是暗當故耳非人情也君子之臨難也懼而不恐

毛亦史問情與意之别曰初發出是情一轉念便是意情屬先天意屬後天意可檢點而情不及持故古人不曰誠情而曰誠意

又問欲與惡之辨曰流于情者謂之欲反于性者謂之惡

惡者情流之極欲者反性之漸

志主一心氣屬身身能持志則心正意誠能養氣則晬面盎背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讀孟子亦可養吾浩然之氣

朱子有云養氣一章只是要得心氣合夫心必合氣而後始可謂之心離氣言心心非心矣故孟子養氣之學總不外持志而告子不求氣之學并不動心亦非一則合氣於心一則離心於氣也陳白沙詩曰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工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詩說言乎

純男問聖賢之學貴不動心而孟子又云動心忍性何也曰彼動是疑惑恐懼此動是震動恪恭

心之動不動當在理上看不當在氣上求在理上看則雖極其動亦謂之不動恪恭雖動猶不動也在氣上求則雖極其不動亦只是生持硬捉雖不動猶動也

持志所以無暴其氣然若意持志亦易動氣益矜持急迫則氣拘而不得展反生差錯皆所謂暴其氣也說一養字最妙便有從容不迫之意正可濟持志之過

養氣之人有大勇勉強不動心之人只是執拗集義不集

義之分也

集義只是格致工夫能格致則心地自然開明而浩然之氣日漸充積矣

集義是養氣之功養氣是集義之效必有事養氣之功也勿正勿助集義之效也勿忘是勿忘集義勿助是勿助養氣

勿忘勿助如煮飯相似忘則火熄助則飯焦

聖賢不專恃平日之氣旦晝所爲與平旦總是一般

正男問明德曰只本心便是曰本心者仁也然則明德卽仁乎曰朱子釋仁字以爲心之德則明德非仁而何

孔參圓問明德卽可謂之性否曰可朱子大學序云則旣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又曰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則明德非性而何

又問朱子曰天之賦於人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此四者如何分別曰此卽是一物而朱子分疏言之耳自天之賦予而言謂之命自人之稟受而言謂之性自主於一身而言謂之心自得於天之光明正大而言謂之明德

又問宋儒云仁者心之德又曰性者心所具之理仁與性如何分別曰性者心所具之理仁者性所具之理曰性旣是理如何又具理曰性兼理氣仁則獨以理言也

仁字是聖門大頭腦吾儒終身止須盡此一字自聖化衰微道學不講士大夫雖讀孔孟遺書諸儒傳註而茫然不解所以至專以一愛字當之如此則與墨子奚別間有一二究心者又以仁爲第一義不敢遽稱胥失之矣愚自丁丑春始從事斯道便識得仁字而且竊謂仁字之義語其遠且大者雖極乎理之微言不足盡其蘊與語其精且約者卽俗諺一言已自至當不易俗諺云人心天理卽是個仁字又云瞞心昧已便是個不仁字

無私心是體合天理是用旣無私心而又必合天理者欲其內外兼盡也管仲之仁合天理矣不可謂無私心霍光之忠無私心矣不可謂合天理聖人未至時中地位無私合理四字尚未能盡湯武之伐桀伊尹之放君以言乎無私心則可矣以言乎合天理則未也要之孔子當此決不肯如此做

仁字論語中第一吃緊字程子嘗教人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旨張南軒亦極論之終不如朱子論仁博而該眞而切得仁之全體也人身配天地人之心配天地之心此處得大頭腦則仁不待論而明矣此皆自太

極圖中貫徹出來
告子義外之說固不識義卽仁內之說亦不識仁孟子止
與論義不與論仁姑舉其尤謬者而辨之也
統體太極是仁物物太極是義大德敦化是仁小德川流
是義一貫是仁隨事精察是義未發是仁已發是義
仁義一物也義是逐條的仁仁是囫圇的義
黃瑣傳問禮何以爲天理之節文曰理字虛不可見體之
于禮則實而可見故理者禮之體禮者理之用旣見于
用則必有許多進反周旋故曰節文
又問就一事上如何分禮義曰行之合宜是義合宜中又

有條理節文是禮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
正男問智何以屬水曰仁是生機故屬東方木禮發越故
屬南方火義斷制故屬西方金智深沉故屬北方水且
流動活潑有似乎水故又曰智者樂水
仁義禮智四字自易文言發之然不過引其端至於以四
字並提爲言正告則實自孟子始四端一章爲天下古
今開多少生面周子太極圖說以五性配五行是有得
於易亦有得於孟子
薛文淸云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其某事爲仁某事爲義
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儀謂如此必

有識其工夫不能一片者然必由如此而至一片方是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令人天資則不及困學學問則高
說生知亦異乎文淸矣
理一分殊四字古聖賢教人只在此處說來說去但未曾
明明指出學者終無把捉自張子西銘發其意程子遂
提出此四字示人眞是千聖千賢傳心要訣凡看道理
到疑難隔礙處只提起此四字便如利刃在腕迎風敏
解眞是受用不盡
王男偉問理一分殊的理同氣異否曰理同氣異在物上
看理一分殊在事上看知理同氣異則觀物不紊知理

一分殊則應事不爽
沈孝恭問理一分殊卽一本萬殊否曰不同一本萬殊猶
言有一本然後有萬殊是一串說下理一分殊猶言理
雖一而分則殊是分別說開譬之于水一本萬殊者如
黃河之水出於一源而分出千條萬派皆河水也理一
分殊者如止是一個水而江河湖海各自不同也又譬
之樹一本萬殊者如庭前之梅只有一根而長出千枝
萬葉皆此根也理一分殊者如同是一梅而千枝單葉
綠萼紅萼各自不同也從此處體認自然有得
理一分殊四字最好學者不識此意終被異端惑過

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

理一分殊四字最妙窮天地亘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四字。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與立亦可與權千變萬化不離規矩。予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皆以之驗覰天地古今無有不貫因念堯夫遇物皆成四片此只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未若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片亦可千萬片亦可覺得四片終落氣數也蓋堯夫知至其言若出於一先生與先得我心者

子與舜先論理一分殊之道言凡事凡物皆有理一分殊

時桌上有一殺舜先因舉問曰此殺亦有理一分殊否予曰有之殺皆可食是理一殺有百種是分殊也

識得理一未是一貫識得分殊方是一貫今人纔望見理一門面即以為一貫此淺陋之甚者也須於分殊中識得理一。始可到一貫地位。

一貫貫字只透徹二字如天下之理十重九重皆透只一重未透亦叫不得一貫予嘗登高山至一峰則有一峰之勝然未至絕頂此心終以為歉乃強步而上未至山頂數步四顧諸峰雖境界已自殊絕而此身站立終未得安眼界心胸終未洞徹一至山頂則身心眼界一時俱豁不惟此山前後左右俱入襟懷即四面羣山皆得指點自念一貫境界即是如此然非歷盡羣峰遍覽諸勝則絕頂終未可遽到即由小徑偶到而一山之勝與心目亦絕不相關虛與實異也

論一貫最要實凡下一截工夫都要做到譬如登塔一層進一層俱要實歷然後登峰造極顏子高堅前後仰鑽瞻忽正是理會分殊工夫也到得卓爾見節欲從末由與一貫只隔一些子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後只是涵養從容俟其自化耳

曾子隨事精察顏子仰鑽瞻忽同是理會分殊同是研求

一貫只是顏子說得虛圓活潑後人想不到都把來另作一義看此未嘗實實體驗故也聖賢言語不能實實體驗只是尋求文義安得不毫釐千里

一貫是格致之極功朱子補格致傳云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說這個境界

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非一貫後始到也平日無一刻不在這裏面用工只是未見到四通八達處一旦豁然便通體俱現此俱是實落境界不是影響話頭嘉隆以來先輩論學亦多提一貫但只是葫蘆提把門面大話

來就與眞實工夫絶無交涉

貫者通也通者不碍之謂也人學問未至一貫雖極力效法聖賢往往舉足成礙爲忠則礙孝爲孝則礙忠志乎處則礙出志乎出則礙處存心理學則礙經濟存心經濟則礙理學甚至有畜身竭力以爭一事捐軀委命以就一死而卒之無當於聖賢中正之道無裨於天地民物之數者不知一貫故也惟一貫則忠不礙孝孝不礙忠處不礙出出不礙處理學不礙經濟經濟不礙理學從心所欲不踰矩千變萬化不離於正故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一貫聖人豈特忠不礙孝行忠即可以全孝豈特孝不礙忠行孝即可以全忠行忠全孝禹平水土是也行孝全忠泰伯三讓是也

繫辭有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朱子註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所行而無所礙處何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如一事而關係君臣又關係父子又關係夫婦舉此則失彼無可或遺也何謂理之所行而無所碍處蓋理足於中萬事至前自然看定就無所不關係無可或遺之中自然有個重輕就其重輕之中君臣重則從君臣父子重則從父子夫婦重則從夫婦只就一路行而此不礙彼彼不礙此故謂之通通者權而得中也權而得中故曰典禮典者常也經也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是即一貫之義也故學者隨事精察而不知一貫謂之知分殊不知理一謂之知當然不知所以然謂之知小德不知大德謂之知物物太極不知統體太極謂之知常不知變謂之可與立未可與權謂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而亢龍有悔既知一貫則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小德大德物物太極統體太極常變經權進退存亡得喪出處洞然一了百當天地之間無復餘事矣至此者謂之聖知此者謂之賢過此以往者謂之神未有不知一貫而可與語聖人之道者也

予館虞九疇正與及門說書義未朗出予獨步溪上見春光滿溪桃李皆放因誦勝日尋芳之詩恍然有得于詩意其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分明道出一貫氣象

忠者立心之本也恕者所以求通之方也無立心之本則凡事不可成無求通之方則雖能成事而終無以入聖賢神化貫通之域前夜獨坐猛思得大學絜矩二字是忠恕二字註脚所惡於上一節又是絜矩二字註脚就

忠恕二字以證貫通之義猶未爲醒確就絜矩及所惡於上一節以想貫通之義則忠恕二字分明有八面四方玲瓏透徹之意學者未識一貫而欲求一漸造一貫之加孰踰於此

存齋問權字非聖人不能學者未到聖人地位決不可行權是否曰此是聖賢立教語意然亦須有辨若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及揖讓征誅放君殺弟諸大事此行權不如守經者也若嫂溺手援之類雖未至聖人地位豈可謂權字難行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但學者於行權之時須要認得權字極清方可下手不然一有差失僻莫可追故聖賢不輕許人行權

曉得理一分殊便可與權

權只是中字權稱錘也古人遇事必量度以取中故借權以爲言孟子云權然後知輕重是也既知輕重則中自出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今人講權字不如講中字權字有錯中字無錯

凡事凡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所謂即氣是理也至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微乎微乎非明乎理先于氣之說其孰能知之

知當然之理者可與立知所以然之故者可與權

克己則無私心復禮則合天理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心無不同故理無不同也

孔麥園問克復歸仁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沙介臣問克復歸仁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

許舜光問一日克復如何便天下歸仁曰我人既有學問只怕身心自身心道理自道理不能合一便小有所得終非究竟我與天下安得不分爲二論語志道據德是

也若到得依於仁境界便仁即是我我即是仁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已與禮無絲毫彼此之間矣已與禮無絲毫彼此之間則天下與我又安有絲毫彼此之間哉此所謂天下歸仁也今且就志道據德做去

曹雲社問致中和曰致中和只是盡性工夫能盡其性便能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而與天地參豈不是天地位萬物育

夏玉汝問致中和曰只是一敬字敬即戒懼慎獨也

江位初問致中和工夫曰致中和工夫註中雖兩兩對說然到下手時只有致和工夫便着得力致中工夫却着

不得力止着力致和便已致中也

天地位萬物育是實實有此境界若致得中和便現前指見待也

致中和未至至誠無息未可語位育所謂一息斷絕便與天地不相似也

周賀徵問曾點莫春數語見位育氣象否曰是他見得境界如此然工夫未易到也

郁東堂問不睹不聞時光景如何曰無不睹無不聞問何為曰由不睹故無不睹有所睹則不能無不睹矣由不聞故無不聞有所聞則不能無不聞矣曰有睹有聞是

主一否曰未便是主一此時須下主一工夫

誠是體敬是用誠則敬之本體敬即誠之工夫

有心存誠便是敬無心而敬便是誠

敬而能成則誠矣

誠敬即中庸明誠誠者天道敬者人道敬從知入誠自行來

敬學者之事也誠聖人之事也學者而欲至於聖人其必由敬乎敬以立其本矣然非致知則道無由明非力行則道無以行知行並進自強不息作聖之功也顧知行非二道也不知不足以為行不行不得謂之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由此而進於誠庶幾其聖乎誠天道也敬人道也誠則無不敬矣敬則可以至於誠矣

朱子謂大學吃緊全在一敬字明明德敬也格致知也誠正行也止至善誠也大學其盡於茲矣

敬其中庸之教乎誠其中庸之性乎戒懼慎獨敬也不顯篤恭誠也知行知仁之事合一勇之事也中庸其盡於茲矣

曾子由日省以幾於一貫日省敬也一貫誠也顏子由仰鑽瞻忽以至於卓爾仰鑽瞻忽敬也博文知也約禮行也卓爾幾於誠也孟子道性善由集義養氣以至於不

動心性善敬也集義知也養氣行也不動心幾於誠也

合中庸大學觀之顏曾思孟之學俱盡於茲矣後儒從可知矣

孔子渾是一誠然吾十有五一章亦可想見大槩志學敬也立與不惑知天耳順知行也不踰矩誠也雖生知安行之聖其進學次第亦必如此

天下無數道理總貫他全在知行二字若道理日在天下我不能知與我無與既知矣復不能行亦與我無與

知之非難行之為難行之非難久之為難久之非難終之為難

如皋吳白耳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莫是纔學則知行並進否乎曰古之學者爲己故纔學則知行並進今之學者爲人故纔學則知行便分

陽明謂眞知卽是行欲得此旨則眞行卽是知也子夏雖曰未學一節卽是此意

九成問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何如曰若說效驗則知行自分若說工夫則知行自合然亦有知過而行不及者智者之類是也亦有行過而知不及者賢者之類是也不可執一不須爭辨

陳言夏問中虛中實何以皆爲孚信之象予曰中虛是無私心中實是有天理

以用養體由體達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制之於外以安其內所謂以用養體也有未發之中自有已發之和則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矣所謂由體達用也

人多自矜其所長多喜從熟處走只是所習在此由此觀之習之功大矣可不慎歟

學而時習之論語上開口便說一習字曾子又曰傳不習乎習卽是學孔子言習相遠原分善惡兩途今爲不學不慮之說者纔說習便道是不好字面亦未知習字之義也

不學不慮兩言孟子本謂孩提之童不學而所知自然能合道此爲良知不慮而所行自然能合道此爲良能今不論合道不合道而但論學慮不學慮則甘食悅色何嘗學慮直是以狂藥投人自謂醍醐甘露

雖近溪以不學不慮爲求仁之方非也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不學不慮只是無私心未必合天理必不學不慮而所知所能無不合天理然後謂之仁良知良能良字切須着眼

孩提之不學不慮猶聖人之不思不勉不學不慮非孩提之仁義也良知良能則仁義也不思不勉非聖人之中道也而中而得則中道也今之爲學者竟以不學不慮混爲不思不勉不論知能之良與不良不論從容之中道不中道而槩以爲此卽是道善乎羅念菴之言曰但知卽百姓之知能以証聖人之精微不肯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兩言可謂切中其病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八終

聖人之不易知正是道不易知道之所以不易知只是中庸耳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諸儒類 周至唐宋

道統云者言道在已而天下宗之已因得爲道之統而統天下之道以歸於一也

堯舜而下歷禹湯文武皆君師道合者周公已爲臣道然負扆而朝成王之治皆周公爲之至於孔子始以匹夫爲萬世師而萬世之道統歸之然所謂君師道合者已得半而失半矣顧後世不以失半爲歉者垂教爲世其功大也故曰孔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荆豫章問先生道統論何以不稱顔曾曰道統重聞知不重見知蓋見知有擔荷者在聞知則擔荷無人關係特重也且其一段精神特地振起不由師傳遥接聖脉亦與親承指授者不同故重之觀孟子一章之意可見

聖人最不易知聖人之不易知非奇異而不易知也非高遠而不易知也非深微而不易知也聖人只是一中庸中庸者平常而已以爲平常而實非平常以爲非平常而實乎常故不易知論語曰莫我知也夫不然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夫子自言其不易知自言其平常而不易知也嗚呼豈知惟其平常而不易知故萬世不可及乎

聖人渾然一道而已故知得一分道者知得聖人一分知得三分四分道者知得聖人三分四分如欲知得聖人十分非知得十分道者不能也故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思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人一人耳在庸愚則非之笑之東家丘鄰人之子是也在奸惡則沮之忌之謗之咨之甚欲殺之子西晏嬰陽貨桓魋之類是也在賢知則議之刺之責之譏之甚而鄙之接輿沮溺荷蓧荷蕢微生畝諸人之類是也惟達

伯玉之流則油然相契若合符節此所以謂之聖人若人人道好人人親愛則一鄉愿矣何以爲聖人

問接輿沮溺荷蓧諸人何以俱譏孔子曰此賢知之不知聖人不及聖人而又不肯自謂不如聖人不肯放寬聖人俱在此處

當時知孔子而善頌孔子者惟五人顔子子貢有若子思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顔子之善頌也溫良恭儉讓綏來動和子貢之善頌也出類拔萃有若之善頌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子思之善頌也仕止久速集大成孟子之善頌也

欲知聖人誦此數言而足矣

孔子周流四方不但是急於行道蓋亦有訪道之意焉如在齊而聞韶適周而問禮是矣司馬遷文人之雄尚欲登龍門窺禹穴周覽海內名山大川以助其氣吾輩有志大道而不能徧遊宇內訪求遺文折衷有道欲任斯文之絕續胡可得乎

顏子不遷怒工夫今人類疑以爲易不知此正顏子正心功夫到處凡心最忌有所有所便不正遷怒即所謂有所忿懥也喜怒哀樂四者之中惟怒最易有所故顏子不遷怒孔子稱之以爲難今人易視此三宗只不知正

心工夫耳

顏子博文約禮則格致之功盡不遷怒不貳過則誠正修之功盡問爲邦則齊治平之功盡故曰顏子幾於聖人

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未能無少間斷無少懈息猶是正心工夫纖毫未盡乎故程子曰顏子未達一間猶是心粗

豫章問顏子何以無著述曰顏子非無著述未須著述也顏子年纔三十二且有孔子在何必著述若使無孔子又天假其年則自然著述也乃後世言談心學者遂以顏子爲心學之宗而謂爲無用著述然則孔子非心學乎

九成問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孔子賢之孟子以爲顏子之時當然乃孔子與顏子同時而孔子周流求仕何也曰聖賢力量不同故處時亦異使孔子而道力未優固當如顏子之閉戶使顏子而道力既足亦當如孔子之周流然則顏子之所以不仕者力量未如孔子而又有孔子在前任行道之責故也

言夏問曾子著述之功於道統如何曰曾子之述大學功在萬世矣然以道統論則亦在見知之列有孔子在曾子不必稱也若子思則稍遠矣孟子則又遠矣故論道

統者孔子而後必稱孟子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却聞之於子思中庸一書與性與天道之極致也然大旨俱自孔子易繫來故曰易與中庸相表裏

人言孟子泰山巖巖觀子思直是壁立萬仞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是何等氣象蓋是時已入戰國非具此等氣骨亦撑持不去也

孟子學問甚簡要論本體只一性善論工夫只一知言養氣論治道只一井田學校

孟子妙處多在機鋒機鋒妙處只在一逆字一逆便有許

多波瀾如梁惠王問利其意全在一利字意孟子必以利對孟子却逆折以仁義換他利字齊宣王問桓文其意全在桓文意孟子必以桓文對孟子却逆折以仲尼換他桓文此正用其機鋒者也至如沼上之言雪宮之對今樂古樂之論好色好貨好勇之說意方自歉則忽逆以予之意方自滿則忽逆以奪之一與一奪全是掀翻作用此側用其機鋒者也或正或側無非機鋒孟子雖是聖賢終帶英雄作用先儒謂孟子有戰國氣蓋謂此也然孟子猶是顯用之至釋家則竊孟子之意而陰用之遂至播弄一時顛倒百世

問孟子學孔子孔子尊周乃孟子以王道說齊梁何也曰孔子尊周然未嘗不周流列國其周流列國亦未嘗不以王道進但孔子之時言王道則尚可以尊周孟子之時言王道則但可以保民而王時勢不同故也然有聖賢不能違時

問孟子若見用於齊梁果能致王否曰聖賢豈有設言但亦須看天意何如若天意不肯會須生出事變如許行一班自會來鬧抄也

孔子告君之語俱屬正鋒孟子告君之語多屬偏鋒性善仁義之外今樂古樂好色好貨諸論皆偏鋒也偏鋒最易入人然齊梁之君當之者依然聾聵世風日下人心陷溺雖聖賢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其才亦不在伊周下公孫丑乃疑其不敢當管仲蓋當時功利之見入人深也由此觀之孔孟古今以來之一人也在當時門弟子中如子路陳亢彭更公孫丑已皆不識而疑之况他人乎故曰惟聖人能知聖人

問孟子不臣諸侯必欲處賓師之位此是他不及聖人處否曰固是然學問如孟子而又處當日之時勢直不處賓師不得問何為曰若不處賓師便講不得井田學校

孟子之功第一在闢楊墨蓋當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天地之間幾不復知有聖人之道矣不惟不知有聖人之道且以為即此是聖人之道故至唐韓愈時尚以孔墨並稱使非孟子當時鳴鼓而攻則後世誰復知有孔墨之辨我亦欲正人心一章此孟子自叙一生功烈也凡孟子語有極奇闢者非學問至絕頂聰明口快决不能道此等俱是大頭顱處須要識得

如論性則曰人無有不善可以為堯舜論治則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有大過則易位論湯武則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論堯舜則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皆極奇闢又極平正後來儒者不能道亦不敢道此所以為孟子

孟子之學擴前聖未發之蘊與存一王已廢之典章其好處在識大不在好辯好辯是學成以後不得已之事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人學孟子只學他好辯可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問孔孟而後傳經之儒如公穀二戴伏生高堂之屬甚多何以儒者不稱而稱董子為知道曰傳經之儒但守章句而不知意義可謂經師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如董仲舒者天人三策煌煌大篇卓見義利公私之辨王道

儒術之原所謂人師也安得不首稱為知道乎

諸不在五經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只此一句當時諸儒言治道者皆不能及

武帝親擢董子既得而復遠之真是好畫龍而不好真龍千古而下儒治何由可復

揚雄不特立身敗壞即文字亦不成文字乃後世列之為儒者何也得無為太元法言所駭耶甚至有愛其人而并為之諱投閣者謂世有兩揚雄亦可謂阿私所好矣

荀況視揚雄較有本領但駁雜耳

秦漢而後崇儒重道之君無如漢明帝乎時無儒者桓譚

乃得躬逢其盛

漢儒多註疏之學其弊在不根於心心與學離而為二故解書多以私意穿鑿謬誤百出即有佳處亦屬客氣

東漢儒者最多但不見本根止見枝節然較之晉代人士一華一實相去不啻天淵矣蓋漢儒猶知孔子晉人則惟尚老莊也於此見孔門枝節猶勝老莊

孔明亦是東漢儒者然卻造就出如許大人物亦是他天資高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之言已頗見本根非諸儒比也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言其功烈也若天資則漸近顏子

孔明心術器識俱是王佐但學術稍未及蓋未聞聖人之大道也自比管樂有以夫然而管樂不及遠者心術器識不同故也

世傳孔明隆中數語謂未出草廬已知天下三分以此奇之予謂此卻誤看孔明矣隆中數語只是說初起手規模大凡英雄舉事必須得用武之地立定腳根方可做事此時北有曹操南有孫權已略無餘地惟荊益一帶尚無雄才割據故孔明欲亟圖之若大勢已定根本已立徐與問罪之師天下事未可料也孔明之不能興復漢室一匡天下此實天也使五丈原將星不隕當時人

力盡可做得

陶淵明竟是儒者當兩晉之後舉世崇尚老莊清譚放縱廢棄名檢而彼獨知尊孔子其所作詩如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榮木詩先師遺訓予豈云墜自序曰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屢稱孔子爲先師又自云聞道皆儒者之言其生平出處亦不倍于道特風味似晉人而詩又特佳故世遂以詩人稱之耳予于詩鑑中特爲表出

陶淵明飲酒詩其卒章云羲農去已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

翁爲事誠慇懃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玩其辭意上敘孔子下述六經皆言願學聖人之意但篇終以飲酒之語亂之故人不之覺耳然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言所行不無過差不能盡如六籍由于好飲亦躬行未之有得之意細玩當自見也

世之論文中子者多不同有極詆之者有極稱之者其言皆不平惟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爲人傅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此爲至當不易之論

王無功言文中續六經今惟見元經而餘經不見元經甚瑣碎與中說手筆不相類薛收傳亦似宋以後人之筆眞僞作也

漢初猶有諸儒唐初無一儒者蓋漢去古未遠高祖雖謾罵猶近于朴唐承五代之後太宗雖崇文爾進于華僅有一王通在先而杯水無救輿薪此唐初所以無儒也

李鄴侯孔明之儔也然其器量似遜孔明孔明忠誠懇惻有古大臣伊呂之風鄴侯則子房而已矣與吾儒尚遠也

鄴侯後來無收斂亦是不學問之故若其中夜告君之言

詞剴父子雖古大臣納約自牖之道何以加諸

鄴侯學問近麤何過事不肯犯手做

韓文公只原道一篇便爲有唐儒者所不及蓋其說道德仁義四字以前儒者俱未能見到此也雖博愛二字未免說着皮膚然亦近之

韓文公氣魄大其佛骨表鱷魚文至今讀之猶凜然有生氣然只是欠學問功夫做文字外更無他者作程子謂其因學文而知道謂之倒學愚謂卽非倒學然亦不過文學中人若王通則德行政事也朱子亦曰王通識得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又曰他書極

有好處雖韓退之道不到
李翺曾鞏文章淳正俱可入文學科但較小耳二者之中李翺尤勝
世傳李翺文章全學退之復性書準韓愈之原道也其書雖未能醇乎醇然居唐之時舉世浮華而翺獨沾沾于此亦可謂中行獨復之君子矣至觀其全集如平賦書與從弟正辭書及答開元寺僧書若時時留心斯道者較之韓愈似更進焉今愈已配食兩廡而翺猶沒沒故特表而出之
李翺復性書所引用者皆學庸語孟及繫辭之文當時宋

儒未與學庸語孟與繫辭之文俱未顯也而翺能見及此亦可謂善讀書矣
韓魏公間氣所鍾其姿稟似曾子其氣魄似孟子三代而下少此人物豈可以其不講學遂謂之非儒乎寡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四語韓公足以當之令尹子文恐猶未也
范文正八條目咸備表章大學中庸是其格致誠正薦賢長卹是其修身義田贍宗族是其齊家治平則不必言矣
韓范行過於知所未及聞者性與天道耳若儒行則幾乎備矣性與天道則必俟周程張朱
問歐陽公何如曰歐公是昌黎之次其生平得力文字只本論兩篇其餘皆文辭也即在文字科亦其次者問東坡于文學何如曰東坡文全是縱橫其詩則純是戲謔無溫柔敦厚之意非聖門文學也朱子論之甚詳
王荊公却是一文學科也他還要入政事科連德行科都與
三代而下更無人舉行王政是一闕典惟王荊公實實欲舉行周官而神宗又極信任之是大好機會荊公不知關雎麟趾之意却先從富強上起手是欲行王政而翻

修霸術也只緣工夫不曾在正心誠意上做
荊公本非近霸之人故霸術亦非其所能作徒擾亂耳宇文穎絳却稍有可觀所謂不熟不如稊稗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九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諸儒類　宋至元

宋有周子孔顏之繼起程朱諸子之開先孟子之流亞也自秦漢以後士之聰明才智者皆入於黃老禪宗矣子周子起契性命之微於大易接孔顏之學於一誠以太極人極發明天人之蘊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千五百年以上孔顏之為道如此非周子之功而誰之功乎故愚謂秦漢而後儒者雖多然至周子則直是另一開闢論其道直繼孔顏論其功比於孟子卽謂之亞聖可也

或問儒者之論皆以周子繼孔孟而子獨以周子繼孔顏得無過歟曰以周子繼孔孟此以世數言也若論學問則周子實繼孔顏觀通書中所述自孔子外三稱顏子則可知學問之所自矣

先儒言孔子如玉孟子如水晶此最善形容聖賢氣象若顏周則非水晶也溫潤而栗已同於玉但於孔子微有大小之分耳

周子之於孟子不可相伯仲未可分差等孟子才大周子心細其為亞聖則一也

孟子之後無傳人周子之後却得程朱接續以後便源源不竭非力量有不同時為之也戰國時聰明才辨之人皆爲縱橫之流引入勢利矣誰能爲此迂濶之學若周子時宋方全盛而人才又莫多於此時故遂得程朱其人也

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謂其能闢楊墨也若周子則太極人極說得最分明使二氏不能窮人以聰尤爲不動聲色功豈在孟子下

周子之學渾是一誠字故通書首章卽曰誠者聖人之本二章曰聖誠而已矣三章曰誠無爲幾善惡四章曰誠神幾曰聖人都是一誠字誠者天之道也非聖人之流亞近於生知者乎

只不由師傳黙契道妙八字便是生知卽太極一圖或謂得之陳摶种放穆脩或謂得之鶴林寺僧壽涯皆二氏無稽之言謬引爲已重也太極圖全從易出予別有論

道統最重聞知聞知者無師傳而有開闢之功者也周子去孔顏千五百年而特起如此豈非聞知

二程之學本於周子或謂伊川作明道行狀言明道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不言周子此不善讀書者也明道自言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定性書卽周子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旨至伊川則顏子所好何學論惟人

得其秀而最靈。皆周子太極圖之言也。豈得云不本於周子。所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大抵聖賢之人。一經指點。他自會去尋頭路。讀書終不然。只守定道幾句師說。亦不善學者矣。

大程與周子。後儒往往竝稱。然大程以天資而言。則近於周而勝於朱。以事功而言。則賜先之力。固讓於周。而啟後之榮。亦遜於朱也。

二程之學。人推大程。然大程實是天資勝。其所行自無窒礙。若學問則次程儘有深入處。不易及也。橫渠集中亦推次程。然行處却每有窒礙。

朱光庭謂明道得聖人之誠。此言雖似少過。然亦庶幾近之。明道平生論新法及待介甫最爲得宜。只是胸中廓然大公。功不必已出。名不必已成。惟以朝廷天下爲心。故能如此。他人不能也。同爲君子。而有化與未化之分。只在此處看。

明道請修學校劄子與伊川看詳學校文。公貢舉私議。皆論學校。然語其等第。則伊川不如文公。文公不如明道。蓋伊川文公。不過就近代而言。明道則通於三代矣。

明道論十事。亦近於三代。與王荆公上神宗書相似。而實不同。若使見諸事業。隆古之風可復。惜乎神宗舍此而就彼。亦有宋之不幸也。

程子定性書在鄠時作。年甚少。朱子言其一篇之中。無下手處。子謂於此可見明道天資高近於生知。下語自不用氣力也。

明道實闡性與天道。蓋其得力於太極圖者深耳。惟得力於太極圖者深。故雖有善惡皆天理之訓。而不可謂之不知天。有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語。而不可謂之不知性。

人或以三黨之說爲伊川答者非也。人除是不講學。講學則必有徒與。有徒與則人必忌之。不惟小人忌之。君子

亦忌之。雖孔孟所不免。但君子不黨。則存乎立心耳。次程氣質近隘。不如大程。世以其學術近方。來蜀黨之詆宜矣。至於明道則待人接物。渾是和氣。宜乎與世無尤。然當時李定何正臣亦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何歟。總之士憎多口。不可以黨爲伊川累。

伊川譏邵堯夫不恭。然兩人之學過夷惠遠矣。予嘗嘆三代而後人多吝以聖人之稱與人。此亦其一也。

經筵疑八狀。從來觀屬與文。惟伊川能克稱其職。上太皇太后及經筵三札。真可爲古今作則。彼以坐講爲嫌者。俗儒之見。諛臣之習。講官坐講。所以重聖人所

以軍逆非以自夸大也况近君臣倣佛膜拜僧徒不以爲恥一闘儒官坐講輙羣然争執爲不可雖賢者亦然不知何以顛倒悖謬若斯極也

伊川上仁宗書大槩頗似治安策猶未免少年氣但所見不同便能置身三代爲視叔季儒者所以不同於縱橫也

性即理也一語朱子謂爲伊川獨造非也亦即體述周子太極圖之意理在天地爲太極理在吾心爲人極故曰性即理也然此語從未經人道即謂之獨造亦宜

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也南軒云伊川

此處小錯未發之中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聖人之道心予謂伊川言不錯衆人未發之中與聖人寂然不動之時亦無差別但少戒懼耳

伊川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語說得最好朱子以爲太深無捉摸恐亦爲初學言之耳

或問堯夫約明道伊川看花明道去伊川不去堯夫曰吾輩看花與別人不同伊川只不去如何曰皆是也問伊川若去則如何曰亦是也問若非伊川如何曰去也未是在也未是

宋仁宗時有同時開闢三人周濂溪張橫渠邵堯夫二程

雖同時極盛然却有師傳家教

橫渠之學於體用處俱見大本大源如西銘萬物一體之學也井田封建萬世治平之要也

橫渠與安石同時安石新法以周禮爲說橫渠極喜周禮召對時亦以漸復三代爲說神宗將大用之此際若有一毫苟且必將迎合執政同行新法矣又或圭角未融必至動色相爭如程子所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矣橫渠獨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雕琢則宜有不用命者矣語和而介非學養之邃豈能及此

古人虛心誠朴無一念自是無一念欺人如橫渠講易關中二程來過相與論易遂自撤其臯比曰吾不如也二程亦不以爲嫌此是古人虛心誠朴處近代儒者各立宗旨各分門戶互相標榜互相詆排以視古人真堪愧死

或有言橫渠文難讀者誠然然自是人不肯讀耳昔朱子與蔡季通諸人登雲谷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到得地頭因思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遂命季通諸人各解此二句已亦作二句解後來遂作西銘註又朱子常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如朱子季通則

天下自無難書矣已不肯讀而謂古人書難讀恐爲古人所笑也

橫渠於天文頗欠明白其言地有升降是四游俄之說諸儒皆知其非至於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稍遲則反右以爲七政亦左旋朱子極取其說然以天象通體大槩及保章靈臺兩家合觀則此說亦非予啻有辨此不悉載其若地氣乘機左旋使恒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因天隱現等語則又是天不動而地動者殊不可解此皆强探力索太過之病

橫渠論閏曰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一語最簡而盡

封建井田二者帝王致治之本三代而下能言其意者惟張子然欲行封建井田非先復古學校令學者人人知三代之治人人知封建井田之法而又斟酌變通於古今之間未可漫言復也

周子好稱顏子橫渠好稱孟子亦其資禀相近處

橫渠學問于諸子中最爲艱苦其理窟中自道一篇語語眞切學者苟能如此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讀堯夫無名公傳直是開闢以來一人漢之四皓有其樂矣而無其時唐虞之巢許有其時矣而無其學未可與隱逸之流同日道也

予問言夏康節百原山中靜坐時心體如何曰湛然虛明又問工夫如何言夏未答予曰會得一部皇極經世

言夏問堯夫易數如何便能前知予曰此只是心虛故如伊川言董山人前知亦是心虛也曰二程盛稱堯夫經濟若使堯夫得行其志易數更能前知否曰此恐未能問如何曰堯夫前知亦只是心淸無事專精易數耳若使遭時遇主便有許多事業在精神命脈都發洩在事業上如何更能專精易數曰然則堯夫而遇反不如不遇乎曰不然堯夫而遇則以事業爲易數堯夫不遇則以易數爲事業總只一般無有優劣

又問堯夫既能前知何必更假易數曰凡人前知只是心淸堯夫在百原山夜不就席者數年此心已仝太虛矣然猶涵迹洛陽與世俗酬對故雖前知猶不能不假易數若如董山人謝絕人事竟處山中淸虛之極則前知亦不假易數矣然此終非君子所貴故當時程朱諸子並不言其前知

如皐吳自耳曰堯夫豪邁然其學問卻自敦篤處靜中來故豪邁而不敬者有矣未有能敬而不豪邁者予曰識得此意方知程朱不是腐儒

康節之學以觀乎周子似有未及然康節以此數學上推

天道下推人事無不驗者則以康節之數俱自胸中流出真是全體太極也後人雖欲學康節數安能如康節之心體

張子純乎儒者也邵子儒而術者也然以正蒙經世二書觀之正蒙于源頭上尚欠淸楚經世則頗見大意如云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又曰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以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而曰昊天以時授民聖人以經法天專歸重於仲尼以爲能盡三才之道此豈術數之士所可及

康節作用好若見之施行恐當絶勝諸儒其言曰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雖民俗極壞三變而帝道可舉此非空言他實有作用處

經世書言天下之數出乎理違乎理則入於術此康節之數所以爲古今獨絶也

周子通書好言顏子邵子經世書中好言孟子留侯王通揚雄皆好言其似我者

周子通書多言禮樂邵子經世書極言天地人之道而不及禮樂于此亦可見邵子之學未至極純粹處猶有豪傑氣在此朱子所以謂之風流人豪也

朱子一生精力專在集註至今家絃戶誦歷萬世而無斁

後世淺學之士往往詆其筆力不佳此真坐井觀天也

朱子與人論註釋體言不可自作文字自作文字則觀者貪看文字并正文之意而忘之此朱子以大賢以上之資而能爲初學小子存心故心愈小而功愈大也試讀朱子文集其筆力何如者而輕爲議論耶

朱子一生學問守定述而不作一句當時周有通書張有西銘二程亦有定性書易傳朱子則專爲註釋蓋三代以後詩書禮樂散亡已極孔子不得不以删定爲功漢唐以後經書雖有箋疏而蕪穢尤甚朱子不得不以註釋爲功此卓有定見非漫學孔子述而不作也

陸象山少時讀至宇宙二字曰宇宙二字是已分內事便見自任的意思朱子三歲問天之上何物便見窮理的意思

鵝湖之會朱陸異同之辨古今聚訟不必更揚其波但讀兩家年譜所記朱子則有謙謹求益之心象山不無務高揮斥之意此則後人所未知耳

人言朱子酷好註釋雖楚辭亦爲之註似爲得已不知此時黨禍方興正人君子流離竄逐朱子憂時特切因托楚辭以見意豈得已哉學者不讀書不能窺見古人微意未可輕議古人也

朱子生平註釋四書五經曾無暇刻之暇而又自著文集百卷不知如何有許多精力然亦是在野時多居官日少故成就愈大乃知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未可爲不幸也

道學之譏愈盛則愈大蓋君子小人不並立也周子之時如草木在甲知之者惟二三君子世固莫得而譏也二程子徒與漸盛攻者漸多至朱子則更盛矣所以劉三傑姚愈之徒至有僞黨變爲逆黨窺伺神器圖爲不軌之旨當時方正之士稍以儒名者至無所容其身而朱子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至

今千載而下朱子俎豆學宮子孫世受恩澤而所謂姚劉之徒者三尺童子聞名而唾罵之然則爲朱子者何畏爲姚劉之徒者亦何益哉

當侂胄禁僞學時朱子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巖穴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井以自別其非黨此所謂水落石出也附聲逐影之徒雖多亦何爲哉

程子在經筵先定坐講之禮正其本也朱子在經筵一循時例爲之兆也兆足以行而不行此光宗之世不同于神宗之世也

朱子論天文勝于橫渠二程然尚有未透曉處蓋儒者之于天文但當曉其大畧自不能及專家然亦不必如專家也

朱子論鬼神平實近人若程張則竟以陰陽爲鬼神矣

朱子註太極圖陸子從而詆之不惟不知太極圖亦以周子爲近代人而忽之也非朱子如此表章周子之書烏能傳至今日只此便是聖人心事

朱子于五經中惟易最爲研窮詩次之書又次之禮與春秋未嘗屬筆然儀禮經傳集解雖非全書亦見一斑矣又語類中論禮及春秋處最通達最正大則知論禮而

抑論春秋而發者皆朱子所不取也

二程子得周子太極圖不以示人只自受用朱子却註釋以解諄諄教人非二程之秘不肯傳也性與天道人所難聞傳之適以滋惑也朱子一註太極圖便有陸子辨許多議論夫子靜時賢尚不可與語性天況中人以下乎甚矣性天之難聞也然畢竟朱子之功大若無此一番則百世而下至今不識太極也

陸子靜直是壁立萬仞聞其風者可以廉頑立懦尤善鼓舞聰明人故聰明人亦喜趨之若下稍肯教人讀書其學豈遜朱子

只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四語便分明見到天下皆仁氣象

予丁丑初學道時悟得敬字爲心法見滿街人都是這個心心都是這個理只無這個法在亦子靜之意也

予讀性理思陸象山亘與王安石同病不過一好高自是好高自是便入驕吝便壞却一生人品學術

人在學術未成時去驕吝易至行成名立去驕吝反難只是爲已爲人之別

象山有詩曰仰首攀南極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羅整菴謂其適合于智通禪師臨終之偈予謂卻非合于智通恐免不得一矜字

象山只是氣岸高然爲其學者便多矜厲故朱子曰陸子靜之徒氣象可畏不特當時即近日亦然凡一涉陸學便足高氣揚好與人折辨其病處只在好勝二字所以其學終不能有成

自韓侂胄立僞學之禁凡諸大儒之書皆禁絕天地間幾不復知所謂道學矣至西山起獨宗朱子慨然以斯文自任正學復明自後何基王柏饒雙峯之屬相繼而起皆西山開之也西山之于朱子猶孟子之于孔子

西山福建浦城人嘗有人至浦城見其處縣墻上石刻大書西山真夫子之鄉嗚呼聖賢所生能爲本方之榮若此雖百世之後猶將見之爲學士大夫者可不自勉可不并勉其子弟哉

西山之學之言可謂純粹中正矣然以較朱子便似欠精采透快處蓋開闢與繼起其力量自是不同也

許衡任道最勇有伊尹之風其進退一以行道爲主絕無依違瞻顧終元之世能使儒術不墜皆其力也故薛文清讀書錄極稱之亦是其精誠有足動人處

許衡聖門子路子夏之徒也行過于言質過乎文

薛文清錄中贊許魯齋可謂不遺餘力謂其有仕止久速氣象謂其繼朱子之統文清持身極嚴其持論極不苟

推贊魯齋非阿私所好也或以其仕元爲尤此但可語志節未可語道

文清贊劉靜修爲高許魯齋爲大一語皆當

劉許皆元儒許仕而劉不仕故後儒議論多優劉而劣許然劉于世風之壞亦強起爲右贊善大夫但辭以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耳蓋自度其得君行道未必如許故旋出而旋歸兩賢殆未可優劣也

或問吳草廬與許魯齋學問出處大略相同俱從祀孔廟乃宣德中議祀草廬嘉靖中又黜其祀畢竟何如曰草廬之于魯齋學問事功出處俱少遜當元之世而儒術

不墜魯齋之力也若議從祀魯齋爲當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諸儒類　明儒

洪武初多明理之儒皆宋元之遺也宋景濂劉文成陶姑孰皆分儒之一脈者也然而文成爲優矣景濂多可少否有體而無用學問亦雜姑孰則長者而已文成有體有用天姿明徹卓然不惑于二氏天説二篇直窺見理氣源頭發揚乎入宋人之室然而文成未嘗講學也未嘗自謂儒者也天姿而已矣使文成得師友之傳加以學問之功其顔孟之流歟

劉文成天姿更勝王文成劉未嘗講學而不惑二氏王終身講學而出入二氏之中以是知其不及也其用處則王聰明劉學實若使爲相劉則鞠躬盡瘁有孔明之風王則張良李鄴侯也

劉文成一生出處行事亦無可疵皆與道暗合欲不謂之儒不得也雖嘗事元復事明然其心事則一以救民爲主非愛功名也其詩集中有長歌續短歌一首具見心事予于詩鑑論斷中頗發明之

劉文成以功名掩其學術然予謂伊呂當此時亦不過如此聖賢學問原主于行道救民非必沾沾講貫如王文

成于寧濠軍旅時亦與門人講學而後謂之儒者也今人但知以天文術數推文成而不知其事事皆合于儒

劉文成與孔明極相似然先主取劉璋先儒以爲此孔明之失所以不得爲純王若文成則一無可疵議

劉文成著郁離子無一語不是斯術當世然所見頗近謂撥亂之才則可以云王佐似當再進一籌方正學則井田封建大有王佐氣象但猶未縁達其行周官處俱未得緩急輕重之宜奇士當老其才之語此真正學對鍼乃當建文之時其才猶未老何耶

方正學人品學術後世無不敬服但削奪諸王一節人頗

以爲疑以爲以董仲舒之才而建晁錯之策不無類于申韓也及讀遜志齋全集中有勉學詩其間多言當時削奪諸王傷殘骨肉非天理人心之正且曰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是當時削奪之謀孝孺之所深不欲也特以職爲講官軍國之務非其所得而主而啟沃之際仁柔之主亦未必能轉黃齊之謀此其所以不白于後世乎予于詩鑑中亦特表明之

孝孺十族何妨之語似爲過激爲忠臣而不得爲醇儒以此曰此際應之當何如曰當云忠義臣之職刑罰君之事後世自有公論

懿文賢太子也監國憂勞幾二十年孝孺久侍太子有相知之素以太子仁厚之質而又歷練老成使天假之年主臣相得則成康之治可幾而天命不齊致茲乖舛豈所謂殺運未除耶

明初儒者多從許魯齋一派來故曹月川語錄絕似許魯齋其躬行亦相似以此知儒者寧可行過乎言質過乎文

如月川方可謂之真教官方可坐明倫堂方可稱爲師表夜行燭一書雖不傳然只此便是喻親于道

吳康齋學問雖未見卓然然當時詆排亦太過總是盛名

難居以風氣初開故也嘉隆之際雖妄行妄言之徒無不自以爲聖賢世亦以之爲聖賢矣

吳康齋見耕耘者曰只此便是贊化育此語非有得者不能道

吳康齋之門李文達爲相周旋其事然文達古穰雜錄不載康齋事其所許理學惟薛大理蓋文清時爲大理卿也則康齋之不厭衆望可知然文達所錄止及人之長而不及人之短足見此公相度其于尹直度量相越不啻天淵矣

薛文清理學亦自許魯齋一派來故其語錄絕似許魯齋

而其錄中贊許魯齋亦不遺餘力總之行過乎言質過乎文故當時之人一無遺議其誠足以動人也論語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文清諸人有焉

薛文清云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敬天者妄也儀自丁丑志學之初作格致編以自考即以敬天為入德之門而曰敬天者敬其心也敬其心如敬天則學無不誠而天人可一矣先生之言可謂先得我心

文清云為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予作格致編亦一從天理人倫做起蓋前此曾行了凡功過格覺得都是分外故也

予自庚辰初見得理一分殊四字受用不盡以為天地萬物萬事無一處無理一分殊自謂獨得之秘及讀整庵先生困知記語若合符節今讀文清錄語亦如之又宋金履祥詩其門人許謙亦言天地間道理只理一分殊乃知道理至極處先賢闡發必無餘蘊所爭者工夫至與不至識與不識耳

文清得力靜處多故其語錄多論道體之言

文清只是一誠更無他做作故其效雖能使王振爨下之人亦涕泣而救之

白沙被名而出人多以為非張汝弼作詩譏之云多少高人眠不蓆雞鳴催入紫微班此譏之者非也君臣之義不可廢況當有道之時正宜相助為理豈可但以不應詔為高乎此以論隱士則可非所論於有道之儒也白沙當日名之即起使之就試吏部則隨其出其歸俱無可議但白沙原無甚學問未可語治平授以翰討而使之歸正可以成其高

君命召而不出孔孟時無此學問自光武子陵以後人始以不出為高要之非經常之道也但學者須自審又須相時不然又恐為終南捷徑耳

胡敬齋與陳白沙俱學于康齋康齋以程朱為宗故敬齋

白沙俱以敬為主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至後來白沙一家始以自然為宗敬齋則始終一敬字做成

胡敬齋以堅確入公庭為時所知遂以布衣名主白鹿此亦盛世事也予嘗親至白鹿祠廟書院猶存具文師生則闃無人矣問之土人云洞生猶有四十餘大都為進學科舉添增地耳講學則絕響久矣為之憮然

湛甘泉陳白沙之徒也書院生徒幾遍天下故講學之風盛于甘泉然學鮮實得徒皮毛耳

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即所謂隨事精察也亦無甚不

是處而陽明謂求之于外此是陽明認錯然甘泉却未見體認之實讀全集可見

湛甘泉心性四勿圖說今刻白鹿洞亦無甚異只是不必大凡圖之爲用所謂立象以盡意也天下萬世俱未之知而又無可擧示故筆而爲圖若心性四勿之說則昔賢論之甚詳何必爲圖且圖說有過於周子太極圖者人極心性已全具于太極圖不于此發明而又另爲圖說直是畫蛇添足

錫山學脈開自龜山然在今時則邵文莊爲開山祖文莊事親最孝至今邑中之紳多以孝著者亦文莊有以風之也

文莊之生在陳白沙之後而稍前于王陽明一時講學之風已盛公喜道學而未嘗標道學之目不喜假道學而未嘗辭道學之名循循勉勉爲所當爲而已此薛文清一派也後輩所極當效法

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此文莊平生得力語由此充之爲君相者爲眞君相爲士民者爲眞士民一眞而天下之事畢矣眞即中庸所謂誠也彼以坦率簡易爲眞者淺之乎言眞矣

文莊生平尤得力于文章嘗學于西涯西涯亦以衣鉢門生期之也其所著曰格子亦似左國

蔡虛齋是一儒者不聚徒黨而日潛心理道有薛文清之風生平居官自督學而擢祭酒能克舉其職四書易經二蒙引篤信朱子居然黃勉齋輩竟成弘時風氣未漓所以有此人物

虛齋爲信朱子蒙引于朱註一字不苟似乎太過然予觀宋元以來諸儒凡爲朱學者大抵如此故制行亦卓然不苟此朱學之所以爲無弊也

陽明自言少與友人爲朱子格物之學指庭前竹樹同格深思至病卒不能格因嘆聖人決不可學予曰此禪家參竹篦子法非朱子格物之說也陽明自錯乃以尤朱子何耶

陽明致良知三字尚不妨獨無善無惡謂之性有善有惡謂之意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語宗旨未妥不但無善無惡句未妥即爲善去惡句此是修身如何謂之格物

整庵困知記專爲陽明而作是時陽明良知之說遍天下又改大學古本抑朱崇陸天下靡然向風故整庵起而論正之其開卷數章即首以心性儒釋爲辨蓋爲此也是時陽明之徒盛故先生之學反爲所掩然精意所存

不可磨滅至今有識之士皆能尊而信之有以夫。
陽明工夫甚少初官京師與湛甘泉講論不過隨聲附和耳及居黔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太高遽樹良知之幟繼又有寧藩之變蹈常平定益費心力功名。建後來遂無日不在軍旅中雖到處講學實不過聰明用事也所以一生只說得良知二字至於二氏之學却于少時用工過來所以時時逗漏亦是緣處雖忘耳整庵則四十志道八十三而卒四十餘年體認之功不可謂不深矣又一生履歷皆在清華還亦足以佐之其造詣純粹有以也

整庵與朱子未達一間處只是心性理氣然心性猶可通若理氣則自不識理先于氣之旨而反以朱子為猶隔一層是整庵欠聰明處也
魏莊渠先生見地極高見極端正然氣象稍迫促當時為陽明所掩
莊渠雖講學而不聚徒但勤職事是薛文清一派其見地似更勝文清但其氣象則有玉與水晶之別
莊渠論心性理氣處絕無差錯是其見地湛徹論邵子大體亦好
莊渠之學無傳人以不樹宗旨不立門戶故也當時歸震川鄭若曾皆先生之徒大好人物而震川則留意文章若曾則勞心經濟不能嗣先生一脈殊為可惜然震川以文章名世其道理純粹猶得之于先生若曾因倭變故汲汲為籌海圖編分列先生經濟之一體總見先生之學為其實不為其名也故學徒之盛而反以致寖其師傳者果孰為勝耶
龍溪論性曰性者萬物無漏之真體形生以後假合為身又曰父母未生前本無污染有何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爲註腳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着言與聽又曰囫圇一聲不知此身在何處此類是打合釋氏論死生日常無欲以觀其妙未發之中也常有欲以觀其竅已發之和也萬物芸芸以觀其復慎獨也不睹不聞本體萬物戒懼慎獨工夫火候又以日魂為良知月魄為法象此類是打合道家一生伎倆不過如此一部語錄不過如此欲奔走三教者藉此數語足矣故世俗小聰明人最喜之
心齋之學雖粗然以一不識字灶丁而能如此却是豪傑有氣魄鼓動得人故當時泰州一派亦盛然接引者多是布衣又多死非命如顏山農鄧豁渠何心隱之屬亦學問粗疎一往不顧之所致也

薛方山人物亦好當時不肯附于講學亦見講學者之流風日下耳續綱目亦甚好

海剛峰人多以氣節目之非也予讀其全集知剛峰是眞能學聖賢者其學一以不欺爲主而力行之勇尤不可及已能透誠意關矣昔儒稱誠意爲人鬼關若過得此關便是聖賢地位人物非氣節二字所能名也其過當處是正心工夫尚有未盡格物致知工夫尚有未到心性聰明之人最易躁闊觀剛峰一生自南平教諭以至爲知縣爲司官御史爲巡撫無一處不留心民隱其章程條教析極秋毫至今可爲師法氣剛而心細所以爲

不可及以視萬曆天啓間氣節諸公蓋天淵矣

世俗之人必以聚徒講學爲儒者非也爲儒不過爲聖賢而已剛峰事事學古念念不欺爲戶部主事時有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眞能付死生於度外睹聖門之子路何以加焉

羅念庵雖講良知而能深知王門之弊特是時狂瀾方倒不能力救耳

講學之風至嘉隆之末萬曆之初而弊極凡諸老相聚專拈四無掉弄機鋒閒話過日其失更不止如晉室之淸譚矣海門周汝登當時推爲宗主著聖學宗傳自以爲得心宗之正謂無善無惡之旨于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汝登作九解以解之敬庵之學于時爲爲純正然所得亦淺一杯水豈能救一車薪之火哉

吾儒之有心宗猶釋氏之有禪宗心宗之名蓋彷禪宗而立者也禪宗起于達摩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心宗起於象山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其言若出於一

達摩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旨亦無甚異自五宗起而棒喝機鋒無所不至故亡達摩之學者禪宗也象山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然以一字着腳必爲聖賢立身亦無甚錯自心宗起而猖狂妄行靡所不爲故亡象山之學者心宗也

予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古人作聖根基只一畏字雖以生知之聖亦必本此一字以爲安身立命之基堯之欽明舜之恭己湯之聖敬日躋文之小心翼翼皆是道也自心宗之學起而動云一切放下動云直下承當使學者人人心粗膽大人人足高氣揚昔東坡云何時打破這敬字愚謂心宗此時已打破敬字了也打破敬字只爲斷送却一個畏字

爲心宗之學者必侮聖蔑賢爲禪宗之學者必呵佛罵祖彼于祖宗且如此而何有于身心世界只爲斷送這畏

宗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

或問大學首言明德中庸首言率性孟子言盡心知性今以心宗爲非然則講學不當論心耶曰講學安得不論心吾所不足于心宗者正以論心而反失其心讀大學中庸孟子之言而不得其原本也大學言明德而八條目先之以格物中庸言率性而尊德性必道問學孟子言盡心知性而工夫必由集義養氣然則學者欲識本心斷斷非學問不可而心宗動曰忽然有省動曰言下有省至格物則以爲格去物欲學問二字竟置不講其究不至認知覺爲性眞不止毫釐千里不可不辨之于

早也

志學一章是孔子一生學問得力始末根由最是有頭有尾吾人所當觀法然開口便說一學字直至七十方說個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知七十以前雖孔子也未便敢說從心今心宗之家不論初學只一槩與他說心將他與知與能處指點出以爲此便是性天全體其人亦自以爲有得便手舞足蹈多見其不知量也

尚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他說個心字何等謹懼何嘗如近日之心宗說心直是全無忌憚

眞西山有心經政經其心經皆輯四書五經及諸儒語錄中之言心者此方是心學若近日之心宗則直是談宗非談心矣

心是活物須與他個規矩總可入道古人所謂心法也只此一個字心宗家所最不樂聞他動以爲無法無法二字不知陷害多少後生在

心法法字即聖人不踰矩矩字聖人至七十可以從心矣然猶說不踰矩則知聖人終身只行得一矩字以聖人終身之所行者而吾人一旦欲舉而廢之且欲出於其上謬哉殆哉

君子無適也無莫也可謂無法矣然曰義之與比則正有深于法者在心宗喜說無法其意蓋欲破適莫一班人也然適莫未破而義已先決裂矣

三教合一之說自龍溪大決藩籬而後世林三教之徒遂肆爲無狀甚至立廟塑三教之像釋伽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爲偏座皆薛西像而處其末座稽神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噫有王者作吾知兩觀之誅不待時日也

林三教即林兆恩著心聖直提分艮背行庭二心法教初學之士念三教先生門字初從口念而至于背之脊子

夏久之念念皆非便是人聖其顛狂無状可謂極矣三教合一之說若粗粗看去未有不以為然者予少時亦每有此想自丁丑用力於斯道之後日漸將二氏來比並如知二氏之于吾道相去天淵實有强之而不能合者非欲護持吾道而漫為此闢異端之論也世人不察群奉其說只是不曾用力于吾道耳

観涇陽先生當三王之學之後特起無師承能以性善之旨破無善無惡之說小心二字塞無忌憚之門横破頹流亦可謂豪傑之士其文章論理論事俱極爽快如并刀哀梨直是聰明絕俗

涇陽一生崇正闢邪之學俱見于朱子二大辨前後序中

涇陽言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此關闢救世語當時學術波靡皆以鄉愿同流合污之實托孔子無可無不可之名要而言之只是無忌憚只是膽大故涇陽照由小心二字見得孔子此處全是時中稱斤估兩直是分毫差移不得豈得以縱心任意為無可無不可也此等語真是有功世道

涇陽學術人不多議議者大約以門戸少之所謂門戸者東林講會是也講會非盛世之事亦非衰世之事盛世不必為講會衰世不宜為講會徒與人盛則忌生忌生則攻起太多則稚雜則間生涇陽于此不無少欠知幾也然講學固非衰世事忌講學亦豈為盛世事耶予過東林舊址常有詩云鄉黨程朱宵自淑朝廷洛蜀已相猜忠良既逐奸邪盡宗社旋隨黨禍灰啟禎之間令人深慨

天下事是認真人做當涇陽翔東林書院時同志雖多然徹始徹終認真到底惟以此事為安身立命者高忠憲一人而已朱子有云此事不是拚生捨命向前如何得成就

或以忠憲為偏于氣節者非也聖賢立身行事只是因時

而起豈有一定之成格當商之末微子豈欲去箕子豈欲奴比干豈欲諫而死時為之也忠憲之氣節亦因乎時而已于學問何加損哉

予嘗聞友人述前輩之言以鄒南皐為狂高忠憲為狷馮少墟為中行而未見少墟著述近得其集見辨學錄論儒釋之辨極其精晰其餘皆平正切實立身進退俱無可議中行之言不虛也

關中之學大抵皆重躬行如涇野呂先生其語錄有體有用平正切實亦文清之流也

啟禎以後講學諸公相繼淪沒惟山陰劉念臺先生為碩

果壬午之冬吾與張受先先生相約同往不果行癸巳武林胡彥遠來始知西安有葉靜遠得念臺之傳已而靜遠不遠千里而至始知先生之學本于許敬庵故所得者正惜未讀語錄之全也

念臺人譜編是爲接引初學而設俾得躬行實踐極是妙法予丙子年自爲格致編以天理人欲分善過而主之以敬作考德課業二錄與同志數人互相考核者數年大槩亦與此同

予嘗有言大儒决不立宗旨譬之醫家其大醫國手無科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方而沾沾以

語人曰此方之外、别無藥近之講宗旨者皆海上奇方也豈曰不能治病然而淺矣小矣陳幾亭云聖人有無宗之宗隨問隨答極平常乃極變化問者各隨所入而總會于本心之中與提宗之家步步照應而適成繁複者相懸也幾亭可謂知大儒之說矣乃世每喜言宗旨者何譬之人欲學醫問于大醫須讀書數年旁有人曰吾有奇方旦夕便稱國手則無不趨之矣而不知終爲大醫所哂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一　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異學類

昨偶看老莊識破他學問根蒂人多以爲老子陰莊子性僻故其學如此又不知大道故流爲偏僻非也兩人皆絕世聰明且與孔孟同時文武流風未遠豈有不知大道之理只是他脚跟不定志氣不堅爲世界所轉移便要使乖老子是周衰時人止道已行不得孔子所謂道大莫容也他便收斂韜藏以退爲進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其謙沖儉

嗇處全是一團機心故曰無爲而無不爲又曰以無事取天下所以其流爲申韓老子是藏形匿影的申韓申韓是出頭露面的老子若莊子則其時全不可爲矣若要爲便做申韓他又不屑做儒又行不得而又不甘自處于諸儒之下故其言惝恍自恣謂諸儒爲豎儒而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要絕類離羣更出聖人諸儒之上不曰天下不可爲而曰我不屑爲要之俱是使乖俱是爲世界所轉另尋一頭路透出孔孟則決不如此

禪門常言歷刦不壞如何是歷刦不壞只不爲世界所轉便是若孔孟便是歷刦不壞其餘若老莊之流則歷刦

便壞了

孔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莊子知其不可而不爲者也

老子知其不可而以無爲爲之者也

老莊之學體用俱非不可以治身心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蓋老子雖名清淨其實陰毒莊子則全無拘束純是放曠所謂不可以治身心者也若以治天下國家則老子之學并流爲申韓慘刻則必流爲王莽曹操狐媚以取天下莊子之學則魏晉之風流而已

若老子之學得行王莽之流必借以行其奸馮道之流必借以蓋其醜

莊生才氣大其意便欲蔑裂行檢揮斥儒術弊之所極不但是魏晉風流凡東坡放縱一流人都是人知楊氏之學出于縱橫而不知其放恣之習原于莊子也

異端雖多未有敢顯然非聖者惟莊子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後來禪門呵佛罵祖之開山

莊子多僞篇其盜跖等篇亦僞筆也文氣全不似莊子蓋假托以盜毀聖之餘乃世人不知樂其辭之快而不覺自居于盜跖後世東坡之流皆是也（謂[illegible]）

孟子闢楊墨而不闢老莊蓋老子是陰藏不露的莊子亦不過自放于方外惟楊墨則是欲行其道于天下故孟子特辭而闢之

莊列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用其語看來天地間只是愛爲我的人多不但清虛放廢之流即偏于退隱之人亦是也不但草衣木食之流即懽謀功利之人亦是也總之只是自私自利

楊朱之學亦自老子出來蓋其學愛占便宜也老子是悄然占便宜楊朱是明白地占便宜申韓之占便宜則更自惡很了

墨子願太大行太苦由其願大故後世以孔墨並稱由其行苦故當時之人亦少有傳其學者所謂逃墨必歸于楊亦行苦而難學之一証也

墨子之學似非隨世界轉移然于爲人工夫上太過一分亦是趨世情之好即論語或人所謂以德報怨之類也若聖人則止是平心而行無過不及

問楊朱多流弊墨子却未見流弊曰戰國時俠烈之士即墨子之流弊也其究至于爲一人報仇而皮面抉眼屠身妻子沉七族嗚呼甚哉又奚止摩頂放踵而利天下乎

孔子生平未嘗輕易罵人惟于鄉愿則曰德之賊又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深惡之者益天下惟此等人最能亂德孟子非之無舉一章最說得痛快學者

須于此處辨得分明方可入道

世間只是庸俗人多鄉愿者皆俗人中之最巧者也隨風轉舵以取悅于人胸中更無非刺且自謂得計而反笑狂狷一班其所謂愿者非真愿也外爲愿慤以欺庸衆而取譽也故孟子曰閹然媚於世

人做鄉愿討多少便宜坐受世俗之譽而反笑做聖賢議彈聖賢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若不是孔孟當年說破至今猶没法處置

生斯世也爲斯世也鄉愿胸中只有這個學問

從來楊墨俱成個世界惟鄉愿都不成世界故古今以來

無鄉愿之學蓋其志原小其力量亦小只哄動得幾個鄉人遇有識之士其伎倆即窮矣聖人所以惡之者蓋天地間惟庸衆人多被他一哄便都不肯入堯舜之道

鄉愿胸中只八個字取悅庸衆忌嫉君子取悅庸衆已是不是更加以忌嫉君子必至無所不爲此等人在朝廷則亂朝廷在鄉黨則亂鄉黨而世方且群哄而稱之曰此方是真聖賢方是真君子至於欺世而猶不知所謂甘口鼠也豈特馮道胡廣凡庸常乖巧之等人皆鄉愿也馮道胡廣其著者耳

問老莊之學無用反不如管韓申商似有實際可以治國曰若論實際老子更勝諸子他更做得不露形迹史記老子傳所謂虛無因應變化無窮也其所以不及吾儒者只是此心界有邪正之分若諸子之實際則只是粗迹

管韓申商四家之中管子近正他猶有周官法度之遺意其用意病處在寄軍令三字不然竟是周官法度矣

管子書大半多假又非一家疑後人雜採僞撰以足成之只內政分鄉國語所載者已足見管子之全

申韓商三子之學雖有實際然苟行其術必至殺身而後已

蘇秦張儀只是弄口角更不成甚學術比管晏申商又低當時六國之君已不成其爲君所以苟且就功名之流窺破情實只是揣摩事情恫疑虛喝以出其金玉錦繡何秦用張儀亦非全藉其力治耕治戰自有商鞅諸人只用他在外走動虛張聲勢

問孫子兵法何如曰此非王道之正王道兵法見於書之步伐止齊及周禮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後世李靖兵法及明戚繼光練兵紀效近之若孫子只是兵家術數然後世人心詭祕若欲用兵則雖儒者以王道爲本亦不

可不窮術數之變蓋知彼知己而後能克敵也要之此
只是一家之學苟有人能乎此亦可爲國家一將之用
非比老莊申商以學術亂天下也
問荀子或以爲儒或以爲異端何如曰荀子純粹不及孟
子力量不及楊墨徒以性惡禮僞之言取譏於後世雖
其書畧有可取之語不足道也
問昔人荀揚並稱莫是揚雄之學與荀子同否曰揚雄只
是文人更無實際其太元經只是模擬易經襍雜的說
以驚世釣名然描頭刻角畫虎不成不必美新而後知
其不濟也

揚雄亦是學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然
老子却有實際揚雄只是學其語言而已遇王莽便
手脚都亂成甚老子之學
問李悝盡地力諸家何如曰此實用之學但只是一支一
節如孫子一類孫子是兵家此是農家然兵家尚有詭
謀農家則全是實用後世凡談農田水利之學者皆悝
之流也孟子惡之只爲闢草萊任土地全是養戰士以
爭城爭地故以爲罪之次若只是教民耕種如漢趙過
諸人有何不可
凡古之專家伎術如天文形勝兵農水利醫藥種樹陰陽

伎巧之類皆儒者所不廢但當以正用之耳
問黃石公如何曰黃石其人不可攷素書三畧俱屬贋作
大約老子之徒兵家者流耳
凡學術之破碎出於周秦之际其變態已極矣至後世則
惟有瓜分更無特創者縱釋道二家起于周秦之後然
二家不過是老莊特變換其作法耳
先君少時曾授僊以儒家養生訣云于鄉學師屏上得之
其言曰動靜必微心火斯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飲食
有節脾土不洩沉默寡言肺金乃全澹然無欲腎水自
足其言極平易極精微極簡要極周匝通于大道絕勝

導引諸家
導引之術不得其正亦能害生予親見學導引者或腹內
作聲或脇中出氣或吐血發狂種種不一非習學旁門
則不能禁慾也學養生者宜知之
問世稱神仙果有之乎曰此亦不足爲奇山妖木魅竊日
月之精華亦能變幻而况人乎但此非正道故朱子詩
曰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問聖人何以不爲神仙曰聖人并不能爲不屑爲耳蓋神
仙只是獨行之士如佛家所謂自了漢若堯舜禹湯自
有躋一世于長生之術豈肯自私自利昔伊川答冀五

經詩云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此詩意思殊妙

神仙亦未必能長生只是比世人年壽為多耳此卽朱子室中火爐之說也所以在漢則稱鍾離權王方平在唐則稱張果老呂嵒司馬承禎在宋則稱陳摶董五經在明則稱周顛仙張三丰冷謙之屬以後則不稱矣大約亦只是一時也蓋其人必禀氣特異禀性特奇而又處于深山不涉人世則自能如此

問釋氏有不見可欲使心不動之語與程子四箴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其旨同異曰不同問如何曰本原各異程

子之制外以安內所謂遏人欲存天理也釋氏則屏去外物使此心空空不動而已朱子所謂空喚乍主人翁者是也

佛氏之說處處去得只欠一理字今楞嚴云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亦可以証予說之不謬又朱子云禪家最怕人說理字

釋氏之說只是充不去充去便互相矛盾卽如五倫乃天下之達道釋氏于夫婦生育令其斷絕是五倫俱息也至于禽魚鳥獸之屬又愛護保息螻蟻不損使充其說是天下皆無一人而禽獸充滿天地不成一個世界

釋氏矛盾處如何曰釋氏離而父子矣却有師徒去而宗族矣却有師兄弟舍而室廬墳墓矣却有庵寺塔院以富貴爲糠粃矣而必求宰官護法以錢財爲塵垢矣而見人則募化禁人夫婦之道則人種絕矣異類則聽其蕃畜百年之後天地間不皆盡爲異類乎絕腥血之食可謂得好生之仁矣于此身則割之以飼鷹捨之以餵虎不輕軀體而重禽獸乎凡此矛盾之類不可勝舉舉其一二智者可以思過半矣

一友人盛稱釋子戒行之精予曰去而君臣離而父子更有甚戒行在友人爽然大笑

聖人之道上之爲帝王下之爲臣庶大而天地細而萬物無不各有當然之則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若釋氏則成一世外之民道理都移動不得

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二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經子類

天下古今之書支冗亂極矣有王者起必當隨正而大焚之焚書正所以存書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亦是焚書之意

友人有言古本大學之妙者予曰儀于大學只讀得聖經予聖經只讀得三節在明明德一節明明德于天下一節修身爲本一節三節中又只讀得在明明德一節今本古本尚未暇辨

只格物二字古今尚有許多人未讀得在說甚今本古本古書最多斷簡錯簡必以古本爲是者非也古書最多脫略必以今本之經傳分明字字詮釋爲是者亦非也章句之分自二程及朱子已自不同豈可執一爲據吾輩讀書只是得其大意可以爲身心之資耳若必拘拘分章分句辨古辨今反落第二義

大學語學中庸語道又簡易又周匝又精微又平實直是點水不漏學者看得此二書透則可無他岐之惑矣

孟子道理極平正然議論却有機鋒或直折或接引處處皆有作用如王何必曰利及仲尼之徒無道桓文此直折之類也賢者而後樂此及愛牛好貨好色此接引之類也雖是聖賢實具有英雄作用亦是資稟及時勢如此

四書自程朱以後被嘉隆時一班俗儒解壞直弄得不成道理聖人復起必將正兩觀之誅

只陰陽兩畫天地萬物之理盡矣全部易經已和盤托出矣未審讀者能信得及否

伏羲大橫圖只是把奇偶二畫一左一右一直疊起至第三畫却天然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至第六畫又天然是乾在乾之第一卦兌在兌之第

二卦離在離之第三卦震在震之第四卦至坤則在坤之第八卦真是奇特若把來從中折看却畫畫都是對待

大圓圖只是把大橫圖劈中分開左右圈轉大方圖亦只是把大橫圖分作八層一直疊起絕無分毫做作不費分毫氣力然與天地四時却無不脗合决非聖人不能作或謂得之于陳摶蓋陳摶亦有德而隱者非後世道家者流也

伏羲大橫圖與周子太極圖雖則兩樣其實一意兩儀無論矣五行即四象也成男成女即八卦也萬物化生即

六十四卦

乾坤爲易之門故四聖人于乾坤二卦各極其精神看得
乾坤兩卦透餘卦不必言矣學者不可不細心着眼
天地間只是陰陽陰陽只是對待原無偏輕偏重伏羲畫
卦亦是如此至文周繫辭孔子賛易便有無限扶陽抑
陰之心此所謂參賛裁成也誠看乾坤兩卦文周于乾
之卦爻辭何等乾圓潔淨明白正大至坤則便增許多
周折許多警戒孔子于乾之彖象文言何等張皇賛美
反覆咏歎至坤則寥寥數言惟勉之以從乾而已蓋伏
羲之易先天之易也先天之易未嘗不具後天之用而

畫卦以體爲主則卦自當如此文王之易後天之易也
後天之易未嘗不本先天之體而繫辭以用爲主則辭
自當如此此非但道理即世變亦然故曰易之興也其于
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若使乾坤兩卦語語皆作
對待一部易經豈不死煞
元亨利貞奐當作四平看想得文王繫乾彖辭胸中只是
靜蕩蕩地以言乎天則爲有道之天以言乎君則爲聖
神之君以言乎人則爲至誠之人何須丁寧何須告誡
朱子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是慮占者未必皆
至誠之人故下一轉語此亦子服惠伯對南蒯之意于

彖辭未必無補也然此自是辭外意須是將文王彖辭
四平解過然後將己意另作一轉始得
朱子以利字作虛字看此因後六十三卦中未嘗以利字
單行也然元字亦未嘗單行于此可見文王之意决不
欲以乾卦等夷于六十三卦
六龍之中惟躍亢兩爻最難處故聖人論躍亢兩爻亦特
妙
進無咎註作可以進而不必進者非蓋朱子是慮後世有
操莽懿溫之流故爲此敬慎之言不知乾之六爻皆爲
聖人九四乃聖禹湯武之倫非操莽懿溫也陽城南河

及觀兵孟津等類皆是躍其欲進者皆非富天下之公
心也其欲退者則惟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也所以夫子
諒其隱鑒其心恐其避世俗之小嫌而廢天下之大義
故決然以進之一字定其志堅其膽豈以操莽懿溫作
勸進表乎孔孟以後從無人識此義待小人太寬待君
子太嚴往往議論繁苛甚于束濕使君子坐失機會不
能展動分毫亦主持世道者之過也
或問天德如何不可爲首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
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一節此是賛乾元見元之能包四德

而統天也文義甚明如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始而即亨有始而即有亨非于元之外別有亨也利貞者性情也利貞即元之性情于此而見非元之外別有利貞也惟乾始能以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故人以元亨利貞分四德並看而不知亨利貞皆元也元之德豈不大矣哉然而元之大一乾之大也故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惟乾元之德如此其大故六爻之發揮不過旁通其情時乘御天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即平矣文義甚明文氣甚貫註中板板分註亨利貞爲失之矣

文言說潛龍一爻往往以行字相許如曰樂則行之曰可見之行也蓋有能行之德而後藏故謂之潛龍所謂舍之則藏也與漫然隱逸之士不同

潛龍非只隱遯便可稱潛龍須看一龍字其中便有大學問在文言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說個龍德又說個成德則知非聖人不能當龍非龍德不能當潛今之潛者誰乎今之潛而能者又誰乎

讀潛龍不可只作隱逸傳看過隱逸只是高尚所謂爵祿可辭者耳潛龍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非遯世不見知

之聖人不足以當之知此則雖屈原嘗潛亦瞠乎其後許由巢父云乎

士君子當潛時最當學問亦最好學問此所處寥落則心思愈加靜專故也或曰世亂恐無安靜也又多衣食之累奈何曰念及此則一刻安靜即當一刻學問矣衣食之憂又其次者

潛龍有不終潛之學問著述是也不得于今則得于後不行于天下則行于萬世我何爲不豫哉

亢不獨處富貴極盛之地有亢即處潛亦有亢事太激名太重是也儉德避難知幾其神乎

括囊無咎無譽亦處潛一法其不及潛龍者遜其德也抑亦可以爲次矣

以乾觀坤則坤直是純陰之世矣然全卦中不見此意只于六四一爻見之以四當外卦之首重陰之始也故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

履卦卦辭曰履虎尾則知履之爲卦亦與危機相近矣然初二兩爻一曰素履往無咎一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則知當履之時能與上遠則危機亦淺

遯之爲卦只二陰便長聖人便以遯爲名便要君子退避此履霜堅冰之意也然難進易退之義亦于此可見

初六遯尾有厲九二係遯有厲則知遯必貴先必貴決然
象又曰遠小人不惡而嚴則當遯之時而清濁太分亦危機所伏也不先不後不激不隨庶幾得之
不惡而嚴四字最可味惡則有進而與爭之意爭則激激則傷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不獨君子受其害天下且受其害矣嚴則惟遠之已耳君子苟能退步小人斷不敢犯亦斷不忍犯
明夷象曰利艱貞晦其明也蓋世道既當明夷若文明外見將來物忌故利用晦然大象又曰用晦而明六五小象又曰明不可息蓋明雖晦于外不可息于內混迹庸

衆所謂晦也專心聖賢所謂明也吾身雖晦吾心不可不治庶幾明夷之旨乎
外柔順三字最妙處難而柔順則不與逆鋒攖決不至于犯難矣然所謂柔順者蓋理當柔順者也或臣子之于君父或聖賢之于狂暴或迹處草野而無綱常之責或身任絕學而有道統之寄如是者可以柔順不然在職死職在官死官臨難毋苟免順受其正書誠之矣若皆以柔順自居得無脂韋之誚乎
困與遯與明夷不同遯之時禍機尚遠趾步儘寬明夷之時雖災害切身然尚容人計較兢兢業業思猶可免若困時則直是無所復之令人動轉不得此時而更營心計較則私意發起必至皇惑失措將來脚跟必站不定大象一言說得好君子以致命遂志若曰此時之命惟有致之而已若夫志則必不可不遂隨寓而安無入不自得死忠死孝取義成仁皆此念爲之故吾以爲學者必有此念而後可以處明夷而後可以處遯
節至于苦便是有意立節若有意立節則此時便非貞矣不可貞言苦節非貞不可以之爲貞也聖賢立節只是理應如此初未嘗矯飾即至捐生死難亦不過從容就義未嘗有所謂苦也

初九不出戶庭無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同處節時然當節而節則無咎不當節而節則凶乃知聖人初未嘗有心于節也時爲之耳使稍有可通聖人決不蹈失時之譏也此二爻宜與潛龍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二句參看
坤象較乾象便有許多言語然一以貫之只是從陽二字
乃終有慶註謂反之西南而有慶非也謂之喪朋則喪其類而從陽矣故終有慶
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而利而貞意主于元坤文言釋元亨利貞自貞而利而亨而元意主于貞此處便有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之訓

易稱卜筮之書聖人所以全民用至于君子則有無待于卜筮者易之吉凶不過次于理之是非民不知理故聖人教以卜筮君子明理理之所是則趨之理之所非則避之死生利害固有不計者今人動謂易爲趨吉避凶之書至以卜筮爲智巧規避之事試玩易辭古何嘗有一毫規避

昔朱子稱周禮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予于易亦謂是四聖人天理爛熟之書若目爲智巧規避則一團人欲矣

易經是格物窮理之極功

舜先問伏羲既有八卦次序矣文王何以又有八卦次序也曰伏羲八卦次序是未有八卦逐漸生出乃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文王八卦次序是已有八卦交互索來乃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也

易經吉凶兩字只是論是與不是若是即伏節死義遁逃貶竄俱是吉若不是即爲君爲相福壽康寧亦是凶也

易經中貞凶二字最妙蓋正至不可行處而必欲固守其正則雖正亦凶矣邦無道危言危行是也巽以行權其惟君子乎此二字當與亢龍有悔一爻同看

讀貞凶貞吝四字則知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與言必信行必果硜硜小人之別

自易書以後揚雄之太元關朗之洞極司馬光之潛虛與康節之皇極經世皆擬易者也然太元之八十一首洞極之七十二象潛虛之五十二行皆穿鑿無本若康節則原用易數其自一一而之八八皆易卦之本數也故左之右之無不宜之

康節以歲月日辰推成元會運世作思之似乎杜撰然却是已然之跡孟子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也即其上推世運堯舜之治恰在中天則此書之數信非偶然矣

昔賢謂康節之學過物皆成四片蓋因其元會運世歲月日辰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皆以四爲數故也其實康節所分動靜各四則原是八數彼此相因不出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不過兩八數也昔賢又謂康節之學是加一倍法蓋謂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也其實兩八數亦是加一倍

皇極經世書性理書所載乃蔡西山經世指要蓋因康節之子伯溫所著一元消長圖而推衍之非康節之全書也若欲究康節之學必須讀其全書讀全書而更閱指要則全書之意燦然矣然此是另一種學問學之即不

通知亦不妨蓋欲精究之恐反有舉一廢百之慮觀當
時二程同時朱子相去不遠俱不肯汲于邵子之學意
可知矣
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曰周易
今讀皇極經世竟是康節一部易以元會運世歲月日
辰盡天地之終始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
用以暑寒晝夜風雨霜露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
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
聖賢之事業大矣至矣豈不能與天地準彌綸天地之
道乎

伏羲易卦圖自太極而分陰陽自陰陽而分老少四象自
老少四象而分八卦乾爲天坤爲地不過一陰陽而已
康節圖則自不動不靜之間而分動靜動生陰陽靜生
剛柔陰陽剛柔各生太少此則與易有別康節蓋以動
屬天道而陰陽者天之氣靜屬地道而剛柔者地之質
故也然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則康節之圖之意原自易書中出來蔡西山曰康節
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肯哉言矣
邵子觀物內外篇俱是玩心高明讀之眞見得虛空勞塞
皆道

或問朱子云康節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
雷化物之木此說是否朱子曰想只是以大小推排匹
配將去康節書中此類甚多如云星爲晝辰爲夜暑變
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之類皆
不可解皆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將去其所以井然成書
者原他見得箇天地始終大局完完全全故于中細
小之物合之而無不合卽不合而亦無不合也
皇極經世之書發明於觀物內外篇其間有極精奧者諸
儒所不能道也按伯溫云外篇門弟子所記今觀其文
若出一手非門弟子所能記也趙氏震以爲如易之有
繫辭信哉

通書西銘當列于四書五經之亞使學者熟讀
五經四書格人此心之理靈樞素問格人此身之理人一
身之理尚不能格何以云格物
靈樞素問非周秦間人不能作其文字直如三代鼎彝古
色斑駁不可辨識其論理亦非尋常人所能到古人之
心通造化如此
董子書只天人三策可觀其繁露煩涉讖緯且文氣亦與
天人策不同疑是假書
正蒙書中雖有一二欠自然氣然却多開闢處凡天地陰

暢鬼神律曆幻渺難知之理皆能精思刻論發諸儒之所未發其有功于吾道不淺學者不可不讀

儀禮經傳通解相傳爲文公之書其纂集則黃直卿所輯也然觀其大槩猶似禮經類選所引白虎通左傳國語諸家似亦太雜且以儀禮爲經是貴其可遵行也而所補郊國王朝之禮雜採諸書體格不一竊疑此書非已成之書當是文公命門弟子所輯欲加筆削勒成一家言耳日來靜坐觀禮頗識得制禮源頭以爲禮必有提綱必有儀節必有圖說必有疏義四者備而後可以爲禮書蓋有提綱則便于記誦有儀節則便于演習圖說

備則按狀可識其文疏義明則開卷即通其旨凡輯禮書俱當以此爲準

郝楚望九經解大抵以別出手眼爲高然其中識見亦儘有開闢不可及處未可忽易但論經處多援引佛經互証雖名爲闢佛其實推墨附儒也緣楚望曾習釋學故議論便顛倒縱橫大約二王之餘卓吾之次耳此書後必有喜之者其力量亦甚可畏吾黨學問有暇當取而論正之

揚子雲好奇而不自量作太元以準易所謂小有才未知聖人之大道也宋之司馬公可謂君子矣而乃作潛虛以擬太元何哉其亦格致之功有未盡乎卒至訓格物爲扞禦外物有以也

混古始天易錢塘田藝衡所撰因太極之說而謬爲元極靈極太極少極與夫動靜三才之圖文極淺鄙而高自誇詡詆斥濂溪可謂無忌憚之小人矣初學未知太極本然之妙或有因其淺鄙而喜之者要之熟讀通書見得周子原圖實落處自不爲所惑也

管東溟論乾龍義大約欲救正姚江泰州一派後學奪其翳而與之靜似矣而乃以爲飛龍譚于見龍見龍譚于惕龍是何言與欲挽狂瀾之倒而更以其身爲狂瀾可乎至于剿竊二氏推墨附儒三教合一之說昌言無忌

一時橫議之風猶可想見講學之弊遂至于此禍亦烈矣

王可大象緯新篇語似平實至論歲差以爲天道原自不齊久之必差必隨時考驗以合于天乃爲至當語甚有理不知羌夫差法何以冠絕古今也

吳繼仕樂經淵流主國朝李文利律呂元聲之說以黃鍾爲三寸九分謂其聲極清而徵羽爲極濁其說之是非予不敢知但以古人候氣之說推之黃鍾候冬至之氣其入地最深則黃鍾之管似宜比諸律爲獨長不得反

爲極短也又單穆公謂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然則宮聲之大自古而然而文利継仕獨謂其聲爲淸而細予不敢信

予初未知樂然竊謬謂律起于聲國語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此律起于聲之一証也故予謂古人定黄鍾之宮皆以耳齊之有聲而後有器有器而後有數非以數定器以器制聲也古人之法自源而流今人之法自流而源源流倒置古樂之不可復無足怪矣何柏齋樂律管見黄鍾九寸之說同于西山而又以爲九分爲寸與西山十分爲寸之說異其說鑿鑿亦成一家然樂律非可以空言爭西山律呂之學雖文公亦以爲精當而制而用之音節不諧乃思更制而不果柏齋之說豈亦嘗制而用之耶柏用之言曰惜予未精于音不能盡得其妙然則曾見之所言者非音耶非音而又何以言樂也故愚以謂樂不知音而强爭于器數者皆說夢也

李資乾太和元音似涉泛濫然樂原本大槩不甚相遠

林光恩歌學解詩四句分作春夏秋冬又每字分作春夏秋冬以聲開放爲春夏聲收斂爲秋冬夫字有陰陽聲有輕重調有淸濁節有疾徐安得比而同之乎今世歌法大約如此宜乎與古歌絶不相類也

林光恩禮射圖說大約彷古似亦可行然愚謂古人行禮所爲可貴者非謂其一依圖說確然不移也亦謂古人遇事處處皆有秩序皆有儀文耳儀禮所載不過寫出一個規模舉止以爲楷式自君子行之必有本之而稍爲變通者如三加之辭醴有明文而趙文子之冠見于諸卿諸卿皆有㵝辭燕射之法禮有定式而孔子矍相之射使子路執弓而請惟不失禮意而不泥禮迹故能行之久遠而無弊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亦是此意今人遇事若不行古禮則簡畧錯亂畧無威儀一行古禮則又步步循彷依樣葫蘆了無生趣非木偶則俳優矣古禮之不復行者以此予故于此論之

代儒讀書錄以已意詮釋六經語孟大約出入禪學如解易終萬物始萬物莫甚乎艮句乃云卽動處求心了不可得又云動起靜不滅動止靜不止靜既無止息動亦無所起又云性體之中無見無不見無聞無不聞無知無不知無覺無不覺俱實實用禪語

世傳李翺文章全學退之復性書準韓愈之原道也今予讀其書雖未能醇乎其醇如宋之周程張朱然居唐之時舉世憒憒而翺獨沾沾于此亦可謂中行獨復之君

子矣至觀其全集如平賦書與從弟正辭書及答開元寺僧書若將時存心于斯道者校之韓愈似更進焉今韓愈已配食兩廡而翺猶沒沒或亦後人所當加之意乎翺之所得較宋末諸儒當道學開明之後者也其闢斯道也易翺居道學未明之先者也其志斯道也難且觀其復性書所載當羣言淆亂之時而所推尊引用者不過學庸語孟與夫繫辭之文而已夫學庸語孟之文當時尚未顯也而翺之所見已能及此則豈猶夫人者乎愚故曰翺之學似尤勝退之也

金壇於鑑中說以大學八條目分明誠體用敷衍成說大旨亦無甚悖謬然立言輕重不倫詳畧無序似屬依傍非出沛然

宋潛溪遂言劉括蒼郁離子王華川卮辭皆留心世道之言然而潛溪括蒼勝矣潛溪實蕭何入關不收秦秘書而收戶口圖籍便是宰輔見識括蒼以招安之說為勸天下作亂以井田為亂後可復以德政刑威為行帑之本便是佐命見識

方正學先生直有堯舜君民之意其所設施皆欲法周官候拙雜誠所記往往見於言表然建文之初與革太銳卒有靖難之禍豈天不欲復三代之盛耶愚觀建文興

革之始不先天下大勢而汲汲於官府宮闕之名號則正學雖志古治似猶見其細而未能見其大也太祖常曰此奇士當老其才豈當此時其才猶未老歟

近思雜問永嘉陳埴所撰其言純粹中正近世學者罕有其比惜未覩其全與未悉其出處行事當細訪之耳 即

陳潛室字器之

王龍溪南遊會紀句句是禪字字是禪昌言三教絕無避忌以至老子莊子都打合作一家四書六經不知撇向何處嗚呼龍溪不足責矣天泉證道而遂以龍溪為回賜以上人物使之流弊至此則陽明先生不得辭其責也陽明嘗曰我在南京時尚有個鄉愿意思在今則實實信得是個聖門狂者以龍溪為回賜以上人其猶有鄉愿之意耶

予自十七八時讀楊復所時文便批評他是禪學今讀秣陵紀聞其所謂禪固不待言而明也至于紀錄體式亦語語抄襲禪門語錄公案不意當時狂瀾之倒至于如此

三山麗澤錄鄧遯巖之所為請正于王龍溪也當時荊川遯巖亦好個人物却被龍溪弄壞

予聞之友人云龍溪行不顧言於鄉頗貪鄙未審當時何

以能信從如此由今觀之亦只是互相掉弄和鬨過日彼此俱無實見也

鄭善夫經世要談亦雜釋老然其中亦頗有可取者如學問貴包荒及防身若禦敵跌則全軍敗沒皆名言也

郁天民辨傳習錄疑義言言切當天民與陽明同邑而能不爲其所汩是亦實學之士矣

天泉宗旨四言在陽明已自露出破綻至龍溪四無之語則是文人口頭聰明語絕無意義雖禪宗之有得者亦不取也其流弊之害至萬曆時凡諸老會講專拈四無掉弄機鋒鬧話過日其禍蓋不止如王衍之清談矣萬曆之末人心委頓馴至大亂其明驗也九解之作出海門汝登周氏時海門講天泉無善無惡之旨於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海門又作九解以解之夫九解之說海門固非矣敬庵九諦初無卓見又烏能相難乎亦徒爲角口而已

鄭端簡自言不知學其所作古言出入頗多大約論史論事處便明白至論理處則貿貿亦未及研精故也

游丹王文祿作求志編蓋亦嫉當世無留心民事者故有見輒書意欲見諸施行亦可謂有心世道者矣其言關輔欲治天下必先諮訪凡出差官俱要所過地方人才風俗官吏賢否揭帖凡有入京士民必虛心諮訪以合多者爲公吏部以此法求御史御史以此法周知三司府縣誠爲良法使得此等數十人亦可以修政立事矣

陳幾亭集有汪登原理學經濟編序稱登原此編語理學則以平實救虛無語經濟則以墾荒救聚斂此亦熹宗朝一人物也惜予未見其書又云汪公嘗試屯于天津初試收穀萬石次冬遂得六萬石後爲大司徒欲大行屯政以衆議不合遂去位則汪公誠人物也識之當徐覓其書

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三終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蜀中陳紹濂尚友校

史籍類

凡作史誌書須詳于紀傳如天文地理輿服兵制之類不但志要詳圖亦要詳後人方有憑據也今之作史不惟于志書太畧如南北史之類并其志而無之使一時之典章事實俱無所考又何以為史乎文中子曰史之失也其于遷固乎記繁而志寡此言真千古確論亦千古絕識

吳白耳謂非經學爛熟天理爛熟未可與觀史予謂此語無人知道葢近世讀書人粗淺每謂史粗於經不如史與經何別春秋綱目即史也以其可與訓世故謂之經然則非具春秋綱目之心胸豈可與讀史乎乃學者槩以班馬當之陋矣

史家誌與紀傳是兩項誌以紀一代之法紀傳以紀一代之人物與事此不可偏輕重者也然誌之一事較紀傳為更難葢紀傳不過即其人之行事紀其善惡誌則如天文地理禮樂兵刑之類非學問淹博者不能歷覩今史大約皆詳於紀傳而畧於誌即如史記之八書前漢之十志後漢之八志皆繁簡失倫去取任意莫大於兵

今傳本卷三十四目訂誤

政賦役而二史俱不載莫無益於封禪而史記獨載之世之談史者津津以史漢之文筆為言彼文章家固無論大儒如程朱亦僅譏其是非之謬而已及乎後世志之荒畧也固宜

作史之體記宜簡志宜備記則惟取國家大政事大征伐及國家關係大臣與夫當世人才之善惡足以勸戒者其餘則畧之誌則如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河渠賦役官職藝文之類每一誌為一部擇專家之精於此者撰輯成書不厭詳其有辭不能通者則益之以圖葢誌中如天文地理禮樂兵政河渠之類俱不可無圖而誌皆闕之萬世而下何以考信任史官之責者其尚念諸

史文失實最多然褒貶失實後世猶為可辨至於紀事失實則不可考矣甚矣史官得人之難

世人多愛史記予亦素愛之以其善入人情也今復讀之甚不喜葢其言憤懣不平大非中和之旨世人好之亦只是情欲之私勝悅史記之先得我心耳能正其心則乖戾之言自不能入

綱目雖稱朱子所作然朱子止是作義例其書則諸門人分任其間恐尚多舛誤及未合義理處即書法與提綱互有不同此汪克寬所以有考異之作讀者須細細考

閱以義理自斟酌之不可止據成說也

周赧王五十八年綱目書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下分註呂不韋邯鄲姬事按此說以呂易嬴一大關係提綱內未經標出而書法發明俱未之及豈以此事為傳疑耶果爾則分註亦當有傳疑之說不應鑿鑿如是若果真則當書曰秦太子異人納呂不韋邯鄲姬自秦逃歸不應闕然也

晉地今之山西表裏山河為東諸侯屏蔽故力能制秦者惟晉自三家分晉魏失河西秦始得蠶食山東卒併天下尹起莘綱目發明謂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其言可謂當矣

凡民誰不當恤而尹鐸之于晉陽乃以繭絲保障為請此如馮煖之于孟嘗為趙氏營三窟耳非實心為民也

魏惠王史記六國表云三十六年薨時周顯王三十五年也子襄王十六年薨哀王二十三年薨汲冢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薨司馬氏以世本有襄王無哀王且竹書魏史所記必得其真遂從魏書綱目亦因之按孟子晉國天下一章後即接襄王今按東敗于齊是顯王二十八年事西喪地于秦是二十九年事惟南辱楚若作陷陽戰敗事則在顯王四十六年為魏王既薨十一年後事然古史荒畧焉知顯王三十五年前不尚有與楚戰敗之事乎改元之說戰國亦無不應魏獨改元也愚以為魏之紀年尚當從史記為是

秦敗三晉撤東周之屏蔽矣而周更賜以命服自免之策何其卑哉

衛鞅未變法之前秦亦未嘗有善政雖不善而無法以持之則雖惡而不至于極至變法一立而秦政之惡毒流後世矣此鞅所以為千古罪人也歟

刑名與黃老同學足知申韓出于黃老

六國合從當攻秦不當待秦攻蓋攻秦則氣銳而勢聚待秦攻則氣懈而勢散成敗勝負皆由于此蘇秦非不知之而其志止于富貴相印得而蘇秦之願畢矣何暇圖秦

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魏伐趙齊伐魏以救趙看二以字俱所以著齊孫臏用兵之法以見用謀用術非仁義之師如文王遏密者比所謂春秋無義戰也

樂毅伐齊獨莒即墨未下人讒于昭王昭王置酒大會讓言者而斬之封樂毅為齊王此真將將之法即使樂毅果叛處之之法亦不過如此漢高帝之于韓信必待張

良躡足然後封爲齊王其不逮蒯聠遠矣

儀秦皆縱橫而秦稍勝然儀能强秦而秦不能振六國者秦有君而六國無君也

秦太后幸嫪毐生二子事敗而又爲亂始皇殺嫪毐遷母于雍以茅焦之諫王自駕往迎太后于閒太后得歸宗

䏇焦不必諫王亦不必迎綱目不書往迎意可見矣

策士成功多通姬妾如鄭袖如姬及秦王幸姬之類技倆不過如此

治兵之法齊以技魏以及秦以功技力猶試于虛而功則試之于實矣安得不强

安陵君縮高辭令未嘗不善然安陵受封于魏則魏宗國也況當是時秦强魏弱秦能併魏魏不能併秦安陵縮高安得佐秦而拒魏以春秋誅心之法論之安陵縮高實以强弱爲向背非真執守信義也

五德終始之說最無謂始于鄒衍用于秦而歷代多相沿取用何其愚也

戰國之末天下鬬爭吞併習以成風非大反其習無以爲治此時雖有聖人起亦必將毀封建爲郡縣因時制宜不得膠執古法也秦之速亡自由强暴不由郡縣

戰國末處士橫議已極異端蠭起非焚禁亦無以遏其勢但不當并及三代詩書耳此李斯所以得罪萬世也世云始皇坑儒恐此時彼坑者亦無人可稱儒者魯仲連一狂生耳尚義不帝秦而欲赴東海是爲真儒而尚甘處咸陽耶○因坑儒而逐扶蘇因逐扶蘇而失天下天意昭然可見

陳勝之起天下無人而力又弱故耳餘欲立六國後所以自樹黨蔽秦敵也項梁之興天下自立者衆矣而力又非不足何藉于楚後而乃爲此楚懷王之舉藉令羽竟成事則此懷王者將何所置之耶始謀不善卒有弒殺之禍反貽沛公以口實世謂范增智吾不知也明太祖

始起欲設小明王御座劉誠意不肯曰此牧豎耳奉之何爲其識見超于增萬萬矣

漢高爲義帝發喪然于太公則曰幸分我一杯羹狙詐之人其言前後不相蒙如此使當時項羽竟烹太公漢高事立敗矣即幸而不敗不知漢高復何顏立於天下

商鞅徙木冒頓射愛姬名馬趙高指鹿爲馬總之同一術數此皆所謂申韓也

前坑秦卒後又屠咸陽項羽即都關中亦斷無久長之理韓生徒饒舌耳

觀韓信一人人厭之少年辱之市人笑之居項梁麾下無

所知名以策干羽羽不用亡楚歸漢未知名坐斬幸遇
滕公與語而悅假得遇知己矣然未之奇至與蕭何語
何奇之而後得為大將嗚呼負天下才者知己豈易得
哉

漢王約信越擊楚不至張良勸王以土地封二人此亦一
時權宜之計所以然者緣當時君臣皆以功名相合未
嘗真以伐暴救民為心也

酈生下齊亦韓信破趙之力也漢王寧不知而必與一監
儒爭功乎蒯徹真險人

每讀史至漢高殺功臣未嘗不深惡之以為漢高陰鷙忌
刻同於越勾踐由今觀之亦誠是不得已蓋漢高君臣
本以智術合非有道德仁義之素又共逐秦鹿高材捷
足者先得之非素定君臣之分其氣各不相下將屈于
智耳韓彭既殺之後猶有拔劍擊柱者則其先可知也
故漢高之殺功臣雖漢高之忍然亦諸將有以致之是
以為功臣者貴早識天命

漢朝只張子房能見幾明決善全君臣之際然亦是以智
術用事非能以誠格君也

君臣之間以誠感乃以誠應漢高雖英明然天資刻薄以
嫚罵為常道德仁義之人正其所深惡而痛絕也使當
世果有王者之佐想望而却走亦烏能以誠格之哉

漢家應做事尚多參一遵何約束日飲醇酒非也然參亦
自料不如何惠帝不如高帝雖有所為終不出蕭何上
耳又當時呂后用事非推力不能為時亦不可為也

平勃素以安劉氏自許今必待陸賈言然後交驩則知兩
人皆富貴之徒實未嘗存心為劉氏且觀其交驩必用
金錢則兩人之鄙可知幸諸呂皆庸人天祚劉氏不然
吾知其危矣

鼂錯之術純是管商且入粟拜爵起後世賣官鬻爵之弊
不可為訓然其意欲損貧民賦并赦農民租則甚可嘉

文帝除肉刑苟充此心可復三代乃不聘禮儒臣詳冓激
法典修禮義而止除肉刑亦可謂不知本務者矣

戾太子之事司馬公歸咎武帝使太子自通賓客其議論
甚正然是時太子得罪非賓客之故至江充急持之時
奸黨四布即有佳賓客亦無能為矣

七國驕侈無制不能以禮格以德感而區區以削臨之抜
亦窮矣而削之無漸同時鬭釁徒為天下藉口耳讀此
益令人致慨於遜國靖難之間

矯制發粟此非汲黯之能實漢法寬大及武帝好賢之所
致也試問後世能復為此否

漢刺史行郡以六條問事其一爲强宗豪右其五皆察二
千石故爲職要今之行郡者且下及負販矣惟利是圖
何治之能爲

霍光但謹慎耳日磾則有識有膽能處大事故後能以功
名終

假衞太子傷不疑引經斷義送詔獄昔人謂其斷獄是也
其引經非也愚謂斷獄亦非從容審辨真僞自得何必
遽然送獄設太子果真不將重傷武帝之心耶

霍光既廢長立少則當愼擇賢良昌邑無道不在今日乃
貿貿立之貿貿廢之社稷無恙亦云幸耳

充國老謀深算其用兵有王者氣象非衞霍輩所及也余
嘗言充國頗似武侯其便宜十二事討慮深密文章精
妙亦可與出師之表並傳

順決流以觀水勢此亦治河一法但當徙居民之當水衝
者如止坐視則非策矣

高祖豁達大度然其中正自有權畧縮學高祖太過焉得
不爲賊所中

光武近王漢高純霸

文吏爲害人猶知之清吏無益人不能知非見其大者未
可與語史言文吏習欺詐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自
是確論

漢時儒者原無大學識特以高名要譽耳故往往以不出
爲高出則遂喪其實

處黨人之中而禍不及者郭泰也處黨人之外而免于
評論者申屠蟠也二人殆未易優劣

治流民及流寇初起皆當用楊賜所言宜勅刺史簡別流
民護歸本郡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

操誅孔融史文謂操抑融然融實昧保身之理甚此時勢
已不可爲矣潔身而去其庶幾乎

吳雖僻處一隅然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人才輩出權皆能

擇而用之安得不霸一方

周瑜稱魯肅忠烈可以代己然瑜勸權拘備肅勸權借備
荊州非兩人之計有得失蓋瑜之才力足以并蜀而圖
操則備之雄才瑜所忌也瑜死肅不過守成而已非與
備併力則操且不可禦故兩人之策不同要之各審己
而量力也

操既破張魯蜀中乘勝可克然操自鄴趨漢中已二千餘
里陽平險峻操心竊悔幸而得之兵衆已敝又欲遠圖
巴蜀向劉備死戰於內重險隔絕糧運不繼張魯之衆
反覆於漢中孫權之兵猝臨於江上所雖立與人心側

目蕭牆之變未可知也論者以操不圖蜀爲失策亦未
知老瞞心事耳

據溫公之意亦未嘗帝魏特以紀年故用其年號遂因而
帝之書辭多用魏紀未免失之過攝如受禪一段亦不
必詳悉若此且美多刺矣

觀司馬公論一統列國之分前一段議論亦得然既有一
統列國之分則紀年之法當一統時則用一統年號當
列國時則但書甲子而諸國年號皆分註其下便不失
紀事之實何至插入魏宋齊梁而啟後人紛紛議論乎

曹丕篡漢天下同嫉而與蜀構難置之不問雖先主之急

於執私仇然實自呂蒙襲荊州始故吾謂丕之篡漢權
與有力焉

斜山在長安之西幾七百里而魏之應兵如期而至攻猶
不克況于逕冲長安徼倖棄城遁功爲一此必不得之
數也世乃以孔明爲不用延策何其謬乎

三年之喪天下通喪況貴爲天子曾不得比庶人于情安
乎晉武除服哀毁可謂不世之主而晉諸臣斷斷不欲
無非謂其不便于已耳不知嗣君與臣民原自不同是
當以差等議爲定制使萬世可遵而守豈可以此而廢
彼惜乎古今來無建此議者

王彌卑言以誘石勒輒爲勒所圖石勒卑言以誘王浚浚
輒爲勒所併在知與不知耳英雄成事只是細心

桓溫能襲成都而不能守兵力不足且畏北趙乘虛急于
歸故也若再留成都一日足以集事不必再煩周撫之
師矣

中原降叛止一姚襄可用若御之得其道未必非恢復之
機乃殷浩以庸奴馭之殊可惜也

謝安殷浩俱虛名之士相去無幾其一成一敗亦有幸有
不幸耳肥水之捷天也非人也

堅平生不喜殺人雖反者亦皆宥之今殺姜協姚萇慮其

及已矣此其所以反也可爲刑賞失中之戒

檀道濟立功如此而以威名疑而殺之則當時才能之臣
孰肯以功名自保哉非臣弒君則君殺臣其篡相尋宜
也

高允眞理學經濟終史冊不可多得

高允生平人品學問無一事不合中庸幾幾乎大賢以上
矣

魏行均田其意甚善然不得要領其法頗繁又桑田爲世
業使得買賣則仍爲私田矣故不久而遂弊唐祖其法
制未盡故也

文帝魏之聖主高允魏之至人觀南朝君臣蓋天壤矣當時天象亦應北魏可見天亦祚之

十二律管分寸難明陳仲孺欲于準之中弦畫分寸以定十二聲法最簡便然必黃鍾既定乃可爲中弦之則

蘇綽才德近于聖賢惜乎未聞大道使遇程朱其所成當未可量

蘇綽才似管仲而心術勝之後人以其生于北國每抑置勿道眞矮人之見

世民雀鼠谷之戰此之謂苦戰死戰非膽識智力俱絕人者斷斷不能

世人總爲禍福二字所愚傅奕疏請除佛法推勘至此無遺情矣

唐太宗以治之隆替爲不由禮樂固非然杜淹以爲止由禮樂亦非也堯舜率天下以咸英韶濩而民皆樂陳齊率天下以伴侶曲玉樹後庭花而民皆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故議禮樂者必以誠爲本

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此治天下第一要事惜乎時無眞儒

勾駁省便四字太府妙訣凡理財者宜知之然非精敏之才不能也

兵不解便當有兵患唐藩鎭之禍皆兵不解所致也代宗時抗命者容忍入朝者誅戮所以釀成藩鎭之禍

李晟與大臣較之郭李似更爲縝密

李泌擊騾軍步步伏險故能以少擊衆觀其用兵之妙幾不復遜孔明

朝廷苟存心利民何事不可爲卽如陸贄疏云耗其九而存其一蓋以江淮之米合運漕之費直率斗米爲錢三百五十而京師米價斗止三十七錢也朝廷每循常例漫不經心民生物力耗于無謂者多矣

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作籌邊樓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逾月皆若身嘗涉歷焉凡人臣有地方邊事之責者皆當如是

高仁厚出軍六日五賊皆平蓋平民爲盜非賊能脅之實官軍驅之耳負冤二字千古同病惜乎明季無高仁厚卒致喪國

律管用竹律準用絲絲聲易定竹聲難定故也然必絲聲與竹聲相合乃可

周世宗者不但聰明英武而知人愛民動得大體又御世無幾而所爲皆有經世之意蓋仁智勇兼之者也愚謂三代而下人主中當以世宗爲第一

宋興先賜死節後封功臣得帝王大畧

太宗好讀書而讀太平御覽殊不得致治之要徒負虛名耳

知聲莫如歌工知器莫如鑄工知理莫如儒者故愚謂王者作樂莫如使歌工審音鑄工鑄器儒者察理而折以中正庶或得之如仁宗時李照與胡瑗輩所不知徒為工人所笑

荆公萬言書一生學問盡見于此其書幾萬餘言大約以立法任人為主而歸重于陶冶人才大意俱本孟子若與正人君子和同商酌而力行之不惟不至乎弊兼可大治後來弊病在起手不講學校而講財利舍衆君子而謀于衆小人自悖其書之所言非此書之言有不善也

先王之法先于教養安石先以泉府為言亦此意也但先王之世人才衆多生養之道未備故當先富後教今則利孔已悉所患者人心不古不可與復三代之舊耳央當自學校做起安石入手遂謬安得不壞

安石與明道之學同本周官但安石先理財明道先學校安石得其末明道得其本此為天壤耳明道有言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善哉斯言安石心術未純要之即知重學校亦不能致治也

方田法即橫渠經界之意其法未嘗不善自安石與衆小人行之遂千古以為詬厲矣

按古法方千步當得田萬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故得田四十一頃零古法徑而算失今法繁而多弊欲行方田當先復古畝

劉幾言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權合器數最得制樂之大旨但未知幾之所謂人聲者何如耳恐非州縣師曠未易言也

宋最多君子然君子多不和安石在朝則攻安石司馬光在朝又與司馬爭論至如哲宗時群賢濟濟可謂盛矣而又各立黨安得不積漸以至于亡

程頤貶涪州渡江遇風而心存誠敬亦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義

宋之亡非道學之罪宋之後亡則道學之功也

救荒借粟于富人亦不可虧富人之息斯為可繼之道專務推抑富人者非也王大中免衍為息庶幾近之

吳伯生經濟之學見有三代氣象惜乎生非其時耳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四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史籍類

通書向以為未全之書今讀其前二十卷首尾辭意連絡其篇章次第俱有意非未全之書也二十一卷後似稍未連貫然意思亦俱一片如所引諸卦俱與圖說意連屬蓋有得於圖而以諸卦証之非泛說諸卦也雖有散逸似亦不多

西銘文字便有做作不似太極通書自然純粹又精微又易簡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蘇子瞻曰文者貫道之器只一貫字載字便相去天壤此道與藝之分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一部廿一史只如此看去

讀二程子書親切莫如文集文集皆二程手筆煌煌著作平生盡見於此次則經解經解猶當日手筆也遺書次經解外書又次遺書蓋遺書雜出門弟子手筆外書則并出外人也

問伊川語錄中有茂叔窮禪客一語不知何解曰此必茂叔與禪客語曾窮詰之而禪客不能對故伊川述之學者聞之然不能悉記其語故止記此一語也當時周子之語必然有不厭惜乎風氣初開時無學者不能悉記

朱子集中如大學中庸詩集傳序資治通鑑序皆極大文字不可不讀

宋世有幾篇大文字皆數萬言非有才力人不能作蘇氏父子王荊公及朱子諸封事是也東坡文字頗為朱子所貶荊公遭際神宗力行新法卒至顛覆而不悟朱子封事皆切實易行而竟不得行可慨也夫

只皇極辨一篇便見朱子有功于書經不淺諸儒議論以皇訓大以極訓中是何等解

朱子語錄中冠婚喪祭皆淺近切實可行所謂禮以時為大也伊川所論便太泥古如以尸為必當立影神為必不可用皆太拘

馬一龍農說不特析理之精而文辭之妙亦幾與靈樞素問同科矣格物之功至于如此亦農家之聖也

呂覽審時任地辨土三篇真精于農田之言無一語非實用而文字亦精絕考工以後僅見此矣

讀海剛峰集無一句閒言語此真躬行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者今之閩人一行不修而詩文累尺見之豈不可愧

劉誠意古文似勝宋景濂能見大意不能隨時俗為浮靡

文皆有分寸此大家正派也景濂則多流隨矣文辭亦多滯倒拖沓處然誠意古文不多景濂則裒然成一大家蓋誠意在元不得志入明朝又以功烈見景濂則居翰林天下之文皆歸之此所以不得不推景濂也

宋景濂一代儒宗然其文大半爲浮屠氏作自以爲淹貫釋典然而學術爲不純矣不特非孔孟之門牆抑亦倒韓歐之門戶入大家一脈宋景濂決其防矣

治要錄即治譜又參以諸家雜說而成書者向來亦頗喜此等書今觀之覺得零碎委瑣絕無一頭腦處三代而下治天下多以條例此亦條例之類也纔落條例便已

擧一漏萬不成模樣

文章之失其始于左氏乎濟上古道德之爽開後世浮華之漸辭達之旨于斯漸遠矣

涇陽上王相國一書似乎太驟聽人者似不當如此也其文章亦似水晶少溫潤之氣大抵此處須要至誠至誠則能動物矣不然程伯子所謂吾黨激成恐不免也寱言寱言題目亦太奇奇則便有客氣此亦學問未純未大也然寱言中亦儘有說得着處

正嘉時講學家多憑筆舌故昔人謂龍溪筆近溪舌今讀涇陽劄記其瀾翻倜儻明白透快不特二溪且直通陽明矣雖然以視薛胡則就其瀾翻倜儻明白透快處覺元氣愈薄矣

莊騷周禮沿革極有好議論惜未成書

本草綱目眞窮理盡性之書直系到鳥獸草木性情無一不窮極其與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斯然有個一貫道理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聲色臭味不過就二五分別將去

素問書雖未必果出軒岐然非聖人不能作即其文字亦周秦以後人所未易及

黃帝岐伯皆託名也常怪古人有如此學問而不自顯其名必託名于古聖何也蓋世俗皆尋常人不如此則書

不傳古人亦欲傳其書而已名之顯不顯非所計也

友人郁儀臣天性中和孝友與予交二十年如一日近更從事斯道反身有得則書之名省躬錄予讀之純然不雜其間更多至言可味者如曰文勝質者德不進名過實者怨必及又曰福不可邀謙而獲安禍不可避正始免辱又曰欲求此心之安先須識理之是皆有道君子之言世俗非無聰明文秀然使之執筆學作道理語則鄙陋百出反之躬而無諸已也以此知學問非可剽竊然亦有數十年從事學問而不能道一語下筆輒非者豈天資固殊歟抑學問原非實有諸已也吾爲之慨然

郁儀臣曰禍福無常有時守正而得福有時違正而得福守正得福者自安違正得福者自危有時守正而得禍有時違正而得禍守正得禍者無悔違正得禍者多悔此誠君子之言今之人太嘗不云禍福無常而往往借禍福之言以文其鄙陋只是好義之心不勝其欲利之心耳如見肺肝亦何益哉

王周臣書屋中書警語二右曰事無了期去過去予曰也看是甚麽事左曰心有動處放下來予曰也看是甚麽心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哀樂情也淫與傷則情之

過者也由此觀之則詩以言情喜怒哀樂無非詩過中失正則非三百之旨耳漢魏以後而有不失于溫柔敦厚之旨者吾不敢以為非詩

雅與鄭之分只是正與淫之別其要處只就志與辭觀之而已有志辭俱雅者有志雅辭鄭者有志鄭辭雅者有志辭俱鄭者志辭俱雅關雎鹿鳴清廟諸作是也志雅辭鄭鄭衛諸風之類是也若志鄭辭雅及志辭俱鄭則三百篇無之後世比比皆是矣然亦有辭鄭而志雅者唐宋諸人諷刺諸作是也有志辭俱雅者淵明田園諸什子美北征諸篇是也誰謂刪後必無詩哉

聖人以詩立經垂訓教人精性以平其躁而宣其滯故曰詩以道性情又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故學詩即學道惟知道者為能知詩此義不明辭人墨客以風雲月露嬉笑怒罵為詩則詩徒為誨淫傲世之資耳古人亦何取于詩而為之故不知三百篇之旨者必不可以為詩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漢唐以後詩何啻千萬然亦一言以蔽之曰思多邪而已

嚴滄浪以禪喻詩以理為詩孽然則三百篇之詩禪乎理乎以為禪則非聖人刪詩之本意以為理則滄浪且以

為非詩矣此等議論而後人乃奉之以為金科玉律悲夫

滄浪又謂三百篇不可與詩等夫謂不可與詩等者謂三百篇為勝乎謂三百篇為非乎謂三百篇為非滄浪恐無此膽謂三百篇為勝則為詩者安可不追踪三百篇而岐而二之也總之詩自三百篇後陶淵明杜子美外無知詩者而滄浪又以聲贅之夫妄登壇坫使後人胥為聲瞽可嘆也

雅頌登歌音貴疏越語尚肅雍漢郊廟歌如練時日天馬華燁燁之類創為三言長短參差則音節煩促非所謂

希聲矣辭句幽僻險怪則如梵唄巫覡非所謂肅雝大雅矣乃後世反以爲高古轉相倣傚至今不改雖人之無識如此

正樂乃聖人之事秦廢先王之禮樂漢高又不事詩書樂府生不肯應召而漢武乃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協律豈宦者之事乎宦匪其人而以製樂乃創爲新聲詭調艱深隱語雜以敎坊方言演爲樂府聲辭相雜殊無意義且陰僻幽怪竟如梵唄楚些豈特巴人下里至今耳食者說爲高奇彷其貌借其目謂爲古樂府體眞堪噴飯

詩以聲爲主而聲又倚于辭辭簡則音希然太簡則反促辭舒則音緩然太舒則又靡曼風雅諸什皆四言聲辭得中不疾不徐所以爲雅三百篇後惟五言古爲近漢始爲三言比于促矣七言絶句其亦辭之舒者乎故唐樂府多取之律則聲調爲復歌行則已放長短句詩餘則入于靡曼變而爲曲調則靡曼之極矣總由辭句之長短中來也故聲辭之雅當以四言五言爲主

三百篇中亦有三言者如風之江有汜之子歸周頌之於緝熙單厥心肆頌之振振鷺鷺于飛是也其五七言句亦偶一二見然非其本然體格其本然體格只是四言

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千古聖賢論詩說樂之本也詩所以言志無志非詩也此一箇志字須合着思無邪三字爲妙若有邪便不是志今之詩俱無志卽有佳者亦不過流連光景而已根本已非更說甚枝葉

詩言志何以曰歌永言葢詩者有韻之言有韻便可咏歌咏歌則其聲長故曰歌永言聲依永然人聲無一定之準或高或下或清或濁無法以齊一之則不和故聖人又制六律以爲之節而被之金石此詩樂之原本也凡有韻者無不可歌凡可歌者無不可入樂故聖人刪詩

正樂只是正其詩之辭辭卽所謂志也論語思無邪是言其辭樂而不淫亦是言其辭與覩聲哀亦是言其辭辭在則聲在矣乃鄭康成謂三百篇皆得聲而得詩其餘則得詩而不得聲眞是說夢

朱晦菴嘗欲取史傳所載古歌謠韻語彙爲一集以續詩而未果元人劉坦之用其意采漢魏以下樂府辭上媵三百篇爲風雅翼愚謂采詩必拘樂府固非卽槩取辭意之近古者以與彷三百亦叔敖優孟也晦菴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只胸中着思無邪三字便無詩不可録豈必拘拘然

亦步亦趨徒爲形似而已耳

語云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禮者身之所由也故知其政樂者心之所好也故知其德今人所爲詩亦是心聲其所好在是其德在是矣誦其詩豈不可知其人耶

詩本性情關風化先王以詩觀政古風敦朴故溫厚和平後世辭人輕浮淺躁故其詩謔浪笑傲聞樂知德居然可見風俗日壞人心日薄何以爲詩

記曰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剛毅則非溫柔之旨淫亂則

非敦厚之義漢唐以後詩其能免于二者之失者誰乎然剛毅之失猶勝淫亂

漢魏人以情境爲詩六朝人以辭彩爲詩唐人以名利筌蹄爲詩限聲偶襲套格如今之八股時文時文不離經傳而無裨于名理近體不離歌咏而無關于性情

古詩十九首不知誰氏之作觀其辭氣大約宦遊失意而有感于友朋之詩其辭慷慨而蘊藉哀怨不迫大有風人之意蓋去古未遠也

漢魏詩大抵非無因而作故讀其詩猶可藉以論其人論其世至六朝及唐詩則無因而作者多矣無可借以論其人論世也故後來選詩者遂有氣格聲調諸名色亦不得不如是也

嚴滄浪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天下豈有理外之趣乎若理外之趣則淫佚流蕩而已矣何以爲詩總之滄浪不識理字以理爲呆板無趣之物故云然然則三百篇俱非佳物也此等語言何異毒藥而至今學詩者家絃戶誦豈惟滄浪不識理字天下人皆不識理字

四言如漢韋孟諷諫詩何必減三百論者以曹瞞短歌行方之此由之瑟也去風雅隔一層

左太冲曰詩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志也美

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雖寶弗用此論卓不可易漢魏而下僅聞此語

溫柔敦厚四字詩家宗印不可易也今之爲詩者風流謔蕩反此四字此所謂輕薄也烏足貴乎

商周雅頌朝廟之歌象功昭德光揚盛美故能合洽神人格于上下垂典則爲經制漢以後郊廟之歌但言鬼神祥瑞奇怪幽渺之談無關典要至于朝享多采里巷謳謠如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類奏之金石被之管絃甚無謂也古樂干戚羽籥之舞後世易以魚龍角觝之戲恣淫巧供歡笑先王美善之意于斯蕩然

矣
三百篇之詩亦多取里巷謳謠然古者公卿獻詩書史備
之而後王斟酌焉其敬且愼如此而聲詩猶有濫者孔
子取而刪之如衛風諸淫詩皆載衛爲狄所滅之因故
存之以爲鑒戒采蓮白頭吟之類豈亦有鑒戒之意耶
至于子夜讀曲等類尤爲淫濫後人不知古人作詩本
意但欲模彷音節不知何取于詩
漢郊祀等歌大抵彷楚辭九歌而變其體然九歌清遠流
麗漢歌煩促結澀九歌志在慕君而寓意于神故纏綿
悽楚彌覺可誦漢歌專媚鬼神措辭恍忽讀之意興索

然
詩文之道惟取雅正讀六經可見易之旨遠辭文爻辭也
盤誥之佶屈告民之語雜方言也外此無不平正者三
百篇詩何等平正而漢樂府乃爲此怪僻之語辭賦家
好奇弔詭耳食附會謂漢樂府郊祀等歌爲絶唱轉相
祖述此不過不能解其辭而又不敢斥其非故反諛附
爲知音耳此與禪家不能爲平正之語而故爲隱語儒
者不能解禪家之隱語又不敢斥其非而反贊嘆希有
謬附知音同爲千古之蔽
古登歌不雜鼓吹示肅清也雅頌詩辭惟鋪陳祖宗功德
配天安民之意故登歌之時使人敬而聽之不敢褻雜
後世歌吹雜奏繁響急節非奏格無言之義實自漢樂
府作之俑也
漢樂府出于唐山夫人及李延年之流故全不足法晉樂
府出于傅玄曹毗張華王珣荀勗諸人多用四言故其
詩僅有典則可追風雅者然祖宗本無功德可述更不
如漢辭雖典則亦何足云
詩樂本非二自漢制鼓吹鐃歌等曲而樂與詩遂分豈知
凡有韻之言可歌者無不可入樂乎唐李白蜀道難杜
甫無家別等作衍題而謂之樂府李白清平調王昌

齡塞上曲等皆絶句也而亦謂之樂府則如凡詩皆可歌
凡可歌者無不可入樂矣後人分詩樂爲二作詩者又
分樂府與詩爲二不惟不知樂又豈足與知詩者哉
嚴滄浪高廷禮輩分唐詩爲初中盛晚以爲晚不如中中
不如初盛此非篤論也凡詩只是隨其人爲盛衰耳有
其人則有其詩無其人則無其詩如初唐推沈宋沈宋
之爲人何如者其詩亦殊無氣骨中唐如韓愈白居易
韋應物詩皆有識而蘊藉得三百篇意旨豈反出沈宋
下盛唐之妙全在李杜晚唐自是無人物稱雄如李義
山溫皆風流浪子耳趙嘏韓偓稍勝然憂讒畏譏氣也

先怯何能為詩賢者如聶夷中張道古又困于下位卽有詩何由傳故不論人論世而論詩論詩又不論志而論辭總之不知詩者也

程伊川曰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言語道他則甚此言使今之詩家聞之未有不大笑者也然詩三百篇未有一句是閒言語識得此意方可讀詩方可作詩如今之作詩者專以閒言語為主奈何笑伊川

初唐之風天下宗沈宋沈宋宗徐庾而實宗上官昭容有一陳子昂廣知作詩之旨而當時不知崇尚悲夫

一時浮華之盛莫甚初唐君臣宮府之間靡無限制所以終有祿山之禍昔人稱衛有桑諸篇為戴衛為狄所滅之因此卽是也

選詩必欲人與詩合詩與字合乃可入選不然詩雖佳皆偽言也

鄭樵論樂府曰得詩而得聲者列之三百篇謂之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今之樂府章句雖存聲樂無用此欺人之論不通之甚者也夫聲詩原自相合如今之詞曲皆然未有曲淫而聲正亦未有曲正而聲淫者今以聲詞判而為二而歸重于聲此欺人于

不可知而謬為要渺精微之說也昔宋時陳體仁亦有此論朱子非之有云詩之作本以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其言最為原本

凡聲皆可譜辭凡辭皆可入曲明于音律者皆知之非有要渺之旨其故為元微者皆儒者不知而妄言也

明道說詩只點掇地念過便令人意解此是明道善開發人處今讀其解詩益知親承之妙也

今人論詩多有以唐宋分優劣者見識抑何卑陋詩何有唐宋亦互有得失耳得三百篇之意者卽為佳詩失三

百篇之意者卽為謬詩何論唐宋也但唐詩多寫景宋詩多談理所分者此耳然唐詩未嘗不言理宋詩未嘗不寫景予意欲選唐人宋詩宋人唐詩以破當世之成見病未得暇也

邵堯夫擊壤吟前無古後無今其意思直接三百篇特辭句閒有率意者耳然其獨造處直是不可及

堯夫詩胸次極妙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使讀之者如遊羲皇以上作堯夫詩固未易讀堯夫詩亦未易也

堯夫自序擊壤錄云詩者情之所發也情有二謂身也時也身則一身之休戚時則一時之否泰仲尼刪詩十去

其九疇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憝榮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不以天下大義爲言故大率溺于情好也可謂竊得論詩根本今之詩人知此旨者寡矣又焉得謂之詩乎

堯夫序云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嗚呼堯夫可謂善于自道者矣

詩人自唐五百年至邵康節康節至今又五百年竟道無一人是豪傑只爲個個被沈約詩韻縛定沈約韻是吳韻本不合中原之聲一時作詩之家崇尚唐詩遂并其韻而崇尚之至洪武正韻出已經釐正而猶不悟則甚矣詩人之無識無膽也康節起直任天機縱橫無礙不但韻不得而拘即從來詩體亦不得而拘謂之風流人豪豈不信然

康節詩書吟云詩者人之志言者心之聲不有風雅頌何由知功名不有賦比興何由知廢興又曰既有虞舜歌豈無皋陶賡既有仲尼刪豈無季札聽必欲樂天下捨詩安足憑得吾之緒餘自可致昇平他直把詩作際天際地一事豈止篇章辭句而已乎觀此則康節作詩本領可知

唐人詩康節做得康節詩唐人做不得康節詩五言如滾雪晷猶在橋虹晴不收棚隔高城遠花藏舊院深乾坤今歲月唐漢舊山川洗竹留新筍翻書得舊編七言如梅梢帶雪微微拆水脈連冰湱湱鳴煙樹盡歸秋色裏人家常在水聲中園林葉盡鳥未散道路風多人更稀行人莫動憑欄興無限英雄淚白頭此皆唐人佳詩也其他得意句五言如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欲如花

爛熳須是藥離披壺裏乾坤大閒中日月長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七言如事到悟來全偶爾天教閒處豈徒然天下有名難避世胸中無物漫居山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全由學問中出唐人能道隻字否至如乾坤觀物先天冬至等吟有益學問打乖首尾等吟有益性情王公金帛一等十分等吟有關人心世道直舉之不能盡

劉誠意詩無一語風雲月露但憂時閔世之言極得古人詩言志之旨樂府辭尤妙可謂杜陵以後一人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五 終